《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集部第三四七冊目次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清初鈔本 〇〇一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張養浩撰 附錄一卷 元至正十四年刻本 二四六

野趣有聲畫二卷 （元）楊公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楊表臣知白亭刻本 四六一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 （元）王奕撰 （明）陳中州輯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五〇八

陵陽先生集二十四卷

（宋）牟巘撰

清初鈔本

牟氏陵陽集二十四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牟巘撰。巘字獻之、湖州人。父子才、理宗朝官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以剛直著名。巘亦登進士第。官至大理少卿。入元不仕、閉戶三十六年。故其集中九日五言詩序、論陶潛於王宏中路具酒食事、及題淵明圖諸文、意皆自寓。又嘗謂世喜稱淵明入宋書甲子無年號、黃豫章亦曰甲子不數義熙前。然今陶集詩本無書年號者、淵明恥事劉裕、大節較然、此未須深論云云。故巘文中多書至元年號、意本此也。是集凡詩六卷、雜文十八卷、前有至順二年程端學序、王士禎居易錄稱其詩有坡谷門風。雜文皆典實詳雅。今觀所作、知士禎之論不誣。牟氏本蜀之井研人、世居陵山之陽。至子才始著籍湖州。其以陵陽名集、蓋不忘本。以韓駒詩先有是名、故此集冠以牟氏、用相別焉。

先父禔刑性篤易嗜學問自蜀來雪盡淂盛世文獻之傳先光祿存齋翁清忠大節重一世公在侍旁贊助居多人謂存齋有子矣紹德嗣志敭歷踰二紀所至以廉靖仁厚称理宗訓辭有曰爾名臣之子漢人所称家之珍寶國之英俊者也至元丙子即杜門隱居凡三十六年年八十五以終公少年為文搖筆立就若不經意而有過人者子弟為置稿輒棄裂去晚歲筆力益勁南北學者皆師尊之達官鉅人嚮慕拜謁求文訓者相屬於門文益富於壯作而應復宦遊四方且留京師又不獲抄錄深惧泯軼無以承先緒近數年來淂官吳會間始遂悉心裒輯僅若干卷十未及其一焉應復所知如靜軒閣平章先世墓銘雪樓程承旨藏書樓記雪樓記士瞻張左丞共山書院記三省堂記等作皆未得本姑集其已得者類成二十有四卷敢鋟諸梓俟有所得尚續刊之

至順辛未八月朔旦男承事郎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都事應復百拜謹識

陵陽先生集目録

牟巘獻之　男應復　編

第一卷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趙春谷約遊北山次陳本齋韻
擬東坡九日和淵明貧士之首
和鄭漁莊救燕
題淵明圖并序
九日并序
簡趙子昂
和趙子陵閑居十首
米元暉山水
十月望能静飲海棠花下索賦走筆一咲
羅漢臣拄笏亭
文本心參政約遊西山分韻得頂字
送姚子敬
題張老山從好堂

十日菊為子昂壽
用韻謝戚子雲
別西嵓使君
和德清簿會魯郊七十一吟
餞潛岡南提舉
栢生兩石間寄倪栢山
送洪竹堂
贈姜醫
贈日者薛東湖

第二卷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和無逸子敬姪獨山
和善之游龜溪乾元寺
和善之游法華
真隱詩
俞好問又號菊庄為賦數語
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謝鄉曲見過

李千秋訪擬語代謝
宣和御画紫芥
岳君舉用東陽釀酒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贈俞月山
送唐同知
適安齋
次韻程晉輔
用仲還中秋詩韻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次韻秋夜
送家自昭長慈湖
贈陳一齋
送王仲敏長明道
和馬侯游何山
送呂錫入閩省覲
聚星堂并序
史彥明致樂堂

次史德茂韻示諸孫
借淵明詩運暮春篇
再和

第三卷

古詩七言

長江圖
山水圖
鳳凰山澗石圖
題洪崖先生出市圖
王維画孟浩然騎驢圖
和王寅甫御史游南山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楊求仁遊何道山漫興韻
和顏伯玉陳朝檜
寄閻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人作
善之入雲蘭舉買酒紀坐中事
倒撐魚船上灘圖
趙石心詩

贈劉心月
送陳正德長慈湖并序
題喊泉亭
再和楊求仁韻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靜總管西庄九日閑居見招
和張氏合族詩
和梅君遇退閑
贈厲白雲上人

羣羊嗜菜畦戲作
次韻八咏樓
贈葉一山
題詩禪方丈
次韻仲寔五首
答衛音
送吳古村入越
次韻寄衛山齋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叙
次韻雨中
水村圖

第四卷

律詩八言
勸農日漫成
次韻謝張教刻先人所被理宗宸筆詔
荷花次韻
和張教雨詩
試院和李提管韻

和韻別無黨
次韻無黨留別
和劉朔齋海棠
和善之寄游河道二山二首
送李仲賓同知
七兒應復同客歙櫻桃園摘新歸以遺
親用其韻識
次韻王寅甫
和陳無逸九日二首

和張老山辭免運司
和李矣九日二首
賀張老山總代
別趙子昂
送蕭子中
春雪
送羅漢臣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送趙蘭皋教杭學

送鄭南仲主簿
題用拙齋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歸之漁莊
餞留忠齋丞相并序
和劉會孟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餞陳正則學録長城
再和虛谷韻
和梅君遇二首

高賢孺厚齋使君之子來雲訪舊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雨中正月十五日示諸兒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里朋友
十七日謝趙子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送楊輿府
大雪後得雪二首
再和
三用韻

四用韻
道士號庭梅為賦此
送張剛甫廣德學正
十一月朔冬至
餞俞好問入燕
和徐容齋正旦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再用韻蓋座上有九老繡障
次韻本齋二首

十月海棠次韻
次韵除日閻鵠
送鄧善之
送人赴宜興教授

第五卷

律詩七言

次韻李千秋中秋
癸卯人日送千秋還杭
失題

丙辰元旦立春
和任東津山長
和汴教野律伯明
新城羅氏棣華堂
寄昌化孫梅泉
文性之惠蛤蜊緑橘
送李雲在學錄
次韻九日寄史推
次韻寄史彥明
荅朱薌林見寄
次韻李侯喜雨
謝李矦枉過
長兒館杭閏秋十四日會於篯軒
和陳無逸木樨
和秋興
黄元静飲客蒲蓮海中殊勝絶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荅之

白賁
次韻
送程晉輔長和靖
寄趙君寔宣慰一首
孤雁
贈陳東洲
題陸起潛皆山樓
送屠存博教授溧水
送彭南俞教諭歸里

題德範弟三香圖
次韻洪師喜雨二首
遊高園用前韻
和本齋止酒六首
送程茂叔二首
送羅竹山術者三首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二首
餞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四首
舜舉水仙梅五絶

舜舉馬
秋江晩渡圖
夢會圖并序
題戚子雲五雲圖
金南峯隱居圖
四安道中所見
題羅御史詩
丘咏涯
月軒陳季明

題擇庵雲山圖
釣家性存
送李際可婺源學録
羯鼓圖
山礬圖
贈東皋詩師
送戚性傳
送蕭之御
倦書圖

題麗字高跡
毗山二首
右軍書裙帖
題四画四首
用韻酬魏南嶽五首
三禽二首

挽詩

挽楊知府三首
挽師叔理三首

挽趙春谷二首
挽趙孫太監
挽陳本齋尚書三首
挽王厚齋尚書三首
挽成敎峯二首
挽趙止善二首
挽親家孟從吾
挽岳君舉
挽姚景春

挽趙碧瀾母劉氏
挽張師道二首
挽唐學窗

第七卷

雜著

喬林亭銘并叙
玉成銘
周公謫真贊
陳玉岩真贊

謝竹所歲寒圖
學古齋藏并序
漁父聽琴圖
有翅天馬圖
石上道士閱經圖
贈月川道人
張季宜像
益禁虛像
画竹四首

虎圖四首
画梅二首
画猫
放鶴圖
故駕部郎中捫藜先生俞公贊并序
贊繆淡圃之祖四訓

第八卷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狀
乾會節進狀
申省乞祠狀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申省乞祠狀
武岡置清安寨申省狀
創大禮庫申省狀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表
賀乾會節表
賀壽崇節表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謝告奏
賀明皇慶成表
賀皇太后表
賀皇后牋
謝赦表
賀壽崇節表

賀乾會節表
第九卷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蒼山小隱記
木齋記
以齋記
范文正公義學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松江普照寺記
君子軒記
第十卷
記
周公謹復庵記
俞好問文樂軒記
重刻醉菴景行堂記
重脩顏魯公祠堂記
普照千僧海公堂記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至樂齋記
林菴記
周景遠君子堂記
第十一卷
記
游桃塢記
劉麟叔以齋記
報德院記
義齋記
敬慈侯祠記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澹軒記
簡齋記
新廟記
第十二卷
序

顧伯玉文稿序
送梅君遇入龍虎山序
文子序
杜南谷壽峯真率銘序
周公謹齋東野語序
仇山村詩集序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送文心之鈞臺山長序
張仲寔詩藁序
嚴光大先天圖義序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送俞觀光序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俞好問詩藁序
送程晉輔赴和靜書院山長序
第十三卷
序
虞舜民學禮須語序

趙氏族譜序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袁稼學重刊勉齋講義序
極圓覺上人詩禪錄序
陳一齋詩序
費茂卿方書序
繆淡圃詩文序
鄭御史序
義門和樂詩序

陳公輔聽雨亭詩序
吳信之茶提舉序
桂蕤詩序
唐棣詩序
張竹山文稿序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唐月心詩集

第十四卷

序

高景仁詩搞序
郎晋卿序
潘善甫詩序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說

家自觀字說
林清甫自說
碧潭說
褚無隱說

怡雲說
覺非齋說
程堯封靜山說
湯與權靜德齋說
畊隱說
劉耕心字說

第十五卷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跋韓子蒼帖
題博愛堂詩卷後
跋范令君晉陵詩十九首
跋歸去來辭
跋梅花賦
跋厲白雲詩
跋小學大畧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題四明二僧詩卷

跋劉君擇所藏十七章像
跋顏魯公乞米諸帖
題三高圖
跋捕魚圖
題閻靜齋與張仲寔詩後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跋周公謹自銘後
題凌波圖
題向氏山居圖
題淵明圖
題松菊圖
題仙人樓居圖
書東坡石菖蒲贊後
題趙主簿遺像
題徐容齋存稿
跋忠烈王傳居後
題唐饒州遺墨後
跋浮漚歌

題周味道菊埜
書陳養大祖贈告
跋崔清獻公帖
跋蔚上人約梅集
題范氏文官花
書范雷卿家譜
跋湯徽猷昌言錄

第十六卷

題跋

書范石湖遺墨
題畢良佐山水圖
書蔡琰歸漢圖
書陰符經
擊磬圖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第十七卷

題跋

題李丑異菌

題俞子清侍郎畫
秋江晚渡圖
慶省掾楊彥遠得子
跋周卿所藏坡帖
跋三蘓帖
跋趙元輔駿馬圖
題元吉猨圖
題毗陵所吟
題李伯時雜畫
跋繆淡圃文集
跋意山圖
跋陳忠肅公遺墨
題牧羊圖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題淵明圖
跋停雲
書蘭亭修禊圖
題百牛圖

古木老柳圖
鼠囓瓜圖
題牧羊圖
元吉二獐圖
細竹圖
三餅圖
跋蘓帖二
跋十六羅漢
跋李自牧詞卷

書尚書講義後
題東皐南園圖後
跋范天碧定史詩
題恩上人詩

第十八卷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啓
通湖南李倉啓
通交代楊寺正啓

回公孫倅啓
回張教啓
謝葉丞相啓
通汪帥啓
通陳提舉啓
回教授謝薦舉啓
通交代汪守啓
賀汪安撫開閫啓
賀汪帥參啓

賀陳提舉建臺啓
賀宝慶陳知府啓
賀吳提刑轉官啓
道州徐宗丞到任啓
謝書考啓
書考謝運使啓

第十九卷

啓

通交代趙寺丞啓

通曹漕啓
通劉提舉啓
賀汪帥除都承啓
賀運使建臺啓
謝徐大理正啓
謝徐右侍郎中啟
賀左史王侍郎啓
浙東提刑通交代啟
謝馬丞相啓

謝福王啓
通洪安撫啓
回鄂衛州啓
通鮑制置啓
賀朱漕啓
賀章參政啓
賀刑部陳尚書啓
賀陳察院啓
回倪處州啓

第二十卷

啓

賀鄂正言啓
賀陳殿院啓
賀葉丞相啓
通陳制使啓
賀徐察院啓
回安撫洪尚書啓
回洪制機啓

賀婺守趙侍郎啓
賀平章冬啓二
章參政二
福王
臺諫
陳殿院
洪安撫
慶元陳制使
吳提刑
陳提舉
賀平章正啓
汪安撫
運使
諸郡
代鄧知縣謝啓
代謝得闕啓

第二十一卷

劄

賀陳倉赴召劄
回何尉劄
賀李運使赴召劄
賀浙西黃安撫劄
賀董都承劄
賀安吉任守劄
武岡送交代物劄
回錢安撫獄空劄
答太平趙侍郎劄

回送小錄劄
回陶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回趙團令劄
賀洪帥兼倉劄
回洪帥謝宴劄
賀洪帥入宅劄
謝洪帥宴劄
謝福王請令劄
回福王請宴劄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秘撰
賀福王生日劄
賀洪尚書生日二
回洪帥送生日劄
謝福王送生日劄
冬至送物劄
歲節送物劄
端午送物劄

七夕送物劄
重九送物劄
送丞相折俎劄

第二十二卷

祭文

祭梓潼文
祭范尚書文
祭陳司洪文
祭楊觀使文

祭心齋文
祭叔時齋啓院
祭孟從吾文
祭射洪文
祝文
謁大成殿祝文武岡
先禹帝廟
諸廟
渠渡　城隍　蟄山
社稷
大士
三大神
射洪
祈雨謁龍王祝文
諸渠渡祠
祭二郎
再禱諸神
諸渠渡

送渠渡龍王回廟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父祝文二
梓潼
祭蚕叢祝文二
謁府學先聖祝文浙東
書堂先聖
朱文公
尹和靖
諸廟
青詞
祈雨青詞二
薦父心詞
願意
入宅保安青詞
疏
乾會節功德疏
壽崇節滿散疏
天慶觀送蝗虫疏

薦楊少監疏
倫修湖州路儒學疏
喻義務洞庭山建逐庵疏
游德明入燕疏
建城南第二橋疏二
俞好問刊詩集疏
奥里疏
三皇庙疏
陳守約葬親疏
偷茶提舉引疏
陳正則問銓疏
張劉甫助婚疏

第二十二卷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樂語
晏交代楊寺正樂語
晏公孫倅樂語

晏黃倅樂語
晏交代趙寺丞樂語
燕交代樂語
晏安撫洪尚書樂語
詞
木蘭花慢餞公孫倅
千秋歲壽黃倅
鷓鴣天壽何簿乃尊
漁家傲送張教
水調歌頭壽洪雲岩
念奴嬌同前
賀新郎同前
滿江紅壽趙提舉
山調歌頭壽福王

第二十四卷

行狀
黃提幹行狀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朱山長墓誌銘
野翁禪師墖銘
東臯友山恭和尚塔銘
龍源禪師塔銘

陵陽先生集目録終

陵陽先生集巻之一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古詩五言

東野平陵圖

鞅掌不可耐壯士縛申卯驅驢古平陵水木樂
幽茂苦吟到斜日危坐頫持釣俗情見擺落鶩
雁極衆口兩曹第忍之邉滿百乃報吾終不以
此而易彼升斗小裁鵠料棄官事竟未了斯人
坐詩窮咎在虧天巧有如發其幕爲誰豈不暴
理宜得嫌憎撐腹鎮雷硯庵〻尤李氏忠頻疢
意不

趙春谷約游北山次陳本齋韻

痾士痼於痼舉世少匹亞未省讀道書低頭蒙
絳帕夢想北山北户限久不跨折簡許裁游籃
輿督相借腹偈罥自擧悠然謝衛靶邂逅得水
竹神明湛吾舍山亦紫翠横了不費要逕平生
赤兩腳城市所深怕何妨岩石間共求一日暇
高情偉卓犖不在古人下喜客見眉宇煮茗掃

風樹老仙澹一癯龜息閉靜夜攤衣倒凌景回首憐俗駕吾儕偶會弁小語輒雷咤風雨萬慮清詎肯隨物化商山尚局促而況彼畦叟

東坡九日尊俎蕭然有懷宜興高安諸子姪和淵明貧士七首余今歲重九有酒無肴而長兒在宜興諸兒蘇杭溧陽因輒繼和

吾翁始落南土思尚依〻築堂南岷峨目斷落日暉憶昔丙申歲錦里烟塵飛甲子已一周而我猶未歸孤蓬失本叢旅雁抱長饑百年直寄爾曠然勿徒悲

驚飈舉落葉意氣何軒〻秋高百卉盡寂寞但空園何異富與貴變滅隨雲烟細懷陶彭澤平生極幾研朗詠貧士詩相對如晤言今人之所耻古人以為賢

我殆勝彭澤無酒亦無琴湖外來遠餉屋角轉好音吹帽節已迫醉鄉路可尋勿違故人意洗盞起自斟酒之風骨甜谷汞與拄欽命此清且勁良足慰我心

人生徒自苦與世為參差何如有美酒自献還自酹貧雖不若富用寡費易周婚嫁類已畢此外復何憂況無下潠田得與彭澤儔年豐米長賤一飽或可求

翁媼老白髮蕭然老江干大兒荊溪游折腰豈為官諸兒走異縣亦各營一餐別多會面少端復坐饑寒諸幼且眼前笑語問我顏勿問賢與愚懷抱俱相關

好惡豈不察鑿垣植蒿蓬而此庭前菊鋤灌少人工此物抱至潔有似楚兩龔留香待凜意與烈士同糞土咲伯始金錢鄙鄧通千載一元亮舍此將安從

兩山南北峙西水貫此州登臨豈不嘉出門自寡儔客鄉幾重九歲月如奔流蕭然具果飲聊以散百憂平生和陶集韻高乃敢酹乃復咏歎之歲晚葆婷修

和程漁莊救燕

燕巢屹高壘蛇行危折鼜不虞捽見侵莊事發軒屏黃口餋漸大紫翮翻相眏雌雄力斲護吞噬氣方盛豈不避戊巳天意特未定主人勇赴救為惠固當竟毓蜒墮又篙折首甘所迎古人致隂類嗜好用其性此族遭炮熖徃〻多夭横人固異於物縱暴胡忍聽試看自古来善者終必勝羿殯莽亦屠曾莫保軀命報應各以類豈不信可証騙而放之蒩是乃三代政姑用柳子言勸吾草来徑

題淵明圖并叙

淵明九日無酒坐宅邊菊叢中竟殊寂寞江州刺史王茂弘諸孫已荷朝寄猶知有賦去歸来者能於此特遣白衣擕酒遠餉邂逅一醉大是奇事集中九日詩僅兩首無酒則曰塵爵耻虛罍寒花徒自榮有酒則曰何以稱此情濁酒且自陶而王弘所餉己酉九日十有餘年畧不見於詩何耶此翁志節耿亮與秋俱高徃〻逃于酒而寓於菊二詩之作一感一喜微見於意固不暇於歲〻皆詩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正當求之言句之外可也此幅筆雖簡意有餘歟和己酉九日韻述其事醉中着画未免發千古一笑

平生飽耿介四海寡朋交淒其九日至頗感顏鬢凋無酒醒對菊風味乃更高誰識此時情白雲行遠霄地主有佳餉得〻良已勞而我邂逅赴飲如沃焦永言大化內朽質非所陶惟有飲美酒一醉可千朝

九日并叙

陶公再為建威參軍劉裕幕府也忽棄去屈為彭澤令未幾又棄去裕是時已有異志鎦穆之寧死不與九錫事王弘自江北来首以此議風朝廷裕遂移晉祚而弘為吏部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被心腹之寄既来江州柴桑近在境丙子陶公時惓〻豈非內懷前媿欲援高人勝士以自湔拔耶彼曷不知名節之為高也陶公未易致則使人中路具酒食候其出醉而要之庶幾

一見斯蓋已甚廹則亦可以見吾胸懷本趣固
有在豈端為一王弘哉適乘籃輿足以自返其
視華軒為何物而弘欲以此榮其歸此又可笑
也前是論者偶未及九日蕭然因賦数語
秋風颯以至今日重陽日明〻對南山向想陶
彭澤句来　建威幕頗見有此客驅車不少留
雋言公田秫如何又弃去此意誰能識寄奴趣
殊禮風旨来自北只今正江州建白功第一故
是僧弥孫舉動殊足惜歛媿望柴桑稍欲自淪

滌般勤白衣餉猶恐不我即中路候籃輿要致
已甚廹葛巾赤兩脚頹然向州宅此翁本坦蕩
爲能苦遠物一時可討取中寔未易屈華軒有
何羨自載返蓬蓽終身書甲子凛〻義形色如
使磷且緇安得玉雪籬邊有佳菊　美黄正堪掬
我方持空觴千載高風激

　簡趙子昂

君雖大雅姿被服藹蘭蓀胸次綜流畧本〻又
元〻手追七子作凌厲氣所吞餘事到翰墨籍

甚聲價喧居然雜自蔵珠玉走中原四年郎省
户小滞當高騫肯來為多士復除布春温力爭
吾道回中流收崩奔眷言維桑梓從容駐輶軒
我亦喜再見一笑畧寒暄首誦新詩章兩耳為
君尊高情殊磊落俗子何足論顧我寂寞地無
物當贈言乃復携尺紙看君醉墨翻霜木石共
老野竹翠不蕾落筆舠申宵歲晚古色存思君
時一把此意期勿諼

　和趙子俊閑居十首

俛仰一室内我與尚無為凝塵淡素几乍見閑
居詩吐辭甚高簡觀者未必知士固各有志肯
為富貴移汲多飄其瓶居然井在湄何似鴟夷
全張弛隨所宜揚子不違物趙子不干時此意
諒所同相與三復之

窮步殊踦跚户限久不踰若或縶維之愧彼空
谷駒俛爲念平生我亦酷信書所得不償失每
與憂患俱飲水飯脱粟此意豈頼餘貪寔為我
累舍貪将焉如堪嗟嗜利者死甘蘊為愚

維昔陶元亮早歲尚隱淪從事建威幕奔走戎馬塵宵征亦良苦哉豈戀軒冕時運不可回物態日以新悠然彭澤去漸與鄉里親公田半秫秫亦足慰我貧有人企高躅漫仕求所伸關嶠雖云遠絃歌遂其真

九日忽已過霜薄陽光晞未漉頭上巾先典篋中衣時物尚有菊採掇頻爾晞對酒胡不飲坐看白日飛五勝更囚旺萬事誰是非且復進一觴酒盡情係〻睨蝶抱孤蘂無乃昧先幾

勢利苦炎〻名節貴皜〻河縣開花李家園熟梨棗當年歸騎省名譽豈不早一朵金谷塵蕭艾沒芳草胡為閑居賦乃諂任安巧所以惟慕陶固窮而守道

我亦愛閑居好山環屋青拄頰坐來久冉〻白雲生山中有三秀誰為采其榮散我腰脚頑使我神觀清

我居殊偪仄東西鑿兩牖臥起於其間不知歲年久秋菜上牆生廢圃一何有只應谿上人咲

我已白首橘柚非所種勸我且種柳也莫種牡丹與爭妍醜物

閑居維美翰寬明庭户没硬黄力追古旁觀共歎息當由結習深亹〻向晨夕持用自怡悅而不為物役但恐好事者逸少混鉄石我能別真贋一紙百金直

衣短不及骭髮短不滿梳惟有憂世心皇〻此生俱鮒魚吁轍中微溫以相濡斗水旦夕急豈與人意殊試誦反招隱顏無懷故居墨突何曾黔行矣勿踟躕

人生與出處要不失其正手捧毛義檄以為庭闈慶祿養有甘旨東西惟所命賀客來何多踏破蒼苔逕再拜稱壽觴閭里生新敬

米元暉山水

鶻突烟樹外水遠山更長天地有如許扁舟何處藏如何短篷底結習猶未忘是時水月繫不見此夜光于今尚無恙懷袖行可將我亦流落者此味慣所藏誰能畫幾堂坐我於其傍

十月既望能靜飲客海棠花下即席索
詩走筆一唉

久聞使君歸扁舟欲自載竟負九日約吾意良有待今朝得〻来適與佳辰會名園盛衆卉搓落不少愛為語王林神無乃風景殺春葩發霜技一夜作奇恠此花紅濕處無如錦城最御来定鴻鵠萬里從雪外高情相煖熱買酒出花背固知是鄉人豈不在我輩西莊見西座一唉心領解主人獨妙年有花正宜戴胡為亦見分無乃嘲老大誰令開非時故遣白髮對君勿輕白髮〻白老更耐洛陽劉伯壽者英典刑在醉帽仍插花豈是兒女態還以壽主人風流更耆艾

羅漢臣莊芳亭

爽氣鍾于西城眉横太白春風吹不煖暑路有積雪月照平羌冷雲頂七頂濕游戲尚謫仙銀河洒醉墨遂令漢嘉郡千古占一色一從殊方走江山頗蕭瑟流落各天涯相逢未相識微聞莊舄吟握手話疇昔乃知此邦秀終不斷地脉稚門車如霧衆甘炙手熱而君獨幾先惟恐溷我芳偉哉百尺楼而望即鄉國爽氣今已回何妨高挂頰里中表聖公千載推波直當年幾諫紙和芳良鯁切意欲摧百士死職非所惜此芳豈其遺正自峭風骨類君善藏之擘邪眘他日也勿羨堆金富貴竟何益長鑱白木柄乃我手中物惟有故鄉夢與君共愁絶何當駕隻鵠萬里遡寥碧

文本心參政約游西山分韻得頂字

僕〻事行役度盡千峯頂忽覽亦云倦困臥殊未醒西爽俄見要前約欲重訂結習苦猶在寧復討兩脛天際豁清陰溪頭横短艇控手謝籃輿信步踏荒徑適意自忘遠迷逵誰為詗此前平生意故自畧畦町何妨一唉回呼僮催煮茗兩年已三至我如飫羅愚無乃大屬厭徒欲逃酩酊老筆忽先倡高標誰與並尚記去載游金碧光炯〻何處非吾鄉一氣相溟涬

送姚子敬

方聞與季孝久矣無令舉公車冷于水吾已棄如土提書向孔墻萬代禮樂主。而　先簿正厥有聖法寫士也得所歸至穷亦云遇共惟京頂旧幸不生蒿櫓斯文諒在茲天意豈輕付之子抱淵靜蕭然守環堵光彩雖自國珠玉滿囊揩一從鶚表飛諸公共称許如何但熟睨引愚力不武摟遲冷掾閒無乃太濩取相縻共升斗端欲重黌宇勿嫌屋打頭碑兀氣未吐六月取一息千里始跬步期君在遠業看君即先肅風雨忽、道別恨、寡悰緒從今閑柴荊何以慰衰暮

題張老山從好堂

世有嗜土炭恣咲等梁稻海上遂臭夫自謂妓且好、惡一失正方境眩顛倒亦有欲富者蠅營無不到沈湎嫪愚食執鞭甘隸草于此還有人深恥貨賂冒一咲視千駟貧賤守以道厥好豈爾殊吾自有至宝但恐好不真回奪諒難保老山殊絶塵褰裳衣欲縞屈、名與利何曾挂懷抱世人定不愛昌歜與羊棗吾意各有在端

未恨枯槁從好以名堂一室聊咲傲心惟有所好乃能無所好、仁者夫子不知歲年老益貌而好易、編窮所好彼富如浮雲非義聖所悼諒茲得其從聖言極探討孰重復孰輕辨之亦既早而我方忍飢四壁淨如掃舍魚取熊掌因用徵衰耄

十日菊為子昂壽

風露浩如洗漸覺霜氣滋九日已成旬黃花爛盈枝誰云清香減清香在詩脾詩人亦未老皎、冰雪姿為我掇繁英和露三嚥之此物昆壽耐千歲以為期一點綴鬢髮真是麒麟兒長大著膝上綵衣相娛嬉

戚子雲袖詩見過且篤叙先祭酒與先入同朝之雅意甚古用韻為謝

白髮祭酒公儀刑古君子多士所共敬豈獨桑與梓吾翁幸同朝輦路時並轡流風日以邈追慨徒倚徒子雲篤世誼揭來自攜李念我一破廬落、荒城址遺以五孚雲置之五雲裡我是

老祠官未忘鏡湖水握手更細論書味潤以旨嘉問有青衿十載詩千紙

西崑使君上冢過霅首訪敝廬又會餘靜話旧感慨情見於辭所以道別

自為盱江行最蟄日甚馳赤子問孺袴白雲滿鬢髮苕遞重會握手慰所思旧有瀧岡表三讀起懦衰延翁平生志正在造膝時曾擊底晚悍曾疏公田斂曾陳覗首急歲辭語太危移疾逃相印何忍張悌為全歸干戈除一致睽險夷象賢有令子紀定無溢辭刻之並繫疏自足永久吾憶昔姑孰守欲辟乾鞾謂博士何偉哉奮身力護持粗沙與大石彼計竟莫施遂令兩圖在晉作千載哥此事關世道磯激我匪私他時記先友要當附見之顧我窮未死僅存骨裡皮殷勤綈衣既古道其在斯無物當贈策遠大以為期願勿忘吾州歲晚託茅茨

和德清曹魯郊七十一吟

元日書甲子曉檗問五亭廟記絳縣老宜有善

頌陳君平生是歲早晚戰伐塵明年七十二旧諜無糾紛斜飛滯栖枳旁觀焱精薪餘乃來澤國比屋多嚬呻何由躋壽域君勿閑荒榛遺以大有年在〻鼓腹人匪徒事勾稽老稚情日親溪流甚清洪鸞山亦嶙峋胡為動御思便欲乞其身駕言登東山選眺穹窒根有時于沂洛廣幾速俗氛平生布衣旧方今興鉉臣挽留不聽去好語溫如春悠然復少任終惠此邑民九十以珍從八十起渭濱如君老益壯眼明無眵昏精力殊未衰齒宿意自新盍陪英俊游可是祐搞倫而況二三子左右參魚鱗從前取青紫且姑置吾論憶昨初相識氣象清以淳而我已索如髮短不可梳遂齒孱再訪頓覺憊肩伸大咲向我言六甲那解輪推洵飲美酒分餉良已勤珍重君子意自酌不及賓和氣何盎〻喜色何津〻長我梨與東平地即仙宸勿使他鐫傷小大相參辰悛誦長短歌充足壽我神倘來視冨貴高情渺浮雲想其下筆時健能斡千鈞君倡

我當和燃髭蒼屡廵向来九老集往〻多沉淪
亦欲相從去病憊力弗豫似閼紀初度先我十
二旬看君弥薫風吹我醉霜旻所期在千載天
地見本真（蓋其生五月予九月也）

餞潛岡南提舉

君前郡文學端自吾州始漂拈日以高到處執
牛耳平生洒落胸作事故奇偉飛上南楼去坐
浔數千里全捷帯五嶺古俗甚豊美一昨千戈
后或未識胡箟禾櫓生黌學士氣如洗此行宮
黌佩印良為吾黨嘉三閣屈大夫四海胥鑒齒
堂〻始與公亦從韶石起何地不生賢幸勿遐
陋視着意猶荒餘文物中州比況復多蜀客誰
其顧瑣尾相與燠休之我頗念桑梓垂老犹惜
別何以當馬箠願君為廣廈大庇天下士

栢生而石閭千歳終不大韓子則欲移
之平地以遂其生栢生而石閭天命本
如此蘇子則欲安之石閭以全其生二
説若異然韓子愛惜人物以有用者也
故又曰傷根栢不死千丈不難至蘇子
愛惜名節以自保者也又曰雖云生之
艱與石相終始受一栢也雖然處險難
而出險尤難金華倪君老儒也以栢山
自號因取二公意賦詩寄之

栢生而石閭平地盡移寘平地豈不好又恐傷
生意雨翁為栢謀其慮各已至受命獨也正固
與凡木異夷險撓尔殊而我本一致但能全其
天所擇不在地我聞栢山名抱藝久不試自種
秋栢寔離〻滿山峯石碍曾不揚地平亦不肆
歳月漸婉娩氷雪幾凌厲此栢初不知老大見
根抵一笑謝兩翁何自爲勞悴

送洪竹堂

家住西湖西愛吟仍愛竹富貴豈不好変滅如
轉燭一昨流落後破垣竹猶緑往事何用訪浔
此良自足胡為被書誤彈冠向茗曲三年飯既
粟不飽而况肉頗有青衿子對之尋旧讀時復
吐佳句家山如在目不知竹是伴誰護蒼玉束

官滿遷滯留欲歸未可卜無錢買扁舟遷居更勿促悠然謝此吾行止任遲速新年雨雪深忽已歸期告天公似有意為尔開晴旭士固不可料窮久理當復東風吹浩蕩萬里奮鴻鵠

贈姜醫

越人嘗遊齊後世多名醫漢時太倉長亦復出臨淄子寔同鄉里兩翁諒所師從今雪川水飲者不厲疵

贈日者薛東湖

抱痾蓬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奚疑悠哉東湖水不逆亦不隨相對淡無語可以樂我饑

陵陽先生集巻之一終

陵陽先生集巻之二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古詩五言

和德問弟苦雨

勃鳩朝喚晴竹雞暮催雨脩々晴雨鬧平生賦足處剝啄忽以詩使我浪愁苦此事屬天公底用強如許淋漓不得休土偶復于土君何見之晚三歎咏禁栩不如兩忘言危坐擁敗絮向來夏畦勞抱甕漢陰圃旱澇相乘除天地只此叅為我語老農未用輕喜慼使有二頃田亦欲荷鋤去我評昔遯世勿安勝根矩毋為逃名若江湖多數吾但看求榮者隱約殆終古彼以膏自煎謝去匪吾侶無已則且溺躬耕諒所取吾儕固長貧正坐力不武所營薄少耳溥沙尚難聚却笑杜陵翁欲把漏天補胡不歸自謀䰟々被茅宇天邊金老鵶已放晴曜吐馬嘶聲動起吾惟守環堵

和無逸子敬獨姥山

維址呀洞户雲氣一縷烟老龍蓄精祜萬石護其巔從此叩林屋倒翻水中天金庭漫隔凡窮探求巖絃轟飈四面動兀坐孤寂然頗疑北山脉跨湖潛屬聯歸來夢所歷跳波撼盡瓶種摘化為扠我髮日已宣何時菴遥路去伴毛公仙獨老旧聞名俚俗訛已傳一朝得妙諦塗抹巧更妍天姥似尖色葉姥休語年而我復旬咲搞乾非葉鮮聊以調二士鼓棹還延緣

和善之游亀溪乾元寺

疇昔侍吾翁尚記入雲年米麯家〻釀蒲荷處〻田亀溪見鵠材欲去遭挽牽借菜耍長宴對床時醉眠或登左顧亭風物清且妍回頭一甲子往事隨奔川輸林左綿秀宮錦不上舡背尋西翁遊來夷明月泉夷泉球麗袖吟詩蕭脫絃是誰修月斧斷地成空穿揹有半泓碧束此筆如椽乃知宇宙內小大常想懸惟堪供我輩古尾生茶烟雲乳聊一啜 松風灑禿顛

和善之遊法華

勝遊得勝士欲濟得健觔如此 正自佳寧論晴復雨徐行看前山雲氣互吞吐借我為藤枝急奔青蓮宇蹊夐良亦愜蘧蒢可能俯呼酒酹此御一咲尖枝拄吾懷已曠然何香殷餘怒床數相對瞌不暇叅伏祖晨光報新霽生色浮宿莽諸峯忽自獻頻自作眉嫵絶筍嶸具屈勇往不可户而我破壁者遲鈍誰比數窘步竟難陪內熱生心腑罷通遠相要潤明喜欲盤蓋輿叩隱廬趺坐直香縷四士苦未還踏破辛夷塢俱是

青雲客那得簿圭組新筍甜如蜜新茗白勝乳山靈倘有容吾欲老茲土預愁下山去塵事紛旁午試問白木鑱何如長柄麈乞日掌菜把終斷地主此翁無乃痴絶如五穀

真隠詩

招隠費招呼習隠聊習步素隠或素餐充隠似充數悠〻千載內罕與真隠遇小小慕真隠每誦坡老句揭來法華遊正在題詩處真隠忽在前更慕坡所慕真則思慮泯不真精爽驚真則

光塵合不真圭角露真書無欹仄真味無反惡真樂無安排真逸無疲苦所以要任真從渠謗箕踞所以貴葆真從他吠推曾但看真隱廬蕭然只環堵青山以為屏白雲常在户隨宜種花藥快意掃庭宇可作真率會可說真實語可飲真一酒何者非天趣玄真乃詩派李真是仙侶拉之相與居巾屨此容與坐聞鴉雀鳴時看蒼虬舞蹀散髮邀幅誰客復誰主吾亦忘其真酣歌下山去

俞好問又號菊莊為賦數語

人生自作計北屋連南莊其間復何有積粟埋屋梁敢村有退士用意獨異常種竹一萬株規作歲晚朋老農與老圃工勤晷相當春雨蘜陳根柔羮綠千秧萬疇坡厥蘜葉盛在本昌綴之付茗碗聊誅蔡苴腸秋高飽風露粲〻枝間黃使天雨金不可以為糧此腸何敢慢再拜然后嘗援準不勞咀逆入牙頰香三嚥下丹田字之曰黃粱其精性且烈毋以它饋傷為爾制頹齡使爾壽而康彭澤有公田秫種半頃強正使及秋成所得亦已涼奈何不少忍決去鶩鴻翻百匝繞東籬采〻不盈筐高吟款清饑持此送一觴珠玉寔其腹千載有耿光予亦慕陶者閉户歌慨慷但得三徑存何憂一莊荒老我飢不死誰與辟穀方作詩聊以贈一笑為蔢棠

卿曲諸名勝不鄙老朽務摘見過風誦甚古語咲甚歡輙借昌黎人日城南詩韻少見謝意

人生貴合併造物忌嘲弄顛與同社潤正坐兩骭凍南城七日游前事諸賢用但愁茅屋陋不足置賓從此合豈偶然歲月日時共（皆壬寅）四癸義可取三壬老堪送況有賽東陽初不臧潘對渴吻久已燥樂飲宜一縱笑談更溫克容與非倥偬永言戢厚意拜嘉敢不重

李千秋為數語代謝

昔有孟萬年彤帽狂不休今有李千秋吟詩醉愈遒我久聞佳句一面苦未酬殷勤忽過我意

氣殊相投能道太白語便可太白浮清論或抵掌爲沙酒在頭而我已頹然頗有此樂不偉抱自卓犖下國雅淹留同來玉雪郎外家乃名流好歌鳳將鶵飛上丹極遊

宣和御画紫芥

荒園老蔓青空見根葉大苦硬螫人口棄去何足賴穰穰来萬蟻微醒有餘嘬

岳君舉用東陽法釀酒味頗醞藉長兒携歸偶得數語

昔屢飲東陽往往錯認水次公似少猛　生然懸耳知我野心性雅不便軟羨契闊二十年那復此風味飲酒真飲蜜直欲嘔心胃兒從南塘歸殷勤有佳遺公等久要在相看犹故意曲江加醞藉鄭公殊嫵媚一見極傾倒吻渴不能止正性固自存邇莫測其際徐覺和以靜雖勁還可喜酒固未易知知酒亦非易酩酊何適從不虎而不患

德清孫氏和樂秀明堂

人生致足樂莫如令兄弟綽綽而有裕其中自春意奄溪有二孫能篤友于義同居五十載闔門數百指幾微無間言輪囷有和氣學從鴻雁散惟恐棠棣靡欲挽古道回茲事良匪易亦既成新居始得遂初志和樂揭高扁秀明屹對峙怡然兩白髮埍箎伯仲氏子孫皆雍睦里閭亦順悌復如無事時難得真可貴唐史傳孝義頗記張鍇李跡其屢易世往往干戈際義風不少衰大書乃無媿嗟哉廣明后旌命曾弗至雖有

篤行者誰為紀姓字我聞二孫名不覺為之喜兩紀信寔録聯名盡名士光見衆論公必得一行史行看表門閭鄉邦誇盛事我詩甚鄙拙頗尔多壽祉

贈俞月山

童奴從長耳萬風聲蕭騷歸從半山路問字良亦勞卧聞餓虎嘯喚醒平生毫前山忽湧月始覺所高見頎然有遠孫載酒江湖教胸中湛水鏡邂逅得所遭古月還相照了不隔秋毫但怜

露草瀛時復暮虫號

送唐同知

平生一寸心神游夢華録喜君晚相遇風景宛在目背為此別来大是渠儂福我但飲若水生意已俱復軋〻寒女手何事嗟空軸欲去復停車為尔两眉蹙猶是前叔度乃誇四餘樂千家萬家喜吾意始云足路穩驪車去祖帳紛相屬賀下不賀上此語傳古俗况携善領歸親舍善可掬息羔傾家釀歡声動鄰曲麾節覲早還春風棠樹綠〻

適安齋

大圓如旋磨萬古幾曾息日轂環之走西墜俄東出聖賢法天運所以長汲〻大禹生胼胝孔弗皇煖席客寢何太康人或規不及亦有功名者齋內運百甓不放身暫閑若欲勞筋骨如何適安齋燕處甘暇佚此齋匪侈麗易安承容膝竹几對藜床左右置書冊有時值佳友從容遂竟日體適任屈伸意適任語默惟其適之安適

且忘吾適向来孤山老保此踰耄耋以安遺子孫此計固已得人生天地間何事非吾職夜思晝所為然后安可即况君抱修能當念踵前業相期在萬里無從守一室精義以致用龍蛇豈其蟄

次韻程晉輔

一宿蓬廬托百事身髦棄平生意何如猶動沾〻喜我喜在丘壑富貴非所覬况予好山居泉甘野芳媚麗門時亦家了不慕城市或嫌人材速知一未知二試看近市者事奪紛夢寐正墮膠綱中展轉惧身世舉手謝圜客士固各有志結習奈已深坐上識同異山空陰綠淨長日惟宜睡夜半呼僮奴發火然枯葦消紙詩已成文乘一句麗星池漲玄雲晴窓藹微霽自子来此山與山相昆弟又將三昧手於焉小遊戲向来蜀之日往、召指吹道尔付一嘯千載息攘袂變滅今安在但有山鏡翠可憐七十翁嬉遨尚童稚坐閱酒如川留客爛熳醉亦思翩然去芒

穚晴初霽就林煙短茁帶泥落花藥清絶恐無
分潯已吾欲已那堪追暮未來日能餘幾城外
土饅頭屋〻誠過計貞哉荷鍤衍播迹未可毁

仲寔示中秋詩甚恨不同此樂用韵一
咲病中殊無思也

誰共持冰炭晨夕鬧我庭𨒪哉水帝后乃有此
寧馨不受百藥鑴奈何頑且冥是時八月半無
雲天正清居然作炎怪流汗如翻瓶捕逐出八
荒弱步愁　而子方寘酒賓主更醉醒作詩
謂明月顧兔下乞靈飲量闊小藏㧞能吸南溟
空疾掃已空蕩〻白玉扃何必効淵明若問神
影形吾生七望八髀肉知幾經下樂復奚為羨
子鬢未星何時定一來眼中見鸞停軟語到夜
闌發火烹中冷誦子新詩篇我亦能靜聽

同賦開元宮避暑詩

避暑如避虎山林亦遂旃誰知浩穰內自有清
靜緣同來戴弁張作計良亦賢是時正流汗亦
日行中天勞坐苦役〻何異烹魚煎居然得勝

地神觀為爽然涼飈起珎簟紗香汎瓊筩坐客
易生感泉隱獨談玄靜者躁之君方寸湛其潤
勿謂大勝月此意諒默傳我江隔殊庭遼企王
真仙〻游雖云邈首逐大化遷曲池況未平中
多消與蓮更有離〻者使我增愁涓

次韻仲寔秋夜

空庭兩犀株吹香滿前軒頗疑顧虎頭幻此金
粟叢或是乘鸞女月窟分天根更與瀉浩露盡
洗蜂蝶喧苦無好事者為我載一尊而我子張
子古誼風所敦宜將新詩句到我羅雀門何殊
小山賦欲招楚客魂莩首纍佩印隨矣不足論
老我罕出江東播甘曝暄應同花下醉式副我
顧言

送家自昭長葱湖

眉山鍾神秀翁亭天下偉直到仲虎輩奕〻殊
未已家為文章家百年兼兩侍存翁名侍從頋
山古齋使秘書性其存文脉益遘逝前除羅王
樹乃復有令子操趣憂不羣老氣壓紈綺早歲

琵僩篇短檠午夜几要渠紹編刻教示正勤止家堂未輕出吾儕方側耳一朝著班衣束書事行李堂上白髮翁為尔顏色喜江濤日〻靜酒酣可以起慈湖在何許精廬屹其沚我欲鼓枻遊浩渺曷涘〻長風駕高浪嘗忽可千里如此宗不超踔邁前無比須如歸宿処其導元甚爾鯉庭尊所聞固自有源委類無塵凡近讀書愈窮理循程與遠業亦從今日始合沓來衆譽烜赫繼世美持以貽家尊良足當甘旨

贈陳一齋

謝公文物郡山川如錯繡轉眼成蕭瑟富覽寧復有自我識君子再挹中興秀卓犖妙言語經術更菁茂早歲六典書嘐〻荄孤味春官失分寸苦不入吾彀天意將有待本郡煩客授鄉大弟子行月旦飾友朋劇隨貢筐入莫處儒席右固知致遠業當時無近售多士皆景附三道共輻湊而我初何心高下隨所就澹然守吾一擁書坐清晝交帚謝俗物氷雪凜懷袖獨於吾輩人倒屣惟恐后誰云一推挽不如雁門守好賢篤緇衣同心藹蘭臭況乃諸老翁夜艾猷殘宿殷勤見尊禮能使風俗厚頹懦世議監或用儒為詬元氣須愛護大體必爭抹誦言百僚上大作萬閭覆君當自此升儒蘊獲盡究是為斯文福豈第神明祐平生開人善喜氣如饋餾作詩繼魯須千歲俾眉壽

送王仲敏長明道

君本鄭中士行何建業去故都多感慨盡在登臨處乃心所師仰當年上元簿閉門玩微言春風會歸趣

和馬侯游何山

自還吳興丞頭童而齒豁信意時出教所覽深以廓何山在何許细路穿本末齊攀不惮劳歷〻見郛郭晴嵐堆紫翠正在吾屋角世事苦坌並我但專一壑嗟彼競利者為計自各〻緬懷安定公雅合屋臺閣平生惟自道大宵輕蓬腳曷從海陵來姑蘇亦暫泊湖學得公重學子有

依託南園憑齋閒六老曾會酌當年馬太守高誼諜欽若貞鄉為之記文字誠磊落厥今同姓侯胸次有活著長篇戲寫説傳寫腕欲脫昨聞上胡妝寒色正錯寞樵木不為禁寧歎漼〻新祠已卜龜華表佇立鶴神游倘來下曠達離塵縛

送呂錫入閩省覲

吾友鄧善之從游多佳士其間最妙齡英〻有呂子虛中風寒處子獨鍾秀美憶昨初過我半度如冰峙不宜逐利名惟耽玩文史閉門肆探討往〻窮日晷刻意追幽深飛辯摘謬記我欲濬其源融液會衆理何事遽索去明發事行李八咏須悠游三山亦甚遂人生著綵衣侍官真樂止行當拜嘉慶覲顏為慰喜非復旧阿蒙有子能如此便可置膝下家室勿輕視

聚星堂并序

穎川周宅有聚星堂世但傳歐蘇白戰詩句梅翁在建安因作新陳氏之考亭始繪荀陳聚星故事於屏上攷訂指示甚詳且為之贊世咸称先生為攷亭蓋説贊中一語若不淆于膝上長文丈节二孫者然其意則為侂胄發也陳氏乃晦翁之孫故曰課忠責孝獨舉余录此橫幅意亦是時所作以便叅舒爾今考亭已燬而此本獨傳於世豈偶然哉曹士開博雅士也能宝藏之因識于下方云

建武重名節狂奴態猶故客星復何事一夕感乾度風声激未造騈首死黨錮而五百里内乃有賢人聚行〻望德星高陽里中太德隆則星晷時綱不足與元氣之所全攸在簪盍處乃知忠賢類天每下其顧二老甘隱淪四海起尊慕有如子孫行已是郎庙具深期任世道相期扶國步皇路方險巇傾輈當急赴赤手徒捧塊詎障奔流熛濡迹未救時其忍諉諸数事蓋有至雖竟乖天所付汝南榜堂皇考亭繪續東室有聚星事四遠競傳布老眼苦昏暗見画如隔霧叅還坐太息氷炭擾百慮

史彦明致樂堂

高堂有壽母黃髮映兒齒天方昇偕懿康寧燕多祉樂然人子心何物堪倫比和氣為愉色皆自深愛始郁豫涵春風融怡妙天理此是謂堂樂〻則為可已再拜為獻言志養極娛侍隨時換輕暖每侍進滫瀡初非假外內至樂皆在此況能以志養先意而承旨甜鮮故自珍惟不如菽水有時平反歸兒喜親亦喜吾以名吾堂致樂義最美試看純孝行昔曾今日史會有邦人士升堂奉醇醴俾爾登期頤俾尔宜孫子

次史德載韻示諸孫

我家無絳帳貧賤人所弃忽聞吾伊声老懷倍歡喜比隣亦驚怪投眼不敢眠先生史魚直自謂骨不媚珠玉在短褐深藏未輕市而況罔閒高指不屈第二肎應童蒙求為尔覺昏寐袖中一卷書傳之自名世尔幸近得師盍勉從學志人品分中下教法初無異采芑復采芑我曰自新美那似斥鹵瀉殘瑩荒白蒂虹園闤耿屋不見花樂麗賴此小窓明晴光開雲霽日長書光讀所誦先孝弟泥牛共土狗勿復事嬉戲後池蒲稗深覓日群蛤吠蝌蚪向池邊照影如孔翠低頭勤筆硯翻墨滿裾袪男兒十四五年紀非幼穉不妨咲阿翁憒〻長如醉先生有雪霜嚴威不汝釋今朝發吟長老年謝凡樂閉門苦覓句殆似陳無已戹〻古人心今人知者幾平生頴州教不作功名計但令本根在浮華煞易燬

侍輅院叔過山廬意予甚適夜過半乃知醉臥山中而親友或去或留因借淵明時運暮春篇一咲

宿或親友蓐食藉朝携幼偕往歷覽江郊鳴吭在谷時雲在霄灼〻桃華青〻麥苗且行且扶且憩且躍橋有危躡湖有遐矚古人惜春常若不足又一月多何如其樂狷者隱淪狂者詠沂千載彭澤異致同歸匪怨匪荒天逸搴揮大阮靜淵心慕以追暑嬉我林夕偃吾廬或醉或逃聽客所如林墮片月室耿殘壺一笑成詩良非

起予

再和

摩肩趍利市門之朝夷然抱關市也亦郊一念靜躁懸隔壤霄旱火禾焚寔炊我苗飲水內熱其何能濯大播眯目近或弗矚我有至境反觀內足寂寞寬閒自得其樂芒〻禹跡海岱淮沂游子倦矣故鄉如歸牛羊在野舉肱一揮既入其笠夫又何追八荒我闥天地我廬六鑿何有一席晏如西風籬落剝棗斷壺靜以觀復閉戶者予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三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古詩七言

長江圖

漢川影落鸚鵡洲金山鍾到多景樓老龍幾載卧寒碧中間不斷萬古流晚來雪浪天如屋澎湃舞我一葉舟〻移岸轉知何處離〻烟草令人愁許與渠儂莫倚舵轉帆別浦盡少休此圖此景俱可惜展玩不足空白頭家在江水發源處何時還我舊菟裘

山水圖

凝塵不去鼠行几劃見巨然與千里脩眉拂暑遠意閑碎點孤烟樹如薺嶭龍鬐〻新翠揺我覺鄭公硃嫵媚戀知自是棟梁具歲晚霜雪須飽試舊閱共孫鍾亙寒長松造天氷裂地蒼皮玉骨不受凍礧砢千丈世絕擬誰能為我試貌取奇姿偉狀來眼底張君平生飫所見稚復愛此秀而美雖然莫作蒼池觀老杜險夷同一致

鳳凰山澗石圖

南湖山人小戲劇夜半鈞天鬧拊擊音節球宕鳳起舞至今筍簴遺墟業君來訪古用此時地老天荒何處覓硠〻渡書澗與岡确犖徑微予趾棟重華忽已三千載鳳鳥一去無消息石兮石兮奈爾何搔首湖湄徒竚立群仙拍手相勞若但知歎空吹寒鸊䴌勸問翁今何如方朣烱〻映丹頰頗記三生石上無讀書雙趺雨苔澁歸來舉似翁一笑飛鴻踏雪那苦憶子其爲我謝羣仙不妨大遊復八極袖中行記真畫圖留向人間作奇特

題洪崕先生出市圖

洪崖先生住何許丈離擁腫之爲伍蕭然行李偶出市東書瓢劍略可數自謂生在三皇前野鹿標枝何大苦當時但以結繩治書中正復作何語與馬絡顛亦復尖雪精胡爲驢紺具只呼張老無不可面謾〻御魚戲侮承平無事相娛嬉力追遐風來湛露一朝恍惚思草昧此意似已厭繁聽千村萬落荆杞生宛是洪荒一塵土袖中紙驢不吃草拍手還向洪崖去

王維畫孟浩然騎驢圖

窮浩然老摩詰平生交情兩莫逆也曾攜去宿禁中堪笑詩人命奇薄只應寂寞歸舊廬此翁殷勤殊未足作詩借問襄陽老詩中猶苦憶孟六悠〻江漢今幾秋一夕神交如在目分明寫出騎驢圖風度散朗貌清淑更有傲儻一片心不是相知那得貌行復行向何許酸風吹驢耳卓犖向來十上困旅塵驢飢拒地愁向洛不如乘興且田園萬山亭前大隄曲鯿魚正肥甘蔗美雞黍可具楊梅熟一樽相與壽先生醉歸勿遺驢失脚

和王寅甫御史遊南山韻

平生愛山苦跰足況此對面美冠玉也曾杖屨極躋攀峭度溪磴轉盡尚徑踏青藕沓上行所歷漸高山漸東紅亭白塔出湖外下瞰諸峯寺臣僕祖禪宴坐服生獅法席宏開儼清齋何人

梵唄呼僧定劃然透户如擊筑浮嵐暖翠忽紛披依、精舍傍修竹至今犹作吚唔声飽食頗嘶空洞腹崎嶇竟日亦已勞應接满前端爲目道人對境了無羨折腳鐺中煨脫粟小立爲爾起深悟爾事掃除甘當掏峥崃歲月苦難記三寸穉衫俄立鵠山中老宿亦向盡訪旧無人空感觸細評道人似豪家臺殿耽、枕岩谷當時氣象雄一方誰教刼火燒糜竹十年旧观未全還金錢奔走傾緇俗何山試何所有閑一溪清令嗽寒酥入門使我意也消不省人間有華屋殆是高人勝士徒山靈咲許茲論萬曠蕩幽深兩俱勝胡不重游勇奔虎多病慵娛久衰心良辰美景寧相屬昏、午窓供坐凉跳九西走白日速夜來可奈風雨盡力催花亦良酷痛新紅三萬片園林慘澹餘老木作詩遣愁悲兩吻那知翻作愁根竊古人真欲焚筆硯苦語殆可書紳笏頻憐阮屐共饒鐵兕咲周妻與何肉留連一物即是癡羨君閑襟少煩促愛詩乃復宜相似句語卓犖光透幅卷還始覺心和平人生有手莫操牘

送陳正德教諭常熟

此邦自是高陽里陳太丘家好孫子十年閉户养雋声我先子後一時起前時送之今送郎秩衣拜親、爲喜人言昆令而季殖黃舄清標加玉峙善和尚有千卷書一、窮探覩夜几新詩那更翻心成便當拾芥取青紫小管甘旨束書去且煩私淑青衿士天公應念之了情任國相望纔尺咫蘇州明白照兩縣正好高吟清影裡吳江定作對床留咲隔番紅鱠鮮鱸忆好我已三世深待老敢當二生待蕭、風雨起送客萬里飛鴻看隻背端明老子旧家声一舉先離從此始

揚求仁路教游𣏌道山之明日余始自洞庭歸恨不與儁遊漫越韵一咲

君能匝臈過茗水我正絕湖尋橋里人生有彼會不免先後差池數日拜火教新年暫相見摇

手如獲丹與砥碁似德公上冢面從入就談傾
底裡如聞前月清興發杖藜晚對南山里起蒼
官撇鼻自紅舉清流照影時鵠峙我歸已晚不
得陪脚中平生信有鬼獨當詩恣使我和思枯
腸怕搜脂髓小溪深處是何山藏机一句無多
子當時言下詩領會只認泉石為對聯至今遺
跡記東坡遂使此山同畏壘擬議同已輸一籌
躋攀銳欲窮寸晷真境不落有無間更使高人
為標指先生醉歸古熟睡凍蠅一任鑽故紙

和顧伯玉陳朝檜

長城大雄古刹裡一庭老柳皆已死依約僅見
左紐紋孫柯布葉乃如此相傳云是陳朝檜欲
論往事皆死鬼水驛當隣黃塵盡何煩皂莢損
料理只應孤根鐵石堅不怕如壺之赤螘四旁
那復有生意生意卻從中心起陳氏机淺根株
弱雖有子孫何足倚崢嶸霸業隨三謝五傳不
堪重屈指君詩居然々硬語千載興亡雜悲喜
隋唐而來尤可感尼々未數錢與李

寄閣靜齋徐容齋二學士代作

斯人宗工國司命容齋有容靜齋靜海涵岳峙
俱偉人心同道同不同姓向來先后持玉節共
仰福星在吳分一公歸領集仙班一公遂登六
鰲禁大名本是宰相敢高蹇書帷地步峻導容
亦是翰林長快掃槐廳消息繫天教兩翁轉洪
鈞赤子到頭含蘇醒東南秀士頗不乏當年著
意極搜羽而今造化況在手想見姓名猶見省
石生已起有溫生我愛莫助德恫々苦為百草

憂春雨坐待風霜發苍顏

善之入雲蘭臯買酒小詩紀坐中事

病翁禁酒仍禁脚不省人間有行樂主人善最
客善之邀我同來雖忝約清樽快吸船落緑頗
悔從前杓杯謝故人久別如此酒一時傾倒慰
離索更擘新茁芽春淘狐泉槐葉未須學殷勤
入馬資過熟老饕咨吞不勞嚼人生難得是合
併開口一咲良不惡呼車載我雨中歸阿香推
車散飛電分明戒我輕破戒故把春衫都濕却

我亦投床作雷吼無數殘紅枕邊落

倒撐魚船上灘圖

倒撐漁舡逆上溪六鷁過飛鼠退飛呂梁懸瀑行越之灩澦如象人西歸一咲恬視險與夷同波委順未必非

趙石心詩

試問奚兒歌小海何如肩平賦梅花一片石心元不死平生不落徐庾家趙子陳〻有曾府雲根半夜生雄芽有時盤空吐硬語更覺世上浮且夸誰能為爇青藜杖苔莓荒盡天祿興辟雍

贈劉心月

心月還將眼為月秋空表裡俱澄澈閱盡世間媸與妍分明無處藏毫髮我方田向心地初含光自照非外謀平生㝡喜阮嗣宗臧否兩字何曾說

送陳正德長慈湖并叙

陳正德甫本齋端明公之孫資稟穎異而氣象峻整與其二兄無逸正則相后先克持世業蓋本齋師蔣定齋友湯東澗而聞之魏鶴山真西山者也師友緒言請之甚悉以選為慈湖山長兄無逸取東澗送本齋教授金華詩和之以送而送者亦皆和焉揚文元自號慈湖在慈溪其鄉里在樂平其仕國遂有兩慈湖相望千餘里慈溪之慈湖其在樂平之慈湖否耶不可知也或謂莫妙乎吾之心之神變化無方俛仰之間再拊海外安知慈湖之不樂平乎然正德則之樂平也亦且三月聚糧擇日而戒行乎告行於掌所往來閭遂之出所孰為近遠乎其既至書院也亦且〻循〻而進歷階而升堂乎集其學者正席而登義乎正德曰若是者固知之且慈湖每舉心之精神是謂聖者語其徒亦未嘗不曰孝也敬也寔也忠信也誠使學者極高明而道中庸下學而上達盡心知性而知天其有不至於聖也乎予深畏其言夫義理無窮其是非疑似不過毫釐之間譬去其疑而求其是可也昔呂成公平亭而議陸氏之學以為勇於求道之

時若不由階序然毫髮之偏不敢安蕤聽並視却立回顧不造於至乎至粹之地弗措其語可念也盍以是求之爲遂和詩以贈

本齋之孫盛詞華下視流輩十倍過家書雖散尚千卷其奈儲無擔石何二昆研席相與共勘辨不遺毫髮訛一朝東書慈湖去慈湖之學自象捘人之高明鶩高遠不由梯級升上披而其下者保固陋終歲無路登嵯峨萬形惟寔乃無弊此道自古傳思軒慈湖論心論無我直意初不煩鑴磨虛明一語更超絶不肯與人同其波咲禪宗用心錯我每讀此毋慶哦微言日酒諸老尽獨抱永感如風痾君家詩友講貫熟持之以往豈在他我耕我獲粗我腹而彼徒夢筌與蕖

題喊泉亭

大龍小龍天下絶水簾高掛三千尺呂梁懸水那復言便應壓倒栖賢峽我來覓水洗溲形怪底老崖枯欲裂龍公何處抱寶眠閟蓄精枯未渠泄誰知水火本無根重陰可以陽氣徹倚空

長蹻山爲開以虛爲處〻尤烈千山矗晶方滋寒湮乳泉流忽飛發珠璣噴薄雜霏霧瓔瑶傾瀉濺白日若非擾取銀河來那得變幻任呼吸看泉須看無泉時自無而有乃奇特龍公作事真狡獪吾儕用意亦奇搖經營小立看未了洞門怒已雲霏濕龍公龍公可以止何如翻手作飛雲便將豐年報明主蒼生赤子俱函活火雲六月汗如漿更爲渠儂洗炎熱一笑回首謝龍公神用俱停天地寂

再和楊求仁何道二山韻

雪堂西席雪江水廣文先生是鄉里此翁平生事崛奇欲上虛空鞭騄耳逆來深藏老鋒鍔來許容易試越砥捭天光氣尚壓〻若爲著渠岩石裡仲華木頹郡文學百年功名一日起崢嶸今不少自取吾道毋乃太孤峙苦將新句調山靈不遺陳迹蹋死鬼世從貴耳不貴目誰得其丈莫得髓翰林主人墨客鄉會將此事全付予吾衰正後何所用西鐵之鋌漫苴履園知梅老

雖抵當夜半倘師來研墨襆硯囊筆俱堅坐尒
以不戰淹客罢天地凍合萬木僵軍中頗怔多
墮指春風呼酒為解嚴于部從事賢一紙

律詩五言

和孟能靜總管西莊閑居九日見招

風物居然好亭池穩處安上饒初奏最西墅且
追歡朗誦詩千首高眠日幾竿放懷閑孟浩秉
興過蘇端延筍人々喜閑居事々寬扶節差可
殘接社亦非難歲月期鮐背功名付鼠肝相將
斟壽斝一哄拂塵冠紅蕾春猶小黃花晚更塞
摩挲話銅狄惟許雀來觀

張彥清學士以使事來杭訪問忠烈王
子孫盖其先皆自保定原系寔金延合
二譜聚族謁廟叙拜厥譜甚古仲寔賦
詩以紀錄寄山中之輒和之

有偉秦成望厥初保定人風雲際維運茅土褒
勲臣端自積慶餘匪徒榮一身開孫謀令譽抗
志矯秋旻嗜學今該古問安昏復晨金方感義
氣內譜存宗親膺使光華盛輶軒采訪頻延知
清廟器俱是崑山珍分派既同出馳声尤絕倫
仙班重典領胄府久弥綸揭鄴方宣化揮毫着
爽神應嗟遠俗薄欲挽古人風鉅族同三晉高
情隘八垠焚香肅遺像序拜欣嘉辰類函彥清
貴寧嫓仲寔貪禘延百年緒翕合一家春樂只
飲此酒勤哉書尒紳尋盟諒愈篤嗜道毋胥淪
暫別山河阻終期事業新相從萬里去伐鼓起
通津

和梅君遇退閑

鞅掌徒勞耳人皆羨子閑惟甘寄市隱勿苦憶
家山街鼓晨眠穩丹田夜氣還蕭然無一事意
已出塵寰

贈馮白雲上人

雙徑聞鐘罷而今但熟眠事須紅日上身在白
雲邊古貌應違俗高吟不礙禪爐頭煨芋火相
對各欣然

羣羊踏菜畦戲作

活計元堪咲毛羣尚見欺蹴蹵元匪夢樊柳竟
何禅正爾敢諸葛從何捉左慈苦鞭其后者猶
得養生規

　次韻八詠楼

八詠楼中景都從筆下収使君客此客詩巻重
於舟我頗曾三至君應倍四愁瀟湘與章貢千
古只同流

　贈葉一山

氣岸有如許當年乃鶡冠覓官談笑易知已古
今難醇鐸如山瘦心堅可歳寒郎潜有頬駟博
士却儒酸

　題詩禅方丈

切忌犯正位須教截衆流閑鐘應已悟縛律未
爲道室小纔容膝詩成自點頭出門忽大咲明
月一天秋

　仲寔戚約來訪又得韶甫方君同行擬
日語蟬聯甚慰五詩寄意甚高次韻爲
一咲

重睚嫌早濕那堪暑雨稠抛書事藥裡欹枕聴
溪流何用攄孤憤惟宜號四休誰能訪生死天
際有來舟

江河去不息合石仰而觀但未隨流轉安能徇
汗漫親情人所重友誼古尤難二士倶来意遥
知可歳寒

紅帶承顏日青霄奮翮時猶尋雲外約肎爲水
亭嬉快壻豈嬌客老翁真小兒五噫且勿作舉
按樂齊眉

陽羨長腰未儋州禿鬢翁相傳作嘉話好爲表
遺忠殺撫溪山勝從容詩酒中南湖未歸客歳
晩倘来同

平湖好亭子高出乱雲層一水作之字衆山羅
豆登襟懐爲尔豁杯勺尚能勝却咲鑽故紙窓
中效凍蠅

　荅術者

賢関抱多士子獨抱遺經衣尚旧時褐眼誰今
日青直須行萬里未許赴三星會友誦佳句等

閒生鶴翎

送吴古村入越

笑我甘苕隠因君動越思緑波元可鑑鷁髮已成絲共説脩齋老仍懐閟道蒔衣〻還别去江海入新詩

次韻寄衛山齋

蜀客嗟流落甘為學圃遲年華空自老心事復誰知未有盍簪日還須上冢時諸餘何足論相對但期〻

送周東甫教授餘干并叙

太學賢士之関異時英雋如林冠蓋如雲驅功名富貴可立致一旦高舉遠蹈携書入山林惟恐其不深且密也蓋久之而後稍〻出為時用何進之難耶然流落顛頓之餘尤為人所愛重譬如球玉彝鼎之珎要未易燬壓之也吴興周君東甫以前太學諸生教授饒之餘干州人皆謂此未足以處東甫也東甫嘆曰曩使吾幸而久於太學或四三年或五六年又甚者十餘年以得一第而又幸在前列法得為學官須次且數年幸而得至其官豈有異今日之為哉而何所容淹速喜嘆於其閒廼亟裝為行予閔而壯之以東甫辨慱而文通敏而能何適不宜況慱士非冗官可行其志餘干非陋邦可施其教行矣東甫久欝者其發必大其進孰禦予姑自愛重教脩其可彌以俟其遠者大者焉是邦自忠定公以及近世之諸賢緒言遺烈尚有存者詩云高山仰止景行〻行敢以是為贈言詩曰

慱士廣文館遷客二十年新邦重于越舊俗記諸賢（謂古心擶峯東磵碧梧）鷁首南風至皐比右席尊暮年尤惜別搔首意悽然

和雨中

但聽四簷滴真成萬事休空村就誰飯高樹繫吾舟那忍田翁哭還憐木偶流老人渾忘事畧記酉年秋

薄宦亦良苦救汚泥濺衮陳紅猶不足太白幾曾浮賴有兩詩好聊寬一日憂天公應念此未

用祝籌甌

水村圖

山色濃還淡孤村水遶之俗塵非不到野老任偏宜碕岸疎〻柳茅簷短〻籬小舟歌欲過便是少陵詩

陵陽先生集卷之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四

牟巘　獻之　男應菱編

律詩七言

勸農日漫成

白髮紅顏烏帽翁年〻從爾覓年豐爭看漢詔來身畔便覺幽詩在眼中且喜畦秧三日雨莫愁花信幾番風我今亦是隨游者不稼而禾媿食功

景定甲子理宗嘗以顏曾傳道配饗下問詞臣越咸淳丁卯時以曾子子思升侑孔庭蓋推本先意也先臣所被宸筆藏私室會軍學撤田而崇新閣願得摹刻其上而某固未敢也府教張君遂請以成之後之觀者將有考於斯文謹用韻以謝

在昔前朝帝問頻龍樓當日正承顏曾思參侑褒崇后先舜相傳密勿間道駿光猷昭若日於皇吾道重於山老臣獨抱烏號痛不及臨雍庵

從班
藻有嘉魚首自頒師儒樂育士懽顏宸奎恍若
從天下傑閣崇成不日閒要識道原觀泮水坐
令文物盛黙〻山熈明殿下棍龍舞使合歸陪誦
讀班

荷花辱於淫邪陷於老佛幾千載自託
根濂溪而后始得以其中通外直者儕
於道而近世崔魏山又推本周子之意
取澤陂之詩所謂碩大且儼者歸之君

子爲明倫堂后新洲驟著華擬援遂見
之詩且有取於周子香遠之句寄與遠
矣因次韵

道中何物不生〻頃刻能開碧玉蓮根腳好時
花發越源頭活處水漪漣喚醒伏土從前夢細
繹陳詩最後篇霽月光風真洒落千年此意後
誰傳

和張教雨詩

占雲日〻問何如物意焦卷重可吁微洒人皆

憂未濟積成我自媿中孚滂沱幸已符先兆纔
稏行晉獲上腴此事相關情正切吾儕初豈事
誇訑

試院和李提管韵

聖世旁搜盛武宣幾人舍耒歎胼胝武成宜取
二三策稽古還誇數萬言充棟此時唯媿後着
鞭它日竟誰先空筌相對真堪笑半夜魚龍已
變遷（恕字宜改恐字）

無黨爲東岡賦遠游余病卧空山閔而
壯之和韻爲別

鬢綠梅雪兩鬖〻底事征車人指南自是會游
習鮀龟不妨小住話魚蚕掭怯中歲情良苦羨
來平生分所甘若有書來訪生死白雲多處是
吾庵

次韵無黨留別

濤波萬木撼新秋却喚茅廬似葉舟我但蕭疎
眠顛尾君方矍鑠向壺頭早涼已喜無殘暑老
別當須似壯遊黃木扶胥最奇處想留句子待

浮洲

和劉朔齋海棠

人物當今第一流以花為屋玉為舟晩妝未許
褰幃看夜醉何妨秉燭游錦里宣華思旧夢黄
州定慧起新愁何如歸伴徐公飲穩結一巢花
上頭

和善之寄游何道二山

行盡千峯日未晡齋餘折檻喚紅魚百梁扶棟
神輸巧一鐸鳴簷樂出虛那得詩情陪焉可但
誇山色勝衡廬老禅趺坐渾無語案上旁行幾
葉書
兩人相對説蠶叢篙櫓堪嗟満故宮忽見画圖
如雪外不知身世此山中餘生總寓一犂水獨
往殊欣六尺蓬寄得詩来何處覓南湖蒲稗没
鳧翁

送李仲賓同知

一別手儀十載間新春再見為開顔雞林傳去
詩如錦龍節歸來鬢未班白日綵綸端可待平
分風月早須還此行已満英雄彀同上烟花紫
禁班

七兒應復同客飲櫻桃園摘新歸以遺
親用其詩韻識所感

鬧汝相隨入翠微歸時晩色已凄迷櫻桃為喜
筠籠重燕子休嫌茅屋低我老恐妨兒輩樂新
詩欲繼古人題年老自覺摧頹甚送客何妨過
虎溪
尚記當年薦寢園百官分賜荷恩寛帯青絲籠
空餘夢搔白頭人苦不歡詩老誇称作崖蜜野
翁驚看瀉銀盤南山見説紅千樹鳥雀兒童任
入闌

次韻王寅甫

共惜餘春賦式微莫教當飯失茵梨行〻直度
南雲北得〻還尋東院西白髪已應隨日長黄
鸝更與盡情啼試哦小雨輕埃句絶勝前村滑
〻泥

和陳無逸九日

揚鑾設醴卷絲桐九日臺頭詠渚鴻宣遠風情
雖曠代淵明霜氣直橫空卧龍自命初非過戲
馬當時未足雄莫咲東籬太岑寂南山長在醉
醒中

萬事真成一繆悠西風節物苦爲酹鴻餓未覺
他鄉遠菊老誰同此日愁已洗眵昏看白眼更
扶衰病費丹頭吟情咲我今何似廢筧寒泉澁
不流

卷四

和張老山辭免運司

六

曾驅海若傲波臣底事年來苦乞身徑爲尊鱸
称退緣要將蓑笠伴玄真流空素月光難掩過
雨青山老更新衹恐未應閑袖手鹽梅愚飪止
須人

和李侯九日

自媿瓤瓶井在湄頻思時復一中之平生殊少
題糕字今日堪憐對菊時烏帽已新欣得酒白
衣誰似更携詩吳興太守真三絕爛醉輕教玉
笛吹

幾回九日九江湄杖屨從容信所之下逕遠尋
觀穫處東籬想見醉眠時　今日吳興守猶
記當年己酉詩我亦平生知所慕飄飄衣袂任
風吹

賀張老山得代

富貴方來本不期湖山逕去豈無辭衆咻直欲
夷爲圂一咲姑存劊與譏難辨求田還問舍且
教入務併尋医幡然强爲招延起從此岩阿爛
蕨薇

卷四

二

別趙子昂

粉省星郎躡蹏班暫隨使傳走人閒荊州利傳
習鑿齒江左今称庾子山君意頻爲尊菜喜人
情爭羨錦衣還但憐老病匆匆別白髮如何更
可刪

送蕭子中

誠齋手摘千岩藁詩律清森近代無仍世科名
香未歇諸孫文采蔚相扶橫經爲喜皐比穩覓
句何妨雀骨癯會見蕭生起東海幾年志抱一

時攟

春雪

一冬只辦作嚴寒剪水飛花事竟難閉户不知
春意動撲窓忽覺雨聲乾頻聞萬重正雲集何
處一蓑如畫看但喜畦疏得蘇醒從今小摘有
餘懽

送羅漢臣

向曾平步上仙鰲拂袖歸來氣尚豪自有西山
堪拄笏不妨右手且持螯凌雲載酒渾如夢泛
雪回舟也自高顧我餘生復何事閉門三徑逐
蓬蒿

過洞庭山書湖中所見

欲談旧事恐悽然誰遣奇观墮我前鷺陣萬屯
湖為黑冰鬚千尺水皆懸無多風色似天相阿
那人家疑地仙更有一般堪羨處嫩醅緑蟻醉
無眠

送趙蘭皋教杭學

一似彭城向潁時重開詞席整冠緌青衿喜得
新師範白髮能言旧尹矍獨冷定應非熱屬衆
芳况復異凡姿不妨且作回翔意莫上搏扶亦
未遲

送仲南仲主簿

六客堂前翠竹屏蹇驢館下碧麟生通經此老
行吟處可是常行簿領人吏為祈蠶覓休暇官
因祭灶請比鄰也知矮屋難淹滯且與窮山作
好春

題用拙齋

柿林園裡任文黨金谷園中石賈塵漫說愚溪
誰當世苦將巧宦目他人何如杜老幽居處一
侶無懷太古民說道書齋名用拙可存吾道樂
吾真

曩在長沙有遺以石山今旧物云散此
石獨以堅頑獨存漁莊為賦九芙蓉之
句遂以歸之目為壺中九華致其悵望

當年持餉自湘東共載尤憐翠色濃莫向壺頭
疑薏苡要從華頂看芙蓉諸郎自是階庭秀此

物聊堪筆硯供却咲仇池無與伴圖中悵望几
奇峯

餞留忠齋丞相并叙

趙清獻公自衢過永嘉曾文清公自越過姑蘇
皆以八十之年就養子舍此東州盛事也大丞
相忠齋留先生視兩公名德同鄉里同壽年同
而東閣府判將之安輿以踵芳躅邦人士日夜
望者余以老門生敢援前比賦小詩贊公之行

咫尺柯山路匪賖人生迎養最堪誇續茶山集

過吳下看戲綵堂來永嘉八袠高齡忻子舍閫
鄉盛事屬公家邦人莫咲門生老日〻花間望
小車

予與會孟同遊古心先生之門死生契
濶今見其十年前與仲寔詩飾初既追
和予亦繼爲

擾〻人間萬事塵旧交無奈白頭新此翁固是
同門友今日真成曠世人千里賞音知絶識九
秋落木見横陳也休頻把遺篇看説到銅人更

愴神

和虛谷韻簡唐月心

平生自分只虞毗況是而今一槁枝江左何人
譚太極洛陽有客賦新詩物情於我真嗛矣吾
道非公誰與斯未必梅邊聊索咲微言好與共
參之

餞陳正則學録長城

本翁十載鄣博士司糾官清亦未遲暫屈吳松
湖海氣來看陳檜雪霜姿近家聊喜片帆穩遠

業當萬里期老我柴扉堪岑寂不妨時寄画溪
詩為

再和虛谷韻

宵臨世事〻誇眺得〻來尋霜雪枝茗曲新添
漁隱話陵陽別論派家詩卜鄰已喜同王翰到
處猶能説項斯不是晚來投社去杖藜兀〻欲
何之

和梅邊二詩

除却壺中日月長不知何處是真常等閑鈆汞

自生死從古薰蕕更臭香糞掃袍邊覓鍾呂步
虛曲裡換伍凉何當月朗風清夜與出胎仙舞
一場

行止非人所可爲疎慵何事不違時已驚夢裡
鷄鳴早嘲哭人間宦到遲刻曲船回空此興洞
庭飛過怕渠知依然身世溪亭上售用新添五
首詩

高賢儒厚齋使君之令子自番來雲訪
朋親旧此誼甚古歲辛亥余識厚齋金
陵通守之舍堂陪翔齋劉公飲海棠花
下俛仰四十五年追念悽然

厚德流光報必豐當年萬舞已童哥蘭芽秀擢
孤根內華表驚呼一夢中宵向陳人論世好絕
知新句有家風海棠花下看鍾蔣說音令人念
此翁

和王梅泉黃靜齋載酒問花

逃瘧形容兀似攜雛尋獨樹老夫家高人早攜
無隻譽佳客爭看第一花已為義尊成酩酊更

誇信筆寫葩華班爛小草真兒戲得借餘光亦
所嘉

吾五十年間未嘗一杯自壽汝曹所知
者今乃力營甘旨為七袠慶事出創見
欲深避去又不可使汝曹它日懊恨復
如吾者小詩答勤渠意丙申正月十五
日示諸兒

七十新年未盡窮杳醪滿泛饌尤豐使同五禺
為吾養汝有雙親勝延翁一念自能通造物諸
孫更與振家風華燈璧月今何夕春在親情笑
語中

十六日謝郡官兩學及鄉友

七袠空餘家感情南園養病閉柴荊一朝破戒
為兒子四坐合并來友情抛主每能容柯拼天
公特為放新情餘年得此令多幸白髮傾歆一
醉成

十七日趙仔昂孟能靜及諸親友

兒將白髮共嬉娛敢意高軒訪敝廬七袠年齡

同絳縣諸賢詩句遍黄初蔺芝那鮮出拈折冠
蓋便能傾閭里瀾醉休須習生理貧家今有百
車渠

送楊興府

細語當年別后春驚心寓縣尚吹塵濁醪易貫
新豐酒衰俗難逢旧雨人君似伏波當益壯我
幾南斗不能神合弁未久匆〻去魚鳥蒹葭誰
與儕

卷四

大水后得雪

便洎飛洒又何佳得〻來尋貧士家破屋青燈
幾一黍荒園老樹忽千花酒逢寒夜饒偏貴詩
出窮人倒太奢西月兒書渾未到足應行脚更
天涯

蕭條籬落勝於村還徑人稀早閉門過眼風花
饒一瞥到頭石鼓只雙蹲何妨歲惡詩仍好那
咲爐空火自存笑詠車斜微雪事諸君本〻又
元〻

再和

饑年得雪意殊佳天亦終憐田父家是處連雲
畦宿麦一時積水散空花預占餅餌真堪喜若
比瓊瑤未足誇我正坐須來歲麥夜中踏靴喜
無涯

正思覓食繞諸村咄〻今朝雪塞門屋角空囷
飢雀噪床頭敗絮凍鴟蹲分無醍酥能相熱賴
有符瞽但自存堪笑少陵窮不死屁〻苦欲問
黎元

卷四

三用韻

雪中何處不欣佳却似偏尋困約家老病尚應
餘菜色風驕未合到梅花負暄擬向田翁覓面
旋時聞兒女誇可是年來四不出也隨冬蓄傍
南涯

慚愧長鬚市入村送詩踏凍到衡門未愁顏兔
千毫禿持首陽烏三足蹲我亦欲尋安道去人
應共啐阿先存界天雪嶺依然白更憶當年李
仲元

四用韻

眠食于人苦未佳從來逆旅便回家四時長是餅無粟一夜偶然燈有花雪夜又寒誰復料物中惟老不堪誇卷書危坐時相望不覺西南各一涯

五十年前三尺雪匆〻挨枕下荊門坐鷺荏苒吳楓換長憶輪菌蜀芋蹲覆局還加一日事叔仄能有幾人存新詩讀罷令人感轉首首〻又歲元

道士號庭梅為賦此

苦把庭梅劣野梅庭梅元是野梅來官辞台鼎當年貴直向丹田向景開山意濃時還耐看道根狐處更深培玄机参透何分別猛柏闌干一笑回

送張俐甫賡德學正

桐川處尺路平寬華擻春風白髮催教育英全三者樂起居頻報四時安的傳何況自話老謂寔齋本齋遠業豈徒榮一官從此江東有新句寄來應對暮雲看

十一月朔冬至

曾傳再閏孰為偏五載之終似遠然辛亥徒為章首歲上元直在大初年是年上元甲子朔旦始正周正秦正未從元凱叩長曆且學少陵吟短篇一線關愁隨日長形容空老此江邊

餞余好問入燕

炎敲漸已轉涼颸想見湖亭送別時發軔功名初得意聯鑣賓主揔能詩昔人猶自薦佳客今日何憂之已知最是人生急三釜高堂白髮數歸期

和徐容齋正旦

想元新年試筆時風流應不減丘遲歸來燕子元相識落盡桃花若未知何事蘭亭修禊樂便懷墨客感秋悲湖山勝蹟無由共禪榻茶烟老鬢絲

和趙景程提舉見招

高標照我髮星〻百尺條邊一寸莖樽自不空如此海客非可欲似公榮四筵驚起闔豪唱五

斗擻教鮮宿醒何事詩篇来較晩且容湯粥煮
榆羹

再用前韻蓋坐上有九老猶障

耆英圖障爛如星勝似屏風睽紫荃洛社便如
同此樂商顏永必采其榮戴花劉九徒歌舞當
局溫公豈醉醒試問諸賢聞得否無豐一鼎沸
於羹

次本齋韻

七十八春華髮老幹能文禹力猶堪品題人物
多成傳曾領溪山盡　銜了不安排方是適本
無全缺又何慚誇傳析國雕陽冠　字新詩洛
枕函
怪底膺門稚子歡倒衣迎拜病猶堪喜看詩卷
斗腰大慚說踏車鵝尾銜風誼傳雲誰得似雲
泥被逕我增慙新年精力知強健酧答端能日
百函

能靜十月海棠花下飲唐同知適至因
言昔在漢中十月海棠亦開用韻

貳車曾上漢中臺十月海棠無數開萬里相逢
曾識面淒形埽盡更傳杯高情共苛燕支暈歸
夢還思瀲酒堆客去主人應卜夜不妨喚取燭
籠來

和除日聞鵲

門前車馬氣如雲鵲噪驚猜意甚馴別歲風光
從草、報人消息喜頻、當家金印君先得明
日撤盤我自覩共樂高堂稱舉壽安輿迎養趣

送鄧善之

尺一俄聞有急徵風雲奮迅有南溟正如蜀客
懷鉛筆未羨鴻都寫石經此事惟須一艮卦今
朝頓見西文星精淯姿畔傳書去　人在金坡白
玉局

送人赴宜興教授

推喚沙棠港口船門前龍象聳初筵養親始顧
家良近事道中年志愈　樂俗一新吾禮樂高
賢多羨此山川不妨且為坡翁住却上玉堂陪

衆仙

陵陽先生集卷之四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五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律詩七言

次韻李千秋中秋節

節物詩情總索然漫將梨棗當盤筵堪憐永夜空尊月記取衰翁斷酒年十日尚留花影在兩瓶便作竹根眠分明破戒緣佳句免使兒童誚禁煙

癸卯人日送李千秋還杭

喜聞畫鷁初回棹便擬共公吟過春何事客鄉還送客今朝人日更愁人風吹杯面梅花老路轉裙腰草色新只恐西湖留不住重來好為話疲民

失題

篇章何事等嬉游尚想揮毫剪燭秋從古殺青徒自苦只今醉墨可能求忽傳鷺立沙頭句又見鴻歸天外洲撲研去來須猛省不由自己更誰由

歲在丙辰元日立春是時先人守當塗郡齋賓客雲集皆用元祐八年東坡和王仲至秦少游詩故事所謂省事天公厭雨回先人咲曰天公省事今乃多事耶今三十九年矣追念慷慨小詩聊記當時咲談之語

一昨姑溪歲丙辰老仙元日去班春當家句子頻催客省事天公却咲人紫鳳天涯今已老泥牛歲首又還新咲談誰記當時女獨立東風倍愴神

和任東津山長

吳興學法偏諸華吾道元無適與遐今日誰能下馬古人猶自爵先花肯開燕豆鶯流俗共喜皋比得當家入手新詩惟重拜頻須那得並飛霞

和汴教耶律伯朋

翩然來自舊京華歷數山河不謂遐往事已空惟重黍玄談未了更澆茶南游句好俄驚坐東道情深未憶家也欲衛州門外去一聲長嘯入烟霞

新城羅氏棣華堂

中和偶向此枝聚友愛當知吾意同十世共居尤盛事一家三代自春風試看華鄂相扶處正在閨門載翁中昭諫而來名節偉更添新記與無窮

寄昌化孫梅泉

揮手泰稽信宿然來行俄已兩周天雲緘尺素懶開後雪艇叟溪恐墜前高誼誰能似孫寧日題應復記蘓仙何時布襪青鞵去摘野芳苗古寺邊

文性之惠給剃綠橘

二球胥會到柴闕詩為高情趣早還海上便如逢若士橘中應不減商山可人風味知渠舊老我形容有許須快臂黃包烹紫殼為君呼酒一開顏

送李雲任學錄

横經之暇即吟詩三載如常匪懈隨聽雨不知
官獨冷看雲自與竟俱遲羣飛鸞宇生新鷇鵠
立儒衣動去思還恐西湖雖久滞此声梁楚已
疣馳

次韵九日寄史推

弁有山兮水有湄登臨舍此復何之髮踈帽脫
狂嘲后雁過江涵感慨時盛府主賓俱好事滿
城風雨苦吟詩人生自可行樂耳劍首功名但
一吹

次韻寄史彥明

等閒音盡弁衢吪旁郡聊須奉檄馳候管乍捩
新定志郵筒忽見故人詩君方清絕行明鏡我
正推頹据搞枝為喜銖衣還膝下掀拌趣得須
花時

答米薊林見寄

天目羣仙帝所昆別來列領但神馳分明輪奐
薊山老活脫吟成玉局詩論旧驚心幾甲子扶
蘇咲覓一筇枝如公再合幡然起休戀春山笋

蕨肥

次韻李侯喜雨

誰似當年召信臣天教來此活疲民水鄉怕旱
相傳古甘澍隨東總是春坐看豐登成樂歲只
將愷悌對神明已聞宣布形歌詠賓主殷勤用
意新

謝李侯枉過

鳴騶窮巷忽相過其柰將迎窘步何每望故郡
身不殺欲賡新句硯空磨籃輿端復為公出泥

飲惟應說丑多却是旁觀工指點若為公錦雜
漁蓑

長兒授館於杭每休暇過仲寔家相與
談經析理間則飲酒賦詩為樂今閏秋
十四日會於復軒相視而咲曰好天凉
月即中秋況今歲兩中秋乎廼留飲劇
論夜参半蟀聯不休情愈神移予聞之
甚喜因為詩寄之

共飲方酣月滿樓劇談無寐露侵裘此宵此景

應難值吾壻吾兒亦罕儔情誼渾如同一姓風
流不負兩中秋絶憐老子婆娑甚破戒何當太
白浮

　和陳無逸木犀

秋旻金氣正高張拼作西風一夜涼何處杯中
無白墮如今扇底有黃香自慚老耕如犀秃却
笑春花為蝶狂勝賞清吟兩奇絶吳山橫過即
仙鄉

　和仲寔秋興

金飈吹暑擣[illegible]濤闌早空庭一葉驚拄頰偏宜
對朝爽揮毫正好賦秋声鏡中髩短休頻鑷壁
上弓閒不受檠志士由来多慷慨何如百囀聽
鸎鳴

　黃元靜餞客蒲蓮海中殊勝絶

扁舟徑入其漢國一咲俱非襳蘵人抵拂柳陰
偏障暑活烹炙皆快嘗新小巾脫去我先酣大
杓取來渠更真獨嚼數觥詩興發羨君越樣老
精神

　次姚子敬韻簡高司丞

西風小立對晴川冷咲人間自聖顛使事端因
荔枝出歸期休在菊花前平生謾說少陵老終
日誰陪上界仙應是杜中鷗與鷺詩情比旧更
依然

　王梅泉生日惠詩次韻答之

甚咲衰翁作計狂又隨答筍到魚梁未秋早覺
凋蒲柳已老安能種豫章誰似讀騷仍飲酒有
時賛易自焚香梅邊有約君應記但愧年来久
覆觴

　白賁

致飾雖云賁則亨含章內照乃為真離明外附
天光發艮止中存道體純玉質未凋虹貫日素
功后繪物生春也應咲我玄猶白不比羔羊已
直人

　次韻

大海相環宛一洲浮漚乍起已千秋三千笑向
人間世四癸時尋物外遊我輩安能知許事平

生未若樂斯且開窓翠竹時相對更說諸餘総
繆悠

送程晉輔長和靖

傳家氣脉固深長猶策來登和靖堂南渡金聲
元不泯西菴草色可能荒要知持守為涵养好
把精微重發揚共喜慈闈得甘旨他時遠到未
渠央

趙君寶宣慰別三十五年矣未由再晤
近張倩仲宦轉似西湖詩圖乃知吟嘯
湖山之樂輒為五詩奉

南屏環擁翠雲堆誰遣精廬特地開祭酒光宝
甘隱遯燃藜太乙忽飛來胸中礧磈五千卷門
外芙蕖十萬栽白日竟拋妻子去群仙携手上
瑶臺　右南屏書院

橋園庭畔市多塵麯院橋邊境轉清山色湖光
精舎敞筆床茶灶釣船輕奈何一字不堪煮且
與三賢相並行笑問壽藏何早計不妨更學趙
臺鄉　右西湖書院

毅齋大老除　名節尤偏毋所尊曾是傳臚
第一唱却留衣付外諸孫抱按柳汁初承渥称
泛霞觴共拜恩尚記吾家多夙契何當握手得
重論　右鄭夫人傳

伯子堯夫豪傑人四時佳致四時春靜能观動
一机活會復承元子古淳造物生〻還化〻世
情故〻又新〻不妨長向亭中醉自覺沖融氣
味真　右四時春

平生知旧一李及別後長関白板扉偶有客來
獮寉趣幽無人覺小舟歸儘渠俗子頻相憐只
恐仙禽未肯飛莫咲虞琹并煮寉醉眠林下兩
忘机　右小舟歸

孤雁

如何苦作斷腸聲度盡関山失弟兄萬里它鄉
誰是伴单栖半夜若為情嘐〻每歎衆人薄落
〻孤将一意行只恐影沉湘水後更無來者繼
高名

贈陳東洲

散髮披襟頗自由野麋見客忽驚投新詩生怕將愁至慱學何妨與熱遊未說天邊金彈子試看城外土饅頭不然且學伯倫醉荷插相隨死便休

題陸起潛皆山樓

醉翁朝暮四時景誰遣描摹入此圖喚作皆山真箇是携来到處與之俱也曾佳客相陪否亦有清泉可釀無更喜一般僧侶旧高樓百尺俯塵區

送屠存慱教授溧水

直道古心古所難任渠俗眼笑儒冠子龍有屋猶黃壤老鄭無氊漫冷官一片湖光清客堵三州禹足此詩壇只應翠麓迎人意歲月功名正好看

送鄭南俞教諭歸里

試把溪堂旧譜看三年首蓿守酸寒吟肩祗自初来瘦遶尾方知細滿難憂患可能期學力功名終不誤儒冠到家莫作多時住趣取秋風送羽翰

絶句五言

賈節菴冒畏景越脩塗過我茗雲情誼甚厚令聞古或無思大節不可復見而骨肉消息訪問難真相對殆感慨不能爲懷青燈夜語誦少陵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之句意甚惘然其歸也見曾以此爲韵賦詩道別余亦作焉衰老拙惡姑寫我懷且以卜後期云尓

君留劍水潯我眠弁峯下十書九不到思君無日夜

一朝忽在眼喜極生悲酸老淚如撒菽淚尽氣亦闌

事故不可料柯爛棊局更兩家骨肉内往、隔死生

英、君令弟介烈風所秉就死得處所我意復何恨

吾女去二稔何處吞声哭忠孝果何辜神理諒

未燭
君能為置後此意不可忘嶢ヽ峙頭骨正好玉
其相
自言勤教督燈火與之對泉明定不孤門户期
汝大
我為饑寒困坐遣義恩疎君固不忘我ヽ愧當
何如
連宵接軟語共說夢中夢聚行共未多掃膝忽
已動

貧賤別尤苦輾轉那得寐后會尚可期握手三
致意

拂林天馬圖
赤手謝銜轡踏蹴翻九衢健哉此女子果勝大
丈夫

和漁具十絕
買得五湖舟江湖落我手呼兒下前去此事渠
能了 舟
卧吹月明裡龍吟蠶打鼓別是一家風荻花擺
頭舞 笛
披時響蕭騷卧處堆偏反儼然烟雨中安有知
誰澤 簑
輕圓兀其顛不受暑雨厄時將蓬外挂旋轉卷
七澤 笠
裊ヽ不自持何以制沉瞎聊懸一鮎餌鯨鱷未
可抑 竿
彼已若其密此猶患其疎歡呼試新圖一舉雙
白魚 網

熒ヽ枯蚌中急雪洒不滅西風明日晴双花為
儂結 灯
呼風忙趁魚一片如掌大且等後舡來過湖猶
早在 帆
登ヽ遠還合聲從何處起魚去潛深波榔在深
波裡 榔
郎此是瘦水醉棹舞波面何似宮亭湖為我覓
如願 楫
贈薛東湖

抱病逢廬下白日背我馳我生已如此天命復
奚疑
悠哉東湖水不逆亦不隨相對淡無言可以樂
我饑
希平初度老友王希宣扁舟遠訪風誼
甚厚既以十詩寔用淵明采菊東籬下
語五章云每歲思親不持常蓼莪幾欲
廢詩雅蓋深知予心者讀之慨然輒尔
和韻
行年似啓期須髮日夜改此身尚我累棣栗持
自來
古人歌既醉其中有五福如何憔悴者忍飢使
餐菊
有酒中可漉無酒榼自空但懷停雲友相望各
西東
九日抱壽酒時節差池無我生秋已老菊荒而
崩蘺
扁舟過寂寞十詩繼騷雅定是王弘孫猶記南
山下
淵明六十三我已多數秋未死亦偶然神仙殊
緣悠
平生遇初度何曾具盤筵感君知我意老淚更
潸然
人生百年內榮華僅少還何似雞黍約歲晚長
相見
堪憐武昌柳搖落向江潭虛名竟何益北斗與
箕南
淵明詠三士誨學馬隊間斯道幸不廣石高姚
廬山
方竹杖
此君久不見歲晚伴華顛直節要到底勿論方
與圓
溪邊釣舡
莫出前溪去隨宜下釣鉤風波若不惡鱸鱖滿
船頭
題東季博山園二十韻

是誰援籃染千條萬條碧我欲問東風東風淡無迹

輪囷肖天巧露對含雨意惟應野老知此是豊年瑞　瑞雪

雲卧不禁冷誤把岩扃觸翻翦若木枝紅光被空曲　東壑

落〻金彈光飛鳥不敢下盧橘不到吳楊梅同過夏　枇杷鳴

行〻西崦西暝色蒼然之芸〻各歸根我亦坐村息　西崦

緑暈春濃〻緑水煙渺〻百年散誕内空以愁自銷　梁銑

倚闌款長嘯援筆記旧游尋覓回来者俱非第二流　第一渓

桃源逃不散真境宛在目要令千載下知有古風俗　桃源

泉脉十字過石簇二里過波来聊煮茗風味故應同　小谷黛

青〻南澗芹雪消春已動如聞修禊覓岩半發流湮　南澗

鶴鱗無處避網罟如雲密悠然釣臺畔袖手看落日　釣臺

神仙好狡獪空飛萬里奇石橋小如許鐵杖響彭鑑　石橋

捫蘿上復上未省所歷高忽與歸鴻值萬里一羽毛　山毫

冷石眠夏天氷室透毛骨所以安樂窩大暑苦不出　安樂窩

澄然蓄精祐百尺往〻深不敢寒漉發可以觀我心　寒湫

此處若爲關自來還自去中有無心人不妨相伴住　雲關

都將千石危化作一林雪盡日無別香五月何曾熱　簷蔔

幽人讀書處皎〻霜月爛香影不可假高花在岩畔　梅岩

別來五百歲於焉駐飈馭吳市梅子真鮮后亦
神遇

聚仙

好著在眼前世上少人覺留此不必傳付與神
仙著

仙奕

張敞畫眉圖

眉嫵臣罪小君王一笑休明日章臺路便面越
風流

相如撫琴

不負百年心琴中托意深如何渾忘却猶費白（未王）（之）
頭吟

猿鹿圖

騄歷殷周張猿投兩臂長由基五遍抄竿以能
相忘

胡孫圖

山果包已盡兖然兩嘆中雌雌自相命㩳葉老
秋風

陵陽先生集卷第五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六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絕句七言

己巳秋七月不雨人心焦然迺戊午竭
禱城隍清源渠渡龍君與山五神于
州宅以禱始至雨洒塵自是間微雨輒
隨閣旱氣轉深苗且就槁要神弗獲其
憂懼不知所出越癸亥日亭午率郡僚
更由禱于庭未移頃雨大擊旋探呼舞（癸亥）
皆曰神之賜也某既拜既又明日以禮
歸念無為神報者乃作送神之詩七章
以侑神乃且又以祈焉

休休早稻已焦卷晚稻搖風更可憐枯盡百源
無一滴老龍何處卷雲眠

幾度看雲眼欲穿不應氣数还関天去年兵火
今年旱守也於民自寡缘

五神革止足精神迅發風霆一欠伸能事莫嫌
相迫促門前多少望霓人

老火猶驕氣蘊隆爐香爇罷日方中片雲忽來
天河落頃刻難名造化功
神祐恭惟及物深中間感應妙精侵要知應處
還為感終始惟當秉一心
眼前物意頗昭蘇未省郊原徧也無更覓洗車
三日雨普教大地活焦枯
龍轍欲駕已多時父老遮留一日遲秋菊寒泉
何以報精勤更寫送神詩

都梁北鄉士多好學有向君敏衡者一日談予議甚質氣甚義禮甚廣予心異之間為予言曰家故沅徙也今所居有谿寔自沅來乃築室聚其上書以教子弟因以沅溪書舍名之而其亭則曰無加蓋其地舊號無加莊以其東上于石而止于岸南止于路北止于泉也顧有以發之予既為籀右書二顏而向君又以所謂廡崖者諉予〻屬此石傑立千尺寔陗厲峻削可咲可仰有類乎廡者頗思一至其處摩挲此石以激衰懦而未能也乃各為一解以謝焉

青湍精廬芷繞門〻前流水出於沅夫君自得
濂溪意直向沄〻認本源（因予寓康廬號濂溪者本春陵故君也）

右沅谿書舍

無加之義復何如解畫當年太極圖（朱子曰太極者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尔）八面四方都恰匝更於止善用
工夫

右無加亭

廡崖千仞孰能千一見令人毛髮寒可以人而
不如石我當為石具衣冠

右廡崖

予方卧病秋院劉君以画擲堅索詩口占遺之

今年四野赤如赭安有吟情到此花何況病夫
空百妄只於真寔認根芽

題德範弟三香圖

水僊侑食老道家更着江南小白花三雅如渠
好兄弟衆芳未許以肩差

次韻洪帥喜雨

礟車亭午作雲頭喜雨亭前黍稌秋但得人間
甌窶滿篝閑萬慮一時收
感乎妙處提風雷造化於人豈遠哉見說商霖
一尺字內前車馬待公來

遊高園用前韻

鐸声驚喚客回頭依約踈簷去後秋不是先生
新句子一川雲錦費勾收
儘渠絃索輥春雷相對清風君子哉凉觀主人
歸未得不妨却許蜀人來

和本齋亡酒

白家老尾慣從游和氣如春不汝卿近日更難
嫌外酒夢成噪吻吸青立
羨渠痛飲日亡何一石如瓠亦未多麴米春濃
禁不徹酒腸嗔我本無它
閑公久矣空諸妄山酒真成一事無旧说寶殊
惟飲蜜不妨試候小風爐
生憎市酒赤如霞難效當年老阿嘉一任花前
殺風景破除旧賜小龍茶

酒名真一妙形容方法傳來玉局翁揺動天関
出瓊液澄然不比小槽翁
病餘井臼不任勞欲飲無錢可是高一咲猶堪
推空腹少陵詩裡學棋槽

送程茂叔

天涯忽送非常喜阿囝班衣即罷前話盡青燈
十年事床頭周易故依然
真成有子萬事足何况人生七十稀真道梅花
遞五嶺頭輕月朗去如飛

贈羅竹山術者

此君乃肯與人爭辯舌生風有竹山何似竹林
唯痛飲咍然藏否兩息閒
魚須翠碧俱抛却重糈今居卜隱中門外有來
能握粟為渠满意說年豐
雜紙帳稻畦衲褶地炉煨芋使此是人閒
真富貴莫將輕易許渠儂

和陳無逸中秋風雨

身似浮槎何足歎家同墮甑不須撫哉白髮

三千丈可奈青泥八百盤
病攻我劇声摩壘月避人深日厭嫌一盞濁醪
如許障諸餘不用苦思量

餞高仁卿農丞奉使還北

常平旧法最為良頗記中丞耿壽昌此意推行
在人耳官教豊歉制低昂
好農使者慣經常歸路西風水國涼但使人皆
歌美稷敢麾此即是甘棠
別來五度見重陽草〻賓朋共此觴聽得酒邊
新句子可人風味故難忘
裝輕路穩好蕪程還伺鵷班侶嶲英自葉流根
誰識此老農摩腹送餘生

舜舉水仙梅五絶

橫出一枝誰與並楚青蔥瑀立多時窓明几淨
好風日移向此中瀉不知
檀暈金杯兩擅奇晚風併作一香吹此中畢見
同遐別付與司南鼻孔知
雪碗冰甌薦茗時蕭然相與對幽姿一生肝胆
何由俗時有清風拔拂之
當代涪翁有素評此花雅合與梅兄玉宸殿上
重差次可是詩人許與輕
老逋久共同梅住好事誰令倩水仙变化侯王
等閑耳不堪將到影香前

舜舉馬

常得奚官剪拂齊也思驤首一長嘶好隨便面
章臺去柳色如煙路不泥

秋江晚渡圖

晚來江上鯉魚風千里青山一望中自是欲歸
人意急等閑付與濟川功

夢會圖并敘

趙堯卿嘗夢東坡野服乘驢訪之顧室中書史
環列喜曰天下之樂無以加此它日又夢同問
木棉天事即答以范蔚語堯卿與斜川游稔而
是時方補註坡詩故心誠所感如此今翰林張
周卿所記澄照德公之事人皆以為異余謂東
坡之精神無往不在而平生喜佛言句流布中

土歷劫不磨豈非澄然素知向慕雖乱離奔走結習未忘有以得之與一以詩一以碑雖不同而所感未始不同也樂廣以形神不接而夢為因東坡為之說曰心依塵而有夢〻覺之間塵〻相授傳數之後失其本矣豈非因乎信斯言也二會之夢東坡必它有所因使因東坡則數傳之後不當復為東坡故竊有疑于其說然澄照夢公時年六十有一而其壽至一百有十四則倍壽之語亦幾矣 正甫御史視澄照為同姓是宜保其圖而登其壽二小詩附下方

覺來猶記旧儀刑趺坐無言月滿庭畢竟是因
還是想不妨重纂夢齋銘

洛僧加滿九十五也向香山画作圖況是東坡
曾囑付壽年多是手中珠

題戚子雲五雲圖

一從燕去波翻海夢銜蓬萊不可尋當日五雲
依約處有人掩卷自微吟

金南峯隱居圖

高哉千丈屹南端路入層雲欲到難試著幻與
崗石裡人間争似畫圖看

身在山中不見山却因遠看更[illegible]顏煌〻三秀
如堪采拂石眠雲未擬還

四安道中所見

蒼凉初日破林霏幾度言歸今得歸兀〻籃輿
續殘夢門前兒女挽人衣

分明路入茶山去喚起昏〻嗜睡翁共咲翁來
已差晚球芽秀甲老秋風

一溪百折渡復渡盡日如行綠篆中自歎劳生
缺飛去琴高借我赤鯉公

何事區〻外諜光五漿先饋豈其當促渠争場
仍争席物我而今已兩忘

生怕秋虫稲把稀擾鑱争出傍晴暉尻高首下
泥中雀啄得黄雲尽歸始

狹路傾欹下澗隈歸并忽帶夕陽來狂蹤瞪覷
渾無奈憑杖誰人攪臭回

紛若多岐意轉猜若為誤向此中來平生不作

窮途嘆途若窮時一咲回
依約茅茨傍翠微炊烟孤起半開扉早禾趁日
連加閙处英争風柏板飛
木瓜已過折山來黄帕封林未敢開想見白沙
紅照裡綉毬落見奇瑰（木瓜園折入山數里供進后方敢賣土人取瓜埋其半于沙中以紙綫花貼上以溪水洒之日晒乃紅）
千顆豐融怕日侵楮生調護貴於金直須待折
囊封了方見冰霜一片心
薄酒三杯醉不成雨歛踈尾見微明破衾判作

空堦滴〻到乾時始解晴
聽得荒雞第一鳴吹燈發火飯初成衣囊減盡
渾無狹又是蕭〻帶雨行
崎嶇踏破布行纏負米担盐似蟻緣為羨生涯
隨處足五湖鮭菜范公船
人向長安渡口歸長安不見但雲霏只應白鷺
曾相識船到前頭更不飛
可是茅岡太無賴苦要錢足剩船行却閙官路
相將近便覺山輿陡頓輕

千山過尽又行脚慚媿道人青客勸累得白雲
欲相贈一甌茶更白於雲
斧斤不貸老根株素節蒼波受路隅憶昨此中
逃午暑前知愧不及先夫
落〻長松不計年輪囷扳幹欲撐天流勝已化
為神物枉損蒼鱗亦可憐
姑溪小隊帶薰風笳鼓誰迎雀髮翁三十九年
成一夢幾多陳迹淚痕中
每羨向平婚嫁了忠遊五岳可曾回也應未斷

塵緣在依旧挑包入游來
支離病骨倦泥行擬向蓬窓睡到明鏡鬢秋紋
故相惱更求底物是覩情
亭〻明月無人伴一意孤行天地間憐我扁舟
連夜發肯分清影蒼灣到
中秋有約竟須歸未到家時月已臨不合盡情
看到曉今宵殺滿雨𠁽〻
兒能忍渴留佳醞我亦開包得快梨自咲初無
泥可喜頹然還得醉如泥

歸途擬句城中去論旧翻為人已非悵望敬亭煙雨外平生謾託謝元暉

題羅御史詩

諫草詩篇好護持又吟蜀井竹西詩攜將高節堂前去題作雲蒼也更奇

丘詠涯

聖道洋〻陋百家就其淺矣詠其涯直須辨取乗槎去未許當年海若誇

月軒

坐欲氷輪吐復吞長風忽為拂霾昏褰開萬里無纖翳到處人家月滿軒

題擇菴雲山圖

老圓畫裡也藏機雲抹前山凍不飛寸許塔尖何處寺扁舟騰日訪僧歸

約家性存

春風小語記懷岷二十年中肩屈伸白髮遺民幾人在重來老寉更精神

蕭條今尚有誰來老盡荒庭一樹梅多謝高情宵相過沖寒自起掃蒼苔

送李際可婺源學錄

說着瓊臺氣塞胸天教有子慰孤忠春秋為喜一經在兄弟誰知晏姑同

乃祖當年洗日功持書賴有紫陽翁此邦况是淵源地好玩遺編振緒風

羯鼓圖

春光一曲透霓屏紅錦纏中恭不庭誰道青峯白雨點開元宰相也渠聽

山礬圖

玉殿何勞定等差弟兄俱是老涪家李方叔與新名字免得人呼作瑒花

贈東皋誨師

飛錫曾闚五臺去雲間瑞相是耶非歲眉清現更奇絕萬里白頭吾未歸

東皋何事字無功譆罷應知萬法空時枕苕溪作歸夢臨平一路藕花風

送戚性傳

睢陽書院戚先生綸也名孫侍從臣文物相傳
今几葉又開蔚斋承來之

送蕭之渕

旬宣幕府得君重宜到千峯畫處回闢道棠陰
春更綠不妨依旧入東來

倦書圖

日長偏困校書人袖手旁觀亦欠伸一覺黑甜
酣午枕绝憐識字苦勞神
誰道春酣兩不禁朦朧眼色透雲屏著人花氣

深于霧却是三郎睡未醒

題高麗字跡

片紙殷勤贈跋篇來從箕子旧朝鮮六經元不
經秦火好為刋傳惠後賢

昆山之居不皆竹也而其所尚友獨在
竹遂擅此山予觀野菊横陳荆扉半落
小舟找棹下不覺欣然呼渡徑入萬竹
烟霏中山靈頗怪俗客何自來耶因留
詩云

指點山居阿那邊閉門花木养風烟隣人不饌
蒼玉東一〻而今欲造天
山人猶未出山時風月雲烟總為詩笑問年來
閒何濶此盟應有此君知

右軍書禊帖

戲將墨妙寫烟雲晚起鵞呼失素禊盡洗當年
羞澁態從今不比旧羊欣

題四画

天氣融和凍已開桃花浪暖亦佳哉人生辨取

東南尉底用一雙鸂鶒來
多情宛頸兩鴛鴦會趣湖心錯裡忙散髮幽人
休蕩槳夜深花露濕衣裳
金飈爭放木天容蘸影清波分外紅玉立前庭
一公子風標不與俗人同
積雪凝寒〻宵融梅花佇立待春風嫩波正比
鴨頭綠厚葉休嗟雀頂紅

南岳魏監府暴自請奉祠帖於犁利十
餘年來益閉户讀書易人罕識之余托

嫻且契比來吳惠教五絶萬叙故旧情誼謌然用韻復寄不足酧盛意

人生一世匆〻舞筵帙亡何已族酧南岳爐頭竽初熟等閑知閱幾春秋

誰知白宦早登門遺墨猶餘墨滿篋卧支百年同慧脉固應自有不亡存

全真閑户瓢不琢二犯怡然外世榮留淂詩名皮陸集到君句法有餘情

阿囝離鸞嗟鴉耳誰陪老婦祭餅盃二雛幸足寬懷撫慈誘濟洽有外孫

静捺五一共誰論悔不當初送拍門自咲吾玄今尚句刻舟空守旧時痕

三前

何處飛來把修竹數声圓活夢還驚雨鳩那解知人意寂寞梨花雨又晴

亂裡空餘碧玉柯離〻秋色不勝多莫教却向人間語金井銀床愁奈何

送忌上人還雲門

當日親曾見拱公如雷辯舌振宗風今明句〻字〻是又向若川訪病翁

澂師何事覓遺踪坐聽雲門寺裡鐘正自年來苦行脚箇中元自有千峯

挽詩

蜀有古愛直公爲令子孫駐原曾婉書治獄鞠平反槁落榮观尽行徐雅道存靈光洞叔人德齒晚歿尊

治挽楊知府

飢驟羣飛外橐殘甘表餘耆年猶謹禮細字無抄書十載甘琳館三州奉板輿桂冠天未可豐犢老康廬　仝上

見說佳眠食遺身疾自無方期操几杖像已易床數久詩書旧傳仍娶嫁要閩湘岑望不到洒淚向天隅　仝上

挽師叔理

卓尒見成鑑超然邁絶塵飛躍鳶魚幅千高炯精神正自關天分應難語俗人誰收身後叢篇

逸更新清

已能憂患味方收翰墨勲龍飛新進士猿臂老將單于里椎車勒羣工娲斧斤天乎如有意更爲續斯文

四海東坡老平生泰太虛神遊已冥漠尖念更欷歔手墨看猶濕心期炯未味堪憐疇昔語慶痛勿驅車

挽趙春谷

墮地追風驥垂天駕海鵬嗟哉中道止藉甚剢今稱几士待舉火士生甘飲水居然使路壽念此拂人膺

子羨轉同谷雲均懷此都備名千載短多難一臣孤天意終難料心期自不偷西風吹更急蕭索閒泉塵

北弁方胥會西崦遽莫追津梁摩詰病臺沼雍門悲寉有還家夢烏無反哺期瀧岡松櫕近足慰九原思

挽孫太監

埋玉愁聞薤露歌向來耆艾日消磨平生所至棠陰在晚歲其如麦奈何洛社竟虛同甲會鑑湖應改旧時波四春手植煩調護萬感今猶憶爛柯

挽陳本齋尚書

在昔寔齋老公能繼盛名平生守師説晚歲萃儒榮經赦原兵禍臺綱忤物情袖身甬東去騰上幾公卿

天俾公多壽人知道不孤超然一室内不與萬波俱甲子新詩藁蒸嘗旧布襦何妨傳遺老大字照龜趺

有意超塵俗無心愛夕暉勸餐惟曓却持璧竟全歸得正復奚憾偷生良所非傳家孫子盛端不墜前微

挽王享齋尚書

清要三朝望文章一世榮掌綸誇獨直荷橐表羣英石室資殫洽金華賴闡明孤臣寫暮景風雨自鷄鳴

開慶書容悅咸淳奏首前無逢時寧怒自保哲
人全壽世三千卷歸田二十年汾亭有道操獨
拍思潸然
文獻遺諸老風霜曾殿餘斯人不可贖吾道意
何如未念年家好曾聯選部居無由陪摳送東
望淚沾襟

挽成叔寀

輕舉游帷宅高辭神武門賜湖分老監遺芴付
諸孫玉映神尤朗丹成道自尊只應歲頃月萬
里照仙魂
吾叔聯姻好當年記漢嘉回頭一甲子遺恨滿
天涯尚喜長庚老俄聞大耋嗟屈〻論時昔何
處挹蜚霞

挽趙正善

自處若素士不知為貴游多閱是無正寡欲更
清修方借望郎重已深宗國憂嗟哉事竟尔喬
木委林立
昔日三株樹影容頓可驚一癯危獨坐多難夾

孤撐官舍煎茶夢天涯哭飯情無由送車後救
淚愾平生

挽親家孟從吾

東野哭其子難存百感身孤孫猶在花行路亦
沾巾滿目家園樹何時淚葉春諸生為執紼良
足化鄉人

挽岳君舉

五十餘年事都將作夢看旦方磨鐵硯老遂葵
相摺蟻結塗方戲駒馳歲已闌山前一片石積
昔為悲酸

挽姚景春

昔在仙都世人稱善士門丘山欲華星風雨長
孤根寉變空餘影鴻冥更斷兔植賢書萬卷喜
有外孫存

挽趙碧瀾母劉氏

苗裔真王後儀刑老監同庭惟參玉樹氣未感
秋蓬衣制先期具舟歲半夜空故惠芳懿在位
刻貴幽宮

挽張師道

少日追楊晏由來間氣鍾兩科無追比萬里有奇逢正喜纛扉重儀鷺鵰含凶精卑方遠秋已見若堂封

在昔台州守先人事分多通家能記憶上冢每來過老我病未死送君情奈何賢哉幸有子健翩看雲摩

挽唐學賓

奕世詩書味端知積慶長於人不畦畛為世作津梁宜耽魯修泮餘今齊發崇陰功天所相食報在諸郎

陵陽先生集卷之六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七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雜著

喬木亭銘并序

晉國王公祐手植三槐於庭雖不作王溥官職而其子文正公旦為名宰相孫懿敏公素為名諫官名將師曾孫鞏蘇文忠公為記三槐堂称其好學而文以世其家又為作懿敏真賛發明故國世臣之義以為世臣者其勲烈已著於時德望已服乎人譬之喬木封植之勤養自拱把以至合抱非一日之故其論懿敏公之父祖子孫蓋足以當之予倩張樸字仲寔循王五世孫追惟前烈寶其旧物近又復喬木之亭蘇文忠公所称王鞏定國者乃銘其亭曰

循王甲第吳山之麓勤身事國幾犯刀鐲而不忘報一念純熟三十年間種木繞屋厥木惟喬異彼樸樕爰自茅蘖以長以育以至拱把合抱連幅忠根義幹積善滲漉其陰數畝萬世之福

我思其人猶愛其木曾是北鄰弗戒樵牧僮逃斤斧容慘神辱維時閣孫有惻心目矔之以歸天寔從欲汛掃其庭雲漲新綠娩美王氏三槐禺足日有清輝如睎膏木風有清音如韵琴筑可娛其親可庇其族我誦角弓封殖是祝自今以始公侯必復億萬子孫並受戩穀

俞好問摘西銘玉成二字揭之座右俾其子若孫因名思義克遂有成

天地之心主於萬物其生維何凝沍攉剥冀萌蒼〻受變乃成霜露既教而況在人貪暖憂戚是為福澤德慧術智是為疢疾增益故能空乏其身於維此意未成不仁父母于子夫豈不愛厥既愛之曷驕以敗恩之過甚如飽則傷所以古人教必義方旨哉西銘造化全體惟好問甫以訓其子他山之石攻玉之工物有相假始就厥功彼粗而厲此溫而密宛其成矣錯落圭璧如琢如磨君子自修既恂且慄鐫發孔居匪玉其美伊石其力生成之德

周公謹贊

儒而俠其非欣屢而隱其幾欣達俗而贅牙玩世而滑稽欣吾亦不自知或隱几昔書或狂歌醉墨是殆見吾衛氣機也將求之北山之北忽在乎西湖之西然已見周於筆墨矣儼幅巾而杖藜

陳玉巖真贊

爾巾猶古爾髯未班畫前易有易胸次不凡早歲場屋畧取二三一旦棄去隱几窮探時乎神游浚溪之間亦有苔岑相與往還悠而無極音露機械山空月朗虹貫岩

謝竹所歲寒圃

我觀在昔交道寔難風雪凌芳衆卉日殫蹙乃三友婿於歲寒松勁梅清綢繆相歡竹亦欣然枝舉葉攢如相告語晚節是完復有石交竦立巑屹三而四之久愈飭音允矣謝子取友必端顧彼市道嘅其永歎設圖燕坐銘詩載刊勿渝此盟以鑒以觀

學古齋箴并序

吾壻張仲寔好學者也嘗即其家教授生徒著籍頗衆束脩以養意甚樂而尤與吾鄉鄧善之相友善其之江陰也善之寔總爲之令所謂學古齋者蓋是其處善之比有遠役比齋復歸張氏程則去癒寔來德孺子箴夫始不同也事殊似其年仲寔方念自勉使滌溉掃老屋數椽環以華竹日挾二子開卷其間咿唔声徹户外鄰如鶩鶵學子欣然乃皆來集如其初講肄之暇俯仰千載欷歔一室自樂其樂書來頗有驕婦翁意予欲爲舟自致以同其樂而未能也夫世有古今學無古今一人己之分胥壤懸絶此乃聖師喫緊爲人語然施之教學之室則幾若教人者之爲〻人而爲己者之玆爲己予疑焉仲寔曰今將使教者以爲己之心爲人學者以爲人之心爲己若何余曰然何教非學何今非古則爲之箴曰

今人與居戚〻同宇古往之宙孰越而語匪好曷求匪執曷御是以君子惟古是慕學古之齋不過環堵我友寓之子去我處寔明几靜研席有所爰命二子斂侍巾㡛亦有求學五合六聚魚雅童賓其進以序執業呻畢豈不夙慕其教伊何吾行必與非以爲己成人之故雖我有餘不爾閑拒大匠自治爲世規矩其學伊何反躬內顧非以爲人成己是務自足于己不外馳騖舍己而耘何有黍稌惟學惟教惟忠惟恕古人皆人今人胡否絕今不爲是謂學古治小學者目擊心悟亦惟敬哉我仲寔甫

漁父鼓琴圖

出緇帷坐杏壇環弟子而琴撫然深思蓋託之文王想見其人漁者何爲下舡而來持頤以聽既以仁稱夫子猶欲甚苦心勞形而欲語之以所謂真者豈以文王之操其有憂患之心乎故其離世遠害甘終身以隱淪然自居以知道未有真而不仁者也曾餘論之未竟悵莫駐於挐音

有翅天馬圖

何年壓鏡乍脅洗金背湧出狀怪詭古空言馬生角今乃見馬有翅恐是渥洼種、往々感龍氣惟神飛行若傳兩翅何足貴相似穆天子會瑶池西多身重不得飛一朝乘之超遥出六合奔風軼電那容追萬里一息日未時當時從官無乃疲或云車轍馬迹往々有如此安用彼翅為徒留誕誦誑後世我願觀者更勿疑我聞西王母參目而虎首物以類應固宜尔

石上道士閱經圖

石磐々可容膝山竹亞爐烟直捐爾書捐爾筆嗒然坐自納息

昔朱桃椎見高士廉蹬視而其意竟莫傳言固不若不言之全吾終日言而未嘗言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語是無以問月川

張季恆像

貌古貌巾凡巾孰知其滿腹下筆如神蓋昔之勇冠軍而今之老斲輪也可為中國之式席上之珍然且弗屑方超然企涪翁而挹玄真

画竹

臨風承露斂戢相攣大節凜然正而不阿王立娟々現清靜貞堅而之力本無垢塵雖翠琅玕高拂晴空胡柔之發有若長虹枝葉清潤發此華滋蒙霧之力而不自知

孟集虛像

黃冠野服脩然於大滌天柱無何有之濱吾與之虛而委蛇其虛緣而葆真者歟

四虎圖

藜藿不採林有伏猛其何一旦朝無骨鯁驚雷滑雪起此渴吻下嗽清泚有文其炳顧視有威岩下之電不疾而速風行草偃

画梅

清香襲人無處可著起視天宇參橫月落老逋之詩逃禪之筆洞其玉雪忽在吾側

画猫

剪紅以騁文炳如虎鼠輩疾走莫予敢侮

放鶴圖

放鶴兮林皐潛蓊與兮蕭騷欻素風而孤矯兮舞空中之落毛翁在南山南北山北兮羌欲往而從之數翁曷為自還兮波瀰〻而送軌〻鶴如迎兮乃下翔婉欲止兮鏘鳴激噫吾與汝兮猶未離乎天殘數〻然肆可述兮宇宙雖大將爲逃吾曾不得夫白滬兮以為曹吾何意兮客之適與遭吾氣以為馭盖未嘗去來兮波延佇秖徒勞日暮客去但見雀啄乎空庭兮首下而尻高我亦嗒然而忘吾兮眇天地其秋毫

故駕部郎中捫膝先生喻公贊并序

唐詩喻鳧天寶末從駕狩蜀當為陵州守卒官遂家爲蜀之有喻從此始其俗益蕃大與牟氏世通婚姻如古朱陳人以為美談捫膝諱汝礪汝舟則其季也無捫翁諱煒然皆有文集傳于世越自屬雅先父存齋公與舅氏名繩先後出蜀舅氏寓太湖之西山盖隱于矯諸子亦能自樹立不替家聲昔陶潛嘗作外祖孟嘉傳其窮不自揆援此比為捫膝翁贊當求名筆書而刻之俾後有考爲外諸孫牟某贊

蜀有遺直陵陽喻公靖康之末駕部郎中推國與主已所願忠陽九百六阨運適逢兩宮北狩外詛內訌金虜偽旨議易宋宗我之百官若盲若聾以次署議屏息厥恭賊臣邦昌何等安膺借干天位自取其凶公於是時義憤填胸吾膝雖弱與鐵石同堅不少屈以任楚宮擲筆徑去矯如鷙鴻捫膝之令走卒兒童不肯帝秦自以為功嗚呼魯連萬夫之雄惟吾捫膝異代同風國有生氣炎紹再隆揭節諭蜀公來自東一有不合歸卧蒿蓬信意為文大篇舂容時乎自寫紙上橫縱奇〻怪〻龍蛇之蹤而其英烈衝斗貫虹奕葉詩書至無悶翁惟我祖母慶善夙種越至吾母信安肇封謝爲小子敢狀所從爰述嘶讚傳示無窮

替緣淡圃之祖四訓

繆淡圃以其祖中齋君遺訓四言者求予言衆俱脩乃申述其意以遺焉　積善曰有所為而為善必不为能真積力萬善自一　持忍曰惟不忍於人乃能忍于已忍者義所為忍過事堪喜　勤儉曰勤儉必起家更有為已學進脩貴自勉歛退貴自約　安分曰人生已分事猶恐不得盡雖豚謎鄰栖毋乃非吾分　雖然所以行之者一敬而已矣祖訓孔昭淡圃其懋敬之

陵陽先生集卷之七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八

牟　巘　獻之　男　應復　編

奏劄

咸淳辛未十二月初一日轉對劄子

臣一介疏賤謏玷周行每竊惟念自先臣子才以來世受國恩至深至厚涓埃未報日惧空官茲者皇帝陛下視朔前殿諸門洞開且氣清明而臣以此時猥當轉對天光所臨其敢具文以塞故事臣嘗伏讀國史竊觀元祐三年五月一日蘇軾轉對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唐太宗司門令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碍祖宗之制自兩省兩制近臣六曹等監長貳有所欲言及典大藩鎮奏使一路出入辭見皆得奏事殿上其餘小臣布衣亦時特賜召問非獨以通下情知外事亦以攷究郡臣能否情偽非苟而已代望更與大臣商議除臺諫開封知府已許上殿外其餘臣僚旧制許請間奏事及出入辭見許上殿者皆復祖

宗故事元祐六年八月一日范百禄轉對亦條陳三事其一條曰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自今每五日内殿起居翰林學士及文班常轉官轉對既又命尚書省集官議其可者而行之真宗皇帝詔有司録轉對章疏一本留中祖宗之於轉對其勤且至如此今一歲之中侍朝者有數臣僚每次二圓轉對不過十餘人借使人悉知而言〻皆見用亦不過十數事耳望詔執事審議轉對之制悉由太祖真宗旧章二臣之言大

抵因轉對以通下情以廣上意而已臣當謹心攷觀元祐五六年閒大小之臣類無不得其言者或入見上十事或經筵陳三劄此言及君德者也或議差役或争回河此言及政事者也或言陝西地震或言冬溫不雪或言日食六分之變此言及灾異者也或十九疏論章惇或十三疏論蔡確或十數論安燾此言及小人者也或乞免浙西五穀力勝錢或乞蠲放户部餘剩錢或乞取常平勑令刪為一書且放秋成收糴斗

斛此言及民事者也或乞胎寶元慶曆令内侍省取先朝帳籍比較近年用度之數或言奉宸庫已取珠子六千斤户部已用金三千六百两此言及節用者也禁中求乳母則劉安世等言之内中朱紅車子乱行則蘇軾劾之其言及宫闈者如此皇太后親屬向宗良知邢州則蘇轍言也皇太后親屬撲斛酒務少欠官屬錢均作七年送納則曾肇等言之其言及戚畹者如此隨龍馮宗道遷轉則王岩叟言之内批錢班幹

當牛羊司劉言幹當翰林司則曾肇言之一宋用臣叙復中州刺史則范祖禹以為官弃興土木不可以復用一陳景元授黄本道書則范祖禹又以為異端虚誕不可以成宗夫其一時更進迭諫議論已有餘并包兼容聽受已甚美而臣軾臣百禄猶惓〻以復旧制議轉對為言豈過計哉忠言利行固不厭其多主道利宣固不嫌其廣也伏惟　皇帝陛下作其即位於今八年凡其所建植施置壹是皆以元祐為的而聽

言一事尤極難隆初元詔書盡復祖宗旧制閒
因臣僚避對則又戒飭中嚴導人使言固已無
所壅蔽乃自比歲頗異流傳皆謂諸臣進言稍
有忤啼聖意厭憚玉色弗怡或顧左右而言他或
視屋霤而不答人臣犯顏逆耳本為難事藉令
未能施用奈何更加沮傷遂使循默成風此豈
盛世宜有我朝以言立國列聖相傳未嘗罪一
言者雖中更大擾亂大傷敗而社稷之長久終
有賴於人言然則人言何負於國倘　陛下不
奏八
察輕銷廢之志士忠臣寧不為之解体况外而
邊事　孔而陰邪向隙日食不見天且忘予而
入冬過燠寒氣未效其何以興來歲冦欲相挺
或能勝予而豐歲且然脫有水旱其何以善其
後惟有一綫言脉所當極意扶持今日果已盡
如元祐則聽言之法固當益循于元祐今日或
未盡如元祐則聽言之法亦當百倍於元祐陛
下試取元祐諸臣之論奏與夫憂臣前者之條
陳獲蒙燕閒特賜觀省聖明之意必將有概於
四
中其繼自今益恢聖聽毋疑其歸過而責直毋
嫌其立意而要名凡有苦口之言率皆虛心以
改其懇惻怳者則欣然容受其忠寔有補者則
立見施其行或者偶非其人則他山之石可以
攻玉不當以人而廢言或皆無可采則川澤汚
山藪藏疾亦當容之而勿問庶幾聽言之美一
與元祐同符天下幸甚臣於二臣無能為役特
援轉對之比以寫憂愛之私干冒天威惟陛下
幸赦狀
奏八

乾會節進銀狀（武岡）

彌月不遲於赫一人之有慶任士作貢丕昭萬
國之來朝上件品列於金英生於石地不愛寶
式敷萬億年之休天用降康誕受九五福之壽
品
五

中省乞祠狀

某本以闒踈加之闇劣荷明時曲矜於先緒而
大造不棄於微蹤擢之於患難之餘畀之以民
社之寄蓋亦自知其非據猶欲少報於殊私顧

事以來盡力所至雖一毫未有以寔惠而千里或諒其苦心顧以資淺望輕平時不足以鎮壓數奇命薄所至輙值于艱虞妖雖人與咎將誰執何敢效相尤之語但知為自治之規賴廟朝遠暢於德威幸封境護清於甸挾有如旁郡之元惡亦為多方而悉擒尚藉覆存未聞觸罷茲遂書于下考正當勉於後圖外則蔽障客邪內則補治元氣必得精神強翊之吏庶無歲月玩愒之風重　念某畢枝已窮馬力已竭況以踦年之久病凜手未路之難全深恐疾顛有辜隆使攄真悃上瀆公朝欲乞矜憐特賜數奏繼未加于顯黜頗丞畀於閑祠得稍遂休息之私寔仰拜生成之德敢

辭免除浙東提刑狀

除委懇加愚衷增惕伏念某素無能解見謂迂踈自汙省户之華居憖忼愒比籲祠官之請寔出忱真蓋深惧于踰涯惟必期于從欲俄蒙東擢躐畀臬司惟外臺之寄最嚴而左翊之屈至近地大物報岸獄頻滋人微望輕風稜何有況復侵於多病亦欲逐於稍休欲乞公朝特賜數奏収回成涣謹遵祥刑或未棄于微踪尚敢畀于小壘庶可效涓塵之力茲允謂生成之恩

申省乞祠狀

某藐爾孱庸誤蒙獎拔平生夢想豈望其臺郎旦夕馳驅況在甸服固知極難於稱塞有欲稍效其疲駑逮此彌年居然愒日既不能悉聰明智慮坐救於獄成又不能体疾痛瘵痾力伸於民隱振揚何有仇怨已多良以物望之輕祗為明指之玷戴惟弱質每覺蚤衰自夏秋以汔冬寒留病而寡權況心力必凋意緒怔忡無非親藥和之時固已積曠瘵之苦前奏力祈於夙退庶幾少逭於疾顛自墮困循第增媿惕茲幸書於下考其敢昧於初心是用瀝控微忱上干鈞造欲望察其真切賜以敷陳特賦祠官俾安愚分別求時望以重戎司誓殫香火之勤仰答乾坤之施

武岡置靖安寨申省狀

本軍雖為僻壘然西通融桂北控沅靖南連全永家與溪洞相聯旧來節次於要害去處置立堡寨控扼防托無慮十五六而後徭省各安武岡一邑雖地無溪洞而紫陽鄉都分最濶去軍縣且二百餘里其俗頑獷又與永邵接境往々悪少之所出沒廼無巡寨以為彈壓戊辰妖寇相挻嘯聚無所控制幾至猖獗本軍隨宜招捕仰賴聖朝威德隨得弭寧事定之餘倘又不知非所以懲前事而毖後患也某雖僥倖替去然不敢不為此邦長久之慮昨差官相度下有渡乃紫陽鄉要害之地遂行創立寨至三十餘間反寨官衙守等皆是本軍自行措辦一毫不以擾民並已齊備萬并令來欲以靖安寨為名招刺寨軍一百人駐扎防守見將標釘到已斷妖賊周千四等及其餘妖徒田產盡行籍入本寨充養軍之費或尚支用不敷在本軍隨時那融應副其埶勘得本官旧有武陽寨監押一員并同管轄一員闕官歲久欲乞 公朝敷奏將上件二闕省罷特置知靖安寨兼巡檢一員專任武岡縣紫陽長濟兩鄉防虞之責仍下吏部作闕許經任人差注或從本軍選辟一名庶幾此寨既建可以聯接壺巒禁戢姦暴千里均拜安靖之福寔為利便

辦大禮例庫申省狀

本軍每遇大禮例進奉銀二千二百十一兩一錢四分隨綱別進奉銀三百八十四兩五錢二分五厘所有價錢係照指揮截撥及刻剝雜色窠名應副外尚且不敷旧來獎何或數之質庫墟户或數之軍縣吏胥甚至有告訐歛助之名本非得已而吏緣姦重貽民害質庫墟户之往々停閉以避科買市井蕭然日甚一日某屢歲抵軍詢知此病應詞訴並不許告訐歛助而它未能區處也緣本軍以縣為軍賦入有限兼因妖寇調發官軍民兵為費不貲某不敢以一鐵一粒科擾百姓自行那融應辦皆出於常年調

庋之外郡計愈見单窘無可措盡遂痛行撙節浮費及供給等錢銖積寸累討見錢一萬貫者創置大禮銀綱貼助解庫一坐月收微息專一椿管不許移動無遇大禮年分收買兩項進奉銀兩除之例截撥剗刷錢外將本軍三年所積息錢支出添助上件銀兩價錢歲得八年明堂大禮爲始大約可增錢六千四百餘貫者比之目今市價畧同在民可無倍費庶幾稍革科配献助等弊田里之間生意相因務以仰称者聖朝嚴恭大禮不瀆不擾之意本軍除以節次施行外所合具申公朝欲乞劄下本軍照應求爲無窮之利

祈雨未獲申諸司狀

本軍今歲苗稼茂盛但自六月以來一向缺雨高下之田率皆告病早稻抽穗者亦多焦卷連日祈求雖四郊間有得雨去處却未霑足萬人之命一年之計決此數日雖已多踈方剗獄訟請行寬恤如諸牢囚繫勘酌踈放合催錢物等第寬獄外切念繆政致災寔爲守者之罪豈容恬然自處謹蹶食閉閤自省應出入並用小轎儀物後樂並省少見身貶削之意仍備申諸臺乞賜申奏將其罷黜以謝千里之民

表

賀乾會節表

陽居大夏宸符炎運之興德爲聖人爰記虹流之瑞亨嘉之會福禄攸同（中賀）恭惟皇帝陛下祗適駿猷丕鞏熹命文宜多子共知有道之長漢舉高年乞欲及人之老時萬時億之德之純臣幸際昌期阻陪賀列周而復始泰元頒神筴之增釐無不宜天保收南山之祝

賀壽崇節表

至哉坤元乃順承天祢誕厥月于其王母受茲介福於萬斯年燾幬無疆歆生有截壽和太皇後陛下儉慈是寔恬澹無爲在太極先自見兩儀之運以天下養坐膺五日之朝瑞節相先璠觴胥懌臣欣逢華旦越在黔邦聽長樂之嚴鍾莫陪鵷王增泰元之何筴復見循環

浙東提刑到任謝表

古銓偈日方自惡于鵜狖在坳觀風俾載馳于駰驂寵光爲奕感激輪囷（中謝）惟天之生皆天所命本無不善何有于刑自後世尊用司空城旦之書故斯人浸迷關雎麟趾之意然則臯事亦重矣安得人者以司之禁於未然輔所不及矜其庶戮必深識聖人不獲已之心明清軍辭類皆非俗吏所能爲之事盍容淑閣膺受嘉師伏念臣見謂謭能粗承忠教帶衡佩矩僅守曲士之尋常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剖劘苟由于于先緒每加録于後蹤出領州麾專城良忝久洿省户曲還何裨自知稱塞之難顧循止足之分俞音沈闕誤遲更加叨乘使傳之華越在帝鄉之近然而地大物衆舄諏度之能周人徽望輕于振揚乎奚有覺鉛刀之甚鈍惧繘斧之莫任視事云初衬彰增惕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好生如舜克寬若湯得位曰仁式廣天地之大德措刑不用方韓帝王之極功爰重職司以嚴甸服臣敢不明謹于獄單既厥心送禮樂而有光媿舄當於華選畫衣冠而不犯惟仰贊于盛時

謝告奏

将命俶臨贊書申錫寵靈所被戴捧奚堪恭惟
皇帝陛下体念臣工惠綏黎服訓詞至厚盖有
三代之風威嚴在前不違咫尺之地綸音逋逮
節瑞以光 臣自媿微踪驟膺隆使維丕顯休命
何以對揚監于茲科刑尚思勉厲

賀明堂慶成表

度九尺之筵稱秩元祀歌萬年之頌申命用休
慶衍宗祊澤流函夏 申賀 恭惟皇帝陛下齊莊
中正寅畏嚴恭式彰致美之忱菲食如禹聿嚴

昭事之德卑服即文宜迄用于肇禋而畢來于
諸福臣濫將隆捐幸際昌辰宮庙駿奔莫贊聲
明之盛邦家燕祉益祈運祚之長

賀皇太后表

世室合祛肇成熙事東朝介福喜溢慈顏萬國
咸歡兩宮交賀 申賀 恭惟皇太后陛下功高保
佑德備徽柔肅在庙之忱此思齊所以聖等如
山之壽曰天保莫不增属載舉于縟儀膺茂迎
于景貺臣覲逢盛旦濫玷使華燕及皇天繁祉

願綏于文母于波原隰懽謡樂聽于兆民

賀皇后牋

禮嚴上帝于皇旒琛之儀美萃中宮爰贊王蠶
之祀萬方提福三殿均懽 申賀 恭惟皇后殿下
文定厥祥柔嘉維則風有家而警戒孝敬相成
茲在庙而肅雝徽音是嗣贊今日皇猷之盛踵
我朝後德之賢臣拭目邦家聳見外服秉文顯
相莫陪多士之睽移俗厚倫共美二南之化

謝赦表

熙事倫成禮嚴三載慶條敷宥和陽九垓聖澤
流行嘉生懽懌 申謝 恭惟皇帝陛下寅恭饗帝
忠厚承家神感至誠已聿懷於多福邦有大賚
用斂錫於庶民開釋無辜薰蒸極治臣初將隆
指印奉寬書湯網潤踈咸識自新之路呂刑明
恤益宣不殺之仁

賀壽崇節表

四月維夏日行南陸之長八千為春天錫東朝
之壽宮闈輯慶海宇均懽 申賀 恭惟皇太后陛

下秉德靜專游神恬淡詩歌震夙生民時維姜嫄易用正中介福于其王母穀旦相先於嘉會藻旒親奉於怡愉臣幸際昌期歡衷善頌近獻持節莫陪長樂之儀廣內稱觴第想瑤池之集

賀乾會節表

歲在壽星愛記誕弥之節陽居大夏况逢長養之辰華渚流光衮扆輯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天縱聖敬日躋億載怡愉方奉稱觴之樂四方綏靖自臻盤石之安於萬斯年既多受祉

臣欣逢盛際敬輯頌聲自慚周雅之使臣阻陪在列願與帝鄉之叟老仰祝殊齡

陵陽先生集卷之八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九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記

范文正公忠烈廟記

文正范公忠烈廟今在姑蘇三讓里天平山公自睦移守鄉郡再省三世松楸不但漢入過家上冢之榮而嘗已建白雲菴奉香火洎登政府得追奉三世置墳寺始奏改菴為白雲寺祀徐國公唐國公周國公蓋慶曆時也猶未有忠烈

廟之名先是元昊據靈武納旌節僭位號威脅諸羌肆為邊患朝議舉兵攻討遂以邊事付公首用神世衡築青澗城扼衝要大營屯田聽民互市鄜延乃異時西夏貢路但嚴備不出以示招內有築大順城以捍環慶築細腰胡蘆十二寨以制明珠滅臧二族元昊勢漸拆乃命公及諸號知兵者分領要害為持久計以待其敝已而昊卒內疑如公言而公在庿堂以議論不同均佚南陽繼遂謝事矣公內剛外和恩威迭用

當時變人相語比小范老子胸中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指雍也武又以龍老子大范圖老子称之其為人所畏愛如此邠慶諸郡與屬羌皆立生祠繪像以事其終也屬羌酋數百舉哀僧舍哭之如此三日乃去宣和間慶帥宇文虛中以郡人思公不忘祠事甚謹奏賜額忠烈甄它有田額皆易新榜紹興失秦隴慶陽廟貌遂在它方始致奉於天平山每歲上巳三司率僚屬尊博士率前序僧來致祭廟久頹毀至元乙酉

主祭邦瑞提管士貴共議重建取義學餘米歸之義莊為土木費司計邦翰宗遜等佐之其年四月既望新廟成丙戌二月既望率族奉安前設文正公神像內設三國公神儀廟北十楹黝堊丹漆備極壯麗供具皆完好大德甲辰行省聞於朝禁治煩擾崇奉乞蒙於是士貴以書抵某碑記厥成謂為末學固辭弗獲惟昔文正公在朝聞延州危急自請代張存正欲委身不測之地人以為難某竊謂未若公上百官圖詆宰相為張禹雖觸盛怒坐以越職曾不少沮為尤難蓋不顧其一身之利害禍福故能內肅朝綱外抗方面謚曰文正廟號忠烈如是之偉也夫士大夫則知尊祖矣尊之者何銘其德善也是宜作為銘詩刻石列廡下其辭曰

南陽諸葛蜀漢再造志決身殲民哭陌道乃廟沔陽成都夔子號曰忠武西人悲喜相傳尚記戠雙誅卻於惟文正異世異轍雖老益壯雖死不亡精忠盛烈夏日秋霜音討靈武皇威遠加声勢震燀摧其角牙忠宣有廟泰錯西土分像在堂莫予敢侮天平之山白雲之泉公歸自西廟貌宛然誰寔新之偉矣拄石上公之服楊休山立內祀先公愛称廟制維垣啓宇光榮三世式濟美忠宣弟之昆粤至斯今代有賢孫廼厚義廩乃廣義學同忠合應新廟攸作潔我牲牢率我宗黨揭虔妥靈黙通肸蠁公在帝旁玉虯既駕神游遠延馭風來下佑我後人俾熾而昌廟祐是保千

戴奉常

蒼山小隱記

歙之婺源有佳士曰遯叟戴君宜自其先人以詩書遺後至君宜遂發聞而著能名貿屈稱久泊然無當世意蓋嘗取邵子書四、而相固為十六者上下究極之欸曰世適遯歲適老茲庸詎非吾自佚時乎別業在蒼山距其居二里許饒信諸峯環左右皆歷、可名物指數一方勝處也築樓藏書隱事已畧其後營小隱於山之傍且疏泉自山趾以為九曲池游者必道池中曰橫舟者以入稍進則名花異卉駢羅雜襲於四時佳致窈而洞崇而壙位置畧如京洛好事家又進則羅分二圃蒔佳菊而挹晚香若梅松類也叅合四卉與主人而五其堂曰五隱蕭然幽人靜士之廬也又益進則島沚瀠環有船出菰蒲中桃花流水試尋源而問三山對峙藏春中敞霞蒸繡亭觀相望便疑神仙去人不遠錯遯叟杖屨日游而樂之曰是足佚吾老矣馳書茁雲屬予記予每病世之隘小舉足輒值墻壁抵荊棘顧在隱約而平寬若遯叟之於蒼山者其樂蓋無涯而君以為小隱何也東方生陽狂滑稽自謂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何必深山之中蒿蘆之下於是有大隱、朝市小隱、陵藪之論世之出入名利者此固其所藉口小隱豈果小哉吾嘗聞大隱於夫子曰賢者避世蓋已皆辟色辟言之右而乾初九之文言遂發其義曰遯世無悶夫不見是而無悶非乾之大孰能之遯乾之變也故曰遯而亨而亦有大矣哉之辞未有大而不亨者也至於考槃在澗碩人之寬乃詩人所以形容賢者退而窮處之德體氣象而夫子曰於考槃之詩見遯世之士者而無悶于世遂與乾並言之夫亦惟其大而已矣吾所為大隱者蓋如此要非方朔輩所可與遯叟應虎學甚博氣甚靜不怵於物变者而遷方且依山林即閑曠窮理而參乎數以觀夫寒暑之代謝草木之零落人事之儵來忽往而自樂其

所樂以遂隱居求志之願於夫子所称易詩之旨固已識其大者况生紫陽之里同遯翁之號而九曲之池匪為小隱称首其仰高希賢尤切余恨未能一至其處窃惟九曲有大隱屏之名反招隱者也敢附斯義以稪於遯叟其小也秖以為大與彼潭之東池離而志不果者也余得以畧遯叟曰大矣哉子之大吾隱也乃歌曰雲山之蒼〻兮言采其榮其下九曲兮彷彿乎大隱之昇吾端策而得遯兮又慕夫嘉名噫孰知吾之樂兮肆其外而中閟紛衆美此具備兮夫莫大乎吾身吾將出王游衍兮曰旦而明藏之至密兮拓之無垠舉堪輿其猶小兮何况朝市之與山林

木齋記

東平李君公畧自號木齋聞以諗予〻曰古盖有端木其氏干木其名子木其字木心人其號者抑是之取乎公畧曰濟也非敢自擬於是爾平生狷急往〻以語言忤物欲為稚魯木強而不能早聞論語木訥近仁之義因窃取其義爲特未嘗知莊氏所称形如槁木望之如木雞者何如也試為我訂之夫仁道至大夫子何取於形之不外飾欲故其言訒也木訥猶也則亦許之以仁巧言令也反乎木訥也則直以鮮仁目之人患不木訥耳然嘗觀之木質樸堅毅之中盖有闓動發生者在于其形不于其心非所以論仁亦非所以論木也人有心木亦有心仁人心也心之德也且孰為木之心春盛德在木是木之德具于心者也春也即仁也木神則仁是木之神妙於心者也仁也亦春也程子曰木仁之氣像惻隱之心春之氣象木也春也仁也盖合三者而言此木訥之所以為仁質樸堅毅之所以為闓動發生也公畧其以形求之乎以心求之乎天下固有形似而心非者彼南郭子綦以形之徒苶行若馳而莫之止也終身役〻而無功也嗒然隱几使如槁木焉似矣然心可使如死灰乎紀消氏以雞之欲鬪虛憍而恃氣也

應嚮景而疾視也養之三日使如木雞焉亦以矣然其德全者豈吾所謂心之德乎信斯言也是率天下而不仁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謬蓋不可以不辨公畧有文墨議論嘗為吳興糾曹又為臺省掾皆有声實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不背婞阿容悅固已知木訥之義矣予猶疑於形似之間故以是語焉

以齋記

（巻九）

漢嘉以峩眉重本名眉山郡後乃易今名不但山川奇絶聞天下昔康節翁前知靖康分裂此為善地可避兵故邵氏之孫皆來卜居以易之學遂盛行于蜀其地距我鄉百里雞犬声相聞也我先人嘗仕為當宝夓乙亥而予以生越十有二年侍親去蜀昔之善地莽為荊棘六十必復今已踰其數矣辛丑曹君克明挈家自燕來抚漢復有人在者儒遺聞之良喜張仲寔為予言克明篤寔有氣義異乎流俗閉門讀書一意予學謂易六十四卦、下象皆有以字因以以名其齋且求予語夫易聖人憂患之所作吾與克明俱流落萬里外憂患備嘗固當相與共講焉易之諸卦皆觀象取法乾居其首孔子於此不過曰天行健何哉伊川曰天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体欲人皆可取法故取其健而已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天行之健也大率人一呼吸為一息一息之間天行八十里一晝夜萬三千六百息故天行百萬餘里然則天之行健人之自強不息寔相流通一息間斷人與天（巻九）（九）始不相似矣以齋之以要當法乾之自強不息而予讀文言則又知所以自強不息在於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兩言者又學者吃緊用力處天之運行無已時則人之學問無止法孔子猶韋編三絶而況他人學者誠能用其力者雖休勿休胸中有全易而理無不明自一至六十四何莫非吾日用間事朱子曰以蓍聖人以易之書也克明尚勉之予耄惽不能進矣毋忘鄉里故其亦有以儆我哉

范文正公義學記

古者二十五家為閭〻左右各設塾鄉先生為
之師襲衣博帶晨坐閭門教其民之出入田畝
者有教有養誠為良法自井田廢左閭廢古制
盪除漢以來或為講堂為精舍而養則未之聞
也范文正公嘗建義宅置義田義莊以收其宗
族又設義學以教養咸備意最近古堯致嚴初
宋時天下有四書院應天府書院為首先是郡
人戚同文聚徒講授士不遠千里而至文正公
亦依之以學同文為人質直尚信義宗族貧乏
則賙給之喪則振卹之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
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為貴安用是義之一字寔
與公意合暨公登第立朝為守為帥以至大用
名位日盛祿賜日厚遂成義莊義學為其宗族
宅于斯學于斯所耕者義田所游者義路何適
不宜嘉遺後人可謂篤至繼〻承〻亦惟成規
是守粤乙亥兵戈俶擾未遑茲事至元丁丑提
管士貴王榮邦瑞共議興學卜地于吳縣三讓
里距祖塋二里所涓日庀工為屋三十楹祀文
正公于其中會講之堂扁曰清白東齋曰知本
西齋曰致身外闢室為教諭偃息之處庖湢廩
庾蔬茹之圃咸在外為周垣扁其大門曰義學
清溪松竹之間時聞弦誦聲是役也義莊掌計
之勞為多提管又樽節助濟浮用增田山僅百
畝脩師資束修之禮子弟筆札之費一有以歉
大德戊戌
朝旨以義莊義學有補世教申飭攸司禁治煩
擾常加優恤無復干吾藩者可肆意于學矣至
大戊申提管馳書來雲俾為之記昔錢公輔嘗
記義田其也何敢與斯文竊聞文正公早歲就
學應天時夜以繼旦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糜
度日人不堪其憂其苦心勞形者如此博通六
經尤長于易學者從之叩質樂曰往復無徵弗
究其難疑答問者又如此用力何啻十倍今人
耶咨尔來學書尔佩矜益尔進思先志悅為孳
〻毋以寒暑而為作輟歷幾祀日業精行成式

克育立得名為儒以應選用以副二范居憐〻興學之意其年七月旦日記

重脩妙行院記

杭北關之外江漲橋至左家橋有喻弥陀净公接待妙行院净公蚤喜畫弥陀佚無為于楊次公呼之曰喻弥陀名遂大傳院距喻家橋甚近蓋以其姓〻其橋也予異時屢至爲比不至且久每記無垢張公所作窣堵銘具言方臘之乱净公徑入賊壘願以一身代一城之命賊悚為少戢夫為善之心勇猛堅確而本于誠寔是能感通神明彼盜賊之徒雖其悍桀亦有人心寧不為之革面改圖惟善之歸乎況推之以造事立業將無不可為者净公前後所為如欲飯百萬僧乃至三百餘萬鑿西湖多宝山為弥勒像又增廣其居為殿堂樓觀皆一念之誠寔始而終之其畫時坐一净室禪觀寂然見阿弥陀光明好像而後下筆故所画如所見凡所建造如其所画也事見於張忠獻趙忠簡張無盡之頌之贊皆世之鉅人元天也圓悟勤大慧杲真歇了皆敬重之如見在佛則佛法中之大知識也不亦偉歟院更多故久就摧圮勿山沖公提點蚤受業妙行往來諸山遍歷僧職各有勞能雅意第欲弘其祖師前規以酬夙願而已乃以華亭義興兩莊八百六十餘畝山一百三十餘畝歸之常住一新其院三門藏殿佛殿浴室無量壽閣廊廡楯檻高下曲折奇花異卉芳菲掩映究為勝處大開養魚池每歲臨池放生以申祝讚圍〻祥〻不可勝紀又通舡步拓蔬圃廣栴檀林以安挂錫至於建菩提國水脩陸堂由中徂外莫不完備祖師心傳所謂勇猛堅確而本之誠寔者朝夕奉以從事沖公年已八十許健強如六七十其力足以達其所為用克底于成先是喻弥陀之寂也張循忠烈王以文祭之王五世孫挾予壻也承其先志以來求記戊申十一月也予聞沖公自稱方是閒觀其大作佛事無負祖師之付囑亦可以少閒矣而猶曰未

是閒也自有此院未始有記真大父嗣事必得記方是閒也其果遂可閒歟予顧冲公益加之意雖休勿休喻彌陀死而不亡嵗時來歸顧瞻新宇亦當忻然為之一咲

松江普照寺記

一切世間佛法最盛〻矣而不能不變者數也變矣而不能不復者時也必理足以馭數而不盡隳乎數智足以因時而不至違乎時而莫能又足以立事式克底於成故書名無窮焉普照本堂乾元〻年大明寺也相傳為陸氏故居始孫吳時陸抗封華亭侯世居華谷三十五里各水之陽崑山之陰時尚隸姑蘇天寶十年始為縣石晉天福五年始創秀州割華亭以隸至元丁丑陞為松江府史傳稱陸抗自孫氏之亡退居舊里蓋自建鄴宅歸也普照豈非其別墅欤自夢形黑蠓地化寳坊春鐘擊鼓而作佛事此其盛之始也会昌五年天下僧寺皆廢普照亦其一也錢氏時鎮守司空張瓔於寺後鑿河通流寺故基去三之二矣此其變之始也大中十二年良惠元珂等再建寺宋祥符元年改為普照王僧必以學行充寺僧凡二百餘房者至無所容此其變而復盛者也建炎紹興至淳祐戊申屢經欝攸此其衰變者也寶祐乙卯行金再造山門翬飛翼跂此其衰變而復盛者也從之大者釋迦殿千佛水陸院千僧海會堂予嘗為記已具載其事它如庫廳海月堂即高僧惠辯號海月法師也梵脩院嘗立觀堂即旧之五百羅漢殿也善住教院即旧之東塔院也至於圓通殿西方殿藏院藏殿之類靡不完具鐘樓鉡鐘声聞五十里而宝塔崢嶸屹出雲表尤為奇觀每歲官僚於此建道場申祝讚益廣善緣為民祈福遇首春仲春仲夏四立日皆修斯觀誦經典率以為常此皆前後諸人所共修營或捐已資或藉化施或出主僧或出徒弟其智足因時而能足以立事不能隳之數也歷幾歲而不復變焉前主僧佛智通悟大師予聞寔相與規

度叶賛其力居多大德丁未因來求記非徒修土木之盛也以見諸人之劳使後者效也況佛之智慧即吾之智慧不如待時也佛之能仁即吾之能用力於仁也豈流俗任智矜能者之比哉銘曰

大相國寺并包百數殊塗同歸不内外故人之观物必於會通剖去藩籬是謂大同於、總、普照院室言棲尓鞏我瓶我錫有萬其法各開户牖貫以一理何殊已有而今而後闡尓弘規洞朗軒闢盡撤已私自然福德通河沙界不可限量亦無障礙是普照釋迦之殿為高棟揷雲邦壤攸奠蒲牢霜吼扶桑日出紅光陸離幽霧辟易靡所不照斯之謂普、照之中物無忠若潮汐以時亦無凮灾稲蟹日富而施日來稽首佛慈其何以報謹尓重脩是祈是禱悔過興善一念猛烈願尓衆生永離塵劫

君子軒記

是氣流行陽一而陰二故為君子者常少不為君子者常多有所不及則有所勝焉惟立教之君子以降衷秉彝脩道而制其數以熙扶造化之所不及之為君子亦欲人之皆為君子君子多則為物之春否則草木當大夏而黄落分數少多之間教之淺深之驗也古者家塾而黨庠遂序小學而大學皆有教法當其時之可不過時而扞格也知類通達至於大成不小成而止也從容以盡其声不徒記問也長善而救其失不徒私淑艾也此即孟子所謂君子所以教者五雖各因其人品所施若殊要不過教人使為君子而已先儒以孔門弟子言之時而化之、顔曾成德之門冉達財之由賜固君子也若乃樊遲之不終絶於君子陳亢之學有聞於君子亦得與荅問私淑艾焉由是而推誠聖門教人之大法也後百餘載孔子所教之君子散在四方既已畧盡異端起而功利熾孟子不求勝之

惟舉聖法以示學者聖法修則君子多君子多則邪說息孟子之所願也孟子亞聖似顏子傳道似曾子時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方且曰與其徒難疑答問歆然自謂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者也夫孟子曾不得為時雨之事淑艾自私獨為君子豈其所願哉天之生聖賢固不使其自有餘於已而獨為君子也張仲寔居今而學古從之者衆乃拓學古齋之右創為使齋既明清曠体日以飭教日以專學者日以親予本孟子語榜之曰君子軒而戴君帥初為之銘仲寔復求予語予闊數歲來吾黨之私淑艾者不忍獨善頗出其緒餘以惠後進絃誦之声相聞教之將盛與況欲人之為君子而卑世之多君子仲寔夙志也今將進而任君子之教與世道之責有大於是惟吾仲寔勉焉若時雨之義則帥初之銘美之矣

陵陽先生集卷之九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記

周公謹復菴記

周公謹以復名其山中之菴閽謂予曰歲丁丑吾廬破始去而寓抗燕雀過故墟猶有噍啁之意況先中丞迨先人三世之墓故在霅歲一至或再至焉輙傍徨不忍去年益老惧無以自還抱恨没齒近得吉土先人之塋側尚異時營蒐裘遂狐首下從九京志願畢矣幸為我記復菴新息後在柏浪鳶影跕跕中卧念從弟少遊平生語欲守坟墓称鄉里不可得今抗視霅為旁近鄙公謹歲時展省沃酹不廢已得為馬少遊尚何差乎後雖然試為予言之天地之間一氣昆侖而旁薄求之於黃鐘八十一分九寸之管牽牛一丈三尺一寸四分之晷陽九萬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出入之元求其復也豈不在吾方寸中利爛復反窮而後有復夬而後有復君家

無極翁曰復其不善之動而已復則無不善爲復之初九復之善者也下違而復何悔之有故曰元吉夫之也若乃六三頻復失之屢危矣而猶曰无咎六四獨復力之微難矣而猶曰以從道此其意開人以善自非㸐迷不復如上六未嘗不致其慘〻公謹僑寄他邦蓋不得尚若穷於性分未云失也顧戚然以違家事爲已謏者丞圖雖厥終使洺復菴而曰從事於復不以獨復之難自阻必以不遠復之善自期一宜膏車秣馬問復菴之里闚其藩而休於其居圖書無恙雞犬相識忻然以咲曰吾今始真歸矣載膺揪攢根荄牙甲於霜露之既降而函活於春雨之既濡喜極而感則又以之休暢以之甚萬而懊惱此閉吾方寸中之一大復卦也因思夫物遺反原以已絕之氣爲方寸中之氣者則非吾所復而得吾之初爲善孰有如於此抑予聞復道善也亦長道也其未復也順而正以觀其長其既復也順而行以導其長順斯長而亨出

無疾則眉壽無害考終命之福也朋來無咎則子孫逢吉必復其始之祥也予敢自附善頌以落復菴之成

俞好問交樂軒記

俞好問名其軒曰交樂以問於吾〻曰是何居好問曰吾得之蒙莊書吾曰豈非老子之語南榮趎所謂交食於地交樂於天者歟他日予綦以語九方甄則又曰邀食爲邀樂爲何也夫交者同也邀者求也試就其說而言之曰交是矣交食於地人樂也交樂於天〻樂也人樂與人爲徒者也天樂與天爲徒者也人游乎天地之內而未出乎天地之外是故人物同宇而物異汩乎人利害同域而害寔生乎利四者蓋同行而異情天而不人則相安以恬樂也人而不天則相爭以奪不樂也嗚呼安得至人而與之論天樂好問胸襟洒落疏快無町畦無留藏居瓠溪之上葺數椽堂有老母以忘爲養葵菽水盡歡有如甘旨一可樂其性喜書畫抄夜誦有四

犹子時來請說二可樂又喜為詩操筆立就有佳客至相與吟哦三可樂隙地雜植有香之花四時皆春芳菲不斷四可樂好問每曰我交食於地不與地爭嶮㟪之利交樂於天不與天爭陰陽之和孰為人與物孰為利與害惟其無四者之累是以有四者之樂未嘗力邀而強取之如子去者之天耶人耶人耶天耶吾問之數曰吾於好問托其交而不知其樂吾其至愚哉何足與論天樂雖然至愚同至人其亦可樂吾所樂乎•哉

重刻晦菴景行堂記

古者建學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而鄉先生亦得祭於社為三衢郡故有尊賢祠如端明汪公太史范公猶合之它邦惟江山縣學祠是正介先生而次五賢於景行堂則國故也鄉先生之位也文公朱子記其氏名與其樂行氣節偕矣車舝之卒章曰高山仰止景行、止孔子亟稱之以為好賢如此、五賢之所立雖若不同然正介學於胡安定延平學於楊龜山所以求仁諫議力攻蔡京童貫仁人之能惡人也叔縝以一士曹掾叱聽冠宅鄉以一太學生責金酋則又殺身成仁者也壹是皆以人心天理之不可泯故信史參載闕大書深刻以風勵當世而興起後人蓋詩之好仁朱子有為夫無欲而好仁一人而已在孔子時已歎其少況後乎孔子後乎朱子乎溯熙以來僅百餘載碑已漶漫殘缺越在榛莽過者恬弗怪焉嗚呼可觀世变矣

郡人•柴君來領教事亟與周君謨呂匠治石更刻遺文重搆穹趺視旧加嚴於是五賢之遺風餘烈犹有足證暫晦益彰而觀者亦改容更貌復知學行節氣之可貴可重可企慕有功斯文有補世教寔大其庶幾能好朱子之所好者歟二君皆名家後柴君諫議四世外諸孫其先世潛心君兄弟嘗與延平共學龜山之門而周君則正介諸孫也至今犹藏其詩稿源流有自是尤可紀者既成屬某識顛末某父子嘗先後貳

衢他日予將按部又至焉每以未得一拜祠下為恨焉今與伏深潛且暮且廹乃命諸匠刻之新獲附名於碑因竊自喜夫高山仰止者知之事景行〻止者行之事何莫非學亦何莫非仁俛焉孳〻惟尊聞行知是務此又朱子所為推本於學之意因併以諗觀者矣

重脩顏魯公祠堂記

吳興多賢守在唐顏魯公以名節著人皆曰吾邦魯公也余則曰天下魯公也蓋張巡許遠從父兄杲卿之一輩人平原蔡州事具史冊無庸察〻言惟是乾元己亥公嘗撰天下放生池碑銘進之而其再進大字本則上元庚子帥百僚上表請問起居西宮遂貶蓬州則庚子八月朔明年辛丑至大曆癸丑十有三年公由臨汝轉吳興始追刻而建之郡東放生池上之所謂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問安視膳不改家人之禮示天下必有尊也蘇文公以為公寔規諷肅宗非屑〻放生池者可謂知公之心惟公大忠大慮奪不顧身每為朝廷爭典禮為國家折奸邪而又一正其本為天下後世明綱常使凡為人臣子無敢遺君後親雖觸逆隕越卒陷死地而不悔夫感慨殺身易從容就義難平居能犯顏敢諫則臨難能仗節死誼茲其為天下魯公也與當宋嘉祐辛丑之際始即池上叙魯公祠紹興初始賜額忠烈廟崇樹表章備矣乃自近歲編户雜居廟毀像壞過者太息東平李侯奇以今辛丑夏四月寔來為守下車聞之瞿然亟按祀典考郡乘躬至其處參訂申畫而謀諸長老貳佐作新廟民相其役始七月成十月中肖公像揭虔妥靈大其門廡敞其軒楹規制宏閣傑既用傳祠下郡學教授周鮪以侯意屬記於陵陽牟某〻泯也弗獲辭焉嗚呼輪奐雖新感懷猶昔嘗試憑檻而觀波光瀲灔鏡明黛蓄照徹上下而公忠義所在其精神之盛焉萬億〻千載如生安知不勝遺民懷遺劉乘風來下余蓋不足以見之若夫斷荒而興壞聳善而扶正如

李侯之為者則誠有補世教而卓然異流俗於可尚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〻止維侯有焉後之人尚毋忘斯語是為記

普照千僧海會堂記

三代盛時禮樂制度學校倫教脩設明倫外物莫干其藩厥後浸衰以徵東漢明帝時竺法蘭摩騰首負四十二章經至白馬寺符丈六金身之夢上所崇信趨者瀾倒諸人先生徒持空言以抗曾莫之止日蔓月滋唐會昌五年以前不啻二十七萬餘僧宋天禧以後不啻三十九萬何其盛也一盛一衰相與消長勢使之然昔伊川程子嘗游覺海會林精舍見衆衲方食忽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彼其拜則膜拜衣則條衣非可比而同之三代程子之言顧若是何歟礼失必求之野或者觀其會而得其意歟方其于〻而來脫屨發而弁臨席而坐不語而食蔬食菓必羹祭如必齋如雍容可觀古意猶有存為者故程子有慨於衰不覺舍然而發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其日繁多要不必盡同亦取其意之存乎古者而已它可類推特未知佛氏所謂三千威儀八百細行同乎否乎維松江普照寺有千僧堂自唐乾元宋淳祐丙戌中回祿之厄無復旧觀崇教六師祖祥之所建潼川北澗之所建者又悉為瓦礫之場至元丙子万户沠侯來鎮是邑與慧悟興教大師恭相為倡師首撤鐘樓庫堂西廡而千僧堂未遑暇也又四年己卯里人趙架閣施所居堂為之因陋就簡意未稱臨化之際專以此事囑其後人於是徒弟通辯大師其銖積寸累且募擅施大德癸卯於旧址重建其堂完明周密風日不到設坐偹物使僧衆得以如法而住繙誦經懺下自己功夫出則聽說法申祝讃功德無量因來求文以記遂施之人當去來去視彼臨化洒脫明了一辯大事者為何如且強立文字以傳久遠海會之叢林有具眼者不得獻笑乎重說偈言曰

盛哉海會千僧之堂是為普照選仸之場其

有禪客白丹霞說若選去官不如選佛霞問選佛當在何所選佛之堂江西為祖万中選千、中選百於百之中又選其一愈選愈少其義任何人以為少我猶曰多有如此堂維友所造室几靜深床坐完好夏有瓏簟冬有重席擁衣而起振履而出千僧齊倡一口百声千口萬声清徹朗、有大導師默然坐晏忽獅子吼喚醒惛惰聞者震越得大警悟須臾之頃屬善感具九諸佛子皆得度已稽首首照朝夕彈指

紹興嵊縣新建東嶽行祠記

古者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其能出雲氣為風雨祭之禮也春秋書魯猶三望公羊氏曰望者望祭泰山河海也鄭司農以為魯境不及河魯得祭泰山曰河者非也三望淮海岱山也公羊善矣之然魯之旧流旱則修雩吁嗟求雨而已未聞有事於泰山是魯雖得祭泰山而謹之重之不輕於祭也如此今東嶽之祠徧四方窮陬下邑往、而有田夫里媼日夜援吽號以禱以禬不惧其黷何敢夫泰山之雲膚寸觸石不崇朝而雨天下其施溥其功鉅天下通祀可也魯固不得私焉嵊越之名邑也其民知禮義而通於法號為易治青社余君洪以丙申歲來為尹平易近民濟以明敏夙夜諮求民莫與為使安輯縣一里有東嶽行祠比歲旱禱輒應丁酉秋青虫為孽禱之明日虫閉遺育今知神之信已愈自飭敬事神已亥夏六月大旱早苗多槁死老農謂過處暑藉得雨晚禾不復矣今聞之戚曰民以食為本今視天祐然說不幸如老農語民且殆今獨何心獨全從走祠下稽戚已壽年為百里命請命於神越三日果大雨四境沾浹焦槁盡活苗怒長乃有秋民皆喜色相告我從今得雨今寔活我今謝曰神賜也吾敢攘神之功惟是旧祠又毀神棲數尺下前令李緒於其東南六百餘步作後寢今令丞繼作正殿揭虔妥靈盥薦始有所而兩廡門觀未備也乃諗於衆曰

圖之用答神意民又皆喜願盡力賦丈屬後其任其事而為之期起九月畢十月趣具百煩工梜竭作至期成爲屋凡百楹昔所未備今也大完翬飛雄跱一旦傑出官道之西中為一亭由亭達於橋由橋達於祠泓蓄異魚環植佳木俯廟貌而昭神貺也士民共樂之攜稚在野歌舞在道董為太和以迎善氣以占嗣歲其屢豐年無有菑害又益相喜賀願伐石紀其成則因于世旧上虞劉憷瑨西秦張揆以來請記惟神無方無在不在賢令尹不有其躬欲以擥塞民災發於秉誠非有一毫自為意故神之聽之雖遠而逆大庇於民民從之後不踰時食其報者而或者昧損上益下之義剝民之飢惟已是利不旱勿恤訴曰匪吾咎神勿顧咎則且將事土木以要於神失其本矣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予嘗使越亦能忘其民也既樂其獲蒙神休而在有感於今之義特書之俾刻為以告於來者而

岩岩泰山寔奄東魯龍駕帝服爰作神主使雲前驅風雨為御欻兮上征左右帝所維越在東門一其顧睎彼槁乾沃之膏雨旱火不光休氣布濩山之陽民拓新宇石梁既既抗於民于廡廟寢孔碩神其來下其靈洞洞瑶席敝糈載榆爾燔民歌以舞水有魴鯉陸有秔稌至於來茲豐年其穰神功莫名樂哉此士維鄉維邑皇受多祐

至樂齋記

古浯文君 心之閒為予言吾室環堵門関落然孰使吾終日安從而不去者非書乎書誠吾之至樂也或且曰書糟粕也憂患也至樂無樂乃皆東書不觀游談相高以是為至樂為人蓋有飲食而不知味者未有不飲食而知其味者也吾固疑而不信且吾先人寡慾而好書頗勤勤輯散帙以遺其後授而讀之未嘗一日而舍書以教至哉天下樂終日在書案此歐陽詩語也故吾摘之以名讀書之室而求吾之所謂至樂

者予閒而異之讀書亦大難 異時藏書之家所少非書而讀書者少無它書易得常而不知其為可樂書肆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亡書同佔畢而已雖讀之不樂也與不讀同鄴侯之架一一懸牙籤新若手未觸韓子之詩視歐陽殆不免乎誠韓言藏歐言讀李繁輩其能果讀而樂乎否今之書日益以少而難得讀者宜益以少君知其難易將至矣有能知書之難得則知書之可樂而至樂者出為心之生長見聞資稟草異意氣之盛如川方增乃退然承其先志以歐陽子讀書為法夫歐陽子蓋知其難者也自其蚤歲卒從人借書且抄且讀嘗見呂恭集於隨州某氏破篋中求之以歸始為古文每欲在夷陵欲求史漢一觀不可得是時峯平日之書難得尚尔追其晚歲所藏僅萬卷三代以來金石刻千卷又皆出於四方万里窮絶之處游之難然二者非有声色臭味可以移人而公甚篤好或手自挍讐或以立訓傳或以訂史傳百家之

訛謬至與其為六一而樂之終身其得之〻難而樂之〻如此詩蓋言其平生之所得而寔天下之名言也彼謂歐九不會讀書豈知言者哉心之藏書不多於歐陽子之晚歲亦不易於歐陽子之蚤歲今也坐一室中窓明几靜左右横陳俯仰千載非芝編縹帙部居條列以為美也非虞初稗官凡將急就以為博也非薰香摘艷以功也蓋有其至樂者之存吾心而已所自得言莫能喻抑知其難而有以樂之欤心之屬予記顧耗惛因記其所與予言者且以信予之說毋遽忘其難而漫趨於易則其樂亦無窮矣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此則至樂之候也又將以是觀焉

林菴記

壬寅首春林菴廣訪僉事發臨吳興郡〻之吏民莫不洒然改視易聽與歲俱新不以苛察為明健決為斷深刻為能酌緩急寬猛之中隱然虎豹在山林而藜藿不採蓋與人之誦如此而

予卧病荒園久絶情造請乃特枉車騎過之潤畧將迎高談劇詠淪茗從容因知其所存過人遠閒謂予曰若知吾林菴之意乎甚昔吾嘗從事安西幙為蒲城長由河洛嵩華道褒峴以出岐梁往來秦商漢蜀之間今自監察御史出贊浙西憲司由魯復淮泗絶濤江至京口過姑蘇越于錢塘以來茗霅凡天下之名山巨鎮雄偉而傑特孤峭而奇絶媚秀而窅深者皆徧經而歷覽雖外縻于職未能超然自放其間以遂吾平生之志然未嘗一日不夢想坐馳每念入林恐不容之語為慨歎故以林名菴以見吾竟頹為我識之予以眊昏辭不可窮惟古之高人勝士胸中自有林壑功名富貴不能涉其藩其處故在魏闕如江海在市廛如山林不見其異否則富貴之念先入其中藉令岩居川觀其視嘉木奇石縈絆耳睛嵐廢霏靈歷耳朝暮夜寢籠檻耳適足為吾病焉况方沉着富貴又安能使之一旦以此易彼哉林菴恬淡文雅公退之餘觀書之隙或呼硯與筆濃墨大書體嚴勢逸各當其物或倚欄舒眺撚髭索句嘲美風月且欲與騷人墨客角其技或屏都騎載車舫上下林壑窮幽選勝忘其日晏其視富貴為何如也林處之山豹林之谷衡岳之雲林岳麓之道林廬山之東西二林園已盡在林菴中尚何俟予言夫以林菴之能謂抱負有功見之當大寃厥蘊次猶當長讌宫御史言聽志行使窮厥觧壞山巔澗限之堤皆破其澤而支離流輩亦得與木石共老豈徒專林菴之樂以自樂哉尚乎了婚嫁而遨遊五岳謝安石成功名而雅志東山付之他日未晚也

周景遠君子堂記

東平周君景遠甫壬寅之夏以使事過霅首扁舟訪嬰廬靜專大雅温然君子也良以既見為喜他日再見語益親蓋君子嘗名其燕處之曰君子而以問於予夫君子成名之人也君能取以自名美矣予何足以言之且孰不願為君子

如尭時君子十六人周時人皆有士君子之行而魯亦多君子其類衆其道廣周君子之類也不必自有其名然陽一陰二大往小來可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化中人而不能化中人則君子之類少而君子之名始著君子之名著而君子之道始孤矣豈君子所願哉名者忌之招而又嘵々然抗其名以爲的於天下吾惧其立於獨却笑來方無也故蘧伯玉耻獨爲君子何耻也耻不能使人皆爲君子而已立於獨也後之君子或不能爲蘧伯玉徒使悪直醜正者競起而相仇名適爲君子累楚之好脩漢之尚節義唐之清流是也無乃好名之過歟周君曰子之言幾矣其曰好名之過者何也君子病其名之不彰學以求君子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吾方求於君子之不暇而暇好名之避者避好名是君子不可爲必同流合汙而後爲得也夫寔之所在名斯從之抗君子之名不可避君子之名濫不可吾非吾堂因

名思義允易象傳記稱君子者殆數十百其嘉言善行一日森列左右寔果外乎名哉吾家濂溪子曰寔勝善名勝耻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孜々不息務寔也意謂務寔則其寔脩而名善非悪乎名也而敢以是說總衆君子後以自儆焉不亦可乎予益畏之予聞周君之先嘗躋膴仕習聞中州風俗文物之旧君趾美象賢早有令譽宦轍所至不合輒引去不少徇流俗往々寓意於詩旨趣甚遠今以傳文多識與於禮文之事蓋所謂君子以制度議德行者既無負明堂之義而猶務寔自儆如此可敬也因其識之予前言則陋矣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一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記

遊桃塢記

程周卿紆湖學晉輔長尹堂兩邦相望故家蔚如此會晉輔秋湍歸相與挈家望毋慰桃塢菴楚望漢卿偕內外諸孫侍文孺輯秋候於門親友來會者予與文性之史順甫劉道甫自俞步至菴五六里所菴雅潔可居滄洲翁所位置翁以來增葺之前曰桃塢後曰更不疑巨碣峙立趙膚齋筆也先人氏名亦在焉時適三月半雨新霽青松如沐笋已上番茶蘼甚開芍藥亦有開者主人兄弟怡〻愉〻連日以奉母之觴徧酌客飲酣甚歡中夜復浮太白對床咲語猶真吾觀周卿飯不足晉輔囊無餘而能調娛其親不知山中為寂寞而妻子皆有自得之色此固人之所難而吾儕之所為喜也留三宿雨時止時作拄杖叩諸菴徧叨若供殊清適性之玩金

鯽魚良久隱見不常自昔珍貴不可致者而盛還菴中惟之大書雪壁且賦詩一章曲盡佳致紹老克翁亦繼來期而不至者史載陳正則正德者文瑞甫第則陵陽牟某獻之甫也時丙申三月十八日記

劉叔麟以齋記

郁邑浩壤承平日久上恬下熙弗慮弗圖一旦風塵倏起父子兄弟對面相失顧吾心之天者獨在過故墟睹遺蹟感慕傷嗟有不能自已者焉若劉叔麟之復為此齋是也叔麟之先父諱某自號以齋居杭新門裏朝市翁相摩不樂仕進自壯至老手不釋卷尤善書以齋其所畜也八法咸備見者忻羨生乙亥終丙子年六十有二五子綸緯紱紳素綏即叔麟少年事遠遊去杭且三十年歲乙巳來歸自宣問其兄弟鮮矣問其室廬燬矣與言往事無與共語古有為崔言者曰去家十年城郭如故為人民非而家纍〻歲代遷逝理有必然無足怪者三十年者特

千年之一瞬息爾叔麟之所以遭遷至於如此可勝歎哉幸四世之祖墓在西湖之上守者亡恙再獲瞻省有念以齋不可復見不覺感慕傷嗟非吾心之天者其孰為之要不當以世論安叔麟卜居鄉閭復為以齋子昂集賢趙侯為大書而揭之越丙申夏因來寄聲求記其事予惟以齋以〻名齋非徒自謂也蓋將遺其後之人不在叔麟乎夫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為人之子終自行之猶恐弗況生事葬祭之而不得以其禮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此心當何如傳家名齋曰以〻之一字叔麟固宜敬恭朝夕奉以周旋思其音容而屬其荒絶存其手澤而著其德善以齋在是則吾親在是吾親在是則吾心之天在是千載一日而何三十年之有叔麟人令而貌古有學問有踐履必能立身揚名以圖其孝之終以大其門以無愧以齋之義矣

報德院記

距松江府五十四里而近曰下橫涇時思報德巖院在焉蓋佛氏有大報恩七篇郁子厚以為此七篇皆由孝而極其業以徹夫世之蕩誕謾弛好違其書音夫報恩即報德也報其父母生成之德也而其報德又莫若懺罪報德者昊天罔極而致其時思也懺罪者改過遷善而致其愧悔也豈不五體投地千走齊唱而求其罪消滅哉院之主僧曰友權泒出顧亭林宗林寺自幼敏悟聽講天竺能背誦法華經脩長期觀氣貌古朴不事外飾業通周易嘿參妙義非苟焉者宋咸淳辛未易徐氏基地結菴廬以庇風雨以事香火度弟子元吉普潤等善治生廣業者潤習台衡教於邈衆分任院事次第而舉權閣語吉與潤曰吾年七十行且去矣蓋為我盤不孟建九品觀植淨土緣且市田為供給刻之石以示久遠元貞乙未啓長期申祝讚首叛三門兩廡僧堂歲役未竟大德庚子壬寅權與吉者相繼示寂潤竭麗嗣乃事置法堂砌祖塔揩鍾

臺建釋迦殿塑左右侍從普陀大士羅漢諸天脩極莊嚴壁有金采沼有紅蕖層閣飛楹高切雲漢平蕪絶島近在目睫殊偉壯麗遂爲一方勝處于是啓長期之藏東北隅忽竹園産靈芝夫竹之有筠四時不改柯易葉已非凡植况靈芝煌煌與寒光翠氣交相暎發耶衆皆歎曰造物者生祥下瑞以有此芝振動時人之耳目故一切與脩有相之道次第而成不待懺罪德已報矣越至今日咸歸功於澗爲澗自號澤翁焉寔而疏通是能盡報德之義克與先業盛其福澤至大戊申春賜金襴袈裟號慧光普照大師尤有學禪爲良月遠來求文以記予蓋不獲辭乃銘曰

於惟惟公秉志夙堅爰發弘誓獨奮空拳始來横涇把茅三椽殿堂樓觀一旦屹然翚越之妙華榜高懸是曰時思以報所天報之維何懺是先罪誘化澆俗崇植勝緣姻娅和氣芝寔鍾爲九莖三秀衆美具全厥在報德其應尤專人所創見競誇以博澗也師吉後克繼前長夕薰修不懈益廣施於奕葉益昌以閑如澤之澗獲福無邊

義齋記

臨安山水天下竒異時英雄崛起之跡易久而平錢氏子孫布自穆父華胄去而爲文詞取科目司誥命至近代平齋洪君出又以倫綱常著名節流風餘論今猶可效也方爲天瑞坐於是鄉妙齡秀發雅慕前修勤書嗜古而善爲詩其若有山月吟窓曰孋啄其間家則堂當爲作詩序其胸次已不俗又以義名其書齋而問於予〻曰識昏學落然嘗聞仁以義節故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否則愛無差等墨氏也氣可配道與義故浩然塞乎天地否則以義爲外告子也敬義立則德不孤否則敬以直内而不以義方外釋氏也若是者皆不能以無義〻者固非一行一致之爲而于獨諂〻爲以義爲揭者何哉豈有半夜叩門拜衣從之不以存亡爲解者

乎亦有懷憤不直咈人色上而稠人廣衆輙焦責不顧者乎抑亦有排難解紛辭千金而不受因絶其人不與通者乎天瑞曰是之所義非吾之所謂義也況并以釋義〻之與比君子喻義之類曷嘗不專言之而元麟之取節則原道行而宜之〻語也昔曾子曰義者宜此也中庸曰義者宜也楊子雲曰予得此宜謂之義也韓子殆本此歟予於是知天瑞眞好義者矣夫天下事物莫不皆有當然之則予之居是齋也盍試思之自君臣父子兄弟以至朋友鄉黨鄰里以至一語一言一擧動云爲之際允行之而得其當處之而得其平由之而得其正辨之而得其分者皆所謂宜也義也是義之名也固標絶於一辭之表而義之寔每裁制於衆理之中雖以之爲詩可以興可以立可以怨可亦義之宜也發於情止於理義止亦義之宜也傳曰詩書義之府也孰謂吟哦之不謂義齋乎

敬愍侯祠記

唐以來使海外亦曰絶域使其選盛重至元甲申　朝廷以日東國負險遠不可武令遣使者宣示德意用懷柔之於是刑部尚書福建道宣慰兼提刑按察使福書王侯除參知政事張帆揭節乘駟以行侯姿儀山立足以竦物望知畧輻輳足以應事會詞辯淵博足以申使指人皆謂是行必能得要領歸報視海如塗不劳戍申坐以無事曾幾何時讒閒倏傳朝論嗟惜具列其故追贈錫爵節惠定謚曰敬愍侯卒時年五十六五子皆承世禄其季子都中爲少中大夫平江路治中郎吳中賜田宅所以餙終恤後者備至其孤奉母張氏來居吳相依爲命母獨深念旅魂不復終天曷報乃削髮爲尼住妙湛寺朝夕繙經禮拜歸誠於佛修寺起廢役凡再舉蓋佛有大報恩且使其孤一事意國爲廢既就職追慕不少衰又念人子事死如生事〻亡如事存求之無不至惟佛俛仰之間再拊海外吾父死而不忘安知不往來與俱遂闢寺東廡創

敬愍祠塑侯遺像以廣香火以致延佇冠佩有肅神采如生相率拜祠下且喜且悲因市田百畝捨入常住為此祠歲時薰修及七月十五日忌日追遠費專一僧掌之具有規約治中繼陞大中去為浙東宣慰副使歲癸卯自述顛末來以諗其先友陵陽牟某求為記刻石示方來嗚呼予尚忍書敬愍侯之事哉昔葉公子高將使齊問於孔子以為事君若不成則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有陰陽之患意欲處若成若不成以

自免而孔子則曰事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盡勉之使志其身而遂行耳今侯之遠使猶未入國不幸賫志而終雖處患不如葉公子高然視孔子之勉子高者夫何歉是固宜書況有賢嗣於甸宣立身揚名式克負荷其為是建祠捐田種〻佛事匪直以安靈悲也且一念之孝根於心通於神明抑至也宜牽聯俱書焉俾之人尚守成規廣前志惟誠惟敬弗懈益虔是祠也于奚一日求終長存可也侯名積翁旧朝名執政留耕先生伯大之猶子故自號存耕留耕嘗為端明殿學士制置福建云與我先人道誼交而侯又與予厚死生契濶執筆法然後為敬辭三致意俾侑祀焉詞曰

許藏戴轍宜廟堂一朝龍節徂遐方揚颿直欲稍扶桑姓濤稽天物惟征奄忽離為尸不祥魂予淞〻之何魂亟命下招遣巫陽謂我弗信厥客章吳都繡錯羨貂累甲第中眷宿洞房湖山左右蔚相望魂胡不歸此尚祥進思囿極涕泗滂新祠屹若依寶坊雨花繽紛梵唄揚侯兮來歸駕鸞鳳儼風瑤杳佩玉鏘有擲其酹羅餕饌歲時宴娛瓏陳觴子孫世〻永奉嘗

松江普照寺釋迦殿記

松江普照寺陸士衡別業也自孫氏歸晉兄弟入洛以文齊事任威聲權勢振動當時倚仗者相尋曾未幾息已有華亭寉唳之難而其臺榭化為像設所席化為梵唄乃至今存何歟寺比

坐九峯層巒疊嶂攢青擁翠相為蔽虧陰陽家者流謂風氣藏聚可安千衆蓋特以依僧為宜也唐乾元時本號大明寺僧雨惠営創釋迦如來殿遠宋祥符間改賜今額道者嚴善誓僧宗章真歇凡三度重建淳祐戊申厄於祝融里人戴武翼仰之首議興造其事未竟予之信竭力繼之使孫彥中掌其費僧祖鏡等任其役咸淳甲戌佛惠思與武翼旧念不可廢前人功亟勸率踴躍以助殿始成衆請行起興殿畢塗塈而營像設於是慧辯顧慧悟秀以白鎮守沙侯欣然致從吏且厚施之超益傾皆化緣不憚勞費久之而就方丈鷲浮重搆翼致加以藻繪金碧安禪中設釋迦像若左若右分列八位備極莊嚴而三世如來圓通大士應真羅漢諸天人之相亦次第而成至於琉璃無盡燈氏華諸供具莫不完好每歲州侯御其僚屬於此建道場中祝讚而禱水旱禳風災者亦皆至為夫成之難則其傳之也必久是役也再見丁未甲子復周益

非一手足之力而超成其終功尤多可謂難矣起既歿其孫子關職是重修事寔來求文以記曰是固所以久傳而不廢也予聞萬形皆有惟理獨不朽者而佛氏亦曰一切諸法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雖與吾說若不盡同然所謂法身亘古今弥宇宙到處充满亦無排壞豈拘於形而外於理哉旨〻言語文字如浮雲如空花乍起乍滅了無根蒂反欲取其常住不滅者托之以傳聞也果以為能久傳不廢也蓋亦歸於諸己而已乃為之贊曰

維我普照王本法身自出光明攝方寸虛空
常獨耀盡三千大千無限河沙皆沃慧照
中天是之謂普衆生宿業重展轉動迷誤顛
佛垂慈憫與除諸障礙譬如摩尼珠烱〻照
濁水一作是念已業去障自空而我初不覺
心自劃開朗稽首釋迦尊為我證明之

普照寺千佛水陸院記

普照寺自唐乾元〻年至於宋數百年矣屢興

屢廢淳祐戊申迨今又十六年寺之耆宿分任其責山門列廡佛殿次第興建千佛水陸院地廣費鉅衆請屬之惠慈大師志新既領主席於是慨然捐衣盂營檀施寺僧元德爲之分幹徒弟淨心淨恩闍入爲之叶贊大作新之始於戊戌繼奉護持之

吉其事尤羸趣丁未乃求記予嘗記釋迦殿求矣固辭弗克則復之曰善必由積累而後成佛乃曰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而種善根已於百千萬佛而種善根何也夫討億兆者卒於一至寬乃所以爲至衆也且一者何心是也心以方寸而總萬善如有水之有根生意涵活千條萬幹聳壑昂霄皆自此始水陸院之義亦然肯梁武嘗制水陸儀文三年而成幾三千卷其後脩設者以十六位各分八位而爲上下召請則通三時法雖簡施則傳其上八位慈容瑞相爲人敬慕下八位殊形詭狀爲人恐怖有善有惡有勸有戒大率以懺悔爲先有能用意猛烈一悔之閒諸惡盡除衆善咸具曷嘗不本於一哉今惠慈於此三役位置曲當山門兩廊塑湧天台聖域五百高流閣上設西方三聖銅鑄千佛閣下說千葉盧舍那佛普賢文殊三大士左右塑湧水陸冥陽三界像閒飾以金采眩耀衆目輝映方池而其池而菡萏數枝飛檻相屬生香不斷疑淨上移來此地諸佛子於爲修行莫不超然得大自在皆惠慈十年之間苦心勞形之所成然亦其胸中自來積善如木有根故一人所發有此殊勝非徒極莊嚴事觀美也蓋欲使生者觸其罪業日增福祐死者拔其幽滯免墮輪迴而已世安有一念之頃不能感動鬼神而能溥齊含靈功德無量遍周沙界乎惠慈得之矣銘曰

我觀人心內有善元無惡顛迷彼弗知往〻
路頭錯爾時諸大夫一切諸菩薩忽現善慈
相與衆共說法〻皆由心造罪亦由心起心
起罪一空各已得度已衆生地獄衆六道阿

脩羅隨佛登天堂只在一刹那

澹軒記

燕山喬侯斎所居軒曰澹參政左山商公挺寔名而書之因来寄聲俾為之記顧其耄惽無能為役而喬侯之意友朋之屬不得以辞澹之義大矣嘗試求之蒙莊氏外篇其刻意則曰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繕性則曰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知北遊則曰相與無為乎澹而静乎而刻意之言為尤備蓋始澹終言淡中言淡三言者雖若不同其致則一寔相為用為夫惟澹然、後能無極而衆美從是故夫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德全而神不虧言淡者如此虚無恬淡則合乎天德純粹而不襍静一而不变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言行淡者又如此一澹之中衆美咸具喬侯名軒於為取義不亦善乎然蒙莊則曰此乃養神之道非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之所好也惟是喬侯入則郎省出則贊藩方今又慊澄江史二組有社有民誠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而惟澹是好獨何歟予竊謂人生而静以上容說不澹厥乎延之白朴散淳漓習俗破蕩功名富貴之役勞吾形声色滋味之奉汩吾神攻者衆存者寡惟欲盡除其貌容與其意而自以為澹事物之來未有不羨脽膠擾失其故常者無他神不全故也神無為妙萬物曷嘗淪於空虛同於無用哉夫存神以致用易說也豈惟蒙莊賢哉喬侯日坐澹軒因名思義恬無嗜好焚香讀易參玩文象以洗其心何其淡乎抽經史左右森羅吟咏其間寄興蕭雅何其澹庭空月朗神閒志定素琴橫膝大音声希何其澹所養愈深則所存愈澹神不虧而用不煩矣昔曹相國避堂舍蓋師用其說從民之欲填以無為且太刻深吏而進謹厚長者清淨寧一天下寔受其福所謂朝廷之士尊主強國之人非耶敢以是記澹侯喬侯名蕡成字仲山青云乙巳六月二十五日記

簡齋記

人之有宗族猶水之有源委木之有根幹其所從來遠矣司馬子長班孟堅皆嘗自叙李翺及旧史皆稱韓氏自叙其先本漢司空稜潁川人後徙陳留中昌黎韓文公之先世也世之自叙率本諸此惟陳氏本京人後徙晉之青神太常公徙雖陽長子恍京東轉運使靖康中運使子慈州司士參軍揮避地蒲之隋氏遂家焉簡齋則太常次子恂之孫也靖康南來紹興間參知政事以疾請去除知政殿學士知湖州歸老烏墩之精舍既沒遂窆於歸安縣唐德鄉上強里之嵱南北隔絶二百五十餘年兩房子孫簪纓不絶但不復相聞區宇混一以來參軍之伍世孫損齋公來爲浙東廉訪使即是參政之五世孫垕訪損齋浙東叙兄弟爲離而復合夫豈偶然〻損齋慨念水木本源自浙東謁告來雲拜簡齋之墓漢人以過家上冢爲榮公之此行蓋爲得之俾予識其顛末將刻石列之冢祠予與簡齋之先俱蜀人今寓於雲窃嘉公尊祖敬宗之義不敢以固陋辭云

新廟記

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誠而不可揜所謂造化之迹也故社稷有祈有報有由辟而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民所取材用亦得祠焉未有崇而不感〻而不通者世弗燭厥理或倫虚幻或涉怪誕事神之義戾於古矣越上虞縣四十五里是爲廣利侯廟崇崗列峙大溪橫陳乃衆流所滙潴蓄精祐前有二石筍東南有二龍湫禱祈必應其民無水旱之憂宋熙寧八年制以神聰明正直庇於一方供民之求如應影響特封廣利侯寔勝古道太守趙公忻紀其事于石使君祠事益恭如制書侯蓋石晉之方石聖官而吳越錢氏所封通澤將軍也按書乾寧三年錢鏐以其渡江涉董昌遂併有越歷五代至宋初八十四年雖通職貢奉正朔猶自封其境內諸神故侯有此號然歲無所攷旧記乾德

三年邑令盧　禱而獲應其得封殆斯時乎又十七年錢氏始入朝又九十七年始去錢氏旧號二百年間畧可攷者如此而晋非與午之晋則明甚建炎省方過縣而趨四明義旅偷扈見空中旗志有若廣利侯之號洪其尤卓異者也廟旧在石筍下臨縣辛亥始更面勢迨今又將百有餘年日毁弗不治荐酹無所前営護它役神弗顧答歲在乙未里儒金慈辰慨應古頡興任之於是金夢桂潘行孫分其職僧處恭寔其施若廟寢若門廡次第一新學閣嚴翼軼於旧觀揭處妥雲近建來會歲復大穰嘉氣時効呼舞載道惟神功是賛以其異時嘗使本道其治任越粗無愧於神惟民使來求記惟侯開三季能保捍茲邑民於兵革搶攘中以侯平一膺荷寵寔廟食其土有感必通惠利廣愛雖中更多故而神之昭明發見昔在人心如一日廟貌載新敬事目今始宜有紀述推獻公辭弗獲次乃推迹本原嗣書之用侈神之休烈照示方來無有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二

牟巘 獻之 男應龍編

序

顏伯玉文藁序

士散久矣卓犖非常者自恃其能不肯輙俛首從流俗時又無大科異等以得之徒區區建數人之竿縣一鈞之餌而欲待横江之鱣不已疏乎且犖犖茂異歲一人美名盛節也孰不以為希闊難逢而幸一值焉然不聞群刺史勸為之縣次駕續食與計偕又不聞公車朝奏而莫乃故士始而奮雄而疑且急造端宏大而其畢也小事之不可料每如此獨李顏文琛伯玉豈非所謂卓犖非常者與年弱冠首文名寔在是選勇不自制一旦躡蹻數千里新豐逆旅走斗酒獨酌解橐出所為文類進卷行卷者寫之生紙以上氣象是伯玉年少意氣如川之方至銳太阿之出匣三軍之朝氣其視一世為何如濡留兩載孰我仇仇亦不求君倦游以歸邑董公孫

皆前為博士乃冠其科伯玉豈有不能正使須試而後用何至參差回薄今猶在群博士下予滋所下解式者曰伯玉論太高又太奇嘗称作傷已賦以為禘之退之予學憫已戀皆諸賦殆不可後辯又嘗上書光範以為世無蘇明允不當在弟子之列其辭驁然無所謂遜寧知不取造物者所惡忌邪予觀自昔文人往往高自標樹范曄謂吾諸論放縱寔天下奇作其中合者不減過秦陸機謂聞傖父欲作三都賦待成當覆酒甕杜審言謂吾文奇當得屈宋作衙官韓昌黎亦曰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何獨以尤伯玉造物所忌能者意者磨礱涵養老其英華而大其器業識所學伯玉也今伯玉學曰以新文日盛必將盡窮天下正理盡備古文衆製斯名世而後止命之通塞均之大小要不必深計伯玉父交予壻張無又屢交予子應龍攜文過之若以古道相存取予既棄皆平生多受奇氣習畧盡無以知伯玉始論其大者而歸其編

送梅若過入龍虎山序

梅君過居澄山有詩書之業水石之勝以資放不能不出從千祿奔走塵埃鞅掌跌勞非其所樂一旦賦詩拂衣徑去何其見之高志之決也自號雲水道人忽又棄其家入句曲山為道士布褐芒屩霞餐逆旅見而識之者相與勞苦輒笑而不荅尚喜為詩好風涼月時復朗吟能自道其意近寄声云當由柯阜出於谿以訪龍虎之仙山而贈言者頗衆予老病日侵強食息人間世旦暮且盡欲附六翮從之不可得甚恨甚恨君過其子真之苗裔耶仙山乃騎麟翳鳳霓旌絳節之所上下而往來是行也安知不與子真神遇幸為我問之曰自去九江隱吳市門翻然遐舉為仙果樂否雖無妻子累然平生一念惓〻憂國能遂忘千載之下誰與論此意頗為我哂尔而笑否

文子序

禹受計於會稽會稽者會計也武康計籌山因計然嘗庇託於此而得名然其義固有所本范蠡師計然見於史記顏師古以為與孔子同時是也其書曰文子者首與平生問答語徐灵府遂以為周平王時人則誤甚劉向著錄文子書九篇耳李暹所註乃十二篇疑不能無附託其間或謂乃楚之平王楚越相強平王時楚事日非子胥既奔吳而計然亦去楚間道適越耶不可考矣南谷杜君辨博而篤寔恬靜而疏通其能可以用世而其志果於避世雖嘗領閣臺掾館亦復舍去築披雲之菴於計籌山上燕處從容取文子書及其事之散見它書者會粹而刻之三代古書遺跡一旦震發於湮沒之餘真山林一大奇事予觀自昔財計之臣鮮有能自全者計然之策范蠡用之於越十年生聚既以報吳乃飄然遠隱竟免於鳴喙之毒手而圖謀相使計然乃神仙得道人

已盖許然嘗掇於老子者也夫善計不用籌策此豈屑〻廢居擾攘從事於艱難之末乎不貴難得之貨不含於胸中以不足奉有餘生財而不有成功而不居若是者盖幾乎道同已趣然於利害禍福之外而世之勢利專利者往〻達天時竭地利自謂以心計析秋毫不知正犯道家之所深忌祇以自貽殃禍覆轍相尋曾莫之悟可歎也南谷嘗註老子得其宗旨又辞此書俾與師說並行其警世切矣學者合而觀之可也雖然書徒糟粕曠洞遐想沉寥虛閒胸中係累雲掃霧除豈不一快然者哉又安得從南谷君登籌峯望玄墟求鴻蒙子所以泛湖之處

杜南谷籌峯真率録序

百世在吾前千萬世在吾後求為可傳而後有以傳瑕函翔藻典録名山則夫章既往而書方來勿可畧已此籌峯真率録所為作也許籌山又陽夙有灵跡周許然子文闡于其先晉太極左仙公葛玄維其後繼年禩云邈而斗壇丹井猶可尋越前朝南渡揚武公茂勲請葺常壽宮宇以奉家祠香火歐陽公故寔也未幾改為叔德昇元之觀命高人洞微先生祖常主其席遂當左仙處號重以德壽宮觀額踏錫之華扁昭回雲漢焜耀林泉式克至於今粵歲某甲當塗杜道堅寔來上距祖君十二化然才百年而兵革之餘次第經理為力盖有甚難祖君時者矣厥既捍衛其樵牧以安以寧則倒稟以賑荒山巔淵隈毫釐賴以活因興樂舉廢一新之百廢具舉類無不可傳者衡前人源委世次未紀用為大女乃為真學錄類其名氏列諸左方俾後有攷焉天眾萬不齊本其初一真而已真則一而不二統而不襍至寔而無妄故真心存則真氣聚真氣聚則真脉永後之人尚思杜君之所用心迓續之持保之其可傳者將與此山相為無窮許然援范蠡傳最為端的不繫於此山故不書

周公謹齊東野語序

野史稗錄尚矣疑傳疑信傳信為史者網羅散失率多取焉否則參稽互質焉張彖謂李林甫冰山開元錄中語治鑑取之他若盧閑錄樂天樂甫無徵不攷莊宗還三矢於廟雖五代史顧不取唐史如高祖字叔德則見於唐書直筆姚崇十事要說則見於昇平源記室者次相張齊丘失於詳攷不免承明皇雜錄之誤續長編號為謹嚴乃以湘山野錄附見開寶之末逮紹以後曾布日錄蔡絛後補初不以人廢而秀水閒居之類繫年要錄亦頗及之然皆隨事攷析或為疑詞故不足以累其書昔名臣言行錄之始出東萊貽書晦翁以為尚多攷訂商略者頗相與討論大抵皆此意識謂建隆遺事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馬永卿元城語錄等書若有所去取其間則前輩嘉言善行在人之耳目相傳以習者所存殆無幾是又不可不知也余病卧對牆壁平生結習掃除略盡每聞人譚旧章故寔往〻面熱汗下已為稚魯木疆人周公謹忽以齊東野語示余豈尚以故意待之耶公謹生長見聞博識彊記籍之蓄存於牘以為是編所資取者衆矣其言近代事特詳蓋有余之所未聞或聞而不盡同者乃自記於野何君文勝則質史質勝文則野與其史也寧野〻固非所病也況失禮求之野謀之野而獲何獨史而不然他日任筆削者倘有取詎不能補史氏之缺而發其所諱乎卷中載既辯圖贊先君子之遺事也嗚呼宝祐開慶之間姦邪小人奴事薰腐中外相應以醜正誣善之說欺君誤國馴至不可為識者推原禍本未嘗不太息於斯因攬涕書於卷末

仇山村詩集序

觀水必以海觀其會也抗杜其詩之會乎非精能之至未易擬其會而擅其名山村仇君仁近嘗有辛丑出處詩適從何來而欲效西淵明耶自此亦皆以甲子書似此例者甚衆而世獨喜言淵明蓋淵明書甲子凡十一詩自叙其平生

出處本末畧備庚子鎮東參軍使都已有靜想田園好人間良游辭之語辛丑還江陵中途欲投冠歸故墟以申前志乙巳建參軍使都則其田園日夢想其意愈迫矣是秋去為彭澤令入十餘日遂賦歸去來義熙元年也其使事往來及留上京還舊居皆在此六年中自此不復出乙巳至丙辰又十二年庚戌西田曰遙々沮溺心丙辰下潠田舍曰遙謝荷篠翁則往而不反致命遂忘無可復言論淵明者要當以是為斷

仇君自號山村有山林不願富貴而志在田園正如乙酉九日庚戌西田丙辰下潠田舍穫耳是真知慕用淵明者可尚已

杜南谷老子原旨序

偪仄塵埃中胸次憒々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議論超然有以聞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為夜參半篝燈出所為老子原旨余不寐燃燭睆挑吾愽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其畫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說以為老聃為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試以書求之余竊異為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文擅詩名且文最秀藏而意已相傾其後所識之遠然苦不勝文而持論甚正不以陀穷发肆其力於書傳通倫類穿穴古今雖不資用為詩々持華妙融液衆體不見剞劂之痕蓋其趣尚高而精神定故從容自得豐約中度文從字順

而各　譬之庖丁解牛依於天理游刃恢々至於其族動刀甚微謋然已解亦可謂精詣者矣使在它時和其声以鳴國將被之管絃薦之清廟顧不得為此而徒見於舒憂娛悲亂思遺老不能無感時念物之語然京華百年承平旧事白髮遺民所共記者頻時々見之達乎事變而懷其旧俗是亦古詩人之義也詩總若干篇題之曰乙未集昔治盤書歲名皇極經世書々甲子他如丁卯集乙酉家乘丁未錄以午讖識

之類亦皆以甲子書其來尚矣世獨喜稱淵明淵明自庚子迨丙辰凡十一詩辛丑還江陵中途詩旧說以為入宋時所作黃豫章祖之亦曰甲子不數義熙前今摘集諸詩無書年號者惟祭妹文稱義熙三年是年為丁未又在辛丑後六年淵明恥事裕之節較然此亦須深論宋之間景於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呂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述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為釋氏之傳燈老亦豈意其末流之于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於帝王之書參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氣象頓殊豈不甚難世未有能察杜君用心之者夫道術之裂人各私其私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詆莫宜踵然吾已求為真是之歸杜君雖自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銓是健惟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致疑於其師之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私也矣豈圖與原道義戾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爾

送文心之釣臺山長序

子陵口占天機劃切禹鉉懷仁輔義天下悅之兩語十四字平生所學正在此光武同研席乃蘇曰狂奴故態何耶使肯惜然相助為理必將以仁義堯舜其君建武之治當不止隨世就功而已又要劉文叔已在子陵劑量中陛下差增於註蓋深寓其不滿之意士固有志又安能自貶其學以從人哉河水不魚毋落吾事子陵可謂不負所學矣釣臺距水極遠磴道轉山腹乃至與嚴野王所記水邊有平石臨水者若稍殊然壤衡境絕真足以隱遁南陽帝鄉寂寥千載子陵此光乃遂建精舍聚生徒列以學官益知太空浮雲功業要有盡而君子之學給山[illegible]高而水逾長也古語文心之為山長將行求予言輒書此以貽之心之穎異絕人靡不通貫暴時文子兄弟自為師友蓋其樂今去而求山水荒寒幽寂之處尤可靜坐讀書暇則登招隱閣

羊裘軒從容吟嘯其樂未有艾也予嘗欲取所謂十四字者大書刻岩洞而不果心之尚有意乎

張仲寔詩藁序

始余聞張仲寔名未之識頗曾見其詩仲寔生王侯家不有其貴富力學自課如諸生闇閱多雖處無所發用殆肆意於詩闇之山水勝處絶吟啜忘日夕詩浸有声而家事落矣仲寔夷然不顧建言詩不能窮人為之益力遂以詩名胄黎云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它能自樹立不因循是也近世士多失故常拔去流俗用文辞致声譽如仲寔之能者豈因循所至哉故予決與交既來抗諸公見者問無恙外輙舉手賀得佳婿比過其家書數束茶數串泊如也仲寔俛首微祿時奉甘毳娛其親而賓客日至則人、與為酬答或高談極飲論文賦詩一不問有無其中要有過人者焉所謂詩殆于餘篇已之傳好事抆手自刪去十取三四擇之嚴宜其為之不苟也夫以仲寔邁往不群天分高而筆力勝不肯稍從時尚必朝於簡潔深穩而後止譬東波瀾就懸帖為力蓋甚雖然凡詩之病既盡去而活法精意高情雅韻亦可得而見焉余尤喜其遺興一首善雅跡景本有闗倫絶而感衍後謹時物往、協入少陵此非予之私言也嘗觀闗詩所述山川草木風俗氣候皆在幽岐豐鎬之間至黍離而感深念深矣異時少陵由長安走鳳翔轉同谷以入蜀次其道里所出亦皆在於西秦州諸詩至今讀之猶慨然真足以繼風雅而驗世變仲寔先秦人詩以少陵為法余閲其稿因相與根極而論云

嚴光大光圖義序

邵子發先天之祕不過四圖然自一分而二推之至於無窮邵子以為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朱子亦云本是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而變成小但非假圖以明之則四圖之義未易悉究是以朱子謂東北

以之西南便是自否以之泰是兩角去射上與乾坤相對又謂邵子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處意欲分作四層看又謂文王八卦應地之方是邵子見得四正卦生出四角是方底意思皆若有取於圖者蒙吕券晦心通於易嘗取方圖定位二圖演之為四十九圖毫分縷析如機織之錯綜經緯布置森然可睹而未始有所牽合穿鑿大抵一本於邵子朱子之說如八卦相錯一卦分八卦上下順逆對待傳易數從中起天根月窟乾坤六子橫縱之類皆有以發其義蘊數之不能終也自非潛玩黙察先具此圖於胸中安能與之脗合乎亦可謂精且詳矣最後一圖乃易之所謂太極邵子所謂道即太極心即太極而朱子所謂象數未形之全体也兩儀四象之所從生今衙列于諸圖之後蒙吾之意自流泝源蓋欲復其性初於寂然不動之時尤見先天圖心法是當求之象數之外

厲瑞甫唐宋百衲集序

詩雅四言漢以來遂為五七言唐開元之際又始儷偶為律詩論者謂詩之道至是已盡殆可復變求百餘年閒乃有集句者出其不變之變欤求之回文離合雙声疊韻建除郡邑名諸体無與集句類者惟聯句近之但栢梁則君臣同時昌黎則朋友同席視集句遠裒古作頗異為寔始於半山王公半山平生經綸執拗行新法則詆諸老為流俗作字說新經義則自春秋為斷爛朝報乃古昔拾陳言從事集句何耶然其天資殊絶學力至到粹然之質不勞思惟立成數十韻對偶親切脗合自然抑難矣四明厲君震廷瑞甫博學工詩亦喜集句合異為同易故為新大抵效半山而自有活法前後凡若干首題曰唐宋百衲集唐宋集古樂府皆在焉壬寅春聞吳興太守東溪李侯與其友千秋李君皆有詩名倡酬甚盛慕而來謁一覩其集咨激再三亟俾募工刻之以傳而尋徵予序昔李沂

公以衆琴為百衲琴黄豫章以集句為百家衣直截言耳今廷瑞情能之至所謂細意熨帖平緘盡緘線爾而百衲之可乎吾儕處人得一破衲須蒙頭熱膝素無詩分何敢言集句然亦能知其用力之難非一朝夕間為撚捜髭如此且以見君子成人之美為東溪名岳千秋名昌齡

送俞觀光序

俞君觀光自新淦濟江訪菩雲楚黄容昌澗而整聽其論辯而博誦其詩雅而潔以思學名其

齋蓋名御史默齋公之諸孫也曩余嘗得侍默齋同朝聞音調焉見觀光如見默齋觀光以選為山陰教諭乃古者鄉校黨庠之任雖地若分於吳縣而教寔本於一鄉其齒位父兄也游從師友也俗舉子弟也論議月旦也固未占已孚然余嘗上下世變自典午過江衣冠之人東者往〻皆在山陰而王謝諸人惟談玄理慕風流道則未之聞也歷數百載先朝建炎再値南渡於是尹先生以辭旌遂得謝而來呂太史以省侍曾文清公而來朱晦翁以常平使者救荒而來後先相望此邦遂為道學淵源之地而士亦知所推尊由濂洛泝洙泗江左風尚為之丕變非前時之山陰也氣數回復誠不意百年之間緒言曰浙東州文物夜艾星稀默齋公獨巋然以身任道行年九十視聽不衰方且立訓傳後來豈非天相斯文使之旋期彌道以興能學世乎雖藏書未肯輕出窃意觀光自有得於親授密傳之際是行也升堂皇集衿佩必將發其奧

閫與學者共鄉之教即家之教厥幾淵源所自猶可攷習俗所務猶可回當仁幸毋遜焉談玄理而尚風流夫我則不暇

張氏學古齋倡和詩序

木犀之名出於近代或云即爾雅所謂梫木者樛枝偃蹇秋半始花〻過於枝香過於花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廣寒宮丹桂娑婆下有顧菟乃一旦與之齋名玉局翁鷲峯蟾窟之句朝錢塘暮四海其名益盛此花蓋晚遇而翁猶恐孤

芳老於澗邊欲採擷而佩之士含芳抱潔伏嵓谷而不權者曾不得如此花之遭自拔於凡草木翁獨能無情於懸仲寔氏學古齋前一枝初吐香氣剡戴君帥初相率諸友就飲花下林時遭白露降之三日天高氣清餘暑辟易吾仲寔邀往之韻栖鷲峰翻蟠竊為花嘗語灑落不凡四坐詩流競發新意而丹梯攀仙煩復與花共話疇昔不喜時之艷陽而喜真風露之高寒不取花之富貴而取其山川之耿介風流賞睹勝絕一時可無澗邊孤芳之歎矣予方逃暑對庭中雨華披繽紛落蕋聞諸賢雅韻慨然想見其處愧不克陪既和其詩復書此貽好事者與會和詩者一十五人帥初王子慶司性之鄧顏學白廷王戴禹祖唐存博陳無逸顧伯玉王德玉丘良卿凌德甫仲寔之姪如晦景忠不與會和詩者一人牟某獻之父

俞好問詩藁序

詩直耳目玩耳自昔詩人往往以之針心掐胃甚至欲嘔其心而少陵亦有良工心獨苦之語夫愁勞其心以娛耳目如膏自煎蓋可厭而世且竟為之悲鳴兩吻不肯止豈所苦者易奪所樂耶余君好問曰以吟哦為事吾意其未免昔人之所患苦而君方夷然以笑曰吾將以是娛吾心閱其帖佳句曾出不務為刻深噍殺自有意度讀之猶能使人喜豈不足陶寫性情哉必有得之心而非耳目所能與者君既一東坡詩句且娛心者名其集又取林和靖暗香疎影凍水公清茶濁酒之句為韻而賦之用意如此宜其有以自樂也余有幽憂之疾念不能自釋令而後知詩之可以娛心奏金石破蟋蟀之吟安得與好問同其樂

送鄭晉輔赴和靖書院山長序

教授州選比年以來不無賢愚同滯之歎求為變通志以委外銓注學正山長與教授同誠振淹救獘之活法也士抑遏顛頓久咸俯而就之予姻家程君晉輔前是十餘年嘗為吳之和靖

山長矣至是復爲會稽之和靖爲晉輔忠文公諸孫有文學有識論見爲得人胡安定教授燕湖陳后山教授除潁徐節孝終身教授楚州初不以小大捨速論也或怪晉輔往來吳會何若是教〻然而晉輔曾無幾微見顏面間語人曰始在吳時吾年少氣盛母老須祿養居之三年不見其不足年運而往欲萊不待尚得一席地溫書故教斗陳蔬薄飯可也安所置不足其間哉況亞先生戴其師說遠自川陝來想西塞也而侍經筵爲侍從浩然猶在西庵也其後辭侍從老會稽亦猶在西庵也險夷一致然始入節天下尊慕吾晚學乃得再托宇下諸緒言夫何幸今絕江濤一日而至其處湖清且漣如從泮水有蒲與荷如從芹藻荷荇非道亦何莫非教而凡能爲學校累者吾書堂舉無一爲尤幸之大者也亟裝爲行聞者壯之親朋畢集酌酒賦詩以餞而予爲之敘予同三十年前主千秋鴻禧老祠官也恨不與晉輔俱東春風鑑水不改旧波而吾非故吾矣如有問者以是語之亦可一笑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二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三

牟　巘　献之　男應復編

序

虞舜民禮樂韻語序

約禮之文而讀之以韻語畧見於儀禮士冠禮三加之辭而傳亦有之曲禮所謂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少儀所謂不窺密不旁狎不道故舊不戲色是也他如太公丹書管氏弟子職莫不然至於賓之初筵抑々威儀相見有體之類則適於詩矣客歌驪駒主人歌毋歸膚王五伯桓文宋襄楚莊秦穆亦為五伯他如朝宗遇覲會同曰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亦曰六禮乾坤六子曰六宗天地星河海岱亦曰六宗六經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亦曰六藝名數同而事則異見於施用必且靡襍而無章乖戾而不協矣虞君舜民名數啓蒙乃自歷代以來涉乎名教者皆絜其凡要序其次第而又參稽互訂取其是者附註于旁其義較然如指諸掌可察而行無悖於理夫衆萬不齊者數也至當歸一者理也通一而畢萬則殊會而同歸此蓋天地人名理數之總括非直童子方名日數尋行數墨之書也

趙氏族譜序

尚論其世々必有詩宗則專為族則廣為予觀自昔華宗茂族遭時多艱宗譜散亡竟於民庶往々弗克自保况其族乎劉知幾作宗史又作譜攷如云彭城叢亭里諸劉不承楚元王之類括据非不精然後世凡言劉氏悉曰彭城而知幾之宗史譜攷不復論矣蘇明允作譜族又作譜引如云眉之有蘇自唐神堯時郿刺史蘇味道文子始以親盡不書之故書法非不嚴然近世凡言甲乙氏族必曰江鄉而明允之譜與族亦不復存矣可勝歎哉東平趙氏避靖康之難舉族過江蓋五季劉漢鳳翔節度曰平章暉之後也其六世左丞公被遇政宣時猶子侍郎公受知淳熙閒進用荣辱矣吉凶同穴憂喜聚門

雖皆不得老壽以終其後乃益蕃衍而十一世諸孫某又能作祖越族譜於世變之餘不亦賢乎譜有圖倣年表焉旁通維之以譜綱舉目張繩聯珠貫不盡用蘇譜例族無顯戚適長幼皆以次第書其散居某所則見附註外維某氏則見因親錄姓之本始則見紀原至於誌狀本末姻戚閥閱見聞履歷則皆見右集與摭遺焉積數歲然後成蓋衆譜所不及勤矣備矣某字仲德博學工文詞其為越譜寔繕成先推官之志首舉淳熙旧序其述遺訓列于譜之前後尤惓〻訪祖塋而念荒隔感時物而歎傷寄勉子弟而致期望孝慈忠厚申重懇至發於內心可以上對左丞侍郎公無所忝後之人欲知其心觀其譜可也甲辰十月旦陵陽牟某書于下方云

送張剛甫之廣德學正序

儒有環堵貧不願仕啜菽飲水以事其親誦詩讀書以誨其子孫歆一室仰俯千古亦足以樂而無求矣然吾不蘄人之己知而人之知之者有不能已焉此昔人所以為親捧檄而動色也節孝徐公后山陳公服勤勞悉苦堅志節惟母是養此豈有意於母而諸公知之朝廷知之節孝由望江簿教授山陽白山越布衣教授潁川節孝家山陽后山家徐、潁相望也所以處而公肴如其所自處故能力全其性分之樂外忘其富貴之誘時為歌詩以見其志節孝之孤奇后山之高簡徒詩乎哉吾友張君剛甫蔣忠文公之外諸孫也性直而溫學博而約詩雅而麗衆譽翕然而予深敬其事親有篤行自其懸闈徹慈未嘗一日去左右湯液之調護寒燠之適節寢興之披扶志自任其學積數歲不少懈尤人情所難者前當仕越懷其檄固辭不往甘貧教學以助甘旨而詩日益多感時物詠性情非以求知也蓋其師慕節孝后山者如此它日諸友相與言如剛甫之躬歡苦勤盡心奉養可無三釜少報其意乎聞者用為廣德學正距家最近不減山陽潁川而皆有仕于學時剛父不

薄矣可以出矣至是諸友交賀且責其行覩為善強加餐遠近皆載酒賦詩走西郊以餞予謂簡甫是行親意也況葯房首屢薦不售發開宜在予行矣勉之是邦風俗淳厚想側聞高行董善良而興遜順者已相率於桐汭之間親悅而友信怡然其春盡攬山川之美而賦之倘以寄我丁酉二月朔序

袁務學重刊勉齋詩義序

勉齋黃文肅公講義二十餘卷大抵本朱子提綱挈領不為使辭而簡要嚴切深中學者陷溺沉痼之病世不可無此書旧板久廢迄足歎務學袁君守儒篤學乃裒撮軼為一編朝夕玩味精加讎計輟衣食合貲助重刻之以貽無窮意甚勤而工甚夥其子德遠御訓嗣事諸成之自今家有其書因勉齋所語以求朱子之言其為發明弘益多矣余昏耗廢學喜見其成竊惟在三之義父師居二焉勉齋力闡師說有益世教同已無愧其門而務學之子能繼父志以廣是書之傳亦可尚者當年聯俱書用識其末務學名俊明云

極圓覺上人詩禪録序

少陵云不見旻公三十年予於極圓上人正復爾異時嘗行脚衡相又遍游天台雁蕩倦而歸休老於菁山之巢福祈脚鐺中煨飯遍三十年終日圓覺不涉世故七十有七雪顱瘦骨精禪不衰江西李後林參藥山吾邦陳本齋諸公皆與句語復來索偈極即圓〻即極屋下架屋泥中洗泥無有是處有人於此因有憤發大省悟一念之覺一覺之頃頓起上善譬如雲開霧除忽然見月全體呈露迥出常情又有一人勤修積習從微至著一毫不到便成欠缺譬之月之初生至望夜十分飽滿無餘無欠乃見全功敢問極圓上人只此一輪月是同還是別

陳一齋詩序

永嘉自謝康樂後山川神秀皆發於詩流風浸遠近代作者乃推陳止齋氏大抵詩本於學無

無論魏晉一齋陳君博物多識而以詩名視止齋猶曰吾家千雲耳其雅言步臙山齋之十章奇采橫溢如明珠光霽一見使人驚眩不定白石雁蕩紀行則又如挹剛風沾露神情為之爽然也止齋使白石嵓一首異時讀書雁蕩乃獨無詩豈偶遺落耶此集人與境勝足當補處止齋嘗謂以雅頌薦勺章應訓詁則付之諸生一齋師友淵源語明有自豈但言語之工而已溫柔篤厚詩之教也一齋嘗授教其鄉詩之教固

已行於閭里矣今合三道而主文盟所施益以廣一吟一詠何莫非教因其風俗道其性情自近而遠無難焉抑予聞成周之盛惟二南國風作而二南之正始受曾鄶小國有匪風下泉之作乃以終南風而又繼之以豳風何也蓋亦止齋之意而予蕺耽發學敢於一齋折衷之

費茂卿方書序

方術猶云一方之道也五方殊分風氣汝限道則一而已醫之為道藥雖出於手其而方多傳於古人故偏方之家采之欲博擇之欲精而其用之人欲有活法蓋醫者意也所以通殊塗而會一理也世率謂孫思邈得龍宮玉函禁方其事甚怪反現千金方論積聚為虛治則取之雷公藥製傷寒則取之仲景華佗風眩則取之徐嗣伯鍼灸則取之張苗陳廩丘莫不自有所本焉況當屋宇混一如江右晉時醫師所述支用存范祖耀等脚氣八十餘條晉宋時藉氏所習小兒諸方皆前所未見則又取其經驗者用之

它如崔文行度瘴散西州續命之類亦所不廢其博采而精擇如此非胸中有活法酌古今通南北孰能會于一乎吳興費茂卿世醫也予於之四十年矣兼明諸科傳習諸經而周知南北之俗安分知足志在濟人謁方求藥者日踵其門悉意調護多所全活暇日采博古今名方類為若干門條分縷析無微不載往〻其平日以活法用之而有明效者蓋非一朝夕之力也得古千金方為多茂卿不以自私將板行于世使

傳之者亦能用之以活法守常而知變潛利陰益可勝慨哉昔陸宣公閉户集方程伊川池上施藥予竊慕而不能故茂卿是編樂爲之書茂卿名某今爲醫學教授

繆淡圃詩文序

古人謂釋其文謂不聞於詩則不發於口不俊者屬辭不得流使也此豈有風致可尚耶詩固無取於鄙朴便溢而重遲耶世人朝暮夕擬句煅字煉以爲唐詩而終少風致正如做孫叔敖衣冠而不得其抵掌談笑之意故必有唐人風致乃有唐人詩句半山從來次道家盡觀唐百家詩平生硬淨且復執物而詩則唐人也如萬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千紅萬紫凋零後始見閑人把一枝殊有風致不類其爲人則又有不可曉者合沙繆君自號淡圃風骨整峻必事篤寔平日執〻惟乃祖遺訓自守文不苟作贈遺友朋以規不以頌帝東流則告之以禹之行水行其無事論舌鑄則歎其田不耕而魯醖秦佰持論甚正及觀其詩乃更清婉句以意勝意以韻勝諷之而有遺音抱之而有餘味風味醞藉如此非喜乎雖求之劉後村諸紫岩集中亦未多見予交淡圃久不觀其詩猶不能盡知淡圃則不知淡圃者多矣然徒觀其詩果能盡心其所未知乎淡圃笑曰是但見吾衛氣機

鄭御史序

余聞有內樂有外樂人子之事親以志養者內樂也以祿養者外樂也是雖不能無資乎外而未始以易乎內〻者天外者人內者重外者輕也古蓋有捧公府之檄者有列五鼎之養者有卿太常而去冕以導母輿者有百囬官班而起居者固樂守外矣而猶未全乎內也有衆之以義方者有喜其居官貧寠者有爲京兆而樂其平交者有爲御史而勉其盡忠者則有以樂乎內矣而未始易乎外也非明夫內外輕重之際孰能與斯於監察御史鄭君鵬南堂有九十之

母秉寧而好德尊江張璉善序而紀之燕山史彥明傳之以諗于余观其菽水飲水有同旨甘延我名師篤教其孫以成其子之志而鶚南亦能稱身受位不爲苟得决獄亭疑求爲可生以藏其母之訓雖史傳所称何以加諸是宜大夫人登高年膺五福以食善祥之報御史保清名分六察以對寵榮之盛不特以禄养尤能以志养廣幾不以外易内不以輕易重矣璉善有行誼彥明能孝养其言宜信余爰用泚筆俟其盛事云

義門和樂詩序

人有兄弟均氣同體詩曰棠棣之華鄂不韡〻言其華鄂相承也鶺鴒在原兄弟急難言其首尾相應也友蓋愛之甚莫切於急難之際及裒之原隰憂患既平儐尔籩豆飲酒之飫必曰兄弟既具其如是則和樂且孺矣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必曰兄弟既翕言如是則和樂且湛矣蓋友愛之情尤不忘於安寧之後棠棣之不可一日廢也如此德清孫氏上世以來兄弟同居見謂義門至明之微之其義愈篤中更憂患散而復聚不但飲食之道室家之好一如平時又作和樂之堂取義棠棣昆仲結首嬉娛其間和而後樂甲其燕好养其恩義未始忘憂患時也廣能知是詩之旨矣於是婣戚称其睦鄉里化其順郡邑轉聞旌門以表異之士大夫嘉歎作詩以寵綏之流聞四方以爲盛其事母黨余好問梓爲一帙以序屬余伊川謂棠棣之詩章多

句少多者極其重鄭少者各陳一義諸賢同旨得之顧鄙陋之辞猥遂其列似若不類况又冐書編端能無恐乎

陳公輔德聽雨亭詩序

宣城陳君德輔平生業儒投老陵陽峯下韜光鏟采人不知胸中有國子監也獨喜聚書教子公輔能承其志好古博雅汛掃一室左右置書册閒以名画古彝器其前種巨竹列湖嵌中置一亭名以聽雨讀書之暇雨則卧而聽之用意

殊不俗此數物者得其一已足為勝況無之聽雨事自韋蘓州至韓杜及陸蘓黃往々而有它未暇悉數惟王元之齊安竹樓盡橫六宜而以夏宜急雨有瀑布聲為首此備物其美意者名亭蓋慕元之也韓仲文向予言根臺矣無由至其處然聽雨一也所以聽則殊公輔榮貴憲幕方為貞用非山亭聽雨時秋禾耳生滴點皆愁頗念瘦農乎泥深路滑竹雞聲若頗念遠役乎風定雲黑床々屋漏頗念寒士乎蒙莊謂聽以耳不若聽以心聽以心不若聽以氣敢以是為聽雨亭之助

吳信恭提舉序

唐中葉以來顧渚茶歲造万八千斤謂之貢焙大曆五年始有進奉之名建中二年袁高為郡嘗進三百六十串高節尚慷慨在掖垣徼責有回天力予頗疑其此舉因攷之則其來日久非自高始高不過循前比而已況又作詩一章刻石峯本同進寔寓規諷非專為進奉也其後每

遇進茶湖常兩郡守皆會顧渚張宴賦詩遂成故事先朝重建茗顧渚寥寂幾三百載厥惟今日復治金沙泉脩唐貢焙說湖常等處茶園提舉領之其事益重矣吳信之明敏詳練嘗任茶所遂用為副既滿升同益習茶事通民情十餘年閑諳求利病多所建白深山窮谷之間不知有官府也貢焙之綱以時而進甚稱其職而人戶亦有茗揀茶話之樂最書上徹將專權任以究厥功尤人情所善者信之嘗為予言茶之香味性情地之陰陽向背與其采摘之宜先後之際曲盡物理得所未聞可以為玉川子詩及沈存中筆談補注予用是益知其能雖然玉川意不在於先春抽出黃金芽紗帽籠頭自煎喫而在於顛厓蒼生受辛苦到頭合得蘇息之語否信之行且再為顧渚來願毋忘此詩

掛蓑集序

又不見俞好問忽自餘杭攜王居正掛蓑集過我蓬廬試閱之亹々乎何其辭之贍也意者取

之胸中施之筆下如出自然無一毫艰澁寒倹態而其間多有佳處如西園三十六詠好事而又有濟勝之具宜其能自樂其樂遇好泉石則吟好風月則吟好朋友則吟李觀復鄧善之仇仁近皆有往還言句而山村尤察熟予甚雋末山村詩居正欲掛漁蓑於其詩境大是奇事虛谷老子遂以王蓑衣称之可知其人矣江上䟽來甚画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故自佳也不如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不犯手脚自然圖画矣

天畏景火雲如山輒以此書掛蓑集如何

唐棣詩序

予卧蓮廬中忽唐棣者袖詩來見名甚異貌甚臞詞甚敏問其年甫弱冠問其師則心居子陳泰初也泰初名家宿儒何幸親重炙之教之讀書作書以礱磨其氣質而喜棣銳有立志不肯碌、隨俗用力甚勤亦可喜者又聞作詩之暇砥筆和墨留意於画嘗作二圖可乏餘幅尺殊修而岩厓草樹心自俱到肖非年少初學所能辦予益喜之但頗疑詩與画二者難並進或者曰詩乃有声画、乃無声詩不必是豕觀要當兼其精神老其歲月多讀好詩則詩自好多閱好画則画自好其進未可量也予曰然因書以勉之

張竹山文稿序

予聞竹山張君名久奎鄰參差未及識荊存婿作泰張譜於忠烈王從子恭莊公四世下特書竹山予用是益知吾龍集己亥竹山來雪始胥會風骨森秀襟抱卓犖殊非侯門富貴中人因相其劇談婚及往時中朝羣吏西州同社所見聞知前日事為之慨然且歎其白首滯留之不遇也几閒有文一編題其上曰慚藁好奇似太過予竊為自昔文人多護短家有敝帚享之千金若不自知小慚小好大慚大好退之自知之自言之信斯言也中鄉貢其小慚乎中進士第其大慚乎宏詞不盡中其大慚而尚有未大者乎退之固曰觀所試與得之、又吾亦無甚愧

爲退之果慚乎否毋乃有激而言乎否則直戲耳竹山久謝塲屋其爲未嘗不欲步驟古作而猶慚藁云者激乎戲乎予故曰好奇似太過也大率喜特論者文不必優〻爲文者理不必勝以予觀竹山議論辨博傾四坐洒〻可聽及伸紙援筆一揮累幅瀾翻條暢足以發其意之所欲言然不爲支詞蔓說言〻皆理自本自根而尤好言易若銘若贊列之坐右驗之躬行日用無可媿竹山而既盡得之矣非徒追逐時好而使人以爲好者也夫易有聖人之精有聖人之蘊予蓋不能言甚慚於竹山或曰慚之一字萬善從出一慚之不忍終身慚乎追我暇矣對於竹山乎叩之以祛我惑吾之惑庶幾其少解也

送王仲敏山長之明道書院序

明道先生嘗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其主上元簿遇稱黏鳥雀者折其竿雖哲人細士推是心也得時行道決不忍一物之失其所此蓋異時爭新法張本耶然一主簿位至卑

乃獨以學道愛人爲心彼爲天子宰閑塞輕重之權震動一世顧甘心功利以新法毒天下其用心何啻霄壤異豈非學術之誤耶新經義之害甚於清談王介甫之罪浮於王夷甫半山寂寥過者未嘗不發新亭之歎先生盾稍達論愈忤雖不能少行其志如上元時然天下後世皆以斯道斯民之責歸先生至今祠享之然則學者宜何擇焉王君仲敏爲明道書院山長諸友賦詩餞別余衰病不能出郊以學道愛人爲勉仲敏趣向正詩筆高今摯〻爲先生來心將益宗其學而求其用心之所在遠到未可量也

唐月心詩序

唐以詩取士〻皆工於詩蓋有工而不遇者矣塲屋既廢爲詩者乃更加多然工拙深淺有定評名寔之閒要不可眩正不待決得失一夫目也唐師善自號月心旧時舉子業脩而學博去爲詩人詩尤工世人往〻苦心竭慮求合唐詩而卒不近師善則優爲之句意至到音節諧美

處治脫唐詩聲名古獵〻以起未為工而不還也況西澗以來崔李雖至而文說耶予手其編不能置者昔李誠公以詩送質肅公蓋用進退韻世傳為落韻詩者治非質肅語特高名千古去國一身在此詩為夫對耳故陳簡齋亦欲學詩者以唐詩扱入少陵步驟繩墨中大抵句律是尚師善以質肅之孫參簡齋之語千古一月當印此心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四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序

高景仁詩稿序

商頌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又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予讀書至此然後知和平者物之極致不但聲之與味為然雖詩亦然夫和平之詞恬淡而難工非用力之深孰能知声外之声味外之味而造夫詩頌之所為和且平者乎故精能之至反造和平此乃詩之極致也福唐高景仁序其存稿自謂平生刻意於詩既去其諸俗者又去其乏和平之韻者所存者僅十之二三為何其擇之精也景仁天藻濬發蓋異時舉子之雄一旦斂芒鍔束繩墨以為小詩豈所甚難然猶傴〻用力如此景仁其亦知恬淡之難而又欲造乎和平之極致焉耳天下惟寔病難除寔德難進自昔詩人護憑愚是其一敝未有能自知其詩之寔病也景仁識者見定獨能以心為

叔度身為鍼艾公其是非廉其去取無一毫自私自恕之心勇去其詩之未和未平者弗少靳寔病除則寔德進今觀其詩金石相宣鹽梅相濟大抵皆出於和平詩之進之〻驗也夫豈特詩為然詩之進德之進蓋予於景仁之存稱而得其為人

郎晉卿歸涿州奉親求諸公詩成牛腰軸矣為序以勉其行

癸酉　二

皇〻求仁義與皇〻求財利雖若同而所以求之〻意則有不同焉涿州郎晉卿敝衣破屨奔走四方皇〻然若有求何如此其急也非求財利也求詩也非求詩也求仁義也何也晉卿之親年高矣澹無嗜好獨喜吟詩故晉卿求詩急於求財利所得已數千首其意未渠已將裒成巨帙携歸為親壽以承其志而悅其心適之事父亦仁義而已矣其來吳興趙子昂集賢昆仲首為之賦繼之者甚衆予偕張仲寔亦自杭以其詩來求予詩且求為序峻拒而請益勤推古詩南陵白華〻黍三篇有其義而亡其辭義者南陵孝子相戒以养白華孝子之潔白華黍時和豈豐宜其黍稷是也即所謂序也三篇之義本與衆篇之義合編不冠於三篇之首是以三篇亡其辭而其義獨存賴其義之存因以知三篇之為某事而作也序之於詩豈不重乎今晉卿之詩且數千首一是以為其親莫非南陵白華之辭不待序而傳亦明矣嘉其為親之篤勉為後序云

癸酉　三

潘蒼甫詩序

閩多詩人然不可以一槩論昔晦庵師劉屏山東萊師林艾軒其淵源皆在閩晦翁送胡籍溪詩屏山和之艾軒題漁梁詩東萊和之屏山固非詩人詩也晦庵罷經筵教腥菴為太學諸生作進送賦甲寅行吊　兗而憤愈急與江湖集嬰奇禍而名愈高為詩人重矣潘紫岩早歲已奇人謂太白子瞻後身及奉大對極言巴陵雖策名第三人而立朝纔數日擯遠流落猶論巴

陵不置以終其身銘其藏者八百國之同不能止一士之異此世教所謂民彝其有關於國論者如此他詩人如趙仲白之流不必論而其已貴者亦不暇論紫岩尤足為詩人重矣予嘗為吴之庾幕紫岩補處也所題詩在姑蘇臺柱每慨想其人恨不得見今乃見其從子善甫為善甫父寓吴名弥堅寔用庭堅之字　慕名節力學工於詩殆紫岩一枝之横出世之為晚唐者不鍛鍊以為工則糟粕以為淡刻鵠不成詩道日替善甫雖不屈屈為如此之詩而氣脉厚格力道自有意度不見剞劂予蓋喜潘氏有詩人後村謂紫岩脱去筆墨畦徑秀拔精妙其後益進德鏟奇崛趍平粹以善甫之能加之以學為此豈難哉予尤願善甫家法之外益求之朱吕氏閫中淵源則不但詩人之詩而已善甫又嘗為稽山山長讀書講學有所得其進益未可量也

贈甥李松坡天瑞序

吾鄉文物李氏為最盛宮師公首登進士第為宗正簿有隆山易傳朱晦翁多取之宰饒之德興有德政士民立庙封忠惠文烈公是生三子秀嵓布衣召對賜第專領四朝史事至工部侍郎著述甚多東窓鳳山皆登世科鳳山官至叅政同知樞密院而東窓止於兵部郎中獨誨明道學晦翁門人黃勉齋李敬之皆推重之江東提舉救荒歸奏極言史丞相不合去長子字竹伯亦由太學登第為成都節度推官兼會要所檢閱次子字平叔後秀嵓嘗修撰欽史浙東憲可謂盛矣秀嵓先娶吾曾大父介壽翁之甥女也先父存齋翁寔受知於秀嵓故予娶其外孫女鄧氏長娣亦歸東窓之孫僉判（字伯剛）長女又適僉判之子姻好蟬聯爲僉判夫妻不幸早世諸孤尚幼德義其第四子（令名天瑞）也吾擇師教之分俸周之日與其成立世異事殊流落奔走餬其口於四方既喪其妻慨然有離世絕俗意聞有王野愚結庵於塘頭能通道書持戒極謹乃往

依之野愚喜而愛尽語以其所聞甥頗能攻苦食淡服勤不懈一日來拜且言其事予語之曰人生一世流轉塵海中何有底止倘有一把茅可盖頭一稜田可種菜啜粟飲水便了此生况又有所主歸聞所未聞乎行矣勉之清虛以養其氣恬淡以全其真堅苦以持其行此在汝師法中無俟予言因書其先世文獻本末遺之薪水之暇尚念之勿忘吾七十有六矣過門幸時問其死生可也

說

家自觀字說

頤山先生名其孫曰頤孫指是[illegible]在老人以[illegible]觀字之洞山遺老申頤山之意合孟氏之說以訓之重規疊矩見於家庭之間自觀亦既朝夕奉以從事而性存以書抵予曰吾兩家相好子生孫〻又生子獨可無以語吾兒乎予與時嘗見頤山西湖之上從容留語出所為頤山書院記示余曰此名雖示不忘家山而象則易也蓋畧如洞山所云今三十七年矣因追念慨然識眊齒落顧未知為自觀言者夫名以實寔字以尊名是卦也濂溪嘗以之更名而字曰茂叔則茂寔之義猶從旧名伊川又嘗以之為名而字曰正叔則养正之義始與名叶自觀之字其諸慕程者歟偉哉子之祖若父之進子於學也予觀鼎井取象於物皆言養不言觀頤取象於物乃言养必言觀蓋觀有顧諟省察之義觀於物固未若觀於身之近而易知也頤首言养正則吉而觀頤則觀所养也自求口食則观其自养也观者非他亦观其正與未正而已謹言語節飲食养之事也於出入之際謹之節之則得其正矣舍尔靈龜观我朶頤观之事也於方動之初舍彼從此則失於不正矣伊川之傳各於言下互相發明反復致意尤莫切於观象以养其身謹言語以养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之三言余切以為此乃伊川之大字說也自观盍亦以是观之惟侍郎公文學行誼重海内而家教嚴

傳之顧山又傳之性存皆有聞於時傳於後自覌生長閑見姿質美氣象謹操趣正已足為佳子弟方且孜〻於學深惟自覌之義求以無負名祖名父之訓其進未有艾也自者自用其力非他人所能與余誦伊川之傳相與共講焉繼自今學益成見益老養益充正吉之福益厚予於自覌乎覌之矣

林清甫字說

永嘉林氏德芳家世本儒有擢登第者弱冠慕道風骨秀爽趣向恬淡其師杜南谷字之曰清甫求予為之說予謂清甫自子之為此名〻已從子而不去子〻字又從子之名而不去雖微予之說子與子之名若字未始不相從子而不去而何以予言為且為子之說者曰天得一以清一者何而得天之以清也或曰此在吾說中一者無極而太極者也與子之說同乎否乎吾蓋不得而知徒見夫渾淪既剖物之清輕而上浮者其色蒼然其狀窅然其氣溟涬然遂以為天〻無形也而不能以無形也於是其澄然者為河漢湛然者為雨露瑩然者為月雪而冷然為風又遂以此為天之清其所以清者果一乎果太極乎天且不能自知夫孰從而知之吾無以語子也然是清也流行乎天地之間人之有值焉蓋寡今子雖塵埃乾滋垢以游於曠浪之野汗漫之鄉所謂清者其必將值而有得焉字曰清甫不亦可乎清甫曰吾將食六氣茹三秀以養其清濯滄浪以激其清游神之庭以暢其

清轉蛣蜣嚇腐鼠者不足以滓吾之清伐毛洗髓者始足以雪吾之清而佯狂垢穢者又適足以混吾之清毋寧為靈均之獨清其庶幾東郭順子之清真可乎余曰可也歸而求之南谷有餘師遂書以為說

碧潭說

梅溪劉公之孫景瀾甫自號碧潭蓋取寒山子詩語也所謂無物堪比倫教我何如說者亦不為無見但以指晶熒作用者而言與程子人生而

靜以上不容說之意雖同而寔異夫靜極而動主靜工夫又在此意後大率查滓去得淨盡則徹上徹下可達天德明鏡止水同此一理碧潭兩字彼同不得而專之也學者於此須見得動靜互根體用一源則卑不溺於物欲高不淪於空寂矣否則殆不免指心見性之偏也碧潭妙齡而靜忘其昔日之富貴安貧賤尚念盧書澄然之際知其所用力之地不為外物回奪變遷則曁言而儒行亦可也晦翁晩歲頗取寒山子詩予不能記此詩在其間否始以意言如此然亦贅矣觀當有以識之

楮無隱說

吳興楮君自號無隱為余為之識予惟夫子之言事師事君則曰無隱他日語二三子則曰吾無隱乎爾而於事父則為父隱獨何如無隱曰言雖若不同而義各有攸當無隱同也有隱亦所以無隱也為未始不同若夫子之自處則天也夫何隱之有然非學者事也惟延取節於無隱之二字求無媿吾心而已且人心本坦蕩孰為充塞使人一旦視之秘於鬼神不可依而度豈其清也哉吾平生不敢内其心行年踰五十惟恐纖芥留藏以為吝悔益顏以此自警予切謂亦夫子之意也此夫言反之而不言夫子猶以為隱以為慾而况巧言令色鮮仁色厲而内荏懸慾而友其人者乎夫子固惡夫人之有隱也大抵天地間公平正大疏通洞達者為陽為善為君子回大濂繞深黑幽闇者為隱為惡為小人〻〻莫不曰我為善也然而陽善而陰惡人莫不曰我君子然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若是也則又不可知則能知其情有不知而其趍者往〻遂判心跡為二塗故予於無隱深有取雖其質直不為緣飾不為崖岸阻深言心由衷洞見底裡不信世間有所謂面諛腹毒裏甲笑刃事人皆以長者称之每延致名世以孝弟忠信教其子若孫栽培方寸閒乃子孫無窮地此無隱所以無媿造物流慶來世者也年益以高猶勤

々揭無隱之義直欲披肝膈以示人予愧無能發其意閭里往還令可以空懐而語開口而笑矣

怡雲說

予病卧空齋雲林在望疲曳不能去忽有剥啄聲推枕起視乃空隱　公號梅方者自長興得々來為之喜出其詩編見上有怡雲字乞為之喜雲之於物乃天地至和氤氳之氣縣人墨客競喜吟咏自太和氣散而雲日以醨朝々暮々陽臺之下其雲蕩白衣蒼狗斯須變滅其雲薄上下四方以從東野其雲芳碧雲暮合佳人未來其雲悲終南一片裡餉鹿門其雲孤若是者其去太和愈遠惟隱陶居山中之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寄君翁兮藹兮融兮郁兮含乎太和與造物為徒最可喜豈非梅方所謂怡雲者歟師居浮雲之山其心漠然無所起其容泆然無所滯其意怡然無所憂其詩蓋亦似之不劌刻不推敲不鉥心而攄思恬乎有得於怡雲者也然隱居不肎於詩寄梅方之雲乃托於詩流曠逸之地如予之昏眊鄙朴者亦得而玩之何耶梅方曰吾終日吟詩而吾詩未嘗作也到處見雲則吾之雲未嘗出也又安知自之與他予笑曰然予之詩曰山好野雲々高卧白雲歸而求之可也此真用意會心句也它日見蘇愁不妨舉似

覺非齋說

廬林鄧君覺非過余茗雲上從容曰言吾鄉昔有平亭某氏訟者已而交遜所爭地以為鄉飲酒之堂而先正存齋俞寔篆其楣橋幼時從父兄與觀禮焉至今犹想見其處也惟先人淳祐壬寅由史館通守盧陵郡之日亡相從講學閒因其求命筆大書以記其山川而存其風俗遺蹟往々而有甲子凡一周而覺非乃能追憶鄉飲堂事如昨日聞之重感嘆且嘉覺非去鄉其久而不忘本如此覺非之先素號大菴所居在甘泉門建炎初隆祐太后如章貢駐蹕其家故

門陛特異至覺非之祖學者之先生文學行誼為鄉里州縣所尊敬有史記者義佩觿錄等集行于時見於中齋鄧公所記者尚可攷覺非今始居吳門室僅環堵以其字〻其齋趙侯子昂甫為作隷古覺非齋三字復求予言曰將以勵觀省昔衛蘧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一念之覺寔為之至淵明賦歸去來因有覺今是而昨非之語而覺之早亦未如衛蘧淵明二公皆能自覺其非者誠可敬可仰此兩字遂為後世學者改過遷善之大机括大鍼砭蓋天下莫善於覺莫不善於不自覺其非覺則知〻則改不覺不知何改之有是遂非也遷復也医書云痿痺不仁正以其疾痛痾癢之不知沈痼之極耳故先儒以覺言仁最為切近覺之字本出於吾書或者窃之彼既以性為幻不知所覺者何吾見其迷而已孔子不言覺而常取夫覺德行之詩及語顏子又欲其視聽言動隨事省察介然有覺之頃知其非則勿之故一日克己復禮而歸仁為覺非之效也惟顏子足以當之覺非之貧而仕未能為淵明之高予窃謂以其發知寔踐下克己工夫希顏可也予老病日侵大惧墮於耄惛而不自覺何能為覺非言盍歸而求之覺非之齋

程堯封靜山說

人莫不樂佚樂宴樂而仁者乃獨樂山遊何取於山而樂之夫山屹然停而峙寸雲觸石千里霆霽而山之靜自若也草木之盛有時变衰而山之靜亦若自也一舉目之間全体呈露豈不與吾心同一靜乎而吾之所謂靜者何如也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仁人心也所以主靜而立人極者非礼不動復也終食無違主一也皆靜也山之体也吾非樂乎山樂其靜者與吾同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仁者靜既言仁者之体段又言仁者之性情惟深於体仁者知之不仁者不知也彼其胸次膠〻擾〻私欲萬端山自陳乎前不見也見而不樂也無它靜躁之不同也樂

佚遊樂宴樂固有以奪其所好矣或曰孟子之言仁曰火然泉達無乃與夫子異者孟子蓋指仁之流行發見者而言此蓋言其心之苗裔而其体則未始不靜也不然智者利仁亦豈自戾其說乎眉山程兗封滄洲尚書諸孫天姿明敏故能動心忍性於憂患之餘以靜山名其書齋曰人見其為山吾見其為仁將求其所謂靜者為予深嘉之程子嘗曰靜中自有春意深得仁者氣象予每味斯言而其樂有不能已并以語堯封庶幾為靜山齋中觀省之助云

湯與權靜德齋說

湯氏寺丞公之孫絜字曰與權而以靜德名其讀書之室發其意者已詳復求予語夫銖兩斤石鈞是謂五權名雖五而寔一蓋猶款語黃鍾之宮於時為冬而有四時之義焉匪徒塊然而已故權與物鈞而為衡〻運生規〻生圓矩其用則棄選而不忒其体則一定而不易人但見其推移往來靜也而不能動無遂曰權變也殊不知物有輕重勢有低昂形有圓方而所以制其輕重定其低昂而成其圓與方者則皆在乎權非至靜者孰能之靜誠之復所謂動貞夫一者也伊川深闢漢儒反經合道之說以為權即是經龜山則曰知時措之宜然後可與權豈固為異哉時措之宜靜之動也用也權只是經動之靜也體也動而無靜〻而無動者物動而不動靜而不靜者神也必動靜体用而權之義乃可言周子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蓋本大學知止靜能之義推類而言行之以中衡也處之以正權也發之以仁規也裁之以義矩也動靜周流亦曷嘗不定且靜哉與權備以是求之則知矩本於權〻本於靜而所以字其名扁其齋者皆在乎是矣予於寺丞父子夙有事分雖未識與權聞其敏明而靜故願相與切磋究之

耕隱說

自昔以來士率以隱猶為高事或不同其致一也有隱於耕者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有隱於

釣者嚴子陵披羊裘釣於七里灘是也有隱於卜者司馬季主賣卜長安市宋忠賈誼過之是也吾友俞好問之田隣蔡道明字子誠自號耕隱其慕耦耕者歟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為此言者可謂知本矣要使其後人長留得讀書種子耳吾老農也曾無寸土可以施其鉏钁於耕隱蓋不勝健羨因書而歸之

劉耕心字說

三灵劉國良甫自號耕心因俞好問來求予說予再世倅衢若有夙緣每聞衢諺人輙喜况世家好學者乎耕心蓋取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義也余謂國灵浙右瀕歲水災田與江通波民饑無得食所旦暮溝壑不自保而國良方自耕其心之田何其色之恬而計之迂耶國良笑曰吾之田不耕種不留畬無南仟北陌之殊無耒耜錢鎛之勞無水旱螟螣之害乃上世以來口分世業常熟之田也歲雖大歉顧視吾方寸之間其田無恙吾復何憂余然後知國良之所耕在此而不在彼天下未有耕而不種種而不生者脩德以種之講學以耨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以養之其用力蓋有百倍於農夫者矣因以鄙語為一詩遺之云尒夕陽猶作子孫計尺寸之疆抵死爭勞苦形神何日是見成田地沒人耕傳家書種休教斷積善心苗自會生今有劉章種田法盡除莨莠保吾成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四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題跋

跋杜隱君墓銘

予假守武攸會眉山杜君來為李曹掾為寔而文同寮相好也一日愴然示予以其先隱君山莊老人冡銘因獲攷論隱君之為人蓋庶幾所謂質直而好義志仁而無惡者力學華皓不一與計偕嘗志以發李掾君乃能以科第自奮國人称顯為是可知隱君之教矣隱君素為鶴山魏公國博李公所知異齋吳公南軒先生高第也固不輕許可亦喜称隱君隱君平生所為類多可紀如不負楊大安雖古烈士殆無以過也始曦盜蜀一時諸賢義不為賊汙往〻避偽棄其官棄而權大安軍楊公震仲遂死之楊公前死以書遺其家有曰是第一郡無樣子也又曰不錯不錯其處死從容如此予讀其書未嘗不為之流涕隱君蓋其客也異時力白宣威上其事易名賜廟且褒録其孤而楊公之節聞於天下雖人心公論有不可泯然寔自隱君白發之也翟公不云乎一死一生乃見交情方是時楊公而既死矣寒根斷緒誰復顧存隱君獨不以死生為間奪匹夫之力為人所難洗暴白其忠是豈有為而為之耶嗚呼楊公為不負國而隱君為不負楊公矣隱君且不負楊公使之獲用其負國忍哉其後蜀变潰旅猖披隱君憤罵遇戕視楊公之死雖若有小大顯晦之殊要之均不肯為不義屈意者主實平日於死生禍福之間講之熟而處之審矣或謂隱君之遇潰不足以死異辞以免可也嗚呼孰有楊大安之客而為賊屈者乎昔于嵩依張睢陽為張籍言巡死時顏色不亂洋〻如平常昌黎著其語後叙中千載之下讀者猶凜〻有生氣而嵩之名遂附睢陽以傳然則隱君之於楊公法當并聯得書惜無以告之太史氏也嵩死於汴隱君隕于潰事固有不幸而適相類者然嵩死無子今杜氏

有李掾君而諸孫詵〻又皆領薦斯文盖未艾此又隐君幸祥之報固非嵩所可望也予生也晚恨不及升堂拜隐君因竊識其大節於其銘之末使後之覌者有攷焉是亦其子若孫之意也

題淵明図

淵明来彭澤幾何日一督郵至飄然徑歸高矣乃托之情在駿奔何耶士出處関世道豈真為小諒此二者要未足以論淵明也淵明既賦此詞自是不復出意固有在帝鄉不可期盖其㣲詞所寓而論者或未之察也嗚呼内望彷徨悄門愈邈吾生行盡去將安之亦惟安乎天命而已矣復疑哉此又致命遂志之義與子雲逃於不覆以任天命者異矣

題松苗圖

尺寸之木加乎岑樓之上高乎哉不高也勢也苗之於松也亦然松栢之下衆草不殖苗非加高於松也今且易而置之苗居山上若助苗長者而松顧居其下則一寸之莖可以蔽百尺之條矣非高也勢也然是松也勢若雖屈於苗而己性挺然無一毫修阻抑鬱不自得之意此固處於非據者之所甚媿也世率謂積薪居上愈於久次之汲直七葉珥貂愈於白首之馮唐果何如耶果何如耶

題仙人樓居圖

吾聞至人御風騎氣與造物游直緣所見者超無所係著故其觀人世樓觀臺榭儼然而秦條然而漢如海市浮空烟雲變滅尓未知亦有丹臺絳闕金城玉室五城十二樓若是屉〻者今舜學作此圖寓言於仙筆意俱妙陶隐君中三茅而五館又建三層之樓已處上層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此殆是耶吾犹未免詰曲世間安得攝衣從之

書東坡石菖蒲賛後

周禮朝事之豆其寔昌本註者以為菖蒲根切之四寸為葅四寸一握也春秋載周公閲来聘

饗有昌歜注者亦以為昌歜即菖蒲葅而唐人乃謂徧檢諸書傳昌蒲草無别名未知其所由疑之似太過文王嗜昌歜安知非昌本而禮遂設之耶月令孟秋其味辛注者云水草之和氣即昌本也既言其辛又言其和何也本草云菖蒲味辛溫二者皆脩與此注之說合但東坡所取乃節葉堅瘦根鬚連絡石上好事者移置盆中為几案玩如今所見者也其根安得一握四寸之長而可為葅耶況所謂水草之和氣初未

始言生於石上意深山穷澗之中或有如本草所云然未之見也退之云昌陽引年則又别為一名豈退之亦以為似是而非而入得以訾之耶余好問示予以東坡石菖蒲贊因書鄙見如此以俟博物君子攷焉

題趙主簿遺像

事親以承顔為先其殁也事之如生既為木主象其終身以祭焉陳其衣物思其居処與其嗜好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至禮記曰三日齋七日戒必見所祭者則幾若音容之可接焉吾之身即親之身精神氣脉相為貫屬有感必通幽明無間也後世之俗生則繪其像謂之傳神殁則香火奉之謂之影堂禮雖非古然方其旁皇四顧思見親而不得忽睹之在前欲衣冠容貌宛如平生則心目之間感發深矣像亦不為徒設也昔伊川先生以為毫髮之不相似者為疑而其家自太中公以前固嘗用之要為不可廢曩更兵火士大夫家修幅長頓飾以綾錦

往〻不能全桐川趙君必消乃獨得其先主簿之遺像於東隣雖僅片紙粉墨慘淡而丰神自若蓋主簿之殁以甲戌此生所寫也失於前乙亥得於癸巳二十年間若有護以待其子孫而畀之非一念純孝通於造物何以致斯耶特白其母裝纏而揭之祠堂如久出乍歸喜極而感〻極而潸然以悲也予聞主簿〻出貴冑能力學取文薦不負其父料院公之訓是宜有子世其傳之将輯其遺事非獨此而已予得之予友張

刻甫因識本末遺其子若孫尚永此意於無窮云

題徐容齋薦稿

昔古靈先生陳公襄薦司馬温公而下三十餘人蘇文忠公亦在焉其章草皆親筆塗改勾注其旁温公亦有薦士録自至和逮熙寧九百有六人皆公手録其外題曰舉賢能亦公所作隷古也前輩薦賢報國誠篤懇切如此真可為法東平徐公琰自號容齋有寸長片善人不啻如自口出廉問浙西士之貴者多所論薦尤留意學校舉學官二人焉以示勸江西李淦性學西秦張楧仲寔是也於仲寔稱道尤至不但喜其文詞言語直以高邁超卓通國體識時務者歸之謂其他日成就必越倫輩可號於天下曰知已矣此其申牘之章凡更定增損于再于三而後定尤見不輕於許予也公其有慕於古靈温公歟仲寔得之以示予猶記丙申歲予偶來杭容齋首訪寄郊仲寔不置且賀予得增稱意甚惓〻攬其遺墨已成隔世使人愴悲仲寔感念知己不能已因書右方歸之云

跋忠烈王傳後

天生非常之人所以撥非常之變光武當四七之際中天而濟大業時則有二十八將高宗值百六之阨南渡而成再造時則有十三處戰功君臣相得豈非天之所授哉高宗御將同符光武維張忠烈王四將之首戰功之偉者也攷其本末大類好時侯耿弇蓋弇起扶風而王家三陽則鄉里同弇謁光武盧奴而王首事大元帥府則遇合同弇言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聽王亦言蠟書從圍城中來此奸作詐願勿聽皆有關於利害王即驟至夜渡呼沱弇則合漁陽奕騎以拔邯鄲苗刘肅誅倉卒航海王亦戰明州城下以挫兀朮皆有關於危急存亡至於破五校破李成皆為平劇盜破臨菑破劉豫皆為敗齊寇大率英雄所見畧同非偶然者克濟中興不亦宜乎予觀光武審黃石存包桑而外

無疆虜不任三公事歸臺閣而無權臣内然弇自兗齊之後功不再見范蔚宗猶疑時之庚數不足以相容而况紹興倡和檜寔倸國方見挾殭虜而忌功臣則王之處此蓋有難於弇者矣江遡累䟽竟罷樞筦於是口絕言兵全身遠害而已尚賴主知護保晚節雖英規偉畫或有未究而苴茅胙土延慶於後子孫顯貴至今猶盛要終而論視歐氏累葉功名與漢興衰者何以異也其曩侍先人頗獲窺金櫃石室所藏建炎以來元功之次每以副墨散落為歎王之五世孫挾予倩也卓有立志能大其門而尤其宗暇日來旧史恭家乘為此傳以示余詞約而備事綜而寔士大夫則知尊祖矣蓋深嘉之惟論史得引古相方因詳著如左以附于雲臺之列史稱歐貫鴻烈忠烈之名要當相與並垂無窮焉

題唐饒州遺墨後

唐公景寔初主簿于霅首見先公執弟子禮相從論學寂寞中先公以其用志堅苦必能有所立甚毅之既滿去以書見脩齋先生王公曰吾自存齋來也亦遂為知己予寔知脩齋益與景寔厚在越以狂愚觸權戚幾陷夫何景寔獨為予喜走書追勞江上論甚偉明年冬景寔忽起番陽守時事儵變隕身白刃終全大節視偷生苟免者異矣同時如池陽之趙長沙之李及他死義者數人偶皆游先生門世率牽連言之陳梅君分教此邦出所往還諸書讀之悚然最後一書三月八日也距景寔死無几日書中所云此惟有死等語可為悲歎毛仲翔嘗為予言景寔遺業僅十八九畝可歎哉又聞其二孤已矣天何不佑泉明之酷也因泫然書卷末

跋浮漚歌

浮漚何所起、處起耶方雨之勢滂然下注而水之氣瀰然上浮相逼而相激不能以不為也然而謂雨非水謂水非雨非雨非水强名曰漚果非雨非水耶既其散也既不得為漚而猶曰漚者何耶將不曰漚而且曰水曰雨其可其不

可耶或曰漚須臾之間且起且滅本無成也何有於壞若使能壞而復能成雖佛之力有不暇為也而孰能為之耶樂普和尚因六觀之義作為浮漚之歌意者以為人生之起滅生死亦猶是耶柳以為無起無滅無生無死即其法嗣古潭源上人書之以傳當已黙解大意聞以示余既自曰浮漚予不可曰浮漚

題周味道菊埜

卷五　二

周原膴〻堇荼如飴地氣寔人力之勝贊之理無足怪雖菊亦然近世譜菊者多至數十種蒔之庭圃人力之勝其天往〻競出新奇以悅可人意變之速有甚於堇荼惟一種花小而正黃芬烈過他品蓋菊之真者也顧林樊籬落掩翳寂歷乃獨不變反蒙野菊之誚野則放〻則真〻則大吾方賀菊之得此名而何慊於野哉風俗之移人賢者有所不免得見野者斯可矣殆有甚於菊無已則求諸野可也靈均惟其野故能作離騷彭澤惟其野故能醉東籬而書甲子非野不足以見二子野固二子者之所願也哉〻風節遂與花俱高彼飲菊潭南陽者遽变為容悅為賠常藉其名以誤人正坐不能野耳非野之過也菊可变而菊之野者不可變伯始可變而靈均彭澤不可變是未易與俗子言吾鄉周味道多難早孤流落困頓萬有一生脫艱屢中以來吳門所謂辛勤三十年始有此廬視前君少泰需于沙而衍出于　而亨常情於此未

卷五　三

必不境換意遷而味道方且以菊埜扁其書齋圖而列之岩之峻以喻其前日之險阻菊之埜以況其平生之孤介風霜披剝之餘寒花晚節有不变者存〻将以保其歲晏之芳菲蓋其所自叙如此論議詞藻之煒然賛雖野而文則史吾俱其山林之不果也味道方自此升昔人願毋忘在莒時予亦願毋忘在埜時乃無負於斯菊

書陳養大祖贈告

自昔喪乱之際至有以大將軍告身易一醉况有甚於此者故家遺物雲散潦空不自意全古

抗陳恭大乃能訪其大父贈朝議大夫求告雖斷纊尺許而明禋之貽恩吏部之印重陳氏兩世之官名犹有可考蓋其一念思親志存旧物期於必獲故造物者冥陰相之世有藏唐誥多顏魯公所書而陸農師追封其祖亦来南宮為書告家則堂師纂平原者也既識其事而性存又以忠孝称之則陳氏之所得侈矣不但取元章之字畫而已也

跋崔清獻公帖

嘉定中清獻崔公以次對帥蜀其後遂制置西事賓客從者忠文洪公寔顯飛輪崔公清規重德洪公雄文直道叅會一時蜀人紀之以為殆過石湖攷翁也崔文出蜀歸卧五年杜門謝病而洪公以攷功郎論巴陵事得罪擯天目山下端平改紀崔公遂相句麻一出天下傾想風采公力辞不拜御筆手詔旁午于道朝臣中使守門趣發公汔不起以至謝事是時亦起洪公為臺諫給舍為兩制論駁不少貶碩以病不大用賓主相為終始蓋如此至是丙申得觀兩帖於唐師善家為之感歎崔帖後有中書省印乃程滄洲家旧物而洪號平齋又號蒙齋云

跋蔚上人約梅集

徃來衲子紛〻籍〻如麻如粟欲求一梅花樹下僧乃不可得坐對真成被花惱出門一笑大江橫誰與領此必遠自越以蔚上人約梅集来三十年前當面錯過方相識此集中不契而合大是奇事上人高提句律咄〻逼唐人晚更老

辣與梅莫逆尤苦說梅顧所謂參寥子有不可曉者欲端不負梅矣吾儕食息人間憒〻過日徒歎老嗟卑而已不知去梅幾格此老胸次故自不凡予謂其詩集有梅花處可無一本

題范氏文官花

韓魏公守維揚郡國芍藥有腰金紫者四置酒召同寮王岐公荊公而陳秀公亦與四人皆先後為首相亦異矣草木之華其尤異者至和之妖也本乎天而應乎人理無足恠京口翟林寺

花文歸閣苑近世盛称邢臺范氏文官花粉碧緋紫見於一日之間变態尤異於腰金紫夸豫軒嘗爲賦水龍吟句髮儒冠誤盖爲瀘溪令君物不虛生必有其應〻之遲發必大休寧令君瀘溪孫而豫軒外諸孫刻其詞置花石至今猶存若有護持之者其子雷卿遂以斯文發祥領學事王文盟文官之應不虛矣今皆曰花范氏瑞也夫以雷卿之賢兩家百年忠義之脉文物之傳在其一身宜造物以功名事業付之花本出唐翰苑中雷卿即爲翰林主人花亦荣耀吾方賀茲花之遭然則花瑞范氏乎范氏瑞花乎

書范雷卿家譜

范君雷卿以學事至霅示余以其家世本末盖范自唐以來爲邢之著姓所居堯山范解利環千里皆諸族有爲虞部郎中者君之四世祖通守公號河朔孟嘗靖康之乱能全其宗收窮周急信義具著尤進士出身爲蔡州新息縣紹興辛巳十月以其縣來歸及悔使敢盟我以成閱鎮上流趙撙屯德安擣虛潰蔡時也晋氏既過江者皆以傖荒遇之高宗兼愛南北凡歸正人率厚加禮秩以係中原之心事優前代矣中緣和議指名取索傷忠義之氣絶英豪之望至是公等來法當超受以勸乃僅添差湖州長興丞緋衣銀魚不盡如章也未几亮殞褻繼和戰未决或又倡爲遣歸附之説動揺物情賴廟謨堅定公等以安始公南邁至宣諭司有忿公子之曰盍稍增飾功狀可冀超用公峻折曰吾父子歸朝廷要以忠孝立身奈何甫過淮河遽欺君欺天乎乃以質言及命下欣然就職尋又例爲不釐務不屑也益捐俸廩活飢民賙寒士委社於後意盖有在改簽書鎮江軍節度使判官廳公事召赴都堂審察添差通判本府以壽終于官葬丹徒遂家焉子瀘溪令寔同决策孫招討司參謀有詩名曾孫休寧令有政声五世孫即雷卿江浙儒學提舉大得士譽詩書事業未艾皆履公信思順積善餘慶天之報施始嗇終豊

如此其窮惟先朝寤寐神州収其豪雋公與辛公棄疾先後來歸忠義相知辛公遂婿于公〻當甯時陳公俊卿王公炎皆知公而公老矣不果用賫志以殁辛公聲名日起入則導密旨出則齎執撰領帥恒嗚呼公之不遇命也惜辛公不徑以前賢例取濂溪作行狀使此十餘紙漸蠹斷辛玄孫之賢収拾完補為巨軸傳示将来不負勵志之囑矣高曾百年之意其亦少慰九原

跋湯徽猷昌言録

紹熙甲寅七月五日太上不克執喪于重華遜位東宮改元慶元寔趙忠定公之謀也孽韓侂冑不過傳導之勞乃欲專定策功憑藉肺腑詹中用事羣小忌之首去旧宮僚又出御批去侍講朱文公以撼忠定其勢已非乳媼陳謝所可解生來再撲所可除乙卯五月忠定竟貶死遂以逆黨偽學設為厲禁一時諸賢皆在以午讜議中國空無人姦宄愈肆卒至啓釁稔禍流毒海宇而後已甲寅之初徽猷湯公為學官建以

太上未須移公又言朱公不當驟去與忠定意向寔同忠定既貶公亦外補甲子始入為丞郎時朝論漸平故也維待次台州乙丑以知常州嘗移尝於韓極論其非且論蘇師旦周筠之過時北事已有萌中外洶〻丙寅盛夏出師敗於虹縣公又移書數其罪狀視前益峻丁卯招接北來人意在再舉公以應辦錢粮不繼降諭頼州猶逞前憾也是冬師旦誅未幾侂冑殛公甫得自便黄巾賊起而後赦黨人之罪斡离不陷中山府而後言黨人之忠湯公所遭不幸適類是嗚呼可勝歎哉四世孫丹陽尉暉老父子世其科追念先烈裒集遺書為昌言録趙南塘以忠定黨獲重譴者其挽詞併附見焉五世孫弥昌少領鄉薦前鄱陽書院山長其與朱艾忠義之報也因余友桃教姚亢示以此録敬觀感慨輙以所聞識於後云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五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十六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題跋

跋韓子昌帖

韓公字子昌蜀西之陵陽人故世称為陵陽先生政和間以試文入館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靖康初起知黄州晚以次對奉祀居臨州又號北窓居士其父德翁登東坡及魯直之門公早為二公所知中遂以元祐學術罷又嘗與陳了齋游集中壓卷是也以詩名天下呂居仁欲要之江西社然其詩自成一家有陵陽集行於世室中語載集中此帖問訊諸揖蓋在臨川時諸賢患難落何所不有惟林下衲子輩流犹能用情拔齋了谷亦多有與諸禪帖此帖筆法侶山谷老硬處亦似了齋書某家與公同郡五子建登進士為夔漕先祖姑嫁其子其諸孫有克已者仍世姻特科入仕藏公数帖許見分當時忽不取今亦不知存亡矣觀此為之感歎

題博愛堂詩卷後

吳興郡判官自號博愛堂至官甫踰月人皆謂其持身正處士公聲譽赫然一日訪余敝廬相與論旧因知所謂博愛堂乃其上虞為宰時所自創而廣訪使者遍縣時所書扁也邑之士共賦詩称道盈鉅軸至是親友程晉輔携以示余三十餘年前予使越按部首事上虞因記其山川風俗閱此良以嘉歎不鄙病耄俾發博愛之旨昔吾夫子未嘗輕於言仁也故以博施濟衆為難而孟子則推人以善欲其推不忍人之心以及人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不忍人之心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蓋指人心天理流行發見者而言也譬之泉焉涓〻一綫其初甚微穿石達溜遂運為江為河以至于海莫之能禦者非他源愈深則流愈長流愈長則澤溥矣此自然之理也君以博愛存心覌其已試之明驗在上虞推之以及於一郡不既博乎况其先世之遺愛在吳興推之以傳于無窮不愈博乎勉强

力行終始必一斯可矣雖然愛不可無差等汎愛衆必曰親仁博愛之謂仁必曰行而宜之謂義取以是復於博愛堂

跋范令君晉陵時詩十九首

晉陵范令君閑靜翁十九詩余從其孫月观提舉獲觀之令君出爲拈參椽軒辛公嘗並長歌撫劔之歎似有婦翁風聚及觀行賑行澇視旱等作乃能細意爲民懇惻篤至如此其大文通守公以紹興辛巳來南至是甲子一周按江南風俗利病謌之甚悉仁哉令君之用心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晉陵之民抑何幸歟令最近民一膜之隔天壤懸殊水旱常有而賢令其不常有可以發千古一慨天慶奚疑观爲刻本今甲子又踰一周而月观藏之楮墨如新可敬已山陰道士愛逸少黃庭經予謂不若奚道士愛此詩之有益於民也

跋歸去來辭

淵明平生志在田園雖嘗薄宦未始一日不念歸也始爲鎮威叅軍經曲阿詩曰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已有歸意及爲建威將軍幕使都詩曰田園日夢想安得久離析歸意愈切矣俛就彭澤爲三徑資八十餘日即賦歸去來翩然而去自此不復出矣此其意豈在區〻一郡督耶松雪齋爲虛谷翁書此其詞蓋深知其心事虛谷賦詩題其後因以自見老筆雅健讀之敬歎若子昂字畫之妙中固已言之

跋梅花賦

梁昭明称陶淵明貞志不休安貧苦節白璧微瑕在閑情一賦皮襲矣称宋廣平鐵心石腸而梅花賦新清婉媚不類其爲人兩事正同然閑情卒章尤蔓草而誦邵南坦然存其誠與廣平所謂貴不移於本性儼君子之高節者異詞而同旨褒美蓋未足以知之趙子昂爲虛谷翁書梅花賦真本虛谷既取廣平叔文求保貞固之語以明之予因發淵明之意以補其說爲

跋厲白雲詩

東白厲氏自唐殿中侍御史與姚賈同時以詩名至太師屏山公尚世其家法名畫偉畫錯落岷峨間予從老人大父嘗及見之今白雲其季孫也從家於杭年甫踰弱冠藉藉有詩声爲諸公所称道是家信多能邪一日来雲以白雲集佀予其辞雋其思清其興寄遠讀之殊使人有凌雲意白雲最嵩浮淮江走閩粵慨然有志於世顧肯放山翁溪友指白雲爲歸趣要未易與俗人言陶隱居掛冠神虎嘗謂山中白雲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盖落遺外觀自樂其樂內足於已不以己狥人者也意者白雲患若世俗殆有意隱居之所樂乎是將脫鞅掌趣塵埃以與莽蒼鴻濛游方之外矣不然何其莫逆於雲乃如許它日上下四方從東野見之白雲深處當相視一笑

跋小學大畧

縣令位卑而董子以守令爲民之師帥其任乃與守等盖所關於教化者大也言政不及教言教不及化則簿書期會而已耳世之爲令者類曰吾位卑期會簿書一不應程譙責四面至日救過不暇師帥之任教化之事有守在吾奚爲與之哉其自待何薄耶史君彥明嘗宰岳陽之平江不苛而辦暇日頗進其賢士秀民相與講學又取所藏李君簡古今訓學大畧刻之梓而引先儒盡性成形之說序之以傳庶幾有補於教化之事矣来雲以示余閱其編大抵本諸晦菴朱子小學書所謂立教明倫敬身稽古者而其條目則不能悉備至於外篇嘉言善行以廣而寔之者則又無之取其大畧故耳然其采摭裒聚用力甚勤不但施之小學使學者家有此編豈不有助於修省而有裨於教化是則彥明之意也方彥明在岳陽予不知其長謂誰而一令乃能若是使凡爲令者皆能加彥明之用意非風俗之幸乎

跋葉一山所藏文山相國書後

宋丞相文公魁壘英傑以盛年負重名居高位

其視一世為何如所答括蒼葉君書乃不惜餘論期奨倫至而詞氣又迫自謙屈如此胸中所存可槩見矣書中又云思永義與陵名有把請更之蓋為永思陵也公於嫌疑也際造次之頃猶不忘恭謹他日臨大難守大節死而不變亦此一念所充耳葉君首江西漕解推輪於公一飯之報不以存忘閒藏其遺墨於患難奔走之餘如獲拱璧賦詩追記有主死安犹未之句讀之使人酸鼻朋友之義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並世道日薄頃刻變態奔之如遺況一生一死乎況又有大者乎一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二姓楚襲語也文公侶之思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舞當漱天有淚當漱泉陳后山語也葉君侶之然則葉君固可書也

題四明二僧詩卷

東皐謀師以四明此山華國兩上人見余於蓮廬過當過當讀行卷殊佳蓋有意趣有標致殆不類僧語聞二人皆傳家子源委固當自書中来也今歳七月旦江淮一大異生靈一大厄可駭可歎是時此山在吳下承天華國在京口浮王遇與壞會詩中乃無一字及之豈定力自能遺憂患邪昔琴師欲進其弟子以學則移其耳目志慮於衝風怒濤崩岩振海之際安知二子之詩不因変而奇乎然此山嘗寄華國曰沙鍋煮葬竹澗看花華國寄之亦曰斸地燒畬依松編竹此犹未涉憂患懷思故山已如此今當山益深林益密吾恐詩雖奇無由輕落人間矣

跋劉君擇所藏孝經十七章像

先朝仁宗冲幼時有援孝經要語畫為圖以資把玩者此圖其起此歟雖不盡在筆墨之間然其前後布置亦甚雖細观可見況首章畫夫子及侍坐者皆有所本非徒苟作也

跋曾公乞米諸帖

太保李大夫郎勳大將管崇嗣皆闕坐者蓋孝勉也曾公以名節相期時有所須不自嫌外然必數日食粥乞米妻病乃乞鹿脯於李云衣乃

不苟求如此清介之風可以概見世称曾公得王右軍筆法豈不信然後有杜祁公富鄭公及蔡君謨孫之翰宋次道諸名賢所題尤可寶乞米鹿脯二帖旧刻在忠烈廟廡下今不知其尚存否有能摹此本刻補軼遺亦一奇事也

題三高圖

用計然策伯越功成登於五湖而去之其得脫於烏喙之噬蓋已甚危而思蓴鱸者雖輕於一出尤幸勇於一歸千載之下可以號於知幾若夫終身甫里笠澤之間釣烟波以自適来杞菊以自肥初未始出世而何有歸於此予所以有慕於天隨也

跋捕魚圖

陸魯望皮襲美作漁具詩十首討其取之術可謂巧且密矣東坡翁乃放魚東池恐数罟之擭鱗鬣長堤之隔濤瀨何用心之仁也然吾能暫免之於此果能終免於彼否今观此圖江天欲雪魚正深潛而漁郎四集綴下如雲無所逃於

天地間乎然其筆意活動殊可玩賞與魚相忘於江湖亦足樂也

題閻靜齋與張仲寔詩後

士抱負卓犖方混〻庸衆人中邂逅知己一言而善攜手以上蓋未易得况未識面而深相知者乎黄豫章教授大名未識蘇長公也江梅有佳寔之句深致其意而蘇公首知寄之自是遂為知己此固非常情所能與也靜齋閻公槖使浙右張楧仲寔時為江陰學正初無疇昔雅公望臨一時而讓動下士不惜餘論奨成後輩聞仲寔之能遽作詩寄之誠出意望外詩中称其門閥喜其辞采且有黄金燕市酒神駿會見風雷起溷淶之句期待之者甚至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〻之矣而或不值〻之矣而或不齒雖擁奇汗血孰別其神駿哉靜齋之於仲寔獨淂之未識面之間可謂不凡也矣是時仲寔年三十許已能為文辞致声譽今年愈進識愈定刊落枝葉以求本原力於義理之學以用遠大

自期寔由静齋奬激之静齋已長翰林倪記憶不忘得遂其禄養而公之意未渠已也渥洼風雷之語不徒出必能相其成之

題西秦張氏世譜後

古者命將出師固將除殘暴定禍亂拯民火水中爲之師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非尚殺也在師中吉故能上承天寵三膺錫命以有開國承家之慶若太公望克于牧野封于營丘子孫數百年與周興衰是矣漢初封功臣四百十有

五人帶礪之盟爰及苗裔而太初百年之間見侯者乃有不盡然者五焉及觀張揆仲寔譔其祖忠烈王世譜其事始益信蓋王起行陣靖康之勤王紹興之戡難皆冒矢石爭天下身於羣虎狼之口豈非以殺止殺德在生民功在社稷而澤流子孫歟矧王之為將未嘗妄殺萃建偏裨待士卒有恩意此其所以能殺以止殺也自三班以來三世三公皆以王貴王位極人臣分茅胙土施及其後四子名冠以子諸孫名冠以

宗〻之下則取五行相生為次三弟之子孫亦如之節鉞之重師保公侯之貴易名之美後先相望有光史册何其盛也後有登進士第者上舍釋褐者有與殛韓而後以忤時貶者任守閫而竟以殺使死者乖但重珪疊組而已越至于今則有濟甫年高德邵為族之望仲寔其子務學而通至於國器之雅而秉禮如時之敏而急義皆予之所識者其未識若姓之若仲芳守其內而無求于外積以善遺其子孫蓋可尚矣近

歲名門華閥居多凋落惟張氏克持其世詩書不墜是可書譜昔歐太史公年表為序述書之至六七世未艾歷官爵見于左而於本宗芊葵特詳尊其所自出亦蘇氏譜法也王字伯英仲寔以揆為名嘗奉父兄之命復先苗修家傳又為世譜而叙其首示不忘本來求余語既具論之抑予聞典午渡江重氏譜藏譜状雍州是為郡姓張氏本三秦固當在江北四姓之列而其勳勞名位子孫文物之盛又如此是譜也後之

人尚宝藏之

跋周公謹自銘後

周君公謹以世旧風厚余聞不見且久梅磵被道吾廬無来跡君忽披蓮蘿相就談始予見太未時如川方至之意氣眎一世何如也歳星四環天余固早衰君亦華皓能不為興慨者邪君晚更號弁陽老人刻石自銘出其詞似予頓挫灑落大抵輕生死等淹速太史公不云乎請之使人爽然自失顧予猶局形骸之内今昨之閒陋矣公孫夏使其徒歌虞殯趙臺卿於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及已像各為之贊褒綠野小社公辛季劍諸人皆自誌司空表聖豫治木卧起其中林和靖自賦壽藏詩蘓文定自作頴濱遺老傳秦淮海效淵明自製挽歌高風曠度不膠而卓君非斯人之徒歟何其脱畧執詳殊宕可喜也氣有聚散有伸屈厚之於始而知所以生則反之於終而知所以死故理不可不明世或以了生死為一大事其視沉迷利欲耆

黄顛瞶者固異然未嘗窮理盡性苟安世人卒亦未免恒凡自私至於晝夜死生之説則又習聞其語之不知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蓋貳之無二非强之使齊也是皆未足與語弁陽君抱嶇奇而老憂患据會通而觀變化反博趨約落其華英澄然一室固已深玩至理而有得覩其所自銘兢、以百年之澤一身之承為不易力為其所當為以求無媿於心先墜於先訓蓋有臨深履薄好學不倦文生之意非徒示曠達而已余以其能析衷於道得所歸宿用援先好書諸左方云

跋凌波圖

洛神一賦發於神遇備極變態卒能以禮自持此圖逸而靚麗而潔蓋深得其意予雋之於子昂可謂兢爽矣觀者殆不能伯仲之

題向氏山居圖

叙聖母儀三朝寔文簡公諸孫故其族益盛而多賢無流水游龍之習適江以來忠毅以死節

著其子秘閣居衡山從學於胡文定公而節林居清江尤有聲績旋知遇號為博雅居于雲者今莫知其誰下三十年前頗閱其家所藏名魚古彝禹器皆入叔門以賢相尊戚之後乃凜不自保每為慨嘆此圖出於散墜之餘尤使人把玩不能已豈徒以其畫哉

書范石湖遺墨

石湖公由廣石帥蜀不但賓從之賢詞章翰墨之偉照映一時漢中望謂三樹如蓀未嘗不慨

美三 五

然有所賦也此詩送人猶知為泥封函谷草土彝櫃等語不能忘情令劍棧自夷矣杜老大意欲鏟疊嶂事復何如安得起此翁而問之

題畢良佐山水圖

閱寒林多矣此卷殊佳葉脫林疎遠山橫陳根墝雖露而猶有蔚然秀傑之氣筆簡意足把玩不能已少陵云畢宏已老韋偃少良佐豈其苗裔耶

書蔡琰歸漢圖

蔡文姬陷身沙漠十二年曹操遣使以重寶贖之一旦與使者俱還既慰中國土思且上先世冢墓得其正矣觀此圖出發之際二稚牽衣方里永訣旁觀者皆為之掩袂乃與胡笳十八拍少同一悽哽何其悲之甚耶毋子天性雖文姬以義斷恩而骨肉之情終有不忍忘有要亦不失其正也擇婚而歸董祀它日文姬文能言之曹公源其死罪於垂絕之頃故史書曰董祀妻繼烈女之後宜哉曹公於文姬一事獨能

卷六 六

始終恩意亦可書也

書陰符經

陰符經或以為黃帝受之廣成子或以為受之玄女又以為黃帝風后共工女論云甲陰陽而為書既以可贊程氏則又曰非商末即周末人為之而朱氏則直贊其出於李筌蓋本山谷之論也不可攷矣然其言則多有可取者三茅觀旧藏王逸少親書已歸之權貴之家徒使人感

擊磬圖

孔子往來于衛殆至四五所遭容可數此擊磬不知果何時然不無所感矣荷蕢者雖智足以得其聲聖人之心要非彼之所可識孔子固亦自知其道終不可行自衛反魯一正雅樂蓋不得已也不然擊磬猶能去而孔子顧不能耶

跋范文正公書伯夷頌

皇祐三年十有一月文正范公在青社用黄素小楷書韓子伯夷頌遺京西轉運使蘇公舜元

蓋天下萬世大經常大議論扶植天地不可一日以無者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伯夷固知其將終身西伯改辟紂而歸之其心豈遂忘殷哉一旦武王之師載木主而以王號於其衆非文王意也兄弟奮然以身為天下萬世爭綱常雖之以死其事誠卓絕然人乃或非之至孔子時猶有以為怨者而孔子獨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至唐時猶有以為褊而不通者而韓子獨曰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韓子之言上維孔子而公守天下萬世有功於綱常甚大時無韓子議論發則綱常泯吾為此懼而幸獲范公睹之所書義士仁人壯顏毅色凜在目心間使頑者懦者一見且泚汗破胆知畏議論是范公亦與有功於綱常矣公平生自許忠義前後緣論諫得罪至被以誣謗目以朋黨擯斥遠外而公信道之篤躓而愈奮老而愈厲伯夷頌固其中素所蓄積者嗚呼皇祐盛時明公之書此猶義形于色設不幸處綱常之變當何如若公者真可畏而仰哉大興李侯勘得此本丁丑歲予燕錫來守姑蘇偕濟南陳君禕汴梁焦君德明首謁公祠下訪問其子孫而以畀之尊賢尚義有如此公之孫邦瑞士貴敬受而藏不啻拱璧始其家嘗以摹本刻于義莊歲寒堂至是乃得真蹟於二百四十年之若有神物護持以待其子孫而後付後殆非偶然二君議勒名傳不朽而吾友满君孫堅寔來輒具論顛末俾以刻晏元獻杜正獻文忠烈

富文忠蔡忠惠諸賢與公忠義相期各有題跋而蘇公詞翰氣槩又公所重宜併刻于後若昌朝執中輩雖素有抵捂亦不以人廢言抑予觀忠宣公兄弟有感予得言氓意外忠念深矣尤後人所當取即二君皆有與刑文學能充其宗族黨所共推尚仰其族之人與其子弟謹守此寶圖繼前忠用衍忠義之傳其永〻無斁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六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

牟　巘　献之男應復編

題跋

題李尹異菌

大名元城縣李毅卿新授分水縣尹其母孫氏和易貞潔綽著閫範己酉正旦以微恙終卜塋未遂停柩中堂四月八日忽菌生柩上狀類芝草又類牡丹張倩仲寔書来為予言其事蓋甚怪昔唐張九齡楊炎固有紫芝生其親之墓者矣然上有雨露之滋下有土泉之潤猶有可諉今孫氏之柩隔以衣衾周以膠漆是菌也何自而生哉不宜生而生必其潛孚默感窈冥之中自有莫之為而為者然則李氏之事豈非母之積善其子之純孝有以致然與因書此以美之

題俞子清侍郎画

西清公勞侍從之事早退老壽踪宕筆墨間此二紙真跡也其一蘭篁老本莖莖各有態其一水竹石間筆墨殊活故是此翁胸懷本趣余家

旧歲山水四横披今不可復見　此斯可矣比歆力學劬書而游息之時博雅之趣如此豈非知仁之所樂耶

秋江既渡圖

江空木落曉色方開小艇横岸艤舟子熟睡未醒也扶杖之叟從以童奴問渡江干非利非名何匆遽如許意者謂江外幽人宿有期約不可頃刻愆期安得仙家兩麒驥凌空赴之

慶掾省楊彥遠得子

維熊維羆男子之祥在早歲已可喜在中年尤可賀速固不如遲〻則根原寔而福澤厚易固不如難〻則憂幸深而期望切亦理之必然者東平楊彥遠持心近厚積善餘慶五十之年過二始矣第一雛平生欠事一朝意滿誕弥之旦賀客填門蘭以為沐金犀以為錢文綉以為衣褓或称天上石麒麟或喚明珠出老蚌彥遠皆歡然領之作湯餅分利市其彥可知已予事聞啼聲而張倩仲寔為索語昔康伯之生伯温又早數歲行年四十五裁始為人父喜之者如此教養誠在吾爾汝為大賢期之者又如此況在彥遠乎敢用此為善頌

跋周卿所藏坡帖

此東坡公鳳翔簽幕時與其從兄書也公以嘉祐七年二月十三日被命䟽決寶雞等四縣禁囚乃是月壬寅詔旨書中云近有詔書䟽決是也既竣事遂朝謁太平宮並南山而西游樓觀大秦等寺帖中云因得游南山是也十九日忽

始歸書中云近方還府是也是時老泉被命編脩禮書晉京師書中云屢得編禮書是也此書後題三月初五距十九歸府時僅半月鳳翔去蜀頗近家問不絕猶以有歎而況吾儕留落覊旅萬里外回首故山可勝凄然

跋三蘇帖

蘇氏一翁二季詞旨翰墨其見於三紙間歛衽伏讀因有感焉前二紙老泉為編禮東坡為鳳翔簽時也後一紙東坡謫海豐潁濱謫高安判

時也未四十年而盛衰之變如此可以觀世道矣然東坡不以患难流落為戚方且施藥葬枯骨造橋以濟病涉此與陸敬輿在南賓集古方同一意故潁濱有能安遐陋恤憮病苦之語萬里兄弟依〻之情凡使人慨然上有學士院印章程滄洲家旧物良可寶也

跋趙光輔駿馬圖

飲水齕草翹足而陸馬之真性也而燒之剔之刻之烙之曰吾善治馬〻〻之性始離而多病矣蒙莊氏以為此伯樂之過也观此圖豈不然哉治民與養生者亦莫不然

題元吉猨圖

柳子厚以為猨之德靜以常山之小草木必環而行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遂其植故猨之居山常鬱然此黃黑二族山深日猨朋傳相命雄雌相從領其子孫相與嬉遨攀援上下反掛倒懸若相語相持而其老者或隱樹間或伏枝上以观窺之百態雖殊意甚自適了無諍勍喧呶搏挽齒裂之態而其傍老幹叢篠蒼忽自如與柳子厚所言無異可愛而玩也圖有秦氏印章可攷真元吉画

題毗陵所吟

昌黎云懽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辞易好金君棋之庚午甲戌之間客於諸公往來蘇常書中多及官府承平風物所謂懽愉之辞也於其難工者而工之無他恬淡之意常存乎胸中芬華外物不得而誘故也繼是而作者往〻一變而為愁苦之辞悲鳴而吻不能自已吾固不顧棋之之為此也棋之自叙蓋已有感於康衢之歌矣豈非其所願也哉

題李伯時雜畫

物之變態千彙萬貌观於其會則俛仰不盡其奇此卷蓋非一時之事一家之說而各效情狀於短幅之間使病耄翁得以隱几而观詭特荒誕者可怪可愕深清幽閒者可喜可羨不勞思惟若有所得而岩厓草樹雲霞波濤又皆曲盡變態令人把玩不能去手然淵明乃向来攢眉

不宜入社者胡爲亦在其列耶龍眼真墨戲矣以定观妄以常观變可也

跋繆淡圃文集

古有山澤癯列仙之癯予於合沙繆仲晦甫見之蓋能得天地間至清之氣是以自號淡圃淡於進取澹於聲利澹於嗜欲顧獨讀書胸次三萬竿皆取英咀華拔新領異絶畦逕而爲文私淑泛應往往成帙予頗與观焉如大明珠大貝潛深閟幽光景時見而有卓犖者存如清湍急流擲金玉戛音節悲壯而有遠遊者存如晩菊壽梅凌雪傲霜意氣淒冷而有芳烈者存真老於文學者也然文豈徒作观其論齊霸衣裳之會者獨以干胥爲咸有所重也辨先聖章服之異而深取鄭氏之詩有所尊也讀循吏傳則以商鞅之術慘爲寒食散申韓之法甚於用牛羊有所歎也至於記吳周將軍廟併及蜀事於孔明公瑾之盛心若又有所感焉它類是者尚衆有待於世道徒文乎哉予病耄餘生弃置萬事

無復營省惟愛奇一念結習未忘於吾淡圃誠愛之重之因書其文稱如此土苴緒餘能爲我發一咲

跋意山圖

人之於物可寓意而不可留意昔有是言矣蓋留意於物則意爲物役不能爲我樂而適爲我累耳山本無情而好山者往往用意過當如謝靈運自始寧伐木開徑直到臨海從者數百駭動旁郡退之登華山絶徑不可下邑令百計取始得歸留意於物其害乃至此山猶爾而況聲色貨利之可以動心者乎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始無意適與會意千載之内惟淵明得之所謂悠然者蓋在有意無意之間非言所可盡也今观此圖林巒泉石皆若有之乃武康王公之隱處意山蓋其自號也可以想見其爲人焉世故甚惡幸而有山林之樂惟恐其用意之不誠似未容以留意於物者議之

跋陳忠肅公遺墨

陳忠肅公在合浦與其弟書也公因其子正彙告變蔡京至於父子蔡獄正彙既獲在戾公亦坐此貶海上謝表所謂更覺有生之累不如無子之無憂讀之凄然而公此書乃云但願劉氏之安不願周子之禍則其詞氣愈厲身尔忘家國尔忘孰蓋可敬而仰也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公於荊舒始自稍怒至四明始誦言攻之雖不無見事遲然春秋推見至隱未有如公者焉其後毀日錄弃字說罷配享皆本於公之論亦何及矣公卒於政和之甲辰又二年而中原塗炭距辛丑一百七八十年遺墨流落獨見葆藏於康副商侯之家再四展玩不勝慨歎

題牧牛圖

此牧童者煙蓑雨笠棲遲于[illegible]坐牛背如廣與其一犢也荒野之狀安恬之意豈復知有世間富貴憂患耶鄭公坐論三后陳公坐論二章萬里百謫九死一生偶然北還而定國早以蘇累貶南宥放黨亦侍翁通海皆偹嘗險阻者矣雖

然此爲所畫蓋不可得政和大觀詎今一百有七十八年伏覽遺墨慨嘆

題費茂卿隨分二字

人於自己惟分內往往不暇省察每認非分之物爲已有極力圖回而不知有生之初天之與我者隨大小高下厚薄各有定則非可以一毫妄求而倖致倘順受而安焉斯爲守常知足本分人矣吳興費茂卿平日受用隨分二字吾友子昂甫書之者莊子因鵬鷃而論分辨至齊物篇則曰分者有不分辨者如不辨故茂卿曰隨分則順乎理而分則安乎命者也茂卿屢而隱不近名邊而仕不違俗有子宜以傳家有善藥足以扶人不以萬物嬰吾之方寸不以人之富貴易吾之環堵所謂不分之分自樂其樂蓋有約於莊叟之意乎予與茂卿往來最久知其守常而知足順理而安分喜而識之如此

題淵明圖

淵明以貧起爲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而

歸平生胸懷本趣可見此又在彭澤以前梅君遇旧廬在澄江一旦念歸遂脱塵鞅作此圖特復展玩亦不俗矣凡仕官者無問官之高卑如能寘此圖於座右存此意於胸中縱未能高舉遠引庶幾知其涯分不致役役富貴而不自止也

跋傍雲

四明樓攻媿之裔寄身道士法中自號傍雲世之傍人籬落騎馬傍人門者皆是此獨傍雲雲之為物清虛閑曠舒卷無時去來無方非如富貴利達之人有可托以托人之所托也不彼之卽而卽此何耶傍雲其亦知天下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矣

書蘭亭脩禊圖

王謝諸賢一時高風玄契豈堪持此金谷二十四友望塵輩而逃少鄙以為喜何耶余嘗見龍眠真筆於廬陵曾氏閱此益增感慨

我有泥牛二去畊錦上田矣黑牡丹何用許耶然尔可見或降或飲或寢或訛氣象

古木老柳圖

老柳踈散朽木離奇正如高人勝士皭然滋垢之中有不可點汙者此筆乃在寧宗之乙酉噫豈不有感於黨錮之諸賢耶

鼠嚙瓜圖

濩落其大未至瓜爛也而鼠輩已窃入腹心咀其華使枵然無遺種因念往事為之慨然

題牧羊圖

左慈以身化羊黄初平叱石為羊神仙人乃作此等狡獪事舜舉此筆法可謂得言外意观牧羊悟此生余於此圖亦云

元吉二獐圖

秋風樹葉呦鳴相命正尔自樂其樂何自涉人境吾儕可得狎而玩之同其樂意亦復可喜使值曹景宗輩固將數勛而射渴飲血飢食肉如甘露粲人以為彼之樂矣幸寄聲朋曹深藏而

决游此樂勿使人知

細竹圖

好事者醉吐胸中墨每作老竹怪石助為豪放而不知嫩篁密幹之難工此圖蕭森婀娜濃淡相映霧氣襲人淇淥猗猗宛然在目

三仙圖

呂洞賓唐末進士鍾離五季故將皆得道者贊何為亦相參語豈非支離其形而全其天者歟

卷士

跋坡帖

坡翁雄文博識高絕一世人皆謂其下筆時信意用事不暇思惟不無誤西巴之漢今觀此帖乃從人借史漢檢尋一二事其審重如此此其所以為東坡也前言殆淺乎其知翁者

卅二

跋十六羅漢

此圖筆墨甚簡率頗（下）纖密精神活動能得言外意張舜民字芸叟號浮休居士取莊子生浮死休之義中遭黨錮晚始得歸此殆其所藏云

跋呂自牧詞卷

雲中呂晉卿以其乃祖自牧公樂府詞卷見示或豪宕或悽惋或容與固能者也但其壓卷一首有不忍觀伐國不問仁人朝歌墨子廻車全忍之哉亟卷還之晉卿年雖少好學善問用意不苟嘗從予友鄧善之游其進未有艾顏孟以學自勉不必作晏叔原康伯可輩人可也毋以吾言為過

卷支

書尚書講義後

圭

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為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万言就其中亡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為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為時文發也嗚呼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若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煩理愈失終其

自無所見可衰已今為諳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簡從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寔在江陰時嘗為諸生講尚書其徒竊取數〻亦余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万人願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發之然深喜其不以為游詞得講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名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剖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〻采用為如以克明峻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允執厥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寔勿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夫必深知仲寔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註尚書其後凡箴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迥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題施東皋南園圖後

先父存齋翁以淳祐丙午卜居雲川安定門之裡馬公橋之傍乃慶曆間郡守馬尋吳六老於南園處也越明年丁未冬先父以言事忤時宰謁告來歸始奠居焉嘗賦五絕其一也買家喜傍水晶宮正在南園故址中我欲築堂名六老挽回慶曆太平風蓋紀寔也門人馬公廷鸞大書南園二字揭焉真卿陳貳卿與先父有同朝好今跋此圖乃庚戌七月五日後六年丙辰中秋後所書偶不及為直齋後重修郡志始書曰南園今牟存齋所居是其處也今年庚戌施東皋攜此相佀視直齋所書之歲適同豈偶然哉把玩感慨不能自已輒書其末而歸之庚戌清明日陵陽牟某書年八十有四

跋范天碧定史詩

事當論逆順不當論成敗漢昭烈帝室之胄立於蜀漢高祖始封之地章武改元不改漢號而拾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順操名漢相試賊也五

受漢禪然簒也孫吳雖通蜀好然黨賊也助簒也乃千萬世不易之論陳壽何見帝魏然蜀下儕孫吳習鑿齒力破其私以蜀漢為正而魏為簒且謂晉當越魏繼蜀漢其義偉矣其後歐公處魏以正統章望之非之治鑑書諸葛入寇朱文公非之而張宣公經世紀年遂以獻帝之後系於昭烈後主之后系於魏尤為確論孫吳之事世往往置而勿議何耶趙舉范君定史一詩乃歸首惡於仲謀以其讎蜀襲殺關羽盗賊之靡而簒奪之助也義例新詞旨勵讀之聳然者關羽之破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聲震撼操至欲徙避之漢事幾集關羽死荊州陷蜀勢孤漢望絕魏禪成誰其使之况操欲吳圖羽以解樊圍權還表關殺羽自效寔承操風旨操圖簒已久尚憚物議權遂稱臣陳說符瑞寔率先傳會黃初之始大行封拜遂為吳王受九錫寔首受上賞誅心而論仲謀復生殆百喙無以自解定史之詩予深取之始張胥仲寔以詩來予謂之

曰天碧讀史有眼目論事有波瀾因復詳記之之如此是關大誼不獨為雲長吐氣也庚子七月既望

跋東坡帖

東坡賦此辭送其鄉人後自書焉遺之蓋自治平丙午去蜀至熙寧乙卯為十年此當是自密移徐時年恰四十然字畫比前道勁故山應好在孤客自悲涼之語誦之悽然使人益重故鄉之思也

跋恩上人詩

予多病不出户限又頗嗜睡人或與詩輒置枕閒意殊憒憒莫曉何故苦事苦事近四明恩上人忽自姑蘇來訪不覺驚起固是我輩人何相見之晚也閱此上人有詩千百首自號斷江声價喧傳遠近予以寡陋今昉識之年來詩人摠向僧中去而僧中亦罕見如此者予所見乃游廬山百餘首遊洞庭二十四首樵詩四十餘首不過千百首中之一二已為奇特大率不疏筍

不蔦藤又老辣又精采而用字新用字活所謂詩中有句〻中有眼直是透出畦徑能道人所不到處想當来必從悟入非悟〻故苦吟生鉢心陷胸作為如此詩也或謂禪家每以詩為外學古上德多有言句不知是詩是禪是習是悟是外是內鄉上又受業雲門口〻靈徹若是到處亦復何異但恨世無夢得子厚諸人知之然正亦何用人知其為道暢遊天目曰下方雷作嬰兒叫非常語也予因題云把截風光不許通

坐天目頂月明中下方雷作嬰兒叫莫是山僧耳大聰旁一人笑曰何不道驚倒人間八十翁予亦大笑曰然且還詩卷去也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七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啓

通湖南王帥漕啓

星臨一道載瞻帥節之嚴雲戍兩岡寔隸條之近來皇受約束而諸大府乃輙事竿牘而効小夫其官偉望駿隆宏規開濟綠竹之歌瑟僴文章由道學而來紅玉之質孚于忠信妙精神之緼自先朝之茂東揭華貫之瑞儀歷上三丞皆第一選史筵屢入夙資輝治之長省戶重来獨東清通之讖綸斧益先於七聚油幢薇倚於十連蕉峙使三山其屹若龍汉甘霔如四海之望何方自適於考槃之餘盍亟還於訪落之後雲朋衛嶽劃見祝融百稟之餘野澗洞庭好張咸池鈞天之奏果馳驪駕來問熊湘福星出虛危問一方[illegible]矣金文聚丁卯歲多士翕然況兼帥領之崇尤係顧憂之重中叙後勁威惠荊劘亦茅重方氣勢聯絡乃躋燕於戎華仍晉直於

尧章雖太史之在長沙寧有滯留之意然申伯之式南國宜疇屏翰之功使鉦鐃碧落之從班行遂績金華之相譜其山樊弱植疢疾餘生束帶立朝久負空餐之媿止戈爲武謨叨秉障之行良切凌兢幸依廵管亟禀令於道塗之次尚摧頹於芘廈之間顯之嶺巫之礑敢鄙夷於遠俗水之漢星之斗茀翹企於下風

通湖南李倉啓義山

同師文清之門風欽先契假守武攸之郡幸隸

使家屬涓上日以建臺阻順下風而伏謁亟馮贄櫝以闖賀床窮以慕李元禮以造門自言上世聞蘇孺文之行部喜有二天何敢扶故於平生所願受客於今日幸哉豌陋有此際逢其官諸老淵源奕葉文獻永嘉響振復開正始之音楚井味高指入江西之派鼓揚中外會蔚西南久弗頓而硎若新火洞然而玉不燼重來省户咲看元都觀之花嘗從鄖城快寫平淮碑之章賡使娄馳原隰之譽番君最得江湖之心寧眉領於鍾官乃自怡於琢館雖英猷之少鬱然倚望之益隆野渡方積坐閱秋水落霞之觀浮雲盡捲劃開天柱紫蓋之峯乃起郎潛來宣上指鄉邦繡錯既便觀風農扈金穰又開嗣歲偉星馳於龍節淑春满於熊湘太史公平準之書佇聞治最真法從甘泉之槖即上禁塗其單見寘聞孤根弱植立本朝而甚忝人謂斯何浮支壘以為依天其或者甫間戍摟之役適嚴軺傳之馳卜三星之在胃南是為倉廪千萬間之庇天

下尚記憐懞

通交代楊寺正啓

冠惠文而卒属久俟歸期弋止武以名邦猥當補處出入相為於先後交承寔托於雲仍况忝通家敢稽用擧其官倫鼂風望善類夏盟準周易作大元後世子雲之學約春秋作史記平生司馬之書盡自編摩極排膠轕士皆咋舌晨漢鈞黨之累人公獨誦言數唐單客之謀國天王明聖世道清夷追三代之英方吾儕於議禮防

六韜之旧乃屈賛於征誅大夫同升少府出節是宜在論思之列俄持膺臨遣而来宣布教條犹是黄龍之詔作新風化一如白鹿之規揉以和平興其孝秀賣刀相語式始譬向公歡騎竹成群昔未来期汝弃史歌麦熟共愛棠陰人〻傳續志之編字〻皆最書之寔安得結葦數千盡令天下之藕顔借冦吾二年姑聽道旁之請越既憖賜金之與便嗇歸群玉之班表用而為公卿蓋具存於故寔決獄而傳經誼顧方重於儒生乃屈仁人俾司邦讞秦尚存其一已洗淡文尭曰宥之三觀更定力况近世諸公之大用多自理廷而中興吾蜀之類元嘗躋捿路是姑寄徑可但持囊其哲慕方深湾朝良忝周章野鹿雅雖著於冠紳歷落飢渴或自謀於梁稲補外稍諧其本趣勝前幸有於良規所望旧政必以告新不然小知其可大受山去在朝汝不孤矣黨記斯言京州名士何以代之未知所称

田公孫倅啓止

久湾本朝補外亶繇於天幸繆分支壘治中獲屈於人英惠謝枌榆敢用竿櫝其官器宏以達玉鎮而温唐房相之湖秀獨鍾於英氣漢蕃川之苐早已葉於雩名詎應常調之抱攀便合曽霄之凌厲屋低人傑暫迂簿領之労躔冷官清自得襟期之樂儀道閑而著範亟絃悉以調琴雉最昭升驥塗横鶩荊川用武 國令最重於上流長史寀相飫昔具存於芳躅惟都梁萬山之底犹别黍舟駕而来蓋其大耐於功名于以厚培其風力在郡綽〻無事不妨司馬之從容游又恢〻有餘不見全牛之肯綮沂歌四達儒效益章丈蓋小留始借黔嚉巫磧之重尺書亟下即歸觚稜闕角之間集久抱出憂輕違深密高人長士且将相與策之小國寡民式可行其志耳揣摩初無於他技闗決賴得於斯人四海友游孰若同鄉同官之契一家相守尚凡胥訓胥誨之忱欲請正多其喜莫喻

回張教啓

武岡侯之行吏迭幸從於娄請文學掾之至後先良善於同時况在年家敦復寅好集宮鈞韶雅韵金璧清躔考亭武夷之閩瀾源有自西銘正蒙等作宗泒適同熙淩厲於巍科尚拘攣於常調匀稽簿領高士肯為繇錦紀綱胥郵借重坐閱羣飛之上來尋獨冷之曹黔嶺巫礌曾不鄙夷其俗周情孔思孟將大肆於文恐未煖於皐比即催歸於褑直某無禅朝路自覔丰城正度盡萬山而來乃幸依半水之重言政不及化方自嘶俗吏之為匪頌而以規其勿隳古人之義

謝葉丞相啓　夢禹

載幬載持夙依大造因循玩愒遂至弥年妣治狀之蔑聞擊謝函而若惕窃以漢之循吏傳無可書唐之高賢者甘最下故善兵不求於赫赫而奇策莫若於平平智名勇功事泯於當時之近風流善政意存於既久之餘然非得悃愊無華之人祗以為苟且自安之地伏念某本非魏

厲見謂濶踈樗散離奇其姿不足以適用鴻飛歷落其羽不足以為儀荷播物之所私致遍涯之若是入則汗班綴出則忝守摩凛欲試於平生曾不量其匪称固知非健決之吏初未嘗鄙夷其民一新學校而興之庶几風化之未者催科寧緩奚忍榜敺訟許頓希本無鈎距粗若相孚於父老然而未了於兒痴蚩蚩之氓咄咄其恠斧螗蜂蝟詬忍發以為嬉帯犢背牛曷若安於無事幸多全活早得敉寧是誰之過欤難辞以責非臣之力也悉自王靈載惟負乘之繇宜在譴何之域滿百巧報雖荷於并包有七不堪當思於夙退及茲初考稟若後圖而况驪止一鳴它無伎倆寉仍多病愈覺襤褸所幾息影於祠官惟切歸心於魏館茲蓋恭遇某官而朝元老四海真儒永底蒸民之生惟上承於德氣大計郡吏之治方下舒於官聯至若遐陬亦嚴積尚念孤危之績俾逃瘝曠之誅某敢不仰体鴻私益殫駑力歲有餘日不足非敢急於近切人

所欲天必從尚小休於末路

通汪帥啓　立信

肅被詔声易鎮方面地廣北固久資節制之尊天聡南邦兼領帥連之重置郵所暨歡誦惟均其官寔學兼該英規有偉俊傑識時務已曼軼於人羣文武有威風宜獨當於事任有所謂經綸之妙曾不盤錯之難宥府編摩望即會蔚知征姦治法謀借箸籌侯変使華幾膺隆委嘗諏度於濮甸扶風之近寔諳明乎周官荒政之條擢蘭錡以華總油幢而深重內則聯江介襟躋連之勢外則屹淮堧禺峙之形制閫宏開端任重方之寄卿聯峻陟肆須進律之恩導密旨於楓庭通仙班於權殿雖久袖旁觀之手朱客横野波之舟東在上心起鎮京口風寒壯其不遇一衣帶之閫威望隱然所恃方甲兵之老肆訓偉績來重全湘声聞齊鉞之臨日倏樓舡之下魚龍不動坐澄洞庭青草之波牛犢自閑無復渤海潢池之習不煩教令盡肅提封星沙千里之平如在几席霖雨九刊之施即此权輿佇看詔褒即膺枋用某本能解無何有施為雖尽此心求副牧與芻之青終非其據昌逃負且乘之誅方下及之僅書幸前茅之來滋廣天下士之託顯歌少陵之詩書潭部帥之勲請視武岡之刻

通陳提舉啓

榮被詔聲起將使指出少府節悚風采之一新望祝融峯淨雲陰之盡駱先聲所決一道為清某官九牧盛名兩科異等渾〻灝〻而安適韋句允蹈精能本〻元〻而殫洽見聞夙称宏達自著身於芳潤便策足於清華晚候玉堂泰翰林主人之對夕讐黃本發藏室老氏之備設醴藩房含香禄直儒獻小試為閩鹿洞之書省户重來仍補寉廳之贊引舟風急出岫雲遲正元朝士之存今其能幾小雅使臣之遣毋乃更迎上方以近甸而視邇畿公其持豊年以報明主小臨封部立有最声恐雖滄倉庚氏之司諒已

在文字官之選最宜爲詰允屬當仁人喜福躔方光臨於翼分史占奎宿又入次於紫薇其未熟文書豈閑吏治但知持已期無媿於高〻亭有及人考惟甘於下〻已上祠官之請幸逢軺傳之來十三星在胃南是爲稟會千萬間庇天下尚託帡幪

田教授謝薦舉啓

同門而事河汾風固知於所教下車而薦文舉曠不嗣於此風公方奐然僕則媿甚茲幸訓於

隊諾其敢辱於鴻薦其官天分浚明風猷凝遠平生參請盡得諸老之淵源小出緒餘足爲多士之模楷肇新黌舍益振誦鈴票幾鄒魯之風允矣黔巫之重諸公登臺省少閱羣飛先王作棟梁竟以大川便合經排於聚萬豈必常調之拘牽而某自顧何人敢於言士舉而不先愧也盡致身到爲貔力壽乎尚期發藥

通交代汪守啟萬頃

疏恩宸扆作鎮鄱梁已覺旄倪歡謳霈之來暮

自慚既陋真隸糠粃之在前儌好雲仍繆忝隸史某官翊羽照炳厚重鎮浮豫章孤漂砢礧共期於器業芙蓉尤孕盤禮寔萃於英奇自平陸於華塗皆著更於劇任宣威幕下時看鄞城夜觀之基總賦輿邊力致蜀道青天之難入齊西轄出領雙輝屬大閫之宏開復元寮之倚賴聯鑣向闕方陞戎監之華出幕待龍仍上冨川之最未容家食益懋簡知肆頒苑佩之榮俾旅龜琴而上中軍詩書之帥岳靜海澄湖南賓客之賢

雲飛川泳甫借籌帷之重即聞符傳之催載惟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日徯仁侯之至自臻静治之休惠然臨之為績武岡之刺自此升矣徑登文石之班某全拖迂踈居成玩愒苦心何補良有負芻牧之求歸夢已馳会且覓蓴鱸之假喜聆使蠹來望帥垣豈惟窮花壽之私初又締交承之契靡憂淑後函喜恭先已喚沙鷗期我茗溪之上尚隨竹馬迎公巫水之𥔲

賀汪安撫開閫啟

荣舉宝綸倣開玉帳洞庭九州之廣尽入提封長沙千里之平篠見號令星馳霈斾雷動歡声其官氣塞兩間身當八面經綸宇宙妙籌畧於胸中表裡江淮多麾幢之補處屹金焦之既砥柱壺歸閭闔之觚稜帝謂望湖今為三鎮欲壯東南上游之重勢必得文武兼資之偉人二矛重弓属方謀帥中权後勁全以畀公趣音肆頒剛辰叶吉旌旗之拂出三巴開賜履之封彖繡而正魁台倚聽十行之召某瞻仰牙纛擬具櫜鞬望嶽攀之雲幸為依於臣范塞武岡之石尚嗣紀於殊勛

賀汪帥參啟

元戎自辟天子曰俞與我共理惟良方資賢牧屈公以望此府允謂英游雖千里之觖然而一道之幸甚其官器宏以達玉縝而温人物英英寔鍾九芙蓉之秀經綸緯緯自有万甲兵之奇比紆芄佩之荣爰旅龜琴而上有如黔嶠巫碏

之岑寂已覺耆老辮齒之歡呼公不屑行上為改命中軍詩書之帥岳静海澄湖南賓客之賢雲飛川泳留借籌帷之重坐筭樽俎之勳大夫同升小府出蕑某方檄文好亟往賀械斗絶一隅困攀緣之莫遂雲連大幕尚託昌之馬依

賀陳提舉建臺啟

風馳軺傳肇建崇臺一節星臨頓覺漢常平之重羣峯雲拳争看韓吏部之來布護先声提封交慶其官文章尔雅議論崇欲海内第一流自是老斲輪之手湖南二千里乃尚紆攬轡之行公不以驅馳上下而為勞士則謂内外重輕之當討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闈之閣太史浮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内恐未容於席煖行即有於詔温歆四牡而勞使臣毋淹苞相尺書草而詔贊晉趣對薇花某屬在下風欣聞上曰悚觀條教已知藩篆之新自附門墻倘念獄瀩之旧

賀宝慶陸知府啟

踈荣北闕作牧南州上意其宣親奉如綸之旨

下車伊始歡騰令袴之歌一念所孚千里幸甚某官風猷膺敏天分高明故笏袖傳見謂甘棠之犹在新洲又發每聞錯節之立空懸仕風登能声縣著既著班於厲玉壺方軌於九關上念此邦寔先帝龍潛之以綁其為我消比耳猜佩之風共傳條教之簡寬頃覺旄倪之呼舞最書立上召節佇頒其隣燭分輝野芹將意燕方來賀良自媿於後時鴻可為儀尚慚聆於言語

賀吳提刑轉官啟

出綸中禁道律崇臺厥以最稱遂居諸道之右若時明陟豈但拾級而升成命攸頒有聞昏惲其官文獻之脉明哲之師其暴詰姦蠹弭弄兵之警洗冤澤衆惠由折獄之明兩載諏詢九州函活吳公河南第一已應褒書賈誼歲中超遷即歸其通其自聆言語倍切慶慄燕雀之賀廈成蓋不自知其欣躍龜魚之蔭尾影尚有賴於茈存

道川徐宗丞到任啟

乖膺明詔來領名邦上日吉圭方播紅之喜滌先声布濩已湘綠之暖浮凡在提封諒深頌詠某官英〻人物偉〻規模地勝龍湫獨奇鍾於一氣手高蘊釣遂連擢於兩科既妙譽之霆行宜橫翔之日躍入濟玉筍幽對金焦國子監一部書士心交屬驥正丞十五事治道攸關方考日玉牒之旧儀壺在紫粉墻之妙選翻然剖竹久矣種棠亦既終三年淹濩以二千石起公行雋軌雖未愜於輿情上念春陵每欲隆於吾道奚資碩望俾究儒猷驪騰雪以隨車歲年豐美對條風而出教父老歡呼方少惟於緒餘已高絶於流俗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補真侍臣之選某幸依隣睦敢賀裒成參錯數十公但細哦於此詩沮洳三百步尚可窮於餘波

謝書考啟

愒日山城偶成細滿騰雲雷拯敢昧大恩咸切輪囷欲陳芊積伏念某分惟循己智弗踰人言

冶箕裘既夙懈於家教牛羊芻牧敢自詭於民庸初非子々之姿徒有屆々之志績撫字勞心之傳則竊慕喜之高賢誦中和樂職之詩則思發漢之盛德中更紛糾遂值繆悠厥既血指而汗顏何能為役不適匠創而刓內祗後可怵悵始顏之浸尋異後圖之是勉閱時云久課効益踈而況兵旱相仍民尤寡遂疾病居半吏率多媮雖復竭襪線以為長強鈆刀而使割竟無強謭之效自見當時惟有凋瘵之餘以待來者居然不武何以自文薇亦采薇亦竊荐存歲律瓜而往瓜而代已迫戍期然且監收不加訶士民不推去再藏書於下考度遂保於末塗來惟此恩詎無其自某官端委廊廟砥礪臣工率屬詔王三歲乃大計於羣吏視民由己四海無不被之一夫勝此遐陬欲其靜治每曲加於函覆俾克底於壘全其敢不感烈銘心凌厲壺尾一日心葺度如始至之時然更函還尚冀曲成之造

壽考謝運使啟

列部受客幸書攷下戒司論荐猥與數中不足乎揚敢忘所謝切以周使臣爰咨諏謀詢度漢郡守樂職宣布中和惟五善具皇華之篇也先訪問必三詩合度鳴之雅而後轉聞尚不其然亦秖以媿某少而竊敢長益支離吉圃行圓是固元子所惡行散坐散頹為龜蒙之徒周章強著於冠紳眩瞀頓驚於鐘鼓竭來遠外卑複徵昂雖於保障簡緣粗知擇常忝儔抗饔飧以所辱其先惟知似々以下心豈意咄々具怪事虎兕出於柙是誰之過欽龍蛇放之菹以隣為壑也賴詩書之謀元帥於樽俎而折遐衝千里動中於事機一朝冬寒於賊胆提封以俞全活雖多由公而仁大書澤帥柳中丞之績非臣之力每誦渤海龔太守之言自惟負乘之憂幸免譴河之域潰百乃報已辱并包有七不堪所當亟退久鷗盟之入夢俄鴉表之横空雖一字之褒榮於袞衣豈九州之大無此芳草或者表裡洞然之既久是以父子乘聯而俱書未必心誠求

之而謂之有志不能乱庶遊已而謂之得宜称其坊止水以吾中喜其民按堵之如故由加拔拭脟示寵綏然而無寔之名是乃先民所提嬅其纚籍凛若剌芒其官宗泒黄豫重撰揩李元禮歳寒後凋之風操持立千秋江左獨步之声名高际四海况賤揚監收之重尤喜謂人物之間謂察吏巳熟於見聞而報國乃吾之職分共理良二千石咼称上求参錯淂数十人乃擬公意遴俾淒薦士之藁恐有負牧民之蔵某敢不敬服微言益堅素履心馳去意寄書巳問於當歸身托平生作爾詩哦於遠志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八　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

牟巘獻之　男應復編

啟

通交代趙寺丞啟

轂班外府宅牧南州来從魏闕之間具知上意坐使丞稀之下如在近畿屏附文承亟脩擧閈井官天石神秀也望穹華漢諸侯王有煌莖茅之旧唐進士第並馳常布之先獵丶貴名騷丶華賤棼硎游叉初何有於盤根前著借籌盖居多於婉畫遂由驥乘入蓮鴻儀既鍵司賦禄之殖且儔正儔偶之事謂宜經上今揮藜杖之端顧肯斜飛坐瑞梅花之外復持美最歸重清班三丞朝望之凤優列宿省郎之平陛銀黄走二組何勇退之甚高紫晕七一峯始凤缘之有幸郵傳至止欝誦翕然載維此邦雖非昔比然而潢池赤子久矣相安白水青秧居然可喜允資坐鎮所爾速驅帝東宗英寧久作夫夷之長朝知治行即峻躋供奉之班某全抱一疎况嬰多

病初無循良之効何望古人性有凋瘵之餘以累君子糯袴已歌於來暮枕欅未施於任前頗言奕葉之雲仍惠徽文好尚與鄱梁之父老敬候先驅

通曹漕啓

自天錫命易地建臺占軫翼分以星移寔同躔次戊分已屯而雲列正賴轉輪輅傳肯來提封胥懌其官高標絶俗寔學濟時乘雷數千仭其高地靈不斷魏芴一再傳而後夙烈如存身蚤戢於夷塗已共期於遠器由外司馬為中都官六院浸高晋司禁鍵專城廣取肯向 淮壖作堨以甚蕆倉庚名官而尤重轉而反楚復此爰周時並循於漢臺身寔冀於數器外則餽餉不絶宿能相徹內則斂散以時常平益廣征謀客贊儲績於昭公宜疇最以徑歸上欲用賢於已効脩契丹寬河北當護本根遣辭于出京東郛邇軹軑顧熊湘其客迎馳驪駕以增先人境而寨帷涓剗而視篆先聲育欣和氣潛孚自北

而尚重湖正資於均惠不夙則莫一札會見於趣還行復家毡即侍禁橐其漫分斗槩徒玩歲華食粟何裨問戍期而已過合符良近從歸夢以先驅自幸未塗聿逢揭節倘一日而來去得奉六條尚二天其為依庶幾全璧

通劉提舉啓

榮被詔声起將使指湖南二千里盡歸攬轡之中天上十三星是乃積倉之次先居所暨和氣已孚其官室璐大名淵源粹學蕭然風骨所謂山澤列仙之臞偉甚詞章如聞鈞韶九成之雅峻躋清貫夙負有声太學諸生猶記舉幡之日集賢學士共驚落筆之時道家蓬山望郎省户使其依違婉孌以諧乎俗豈復歷傳四翔以至於今遠乎訪落之初爰借傳工之重記正元之朝士能復幾人陪止雍之侍臣是特一武忽飛鴻之鶱矯渺獨鶴之來歸水竹清叢圖書跌宕神全而氣深王身退而名益高百室棋閒難久袖爛柯之手衝峯雲捲獨深知故日之心果開

黄紙之除書茂東白頭之老監起節揭節涓日建臺太史庚湘豈若執事從官之內長孺發粟何如拾遺禁闈之間上方以近向而視遐陬公宜持豐年以報明主甫臨封部立有最声寧久滯於六經郎平登於兩制其漫分山塹何補縣官蕭索戎樓久瓜期之云孰喑啞歸櫓覺專輿之已秋正末路之凜然椒轓軒之至止尚留於一日幸得事公雖獨有於二天敢云私我

賀汪帥除都丞啟

荣被溫綸肆加異數寬憂南顧允資中軍帥之賢導容西掖爰進真從臣之列提封所暨須録惟均某官寔學兼該英規有偉胸中甲兵數万敵胆為寒湖南壤地二千民獷悉服教令爭於期月威風憎於重湖冨公之在青州非多蒙振魏國之帥定武頓華隨驕治最卓然宸衷柬在乃亟陞於從橐仍倚重於帥垣惟承旨視爇禁之至嚴而入寺與鏑坳而並峙紹興趙子晝寔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彥霖徑領本兵之寄佇觀

捆用以展儒猷某仰窃庇庥獨深慶忭統府揩趨之末媿來能前正衙麻巻之須又將來賀躍〻以喜疊〻奚殫

賀運使建臺啟

載消銅旦肇建崇臺英蕩輔函移指虛危之分棠陰閱世恰逢甲子之周初滌繇紋一新條教某官夙傳家學見謂吏師玉潤三峽之泉去為江海洞庭重湖之野來奏鈞韶坐使離騷之鄉復見皇華之雅刃戍驩呼於宿飽諸生倚賴於夏盟一尺商霖已應隨車之所千艘楚粟坐通下漕之水立有最声平齊禁路某繫轂未去苑樾為依雜沓賀語茲欣達於上日喑啞歸櫓尚亟請於下風

謝除大理正啟

外庸何取猥玷除書後至當謝自歸造命輙慄悃幅仰答生成窃惟士制刑之中史告成於正是為地官鄉師之屬寔視南臺持書之班厥任匪輕以人而重要必称寺中之絕乃可司天下

之平籍未能得西京黃柏之循良亦當後南士顧榮之秀望始為宜称無曷選掄其成削之姿欵啓之識如魏王瓠濩落本空如紀消雞壷橋已盡粤叨乘於一障偶坐闕於三秋貴以會期初不過俗吏所能為者問其治狀何敢窃長者之言称之仰籍大鈞僅轃細湍俄予環而使入受上印以亟行久但濤泛條侵晏歲雖式微之賦幸已來歸而棠棣之詩恐其或廢屬經營於溥緒遂宿留以後時暮雪免園自慚未至春風燕壘尚許重尋自憐丈離搗乾之餘復與光明盛大之際昔渭濱雲遠每懷報一飯之恩今東閣天寬又靚覩四方之士突兀眼着於大廈依稀身傍於台躔人賀其遭已慚非據某官勤勞再造平泲丁微京邑空圄如見成康之世太倉發粟寔同禹稷之心流海宇之頌聲輯庭闈之慶事八十者五豆方懋哉之仁三千年一花益衍綿綿之箕裘宏開於壽域亡慚積於陰功謂其旧服於官聯蓋亦粗知於德意俾污是正更廣好生某敢不敬愛嘉師佀酬鴻造畫衣冠而治惟知仰贊於明時帶苓著以遊尚冀少安於愚分

除謝右侍郎中啓

元祐師臣密侍臨軒之旦淳熙即選誤叨除目之榮恩華更越於華流感烈輪囷於軒胆恭趨廉屏肅擊謝亟自三班更旧制以來惟兩選以右銓為劇七千八十六闕亡數久淹五萬四千詞條孰能徧睹肆今日之躉於積蠹而百曹頻為之一清然而綜叙得人自足服衆多之口妄齋匪據恐反生鴆倖之心世曹必得張宣公之賢蜀士亦須杜起華之望豈隙譎憚可玷清華某結約無奇支離堪咲雖從諸老先生之後良慚見聞徒慕兩京循吏之風莫知宣布蝎重來於班荀甫四閱於階蓂貫素晚沉卑宦列杜戚春成鎖恐漏多魚偶沙汰之尚寬豈喬遷之過望不圖咒散忽與甄扶紫紛界牆在一時而起甚青綾襆直如列星之咲何莫盖其慚欲辭弗

遂必使無冤尖職已凡清通正以自惟少文安能敏絶猜循僥忝弥切凌兢某宮文武兼資芳謙盛德緇衣兮又改造允出至誠契誇以待有功尤厳責寔再念銓衡之公法是閲磬勵之徽权深媿愚悰昌當隆使某敢不敬脩職守祇服休明自知無佳吏部之猷可孚與望何敢以老衙官之語而忽還曹惟既乃心愛無所負

賀太史王學郎陞詹議

升華柱史晉二天官冠蠲百職冒之班紫毫燹

彩上雞翹豹尾之列金鏡題才宸命誕頒朝紳胥慶某官四明閒氣諸老傳真海内第一流負古人所自任之志胸中三萬卷成當世不能為之文權輿秋秋乎圃與盤洲載令德自文正而懿敏疇咨鴻碩遍歷清華久金華石朝石物籍甚旹獻之益内玉堂而外西掖與乎宜誥之称不彰近甸之民肅式著本朝之公望後作蓬山領袁益為禁路羽儀褚遂良之録起居載筆聿嚴於書法孫莘老之振擀滯持衡爱别於品流

增賁綸垣行登政府某幸依宮濤況托年家衛無佳吏部之名顧言託基家我真從旺之賀尚醮揚庭

浙東提通交代啓（家鉉翁）

予環趣入方芳使臣之來出節俾行偎承賢者之後軋脩初贊自託下風某官問學淳涵風猷整峻大兜孔舉文老一高視於人犀淮兄陳元芳二等共称於世瑞趣自馳英声於茂宰成美最於价藩擢外府承繼天子使並濤江而東鶩

乃馮翊之左尾路熟重來風生一道蒼崖赤子自以為不冤玉壺清水挽之而勿濁含香徑躋於省日寫真營室於奎鈞有功見知原省因任留之以為帝鄉之重待之以成宣室之釐方底緑綈頓覺小蓬萊之近屬車清蹕即躋旧筆橐之班某積媿宴餐日尋歸夢顧鉛刀之鈍甚如蒲弁之輕何必皆於周敦以馳驅而自詭其則不遠庶幾築蘧之是承

鬱馬亞相訪延鶴

太微積星之次艮玷清班小雅皇華之歌騶膺
重寄循墻弗遂銜袖以前功以行郢過江昔之
所重观風延甸今者尤崇况我朝初設於祥刑
維外郡首舊於出使自非夙望昌称嘉師某慕
尔微踪凄其先緒帶銜佩絳偉守曲士之常尋
錯節盤根初蔑良工之剖劂平生惟恩於斂退
所至輙用其踈愚治郡平〻甘催科之甚拙司
銓憒〻恥猗攖以爲奇益深逃徤吏之名幸不
在巧宦之日胡不歸兮賦媍歎菊荒無何有之

卿乃全樗散比陳情以自列恃知己之汝容豈
意出綸反而持節地大物衆莫如馮翊之區人
徽望輕豈称職司之辭無乃畏景而就日稟其
受命而飲水某官學爲帝師心乎蒼類周公相
祀上末許於明農而結當封天家伏於陰德蕩
入荒之間壽廣一道之好生爰重謀詢九加選
擇謂某雖甚富于力若不足以激昂然有志於
民可與聞於欽恤遂令司臬寔荷化鈞某敢不
敏服明辭莫殫薄効相期勿犯幸逢畫像之朝

尚賴由成亟友屠羊之肆

謝福王啓

明德茂親風仰崇藩之重皇華宵雅誤將使指
之隆循墻莫控於忱恂削櫝用伸於禮敬竊以
鼓揖而過江在晉謂至難露冕而行南陽世称
殊寵洪惟今日九重帝鄉三輔黃圖供號扶馮
之近而朝赤子深涵豐沛之恩必將坐致於無
刑斯可延洪於有慶匪時宿望曷受嘉師某本
以妄庸游叨任使出司民社曾微慈豈之称入

忝銓曹又乏清通之識竊自知其樗散每深媿
扵食浮力請賦詞惟期從欲不能者止求分量
之所安爰周咨諏敢馳驛而自詭况顓愚惟知
遂一致之惟而闇方来易祈而端之疑顧視闕
然寵臨厚矣某官盛德而仁熟行高而屬尊賜
賑贍於弟兄式篤先朝之愛分宝玉於伯叔益
隆聖主之恩大路綏章之備殊嚴黃髮台背之
介多恥肆勞謙而下士益推廣扵好生某敢不
明清卑辭矜異庶戮畫衣冠而治將莫補於盛

時帶答簡以游倘丞諾於初志惟祈丞護弥切
瞻依

通洪安撫啓　熹

建牙禹會聳聞賜履之新將指周原喜是振衣之旧雖造化曲為之地皆汲引以至於今輙冒顏行敢抒心曲某官光明俊偉凝重粹溫夙藝之有鳳麟蔚羽儀於昭代山川之出雲雨將潤澤於蒼生出入雷四絕之餘險夷惟一節之貫變自晦茂膺於分閫乃怨挹英氣於游惟岩居川觀花香竹色公雖袖看棋之手上方與當晨之思謂田筆槖之臣惟靈光之獨在而小蓬萊之地乃馮翊之要區五閣冠班十連領帥為救殘越未容卧龍於清波惠然肯來況馬援諳於熟路光聲布濩環境權呼須東方之播紳靡酒暇席閒西廳之典故邪韓洪換某立朝何裨予節良忝若時華選敢當小雅之遣使臣寔有風緣複見文昌之帥長乃平生之知己為寔今日之至榮所幸有丞文之可觀豈敢以外臺而自

列奉令承教常如在幕府之時當軸處中願獲入陶鈞之數

回郭耀州啓

觀風問俗慨無古膺使之能宣化承流幸倚東諸侯之望敬備留犢仰獲司鐵某官寔學真誠宏規有偉鑑根利器未嘗有際之少經堅車大艎每貫險夷而一致自早收於儒級已鋒著於英猷農扈晉班珍曹疊組急流勇退揭為鹿洞之游英最昭升徑陟雖工之長既益深於涵負雖久闕於經綸若時太末之區頗拙潢池之習蜂蠆起於袖人皆眙愕以莫前龍蛇殺之苴公獨笑談而遂寃懲著期年之最坐臻千里之安方略具施威聲益振爛柯日永已知基着之高襄璧春溫更覺彙班之近某立朝何補秉傳揭求深惟司臬之匪輕正望同舟之共濟康衢謠謠喜復見真淳之風原隰馳驅亦與儆安靖之
福

通鮑制置啓

賜履至海方詹統府之尊六纛于原猥玷君臣
之選風韋徵於先好茲又託於下風秉傳甫來
飭函以贊其官風儀簡遠論議崇欽少微古括
之精英寔鍾剛氣太山洪河之涵負卓為偉人
自親東於厥宸遂歷居於言路抨彈霜肅凜其
一御之風史忠灑日陳不在三諫官之下成歛
手以避於司隸乃持橐徑上於甘泉史觀蕤華
秋媺疊組王休國論方有賴於儒猷後經中權
乃出顓於閫任仍躋仙殺來重瀛垣粤從號令

大元 台

之新坐使提封之精春生秋肅山立霆行海不
揚波已獨高於殊績林有伏猛盡歸輦於本朝
暫為十洲之少留即閫両地之徑拜其奚堪用
世甚忝為郎歸夣久搖每繞蒼苔之上謝恩遥
厚俾持英蕩而東廻隆指之莫將韋高牙之豁
迹周原膴〻敢自詭於驌驦屢屋渠〻尚爲依
於芘目

賀米漕啓

毄武機庭將輸河漕木天寓目遂遄東壁之躔
銀漢秉槎豁旁長安之日快闡揭節盡肅提封
其官天分風高人門甚偉引筆伸紙其言自成
於波瀾游刄發硎所至無前於肯綮自與閫於
國計益展究於奕猷有蔚功言盡膺事任劉子
羽之在掖椽寔賛魏公之謀鮮于侁之號福星
嘗闡迂叟之語教條所暨和氣已孚漕引以歸
中都佇昭異最拾囊而從上雍遂階禁塗其風
荷眷知尤深戞憚馳驅英蕩敢云六綿纏之並
持流落草堂尚望于苓表之大芘

大元 十五

賀章參政啟

渙汝奎筆晉貳台衡撫寧武閫功方領神樞之
重繼自今立政遂忝國秉之隆賛書一傳舉笏
交賀在昔仁祖有若郇公爾艾清忠寔掛慶曆
之治重譴微密其形徂徠之詩洪惟今公克篤
前烈其官甚鬱閫氣經緯全猷喬嶽太山極包
涵而雲雨自潤祥麟瑞鳳不鷙搏而羽毛畢朝
早以魁壘之英共期公輔之器歷諫官御史之
職有偉建明居給事侍從之間益隆德望

儀於清要猶未究於經綸旧學甘盤上方篤從游之眷中興常武公遂躋兼命之聯乃赦宸衷擢陪宰席遐思岩之深念無非為國家久遠之圖天章閣之宏開方自任天下太平之責于以慰蒼生之至望于以昭真儒之極功以首吞而攝行豈但用塹寔々之敬事當中書之虛懸行遂總舉文簡之芳猷某幸囿陶鎔第深慶忭騶駱之持綠戀初何補於涵泉燕雀之托忭懞其敢忘於賓屨

賀刑部陳尚書啓宜中

趣駃召驛晉長奕鳩主人多闈竊賛月將之益儒者給事邇齋夕拜之聯疊組生光縉紳交慶某官倫魁偉望善類盟永嘉正始之音斯文獨任慶元鉤黨之籍嫮節尤香自五色之占祥已九重之茂東御史無官長具嚴象用之威太常不是卿經上難翹之列典司帝制脩極儒榮出禮闈而盛政塗益用王魏公之故事請福唐以便養親乃總蔡忠惠之芳猷于乘惠臨七閩

蘇醒然而林有伏猛所當歸重於本朝海不揚波誰可獨私於遐嶠采招旌之系至依襲履之徑升暇日到石渠丹地開黃卷渠頭巍立注意益深濡墨塗歸已引見綱維而爭大骵把麻庭告行遂濤潤澤以福蒼生某將指騶泉擁顏燕憂奉令承教方將仰隸於統臨當轉乘鈞所願扵陶於坯冶

賀陳察院啓

東自嚴宸擢居憲府細書天祿閣方資筆削之長察事行馬門遂任紀綱之寄除音誕布輿論交孚某官老成典刑大雅宏達明月宝瑤籥内美之好脩縈露玉杯遺經而獨究久周南之留滯依宣室之興恩職教武成横經宗邸博士議郎之選允藉多聞承明著作之庭尤資風望益光家學允謂儒榮肆天筆之親除遂霜臺之分察力孜天理人欲之辨尤嚴君子小人之間第一法筵已瞭闡於備義二三執政行經殘於述職某越在乘軺喜聆出語濃墨大字媿之祖

徠生之詩廣厦權楯第賦杜陵老之句

回倪處州啓

疏榮癓衮作鎮近畿細旃廣厦之間方倚成於君德古括少徽之分乃旬謊於民肅誕布寬條惟騰輿頌某官金秀傑麗澤淵源華季方並著高名時稱兢棄子雲多識奇字見謂洽聞少資璧水之楷模遂給玉堂之筆札鳳舞飛龍之翠縈詩熙明夜然藜杖之青稱儀中秘夢華省户弊武禁除乃莫回勇退之懷羯東田補遊之處

昔在皋比之坐已聞學子之會歸今憑然軾而來想見邦人之相慶盖久孚以教化初何事于施為田里人安江山間懌坐令今日復見古循吏之風歸重本朝即遣真從臣之列某夙蒙異予今幸同寅驅駱諏原自媿馳驅之何補燕雀賀厦第欣賁燾之烏依

陵陽先生集卷之十九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

牟巘 獻之 男應復 編

啓

賀郭正言啓

顯被龍光躍登騎省御史六察方資糾正於官邪諍臣七人尤賴切劘於君德賛書從下輿論翕孚惟慶曆增置於諫員若襄公蠅與於海脈自昔右拾遺之妙選孰如此六日之新除久遠功名蔡忠惠誇朝端之風采磥砢言論石徂徠稱天下之領声任當時嶧若神人肆今日復聞盛事某官人物師表問學淵源磅礴扶輿秀出五羊之衆鴟鼅傑特獨立萬馬之中比茂東於宸衷遂晋司於臺察紀綱頓肅奸宄潛消具嚴白簡之威遂上青蒲之列正臣遴者治衷士競相歡明主可為忠言公蓋自奮謂習俗當使之粹美謂議論當見之德行有如第一義之建明足為千萬代之瞻仰諫官能如此豈不致於大平宰相可行之遂尽攄於素學某悚聆除目倍

切惟悰屬糜使傳之乘阻與賓榮之賀朝陽鳴鳳方視奏蒙之傳夜月驚鴻倘許寒枝之託

賀陳殿院啟堅

奎筆渙放臺端晉貳有裨帝右方資鄰拂之功執法殿中益峻廷維之任忠賢進矣頌詠翕然昔在建炎有若忠簡維三年之夏甫任諫員越一月之間徑躋臺副孰不謂除書之甚峻豈知視故寔則已近放言事薄所行俄升積擢取樞府御而入即遂秉鈞　雅令公後當盛舉其官

色和氣勁寔鉅声聞大蔡神着洞視萬物而光見積痾石柱瀾倒百川而後知蔚為善類之宗茂舂承皇之眷姓名内虙糾察晉司治世鳳皇平生豈樂於摯搏法筵龍象第一咸聳於聽聞纍積丹忱芬芳菊節上方喜忠嘉之論公遂進遺補之官韓魏公存藁疎垣孰知雅意劉元城徧歷言路具有前猷豈曰臺無長官廢幾國有君子曾未閱旬時之近已共瞻風采之新觀象門甫綴於鷺聯延英閣快傳於儁論供奉赤墀

下寀凌久淹任參黃散閣即聞大任其風吻函護倍切徹論燕雀賀成媿已居於人後鹿麋許放倘自遂於物初

賀葉丞相啟

東在淵爰再升台席貳公寅亮重傳聯國將興三朝會同敎事則命以始揚庭有爾澤海交懽惟仁祖之盛時有沂公之魁望風倍寉禁蓋獨高羽翼之功親戴龍飛遂再被股肱之寄在昔靡闕於宰遊況今又異於平時豈其我公可遂

雅志其官恍通造化學貫本原如璧如圭瑟僩本威儀之盛在潤在陸寤寐皆憂愛之眞粤從導若木之暉久矣正太微之次民自擇相上分倚公已致平於碁月之間乃決去於崇朝之際急流勇退豈樂錢宣精之名晚節寒香每誦韓魏公之句雖野老相忘於爾汝而聖主每問於起居謂新益從游毋遯野而若予棄謂初元該輔益書宮而績于成俄銀信之寄傳累涉徙之重蔡儀圖惟旧眷注可知屬當四郊多壘之餘

咸徯一馬二童之至諸生舉幡於闕下使者結轍於山中雖富貴不足動其心然宗社宜深為之計天高氣爽喜聞庚伏之清義忠言清尤渴辰獻之吉父狩瞻之云切肆優礼之是加至和之相文公特下百官班迎之詔熙寧之名正獻適當七月入對之時有德進而朝自尊大老歸而子焉往于以祈天永命于以寧武圖功益隆盤石之安茂介秀眉之壽某夙叨鈞播竦聽制麻偶尚留綵纓之閒猶得際袞衣之入歌詩九百字娓莫寫於畚鳴聚觀數千人喜即迎於馬首

通陳制使啟　存

通班禹閣出鎮瀛垣尚書五兵方峻躋於聽履元戎十乘遂荷重於分方明詔一傳光垂咸彝某官治朝耆萃善類鳳麟出神入天之文進娩古作內聖外王之學號稱儒宗物望夙隆宸衷茂眷自重來於省亻鐵立於諫坡執法端門風生獨鶚之擊記言洞禁日持兩觀之坳公每

夢想於清苕上方眷留於紫禁以夏卿而掌帝制若元祐之東坡以春秋而侍經帷若紹興之文定學館倚楷模之重史筵雖筆削之公異華已極於儒榮一武即登於揆路而乃委抗箋天之流竭為東海之行踐此鄉峯寔惟都會右扶右翊在昔所嚴後勁中权于今尤重雖忠賢當在於禁近然宵旰欲寬於衡憂一閫位置之新坐致提封之肅吏士且孚於號令旄倪咸徯於旌旗樽俎從容姑領十洲之勝絲綸密勿即歸兩地之崇某夙辱眷知竦聆成命竊喜声光之近獲依節制之尊駟駱諏原自笑馳驅之已倦燕雀賀夏尚惟花眉之遲歟

賀徐察院啟　卿好

光被親除晉司分察節少府已閫水漕之通執簡南臺咸竦霜稜之峻贊書誕布輿論翕孚載稽先獻最重言敢裕陵東擢膺以使還之餘軌道訓謨必由邑宸而用蓋欲周知於民事若時復舉於奏章某官擇學英規崇論欲議地靈

餘出宰爲仲原常文之邦風采著聞咸有元城了翁之望厚培谿業不試絃歌紫盖風前卷書撫字心勞之考金耀門裡獨升文學掌固之班方戒東於九重俄陞躋於四轄見大夫無可者利社稷則顧之發河内倉毋勞使黯弄御史印其無易免果被殊知遂居劇任凡其力陳於殿陛之上莫非目擊於田里之間守倫十三條言以尤切於法筵第一義禀〻甚嚴盖將一正於君心于以共扶於世道善類有生元氣益昌斯謀斯猷正倚忠嘉之吉汝爲汝翼遂躋輔弼之聯某越在秉軺欣聞出綍讀南州高士之傳雖未接於下風續東魯徂徠之詩喜親逢於盛舉自惟臬事幸隸臺察汰饕大辭何有詢諏之善珍褒萬丈尚祈芘冒之仁

回安撫洪尚書啟

生磨蝎之宮人皆憐於奇分挹洪崖之袂天欲制其頹齡錫以好詞溫乎盛德某官銅柯色耐白雪調高癸酉初置於蘂珠兮郄旧典壬戌曾游於赤壁自度新腔犹記辱在泥塗之塚特紆世掌綸綍之手斡百斛禹絕知健筆之豊扛有千歲苓幸附長松之小草擬穠初更探借春風清韻詩篇荷尚憐於叔弼南豊香辯竊自媿於纔常某叢尔孤生淒其多幸再命三命而走其敢辱於頌言九月十月之交倘早諧於歸志

回洪制機啟

玉樹生階庭幸托通家之好銅狄話疇昔辱存初度之臨妙語遍施微隮增惕某官朱絃清越金薤琳瑯文章當家自有五鳳樓之縣郎君早貴即催夔覔鳥之朝不斷珠璣用華狐矢真所謂幼婦外孫之作迺得此名父哲子之間呂宝臣丁未之同許徼餘福文潞國丙午之會猶祝耆英某自媿樵顏莫當鑠糟閱翟飛於鐵笛空記當年誦鯨叁於錦衾第負盛意

賀婺守趙侍郎啟

東知當宁柔重价藩天近虛望密撥圖書之遂地嚴須女光分棨戟之揮肖眠藉文已騰輿誦

某官三代循吏兩漢宗英徐公自有常不易平生之价叔度撓不濁可知徹底之清粵從廉賴之一緣對秉勺吳之隻節入躋河漕坐鎮神皋京師無憂有范君式資雅望關節不到有包老益著清名爰疇最於尹屢遂升華於户遴滿歲為真之近只急流勇退以謂何適國去思起家有詔惟此邦民以處承明之老在今日尤當用慈惠之師條教一頒巷倪胥慶比初平右坐令風俗之醇賜頳川金麇僕期年之久即從筆橐

大究經綸某旧忝侍朝新聞建牧自媿無一毫之善如古諷詢乃所願千里之間得賢師帥光心之喜舞手一言已具歸舟端為鱸魚之計相歡賀屢未忘燕雀之情

賀平章冬啓

六符之星曰太平式應連珠之瑞千歲之日可坐致宜膺猷履之長維我元臣輯時若祉某官春融盛德天鑒精忠觀陽復於羲文朋來有喜占歲臨於吳分三捷奏功宜對芬芸永綏戩穀

雪晴鵝鸛方傳廣内之驩香直麒麟散作函生之福某有慚諏度所賴戾令煖律一噓頤早回於生意雲氣多壽但度致於須臾

乾清坤夷共睹聯珠之瑞晨賀壹會獨冠萬玉之班維我元臣良時舊傾某慶風雲會見天地心金柜靡亭宜群陰之退聽銅儀齊運知元化之自調屬兹猷履之辰茂輯奉觴之慶泰初之元起曆世運方春冬至之日壽人函生蒙福某偶縻把錨莫旅賀裾閏驛使之梅端悉由於造

化對衛公之竹頌常報於平安

章參政

歲次在鶉尾邊符元祐之壬申度起牽牛初方數泰元之甲子維時碩輔茂輯頌穀某官學探天根身壽國脈下丞相一等參幹樂機陳泰階六符密調元化履長伊始受祉宜多前疑後丞益茂重瞳之眷晨賀壹會即冠百辟之班某使傳叨乘窗榮阻造鄙衣直指自慚無一縷之長黃髮秀眉爾祝千齡之壽

黄鍾起曆九寸之律最長紫殿稱觴千歲之日
可致維時預輔茂膺須声某官北斗躔暉慶雲
世瑞陽長陰消之際妙探順於先天文經武緯
之全獨稱論於兩地芳芸初茁戩穀惟多佇闈
麻制之傳即列火城之盛某鶩麇使傳莫遥寶
榮濡鬱六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萬丈尚棠綎
履之温

福王

米午

陽比君子德方回嘘律之春王令叔父尊宜介
稱觴之壽順柔剛旦茂膺須声某官都若重綎
粹然大玉玩易義初爻之動吉宜應於朋來錫
鴻疇次九之全福方臻於溜用遵届黄鍾之候
益闡來邸之祥受祉自今有郭同慶某偶叨把
緋擁旅戍稽書眷觀之雲已共占於多壽賦梁
園之雪尚路映於餘輝
南陸迎長景方增於宮線東平樂善慶宜轄於
宗藩式對初陽冥時善頌某官青社恭貢黄鍾
丕和三十分而後成妙探義畫九五福之咸偕

宜用其疇茲亞歲之陳儀爰自天而錫黄方開
耐莢有永皇家其密藉宏麻第增慶聽錦衣苴
指初何有於寸長黄髮秀眉蘭永綏於多祉

臺諫

元祐壬申記景至熙成之歲泰初甲子協清躔
畢聚之祥維時正人茂彰善頌某官司壽國麻
學探天根景星慶雲出則爲明時之瑞嚴霜烈
日儼然主公論之盟丹枕婁上於慶封香氣露
依於扇影晨賀書會方陪亞歲之朝前疑後丞

米午

二

仰德欽庭之命某猥叨持節莫與賀稽濡鬱六
絲何有線長之補珍裘千丈尚依提履之温

陳殿院

黄鍾為律首是持陽數之符朱衣在殿中密接
天顔之粹維時善頌宜輯殊祥某官學探易原
身為治氣稟凌霜施方揚鶚擊之威瑞應獬薦
咸聲鳳鳴之偉芳芸初出戩穀官多五更三點
之朝方陪亞歲泰階六符之耀即正中台某越
在来郡莫陪賀履被特丹筆窃自媿於平反晚

望喬雲頌曲壽於庇冐

洪安撫

登臺書雲物已符歲美之占聽履上星辰宜戩景長之覆維時淛老茂輯頌声某官北斗旁班陽春盛德朔年報政久騰五袴之歌和氣致祥已應六霙之喜芳芸初萌戢鼓宜多遂蘇義序之崇入補舜裳之缺某偶叨把蘭幸預稱觴會前殿之八能即闕登用歌閟宮之千歲頌祝壽祺

慶元陳制使

驗南端之圭景式應迎長表東海之履封宜多介福順隶御旦茂輯頌声某官學探天根身為元氣春回田里惟傳梅溪一杯酒之詩雲静濤波小試希文萬甲兵之手在師中吉應復朋来某寄倚崇墉倍深慶臆六絲濡響愧何補於馳騁千丈珍裘尚為依於庇冐

吳提刑

漢曆太初律先起于黄鍾南至日喜加辛故迎

緋綠之長時輯皇華之祉某官名高雲壑令肅霜臺百玖拾字之箴一新明聽千二百黍之律又積陰功已激罔之滂流宜陽劉之甚長即膺詔綍歸俸御床某幸托部封莫趨賀廡扇開九雀顏即陪供奉之班爐擁蹲鵷窃自笑蠟殘之迹

陳提舉

律起二千百黍肇應黄鍾珠連一十三星有光羣節若時亞歲茂輯迎長某官露寒之水霞光

之纈為魯太史曾書辛日之雲發漢常平真是荒年之穀上方考八能而明防公且褒五善以徑升甫對劉文即須湿詔某属庫守敬莫裴賀裾爐擁樽鵷窃自笑蠟殘之迹扇開孔雀顏即陪供奉之班

賀平章正啟

一氣轉鈞歲紀心燮之次三公拜璧日膺眉壽之綏宜對劉辰益增若社某官心通元造躬致太平南紀波澄再啟庚申之運東淮塵净坐收

甲戌之功乾清坤夷晨賀晝會桃林騎火共傳臘月之捷書栢葉羽觴載戢歲端之善頌方開衍莢承燕之餘引領精祈尚奠放鳩之惠

汪安撫

王者吉午尤重南離長子御師宜膺中吉斷開雞帖喜溢縣湘某官碩望顯見仁心簇連和門令肅旁行青草洞庭之屁熱揆班高密接紅雲通明之殿璧單以暇列部皆春半被斯璋趣鎮上游之方面九天暈伏歸陪元會之班頭某幸托万閭又逢三始雪深戊壁幸早許於璣更春滿幸盤悵莫陪於施賀

運使

春回紫宙方占元日到人日之晴曉望皇華顧致新年勝旧年之祝歸時多祉福我全湘某官績茂方輸規宏罔物郊潜久滞記紫粉之宮墻歲計有餘時金湯之愛無和董列部東右九重著練鵲之袍五通水漕腊家龍之坐歸照火城云〻　諸郡

七潤一章方正太初之歷萬有千歲宜啟閟宮之詩時乃价藩蕫然叶氣某官履端於始泰内其享亟鹿車轓是為明府之瑞黄龍詔旨誕布聖朝之仁波對青規趣歸紫禁某幸備隣睦又見歲元春入幸盤媿徒勤於頌詠雲深戊壘莫遂早於璣更

代鄧知縣謝啟

筆福蒼生久切昭蘇之望圭磨宿玷特蒙拔拭之恩勝滓泥頓濯於清波信雨露可生於焦穀恭惟萃積少叙輪菌伏念某荒雪寒澌鄧林病葉揚憚之於司馬每漸外民之書韓湘之於昌黎空忝諸孫之列侵尋徽官歷落寒途自知命薄以數奇所至身勤而事左屬者不量既譎冒試劇繁覆轍相望前無完錦把琴獨往殆若撥膠然而卑閧於兩年亦且粗安於百里不謂末路凌兢之際忽生旁觀萋菲之言長官誰使汝為傷乎至此姦隱能令公喜奪席宜時雖當時咸謂其非辜顧數語厚誣之已甚落千仞而此

究莫白越五載而其書尚存惘〻行吟蒼〻瀟鬓身在菰蒲外幾無路以自言竊塌沙土中幸有天之可列果書開於大照遂盡直其前躍饕餐愚之汙令知免矣餘皇舟之後非幸而何徒憐也蹇之餘重費乾坤之造恩深啄葹心誓捐糜茲蓋恭邇其官忠貫兩儀重鼇二柄金城閫上柘旧日之成規玉鉉羹中釀豐年之和氣方開八荒之壽未忍一物之枯謂范忠宣抗有外猺誰其扶植謂尹師魯嘗陪上客猶記汝憐遂令練羣葛岐之蹤亦動赤烏衰衣之感拔之陷阱允矣遭逢其敢不鏤骨銘肌息黥補劓活面江之鮒已自幸於餘生起中廄之駒尚希榮於一顧

代謝得闕啟

委身化治借露悃私列屬討臺猥叨鈞播允矣寒微之幸異哉特達之恩晉謝階符恭備竿櫝其賢良苦甑分護奇窮斷雁孤鴻昌奮飛於霄漢常鱗凡介甘漂泊於泥沙棲〻州縣之間浸〻歲年之晚逮行湘水冒領制岩民捋其中每易烹鮮之擾撩繅予外尤難怒獸之馴良自笑於鉛刀惟恐傷於錦製相安睞拙幸免癥瘝祗紫芝為于之歌何能為後尋五柳歸兮之賦幸遂此心雖窃喜於璧全豈不愢於顏脫鸐章式嶄蟻磨仍迂欲成九仞之山奈虧一簣非淂干丈之綆孰核重潤旅食京華上書光範方擬圖於續食蔥幾遂於合尖果荷甄陶俾遊幙府連欣依倚固已甚崇瓜靡待齊尤為過望截惟水漕越在淮壖中興賦入之圖昔聞此語東園登覽之勝今匪當時然必疏通之智而後可佐方輸明敏之姿而後可以裨嫔畫自量甚窘曷稱所蒙某官功被生民心存王室斷鰲立極力成再造之大功飛龍御天身受兩朝之顧命當重任如伊尹勤小物如畢公遂使安膺亦叨器使某敢不服勤戒守期稱恩知塞下貔貅無乏運營之餉淮南雞犬尚希舐鼎之仙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 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劄

賀陳倉赴召劄

柬在清衷儆效廉召見知則說迴疇四壯之功式遄其歸爰趣入鸞之覲仁賢進矣氣類翕然其官世出詞家朝〻治表香風一道皆蘭芷之芳非皎日寸丹顧江淮之清最久勞使指益懋眷知謂汲直當在於拾遺而仲舒最宜於為詰

卷廿

屬輶軒之儲部乃急詔於與歸治舍人裝需行在所几重虛佇趣之至四華之馳多士共期決然居兩制之選慷觀奎筆入告宸猷其厚附門牆喜聞綸綍顧如萬賈之後賀無以自文若曰文子之同升則又何敢

回何尉劄

屈公以望此府之矣貪賢取人而拔其尤庶幾報國非相為賜何謝之云其官經緯之全淵源之正自足斡千鈞之氣愚踏步一時亦嘗舞文二之茅蛇椎鋒四面越自紅旗之破賊坐消赤子之弄兵未遂疇庸姑煩贊畫頗有此客否正自不凡乃欲相吏耶居然可敬況當與文武共弼之猷蓋所謂聖哲不足之時是宜輻奏於上前來許宝横於道側且將大任聊復小試其自笑寸庭初無強剪文傳尤喜得尹御曾東坡不忍負李直方效古靈豪之品題不知量也維來石磯之勳業還以贈之

賀李運使赴召劄

卷廿

誕布溫綸肆曆嚴召遠有禮樂皇華之使久矣逶遲朝無耆艾白首之儒孰其顧問仁賢進矣誦詠翕然其官善類羽儀詞林根柢前茅後勁獨奏磔妖之勳左粥右饘人蒙免羅之賜賢勞允懋薦東益降書吏久滯於湲湘仲舒雅宜於為詰果招延之特下典馳傳於與歸治舍人裝請行在所上心眾佇趣之至四華之多除自櫂傳決於居兩制之選徑從禁角平踐政塗其厚附高門幸闢盛事鳳凰覽輝而下已治表之可

覩燕雀賀厦之成媿慶爲之艮後

賀浙西黄安撫劄

冠儀訏省晋領神皋江左之有袁吾方高人望西都之用黄伯志賴王黨贊書初傳墨紛交賀某官識高見卓學傳用周平生曾南豐獨得文章之派不比大老范有偉經濟之胸文武而有威風俊傑而識時務自膺閫任㚵奏膚公征謀治法之兼明義蹇仁齋之旁宅雖讓北門之管鑰厭任方隆然制西事於甫堂此言當念冝宸衷之東在叟峻旨以趣歸左翊右馮姑少煩於辞壓一食二貨亦坐究其源流由省府乃成於政塗蓋祖宗具存於故寔肆須温席即醲揚庭京兆逼雲霄已獨高於縣步尚書踐命斗行遂副於金期某夙荷殊知棘闈新陞遷閤儔江之遠媿旅賀之莫前瞻言夏屋之成尚肯庥之是賴

賀董都丞劄

蜀被華衮肆敭異數晋班東壁密聯上帝之圖書尊旨西掖遂造侍臣之筆橐得與之喜舉芴攸同某官抱負媿儒見聞瞻洽名父之子夙推學問之淵源知兵之儒見謂經綸之旁礴屬舉行於机速用屬回於徼亭宜畴宿望之賢俾為一老之助乃升空縮密侍籌帷惟承旨視艸禁之至廡而入侍與鷞坳而對峙紹興趙子畫遂兼次對之華元祐王彦霖俾領本兵之寄佇覩晋用以究宏猷

賀安吉任守劄

奏最澄江易填苕水争杜公於境可知文老之歡然自東披迫今復鄉賢之至止寬條見誕布與頌翕孚某官樹王方流譽根利器家声偉甚蓋元符御史之後人治行卓然藹西京循吏之遺意盡腐橐遷徑踐穹華惟此郡率用名流在今日尤羸宅收端賴仁賢之重以𦍑轂輔之民籍篆方闕橈濡已詠扶風馮翊既歷試而有成春時甘泉即歸而徑上

武岡送交代物劄

三年上最一節趣還卧轍攀轅悉絶紫陽之父老持纂簪筆即為筆落之從臣甫入脩門峻躋華貫某罄聯雅好倍切慶悰屬行色之徹裴輙菲儀而將意依〻嫪恋蓋不勝祈鄉之情謹〻護持當共愛甜棠之茇

回錢安撫獄空劄

化洽神集詔嘉空圄辟以止辟庶幾刑措之風書且妾書偉丹覆之績和声所被蘇節以興甚某官職大司徒領右内史為治行之第一已東殊知問斷獄之幾何即登述列擾析揚而不用寫琬琰於將來甚伏沐貽函悚顧拓本濃墨大字媿莫繼於頌声茂卓闈靡喜亦同於生意

答太平趙侍郎劄　日起

承石風清想騎驟之正逸玉川雲冷叨致鯉之甚恩某官荷褒宸班扮陰雅踊手書御機藹其前輩之風臺鯢豐隆遠此宦僚之士某莫名所感函拜而登晨敍而問予桑敢當盛意下詔而徼黃伯惟切頌言

回送小録劄

臚傳仙集殿企並世之魁躔項戴千伏經脩清時之盛事損函下逮拓本寵頌窃觀濃墨大字之所題深媿新學小生之亦與襲藏惟謹銘感曷勝

回南省登第諸鄉人請劄

泥金姓字方幸蜀珍之有人衙袖文書忽聯趙璧而過我且以五鄉之晚出獲家峻甲以同升猥見卑聯俾陪客與荷眷私之甚厚豈謭陋之敢當執牛耳以主載書夫氣踰於公者附驥尾而致千里尚加惠於晁曾

回趙園令劄

隆指是將幸托鴻珂之苑高情良厚首勤枉翰之臨深切感藏薄言控謝某官器閎以遠玉粹而温卓尒不羣風共称於大雅卑以自牧尤深執於好謙粤扮尚之蹇華文琳宮之均供奉尉而見宗廟式昭助祭之勤賜膳以觀弟兄行茂均璽之渥寵綸函下齋鉞、徑躋壯來遂投門偶

叨秉傳㮚莫称咨諏之職胡敢當慶閭之貽曾瓊報之弗周尚錦歸而並謁

賀洪帥葺舍劄

絲綸誕頒臺閣並建郤轂之謀元方仰昊中权太史之上會稽爰脩平準便蕃畀敷布護徽声甚官學博用周德全能鉅使華帥領兼數器以有餘恵氣威聲達四方而宅邑星明胃南之積會澤及天下之函生某自謂陳根欣傳新渙閑廈成而賀第切懽悰修郊幹之恭仰留侍慶

回洪帥謝宴劄

位不同禮亦異敢邀法從之名曬讓自牧尊而光肯枉元戎之小隊欲少見事長之意用輒忘躐等之嫌里詠塗歌不足以寫盛德山肴野蔌不足以奉清歡竟席凌兢旁觀榮謝謂南陽公賓客之盛於其主以可知嚴閣老禮數之寬蓋斯今之未有方欲踵門而拜辱乃勤損翰之下頒輕身以先匹夫曷當盛意衆人而報國士敢昧殊私

賀洪帥入宅劄

移卜劉辰肅臨大府文昌為帥長前羅棨戟之嚴州宅似仙居坐得蓬萊之勝今方脩於庭户詔歸坐於廟堂某仰止崇墉蓋攄慶臆燕雀之賀大廈其喜可知亀魚之蔭新亭自今以始

謝洪帥宴劄

宴以示慈敢辱獻酧之禮歌而發德甚衛纓籍之詞敢以下且莫當求之今而罕有某官經綸偉望文章當家元帥幸臨如郤轂之閱禮樂初筵有秩如衛武之謹威儀遂令未至之際亦與特招之命金石偕設水陸畢陳入三遜而后升所以示不慢不爭之教獲五善敢不拜豈足堪爰諏爰度之詩若小人屬饜則有之與先生並行則過矣爰居於九奏靈孔徒辱於夔金某既用戢藏尤深悚惕偕樂而延秦子已揗有於光華辦香而敬南豐弟益勤於歸倚

謝福王請會劄

虎拜對揚天子之命幸際昌期鹿鳴燕樂嘉賓

之心俾陪盛禮極隆護而下士出珍賜於上方
御府分絹瑞筵更翻於薰吹宮葩壓帽名香載
寔於寶奩醉飲以歸寵榮無數某恐勤鈞重阻
造宵闈爰居享九韶第益增於駸駸台背俾千
歲額祝於熾昌

回福王請宴劄

乾亨際會震宸開祥雲集紳緌共致三呼之祝
天頒詔旨載祢萬壽之觴茲伏被於鈞函撰後
陪於盛典某自惟千齡之希遇敢不百拜而祇
承

賀福王子除秘撰劄

鯉庭輯慶鳳闕疏恩樂善推東平勝衣授列侯
之印好學如中壘繙書照太乙之藜詔墨頒誕
宗藩增重
秘撰
穆清茂東論護齊華奎璧之王圖書允為清選
脤膰之親兄弟宜樂旧奐綸綍肆頒庭闈增粲

賀福王生日劄

以殷仲秋誕彌厥月在壽星之次喜適應於歲
行玩先天之圖方益增於乾策御符駢羅於珍
錫慶宵郁穆於殊祥永膺正社之尊丕聳宗磐
之重某猥叨秉傳幸際稱觴言承其芹獻効徵
忱之敬俾耆而艾顧惟純嘏之祈

賀洪尚書生日劄

峻極儲英授初紀度香山未老曾賦又開八袠
之詩莱國篤生咸誦少遊中元之主自今其始
以莫不增某官四海典刑兩朝壽俊傳斯文印
記赤壁之前身與造物遊挹洪崖之左袂無心
出岫有詔自天屬方講於小郊宜趣登於大老
台背俾耆艾爰歌千歲之祥端見聽咸韶即與
五人之列
明時輯慶初度題期月在斗牛之間適幾秋望
授起角亢之首是曰壽星蓬萊方沸於歡声藥
球已傳於蜚詔峻嶒宵密來燕期膺其風泰登
門忻逢萼授中元列仙之籍但祝脩齡致南
豈一瓣之香輒伸微欵

同洪師送生日劄

某蕞爾寒蹤安知初度雖男子始生之旦爰有懸弧然古人已孤之餘猶不絶采故此日每增於多感蓋頻年弥切於苦心詎謂鈞慈特懸彰念有來介使賜以頌言壓几蕭條忽有珊瑚鈎之照海圖新裂織驚綉錦段之奇其在微賤寔難蒙荷感而昌耆而艾於自壽於何心尊者賜賤者辭恐不恭之有譏已靦顏而登拜茀芷背以弗皇秉既謝私尚儲謂侍

謝福王送生日劄

躔磨蝎之宮自憐微績廢蓼莪之什安識揆初詎意某官下士而極勞謙懋德而勤小物宝函並逮照以陸離之光列蓬横陳錫以庶多之品於照盛禮若湯愚衷尊者賜賤者辭何敢方於巖命感而昌耆而艾循還致於頌言

冬至送物劄

茘挺初生式應得輿之吉梅花遠寄嘗備賀厦之恭豈意某官蜚畀函書記存節物詞華有爛

益乎重緹之温既施冉来甚矣引王之娓某函言登拜倍切感藏增一線之愁正自憐於病況聽五更之漏韻還致於頌言（回諸郎）

復明來之亨陽剛初長師在中之吉天寵宜承茂對昌期徑登宵府某密依崇屏盡致慶私芹獻主微艱仰千於主進雲氣多壽尚造筵於宵栄洪師

企賤手之班娓莫修於獻履擾書雲之筆匝忽辱於貽緘中錫既儀有光節物況駢羅於品錯

益昭仮於眷私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技頭春信官分将驛使之梅夜半灰寒自笑惟墉成之芋（回洪卿）

律起黄鍾已應莩葭之候位隆赤社宜膺戩穀之祥劄長順柔壽戚来介某密依宏芘盡致慶私（福王）

南至日長甫測丈三之景右扶風近宜膺第一之褒方輯慶函已紆讚柄某官霞光之綉露寒之水畫戟凝香坐看諸縣豐登之樂翠綫鳴玉

尚憶去年供奉之班方東在於御屏即叢求於
詔綍禁塗直上翦影徐開某隃企州門欣聞與
誦會八能於前殿悚聽徽書繼六客之後麾敢
忘拜眖　回安吉守

紫宸天近用亞歲儀金堂月高持少府節宜秉
詞旦茂鬱蕃釐某官和氣提溫清姿冰潔玉人
序諸侯上巳懋賢勞公輔在兩君閒厥惟世踐
佇膺詔綍歸捧御床某末充馳緘首蒙賜翰札
府可飲兵可用亦既登嘉西平有子我有臣敢
忘善頌　回淮東總領

歲節送物劄

泰道始亨未獻辛盤之頌謾光下燭首蒙子墨
之榮如被陽和自慚梟梭某官清彷冰洪隽采
春華地重宝藩暫擁燕香之樂天頒璽詔即歸
豹尾之班綏福履於新元假寵光於敝邑某敢
當好語祇佩高情爆竹声中笑甫休於行役金
惜影裡尚頻歌於賀私　回宝婺程守

天又回杓是謂三朝之會挹加錯鏽甫脩一介
之奐豈謂某官德婉陽規誼高風槩梅花歲晚
肯憐寒谷之孤芳彬蒼春濃特寄新元之善頌
申之眖遺纍若情文某既拜而登莫名其感丞
少伸於謝悃弗重列於慶言　回隣郡

斗觽龍角方供企於魁躔春入鬱絲爰載馳於
使傳況在右扶風之近宜膺內君與之亨首奉
宸奎峻躋禁甬尚念冰曹之末分放齋壤之多
三壽作朋願歆伸於善頌五漿先饋惟益佩於
盛心　回平江倪倉

龍觽斗柄方舒紫宙之和鹿西車輶爰轄蒼苕
之瑞宜多壽祉以介仁賢某官襟度瑰明詞華
藻麗人孚條教共歌凝香森戟之詩天錫褒書
已懋增秩賜金之渥盍從元會峻陟禁塗某客
藉宏庥寔懷善頌未能與嫓倪之列共華班春
所願托賓客之餘丞声賀戛　回安吉守

端午送物劄

飯同水餅不知節物之臨王嘗銀鈎忽被讀函
之寵横陳珍錯昭示眷私進五時圖諒方膺於

罷遲祝千歲壽顏仰致於熾昌 回福王
奏吹薰之五絃來從殿角開昌華之九節宜從
宮壺穷劾獻芹之意尚冀矜容載歌罕艾之詩
第勤頌詠 福王
戛以五書式表端陽之盛壹當三揆宜膺龍黎
之新蒲雖微芹忱攸寓儻特蒙於領錄寔信有
於欣榮入和慶絃方大為天下之福迩依赴曉
庶不至小人之歸 洪師
衆人醉我獨醒方欲高躅一紙書賢十部蔞被
匯頒遠自蓬萊光生蒲黍傾銀汪瓦共挹清香
切玉浮金遂成佳節某亟言登拜倍切感藏飲
美酒讀離騷莫當此意歌微涼生殿閣即以公
歸回慶元守
香羅疊雪馳頒天上之恩荣玉壺清冰分餉人間
之奇絕北府同知於兵勝昌歡尤見於味同飲
美酒而讀離騷真成奇事詠微涼之生殿閣快
問歸期回鎮江趙総領

七夕送物劄

石梁天津御新京於霄外雲錦段昇章天巧於
人間遂令極陋之蹤亦被殊珍之賜敢不重拜
亦既黽勉以登嘉雖則七襄未踰輪囷之感懷
回福王

重九送物劄

坡老在城之秋重修旧事忠獻填　門之日彭
最愛晚香宜獻壽觴以對嘉節萸枝鍵在茀仰
祝於脩齡菊把蕭然敢效脩於微摯 洪師
開三〻之徑悵已動於歸情祝九〻之齡方欲
脩於微摯首勤鈞翰仰佩謙隆燦列品之前陳
於昭厚意亟整冠而下拜莫喻敢私 回福王
天開北闕分茱萸佩之香地近南陽宜飲菊潭
之壽適逢佳節盍贄寸忱自慙落之微蕭瑑莫
掩遺脩糗餈之未覺頓是折 福王

送丞相拆俎劄

宸箑趣行戛車入覲頒声激動可知四方萬里
之情禮貌優加參用兩日一朝之典肅紳綫而
迎勞開閭闔以祥延某偶忝梟司風陶鈞播幸

親逢於盛事盍少輟於慶私宰相禮絶百僚何
敢奉觴而進上公享用九獻輒伸參俎之儀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終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牟　巘　獻之　男應復編

祭文

祭梓潼文

粤西日之蒼凉兮球玉不脛而北走神朝發乎七曲兮夕余至乎帝所嗟九州之博大兮何必懷乎故都睠都梁之醇龎兮山川莽其回互紛莎草之被堤兮又蕙茝之盈室詔焉鶴以服軿兮曰此焉止息嘉歲年之豐殖兮羌不知其神之力誰忽幻此怪妖矣蔽幽望而不見曰狐九首以晝嘷兮驅豐隆使攘除神輔帝之不殺兮千里之按堵爰亭墠之是經兮洞虛明而軒翥揭嘉名以冠顏兮植羣芳而羅廡歛雲游之宴娭兮澹容與乎壽宮儼多士之庭兮在陳敍醑以薦衆命餘觴以沾丐兮有景福之昭隔蔚斯文之熠興兮與茲山其無窮

祭范尚書文

維蜀范氏代有偉人堂〻蜀公四朝老成越西

太史元祐紹興至公二雖盍光前闡長公毓嶽特立獨行古之遺直位止列卿物望在公身任典刑繼公素履金玉準繩若不勝衣退焉循〻而中所守甚似其兄蜀公之正太史之淳帝在東宮早聞公名自請先皇以為之賓見輒改容唐鑑之孫迨于訪洛仍持熙明從容密勿言忠誼之譬之球玉光景不生潛利陰益山川晶熒帝曰咨公往重斯文撇蘇丐去絶晉莫甜撥鐵東甫公母久勤二府虛席俟公延登云何不淑遽隕元身當佇太息奪我藎臣嗚呼善類夜艾踈星又弱一介龍蛇何也山澤之臞骨堅氣清乃不壽艾此理莫詢走也無似辱知公昆不鄙孺子教載之恩公念疇昔拊我甚溫露章推轂有味其言謁為此來往別公門公慘不怡歲晚重分我以書詞璽不嗣音訃音遠傳驚欻失声因循咨問媿負平生寓詞千里雖絜薄陳公而有知尚鑒厥誠

祭陳司法文

嗚呼年盛氣壯車堅御良中道折軸云何不淑維母之思匪身之疚泣血柴瘠其死以孝母先子後丹旐翩〻至此極耶嗚呼其天輀車云逝卮酒以告魂而有知毋但遠道

祭楊觀使文

岷峨慘悽前輩日逝曉月長庚在者其幾國有喬木世臣之謂文獻所證典刑所寄存乎其人豈計爵位於唯我公克弘且毅老圃之孫克齋之子兩翁在昔國之元氣偉節高風抗眎一世聞者至今凜〻生意公寔象賢纘武嗣事制行如玉遺榮如介漫仕斗進甫半剌及我懸車日此先志朱轓是錫珍館是畀榮之懋之其志未遂公志未遂公請不置名利之腴趨者日靡聞公此風其顏有泚公位雖卑世道攸繫婆娑丘園黃髮兒齒子孫環列福履順偹平生對越浩乎無媿昔有高蹈蜀景仁民不以憂患而易富貴聰明強健飲酒樂只涑水有言神相豈弟公視景仁其寔一致甫躋八帙曾不憖遺西州

者舊幾盡於是有識之士相與永歎其也晚未
世托姻誼方擬升堂撰杖攀几云何不淑變此
襄德感念今昔不知隕涕亦既後時洒荐薄菲
維公有知鑒我茲詠

祭心齋文

嗚呼昔者兩翁同泛苕霅出處同道夷險同節
一二兄弟相與左右公知我心獨視我厚天之
降割喪我先人所恃維公自公而征纍然出憂
誰我其拊公雖在遠勞我艮苦我免于喪重至
京師見問轍闊避公來歸忽得公書不類他日
心之憂之語不敢出我新外補得請出關道闕
公病我憂在顏貌詞未達遽以凶訃進惟前書
殆其別語飲餞虎丘雪涕如洒道江而西不與
喪會輔車既脫葬且有期我病在床感極益悲
嗚呼招不得憑穴不得視出窆之間永負此娓
不死來歸公喪已除深衣瓣香以拜公墓新松
離〻宿莽荒之公不可見曷慰我思嗚呼公之
平生多忤寡遂觚骸流落白首晏歲突梯脂常

寧彼自賢不肖少貶山立屹然真人勃興諱悝
晚遇大用厲爾而又歘去方心直道正詞勁氣
壯顏幾色崇論宏議嗚呼公兮殁而不忘而況
有子肯構肯堂率我婦子敬陳沃酹有淚無声
胃其永嘅

祭叔特齋轄院文

哀哉吾叔清脩博雅和縝縝栗前輩典刑親薰
而炙匪棘匪徐所守靜嘿求之今人則不可得
惠止一縣年逝七袞嗚呼天乎其理莫詰叔始
微恙舍醫弗即誘曰平時氣稟素寔因循荏苒
數不起即我省侍不寐通夕叔恐戚我侍病來
自力曾不踰宿遽以易簀嗚我二親教養視恤
我時丱角俾陪研席年逾弱冠分辦情露以婚
以官長各成立其間未嘗有旬月別〻最久者
遊湘之日僅三四年雖而復合可圖一旦遂爾
永訣嗚呼哀哉此情何極一致之性淡狹猶急
豈不我規奇偏莫克泛用其愚積忤叔戚幾陷
大禍旁觀為傷衍不紀雖語其傷物我之於叔

自歎莫及歲晚相約獨晦日息未能免俗破戒輒出叔方杜門堅坐一室見之憮然又以媿色徐公有常通介若一無存者人自為今昔叔既全歸我服其識嗟哉族姓萬里寡時欲營義田欲請宗法叔每是之曰予之責亟曰一時相勉以温惧不能保百年之澤叔今已矣凜〻孤骈日益浮危後死何益致伸薄奠不過尊觶哀來攻心有淚洒臆

祭孟從吾文

卷廿二

維己亥十二月戊子朔越二十五日壬寅魯國年某謹以清酌致奠于近故親從吾漕元之靈嗚呼哀哉君山澤之儒癯瘠衣裘之氣骨宜堅强而壽耐朝大損于眠食昨扶憊以造城將善医焉是即驚奇疾之已就殆難攻於藥石有骨肉之可望况田園之自適何沉憂之伏疾而直為此夔結昔子憂之矣明凜畏友之義責嘗引此而力譬若至苦而異孟曾別去之未幾竟莫起於斯疾抱孤孫以成喪增見者之酸惻始久要以期君送將歸之行客乃先我而長往非意慮之所及亦淹速之何計変寓哀于尊觶嗚呼哀哉尚饗

祭射洪文

卷廿二

維神孔毅且仁威風惠氣劇制全蜀遍憂五神寔降火傘中天白崖時雪其疇敢不虔其黏禱未去此猶得奉板牒薦壽宮所徼福于神者無物疵厲年穀以熟則千里蒙神休而其雖去亦與有幸焉尚饗

祝文

謁天成殿祝文　武岡

某以諸生試郡始見學宮亦有光也越三日再至於庭惟仁之一字其在聖門未可驟語若乃節用愛人居敬行簡則某也敢不夙夜從事勉爲拳〻求以無悖於聖無戾於民者宮墻如見尚鑒厥衷

堯禹帝廟

某猥被上命出守是邦恭惟明祠寔在境內眂事三日敬用典常祗拜于庭罔敢不肅

諸廟

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而造化之迹也無媿于心斯無媿於神無媿於天矣某被命來守是邦敢不夙夜敬共求其所以無媿者神其鑒之綏靜千里以有豐年神之賜也

渠渡　城隍　鰲山

惟神昭德赫靈是有廟祀以食于其土而芘大其民某假守茲來寔與有民之責圖利自封而莫之恤則何以見于神祇謁之初矢詞以告神尚陰相之俾克行所志繄神之休民寔嘉賴

社稷

某惟有民此有土故曰民爲大社稷次之先民而後致力於神也某被命守此土眂事三日未有以自見于民祇用典常來拜壇壝其敢不恪嗣歲方闋神尚陰相之俾自今其有民力普存敢忘昭報以答神休

大士

惟大士以大慈悲大願力憫救一世如月在水隨所闚見莫不滿意尚惠都梁曲垂全慶某始至敢禱

三大神

某聞神之在天下如水之行地中無往不在不以方所論也神廟在蜀惠此都梁靈放來下乃睠西顧蓋未始忘蜀也某蜀人也固不敢私事神〻尚有以私之俾毋爲人羞眂事之始敬恭以告

射洪

殄曰遺直僑曰遺愛誰其詞之邈矣千載惟神英烈生為諫臣直道去國以遂其仁惠利所施沒而稱著愛直兩全何媿千古王屏之下玉壘之東神之精神萬里而通壽公孔寧奠此椒酒英風凜寒如在左右

祈西諸龍王祝文

禮記謂山林川谷丘陵出雲氣為風雨見怪物者為神然則是山之泉其神而為龍也 固將噓氣成雲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上無疑矣越自分龍以来高原告病民吁嗟求雨者日甚苦飄洒未足旱氣頗深倘如是數日低疇且見矣告萬人之命一歲之計懸於旦夕神其忍深閉熟視而不之恤乎潔誠以祈神其亟請于帝驅風霆出雲雨振迅之頃澤徧千里槁乾胥快歲則大熟吏得以逃其責而神益以昭其所為神者民之報其敢後

詣渠渡祠

維神廟食茲土民所信敬蓋以神之能禦災捍患大庇民也今亢旱已極苗且槁死人心皇〻大命近止神猶忍立而視之歟前令以往禱不得請敢率僚屬躬至于庭夫民望不可以久孤神功不可以久閼神其昇矜斯人大沛甘澤活此朝夕蓋早之一日有一日之利早之一刻有一刻之利惟神亟圖之毋觖民望以為神羞倘以吏為不職則災于其身以塞咎異以謝千里亦吏之願也 矢心以告神尚鑒之哉

祭二郎

鼈靈之怪鼇孽之勢三犀刻万羊之祭神之異蹟震於全蜀者蓋不可紀殫然考之太史公之所記則不過曰鑿離碓辟沫水而已豈非水旱之為災是蓋自昔之所畏今使蜀人有灌溉之利而無旱乾之憂則神之所以為神固在此而不在彼也神而移其惠于蜀者用惠哉千里大沛甘澤俾有豐歲則潔牲豐盛所為壽神而報之者將千萬祀其毋替

再禱諸神

某日者焦心竭誠告於神凡願得一雨洽千里民延望又信宿矣神聽逾邈神其果無意矣乎夫神與民相依者也苗旱而槁其野如赭所謂得食民將流亡而神失其依矣豈神之所安乎或且曰廩有陳粟糶買不翔是無傷也嗚呼富家若有餘貧民豈有餘乎目前雖可支來歲其可支乎某行將授代去矣不敢以去而忘其民而遺其憂以後以為是懇〻也或又曰誠意不孚積意而求神且張旦暮之憂以迫之宜神之不汝聽是則某有辭矣而神豈以某故重患苦吾民乎然則某尤竊有餘冀也惟土專城隍惟龍司雨澤惟渡渠禱輒應惟蟇山祠最古惟德源在蜀能使蜀人不識有水旱是皆民之望也未有靈於昔而閟於今者也合席而處豈無一可以救吾民噓吸陰陽迅發雨雲一舉手投足之頃化熱快而潤澤轉枯槁而昭穌歟靈孔昭民益以附矣神何憚而不為此寵望終觖神達徒反固非民之願也亦豈神之願哉率籲忱悃敢固以請

請渠渡

天子以神能庇此土之民而去其菑害曰雨曰暘隨禱輒應是用嘉神之美號以寵光於神〻宜有以報上施者迺今旱氣日深高原旱禾無所復望人心皇〻神而亟哀斯人霈然下雨俾欲槁之苗猶得亟活則其德為甚大其靈為益昭而對揚休命為無斁某謹率僚吏躬拜于庭屏息俟命以刻為歲神其念之哉

送渠渡龍王回廟

比者亢陽彌月嘉氣弗効高原秀稻日就槁萎是用致神以來一意精禱不敢事語言為神賚豈意神肯顧哀拜節之明日而雨林浪滂沛越三日未已也槁者澤萎者蘇千里動色曰紹神之功嗚呼神勤施於民其信而可恃者如此繼自今民其益有所依賴矣某寔不職三年之間勤神者再雖于取于求不汝厭斁而某寧不重

自娛乎牲酒斯陳少伸荅謝神其終相我穡事俾汔于成無有害菑愛代有日尚嗣告于神以去

二月十一日祭七曲聖文祝文

維神隤趾儲祥篤生聖子以孝廉稱則誕彌之旦奉觴稱壽人神理一乃者首春原鬵諸旨誕頒維我惠文忠孝武德仁聖上肇新美號寵靈赫然對揚聖天子之丕顯休命以悅於親其在茲時敢因薦觴以告一堂奕葉其尚鑒之益昌斯文用惠我多士其永無斁

醴泉有源靈木有根積善餘慶篤生神君誕彌先後是曰同物我稱斯觴敬父子之忱

梓潼

日有癸卯神降之辰凡我多士齋宿以奉重修令乃克用牲幣舉歲常非幾也惟神以壽其親者壽斯文壽斯民萬有千歲其無窮

祭蠶叢祝文

維神之靈以蚕為氏睠我都湧敬共以祀浴種條桑維其時矣神尚相之以有繇象

墓銘

朱雪崖朝奉墓誌銘

吳興郡東踰一舍有雪崖朱氏之隱廬雪崖朱嘗入城市蓋自知止足所謂鄉里稱善人者也辛丑春其子天錫來為郡學正相與往還因稔知日用間事居三載學正代歸稍不聞問而雪崖已下世矣善人云亡又重為之慨歎一日天錫衰絰造予拜而泣曰自悲吾父抱痛終天支綴餘息未嘗營以有大事在幸既卜遠衢墓道之石無刻辭胡可謂孝願矜而畀之銘庶幾遺善永終長存九原有知不悼不幸矣又泣而拜嗚呼予忍固拒終沒人善不以慰其孤而紓其悲乎按狀雪崖諱嗣發字士榮姓朱氏其先自徐徙揚十世祖巽宋天聖中禮部尚書巽生尚〻生存之其間仕者不絕如綫當炎紹之際避兵至郡之烏程常樂鄉地曰東朱遠與姓对遂占籍焉曾祖諒將仕郎祖信京學諭父文質廸功郎力善務本益衍以裕雪崖生端平甲午夙

夫有物於此儀〻兮屢化如神則固之有司者
矣然其性喜溫而惡雨神其相之俾毋有害

謁府學先聖祝文浙東

其以諸生叨試臬事至之三日再謁廟庭惟片言折獄在聖門猶難之而況於其雖然敢不夙夜惟欽求其無悖於經無愧於民者宮墻在上
尚鑒厥衷

書堂先聖

聖道如天無往不在某適既躬拜于學矣載瞻燕居申〻夭〻有德其容其敢不益虔

朱文公

某惟淛以東是為先生過化之地也而某也以臬事來自顧不肖不學大懼無以祥刑敬獄祇若明命惟有諮求遺風尊用格言朝夕從事以免於世俗吏之為者始謁祠庭其敢不肅

尹和靖

先王之學以敬然始用能任道固節克配其師自吳來越祠坆巋然過者必肅某叨臬茲事未能躬拜爰用奠典尚鑒厥衷

諸廟

其猥被上命于茲祥刑恭惟明祠寔在境内眡事三日敬用典常祇拜于庭罔敢不肅〻

青詞

祈雨青詞

沛然下雨益深傒望之情仰而呼天是亦吁嗟之義恭趨淨宇自列危悰伏念臣素無行能安有政術積其愆戾已貽災氣之沴行求以感通又媿精誠之淺薄旱既太甚民之何辜願少回造化之仁亟哀救須臾之命微機一轉生意立蘇越夕以來隱雷微起層陰已隮於霮䨴光兆可卜於滂沱伏願深惻皇衷早敷甘霔坐使膏寸雲之合毋撓於風庶幾方千里之間寔均此澤

稻畦稍望急須一雨而蘇藥茷揚科爰致几天之禱不勝憂迫倘遂感通伏念臣食粟無能及瓜將代妄希小稔庶可謝於疲氓詎意餘愆又重罹於亢旱祇累東菑何辜斯人夫豈無因而致然其敢以夫而自解伏願哀此一方之命救之數日之間大霈甘霖俾槁乾之胥浹曲全未路莩幾敗之稍覺

薦父心詞

跼蹐為親久瀆蓋高之聽吉蠲事帝肅申欲報之私雖曰后時益處初意伏念臣父某孤蹤自致直道靡回其行已可質窮蒼其發不妄言宗社先帝去凶而後尤洞照其清忠聖主訪落之初將延登於嚴近方祈香火竟謝軒裳自感恙之日深常陳情而露禱所願以臣之齡延父筭以父之疾加臣身然而徒有此心難移者數百身莫贖豈往事之忍言一念未酬恐他時之遺憾茲輒備於菲薦庶少宣於積愁伏望皇慈特垂昭鑒倘先父平生之大節勿墮沉淪則微臣未死之餘年敢忘冀荷

願意

臣輒有危苦之悰上瀆穹隆之聽伏念臣歲在甲子省覲京華時則先父某久染沉痾波成奇恙憂惶朝夕靡地自容控海桃倘惟天是籲由臣不孝莫克少延嗟流涕以何追偶終喪而不死因循遠宦媿負初心維此季春適當中澣昔

先文寔生於是日而微臣未報於大恩是用借
公宇之龍涤肅齋壇之蕆潔式陳淨供載演真
科以酧宿昔之祈以奠哀矜之造伏願帝慈昭
格陰祐潛專營魂早遂超生元化莫名於块圠
誓堅素履仰荅洪私

入宅保宅青詞

傳舍相承别有可存之旧駕軺甫至猥將使事
之新輙露愚衷上塵真宰伏念臣阘形履蓋賦
分嬡凉揣已脩何永戴𢛝幪之造效官所至無
叅廿二 廿
凌震之虞兹叨誤渥之榮驟畀祥刑之寄亟言
於役匪便其私幸险相于過江之餘尤籲祈於
入越之后乃荐蘋董之潔膚修藍笈之拜伏願
美錫高穹鑒畜列聖爰居爰處奠臻長維之又
寧載馳載驅敢昧始終之對越

疏

乾會節功德疏

招摇指而天下夏適當辝見之辰里鼓鳴而聖
人生况在虹流之地敬衷善頌仰致精祈皇帝
陛下如升如常時萬時億天所助者順坐臻寧
敉之功邦永孚於休益懋延洪之慶

壽崇節滿散疏

太極少兩儀是謂先天之妙南風長萬物適逢
弥月之臨敬演真科用陳善頌恭念自今以始
叅廿 廿
既壽而康廣內称觴偹極四海九州之券泰元
授筴益開萬年億載之期

天慶觀送瘟虫疏

經占鳴鶴正切閭情野有生蝝恒將貽害永惟
此異厥有其原豈催科大苛而田里無以遂其
樂獄訟不察而吏胥得以容其奸既積繆疵遂
干和盤顧微臣之有罪將斯人之何辜敬扣琳
宮輙擄丹悃伏願瑀之霖雨護此舞袄盡驅食
葉食心之虫俾無遺育汔致多黍多稌之慶寔

荷至仁

荐揚少監疏

治鳳載翔方歎漂々之舉歲鮀多死遽興起々之嗟訴音遠閲善類短氣近故軍器少監梅坡揚公立朝雅望治郡最声吳會相羊諒方膺於追詔參墟乘毳胡又隕於鵬躍平生未究其設施有識皆為之痛惜長身玉立寧復斯人滿眼棠陰已成陳迹輒裒遺愛仰扣真乘以紓此邦父老之思以見爽世交游之誼伏願真靈不昧白香山雖歸兜率之天惠利無窮朱仲卿永顧桐鄉之地

脩湖州路儒學疏

夫子之美宗廟有屹仞墻魯人之脩泮宮寔我路寢惟湖學自文昭而始蓋教法乃治道所関須先生作棟梁本為誰事使廬兒費灌肉良忍此心大匠不顧夫章誰生但烹瓠葉或既叁懷而逃于墨此方挽首而代之庖枝柱目前則幾成於架漏筵營分表則殆類於談空用告同盟庶幾共濟生我者太極可昧厥元勤子至他人恐非所願不好熟還試為特書費甚泥沙但敢盡錙銖之取恬無風雨然後知帡幪之功

喻義齋洞庭山建退庵疏

有騰空劍也曾飛過洞庭湖無買山錢太易卜吾豹林谷好尋真境共結勝緣提舉知觀喻義齋喜靜惡喧重義輕利當年駕部嘗挪膝以經歸今日仙壇亦掉頭而不顧除書下已於碧落結屋欲傍於陰崖把我蓬廬任渠爭虎揚子草玄宅未泯師傅商山播隱翁尚餘樂地既平時恥言何堵勿豈一旦幻出何有宮嘉惠芳題大閣擅施買一尺屋只在咄嗟對七十二峯不妨奇特

游德明入燕疏

故國非喬木喜見諸孫行者有裊猿坐驂千里要立攄於冷滔須共辦於熱心德明路教宵次真醇筆端洒落當時一琴一寉清甚家風今日無車無魚淒其旅別況霞城其浸久望雲路以

載馳予敬傾囷誰餉周節之急優孟抵掌仰効楚相之談端倚賴於仁人用濟登於遠役風寒易水且勿動游子懷意重泰山其敢忘國士報

建城南第二橋疏

天上人間熟為最上善郡南門外未有第二橋況當馳驛要衝其奈斷虹斜照三百步沮如大費支吾十一月徒杠早須料理正好傾筐倒廩相與驅石為梁下導衆流上通千里布施當魚鱗次不曰可成往來在鼇背行是人都喜千里晨門南臨大路兩溼秋不中斷小橋倘袖手以旁观恐襟喉之若礙而況三百步沮洳倍費工夫十一月徒杠正當時節自無煩於鞭石端有賴於捐金堪笑草堂杜老翁自防顛岸豈若香山白居士力去險灘猶未忘情又還饒石把鐵作鴻毛看何事不成教人在鼇背行我心亦快

俞好問刊詩集疏

太白平生詩卷長留天地間豫章以後派家亦有江湖集俞好問甫胸中卓犖筆下清新七步即成章莫喻其敏一字不堪責乃至此窮此則容齋老山南則厚齋虛谷大相題品儘可流傳可與運斤成風便施妙斲勿令滿瓢附水徒費苦吟輒與發端以諗好事

與里疏

繭室未營雨漬禾頭之濕麥舟肯付春回涙眼之枯少報生我之恩是即如天之賜與里少府史氏諸甥俛仰百年親欲歸於黃壤東南一尉見已嘆於白頭事已至难時不可失故令治命難効楊王孫熟倡義風豈無郭元振

三皇廟疏

人之壽考康寧是均所衛王者神聖工巧孰啟厥初昔三皇与天地同符為民立命河圖易畫分陰而分陽藥錄靈樞載生而載育千万世寔蒙帝祐十三科各務精詣其在吾邦壹彰顯祀日來月往棟橈梁傾木有本水有源盍申昭報彙斯飛跂斯翼宜敞宏規用是惕然諗于識者

資多助北覌一新皇昔碩謀有風馬雲車之至
物與疵癘啇青芝紫菌之功

陳守約葬親疏

游子思親恐沒齒而有憾仁人恤患每動心於
無情范公捐麦舟而付石曼卿蘇子捐衣帛以
遺李方叔一旦而舉累年之喪此皆盛德之善
聞誰謂義財之難捨陳守約甫閑嶠宿儒志养
而適四方本圖甘旨道窮而逢多難遷隅存亡
竟弗逮中釜之榮猶越在蕞埊之次樹欲靜而
風不止已矣奚適城如故而人則非歸歟未遂
發言欲淨决策在任莫窮乎三月之聚糧莫大
乎百年之終事寒食上塚可不如夏畦馬鬣半
夜扣門乃所望於季心劇孟厚為之賙俾掩諸
幽将古道復見今時而陰德必有陽報凡好事
者幸特書之

修茶提舉司疏

羣仙司下土玉川嘗謝於月團大匠無棄材涪
翁策勲於茗碗載攷唐朝之制最重顧渚之春

越至于今益嚴厥貢提舉司兼城疊組載酒開
筵坐中合一家春事務在兩州界陳詩述職筆
下不惜千金之資度地宅工眼中不為百姓之
擾蔡後丁前請求未到辰入酉出期會孔殷老
屋徒凝於清風良圖盡更於爽闓爭吾廬受凍
況敢煩人賴詩情得嘗豈無好事庶幾叶力相
與尽心龍護窓雲金線泉更添新樣燕巢大廈
綠莎廳不比旧時

陳正則問銓疏

一飛而待三年不妨高舉宿春而適百里姑試
遠游雖云拾級而升可無援臂之力正則學正
蘭茁其砌青勝於藍緯有脩能雅厚字以則正
未除豪氣豈但坐之大床須者長城之行难為
短袖之舞照樂有苜蓿良可永歎披腹呈琅玕
未能少快問銓已迫擬步猶遲誰為爾歌慷慨
而以之千碑凡且濡近渴何能飲之能須借更
好風得葦航而竟去凡我同志幸為特書

張剡甫助婚疏

迎尔相承宗事穆卜佳期爰有客使前羞宜神慶遺昔阮宣子當長年而受室若晉名流爭先至以出錢固非直賀娶之辭盖亦古勸婚之意可無礼既以倡義風況吾鄉甫學正菽水怡顔絲蘿歸好緣衣而偕萊婦始是万全崇車而迓少君或云大簡買羊酤酒好一洗苜蓿槃撤帳攔門酒大門共蓉稱相與作成於和氣庶幾焜耀於餘光此日高堂共致千金而稱壽明朝前巹共看百两之将迎

陵陽先生集卷二十二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

牟巘　獻之　男應復編

上梁文

七先生祠

承流郡國當知風化之端取則儒先爰致淵源之自相與社祠而尸祝庶幾目擊而道存惟七先生寔萬世祀衣被雖徧於天下脉絡尤係於湘中盖関洛之傳寔自舂陵而倡蜀閩之老其惠岳麓者深都梁固已在過化之餘郡乘乃獨無揭虔之所寧非欠事或者厚顔朝會簿書栽猶未免於俗道德性命人亦且以為迂然宅家方新于表章豈承學反昧於宗旨乃規奕堵乃闢堂皇不日成之未始勤民之力高山仰止窃希尚德之風凡其致知而力行與夫具化而善俗具存本末隨寓著形恨不操几杖而行之則有若謦欬乎側者深衣大帶細懷師友授受之親秋菊寒泉勿替歲時奉嘗之敬脩梁舉矣善頌禱焉

兒郎偉抛梁東地闢天開一畝宮吾道至今如
日揭後先諸老發明功
兒郎偉抛梁西州宅相連屋角齊欲盡承流宣
化職須將此道達民迷
兒郎偉抛梁南對面雲山翠潑嵐自有此祠師
道立明倫稽古足相參
兒郎偉抛梁北伊洛湖湘同一脉師友淵源萃
此中規模雖小開三極
兒郎偉抛梁上景行可行山可仰媿我奉〻但
此心安得從之操几杖
兒郎偉抛梁下洗石開池更清洒躍者自躍飛
自飛活潑眞机誰識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術光昭人文增盛川融山峙
莫非吾道之流行政簡刑清是即諸賢之福澤

樂語

宴代交揚寺正樂語

上界眞仙方趣駕玉乱而止東岡假守揭來取竹馬之餘既交組以相懽敬奉觴而為壽其官珉意琦行彈見洽聞易在畫前妙探太極函三象魁當參首正是瑶光第一星京伴模楷史筵筆削王民瞻為胄簿李德遠在曲臺共称清袍朝士之敢言力詆朱衣常侍而不顧笑問石頭之路快吟地脉之春幾詔喚歸蓬萊簿昆侖而不即扁舟經去窺九疑浮沅湘而肯來大書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十二條無非善最方千里如近在畿赤子更生頌以楊元宗而為字青矜成列皆從柳子厚以學文坐使風俗醇可為雲山賀更書甫上夜席即前縣刺史為三公盡展濟時之畧倫契丹寛河北益知憂國之忠虛皇久矣凝流父老至於截鐙書破萬卷何須讀律以致君文似六經便合從今而脩史想青旗之簇仗已紫禁之催班我其官同社西

州聯題北寺李君文舉风縣上世之通家夢得樂天最昔人之交代机緣偶熟其味不差重真事契之蟬聯且春容而燕衎客為主〻反為客一笑生子〻又生孫永為嘉話況今日邂逅於人日而古山不異於蜀山冷烟濕雪之吹晴脆管繁烟之歲暖蘭生北醞酥不妨共少於醉歸花枝裊長紅未許便催於行色某等輙陳薄技以侑歡顏

眉間黃色喜浮〻天遣鸞皇為相倣新管絲綸歸右掖舊游泉石記南州春风自滿甘棠國晚雪初晴杜若洲樂飲更為三日住邦人未許别賢侯

宴公孫倅樂語

山城斗大幸依典午之賢鄉杜雲連共講同寅之好机緣闘湊燕衎殷勤某官玉粹以溫山立而靜幾年蜀道共称廠揚司馬之文當日漢庭争誦晁董公孫之對自躋膴仕不厭卑棲諸生環侍於虎皮百里平開於驥足方城漢水盡是最声圓嶠蓬壺盡歸清著再近丞璧未展賢猷坐看七十一峰之奇倍增岷領要将三百五篇之作尽变楚騷雖若回翔未妨嘯詠金花剪綵曉行湘水之春珍珀傳柑夜侍端門之宴我某何殊湓浦之奇邦國不定行著海沂之詠肯回翔於丈蓋印蜚下於尺書趣取青氈仍持紫袷我某官名雖五馬心只孤鴻帯答箸而游會且歸矣聞篝篁之至喜甚跫然既一見以定交遂相從而小飲山肴野蔌雜然前陳明月清风添箇公破于胥樂只遣我頹兮從來閩蜀同风不妨握手家適伊洛百拍莫斬纏頭上佐清歡輙陳短韻

向來南岳鳳鳴再駕緹屏又一星曾文物君謨丹荔譜江山白傳百花亭春客相與喃呼學肯蔡争肴刳發硎紫橐青氈吾旧物孔嘉行矣集明廷

燕交代趙寺丞樂語

紫綺仙人來作隼旟之瑞蒼若倦客去尋鷗社

之盟既上印以相惟敬奉觴而為壽其官光風
霽月黄鍾大鏞淮南二十一篇文章最雅天台
萬八千丈神秀獨殊新篇突過於黄初博學下
觀於太乙王岩叟為魏公之客趙德麟從東坡
之遊鄗曲賦詩想見園基明夜觀空同飛捷坐
看洗甲挽天河既含爵以策勳遂聯鑣而向闕
官紅塵已倦黔領肯來使君千騎上頭方休衍
役別駕異方會面甚喜相逢一見不覺於傾蓋
同心有如於臭蘭南樓山北樓水正當無公事
之時左手螯右手杯却喜有監州之處不妨趁
舞相與定交明月清風自添別乘平分破冷烟
濕雪留得新春作上元重枯坡老之話頭添入
都梁之郡志某等輙成口號以侑頭行

後先相守是鄉人自有都梁見未曾藥玉舡
中頻送酒鏤金勝畔又行燈雁橋旧夢猶能
記鳳闕新除自此升一笑不妨追樂事坐看
諸縣樂豐登

宴黄倅樂語

半刺昔來覺江山之歡喜肆筵有秩棲守相之
慇懃幸協同寅顏番吏僕其官丰儀肩整抱負
瑰明甘棠芴之家声居然猶在犍井茶之風味
正自不凡蓋其大耐於功名是以厚培於風力
玉軾宜驅九萬里瑤琴聊鼓一再行日照潭珠
方問皆耑公之舊事江空贛石復尋東坡老之
醉題風急引舟雲遲出岫顧都梁萬山之底乃
副乘再駕而來亦既洗黽正宜展驥泉石尽有
小循更迭徑陟清華已快東閣奇士之觀盡蓬
甘泉侍臣之列顧蓬萊薄崑崙而不即乃駕
豐隆鞭列缺而肯來好雨隨車元氣淋漓之俱
濕豐年轉手平疇穲稏之已香生意立回先声
甚偉泥飲喧嘩而誇新丹揔是歡声銀抱環立
以待醉翁兵成盛事條貫快活旗壘晶明豈但
唐武岡之銘復見漢循吏之傳未容席煖即有
璽褒持方斧衣秀衣便當補袞上觚陵凌金爵
行在禁塗我某官夢繞紅邊懽迎馬首欄柯山
下曾諧傾蓋之歡紫苑洲前遂有合符之幸机

緣良熟具味不差刺史例能詩共記樂天之語昔人重交代更誦元之〻詞燕衎真情蟬聯小語況玉露金天之正爽宜朱絃翠斝之相高鯨吸千鍾莫辭痛飲雞鳴五更却笑擁番某等輙冒顏行聊陳口號

帝敕雲收重雲山柱輙清朝玉立班八月星
槎來海上九天藜杖照人間煩公政事文章
手開此江山父老顏若到西湖塵記取明年
此日看徵環

燕交代樂語

疇最使家方領蓬萊之勝綴班省戶來看衮繡之題既交組以相催敬奉觴而爲壽某官淵源問學光寧胸襟玉界尺之端方自然可則木假山之峻特卓尔不群衡牙兩至以鏘鳴游及不劳於官業耻爲俗吏緼有儒風武城久聞絃歌之声春陵寧拙催科之筆徑從六院平陟三丞薄崑崙蓋閬風共欽雅趣上會稽探禹穴真有風緣記盛事之重臨肅清風於一道冰甌雪椀每滌筆以洗冤絕島荒崖亦驅車而問俗清遴動詩曹之梅與穹班分書閣之紜香爰及三年遂冀數器趙閱道之在越遺愛居多宋晦翁之爲倉救荒尤切君王亟詔而趣入父老載鐙以遮留黃閣經綸已具相業堂之記青瓊步武便催通明殿之班我官某久夢苕遙漫游剡曲居然秉傳良慚龜籍之新幸甚通家風有蟬聯之旧會逢良巧具味不差具燕衎以相從將需仍之是托憩棠謹護它年好作於語頭把菊細論笑共傾於心事某等輙成口號上侑顏行

兩君先后締交承一笑何妨玉斝傾馳驛催
人來異逕卧龍留客自多情告新朝說三年
最敘旧欣尋再世盟天上除書人已到便看
鵷立待通明

宴安撫洪尚書樂語

碧油幢之元師揆日建牙紅渠幕之旧人趨風將指縉紳共誇於佳話俎豆肆秩於初筵頓希君子光敬爲先生壽某官端平之脈正始之音

我敬吕荣陽以其德齒不比大范老自有甲兵
京兆已遥於雲霄尚書盍踐於台斗疇庸吩閘
挹爽游惟物望益高底事二龍閒洛杜精神正
健未容叟犢老康庐果渴想於儀刑遂出膺於
藩翰東坡揭來揚顏獨冠河圖閣老之班香山
福歷蕪杭猶羨會稽州宅之勝若時補處尽為
我公君王賜鑑湖喚起旧遊之夢因又邀泥飲
誇談新丑之賢况盛事叟引於朱衣而一時並
持於翠節鼓角謹亮山川靜嘉鎮趣堂前尚傳
平齋翁之宝唔題名記裡自有盤洲相之芳獻
信露銀青詔催泥紫便轉洪鈞開壽域喜看黄
色起天庭我某官雖合扶犁漫来秉傳仕至六
百石頻動歸情向來一辦香幸逢知己望旌旗
而至止操几杖已從之蓬萊宮闕玅音正宜參
叩菴李墕有佳宴曾未弁指方將洗竹外之玉
槃乃肯繫柳邊之纜坐胡床實從不妨老子之
少留絳帳師資好為門生而一醉輒成口號上
賛顏行

琱戈紅旆嚮加緜暫為君王填左纖下鵠池邊
新有詔卧龍山畔又催歸共看閣老今黄閣却
笑門生也繡衣起舞祝公千歲壽蓬萊雲氣正
霏々

詞

木蘭花慢餞公孫倅

山城如手大君宦為兩年留讀易堂前倏然松雪留得君不天邊乍傳消息趁春風歸待翠雲裘留取去思無限江蘺香滿汀洲　不妨無蟹有監州臭味相投怪底事朝來驪歌催喜倡喚起離愁羨君戲衫脫却一身輕無事也無憂昨夜夢隨杖屨道林麓岳同游

千秋歲壽黃倅

平分斂手更覺山城小聊岸幘時舒嘯當年淦浦月偏照香山老頭未白而今半百纔踰九醉（過九年樂天詩也）共說東園好問春餘多少紅藥晚金沙早花須風日耐人看功名久催洗醆對花一笑為君壽

鷓鴣天壽何灣乃尊

鳩杖龐眉霍髮仙詩中有史筆如椽愛蓮自是平生趣吟到梅花晚更堅　珍九鼎食萬錢誰如有子綵衣鮮蜀陳旧事君須記貴盛還賸當慶年

漁家傲

病枕遲、驚曉鼓那堪送客江頭路莫唱驪駒催客去風又雨花飛一片愁千縷　折柳淒然無剩語加餐更把籌衣護泥滑籃輿須穩度雲飛處親闈安問應勞午

水調歌頭

表海歸來后眠食喜清安身輕於鵠上下山北與山南何必交梨火棗自是霜筠雪柏歲晚越堅完摩詰本無病微笑指蒲團天有意留一老殿諸賢平生出處何似試把二蘇看惟惟有黃問最貴況是龐眉壽九帙閱人間持此為公最壽即是壽元、

念奴嬌同前

山之天目蔚莒堯第一最佳泉石見說老龍高臥處正擁深、寒碧獨閟雲霏人思霖雨未許無心出蒼崖赤子而今誰為蘇息　昨夜涼透西風玉繩晚澔喜見歸鴻八十二虛皇凝佇久飛下陸離宸畫繡函使名洪樞衛位催綴新班

立旂常婀娜要陪沙路清蹕

賀新郎 同前

雲擁油幢碧勝蓮米宿緣一紀竟須公出上界
清高仙地位耿、為民還切此自是平生願力
雨後新飈凉如濯喜湖山十里皆生色便乘此
閶闔　殷勤好與摩銅狄炯精神依然未老
霍漂龜息造物生賢非無意偏近中元時節試
記取平園華國況有盤洲當家樣酉年秋恰已
升樞極總盛事看今日

泱文安乾道己酉六月樞密八月參政九月兼
同知十二月相

滿江紅 壽樞密

七筴新春問底事以人為日記正觀鄭公恰至
名因人得況是今朝生上相者天著意尤端的
便喚為人日豈徒哉公人傑　宇宙要公扶植
善類要收拾公領我公千歲長陪丹極山立揚
休人正健耐寒綵勝簪華髮看、年、天際不
曾陰真奇特

水調歌頭 壽福王

碁宮蹇輯皇家祥開赤社秋乃萬物所說揆
度正中福者百順之名若時並錫天地其壽
宗祐之休敬陳樂府之詞仰致閟宮之祝
叔父茅封貴先帝棣華親平生為善最樂夙德
宛天人玉葉金枝方茂瑶沼丹壺如画光景鎮
長新五福一曰壽萬象總皆春　正秋分記初
度繡、纏麒麟傳宣來自絳闕瑞采蔚輪囷樂有
鈞天九奏尊有仙家九醞犀釜紫駝珍笑把南
山指還以祝嚴宸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三終

陵陽先生集卷第二十四

牟　巘　獻之男應復編

行狀

黄提幹行狀

先生姓黄氏諱棊字齊叔隆州井研人其先自金華入蜀子孫散居卭資隆三郡而隆之族為大四世祖遷登元祐三年進士第元符中以選人上書詆時宰名在黨籍曾祖考時敏三冠里選嘗著易通六經釋疑號為博學祖考順卿與兄朝卿同舉于鄉里中称雙鳳朝卿後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乙科為青神宰考子説性剛介青神嘗磨勘朝奉郎告且下而卒無子或謂君宜亟圖之庶幾賞延者君正色待不可人以為難曾祖妣陳氏祖妣喻氏妣王氏先生〻於慶元丁巳髫齓嗜書十九喪父哀毀柴立免喪即肩笈游蜀學成都石室郡四方士殆萬數先生試輙上遊而已歎曰是不足為吾學歸閉戶窮經貧益甚學益苦從之遊者日益衆普慈素多

士歲率以夏秋之間為講會坐皐比者皆宿學大師士不憚裹粮就往聽先生持所見與之相叩擊連挂五鹿君會下隸服早游秀岩東窓二李先生之門而某之大父雪溪公先人存齋公尤敬之奉書幣延致家塾先生以師道自處誨諸生有法每諄誦過夜分未嘗假詞色以諸生一笑語稍譁一步趨稍異一容止稍慢先生輙厲聲呵責之人謂焦先生弗足過也大父即世與先人俱東流落阨窮有不堪其憂者二老方相相與細繹經傳攷訂同異以不足日為事其後先生家於吳書問往還無虛時歲或一再過先人留輙累月子弟奉巾屨侍左右不敢怠與先人道同志合每相規以正先人立朝議論或抵忤先生輙喜聞其得請去尤喜諸賢聞先生行誼皆願交退菴吳公朔齋劉公雙谿李公前後交聘先獨從朔齋雙谿生而於朔齋尤久朔齋以文墨称一時往〻質之先生而後出先人守當塗先生已倦遊強以往凡書翰墨以煩先生

嘗建小學屬先生為之視約甚備先人得罪杈貴人歸卧苕霅先生杜門亦教子不復出先生連蹇名場淳祐癸卯甫荐江東景定壬戌以累舉當入對諸老力勸之行會有旨學縣皆設官職教瑞郡博士先生得主慶元昌國縣昌國居海中洲淨雖其而無教法先生首以白鹿洞規從事升堂講學記一則使學者先知學之所以誤與其所以學之序自是朔且輒講反覆推盡不為空言學者翕然以得師為幸間復嚴課試歲終則校分而升黜之學廩旧縣令持濤書額并屬先生先生力却之毋慮十數反曰君任養吾任教毋相淆可也令不能強始至無所舍有無容洲僅三楹上雨旁風先生請于縣捐奉撤而新之復增堂皇公居以為來者利一不以擾縣家丞相西磵先生葉公時在鄉閭得先生講義大加歎賞即書其牘曰學問深醇講說明暢堪充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且將及春而舉用會先生解去弗及用咸淳以覃恩循修職郎再

調台州寧德縣丞丞廳歲催役錢為閔子九萬有奇人逆悼莫敢向婁吏聊攝獘益滋積逋如山而諸吏攬上户相表裏不可問甚者去其籍先生究知其病乃條畫諸鄉白之且曰州縣毋子相依痛癢相關盍立定期任專卒乎毋徒困其予守戴侯侗一始見輒握手論文如旧相識留之幕府先生力懇還曰丞雖卑吾職也敢曠官乎侯益敬嘆先生所請悉行之至邑則户予一青冊使有鈔者銷無鈔者納未幾負者畢輸解新補旧不督而辦下户預借之弊尽革先生初與二鄉家公同寓吳幅巾短褐日相從蕭寺公性高簡不可一世士獨敬先生二子顧山坤翁則堂鉉翁因與先生厚至是則堂提點本路刑獄首問先生所在屢羅致不就舉以聞升應詔荐士復以先生為首曰學有淵源文有楷法持論堅正制行潔清早登西州諸老之門獨稟汝南旦評之譽蔚為人物之表宜備師儒之官共相推重如此趙侯子昂來為守未識面亦以

所知舉先生寧海為葉公通德里公角巾還第先生候之郊坰公猶不忘昌國時一見喜甚稱賞贊文譽語再三問語其鄉人以先生學問操履稱之不容口迨解歸公復貽書中朝相料理而先生已無意榮進矣過越則堂力要权攝法官先生亦為之盡心讞議務得其情使者出循部先生留司吏抱成案促詳覆驛致行司日不下十數牘先生剖析詳明傅以經義多所平反壬申秋則堂召而某繼之辭不獲命先生知某當來趣為裝將歸某亟書丐少留願受教先生曰子以一致之性處群物之會吾為子惧雖然勉之無負所學時雪岩先生洪公起帥越兼庾事雅知先生辟茶盐司準備差遣幕府省文書日與同寮賦詩飲酒為樂退輒掩關饋問不通門無雜賓郡有西漢書板脫誤踳差幾不可讀先生欲白府判正之適洪公以真文忠公所編文章正宗屬先生校讐先生曰是吾志也乃并漢書白之即倉司置局字字參訂雖暑盛弗置所釐正稿已具未刻拜先生忽感風眩謁告少間猶自力擬文讀閱書策應人事如它時時先生二子請舉江東未還某往省先人使人送拒之因屬先生之姻楊君明復晝夜視先生先生謝醫却藥曰吾無所苦也一日與楊君坐語至暮忽疾薄咽間疾復作竟終于官之正寢癸酉九月乙酉也某以諸生寔制服受吊洪公尤嗟惜贈賻特厚且經紀歸其喪先生性靜專於書無所不讀一再過則終身不忘尤粹於經格言要義往往皆成誦語明義理居多士自得其大旨率本伊洛而諸儒之說亦皆參考互釋貫穿融液以會其歸義有未安者未嘗苟同頗為改易其於象數制度名物口誦手畫粲然可觀以致訓詁義疏一之語疑一字之誤人所不經意者先生言之甚精倫類博通本末該貫世之號為儒者未之能及也每歎學者好高騖遠躐等陵節之病故其教人必以致知格物為先而主之以敬使人靜坐收斂身心整齊莊肅曰不

如此無下手處平居寡言笑及語學則樂以開導誘掖旁引曲譬亹亹不倦其詞氣反益平寬真得語師三昧雖過時而學者皆言下有省先生制行甚謹如蹈規矩如奉圭璧終日兢兢未嘗見有燕咲之色不欺暗室不媿屋漏先生有為威加之教行於家方嚴不可犯然其中洞然無城府處事接物一出於誠與人交篤至周盡終始無間人有片善寸長不啻如自己出逢人輒称道不置聞言人之惡則掩耳避去尤謹於禮篤老不廢雖童幼亦與為酧對不少忽不求人之知而人自知之於其知之者亦介然自處不可親踈言不及利徧游諸老而貧自居環堵蕭然無儋石儲不顧也所居必痛掃溉一室蓺蘭菊列圖史布衣疏食其間以名教自樂不知歲行之徂學成行尊朋友信之鄉里化之公卿大夫敬之不得已而仕白首下位不沮不戚惟職業是勤蓋有為乘田委吏不卑小官之意然明練通達

其於文根據淵源力閎以肆大抵取諸胸中而書之凡鈎章棘句巧肇恢而窘邊幅者先生所不為詩則薄晚唐尚王蘇精深華健得騷雅意與大父先人暨朔齋諸老倡酧聯軸筆法尤遒勁逼歐柳寘之名帖中莫辨也為金石書者以不得先生書為憾如岷峨樓記喻德君墓碣太白祠堂記黃庭經等書皆尽其妙爭宝藏之晚自號穉菴老人有論語幼學說易集傳詩會解漢晉史節通鑑類名物度數性理指南信筆錄等書皆蠅頭細字每帙不下十數萬藏於家娶先生適四十不娶大父以孫明復邵康節之事感之娶史氏省元元一之孫子男四人壽文起潜待省進士黃中為外祖喻氏後皆力學能文詞世其家良老早夭女三人長早卒次在室次適進士王佐材先二年卒孫男三人見心奎壽晦老皆天孫女三人其孤將以甲戌十月庚午奉先生柩葬于平江吳縣至德鄉鳳凰山之坤原嗚呼先生師道立之經學之術如胡翼之孫

敏嗜書嘗以登仕郎就漕試不利輒棄去顓志奉親曰調護其眠食不宜離左右甲戌初事會方殷由督屬超補官資後遂以朝奉郎致其志厥既歸附殿門罕出治田園整廬舍聚書延師教子使克有成立世方以儒相詔病獨能脩學宮禮賢士與流俗異趣聲譽益起中丞崔公彧馳驛相訪辭不行郡守李公秉彝同知徐公琰舉充提學、校官亦不受勉清隱處士之號以雪崖扁其使齋標致高矣為人恬淡簡約桐帽掠鬚徜徉山水間吟哦自適然性篤厚循信內典卓菴椒橋作諸利益事貧者解衣推食病者予藥死者給櫬無所靳癸卯歲大侵民艱食饑殍流亡相系于道雪崖慨然倡義捐廩或捐價以濟或計口以食自春訖秋遠近之人賴以全活無慮萬數皆舉手曰生我者朱師子也郡邑省臺次第列其狀宣撫使傅采公論具以達聞于朝且諭郡邑推表其門曰清節朱氏道義之門人皆榮之會予舍歸侍拜慶人士踵門舉此

以賀盛事萃一時雪崖雖病倦意甚喜强起為加餐謂當掃浮宂以享上壽踰年浸革或其子以忠孝立身勤儉保家喪葬宜從約已而焚香默坐倏然而逝大德甲辰四月九日也鄉人德之往〻出涕而疇昔賀者亦共嗟惜焉娶沈氏前太學進士應桂之女男一人天錫孫男福孫〻女二人俱幼以乙巳正月廿六日癸酉葬于東藏里餘慶之原予惟雪崖平生言行類可紀而捐廩之舉尤有德於民昔成都黃承事平糶賑飢有陰德張忠定公詠時為師守一夕夢府君揖黃承事坐于忠定之上雪崖蓋無媿於黃承事矣有陰德必享其報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乃銘以識焉銘曰

百年之計惟德是樹栽之培之涯積昌裕世或趨利苟且旦暮皇恤厥德為它日慮於唯朱氏肇密華緒十世復昌繇積累故賢哉雪崖仁性天賦尔饘尔粥全活耋孺我書我詩保守潛袁以儒為官有子克付年開八袠榮及三釜乃表

義門乃著清譽人所難得己獨蔑其夫溲何憾含笑泉路質于為山孝思遠慕鬱爲松價春雨秋露自葉流根永篤永祐是曰餘慶雪崖之墓

朱山長墓銘

前安定山長朱君〻望卒于吳興寓舍以長歸葬毗陵從先墓其志也娶孤共載哭泣感行路予嘗為詩吊之越三年其姻家釆石山長繆君叔晦過予曰朱君望之墓有宿草矣長婿池州學錄錢适自毗陵來將圖其不朽者敢以其孤見顧矜而畀之銘予因善君望視其孤孱然孺也誠不可無述待其長使有考焉按狀君名自期君望其字也本衢州龍游人曾祖某迪功郎妣孫氏祖某將仕郎妣袁氏父某登仕郎漕貢進士妣汪氏繼趙氏自其祖宝祐間隨宦晉陵遂占名籍後徙居城之東君幼敏悟祖每矜語人曰此孫它日必昌吾門景定辛酉年二十請鄉舉德祐乙亥補太學生方摩厲以須屬時多故束書入山括無仕進意龜山書院兵後久荒圮君來為山長竭力經營且新其祭器稽其田籍旧觀浸還士論稱之又為安定山長時寓祠溪亭回視故宮異物充斥勢不得争喟然以歎乃節浮費叶衆議推新是圖得曹氏廬改創書院後遂遷焉盥薦有所以教以育推廣攸始寔自君望又捐己俸造籩豆可謂知禮者愛是邦佳山水細藩待選乃買屋以居昔　胡安定見徐節孝頭微側曰頭容直節孝因思頭容直心亦直君望以為此乃敬以直內之義則以敬名齋本心文公為作古籀焚香端坐讀書其閒暇則徃來南北諸山從容觴詠與朋友共樂丰儀秀整性行温雅樂道人之善內恕及人雖僮僕不見其有疾聲遽色遇用之者輙賑贍之無所靳人皆稱為善士其子春忽念先塋當以時汛掃扁舟亟歸道得痰疾〻止復還竟不可為其卒三月廿六日也以六月十七日葬常州武晉縣占石之原年五十有九娶東陽劉氏通判君之女先十七年卒生五女長妙雲適錢适次妙

寧適宗嵩妙惠適樓英發妙淑許適鄔志孫妙由許適趙由琥繼室沈氏生二男長文俊次文英女二人妙安許適繆世昌妙定許適錢适弟廣女三人妙素適張後妙观妙善尚幼異時進取之士馳騖不足從鄉貢己雖况得入太學尤難蓋有槁項黃馘不能與其一者君望十餘年之間領鄉薦補太學兼取人之所難得造物豈無意然崇化之席未暖而去邅回濡滯又二十四五年一文學掾竟不克申延以待何始豈終嗇耶有二子而女十人其婿皆高門大族名士之家力能經紀其喪還定故丘遂其始志又擇師教二子使有成立造物之報蓋在此君望其庶幾無憾矣銘曰

人誰無死君以孝敬王章用敦感時春暮夏畦焉醫皆上丘墓我胡不如星言即路抱恙而還魂已先去其何去依若祖若父成爾初志銘魂歸厝松檟良久慰尓永墓我銘昭示以封以樹

野翁禪師塔銘

始予聞野翁為本論疑焉及觀其所謂本則曰吾本棕漕溪〻〻本達摩心傳面命其有先後其傳愈遠支派互分然本未嘗不一也野翁一本乎禪故有此論且除以蒞華遂未為世戒在其法中屡予知本矣其何疑於是野翁之葬且三四年其徒即是〻〻來鄞自越以覺恩上人所次遺事求銘厥藏按師諱烱野翁字也越新昌張氏生嘉定癸未年十一出家投邑之大明寺僧大轟為師端平乙未祝髮受戒且夙聰敏有志於道負笈從台東掖憲法師習天台教居数歲棄所習復從大轟大轟課之特嚴其長而克有成者轟之教也端嘉以來吾蜀痴絕冲公無準範公唱道東南學者傾嚮皆願為之徒師首從痴絕于道場一見刮目坐數歲大有發發乃之徑山見無準時問道者有相摩師年最少机最捷無準亦驟進之又數歲往造天慈濟大川之宣明舉臘月火燒山話擬對竹篦揮之當下有省因留不去　靈隱以為書記力辭且

萃歸雲庚禪雲盛有詞藻人多師爲謙爲後掌記履齋吳公判郡知其人俾出世白大慈遷延壽又遷香山越丙子昇迹雪竇靜閱世故會杖錫遜席不得避一住十二年靡慷不在鄉里刻川自更兵火積骸滿野即収聚焚化殆有万數設水陸大齋於石佛寺前廣爲說戒惠及枯骨矣山多暴虎入家小兒横遭咀作驅虎行聲其惡而去之虎岩靈隱願以師補藏至則太新僧堂及諸寮舍學徒四來振起遜菴密菴時氣象無錫官河客舟一日而覆溺者三十八人師憫之斲石爲尊勝幢六級其長一尋有半自爲銘刻而立之洲渚之上施食設以拔沉冤三年東歸遊雙徑雲峰有遜堂舍蓋意亟徹服還杖錫扁其室曰晚泊閉户書法華經有老來非厭客靜裡欲書經之句雪竇虛席衆謂無以易師因共舉師育王亦爭欲得師不能奪寺榜因夢名山昭陵所感穆陵所書號爲勝處師益喜得此雖歲苦缺食而持鉢浙右不憚也用實禮延致東岩石公相得歡甚它日行寺東偏岩謂師盡遂即此營菟裘既成家姓存之冀書寄幻二字揭之挹乳峯毬樹雪瀑映帶左右師往來游憩禪宴其間隨化委順意甚自適壬寅八月十五日升堂語衆勸厲極慈切蓋自別也衆請留偈笑而不荅至夕而逝越七日奉全身葬寄幻遂塔焉壽八十臘六十八度弟子若干人師爲人寬厚篤寔病者與藥貧者周之隨意作佛事不藏人善片言隻字稱道不容口文集十卷該淹經史諱偈尤洒落每升座記禪人騷語秩絡貫穿綴爲一說而條分縷析各中肯綮痼效痴絕云如周伯強家則堂文本心黃東發歸閣風咸與之游予謂野翁五談不忘本臨行不留偈遺戒不荼毗塔而銘之豈師意乎其徒曰是之謂寄幻銘曰

一切世界及一切法無有堅固幻依幻滅幻說俱空所寄何地而復以何寄於所寄幻則非寄〻則非幻強立名字未離二患欲閟寄幻〻〻

久寂瀑流千丈雪峯之側幻為奇觀碎處滅電凡有耳目如夢斯覺廼刻堅珉輿寄幻對幻身何在法身不懷

龍源禪師塔銘

道場山龍源禪師既寂之五年為乙巳七月其記室褒珠蒐次遺事偕其徒希渭來其銘心源之塔予尚記歲甲午訪師雲峯留三日窮極幽討意甚樂又七年與今翰林脩撰鄧善之再至為師喜見顏閒舍予高閣煮茗話旧夜無倦色明日下山握手若不能釋不料遂為死別也留耕先生王公伯文先朝名執政與先存齋忠義相期議論同肝胆同而予亦獲交其子若姪師蓋公之族也故惓〻於予者如此銘可辭乎師諱介清龍源號也世福州長溪祖諱一夔古旧縣尉父良輔知黃岩縣母蔡氏素好善嘗夢神人介而進一子曰是善知識當生爾家果娠而生師幼不茹葷年七歲喜看佛書長益通悟泛覽經史百氏旣知其不凡俾出家于郡之雪峯居半載行腳出飛鶯嶺抵義興法藏得度又一峯齋禪師年十五薙髮受其戒遂徧參諸方是時靜慈石帆衍靈隱退耕寧徑山虛堂愚皆明師宿德爭欲致之師傾然山立舉動雍容言旨閒雅志不苟從適般吳興道場東叟穎以為典賓繼東叟者無等融即請師為內記力辭絕江過育王謁寂窓照禪師入室有契以為侍香次掌藏鑰寂窓自枯禪〻〻自容菴得其傳受皆南閩偉人師世出四明壽因迂問壽有史皆相之子州尹昆師行解相應捨聞壽行府與師嘗莞衆曰西明蘭若為終隱計未幾道場虛席兩浙諸山舉師此來此山唐利自寧熙間天蘇蓋公游道場諸詩一出名愈重五山由此其選不輕畀也丙子劫火洞然化為瓦礫迨乙酉凡十年旧觀未還師既至慨然以起廢自任首慈大佛宝殿金碧輝煌像設華好次建觀音藏殿華大藏經五千四十八卷及旃檀林列翠閣蒙堂法堂僧堂之等鐘鼓法器由中徂外煥然一新

四方衲子聞師之風桃囊負鉢袂屬肩摩雲歸霞集於是聲達帝廷欽奉綸言賜金襴袈裟敞受法音加號佛海性空廣少答其道心精勤之所成也辛丑六月廿一日忽示微疾索浴净髮書偈曰佛坐有書却我坐十七年説甚生死義古今無後先倏然而逝時當庚伏停龕七日神色不變闍維後頂骨牙齒數珠不壞者三壽六十三臘四十八度弟子一百五十餘人今住宗恩寺洎為之上首寺初無三塔師以為慊聞諸其徒士等芝圖之乃捐己財買朱氏山於寺之東刱建三塔且　請為師壽塔于其旁菴廬既成師遍之曰心源芝等又集衣資田買以供香燭之費俾行者耿泗掃灑三年則推其名次之居首度以為僧而禮當代住持以改名〻〻已者復禮塔為師其規約如此至是遂瘞焉世率謂種〻供事有皆為法此未足論龍源然龍源建立亦因其時之所可為而盡其力之所當為非為己而為也故終歲有為而未始有為如必為此而為法一切護之不為則登觀師之僧伽塔昌黎公何以稱其公才吏用之過人而以其靈骨已老而為之歎惜耶師之願力亦弘矣銘曰

留耕之裔密菴之傳燕坐雲峯十有八年應緣而出緣盡而逝居然一旦水解蟬脫吾性本空無亡與存是為伏海龍源之源酌之不竭無古與今是龍源方寸之心乃營三塔而四其三為是為真宅心源之菴各自道場無乎不在處〻充滿亦無雜懷維爾孫子視我刻辭如來見師自源來之

東皐友山恭和尚塔銘

四明慈溪福昌院友山和尚之塔文未銘壬寅秋雲門恩上人錄其行寔與其宗旨自集賢趙侯子昂所來求文以刻柳子厚嘗謂葬大浮屠得用碑晉宋多法梁多禪唐多律而所銘南嶽諸律師頗病夫言禪者不徼旁行拘則泥物誕則離真〻離誕益勝若深有取於律必將用毗尼為室宇而慧為戶由定發慧一歸真源無大

小乘也其闡揚龍樹之道南嶽天台之教甚大顧余未之學或曰此吾法中艮其背其道光明盖戒定慧是雖然何以銘友山按狀師名智恭字季禮友山其自號慈溪陸氏子陸故大族母周感夢而娠生嘉定丙子早孤母改適王氏挈以俱往聦悟稍長誦書輙能記惟喜咲茹止菴文結師在德潤湖華嚴院持律甚精往依焉服勤不懈年二十祝髮受具戒日以律為務能通吉義淳祐初更從佚先晦岩照公于南湖延慶霞有機語辯不滯文字乃入觀室居三與年儕輩十人者然指禱旱輙天得雨歸結茅董孝子祠後以便養母堪笑翁頗相規切用其語即邑之東皋剏精廬為接待飲食藥物百湏具往來者賴之因以誘進初學無不滿意后愈開斥遂為福昌縣院尊正菴第一開山示不忘本也有良田若干頃歲用平斛入其祖使佃自槩量嘗有刻石于廼曰入門不問方隅托鉢不限鐘鼓用心平廣類若此時出游諸方編如禪老多所

悟入卒定宗旨嗣佚光咸淳中白雲堂舉節之布金剛力辭勿就自是教益載疏外務根山不深林不容焚香哩坐唯茗事是脩比僧使過而禮之號以法惠招以悟真而飾洎然無意於世矣戊子歸老于菴墓廬曰家閒育王拱公遺詩曰閒得去年交院事世間誰識老師心友山得之意殊喜癸巳九月從容示病越五日書偈逝去闍維齒不壞即塔于塚間在華巖湖之右臘五十八壽八十八度弟子宗要宗孟若干人宗要侄初傳業能守者也友山恬靜安詳舉止中度雖棱鞋布襪而精神照人不可塵滓未嘗有瞋怒好拯濟周乏繕舟梁治道路以作佚事華嚴白龍祠久圮敝則新而大之平生交游多名勝士晚歲脩廬山蓮社故事舉小弥陀懺勤同社簡而易行僧俗樂從皆書其曰蓮公摽名錄間為五字詩天金碑點示及惟心觀起教觀二義人多抄傳曰東山韓僧亦知問徑歸敬焉昔我先人存齋翁善佛光當時弟子如友山者殆

不可復得慈感少愚同門也定與恩上人胥趣

銘恩亦辯傳有信行銘曰

止吾師也山吾友也吾以爲歸與吾同脉非山非止是曰真依華與之湖家間之塔龍護持之山空月明無法可說龍之聽之

陵陽先生集卷之二十四終

参五

北京圖書館藏

張文忠公文集二十八卷

（元）張養浩撰

附録一卷

元至正十四年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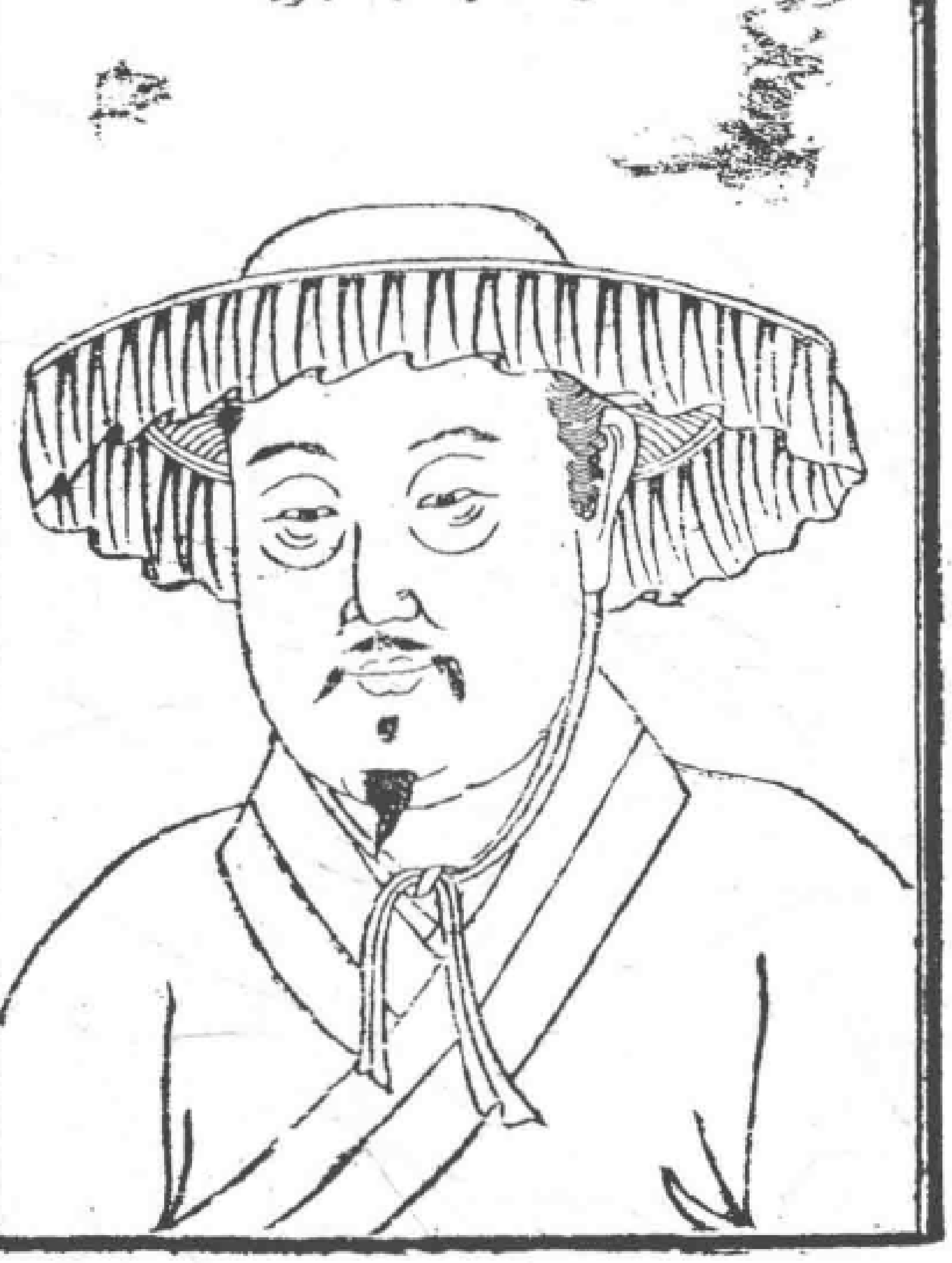
歸田類稿二十四卷、（永樂大典本）

元張養浩撰。養浩有三事忠告、已著錄。是編乃其詩文也。養浩嘗自序其集、稱退休田野、錄所得詩文樂府九百餘首、岐爲四十卷、名曰歸田類稿。富珠哩琳序（案富珠哩琳原作孛术魯翀今改正）作三十八卷、卷數已異。文淵閣書目載養浩雲莊傳家集一冊、雲莊集三冊。焦竑國史經籍志則作張養浩文忠集十八卷。書名卷數更均與養浩自序不符。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雖載歸田類稿之名、而亦無卷數。考吳師道序云、公雲莊集四十卷、已刻於龍興學宮。臨川危太朴掇其有關於治教大體者、爲此編、而屬予以序云云。則龍興所刻者、即養浩手編之類稿、而改其名曰雲莊集、亦即文淵閣書目之三冊。危素所刪定者、即經籍志之張文忠集十八卷。而所謂傳家集一冊者、當由後人掇拾、乃外集補遺之類也。然蘇天爵輯元文類、僅錄養浩文二篇。故明葉盛水東日記頗以天爵失載諫燈山疏爲譏。疑元末已尠流播。近時王士禎偶得養浩王友開墓誌、歎其奇詭、載之皇華紀聞、則亦未見其全集。惟明季有刻本二十七卷、尚存於世。既多漏略、編次亦失倫類。今據以爲本、而別採永樂大典所載、刪其重複、補其遺闕、得雜文八十八首、賦三首、詩四百六十三首、共爲五百八十四首、釐爲二十四卷。較之九百原數、已及其太半、亦足見其崖略矣。又集中有和陶詩序、自謂年五十二、退居無事、日讀陶詩、擬其題以發己意、得詩若干篇云云。今集中乃無一篇。殆別爲一編、未以入集、故永樂大典不收歟。養浩爲元代名臣、不以詞翰工拙爲重輕。然讀其集、如陳時政諸疏、風采凜然、而哀流民、操長安孝子賈海詩諸篇、又忠厚悱惻、藹乎仁人之言。即以文論、亦未嘗不卓然可傳矣。

張文忠公歸田類藳序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召至再至三至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閔陝以西兵祲旱厲民莩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孑遺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泛溢吏士猖蹶目瞠神駭莫克拯拔公猥恫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囊槖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中外嗟惜無何翀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忘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奧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雹激其靜止也風煕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闔翕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凜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已公素知翀其子引偕其婦翁吳肅彥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藳二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槩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　國史有載茲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孛朮魯翀序

雲莊小象



雲莊畫像記

愚在京師時嘗從濟南張君引求其先公文忠之遺書讀焉已而歎曰是何公之能貇貇乎告人以善也非其忠藎之意積之於中則其發於言訓者豈至是哉及觀公之出處行事則眞有古人之道故能事君以忠臨民以惠守職致其謹極諫致其誠逌然而休人不以爲倨幡然而起人不以爲屑卒能瘁心憂勞以生西民若是者不得爲一代名臣乎哉余時獨以晩出不得識公顏面爲恨後數年來還江南君由兩臺御史爲閩海道廉訪僉事道過 嘉禾而適與遇焉乃以公遺像示余曰此吾先人於泰定初元謝事閒居之時之所畫也余既得瞻拜已若親見之者然向聞公之爲人意其貌必巉峭刻厲有若其所爲者而乃暐然而粹郁然而溫蔚然其氣之秀不翅如列僊公子然後知古之人有疑於子房者信不誣矣且當是時公年已五十有五而醞藉充美無殊長壯則其平昔之所養者又可知矣顧乃以野衣緇笠翺翔鵲華之間咏歌雲莊之上隘天地於籧廬等千載於瞬息營營若纖芥不足以入於其心而謂富貴可得浼耶惟其素蓄若此故其風槩有大過於人而見於形色者亦不以榮萃老壯而異也使後之人因睹是像而能勵夫敬先脩德之思則其著而存者又豈止於羹墻而已哉今君不遠數千里襲之巾匱而奉之以行其意必在是矣況其樂善好義綽乎有公之遺風用其家學發揮於風紀者已著其効則他日立朝大節必有克肖焉者豈惟無負於寶藏是像之意抑亦公之所望於後人者也公諱養浩字希孟晩號雲莊老人

其歷官次第生歿歲月則墓隧有碑國史有傳玆獨記其像焉耳至正十四年歲在甲午八月五日稾城倪中記

雲莊畫像贊

恢然其容睟然其色有質有文有功有德立朝之言閑居之跡凛乎高風千載一日

番陽劉耳贊

大元勅賜故西臺御史中丞贈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文忠張公神道碑銘

翰林侍　讀學士通奉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知　經筵事臣張起巖奉　勅撰

天曆二年己巳秋七月廿七日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濟南張公薨于位奉元士民感公之德里巷聚哭繪素以祭導送歸柩絡繹相屬於途群有司大夫士執紼郊送靡不揮涕痛悼文而知公者為祭文挽詩臺察儀曹為之請謚章䟽交上越至順二年

天子遣使觀四方民風使者還䟽言陝西兵荒之餘儲蓄一空饑疫相仍死亡流散而張中丞獨任臺事區畫荒政極力殫慮閔民之窮哭泣憂思感疾以卒耆老扶携數十百人具其行蹟請加褒贈以慰其死於是　制贈公攄誠宣惠功臣榮祿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謚曰文忠

今皇上即位之三年三月廿三日　詔翰林臣起巖譔碑銘奎章臣巎巎書其文臣師簡篆碑

額臣起巖伏惟生與文忠同里閈爲鄉後學應進士舉文忠爲侍郎實考會試爲門生兹承詔屬筆於臣臣曷敢辭謹按公諱養浩字希孟姓張氏先世濟南章丘人大父奠居濟南遂爲濟南人大父諱山累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清河郡公父諱郁累贈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追封清河郡公祖妣苗氏揚氏妣許氏並清河郡夫人繼母尚氏清河郡太夫人右丞三子公其季也質貌偉重厚幼歲嶷然如成人初入小學讀書即曉悟如

夙習不數年大通經史旨趣於書務無所不窺每誦讀至夜深未曙起續讀大父慮其勤或致疾戒毋恒誦入夜弗與燈公匿燈屏處候大父就寢以衣襆蔽窻舉燈取書默誦不輟以爲常年十七八以才雋聞甫踰冠部使者薦之遂計偕入京時太傅魯國康里文貞公以平章居政府方汲引多士公裒書往謁一見許以國士辟掾禮部一時名人如緱山陳文靖公牧菴姚文公中菴劉文簡公皆爲知己轉掾御史臺有幞官爲臺臣所詆奮然去職閒日復出眡事公以廉耻大節面數之或者以爲侵官公歷引故事以辯衆不能屈辟丞相院知管差除爲東昌堂邑尹知管差除掾滿例得朝官公素有時名顧乃出宰外縣官復七品人謂公將不平公欣然曰縣近民而堂邑大縣生齒數十萬今以畀予儒之效或得以利夫人固所願也至官以四知榜其堂清心滌慮思所以施之政者起而行之利興敝革扶植善良禁戢凶暴尤無良者杖殺之彊宗豪民皆重足立王邸使者及漕卒過其境不敢肆暴於刑獄審察研究得真殺人者寘之

法復能化爲盜者改悔爲平民旱乾水溢有禱即應不再歲縣以治最聞去官七年民思之爲刻石紀其政

仁皇在春宮召爲太子司經階奉訓大夫未至改太子文學俄拜監察御史時方立尚書省立又言其變更法度易置官府將厲天下遂詣肅政堂揚言曰臺察所以制治也今尚書省横恣御史言之抑而不聞何哉昔桑葛事敗

世祖皇帝切責臺臣不先事言今若復爾將恐它日無以辭責矣未幾尚書省奏除御史大夫

中丞侍御史公喟然曰是尚可爲哉稱疾不出猶疏時政之敝上之幾萬言於是枋政者深銜之奏改翰林待　制不數日誣以罪黜且諭臺院永不録用猶未慊也復欲中以它事人皆爲公憂密告之故趣使辟之公乃詭服亡去數十日朝士大夫過其門不敢正視尚書省罷公乃還

仁宗皇帝御極首拜中書右司都事一時發號施令更革庶務公預圖囬知無不言言復無所顧忌人亮其誠所言皆見之行擢翰林直學士尋奏代秘書少監貢舉初立轉禮部侍郎明年進士集京師或謂試之嚴可得真材公曰場屋廢且百年一旦忽之得士必不廣恐沮後來竟議如公策而不苐者皆賜秩有差改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省臣重其去留再任延祐四年拜右司郎中未幾陞禮部尚書先是擬一某官爲尚書

上不懌曰春官大宗伯須用讀書人數日奏公

上曰斯其人矣詹事院奏擬太子諭德

上不允皆參議贈左丞元文敏公明善知延祐五年貢舉

英宗初年拜參議中書省事時右丞相以疾不赴中書事皆决於左丞相東平忠憲王拜住公竭誠匡贊言無隱情臨事處之泰然猜疑不卹也嘗都堂會食因言與人交食其食至于再三它日其人有託於我猶必竭蹶應況　國家以

高爵厚禄盛饌待吾輩其所報效當何如哉且歷舉某人可用某人不可用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丞相深以爲然明年正月留守臣奏請元夜構燈山大內如

武皇時命下公蹙然曰聖上初政宜輔以節儉柰何示天下以侈歸閉閤草疏以聞大略以謂

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閭閻之間燈火亦禁況闕庭之嚴宮掖之邃尤當戒慎今燈山之構臣以爲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患者深伏願以崇儉慮遠爲法以喜奢樂近爲戒

上覽其奏大喜趣罷燈山輟少府錢五千貫賜之丞相曰彼位亞執政職所當言重賞恐未必受不若賜上幣使衣之以旌忠直

上可其奏中外翕然咸謂諫諍路闢由公啓之時右丞年且八十公堅請還養右丞疾公侍湯藥不去左右以吏部尚書召辭右丞以天年終執喪哀毀葬祭一遵古禮結廬墓次明年再以吏部尚書起公復力辭服闋以中奉大夫太子詹事丞兼經筵官召行次通州以疾還即塋所別墅搆遂閑堂名所居曰雲莊所居境亦清曠溪山暎帶林木蔭翳壯華不注山鵲山若對立拱揖即前阜爲亭曰綽然面南山俯清流鑿池其中名雲錦雜植荷芰菰蒲奇石竹樹垂挪爲灣

碕釣臺亭之左爲勵士菴後雪香園公嘗衣長衫幅巾詹帽曳杖行吟逍遥自得舞鶴馴鹿導從後先人望之如神仙客至觴詠終日或清談亹亹忘倦安於隱逸若將終身者不知前日之顯達也除江北淮東道肅政廉訪使不起兩以翰林學士召辭益堅

文宗皇帝入纘大統改西臺中丞仍資善大夫命下公慨然曰吾退處丘園七辭聘召聞西土民饑殍流亡忍不起而拯捄哉乃治裝就道抵新安硤石遇流民頓踣相屬爲解行橐周其老疾者不告以姓駐車臨瘞道殣見食草根木皮者親取嘗之有棄兒収載車中畀善類養之過華嶽祠作文禱雨自讀其文至民飢而死等語涕泗被面從者觀者皆爲沾襟時久不雨忽陰晦變赤色下射民盡駭夜乃大雨雨二日四月二日至西臺旣蒞事同僚張樂宴公公卻之曰此豈爲樂時耶即禱雨社稷壇太一靈湫雨復霶沛滿三尺禾黍皆自生秦人謂之相公雨然亂略甫定帑廩耗竭民饑而疫哀號告乏有司罔知攸濟貨易弗通斗米貫十三千鈔或昏濁

難者弗售民持昏鈔至行用庫累日不得易典守者結豪吏易十得五民用大困公責所司監啇糴米民得以昏鈔糴復出庫本易之又刻印帖爲五貫十貫二等給窮人俾轉鬻于易昏鈔者偕昏鈔持以易庫驗印帖之數即如數易之以革典守結構之敝而窮人得錢自養又覈庫儲未燬之鈔其文可驗而施之用者廿一萬七千五百定有奇刻朱印志其背賑之絕家八十緡命庫司他日眂志即易於是户得鈔而食得續人賴公更生焉累䟽於朝請大發錢粟及下

輸米授爵之令既得請分命御史馳驛賫檄走各道勸民輸粟價之陜西命醫囊藥分療病者又即僧寺煮粥以食餓乏道途棄稚責諸富人里長月給其食穿大窖聚瘞餓疫死者自爲文臨祭而野無暴骴專御史分察捄荒官吏或弛慢者撻於市有大官梗其事抗章擊去民有殺子以供母公聞之大慟輟己錢百緡與之謂行省臣曰吾輩在職忍見此乎而省臣亦各與錢如公之數公又出錢千五百緡及斥臺所有金銀器皿贓罰諸錢四千一百餘定以佐賑濟自始至即寢處臺中旦起理荒矻矻無頃刻暇夜則露香拜禱泯不言笑時復泣下由是致疾迄至薨逝年甫六十先是奉元皷樓梁棟自壞而濟南家庭一夕有光如星自天而下家人莫知其何祥也逮訃至寔公卒之日既而公之喪至九月二日孤子引葬公先塋從昭穆也夫人郭氏前公二年卒至是合祔焉公既薨

朝廷如所請出鈔百萬餘定暨授爵之錢米商販之米大集歲熟而病者蘇民茁然有生意而公不及見矣西臺咨詢輿論鐫石紀德列之通

衢侍御史郭公思貞之文也公正大剛方磊落有大節蚤有能詩聲每一詩出人傳誦之好學不倦自幼至老未嘗一日廢書祁寒暑雨不輟也詩文渾厚雅正氣盛而辭達善周折能道人所欲言其家居四方求銘文序記者踵至贄獻一不受也讀書務施實用于時恒以古人自期深居簡出不屑細務所與往還皆名公鉅卿泊於世味不汲汲於進故掾禮曹者五年掾東曹日不挾藝術能若不事事者而其中凜然不可干以私及爲政以力行所學自任勇於爲義疾惡如讎不剗刮根櫱不止也在官三十年心未嘗不林壑其自號曰齊東野人別號順菴晚號雲莊老人可見其素志已一日思親即棄官以歸與人語及閒適之樂喜色津津見於顏閒好引接後學稱其善如己出晚生後進經公指授者作文皆有法云平日節儉自處人或病其慳至于周窮恤匱復無所靳惜比西行出家所有散施鄉里之窮者其家舊所儲蓄皆以推其兄子迄終身言未嘗及其善士數喪不能舉捐貲五千緡助其葬刱閔子書院起鄉賢祠與鈔百

他所施予多類此其著述有經筵餘古廟堂忠告風憲忠告衛聖編其曰四十卷嘗置義田衣食鄉族之貧者雲莊收召四方願學之士期以西歸已矣公兄二人長英次塞皆先卒二子長強蚤有名年廿二卒清河郡夫人郭氏出也次引銘曰

天降碩材世益可數生豈徒然與休明伍公生盛時閒氣萃精渾厚恢宏嶷然天成蚤悅古學忘情禄仕休休其心時時行止蹔試所長已擾

張文忠公文集目錄

寒雲秘笈珍藏之印

第一卷

賦
鸚鵡賦（并序）
白雲樓賦
萱草花賦

第二卷

擬雅
包茅
惜陰
宰木
風林
維日之良
有鳥歸止
彼落者花
有田
濯足于溪
奚木無本
相彼逝川
猗若

有石可友
悼亡
壽子

第三卷

古詩

古意十首
過長白山謁范文正公讀書堂
寓興和
得子強也書詩以荅之
三月二十五日雨

登閔中閣（址三十里爲大内）
夜雨寄呂叔泰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禮部新鑿蓮池成
乘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宴金線池
擬四季歸田樂
直省
登司天臺
夏日姜氏園林避暑
飲崔氏别墅

登會波樓
大明湖泛舟
趵突泉

第四卷

古詩（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遂閑堂落成
田舍早春
記綽然亭前花木
郊行

新構草菴
書綽然亭壁
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
有示
飲田家醉歸
夏日池上
村居重九對菊
田居
春日雲錦池即事
過龍門

和元亭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長安孝子賈海詩

第五卷

古詩（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題周氏池亭
待鳳石
石鼓詩
遊香山
贈劉仲憲

同潘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蓮
萬年松
過長春宮
秀碧石
天屏歌
西巖醉筆
飲歡堂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詠亭中杏花
書大唐中興頌後

第六卷

律詩（五言）

我愛雲莊好（九首）
自訟
公退書四知堂壁
上都道中
御河舟中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休日郊行
自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送宋故文丞相孫童甫上西省都事
送姚學士
廉園會飲
雨後行縣
廉園秋日即事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過友人村居
辭叅議還家

探春
寒食客舍
齋居春暮
游華鵲村別墅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湖亭小酌
惜鶴十首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山行
憫農

鑿池
晚霽
村居春晚
晨起
池上
半仙亭獨坐
乙丑山中拜 詔
磐石
客中寒食
觀菊

半仙亭秋暮
遂閒堂獨坐
冬夜早起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早起

第七卷

律詩七言

登泰山
過舜祠
和田師孟春夕韻

驛途小憩書田家壁
直省
初拜堂邑縣尹
堂邑遠心亭飲歸
登憫忠閣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游香山
元日朝賀
挽劉夔吉先生
過中都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别墅
過顔魯公廟
題康信夫宅湖石
上都察院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秋日梨花
九日
大雨
寒食游廉園
留别元復初
中都道中
客中除夕
早春郊外
春日水邊
城樓晚眺
秋夜枕上
寄歷下諸君
過東方朔廟
直省
題廉野雲城南别墅

留别鄉里諸友
承宣堂早衙
興和道中
齋居春暮
中都雷家站枕上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爲賦
郊原清曉
京師除夕
李溉之還山隱居
過沛縣髙祖廟
登徐州項王戲馬臺
過錢唐
游西湖
游靈隱寺
建寧道中
興化道中
福州
泉州
寄李道復平章

過髮冠仙姑隱所
貢院試筆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直省
辭參議還家
挽元復初
黄州道中
登會波樓
游華不注
同鄉友宴會波樓

第八卷

律詩七言

登歷下亭
飲城東劉氏園亭
秋夜露坐觀月
哭張澹菴平章
趵突泉
秋郊晚眺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寄省參議王繼學諸友自和十首

山中拜除自和十首
雲莊遣興自和十首
田居自和十自
同諭仁本登標山

第九卷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觀物亭落成
觀物亭漫興
大暑

和魯子翬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秋日村居
木榻
書半仙亭壁自和十首
翠陰亭落成自和十首
遂閒堂獨坐自和十首
野興

第十卷

絶句五言

詠荷花

遂閑堂一
綽然亭即事
郊飲醉歸
過杭州伯顏丞相廟

絕句七言

觀含元殿故址
龍門
堂邑宣化堂退食
行水灾郊外
送客郊外
大明湖泛舟
題張古齋書壁
南口道中
綽然亭十首
村居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夜坐綽然亭
翠陰亭漫興十首
題李溉之池亭並頭白蓮
山中

題李廣犯夜圖
題林泉閑居圖
題田婦紡績圖
題洛中諸公真率會圖
爲孔明解嘲
綽然亭口號
過李溉之天心亭
詠史

第十一卷

書

時政書

第十二卷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送郗唐佐序
送郭幹卿序
送蔣府判爲道士序
送李溉之序
孝子王善甫詩序

送王克誠序
送元復初序

第十三卷

序

送堂邑忽哥赤宣差序
送諭仁本序
葛推官平反詩序
和陶詩序
序菊
衛聖編序

歸田類藁自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第十四卷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堂邑縣警宵樓記
甘肅行省剏建來遠樓記
奉元路魯齋書院三先生祠堂記
勑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安西府咸寧縣剏建灞橋記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第十五卷

記

范德機寓田記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沂州三皇廟記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重脩會波樓記

第十六卷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靜齋記
雲莊記
處士菴記
游龍洞山記
游紫金山記
游標山記

第十七卷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鹽使
司事闞闞行司惠政碑（有序）
勅賜極真萬壽宮碑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咬咬惠政碑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
川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先塋碑銘

第十八卷

碑銘

析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有序）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
神道碑銘

第十九卷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有序）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山東都轉運鹽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有序）

第二十卷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贈某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第二十一卷

表銘

處士袁君墓表銘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孫府君墓碣銘

壙銘

子鴈奴壙銘

堂銘

致樂堂銘

第二十二卷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户趙公墓誌銘
大都路學録劉生墓誌銘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第二十三卷

表
辭聘侍親表
傳
驛卒佟鎖住傳
節婦栁氏傳
書
上董中丞書
疏
諫燈山疏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黄巢露布
操
哀流民操

第二十四卷

文
堂邑祈雨文
謝雨文
祭姚牧菴先生文
綽然亭上梁文

西華嶽廟祈雨文
西華嶽廟催雨文
爲民病疫告斗文
祭李宣使文
詞
唐承旨哀詞
吴道源哀詞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寫眞自贊

第二十五卷
經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
上任第二
聽訟第三
遇下第四
宣化第五
愼獄第六
救荒第七
事長第八

受代第九
居閑第十
第二十六卷
經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示教第二
詢訪第三
按行第四
審録第五
薦舉第六
糾彈第七
奏對第八
臨難第九
全節第十
第二十七卷
經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用賢第二
重民第三
遠慮第四

調爕第五
任怨第六
分謗第七
應變第八
獻納第九
退休第十
第二十八卷
經進經筵餘旨
君德篇第一
君道篇第二

君體篇第三
君威篇第四
君治篇第五

附録

畫像
畫像記
畫像賛
神道碑銘
祠堂碑銘

張文忠公文集目録終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賦

鸚鵡賦（并序）

亳州人來云張庭美賦鸚鵡者三切惟禰衡之後一猶難繼矧其三乎近乃得其文讀之其屬辭比事模寫形態殆無餘緼麗則麗矣然未及擴而充之以裨世教以厚民風以規多口故余復爲賦此用竟其義云

維羽族之三百爲號異而靡同最其口之甚者舉推此爲長雄韻笙簧于寸舌文錦縠于眇躬形雖儕夫禽鳥寔兼人之慧聰緩呼之而輒應佯叱之而斂蹤聞市曹之衆咻亶無一而不通時擬聲以切效毎驚稚而駭翁原夫天之生物羗一氣之所鍾惟人焉爲至靈故親孝而主忠嗟他類之蠢然由秉受之失中或本下而末上或足橫而首縱或語焉而弗荅或挽焉而莫從胡於玆而獨異以能言而策功非前身爲秦儀定隋陸之两公世緜是而珍畜遂餌致于金籠欲求出而無計徒幽恨之塞胷尚不悟其階禍

猶言巧而語工嘗聞善游者必溺乎水善射者必傷乎弓善飲者必中其毒善辯者必受其殃於戲吾始以汝爲人之亞今乃知其至癡且拙而蒙也夫謹爾出話詩人所以美武公也仁而不佞聖門所以賛冉雍也駟不及舌子成所以見惜於子貢也惟口起羞傅說之所以諫高宗也至於語云欲訥書載興戎禮垂難悔易著乃窮漢史有嗇夫上林之鑑周廟有像人緘口之銅佛至慈而好生亦設犁舌之獄於玄壤天至高而莫犯猶有翕箕之星於太空凡此者皆所

以明愼黙之爲多福而禦人捷給之爲極凶也且白圭有玷可磨可礱斯言一失辱盈四封故傷人則過於戈矛之刃害己則足爲禍患之宮自古坐視敗亡者何可枚擧而汝曽不聞之又何聾哉韓非自斃於説難蔡澤竟挫於談鋒知伯氏以才佞而家無炊火國武子以亢直而身不見容侯生以沐猴而怒項羽王隨以鷄犬而忤董龍張敞以私語而誅絮舜曹操以毁謗而戮孔融伯宗見讓於家室賀敦貽戒於兒童其他若太史司馬中郎蔡雍禰衡許攸嵇康韓愽

之徒於事無益咸禍之逢汝苟慾而不戒旦莫必將復見噬於武氏蒙貴之蟲也於是隴禽聞之若戚焉而不爲懽悰者良久余亦歸而假寐有客見於朦朧綠兮其衣金焉其瞳趾玉而觜吻鈎而紅且躍且舞求前以告僕曰吾非不知樞機之不密無以善始而令終然造物者賦我以如是之性胡能廢而弗庸感子言之我厚荷子惠之我隆君其反而自律吾何預於民風於是余乃蹶然而興蘧然而悟悄四顧其無人而耳根猶彷彿餘韻之雝雝

白雲樓賦（用磨先生泰山韻　時年十九）

吁其高哉玆樓之有如此兮括萬象於宏敞飛四阿於鴻冥初疑陽侯海底鞭出一老蜃噴雲噗霧扶輿五色凝結而成形又疑大鵬九萬失羊角踞玆勝境而不去兮翼截華鵲之煙雨昔摩霄漢之日星我來宣欝一登眺兮衆山故爲出奇秀恍然身世遊仙庭憑欄俯視魄四嶽耳根但聞風鐵音令令上有浮雲容與卧蒼狗下有驚湍澎湃奔流霆憶昔我公分符握節尹東土聲名遐邇流芳馨脯麟膾鳳群賢方此日高

宴不意有奸闖境闖城萬室無一寧公秉疾傳出聞　上亂臣必討存諸經雄兵一夕自天至縱餘渠帥獨典刑九重賜券且與盟帶礪寵光浮動堂與庭惜余才踈生晩後機會不及奮筆爲擬燕然銘雄心覇氣龍韜虎畧見無復空聞燕雀鳴幽扃當時風景今盡易惟有風光山色無年齡朱簾香歇桂花老金鋪色暗苔痕青長歌慷慨弔陳迹風動彷彿來英靈忽然暮色自遠而至兮斷霞斜照互明滅詩成欲掃雲間屏貪徵興廢玩餘景須臾不覺一輪古月升東溟

萱草花賦

自予客燕六易寒暑篳門圭竇廣袤尺許外乏墻以蔽悪但欹藩之撐拄家僮陋其荒凉分寸春於别圃畳培護之幾何忽柔金之微吐初疑列仙風乎欲舞有黄其冠有藍其縷又驚棲鳳色斯不舉首昂朝陽翎澣踈雨予不知其何名乃大索于花譜已而童子謂予曰子獨未聞伯兮之詩乎所謂焉得萱草言樹之背釋者以爲植之令人忘憂者其謂斯歟予曰有是哉切有數憂若負未償試陳其畧花請與忘予卝歲學道植志惟篤晨繹夕研潛心理窟川納山藏洪纖畢蓄庶幾斯文載彰載昱厥志未究事物交梏曰道蕪文曰瘠歲縮壯心灰如熠熠無復不虞雲翔迄成淵覆一念及之可爲痛哭此予爲學不足之憂也迨夫年越二袠迫於親養捧檄如燕昧于背向庶三釜之見酬乃糜身於利鞅賞不足以酬勞得不足以補喪聘白雲於大行愧子職之久曠纍然無異亡家之犬茫乎其若失雲之鴈此予奉親無狀之憂也厥今南沾北洽西寧東謐

聖元宅中統萬于一賢登佞黜賞信罰必乃於是時患得患失既不能表三代之典謨跡一時之緩急又不能訂群書之異同作萬年之矜式空一身於乾坤無寸功於家國以蠢婦之至愚尚懷憂而忘織矧厠名於仕籍可玩歲而愒日此予吏不稱職之憂也至其登高望遠山顛水滸西日其沉煙渺平楚仰以觀乾元坱圠之無垠俯以察民物錯綜之交慨前稽往古聖賢之事業後意未來歲月之艱苦惟人之身太倉一黍苟無德以將之雖規規其何補欲脫屣於塵

凢懼赤松之惑阻將鄉原以自固處聖門之不取問詹尹以無從於二者其誰與此子感今與古之憂也凢是四憂酒不能澆詩不能釋巧曆推之而缺籌良史書之而閣筆豈期寸草之無知乃可豁吾之胷臆言未既童子蹙然曰子何念之深而辭之戚也切嘗聞諸夫子以爲聖人無憂今子言之若是豈前論之未析乎怫然曰聖人何嘗無憂耶昔庖犧闢宇列聖是承惟天降水懷山襄陵九服既奠庶績乃凝民飽而嬉非法曷懲此堯之所以爲憂也舜既受禪四罪

咸殛萬邦胥穌群辟惟則厥有瞽瞍頑嚚罔德事而弗悅顓天爲泣此舜之所以憂也禹湯繼立綏厥萬靈蠢兹有苗斁我典刑士醜厥德天厭其腥大憝不殄孰民云寧此禹湯之所以爲憂也降而至於周公孔子曰荀曰孟或憂人窮或憂國政或憂道之多艱或憂時之失用雖所趍之各殊要必歸於一正切嘗求夫聖人之處心猶止水與明鏡因彼至而此形吾何有於喜慍又如太虛之空明忽雲雷之奮迅及雲撤而雷收固無礙夫湛凈故雖謂之無憂寔名正而言順是以聖人以爲悅者而常人不悅常人以爲病者而聖人不病若夫富者之憂失財貴者之憂失位貧者之憂在名賤者之憂在勢若槩之於聖賢舉名教之大罪今予幸不憂彼而憂此而汝獨以爲非是童子躩然惶愧無地欲質諸花花亦懷愧於是酌瓊露於瑯觴拚玉山之醒醉而筆其言以授童子則庶幾猶賢於博奕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擬雅

包茅

天子有事于南郊也

包茅輯輯籩豆秩秩百辟駿奔咸位之即維相衆先　天子是翼燭者掖分樂者類擊爵者祇從羞者恭立載簫載祝載歌載陟神具飲食　有華其星有恵其風有祥其雲有璇其空照臨郊宫帝誠天通嘉應允豐　爰兆歲穰爰兆國昌爰兆時若爰兆民康斯世有慶　禮備三矣神樂湛矣鸞輅龍旂若有音矣薄言旋馭元氣絫矣晻靄杳冥隱其瞻矣福佑大來享自今矣

包茅四章一章十三句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句

惜陰

勉子弟勸于學也

士何所惜匪璧匪金惜焉者何曰維寸陰逝兮亟兮儵昨與今于時弗力歲日以侵有往蔑還寧不戚心　力焉者何匪文匪賦伊綱伊常是究是務螻蟻有君虎狼有父鳩鴈有昆睢鳩有婦豺亦祭天獺知本務隨物省之於道其庶彼胡釋兹言事口耳雖誦弘博奚利於己若昔聖人夫豈崇此　聖人所崇維德維義躬行之餘則文則藝華而不實君子攸棄　吁嗟汝童其永是從匪播曷苗匪植曷叢勉斯勤斯惟爾之庸

惜陰五章一章十句一章十二句三章章六句

宰木

思親也

菀彼宰木風焉則悲其音伊盛其本則衰嗚呼我天九京巨追有酒有食將安所遺孝有不逮於今信而皇皇靡從泣與涕隨　菀彼宰木風焉則呼其陰伊繁其本則孤嗚呼我天言歸朧墟有室有堂將安所居孝有不逮於今信諸皇皇靡從泣與涕俱　菀彼宰木風焉則摧其勢伊安其本則危嗚呼我天九京莫迴有車有馬將安所馳孝有不逮於今信哉皇皇靡從泣與涕偕

宰木三章章十二句

風林

招友人歸隱也

風號于林靡有寧柯匪雲伊雷匪川奚波使我驚慼隱憂孔多而獨何心于彼嘯歌子兮歸兮此焉無他　此有旨酒此有異書此有良疇此有羨居子兮歸兮其樂只且　維人之心曷有紀極既隴之獲又思蜀得維掊靡厭是用多吿

矧夫一身所享能幾斗珠屋鞋可曰庸鄙苟羨苟完斯可歸矣　言觀天道恒行不足盈虧鬼疾謙則神福子寧不知胡俟予告　而如蘭蕙而如玉金毀之於人寔戚我心願言歸兮式永德音

風林六章一章十句五章章六句

維日之良祀　祖宗于家廟也

維日之良嘉薦令芳于豆于俎是登是將于祖考之堂　燭輝其前鍾韻其傍神具億止風帷褰揚儼承其容光儼覿其冠裳儼聆其謦欬儼被其文章　維靈歆止我侑我侍胥悅胥怡載鼓載吹工祝有嚴儀物孔備將何以祈銅銅惟畏　匪位秩欲隆匪貨利欲充匪居第欲侈匪禎瑞欲豐　予祈其賢婦祈其從兄祈其友弟祈其恭德祈其厚業祈其崇族祈其睦時祈其雍維神人攸同

維日之良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四句一章九句

有鳥歸止君子思退也

有鳥歸止于彼穹林矰繳靡及笙竽其音伊我言仕歲聿其深弗知所寧遐不惡心　有鳥棲止于彼灌木矰繳靡加黼繡其羽伊我言仕歲聿其暮弗知所依遐不思顧　有鳥戾止于彼豐丘矰繳靡施廼息廼休伊我言仕歲聿其秋弗知所安遐不愧憂

有鳥歸止三章章八句

彼落者花閔歲月之易失也

彼落者花言委于草風以起之色尚鮮好昨焉芬馥今者衰槁予不我觴其柰茲櫌　彼落者花言彌其塗風以起之色尚不渝昨焉鶯燕今者鷹徂方陽火許俄雪毳如予不我歌其柰此虞　彼落者花言彼于道風以起之色尚妍妙昨顏渥丹今首華皓方祝壽康俄病之告予不我縱其柰茲暴　今人古人悉塵悉土况茲物華其得恒撫予弗曰娯歲不我與

彼落者花四章一章八句二章二十句一章六句

有田野人遂其閒也弱冠出仕知命而歸爰歌于郊有琴書以自樂也

有田負郭伊邇匪遼我倦而歸於焉逍遥爰力于書且勤于畝朝斯夕斯以詠以謡式結今好言報夙勞　山既我卯川亦余媚維禽維魚亦莫余畏　林則有風洞則有雲釀則有秫饌則有芹樵則有柯釣則有綸　維人至樂曰丘曰壑得而顓之何有人爵　彼爵與名豈不我榮

其或舍旃允有未任允有未任且以鼓琴

有田四章一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六句

濯足于溪遂山中之樂也

濯足于溪風薄其衣載撓其波雲影四披維山維林我屛我闥以游以觀山水胥輝有閒所樂彼惡克知　濯足于溪風襲其袂載撓其波雲影紛避維山維林我闈我第以娛以嬉山水胥媚有閒所樂彼惡可冀　天於清福其畀孔艱借曰畀之亦罔克安　爾塵爾埃爾茹爾苦我溪我山我得我所或杖或几或罇或俎或舟或輿或吹或鼓溪爲我歌山爲我舞冥然心會此適誰語瞻彼白雲使我懷古

濯足四章二章章十句一章四句一章十四句

奚木無本美王從義孝思堂也古者諸侯大夫至于官師皆得立廟以祭於寢所以厚倫理別貴賤使各盡其孝敬之心也肇宗子法壞後於人者於報本追遠謾不詧省宋朱文公先生[illegible]古以定祠堂之制於是班班見於士大夫家而碣石王從義其一也比過雲莊徵文於僕僕大其能復古而有關於世教也故作是詩以貽之

奚木無本奚水不源人遺其先盍是鑒焉于[illegible]于承于何而受允知其然胡不心疚　秩秩祠宇耿耿其靈維彼孝思格思以誠格思以誠如聞如覩苾其德馨是享是興肸蠁豐融錫祐伊旅於何卜之兆厥鍾鼓　禮聿成矣福既穰矣曰庶曰宗靡不慶矣彼昏蔑焉喪厥良矣孰其傭之俾復明矣申以是詩後人庶弗忘矣

奚木無本三章一章八句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

相彼逝川閔壯年之不復也

相彼逝川其來奚從滔滔靡竭日夕是同孰艾我年孰衰我氣孰雪我髮孰灰我志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無已滔滔弗廻日月隨靡頽不復冄髮不復玄氣不復銳年不復姸吁嗟衰兮　相彼逝川其來未艾滔滔靡止日月同邁行必杖策坐必几憑食必噎祝寢必晏興吁嗟衰兮　吁嗟衰兮大聖未免三復抑詩敢不自勉

相彼逝川四章三章章九句一章四句

猗若夢親友也

猗若人兮言別十禩有牽于懷宵見于寐鬅鬉鬒如容止温粹恵然見過與昔無異　言御我琴言哨我壺言樽我圃言舟我湖高我能闋嘉我不渝傾懷以懽與昔靡殊　方爾綢繆憂焉鶴唳雲散雨絶月亦傾墜顧瞻宵然曙色猶未何時眞逢話此襟義

猗若三章章八句

有石可友明歸田之不孤也

有石可友玉立仭餘峭拔峍兀厥色翠如維虘其中蓄有若無命以抱雲名實則符正大不倚攸久靡渝愛而謁之勃然起余　或叩以杖或沃以酒或望而趨或坐與偶載摩其足載擁其肘載拍其肩載撫其首恬焉受之略不余否余方遯野爾適抱雲以我爾交孰挾敢云伊管伊鮑伊雷伊陳伊古至交亦罔克倫醉視則醒吟繞則文困依則億靜對則神一日弗面九竅爲塵　嗚呼石友其益孔多不洩所懷介益可嘉頋言則之永保靡他

有石四章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悼亡

伊余踐仕實以親故由吏而官黽勉朝暮維皐戾是懼維清白是務室故無聚　亦由汝賢克安其天肆厥躬克蠲肆厥問克宣卒以不顛昔我旣冠君亦甫笄于配其宜婉有令儀婉有令儀于姑嫜不違于娣姒不睽于婦道不虧于女紅不衰以迄于玆如初來歸　五子咸殀蓋有未曉蓋有未曉且弗壽考　始相期偕老兮則汝先始相期同樂兮汝我捐其嗣之不延其

壽之不綿于誰咎焉豈禮容有愆豈德美未全豈内助未篤豈中饋未虔如舉不然何以弗年吾旣汝宽而又汝憐乃矢是詩以慰九泉嗚呼奚言嗚呼奚言

悼亡六章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一章十一句一章四句一章十三句一章六句

壽子示引也

於惟我祖肇基青陽揮爲弓正爰氏以張厥族孔殼奕葉振芳周仲孝顯漢良智彰釋之平决博望遠揚折轅有湛埋輪有綱吳惲昭直蜀賢

飛剛五龍佐宋九齡輔唐睢陽之節山斗與昂燕公之文江漢叵量玄素遺直志和眞藏下迨五季全義循良天水之興齊賢慨慷乖崖崛起西土是康横渠道學于聖有光南軒繼之益熾益昌天開

皇元有公有御九吾之胄皆時之望　緊我王父更世多故服戎前茅艱險伊屢其周人急空槖弗顧垂百其齡可灼平素父年十八獨任家務于江于淮是亂是遡以隱于賈以晦其著以儉其出以阜其聚以開我人以篤我祐余時昉冠儒雅是寡維詩維書靡晝靡暮其業未竟廼仕廼篤親寔命之弗荷恒懽幸無失墜以永終譽豈曰能官敘水攸助甫出五句遂引而去二子喪一今惟汝獨汝兄使存吾豈汝督玆因誕晨署汝之告彼聖與賢非四耳目第性湛然不物於汩夫道非遠在志之篤維志之篤無堅不窟無遠不躅無高不升無深不矚其弱可強其暗可煜鐵焉可金石焉可玉毋小成是梏毋細娛是逐毋師友是拂毋祖宗是辱　維人之心匪悪伊善由弗脩養道乃遠叛處彼下流又

將孰怨粤天地分歲月無筭此身始有胡忍塗炭古人遺訓方册具見吾指其南汝進毋悼

壽子四章一章三十八句一章三十二句一章二十五句一章十四句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古詩（五言）

古意十首

我夢上寥廓宮殿深綺縞上有龍鳳飛下有虎
豹蹲茫茫四圍水玉鏡微纖痕坐覺宮殿搖縹
緲驚心魂欲下客相挽酌我青霞樽前後鳴雲
韶左右歌天孫四座儼冠佩光爛扶桑暾囑我
到塵世膠口慎勿論劃然隕穹崔雪屋燈微昏

驅車上崔嵬進寸還退尺極知太行險政爾未
遑息我僕既已痡我馬亦傷策魂斷猩鼯聲心
掉虎狼迹欲迴惜前功將往孰引汲林端風雨
交谷口雲霧塞惟應徐徐行庶免胥顛躓由正
莫務捷其到或可必前路方嶢巖仰視天井窄
憂端從中來比山却平易

有客遠征戍乃在朔漠陰怙恃既云失友于亦
俱沈獨存寡弱妻冰蘗持寸心極知形影孤不
忍忘遺簪夜織侵昊月晨爨掃墜林有時睇曾
穹悠悠恨彌襟人生果奚恃道義扶古今窮微
豈爲累他日知良金

薄言采蘭芷將以貽遠人遠人天一方相望邈

參辰蘭芷秋欲萎步繞蒼煙津終朝不盈掬戚
戚懷苦辛徒令翡翠禽驚逝不我親禽逝再可
至人別會何辰惻愴訴無所商飈動白蘋

鵷雛千仞翔所下惟德輝非竹實不食非梧桐
不棲竹實豈恒有梧桐亦云稀所以高世士抱
饑守巖扉寥寥經濟懷不忍輕發揮朝飲西流
暮采南山薇千駟豈難致不義秋毫微寄言時
之人慎勿賤布衣

好鳥止庭樹睍睆揚嘉音再三未云已慰我山
澤深綏颸襲野服起步林之陰仰視離離天悠
悠動孤吟倏爾鳥驚逝竄知出無心

任公坐松頂垂釣橫海鰲芥視三神山咫尺萬
里濤鰲魚至難必但見雲天高豈無鱣與鮪吾
餌不汝挑竄期毫髮功要使斯世膏此志果終
定遲速終相遭

我欲適鄒魯歲晏道阻修奎文逢相望五彩爛
不收孔林無曲柯洙泗恒安流春風吹舞雩童
輩方詠游彼樂乃如許我志獨未酬徘徊暮雲
邊心往形跡留何當生羽翰因之閱齊州

美人余所珍睠焉靡從致之人爲美何玉體性

蘭蕙熙熙如陽春著物惟自遂動靜語默間恨有無限意我欲相徵逐咫尺霄壤異何時觀清揚滌此塵鄙氣

我有書一函字不類人世雲擁蛟龍翔風飄鳳鸞逝寶藏將百齡時時露奇氣上令星斗殷下益山海翠非不欲出之將恐反為罪歲宴何所歸自樂諒無媿

寓興和

延祐四年二月余以事至興和凡留百餘日寓居城東隅幽闃深迴類隱者所居因得詩十首以為他日歸田起本

平昔嗜幽隱未敢聞斯行雖云縻以爵雅負羲皇情茲来志頗愜若遂林泉盟城居況清寂沖襟淡無營開簾納南薰庭草微波生非因客相過竟日無人聲烏衣時往還黄耳恬不驚安得幅員廣舉若此境清（時陝西時有小驚）嘉時恐易失孰謂淹邊城

日出未云起枕上聞禽呼緬思金馬門萬騎爭先驅而我幸免此日與幽寂居所莅惟一事事已無餘拘或杖陟城堞或騎遊郊墟或賞東鄰花或閱西家書歸來曲枕卧旅窗亦明虛優哉聊復爾詎必山澤居

鈎簾坐觀雨濛濛散如絲彼燕何所欣往來經緯之簷風爽毛骨詎易物蒙滋餘灑浸迫人卻避榻屢移從來幾風雨今始有此怡乃知寸心靜萬象皆委蛇人生故多事安得恒如斯

得子強也書詩以答之

有客附書至封識墨尚新展讀笑良久勸我歸及辰我豈不汝懷愛此泉石隣官事亦既簡又多素心人劉生書滿家楊叟酒味醇而況俱好客有暇眉不顰緬思霄壤間實與逆旅均焉往非寄寓奚必家園親置書桃笙底且復樂我真

三月二十五日雨

邊雨易風色當春雨恒慳芳菲既遲迴原隰復平寬禾種閘入土熇熇尋復乾農習多鹵莽畯亦溺宴安豐歉付天運畧不人力干我來每病此宿弊無從刊所以逢甘澤百倍樂且懽祁祁入薄暮淅淅挾輕寒昀昀既沾足穟穟行及觀所以願歲登惟恐瘝厥官因之為懷土賣劍耕家山

過長白山謁范文正公讀書堂

長白何岧嶢不有讀書室人云小范老於焉竟晨夕蕭蕭翳荊榛落落林泉石卷卷往瞻拜赫赫如相及維宋慶歷間羣賢麟鳳集孰先天下憂一疏丹心白中朝固有人西夏諒難國力言出凶深慮手滑失炳幾先見明韓富有慚德奈何時相隘欲碎和氏璧向非仁廟知千載血應碧至今忠義氣高壓萬仞壁所以德業高要自辛苦積功臣自古多動爲富貴役視公平生心霄壤邈相隔但能一善兼亦足千年塞遺容揭日星未覺關塞黑長歌景行詩風林撼秋色

登閔中閣（北二十里爲大内）

羈思怒如搗奮欲飛彼旻於焉一振衣聊以樂我貧三都鼎足峙二水衣帶分穹窿天羃野浩蕩風披雲新宮何欝然所見勝所聞利聲閧壥市夕彩明山曛群角散濈濈衆翼廻紛紛登高窮邇遐撫事無悲欣故園定何許憑欄重殷勤

夜雨寄呂叔泰

隆隆暑威歇稍稍秋意深豐草漸改色穹林亦蕭森况玆風雨夕微燈翳寒陰潜蛩洩幽語得鴈遺哀音以我耿耿懷知子難爲心含情瞻昊咫尺猶商參睽飯孰子遺載酒孰子斟豈不欲一往畏彼泥潦侵古人道義交非惟讓分金斯事久索寞念之恨彌襟願言軌前躅尚期[illegible]來今

二月二日雨寄杜希聖

入春不旬浹小雨凡兩作玆晨尤所欣生意際寥廓初看冗纖塵尚恨爲力弱扶笻立未幾已訝淚花萼神哉造化功悠悠諒難度狼戾期在玆殿屎不復昨睇雲引深杯擬勸龍公嚼蕭蕭一薰風搖蕩春陰薄因之成短章聊發幽人嘆

禮部新鑿蓮池成

春官大宗伯非據恒拳拳云胡舒所憂鑿池納清漣明月忽倒掛停雲亦中懸纖鱗泳幽深浄植呈芳妍公餘爲寓目彷彿湖海前未遑范蠡舟聊當陳登田頭白尚兒戲自笑復自憐孰知此舉中仕隱乃兩全言念揚州鶴其然豈其然

乘傳過家同馬克脩總管宴金線池

皇皇使者車每出每怱遽茲行諒多暇值勝輙少住而況父毋邦所與多舊故張讌臨芳池人影亂波素華堂翳歌雲香玉醮杯露于于來遠岑歷歷散層樹纍纍泉引珠奕奕風起絜（二泉名）舊聞金線奇屢至未曾遇川妃若余誇一縷出容與因知穹壤閒靈異固無數寒氷乃生蠶烈火能浣布潛濵有樓臺弱水不毛羽伊誰亭毒司擬欲扣其故題詩池上亭它日記分聚

擬四季歸田樂

春

日月厎天廟陽癉土脉生習習恊風來顒顒衆蟄驚農人服厥畝薄言事春耕鈌堤流濊濊灌木鳴嚶嚶白扉颭青帘綠野明冊英蠶婦喜形色牧豎歌傳聲天隨野邑遥山與吟懷清向來慳一際今者幸四幷徜徉子真谷萬事秋毫輕

夏

北陸展脩晷薰風薦微涼麥波浩無津細路如橋梁溪光林樾潤雨氣桑麻香舂聲破幽寂人影來微茫鈌垣誰所居紅碧相低昂翁媼老瓦盆兒女前捧觴我行適見之亦覺心樂康昔聞太古俗今歷華胥鄉向令早知此詎使田園荒迷途諒非遠淑景良未央於焉遂平昔孤陋庸何傷

秋

黃雲亘郊野農力今有功茲乃民之天治理根其中我雖未及粒已覺飢腸充田頭父老過擊壤今歲豐自愧無寸積坐享雍熈風秋成既如彼況對菊與楓氣澄天宇高心寂塵纍空木落山獻體波縮沙留蹤遐興何悠悠迅景何怱怱俯仰田舍底或能保初終

冬

歲晏日南至場圃靡所勞告成三務功盈耳康衢謡鵶飛嶺外陂虹断林邊橋將期養疎拙詎

厭居寂寞負暄坐晴簷煦煦春滿袍對山閱吾書懷古酌彼醪此樂天所靳何幸及草茅雖非鹿門龐或庶彭澤陶爲詩寫幽尚刋落華與豪集以貽知音悵望心搖搖

直省

危松蔭華構叢卉延清池雖有聲利喧吏隱良亦宜稍稍多士散忽忽落景移嘤嘤草虫鳴熠熠螢火馳驚飈葉蕭瑟淡月雲迷離夜澄神慮醒人杳音塵遲感茲耿無寐迴廊步委蛇懷哉百年心欲語難爲辭

登司天臺（同李景山元復初分韻得色字）

湫居厭紛厖升高百憂失河流耿微明野燒還故碧太行望中低斷處仍雪色翠華天尺五金城年萬億美哉山河固兩有險與德區區遼與金銅駝幾荆棘閶闔看煙雲興廢感今昔所恨難久留悲風晚來急

夏日姜氏園亭避暑

赫赫三伏威遲遲六龍轂劇暑將焉逃于彼灤之曲人家佳林薄一徑入脩竹窻扉翳深青水石帶微馥魚若游空明花如媚幽獨時於喬木

顚瞥見飛來鵠桃源昔疑妄歷此方心服詎知盧落間而有無懷俗心隨潭影澄詩與禽聲遂此樂且勿竟留待重來續

飲崔氏別墅

駕言徂莽蒼煩抱豁以舒佳處尚邈然俯仰巳自如行行遵大路未覺我馬瘏雲林展平遠田苗散敷腴奕奕荒落煙蕭蕭幽人廬入門恍世異危亭繞芙蕖波影漾屋壁禽聲亂庭除穹來清夏風遐原澹夕蕪幽討起新思雅集存眞一群賢迭詠歌夫豈山陰殊且勿嘅陳迹萬古皆須臾

登會波樓

吾郡山水窟奇勝聞未嘗於何得全觀茲樓水之陽群峰闖城郭飛棟相頡頏影倒馮夷宮錦亂天孫裳明湖一神鏡照萬無留良華鵲乃後驅使我背若芒欲舉酒相屬彷彿雙龍翔形勢信絕美求稱慙德涼雖云生長茲會少離尋常桑梓尚敬止況乃十二強何當棄官歸扁舟永徜徉

大明湖泛舟

肇余復鄉土樹石皆華滋沔彼明湖波倍覺香可卮携朋訪蓮葉浩浩從所之俯視亂山影與樹相參差商颸一披拂夾岸蛟龍嬉舉手欲攬玩復恐陽侯悲平生慕天游不意今有茲赤壁坡仙笛渼陂少陵詩二子孰可繼沙鷗弄晴熹

趵突泉

物平莫如水陻阻乃有聲云胡在坦夷起立若紛爭無乃滄溟穴漏洩元氣精不然定鬼物搏激風濤驚奇觀天下無每過煩襟清茫茫彼區域載物良不輕微水坤焉浮非天水奚生孰知一脉許而與天地并因之有眞悟日晏忘濯纓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古詩（五言）

制中辭吏部尚書

實行諒無有虛譽日以隆二年兩見徵顔厚申九重將行懼違孝欲止還戾忠出處人所難始信此語公吾親卧丘壠子亦當同凶何心從吉召去此楸與松潢汙水孰薦溪澗毛孰供三年非我獨貴賤天下通朝著多英髦豈少衰病翁不惟隕士節將恐隳皇風明明方孝治應不罪眇躬書此奉來使感泣田園東

遂閑堂落成（至治元年）

去春卜斯室余方忝朝聯室成余來歸似恐非偶然門庭頗幽邃花木仍清妍不欣崇桂石所喜遠市廛好山動相見流水近在前雖乏晉公勝差比揚雄賢有時萌修心擬欲增數椽築爲四小亭飾彼園與田一亭名拙逸一亭名樂全一亭名九臯一亭名半仙客來縱游逸休息從宴眠顧茲亦云易少緩良有緣物理忌大盛天道嫌驟圓殷勤志諸壁留以需他年

田舍早春

村居久習靜負暄坐依墻兒童喜相報沙草露微芒余老愛生意拾樵衛其傍匪慮牛羊侵第防鷄犬傷因視亭中花碎蕾亦綴芳風日漸回律川原泛晴光飛飛簷外禽啾啾試新簧乃知春一動萬彙隨悠揚田園有幽事佳木補斷行東隣移杞梓西家乞松篁雖非老人宜且慰丘壑藏悠悠撫清景此外非所望

記綽然亭前花木

淵明曠達士乃慮田園蕪退之崛強人亦喜有屋廬而我視二子公卿與臺輿歸來得茲堂偃

息懽有餘門庭足山色田間水縈紆堂前數種春一一名品殊芙蓉錦帷幄芍藥金盤盂梧桐翠葆園牡丹紫雲腴葵榴色爭勝梨柹枝相扶海棠梅菊蘭或麗或清癯循環一年內爛熳無日無最憐兩稚松貞操每起余凛然殿群卉次第孰敢踰有如吳宮娃布陣庭之隅老子曰何事繞玩爲踟躕觀物悟盛衰度世忘智愚利害不復齒嶮要不復途從游有猿鶴共話惟樵漁人生此樂慳況今許頭顱區區頼堅守或能保桑榆

郊行

遠山如遁藏近山如見逼老夫緩策行超遥歷阡陌清風動林木浮嵐上巾幘雲霧自遠來忽覺川陸黑霏微數點雨顧視衣不濕野色含蒼茫如游化人國平生喜清景攬之欲杯吸詎惟可樂飢亦足已沈疾幽閑自能年直恐人未識千載桃源春莫謂訪無跡

新構草庵

起樓城市中雖麗終塵喧山間一把茅幽勝不可言野意既無隱嵐翠亦滿軒上有華峰雲下

有灤水源叢篁森四周何必籬與藩時出百無慮看守有鶴猿愚者以爲陋達士忘寒暄隱然太初意晤對常在垣詠茲落成詩商聲滿郊原

書綽然亭壁

野亭自成趣旦旦必一臨有時俗務妨咫尺猶商參非愛山水秀非喜林樾深其中陳詩書傍列壺與琴鼓琴酌我酒既誦且求吟想前隱居者亦復如我今古人不可見頼書得其心後來知我誰搔首雪滿簪幸此可終老且勿求知音

郊居許敬臣廉使見過

野處欲忘世況乃平昔友寡寡數畝園甘此養衰朽玆晨君見過童穉駭而走牙纛明郊原騎從隘巖藪輝光生泉石意氣排户牗握手論夙心相看各白首亹亹及經術眷眷接杯酒嘉我高尚懷一卧七年久自言微親老亦欲謝紛糾從仕非不佳其柰多掣肘所以明哲人往往去之陸此言公近諛彼節余何有本期野老俱孰敢達者偶渺渺煙林合浩浩風隧吼涓涓水穿竹忽忽日低梛出門俱黯然人影亂田畝

有示

余出四十而髮有白者今五旬有七殆將皤然每一攬鏡輒爲大笑或者疑焉遂賦此詩示之

人見白髮愁我見白髮喜爲問一世人得此能有幾陸展何大癡染之媚女子政使女子憐不悟愈衰矣坡仙自謂達亦說簪花耻昌黎素倔強併恨及牙齒嘗思前輩心要皆怖身死身死人之常縱怖能免彼不如姑舍之登高看雲水

飲田家醉歸

肇余故園復宵夢亦晏如投趾皆春臺夙累久已除有酒略貴賤見請輒同娛玆晨飲田家翁媪良勤劬呼童爲割鷄催婦仍膾魚坐我桑柘陰清風來徐徐滿前太古意彷彿羲皇餘維未無何有已覺春敷腴人生電之影此酒何可無爲樂然多端未必能勝余題詩村舍壁用詫漁樵徒

夏日池上

林深池水綠倏忽春失妍繁枝已成陰稚荷亦田田時序不余貸相趣反手然歲月既如彼此生亦堪憐始來髮尚黑今也雪覆肩幸此田園

佳爲樂忘歲年況有二三子朝夕事歌弦平生丘壑心自喜千萬全此福幾人得嘯傲雲莊前

村居重九對菊

秋氣肅村落衆綠日就枯斯花何不群當此獨爛如有如高世士不爲流俗汚又如守節臣可託六尺孤目爲霜下傑綜名諒非虛肇余歌考槃數載山澤居每值三徑移朝暮必與俱割席障巖凝引索圍扶疎未發恒助潤既茂頻芟蕪揮鷄恐見傷招蝶使相娛老來百念灰爲花尚勤劬閑居愛重九我固淵明徒但憐樽屢空坐

閱佳節徂吾詩亦堪醉笑命兒童扶

田居

性癖喜郊野宅此十載強人云久自厭而我安如常飛走咸舒徐耄稚亦善良口不挂人過所語惟稻粱相邀坐樹根四顧多牛羊納納眼界濶洒洒心境凉翛翛風日幽忽忽身世忘公輸爲我拙孟獲威不揚儀秦詎能舌趙孟卑欲蔵向者豈知此近歲始備嘗嘗疑古之人往往皆高翔其樂乃如許諒足輕軒裳此詩君試歌六合聲洋洋

春日雲錦池即事二首

晴原日融融生意動林木信縁芳池邊風生水紋緑聚散鷗亂飛出沒鴨爭浴物樂不自知觀者快心目緬惟霄壤間何物無所欲泊然風月懷頗覺唯我獨此福嘗自量奚啻萬鍾祿奪者難與言但可詫樵牧舉頭見青山新篇又須錄

又

樂閑不願仕昔聞陶令然而我山中居頗覺同前賢出門雲水俱入室琴書全筆硯或少倦餘功到農田觀禾割深翳行卉扶危妍移石支卧

松漑竹䟽微泉平生愛物心乃始遂近年猶勝馮唐老抱恨終綿綿

過龍門

山水何地無雄渾獨朔郡吾元此開基德澤被餘潤我來自神京一路翠無盡大峰儼宸居小峯翼趨進劃劃戈矛森欝欝龍虎奮連斷伏羲交開闔武侯陣值陰水壘瀜當霽金碧暈石擢九地根泉落半空韻霏嵐近可挹聚落遠難認隨行變態殊顧揖不暇瞬如是凡數程愈出愈神雋迤遲窮陂陀堆阜尚

餘憤長茵塞草鋪碎錦野花襯行涉人泝流道凳客吹燼方喜脫險危馬首又千仞或云龍之門憿悅半疑信兩崖覆瓮如中有怒雷震白浪風搜穴蒼苔兩淋疊四時關無関萬古磨不磷仰觀毛骨寒閴入精爽柔沉沉飛鳥低汹汹去波迅襟喉控全燕環壁走諸鎮未知神禹手於此曾鑿濬圖經不得詳排雲欲天問平生子長遊勝處神每蘄豈期驛塵遝乃足看山分奇觀自此窮造物諒無蘊書生氣空豪疇敢角其峻捫泉滌筆塵吸露當杯醞詩語成轉丸羈愁破

迎刃大書道傍祠千載寄高興

和元亨之僉事登歷下亭韻

漾漾東岡陂歷歷北山道於何浣煩纓勝處喜同到有亭翼穹窿揭以歷下號衰齡怜危攀未免扶且導于時方旱乾千里無寸潦憑欄身世忘群景信天造雲錦相縈廻水禽互翔噪邇峰純浸屏遐樹亂排纛天輿幾今古依舊濼湖隩不見捉月仙嵐秀想應耗悠悠割擾人誰馴復誰驁緬思牛後嬴何若鷄口鄙玄德仰帝虞凶威鄙臣奡方來當自圖已往詎庸悼須臾客踵

至先歷却懷懊雄談激懦柔虎尾欲甘蹈盤飧留衆賓孰謂少陵傲茲游起余多外靜內還躁雲天爲增高煙水亦加奧蛟龍時嘯吟樵牧任衝冒何當分憲回盍簪續今好

長安孝子賈海詩

天曆元二載西土罹荐饑愚時拜中丞帝曰汝往釐嗷嗷三輔間十室九困疲行者總溝瘠居者恒餒而親戚自魚肉遑恤父子離鄄縣民有賈蝎力奉母慈闈門爲口四一妻仍一兒操瓢日行丐有得歸母貽不幸值虛往見母顏忸怩退省百無有滿屋風凄其以湯和糠粃進母母不怡曰我幼汝飼非珍即甘飴而汝今我哺以我犬豕爲況我老且病累汝無幾時子懼白其妻無言茅頭垂妻曰携此子從鬻無問誰市呼不見售復歸泣漣洏子心救火急兒命累卵危陰携至他所恩愛從此辭解衣縊不殊反爲子禁持取盆援佩刀手足隨紛披紿云黄犬炙雅於補衰宜母知口腹羨不悟骨肉虧子幸母辭頻不計妻攢眉余聞驚此言怒詰官失治使民至如此賑貸猶遲疑即引造行省使細

陳毫厘且命出兒肉闔府徧示之飭諸相坐前余爲失聲悲促掾狀其故聞上星夜馳或將復徭役或將表門楣或斥黄金賜或選好爵縻上以勸臣子下以安期頤廷議必不爽命下會有昔人有埋子天憐以金遺復有貨視者哀鳴走通逵亦有棄半途完姪與相隨未聞刃所愛方古猶絶奇嗟哉賈生心世俗彼烏知毋以賈爲忍毋以賈爲癡子失或再有母失庸可追孰能庭桂惜使我堂萱萎惟其持是心屠子如屠狸粤從王政圯風靡俗亦漓子囊錢貫朽母篋

無針錐子妾曳綺羅毋裾露膚肌不庇親猶天以利爲根基不究身何來以賈爲宗枝於物尚爾靳狥乃襁褓私嗟哉賈生心堪爲世俗規嘗聞前哲言一孝蓋萬疵孝可包衆善孝可動兩儀孝可神鬼格孝可賢聖期能孝斯能忠厥心自親移願彼爲人子終身誦吾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古詩（七言）

毛良卿送牡丹

同閈毛良卿家牡丹盛開意余一過[illegible]未敢顯言日者以折枝數花見貺余[illegible]老嬾不能副其意故作是詩以釋之

三年野處雲水俱逢春未始襟顏舒故人持[illegible]木芍藥慰我意重明月珠入門神彩射人倒[illegible]村爭看傾城姝急呼瓶水浴紅翠明窗淨几[illegible]依於自言私第惟此本每開跡轂窮朝晡樹高

丈許花數十紫雲滿院春扶疎栽培直訝天上種熏染不類人間株有時風蕩香四出舉國皆若蘭爲裾貧家蔀屋僅數椽照耀無異華堂居天葩如此忍輕負轉首夢斷巫山孤明當洒掃遲鳬鶩未審肯踵荒寒無余閒感德良勤劬久習嬾散倦世途深藏非是德公傲索居莫哂儀曹愚禁廚一臠味已得類推固可知其餘君持詩去爲花誦蜂蝶應亦相懽娛

題周氏池亭

東風吹樹飄紅雪碧雲冉冉迷林樾入門高掛

四面窻水光山色尤奇絶恍疑造物同我遊參差夢裏金銀闕眼中不見無極翁閑殺濂溪舊風月

待鳳石 幷序

余近得奇石一田兵部師孟同臺掾杜孝先過而觀之遂名曰待鳳以其一峯橫出若待物來棲者因而名之余嘉其詞雅而意深故爲之賦

岐山鳳去天爲老閑殺蒼梧與瑶草空餘陳迹十丈臺只辨煙霞恍九鳥朝陽一鳴三千年天地此心何日了幾廻月夜琴罷彈彷彿玉音來縹緲雲間九苞望不見几上一峯空自好青天儻與達寸誠白日終當見孤矯古來奇士志頗同抱玉丘樊不爲少子陵坐釣桐江春正則行吟楚澤曉白石𥨊戚半夜歌大華希夷五雲遠兵曹命名寓世蔵迂叟有詩成腹藁斯名但恐還徒然喜極二豪俱悄悄簾影風微篆煙裊

石皷詩 時在南城文廟

粤自鴻濛剖玄秘天祚有熊炎帝継侯剛覃恖神與凝摹寫三千入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

攫鰲呿鳳鸞逸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斯惡叔世當時玉筋天下獨爾後爭期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朴遺淳趍姿媚我嘗嘅此愧踈淺一髮空危萬鈞係揭來庠宇覩石皷玉立儼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群陰欲食既半爲雷[illegible]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隨刼火灰碧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鍾鼎瓦礫如隻辭千金未爲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亡見天意若令好事堪[illegible]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謾有博物心迫視不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煙日西墜

遊香山

山行彌日山益奇亂峯挾翠如吾隨遊人聯蟻度林杪細路一線雲閑垂茫然四顧動心魄嵐光蕩秀浮雙眉路廻寶刹忽風墮大鵬九萬離天池林煙媚景翳復吐欲見不見神護持松蔵雷雨大陰黑泉迸巖藪銀虹馳我來青帝已廻馭太古殘雪猶離離一聲啼鴂百花落兩崖紅雨春淋漓笑驅虎豹坐盤礴悠悠萬古歸支頤

須史興盡下寥廓長風又送雲邊詩蓬萊挽率沓何處無乃造物移於斯往年夢裏記曾到先聲已爲猿鶴知惜無奇語勒冊壁坐令清賞成絕癡斜陽忽將暝色至山靈應怪歸鞍遲人間勝事忌多取毋使樂極還生悲

贈劉仲憲（并引）

仲憲衞州人以儒掾臺省者十餘年清苦如一日人饋遺皆不受能詩喜談政治嘗謂爲天下不自農桑始三代之盛終不能致閒嘗叩之其言激切或至淚下余器其人類古君子故以詩贈之

廟堂鼎食窮水陸風紀惠文寒聳玉而君名位不省臺常見私憂結眉目竭來過我白所懷如枉未伸功未録諄諄三代治安本脩水火金并土木烝民既粒教乃敷和氣春風生比屋自從秦鞅廢井田王政絲棼民濕束利歸兼并富蠹貧萬世禍基從此築漢興文帝殊有爲瓦礫黃金金玉粟蠹農一切悉禁絕千耦如雲四郊綠下及魏晉隋若唐或耀武功或貨黷盡劉民力供上需何異養身還餌毒閒時偶尔值小登悔

禍元出天公獨勸農使者徒上功虛麗秪堪文按牘繹騷後追五季間競投錢鑄懸刀鐲民間十室九皆窮父子幾何不溝瀆吾

元有國天所資

世祖躬歷艱難熟未遑禮樂刑政頒首闢司農惟穡督至今在在著作林枝幹排雲葉猶汗當時治效槩可知行不費糧居露宿玆非前聖後聖規豈特千年萬年福統元欲復今何難政坐因仍弗加勗駿奔期會誇獨賢深竟根株衙能獄毀方求媚爲通辦滌垢搜瘢稱幹局嗚呼是豈經遠圖刑劉誰虞覆公餗孟軻古稱王佐才照世格言星日煜論治畧無奇異聞唯說耕桑與雞畜使當此日出此言可必諸公盡顰顣聖賢於彼非不知但恐遠天拂民欲切嘗窺管得一斑端本澄源在當軸仍擇師帥專撫綏且諭臬司精考覈的行黜陟表情勤重立賞罰旌慝淑如斯上下不裕寧伏躓市朝甘顯戮我聞其語汗雨如始也鮮顧終項縮半生醉夢鄭衛音一旦醒心韶濩曲劉君劉君策固佳俯仰悠悠知者孰傳存拾瀋示永箴書著興戎昭往躅

君不見東家求官交近侍西家豪富相徵逐柰何温飽不自謀日爲黎黔欲長哭我知君心如古人我知君才非世俗子年身逺志在廷梁父調高音振谷賈生流涕叫虎關屈叟甘心塟魚腹舊鬭造物輔善良比歲看來亦翻覆紛紛已往姑莫論目擊試將吾友卜承家千里止一男半夜麒麟去何速淚巾又燥女又殤蘭玉埋香見無復士夫固以貧爲常門户那堪禍相屬我嘗送米猶見却一芥他人肯輕觸處勤節義愈凛然風雪倒山松栢矗逐來蹤跡尤可嗟十倍

戒途輿脫輻勞勞簿領頭班白承務酬官在昏夙否極或者泰運還有詔吏止七品服君由弱冠冠儒冠一槩誰分鸞與鵰世間屯難表裏攻阮籍途窮未爲促昨朝跋馬過所居圭蓽荒凉雀堪撲座無裀褥甑土塵皮有詩書盤苜蓿歸來嘆羨原憲貧却顧輕肥還自恧蹇余亦本山野民仕路強趦終蹐跼向非親命須官爲定買煙霞事耕斸書生所見然頗同欲奮不能寧韞櫝因知世事如意少詎止君家爲不足子孫筍列多冥頑玉帛山堆足憂辱國忠貴顯奴隸憎

黄憲清貧古今伏人生果在官有無可與智言難衆告今辰霽色雨洗新群木疎明麗朝旭一杯陶寫千古情我起蹈筵君擊筑天開羅幌雲千疊地展錦屏山四簇不須華俎飣蒐鱻政要露杯羞杞菊須臾酩酊彼此忘哀玉滿庭風動竹

同潘獻臣元復初張子昭高麗寺賞白蓮

雨過琳宫失殘暑竹枝翠濕低疏圃入門倍覺老眼明寒碧一盆花四五不勞掛席雲水鄉坐覺西湖在眉宇蒲摇風影翻舞庭荷瀉露華珠

返浦龜魚江海均意適蘊藻王公亦心許何年仙子謫帝居驚倒維摩散花女三生夢斷金沙灘未必香魂邊塵土同來數子俱好事爭擲青鳧醉鸚鵡座中老衲計更奇暗伏毛錐不時舉忽聞題詠須即席衆氣勃然齊一鼓或昂或俯或吻鳴或蹙或顰或目語或先磨墨務速成或已終篇恥輕吐須臾能事俱告畢白璧明珠爛盈廡論功行賞四座讙我不能觴甘楚舞從今雅會當日然轉首秋容泣寒雨

萬年松（并引）

萬年松生五臺山中長三寸許好事者采置諸囊或夾於書簡不計歲時幾何出而水之則生意輙復以故土人謂爲萬年松日者田兵部師孟以數本見貽且曰當作古風一章恵我頋爲箋笥之光乃爲之賦

君不見崑崙有栢千仞強青天雷雨蛟龍翔人間斤斧日相踵奇材政恐終自戕又不見𣟗櫟擁腫無何鄉匠石望知非棟梁孰令枝榦臨寒廓萬古齒冷南華莊豈知此樹生寸許不爲形累恒著著貞心勁氣恥土著雖遭縛束仍芬芳纖根纏糾亂石髮細葉茸密攢針芒呼童汲井滌煙翠老眼但見參天長傳聞產自金色界貝典不載不可詳天花蓋落居士室祇樹傾倒栴檀場吾家秀碧雅相稱峯巒蹙縮雲微茫一從植此向幽寂劒戟森照光走堂天公豈以我爲戲故遣二物陪徜徉穹林崇岳漫霄漢而我亦笑造物狂古今何事非幻景榮枯美惡均亡羊作詩寄謝子方子何時更爲齊東野叟分滄浪

過長春宮

往年嘗夢蓬萊宮三山鼇背揺虛空滄溟俯視一衣帶銀河皷浪來天風茲遊良不異疇昔半日怳恍迷西東平生頗似有仙分足迹未到神先通層樓複觀此誰構只疑天巧非人工繞簷松影黒於海步驚栖鶴翔雲中西山亦喜得佳客巍峩相向如爭功遼金興廢渺何許今人一笑憐雞虫須臾遍歷至方丈壺酒盤菓羅青紅心清巳覺破煩暑左右況復扇兩童道人見我樂幽勝故爲留戀談無窮鼎鐺百沸失膏火風水萬里忘萍蓬點求詩句爲相荅半醉揮出毫端虹煙雲滿室動鬼神不但爲彼開盲聾笑故人境兩相稱此會詎與尋常同却愁歸去到塵世又隨俗迹墮樊籠

秀碧石

有客自和林廻恵怪石拳許峯巒隱然色明潤可愛因名曰秀碧遂作是詩以荅之

有客至自玄冥國袖携一峯元氣濕知我雅有山林思和雲持贈曾莫惜嶙峋玉立三寸強意氣鬱然壓秋色初疑女媧醉墮簪劫火不燒年

萬億又疑鼎湖遺寶劒水齧惟餘半尖碧苔痕剥盡出本真頻覺嵐光異疇昔虛堂晝永爐煙微目擊道存真莫逆若令解語儘可師政使不高何損德聖門顔子具體微齊國晏嬰才六尺物形固有大小殊達觀元無高下隔褰裳欲陟還跼蹐一笑詩成山鬼泣

天屏歌（并序）

延祐四年予以公糴適中都傳過懷安山中得石如板者二文理類林薄根株柯葉毫分縷析高下鬱然微有丹點朱痕隱見其上遂名其一曰林梢遺照一曰木末餘霞總而名之曰天屏視彼區區人力爲者蓋相萬矣嗚呼豈化工之筆山靈不敢私秘因假余以示世耶故志其然而系之以歌其詞曰

懷安山高去天尺巖嶝尋常煙霧黑豐隆力盡抉不開中有神君瀉秋色老寬走避營丘潛關仝愁絕郭熙泣物生應亦憤太專故奪英華發之筆塗雲爲葉虹爲柯所託雖殊生意一高者如巨人傲鬼不可即低者如始孩頭角已岐嶷繁如秦擁百萬兵疎似周盤十二國何年龍虎遺大還數點和煙墮空碧嘗許真宰元無心以此推窮知未必無乃群木陰射透三生石老蚌曾食明月光火鏡能攙太陽魄莫靈兩曜彼光侵野外蒼枯復誰惜不然那得面目真自本而梢一無惑怪禽欲止還周章狰獸驚看爲辟易天生神物豈偶然出示終當需有識我來適值春色闌紅雨滿空塵不濕緣道方謳吟披荒見奇蹟笑攜元氣歸袖裏東海窄呼童汲沆瀣老手自磨拭黃雲捲盡桂露丹斜日欲沉霞散赤

麗水休汰金荆山莫搜璧政爾苦索居邂逅得莫逆明窗撫玩清晝閑却願龍沙求爲客細思穹壤間二氣互消息萬象從發生不作宋楮刻如何此段奇直欲毫髮析無聲詩句誰可續照座白虹影搖壁雲母祗足俗眼遮錦帳何曾奇禍隔梅花捲月坐卧俱未許閑愁闖吾室第恐夜半六丁排闥入

西巖醉筆

興來放步白雲嶺海濶天高異人境亂山萬馬東南馳只恐郊原碎俄頃乾坤誰管白鳥閑今

古空餘野煙冷何當結屋最上頭擺脫塵紛事
幽屏

餘歡堂（爲許仲文作）

燕山元氣横秋高下有逸士思鳴皐沉冥一世
湖海豪掉頭不與王公交九鼎腥沸庖鼓刀何
如時蔫溪澗毛紅樓夜月龍鳳簫歡聲輸與康
衢謡食魚豈必横海鰲娶妻安用傾城妖鄧林
喧鳥止一巢蝸角幾許戈矛操平生此意湯雪
消人知不知自嚣嚣有田負郭惟釀醪有子教
義期無驕赴人急難若已遭奉親不使親知勞

長安喬木風雪號一庭蘭玉祥雲飄古來大隱
多市朝煙霞徒起終南嘲召南董生嘗自樵洛
中康節誰能招清風未覺千載遥書堂合賜餘
懽襃褰余漫爲軒冕膠孱齊山岳榮纖毫日中
奔走影叵逃何時並駕塵凡超詩成撫卷心忉
忉

題李太白登泰山觀日出圖

岱宗欝欝天下雄謫仙落落人中龍玆山玆人
乃相從氣奪真宰愁豐隆玉堂一任雲霧封長
嘯飛度秦皇松夜呼日出滄海東再爲斯世開
鴻濛鈞天帝居深九重醉舞踏碎青芙蓉天孫
玉女爲斂容却視五岳秋毫同長鯨一去不復
逢乾坤爲里蹄秋虫當年咳唾留絶峯至今樹
石生香風我欲追之杳無蹤不意邂逅會此中
屋梁落月依然空

謝益都宣靖王賜酒

往年
帝爲民食艱趣生遂謫瓊崖山渴心江湖入吞
吐無何無路無從攀矧余幽獨久林壑風月饜
飫煙霞慳玆辰復何辰伻來自雲閒田夫走報

釋鋤鎛樵青起視遺荊菅老夫聞言數郊望喜
氣千丈虹霓彎汲泉躬灑苔蘚徑設榻旋啓松
雲關蠹編整頓匣緑綺鶴氅抖擻巾白綸肅容
導入方丈室雙瓶古錦封爛編使云
賢王鎮東土知汝勇退辭朝班惟名惟利世轟
鞅自非真悟孰能刪公車屢走不一赴冥然物
外甘伏跧擬崇退讓厲趍競我酒我飲今汝須
無功冒受恐非福令人發愧顔爲赧金莖玉露
天上春奇香驚倒茝與蘭投筇伏地再三拜感
激殆欲涕泗潸平生自忖非俊才鈍如駑乘拙

若鴅有巢拳許不能葺架虹敢效公輸般強爲血指知不免所以袖手避謗訕而人誤此作高尚適足於我爲恫瘝譬如嬰孺本好弄孰知不戲由癡癎伊誰持此誑清聽徒使軒盖臨溪灣西村傳聞駥翁媪東崦來覩扶慱䌰林花動色汀草舞園鳥亦爲鳴喈喈一酌破枯寂再酌伸皺僝三酌蛻塵世詎止方寸悠然憪白日爲我永太古爲我還何當大綌遍賜酺坐使六合皆懽顔鄒枚文雅謝無有但能飲啜寧非頑闌挺幸許厠諸叟侑席不必歌雙鬟地屏岫回互雲

幪天圍圜山中闢至音漱玉溪潺潺只此一朝樂可當十載閑淋漓青霞裾錯落明月環氣復少時盛形改中年孱望蓬萊宮縹緲仙所寰長嘯恣游歷百怪誇神姦阿羅現十身獨裕呈全班堅吾尾幽頻奢比蹤群蛮大鵬摶扶搖膽落鸛鷄鷺倒海騰天吴魂褫犀兕豻鯨不足而翼魚不鱗而彩樓臺構半空隱隱如城闉抵掌陽侯癡怒目空爾眅不鮮蔵至寶珠琲落樹聲珊瑚異光天燭龍夭矯翕忽變化不可扱湘妃鼓瑟侍姑射恣態不類凡姬嫺下方半世惡緣

重夙從此或少鍰須臾松風作愁忽吹覺但見綽然亭下煙波萬頃飛白鷴

詠亭中杏花 效韓文公體

曩余京宦恒寡悰程書惟懼日不供春行偶與桃李面星火未始能從容居嘗發憤心語口若歸來與花相從自酬夙願返田圃幾年種杏尋無蹤或及尺寸鶴見啄或甫萌蘖鷄交攻東君無乃亦薄惡不使生意閑門鍾邇來移植惟兩株自藩自水自土封心虞傍樹奪厥秀割愛爲枏窻前松殺勤發視曾幾時一旦英發喧群蜂

大枝矯如奮小枝僂如恭枯不入焦槁麗不淪纖穠晨陰慘慘恨何積午霽濈濈色欲鎔風香一揭春漠漠月影滿地波溶溶爛遊雖未曲江比諦玩已勝京華逢度高僅出墻數尺數芳奚翅花千重行窺坐對有餘喜朝吟夕詠不復慵平生愛玉欲成癖邂逅獲此琥與琮有時幽鳥鳴其間洋洋盈耳笙竽鏞隋君顛覆爲瓊蘂楚客憔悴由芙蓉明皇不悟海棠禍鄭穆竟坐芳蘭凶世俗共重姚魏花推爲萬紫千紅宗孰知於世略無益不實而艷徒丰茸吾聞甚美必甚

悪政使斗許將安庸滔滔泥色古今一奔賞謾使人憧憧彼居塵土已爲失況當池館繁華衝且如此樹人境外孤高無異楚兩龔獨超衆好識者誰雲莊老人鬓鬚鬆逸情揺蕩山水窟新詩軒豁風雲胸遮寒不用錦歩障取醉自有玻瓈鍾山中交友殘客無維漁維牧維樵農相過邂逅爲絶倒或遺巾幘或投笻天公豈悔前日慳着意重染烟爾濃却愁風雨妬春色擬欲訪古學豢龍平生富貴土苴視爲花如此還憐儂停毫不覺笑良久野煙落日昏高墉

書大唐中興頌後

維君南面非自娛將使率土皆寧居一人縱欲萬夫病不惟亡國兼亡軀三郎初年亦英鋭講武風動驪山墟姚崇力用破群議嘉猷善政不一書台衡繼以宋廣平貞心烈日秋霜俱自從政柄歸偃月鴟爲鸞鳳麟爲猪幽陵乘隙弄王室愛之如子矧肯誅養成跋扈悔無濟六龍失馭蒙塵趍忠王但可盡子職因危被衫徒嗟吁幸然天未斡神鼎盗手奪出驪龍珠唐家累世罹女禍一車纔覆又一車柰何目擊昧殷鑒乾陽甘爲群陰驅乃知君德貴剛健不爾何以令八區於戲後來其鑒諸於戲後來其鑒諸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律詩（五言）

我愛雲莊好九首

我愛雲莊好夕煙樹半腰亭高無近矚嵗樂有新謡農蕢初開地僮梁巳壊橋眼前皆事業何必立清朝

我愛雲莊好幽深稱隱居許生好山水陶令樂琴書梨柹風霜後松筠雨露餘徜徉今數載心賞一如初

我愛雲莊好溪流轉玉虹鷺飈荷背白殘照身紅遠意微茫外真懽放浪中終身能若此甘作灌園翁

我愛雲莊好依稀孝敬村隣誇蚕就簇奴叱犬當門流水幽栖谷深衣獨樂園只今誰得此高興欲雲騫

我愛雲莊好柴門俗客稀行田垂撲帽坐樹蟻緣衣雲水一銅鏡霜林萬錦機東岡陂故在辭聘末全非

我愛雲莊好絶無聲利塵林泉清耳目編簡肅心神种放非樵客（見宋名臣言行録）焦先豈野人（見三國志管寧傳）此心幸無屈烏用更求伸

我愛雲莊好衡門晝寂然苔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獨廄蓬爲室閑遊杖掛錢白頭鄉社裏未覺愧前賢

我愛雲莊好光風四季兼泉聲聞隔屋花影見垂簾丘壑閑如傲門庭靜似嚴箇中何限福動止不須占

我愛雲莊好民風太古淳婦勤絲滿甕兒懶硯凝塵秦系唐高士張融齊逸人只因疎散久每每忘冠巾

自訟

忽忽又終日悠悠仍此生道心知有負學術媿無成丘壑徒留意文章浪得名從今都戞去密體聖賢情

公退書四知堂壁

邑壯憐才弱官微慮患深韋弦千古意冰蘗一生心袖有歸來賦囊無暮夜金二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

上都道中二首

窮迊惟沙漠昔聞今信然行人鬢有雪野店竈

無煙白草牛羊地黃雲鵰鶚天故鄉何處是愁

絕晚風前

幽都風土異六月亦冰霜草地寬於海土山低似墻茹毛民簡古嚙雪客荒涼自愧成何事孑然天一方

御河舟中

水路苦多阻扁舟之字行去雲猶雨點來浪自風聲顛倒驚人影經過問地名胡床拖樓底不覺負鷗盟

久雨初霽書所寓壁

凝雨歇簷滴頑雲開日華穴垣驚暗筍捲地惜幽花市隱靜於野客居閑似家故園亦皆寓心定自無譁

休日郊外

久厭官居苦幽尋到澗阿鶴知松歲月鷗狎海風波野逈塔孤立嶺高雲半過莵裘良未暇聊此慰蹉跎

自堂邑移政博平權縣事

吾邑堪藏拙胡爲又此臨四知民過譽三語吏驚心越俎慚非據操刀愧不任幽懷誰與語風

竹有清音

送宋故文丞相孫章甫上西省都事

之子名臣裔何堪簿領拘盤根知利器滄海見遺珠河岀崑崙遠山餘碣石孤翠紅蓮幙底佳句未應無

送姚學士

游目當今士獨公文柄操江空孤月白天濶片雲髙班馬知誰配王揚英爾勞盛名千載後江漢日滔滔

廡園會飲

倥偬常終歲從容偶此閑霧松遮老醜雪石護著頑池小能容月墻低不礙山殷勤問沙鳥肯與厠其間

雨後行縣

命駕行農事江天欣晚晴泥塗遲馬足風樹遠鶯聲川逈水雲活花濃田野明長官非酷吏耆老不須驚

廡園秋日即事

雲物經秋慘陂塘過雨渾身閑顯簡策意得略琴尊強聒蟬多事輕離燕寡恩吾詩雖數語喜

欲筆諸門

立秋後五日夜坐有感

老火戢餘烈清商迴舊音一凉天地德茅心月色垂邊苦秋容鴈外深呼兒理燭擬從今

過友人村居

信屧荒寒外風煙喜逺迎過橋驚鷺鷥人行謀野詩多健看山眼倍明嗟余本日與同盟

辭叅議還家

世味醲於酒着人多醉酣還君霖雨策雲菴歐貝三宜去嵇陳七不堪從今措意看煙嵐

探春

春洽花猶未雲凝雨尚難政餘仍杖屨路峯巒野色水分破夕陽鴉呌殘小橋人一挽過林端

寒食客舍

四序誰移代群芳自白紅淹留憐客子表春風軒冕形骸外田園夢寐中一杯先隴

擬百川東

齋居春暮

誦罷窺園圃俄驚春事空狂風花敗北浮流東山盍詩人課巢誇燕子功眼前皆道與八吟翁

遊華鵲村別墅

蟬蛻塵埃外鴻冥水石間老無囊底智閒中懽簫皷村村社冊青步步山三年方得氣動林巒

題任主簿棄官侍親詩卷

我以官爲養君因養棄官雲泥雖許異敍俱懽戲綵兒群舞稱觴母萬安人生忠與作兩途看

湖亭小酌

浩浩日中市熙熙湖上春竹能醫俗士閑人得意紅螺淺忘機白鳥馴勝游休跖總埃塵

惜鶴十首

鶴仙禽也其風姿高潔非尋常比然不爲世俗所愛而愛之者

林中人蓋物以氣合理勢然耳余嘗得其尤者一豢之旣久翩躚與人相習日者爲田嫗傷其脛凡病兩月而斃惜哉因叙其本末作購鶴友鶴病鶴醫鶴挽鶴招鶴瘞鶴憶鶴夢鶴圖鶴詩十以慰其不幸云

購鶴

野處幽獨甚千金得令威挾雲出塵網領月到柴扉縻足防飇去遮庭使學飛自今湖上路樹石亦光輝

友鶴

雲雨手翻覆紛紛知巳誰玄裳眞莫逆皓首誓相期把酒或前舞遊山時後隨會當作人語細與話瑶池

病鶴

渠本仙家種胡爲久不安強行時塌翼欹立恐遺丹誰藥相如渴獨憐范叔寒一鳴雖确确猶自徹雲端

醫鶴

饋藥人空數乘軒氣漸低無心吞餅餌何處覔刀圭暴日資丹火抔泉洗羽泥謾令通臂友時復過幽棲

挽鶴

共處人煙外誰期禍乃身九皐空有恨四野欲無春華表雲應淚瑶臺月亦塵當年林處士泉下定相親

招鶴

歌徹楚人些冥冥恨益增楓林空落月甲帳只寒燈仰問天無語吁呼谷謾應料隨風露氣飛入亂山層

瘞鶴

非爲恩帷蓋從游歲月深忍令一抔土埋盡九皐心致莫攄情素爲銘表德音小松栽尺許悠久庶能尋

憶鶴

玉立昂藏態山中我與君幾年游賞共一夕死生分徐步閑窺沼高飛遠帶雲爲誰重起舞倚杖立斜曛

夢鶴

岫幌燈昏處依稀見瘦軀引吭如有訴側頂不

容呼枕上行雲繞松梢落月孤堪憐漆園叟漫爲蝶區區

圖鶴

百計無從見明窓吮筆圖研朱染霞頂屑玉抹雲襦野狀然非似山居亦勝無却愁風露夜拔宅上天衢

飲城南劉左丞別墅

繚白沿山路含暉近水亭青林雙窣堵紅樹萬娉婷投轄從陳醉沉湘笑屈醒黄昏休繼燭海月上青冥

山行二首

徐行忘路遠偶爾到山村断嶺雲通氣顛崖樹倒根望深增暝色坐久愴吟魂歳暮求田意悠悠孰與論

一嬾將成性春游尚爾勤花欹知雨力水皺見風文碧落一明月青山半白雲却愁從此去塵冗又紛紛

憫農

父子傳衣出夫妻趂熟分未言先欲泣乍見内如焚徵負敲門急充飢飲水勤何當天雨粟四

海共懽忻

鑿池

野性喜觀水開池臨小亭雲天雙玉鏡波日萬金星魚鳥新歡遂江湖舊夢醒風行文自渙三復聖人經

晩霽

老嬾便幽静空庭步翠行牽牛上籬落鬪雀下簷楹斜照慳窻影停雲足野情田園無限樂夫豈爲逃名

村居春晩

門掩煙霞影閑身自覺榮年符天地數心遂水雲盟短褐無時事深林有暮鶯清風生几硯老子又詩成

晨起三首

夜永起常早微吟步繞籬形癯山亦病腰傴樹尤奇欹月斜明屋稀星冷浸池戞然田器響隣叟出茅茨

叩戶人求火踰墻犬吠林天疑山外盡雲覺水邊深耿耿憐身世茫茫慨古今東阡與西陌誰識暮年心

戀枕嫌多夢開簾曙色迷鶴寒依户立猨餒近厨啼蹴石泉鳴呈吞煙樹隱堤村居眞可喜觸處是詩題

池上

地僻有餘勝扶筇步繞池鶴欣常自舞魚定恍如癡野日融春意籬煙動午炊笑呼華與鵲聽我綽然詩

半仙亭獨坐

世路謝奔走雲山隨起居雨晴花窈窕風夕水紆餘膠漆漁樵我筌蹄筆硯書浮生星火底眞悟者誰與

乙丑山中拜詔

門外傳呼詔堂前散盡雲恩榮被林木惶懼到鷗群才拙踈經濟學荒寡見聞五年凡五聘深愧報無勳

磐石

晩晴盤石上秋興興無垠止水可觀性好山堪醉人翠金明野景幽獨遠囂塵野鶴忽飛起詩成應又新

客中寒食

鶯燕與春競綺羅乘夜遊東君何俶儻北客獨淹留薀藻先塋夢萍蓬故國愁冥冥心語口何日大刀頭

觀菊

始旦起觀菊蕭籬金翠明色嚴霜亦懼香盛世皆清稟有英雄氣泊無兒女情柴桑與吾土元自不多爭

半仙亭秋暮

野處宜秋景霜林遠更紅虎溪無俗駕鶴氅有仙風槁葉鏗然下新題偶爾工閑來撿身世頗覺昔人同

遂閑堂獨坐

踈拙閑宜處豪華老自降瓶梅踈浸玉庭檜密聯幢猫喫硯池水鶴眠書舍窓村居吾所喜非擬鹿門龐

冬夜早起

推枕人初起出門星尚存歲寒郊野濶天早樹林昏窓影猶殘月鷄聲已遠村孜孜何所事時取故書溫

晨起用諭立之韻就贈

寒碧洲痕淺深青地勢平巖姿呈雅淡樹影碎
空明窻納一天曉人懷千古榮移床高處坐遥
看日東生

早起

謝政身無貴家人恠宿興東枯吹鼎火鑿凍汲
池冰鴉宿聲俱寂鶴寒影欲凝湛然平旦氣自
覺興多增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律詩（七言）

登泰山

風雲一擧到天關快章平生有此觀萬古齊州
煙九點五更滄海日三竿向來井處方知隘今
後巢居亦覺寬笑拍洪崖詠新作滿空笙鶴下
高寒

過舜祠（時年十七）

太古淳風叫不還荒祠每過爲愁顏蒼生有感
歌謠外黃屋無心揖讓間一井尚存當日水九
嶷空憶舊時山能令子孝師千古瞽叟元來不
是頑

和田師孟春夕韻

翠巘紅濡雨霽初一軒深靚稱幽居艷雲流月
天機妙華表撑秋鶴影孤勘破宦途盤谷序蹴
開天網漆園書何時舊隱相携去君種山田我
水漁

驛途小憩書田家壁

踈麻淅瀝露藩籬鷄犬花陰白日遲抔飲窪樽
存太古摽枝野鹿見今茲荒城路轉山孤聳古

廟墻摧樹半欹我本三生田舍叟買牛賣劒定何時

直省

是非榮辱日相尋壯歲何堪白髮侵三釜若非親有命片帆應與世無心天公所靳惟清福交友難逢是賞音何日超然遂初志溪山佳處恣登臨

初拜堂邑縣尹

一縣安危任不輕初聞恩命喜愁并徒勞人尔豈吾意何以報之惟此誠操刃豈容傷美錦循

墻誰敢望高名前賢爲尹規模在他日須期與抗衡

堂邑遠心亭飲歸

小雨林梢生暮寒野亭朋酒暫盤桓弄花始覺春風巧作牧方知政事難吉網羅鉗非我志堯年舜日儘民懽他時考績甘書下自有知音後世看

登憫忠閣

一閣渾疑鬼構成倚欄天外壯心驚河山都向掌中見雲霧忽從胸次生死戰一時皆朽骨憫忠千古定虛名只今兵累皐比了留與殘僧樂盛平

飲平則門外崔氏別墅

十年夢斷鑑湖春彷彿中郎賴虎賁珮解瓊瑰愁漢女機閑雲錦失天孫日光亂軋波光碎野色遥連樹色昏愛殺主人清且古相邀石上共窪樽

遊香山

常恐塵紛汩寸心好山時復一登臨長風將月出滄海老栢與雲藏太陰寶刹千間窮土木殘

碑一片失遼金丹崖不用題名姓俯仰人間又古今

元日朝賀

綿蕝區區笑叔孫

聖元相萬漢君臣鳳龍齊舞雲間樂虎象争輸海外珍仙仗分開丹禁曉朝班浮動翠華春與

天同大惟

王者今日方知此語真

挽劉夢吉先生

白髮山林偃四旬兩朝不肯屈經綸才名暗折

世間壽氣節偉髙天下人康節縱吟無限樂希夷髙卧有餘春一生懷抱誰能識他日休猜作逸民

過中都

三月龍沙春未知雪山環野玉參差半空蜃氣雲間闕一路驪珠馬上詩豐沛漢皇湯沭邑豳岐周室治平基我來歷覽開天處億萬斯年理固宜

同元復初飲許仲文別墅

曉日樓臺海市仙春風歌吹酒家天五雲分彩來瓊島兩鶴聯飛下玉田流水故將塵隔斷好花都被雨開全人生佳處無何國鍾鼎山林恐未然

過顔魯公廟

李唐不紀相非夫竟遣忠良與禍俱抗虜一身皆是膽留名千古不因書極知老境桑榆近爭忍清朝社稷孤下馬荒祠訪遺躅北風吹樹濺愁余

題康信夫宅湖石

翠竇寒生太古苔乾坤元氣此胚胎一峯雷震

崑崙裂七竅神剜混沌開呼丈便宜床下拜和雲誰負座間來不須更作山林計已覺髙情隘九垓

上都察院

栢臺人散坐堆檖默記灤江四往迴髮爲豸冠容易雪心因蝸角等閑灰慚無元素迴天策空負坡仙酹月杯兩處飄零家萬里亂山遮斷白雲堆

送范德機赴海北道憲司知事

金薤銀鈎兩絶奇才華江右捨君誰一官毛義榮親日千里呂安懷友時呌斷霜天鴻鴈瘦吟残山月鳳鸞飢從今夜夜江湖夢説似揚花未必知

秋日梨花

雪香吹盡樹頭春誰遣西風爲返魂月影已非前日夢雨容獨帶舊時痕只知秋色千林老爭信陽和一脉存莫訝殷韓太多事仙家元不計寒暄

九日

一行作吏廢懽游九日登臨擬盡酬詩有少陵

難着語菊無元亮不成秋雲山自笑頭將鶴人海誰知我亦鷗幸遇佳辰莫辭醉浮雲今古劇悠悠

大雨（不用風雪雷霆江海等字）

六合乾坤一太陰仰觀毛髮爲蕭森排空疑有鬼爭戰對面不聞人語音元氣只愁今日竭桑田更比向來深須臾林杪標新霽一抹斜陽濕欲沉

寒食游廡園

湖天過雨澹春容輦路迢迢失軟紅花柳巧爲

鶯燕地管絃遙遞綺羅風群仙出没空明裏千古銷沉感慨中免俗未能君莫笑賞心吾亦與人同

留別元復初

臺閣聯飛二十年臨岐欲別重悽然人言應闒才相軋誰信陳雷志愈堅古井不妨風浩蕩浮雲何損月嬋娟江湖秋净多來鴈莫惜平安到瘴煙

中都道中

細草和煙展翠茵雜花匀簇道傍春鳴禽曠野棲無樹破屋荒山住有人露濕弊袍寒襯月風飡行鉢暗凝塵去年閩海今沙漠嬴得霜華鏡裏新

客中除夕

野性嶤嶤不耐官強顏塵土步邯鄲移文久爲雲山笑捧檄聊供菽水懽香返梅魂春一脉愁叢燈影夜千端古人事業余何有羞見茅齋歲又闌

早春郊外

去歲春光蝶夢空今年邂逅又東風岸冰欲泮

猶衷甲汀草將抽尚鞠躬一氣未嘗停晝夜百花何處認青紅新詩亦在氤氳裏說與當年太極翁

春日水邊

袖拂煙霞坐釣磯登臨終日澹忘歸鶴嫌客俗穿雲去燕喜春陰掠地飛樓外長江流世事雨邉殘照媚林霏一閒久與時情遂尚賴東風不我違

城樓晚眺

禹迹茫茫畫九州斜陽古意滿林丘嘯呼風月

來詩卷醉挽山河入酒甌華髮半簪天與老冊
楓兩岸水分秋逢人莫話功名事且道甘心落
魄休

秋夜枕上

繞屋江聲風夜呼一燈搖影客窻虛俗緣去盡
尚懷土習氣未除猶嗜書今古等爲浮世夢林
泉空憶故山居何時真遂平生志野鶴孤雲縱
所如

寄歷下諸君

張飲東秦記昔年衣冠傾倒漢文園禮忘賓主

觥籌亂聲攪弦歌笑語喧世路勞形真左計人
生行樂是名言舊游回首何時復腸斷春風濼
水源

過東方朔廟

先生高識絕書時誰道偷桃舊小兒揖讓不逢
三代盛滑稽聊免一身危草荒漢構雲承宇苔
蝕顏書雨漩碑我亦從來惡苛禮斜陽遙望酹
空卮

直省

徽風吹雨濕層陰寂寂長廊靜足音怒虎九關

天日遠冥鴻一線海雲深求田素有陳登志作
吏初非叔夜心說與飢鳶休嚇我掉頭巢父政
長吟

題廉野雲城南別墅

鍾鼎山林果孰優羨公騎鶴上揚州田園獨占
人間勝懷抱尚餘天下憂（公之父有堂名後樂）好爲習池
留故事未應綠野羨前脩半生乾沒塵埃底羞
向滄浪照白頭

留別鄉里諸友

紛署嚮香十許年故鄉重到重留連子牟戀闕

心空赤江總還家鬢尚玄金縷歌殘華鵲月蘭
舟搖碎濼湖煙一襟離恨東州路莫訝羸驂不
肯前

承宣堂早衙

桴鼓無聲獄市清南風吹綠滿槐廳要囚服念
五六日華髮又添三四莖胥史抱書趨鴈鶩牙
兵持挺趾階庭職微尚恐才難稱敢効龐公醉
不醒

興和道中

底事勞勞形與神道途鞍馬動經旬煙橫絕澗

疑無地風響深林似有人早發舉鞭揮霧露夜行翹首認星辰何時郤逐桑榆晚變殺坡仙此語真

　齋居春暮

漂泊東君底處家落紅風捲赤城霞半窻春夢子規月滿院客愁楊柳花世事悠悠惟欠酒棠陰密密欲藏鴉韶光九十須臾頃不是劉郎鬢易華

　中都雷家站枕上

紅塵澒洞路間關又見東風馬首還報國丹心炳星日壓頭白髮重丘山休疑捧檄毛生喜莫羨歸田靖節閑說與春知亦絕倒論人不在去留間

　送趙道士出祠南岳

閬苑仙人雲錦裳天風絳節恣徜徉紫簫吹月山靈舞寶劍飛空海若藏靈隱依然存故我勝游聊爾歷遐荒三生我亦煙霞客追逐無從鬢欲霜

　雪後過張秋泉盆花盛開索詩爲賦

道人冥坐養黃芽百順熏烝到物華風暗玉塵

門外雪春明銀燭座間花潛移造化韓湘子高蹈塵埃蔡少霞郤笑三郎無伎倆謾令羯鼓不停撾

　郊原清曉

清曉郊原望翠微隱如波浪與雲齊老夫粟里懷方切浮世槐安夢政迷白雪糝平鵝鸛浦黃雲翻動稻粱畦昨宵恠有維魚兆釣艇相將水滿溪

　京師除夕

旅食京華歲又殘悠悠身世去留難身能安分賢於隱子肯讀書貴似官潦倒乾坤雙鬢秃淒涼今古一燈寒明朝五十爲頭數且盡椒盤此夜懽

　李溉之還山隱居

厭直承明拂袖東此懷未易語諸公高情野鶴雲霄外往事醯鷄甕盎中八表謫仙鯨海月一襟高士虎溪風黑頭莫訝歸來早政要山林伴退翁

　過沛縣高祖廟

天厭秦苛欲世蘇赤龍從此入西都五年諸國

破迎刃四海一朝安覆盂山峙尚疑神劒在雲飛猶與大風俱不知萬歲千秋後魂魄端能到此無

登徐州項王戲馬臺

咄彼重瞳太計踈欲憑扛鼎帝堪輿鴻門老叟無奇策烏岸漁人有遠圖佇目河山空錦繡傷心劉項總丘墟經過莫笑書生懦我亦毫端敵萬夫

過錢唐

天上鈞天杳莫攀繁華移在武林間樓臺萬井

蔽虧日煙水四圍搖撼山花草故宮春一夢江湖游子鬢雙斑此心只恐移聲色舟促篙師半夜還

游西湖

一片樓臺四面山玻瓈搖碎錦斕斑畫舡載酒來天上寶月和雲落世間千古風煙留客醉幾時魚鳥伴余閑乃知西子真尤物竟日令人不欲還

遊靈隱寺

每憐無地蛻塵緣今向空門見性天一路密松

山左右半空飛瀑寺傍前馴猱就手取新菓老衲鞠躬叅舊禪歸去不妨燈火晚與君同看萬家蓮

建寧道中

行盡溪山得市廛橋樓深入路綿延商帆腥帶諸蕃雨天宇昏連百粵煙言語不通剛作字道途良苦且停鞭老兵來報肩輿穩使我愀然愧昔賢（不敢以人代畜半山事）

興化道中

駭目樟榕樹半天雄陰翠壓道途邊滿城香火

民風鬼到處樓臺海市仙驛舍遠因山曲折僧居喧爲水瀑湲有時點檢奚奴錦盡覺新詩帶瘴煙

福州

聞說東南秀所鍾此行處處覺詩工飛來天上三山島驚倒人間百歲翁荔子種成唐室禍蘆花飄滿越王宮斜陽無限興亡恨何事煙波尚尔東

泉州

萬里飄零兩鬢華瘴煙爲屋海爲家山無高下

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得句珠還合浦月亂懷杯吸赤城霞蓬萊咫尺無由到慚愧當年把斗槎

寄李道復平章

文武才全每許君逢時談笑建奇勳世稱李道爲賢相帝重嚴陵是故人滄海兩扶新日月青天一掃舊煙雲盛名自古多難處好及明時乞此身

過髮冠仙姑隱所

抗塵自覺道無緣何幸容叅杖屨前春色九天

歸絳節喬雲一朶冠華顛馳神夜宴西王母御氣時尋姑射仙四海異人今日見此行萬里不徒然

貢院試筆

斯道寥寥百許年天開文運到吾
元鑑衡別物寧容意桃李成蹊不待言下筆園林驚落葉得人麟鳳瑞中原潛心爲向朱衣道莫使劉蕡李豸寃

詔五十以上未第者賜出身有差

吾皇仁聖邁勳華重爲斯文掩類瓊漢苑有林

皆桂樹禹門無浪不桃花殊恩遠紹千餘載和氣傍延百萬家比屋可封今起本懽餘不覺淚橫斜

直省（時爲左司都事）

翠簷長廊樹影深塵喧收盡鳥遺音古今吾道窮途恨日夜家山故國心花簇鳳池春欲合雲連仙島晝常陰書生習氣眞堪笑簿領如山尚苦吟

辭叅議還家

平昔微官本爲親歸來一意奉常珍都將丹漏

門前曉辦作斑衣膝下春忠孝誰云難遂意始終今喜得全身呼兒爲我脩園圃從此無心走世塵

挽元復初

韓孟雲龍上下從豈期神物去無蹤知君本自雄才刃顧我安能直箭鋒一死一生空世隔三熏三沐爲誰容平生碑版天留在不朽何須藉景鍾

黃州道中

濯足常思萬里流幾年塵迹意悠悠閑雲一片

不成雨黄葉滿城都是秋落日斷鴻天外路西風長笛水邊樓夢廻已悟人間世猶向邯鄲話舊游

登會波樓

何處登臨思不窮城樓高倚半天風鳥飛雲錦千層外人在丹青萬幅中景物相誇春亘野古今皆夢水連空濃粧淡抹坡仙句獨許西湖恐未公

遊華不注

蒼煙萬頃插孤岑未許君山冠古今翠刃剸雲天倚劒白頭歸第日揮金攀援直欲窮危頂歌舞休教阻盛心星月滿湖歸路晚不妨吟棹碎清陰

同鄉友宴會波樓

久處紅塵眼倦開飄然今喜到蓬萊春風碧水雙鷗没落日青山萬馬來椰外行舟喧鼓吹途中過客指樓臺一時人境俱相稱却恐新詩未易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律詩（七言）

登歷下亭

童年嘗記此游遨邂逅重來感二毛翠繞軒窻山陸續玉縈城郭水同遭風煙誰道江南好人物都傳海右高怪底登臨詩興淺鵲華曾見謫仙豪

飲城東劉氏園亭

昨日餘酲尚未醒玉溪綵竹又尋盟爛遊償我從前債沉醉由他已後名兩點殘紅花意動風敲踈翠竹陰清閑來吟嘯無虛日未覺歸田負此生

秋夜露坐觀月

亂雲風靡散縱横老子胡床對月明六合透光天一鏡萬家生白夜三更露從丹桂香邊滴詩到瑶臺影裏成安得騎鯨上寥廓細將摩撫看虧盈

哭張澹菴平章

平生許國膽囷輪諤諤危言不顧身人道龍逢非俊物我知汲黯是忠臣轅駒仗馬寧無愧縛

虎擒蛟似有神故劒年來漸零落訃聞不覺淚沾巾

趵突泉

繞欄驚視重徘徊流水緣何自作堆三尺不消平地雪四時常吼半空雷深通滄海愁波盡怒撼秋風恐岸摧每過塵懷爲蕭洒斜陽欲没未能囬

秋郊晚眺二首

六鑿相攘久失平歸來方覺此心清湖山日與軒窻對猿鶴時隨杖屨行隴上黃雲秋有望鏡中白雪晚無成衰翁本自疎經濟誤得徵君一世名

恐富求歸王晉平千年心迹喜雙清天低似隔地形断山暗欲隨雲氣行塵外景因人更勝閑中懶與慢相成韓康只道潜身了已被時人識姓名（宋王秀之爲晉平太守期年求還人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王人所昧者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禍逐吾山資已足豈宜久留以妨賢路見本傳）

翠陰亭獨坐寄莫俊德經歷

抗俗支塵力不任故園歸卧遂初心近山障霧還疑遠淺水涵天郄訝深有幸鷗盟君與我無

情鶴髮古猶今年來酷愛香山老都把悠悠付醉吟

寄省叅議王繼學諸友自和十首

曩昔塵奔爲悦親而今雲卧復天真山林充隱當容我館閣求賢豈乏人噩夢久隨風散曙衰容難與物爭春綽然煙景無窮在莫怪沙鷗不易馴

身與功名果孰親萬鍾何似一瓢真若教宇宙無難事未必山林有退人遺語五千方外教行窩十二洛中春老懷久矣忘機巧猿鶴欣欣燕雀馴

筆硯琴書素所親利名常恐汨吾真客頻惟以病辭酒景勝郄愁詩迫人断岸樹連衣帶水好山天展畫圖春卜隣自得孫期氏獷俗年來喜漸馴（后漢孫期德化一方見本傳）

木密垂枝手可親娵隅羅勒味尤真詩情滄海騎鯨客世故青樓擲鼠人（刘子）庭樹有陰僧結夏野花無語女懷春清風一榻茅簷底六賊三尸犬許馴（娵隅見郝隆與桓溫詩出世說）

厭初吾與物俱親漸喜年來喻道真心至草間

石作虎魂離山上樹疑人息機反照三緘口變燧回星幾過春從到綽然亭子上韓家五鬼亦俱馴

好爵於余豈不親思之爛熟見之眞惟知徇貨攫金客不可越鄉懷璧人莊叟濠梁魚自樂濂溪精舍草仍春一琴一榻書千卷明哲他年庶致馴

客邇雲山欲我親高情未覺減玄眞不求天下號奇士但願里中稱善人無事舉杯澆遂古對花和露折香春一生志義伸無屈蒙毅當年漢召馴

笭箵襏襫日相親彷彿躬耕鄭子眞曉節中塗九十里野航古渡兩三人愛圖山水王摩詰懶謁公侯井大春（見後漢丹傳）豪氣平生六軍衄消磨今似女郎馴

鹿豕同遊木石親家山歸臥僞耶眞情知五袠縣輿客肯作千金鸑鷟人往事回頭皆噩夢故園投足總陽春麒麟掣斷黃金鎖爲問群仙孰可馴

諸貴皷孳茂有親卅年孤苦幸全眞膠航朽纜安能海潒几匡牀極可人黃妳肉忘三月味華胥境納八荒春刀圭自入談天口百怪千魔一向馴

山中拜除自和十首

深山傳詔自天來萬壑雲隨喜氣開仰報賜環元有志俯思奪錦柰無才鴈鴻聲斷冥霄漢麋鹿魂驚翳草萊

君聖臣賢太平日不妨重占釣魚臺

角巾憶昨故鄉來黃菊西風六見開道在去留從物議俗殊通介豈吾才飛昇未信海無藥陶寫且歌山有萊衰老於何息形影梅邊亭榭竹邊臺

牕下孔賓歸去來春隨三十六宮開虛言徒使燕人淚（列子）實用休爭楚國才（左氏）世外此心無芥蔕海中何物是蓬萊漫郎耳順宜知止詎敢重塵視草臺

快喚青州從事來浮生能幾笑顏開吹殘池錦風無狀洗出山屏雨有才久別故人驚夢蕤倦游老子遂煙萊少陵鬢影今如許誰更狂歌上

吹臺

禍福循環互往來幾人蹴踏鬼門開劉伶度世醉還醉莊叟處身才不才甘雨安能限苗稼春風未信略蒿萊寘思亘古真堪笑賢否均歸一化臺（見唐姚晶傳）

雲送沙頭屬玉來風吹亭下水芝開須知問舍求田叟那有經天緯地才我喜捲金巢飲樹誰期食采國封萊若將吟醉論功賞老子宜專郭隗臺

捲簾風與月俱來滿地瓊瑤掃不開赤壁磯頭皆酒興輞川圖上盡詩才天教踈散全山木誰說英豪死野萊（見唐魏元忠薦王義方事）一笑煙雲生脚底只疑身到紫微臺（北嶽恒山一名紫微臺見李思聽淵集）

庭空有鳥去還來天遠碧雲合又開玉井睡仙今古夢錦囊詞客鬼神才琴書有味隨烏几徑路無媒滿翠萊趺坐遂開香一炷何人走馬過章臺（別墅有堂曰遂閒）

不速三人自遠來雲莊莊上政花開獨憐山似營丘畫共訝河如孝伯才（封如何注見魏崔光傳）愛惜鶯鶯休打鴨扶持黍稷必芟萊高眠何敢輕軒冕直恐時人謗辱臺（見唐子景讓傳）

文季休歌子夜來淵明自拆瓮醅開舉觴月與春挑戰得句人驚天假才尚友誰能追北海尋真吾欲候東萊（見漢武求仙事）何時晤對安心竟拂落菱花不用臺

雲莊遺興自和十首

投閑自笑未能閑猶有微營方寸間亂撥浮萍嫌蓋水稀栽垂柳恐遮山萬金難買田園福一醉從教鬢髮斑脫帽解衣磐石上和雲坐看鳥飛還

伊誰知我此時閑笑領白雲入座間號國門前何少我元龍楼上儘多山向來矛戟蝸雙角此去琴書豹一斑可是綽然風景好斜陽吟落不知還

飛黃幸爾出天閑自在忘機草野間田種有時渾藉水村居無處不宜山半簷殘照餘金彩一徑雜花亂錦斑三十餘年星火底豈惟倦鳥解知還

中年才過即歸閑好在河汾屋數間病裏檢書多爲藥老來忘世不因山翠翻平野和抽穎錦

委深林筍脫（斑）莫恨韶光太相促若非衰暮詎
能還

非是幽人酷愛閑無窮佳思水雲間兒要去鶴
斜趍徑僮覓亡羊直越山坐喜簷牙搖竹影行
嫌屐齒破苔（斑）杜陵棗熟從人打快喚王陽去
婦還

鷄犬衡門竟日閑挾書移榻坐花間淡無情緒
煙中柳暴有精神雨後山便可躡雲尋李愿莫
教看日去劉班（見宋劉湛事文帝事）忘機却是長生訣何
必滄溟訪大還

歸來心迹兩俱閑日日春生几案間有土不多
唯種秫無人可語只觀山隔牕竹韻風敲玉匣
砌苔痕雨漬（斑）說與王生莫相誚從今老犬不
家還（見宋王僧達譏何尚之復起事）

故園輪指六年閑盡委身心筆硯間人世虛如
盧客夢野雲奇似郭熙山羲經自契先天妙殺
鼎猶存太古（斑）圖史滿前琴掛壁怳疑太素爲
余還

半世求閑始得閑醯鷄飛去甕中間盆池游戲
均滄海塊石逵觀即大山對酒便當烹郭索傷

人且莫話黃（斑虎也見隋書）風煙滿目歸來好物我
從今付八還

人云五十未宜閑我道彭籛亦夢間五斗折腰
慚作縣一生開口愛談山荒村未暮門先掩老
樹才秋葉已（斑）只恐溪翁厭喧聒隔林遙喚野
猿還

綽然亭落成自和十首

莫疑五十便懸車要讀從前未讀書野鶴孤雲
天曠蕩嶺猿明月樹蕭疎南柯國裏春無幾西
塞山邊景有餘半世紅塵今得此不妨造物巧

乘除

地僻門無長者車身閑不遺子公書群山侑坐
人堪醉萬事忘懷世自疎碧玉灩池新雨後綠
雲滃徑落花餘憑誰喚起濂溪老聽說窻前草
不除

款段閑身下澤車少游此語可紳書園花撥亂
嫌春冗窻竹芟煩愛月疎只把酒償前日欠未
應詩出古人餘東阡南陌時來往平昔私憂已
盡除

淺學金銀不識車況能憑几口占書（見漢陳遵傳）一

枝守分固才拙三事力辭非計䟽（檢陵仲子不就三公爲人灌園）稚子養鷄爲鶴伴田翁飼犢與蚕餘從今蓮社從教醉百歲浮生大半除

鳩藤皀舄代安車踏碎沙頭鳥迹書漁父放舟迷遠近達人觀竹略親踈水紋即是風蹤跡雲影無非雨緒餘莫笑太玄終寂寞平章花月幾新除

張弘休驚鬼一車吞交今悟夢中書清閑豈敢班九老燕樂未應慚二踈禪榻鬢絲衰暮際賓筵塵尾笑談餘人間晦朔無心問誰更新詩體建除

門外紅塵幾覆車閑愁元不到琴書天何負物物天負我不踈山山我踈歲月推移身有限乾坤呈露景無餘只因田里堪容拙豪氣而今尚未除

緩步休乘八陣車（晉馬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見本傳）高眠不草萬言書但教眼底青山在誰問頭邊白髮踈悟道未能曾一唯積功且盡董三餘（魏董遇勸學者以三餘讀書）古人儻使今留在甘向門墻事掃除

山林六柱使星車慚愧功無一可書空使時人許高尚那知學術本空踈任眞更在嵇康右屈志誰餐穆壽餘（壽後魏人封宜都王侍諸父兄如奴隸見本傳）愛殺田家風景好杯盤妻子坐庭除

僮挾琴樽子御車冊崖到處總堪書白雲有志尋華表黃閣無心戀綺踈鼓舌爲名憐季子舍身逐利笑陳餘自從投紱歸來後荊棘胸中有剪除

田居自和十首

萍蓬一世百無功轉首俄成六十翁往事欸舟求墜劒虛名影學悟懸弓展開明月清溪闊吹

斷香風錦樹空託意蓴鱸歸故里始知張翰是英雄

茭藁山堆畢歲功殷勤不負荷鋤翁荒村人靜泉鳴佩遠漢雲高月掛弓鼎鑊江湖魚苦樂枕幃園圃蝶虛空躬耕谷口君休笑自是沉冥一世雄

自愧明時無寸功歸來甘作富家翁廳頗身老遺三矢陶令田荒不數弓且喜休休閑度日何須咄咄怪書空半牕風月山房夜臥聽松聲萬壑雄

幽居文史有新功豈止名成田舍翁六載身閑驚迓弩百年誰調挽強弓擣殘斜照春聲急捶碎浮雲水影空歲晚茗溪恣吟嘯不妨長作布衣雄

新花結子樹成功舊筍添孫竹亦翁魚泳波心深避餌鴻飛天外遠防弓鳴琴欲使衆山響（宋文宗善琴書好游凡所歷山皆圖於壁嘗曰鳴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見本傳）詠景須令萬象空彈壓鶯花戰風月未應韜略下韓雄（后周名將）

桔橰抽水有餘功抱瓮區區愧老翁游女執筐

行采芑嘉賓舉爵賦彤弓溪流隔斷塵千丈雲氣遮殘樹半空落日昏鴉成一笑紛紛誰解辨雌雄

風虎雲龍百戰功秪堪供笑綠蓑翁但能目識一丁字（見唐書張弘靖傳）儘勝身彎兩石弓常愛德容行讓步每憐平叔坐談空漫郎非好居田里只爲人稀易長雄（漢鮑宣居長黨以地宜田牧少臺後易長雄見本傳）

閑來無過亦無功放浪山林一贅翁枕石醉眠松作蓋題詩奇中筆爲弓年隨流水歸青鏡心與閑雲澹碧空蝸角區區渾幾許寄聲蠻觸莫爭雄

稼穡無非雨露功農家分喜到詩翁勞心漫刻七年楮貽戚空成九載弓山展野屏隨地遠風揮天帚掃雲空綽然到處皆佳景安得毫端句不雄（七年前楮見列子九載彀弓見淮南子）

政使遭逢有底功何如只作采芝翁恥迎督郵戕軒冕（后漢馮良爲迎督郵毀裂衣冠壞車殺馬見本傳）羞拜梁奴斬馬弓（后魏乙速孤佛保爲漢中都督梁奴來冠慮不敵斬馬與弓自刎）涉世始知官至苦對花方悟色真空高眠忽聽陂塘雨一片荷聲特地雄

同諭仁本登標山

香風吹袂落巖花步盡紅雲景益佳龍虎郊原山障日鳳麟洲渚水明霞藍田有玉常春色石室無人謾歲華從此風煙添勝槩老夫絕壁醉揮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治運方開亂已隨陽奇陰偶見天機綱常壞自周秦始禮法傳由漢魏非歌鳳楚狂聲振野獲麟宣聖淚沾衣若無直筆開來世一脉斯文想更微

善教何心不我隨底須智力巧爲機毎憐鑄鐵作人謬更覺懸金徙木非千載舒長堯日月九重端拱舜裳衣眼中龜鑑昭然在莫信揖提入太微（見武三思飾奴教旱事）

揖讓雍容萬善隨紛紛攘奪費心機前車才覆後車繼曩日爲公今日非神器果誰承正統博徒亦復着黃衣雲翻兩覆無從詰可是天公寓意微

季子縱横六印隨張儀無語不投機周衰遂使諸御顯孟出方知二子非豈止古今知軌範要令揚墨盡冠衣理明天下無難事可惜時君力量微

不信忠良信詭隨於玆可灼亂亡機東京黨錮迷咸否西晉玄談混是非被褐枉投冠在地復仇空挼劍揮衣因知高蹈丘園者不是區區愛翠微

爲善恒難惡易隨事機未曉況先機剥床已及猶言穩覆鼎將空不悟非盡委貨財求佛果誰分藍縷到民衣金甌休倚完無缺只恐奇灾發隱微

作德休徵影響隨一誠端足破千機才如智伯才何盃智似萇弘智愈非言行但宜遵聖軌浮華且莫羡時衣軒然三命車中舞堪笑渠儂眼孔微

大旆高軒憂患隨可能娛樂故忘機退延多士豈遑飯進受群言毋遂非任使貨盈元載屋莫教塵化士衡衣丈夫用世當如此不爾超然賦式微

吉凶消長日相隨此是乾坤造化機物盛則衰奚足訝功成者去未爲非鶢鶋豈樂金石奏鵔鸃烏甯錦繡衣試問商巖采芝叟功名何啻一毫微

政有經綸孰汝隨踈迂況復動違機久知好瑟

吹竽拙每笑還珠買櫝非幕府高談人側目田
園長往子牽衣分明二者安危在不信君其問
子微（唐赤城居士司馬承禎也）

　觀物亭落成

席許池塘斗許齋翛然人境遠塵埃山容低歛
煙雲起荷葉亂鳴風雨來泉石洗心無俗慮郊
原隨意有詩材一生雅志今方遂莫作終南捷
徑猜

　觀物亭漫興二首

星斗風雲月露煙松筠梅菊蕙蘭荃天教此景

全吾隱誰道還丹屬彼仙飯飽看山行曳杖詩
成對客舞冨筵漫郎宦意從來少不爲蘇卿二
頃田

一亭環列萬青山奇玩寧容造物慳黃卷真懽
名利外白頭清福水雲間農人場圃深秋畢童
子蒭蕘薄暮還碎錦滿庭苔蘚合定知無客到
柴關

　大暑（白戰体）

帝德如天本好生誰將虛焰爍生靈乾坤却頳
長爲夜物我還愁遂不醒玉井瑤池皆欲沸華

門圭竇若爲寧何當喚起龍公睡一雨先秋看
建瓴

　和魯子暈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蔀屋雖非綠野堂歸來六用得深藏時雍擊壤
歌堯舜年邁披書愛老莊林菓簇金低蘚徑山
泉分玉注蓮塘無窮湖濼風煙在都把悠悠付
坐忘

滿座清風拙逸堂底須詹尹卜行藏淵明高蹈
廬山社摩詰真懽輞口莊花下車聲香覆帽沙
頭人影玉沉塘但行華鵲相招飲多謝山靈不

我忘

佳句人傳自雪堂萬人如海一身藏騎鯨有志
尋仙李刺虎無心效卞莊高枕拂雲眠趡谷直
鈎和月釣林塘寄聲沙鳥休飛去老子年來物
我忘

時約漁樵會草堂放懷彼此各無藏泉鳴石鏬
心冇亮山闖墻頭色亦莊秋意已侵潘叟鬢春
魂猶繞謝家塘從閑經濟心灰盡惟有詩籌未
易忘

葯房蓀壁桂蘭堂無限春風此處藏山上桂絲

誰夢亮燈前角奕儘思莊聲寒風雨千竿玉色紺煙霞半畝塘客過不煩頻振袂紅塵名利自然忘（夢亮見北齊薛琡傳思莊見齊肅惠恭傳）

從閑距躍倦閑堂閒客敲門欲壁藏世有古今皆夢境心無塵垢即仙莊風鳴琴筑鶯啼樹波泛氷霜鶴浴塘六尺方牀隨意卧未應佳思此時忘（見梁賀華傳）

青春回首去堂堂衰白侵尋底處藏老我癡蠅鑽故紙何人肥馬耀康莊翠光挾日山排闥練影翻秋水滿塘自笑此心猶有着幾時喧寂兩俱忘

非傲軒裳畏廟堂白雲堆裏八年藏每思海上尋徐福不願山東說鄭莊移石庭中觀岱華埋盆窻外紉陂塘春秋六十猶爲此方信童心未易忘（畏廟堂見梁阮孝緒傳）

千金子坐不垂堂甘效黃麞草底藏（黃麞事見唐王孝傑傳）誰種三槐期相位自栽五柳庇山莊呢喃燕模烏衣國蕩漾風煙白鳥塘每到綽然亭子上今吾故我一時忘

春滿家園書滿堂是中惟許老夫藏對賓但可頻斟杜著論何須強廢莊我愛萬山圍灤水誰言五絕出錢塘閑中幾度承高作故舊知君未始忘

秋日村居

衰年卜宅喜山村俗事經年不到門踈雨與秋添索寞遠煙因晦學黃昏倚松野叟清於鶴偷菓溪童捷似猱莫笑吾廬大孤僻塵囂終勝市朝喧

木榻

余於綽然亭左右設木榻二盖榆杏盤根也一輪囷離奇如虎伏一夭矯促縮若螭卧而藏其首余愛其古爲賦是詩

盤結何年出厚坤山房對列鬼潛奔龍頭深縮彌明鼎虎背橫眠謝傳墩作室已乘梁棟用漬衣猶帶土沙痕有時坐寐煙霞影尚覺餘春殢夢魂

書半仙亭壁自和十首

夢裏雲山久見招歸來懽若布衣交人間萬事老無味林下一身閑最高牧豎樵童皆我友竹溪花圃亦吾巢英雄稅駕都如此把菊東籬豈

止陶

丘園投老謝麾招相與無非莫逆交破屋帶花紅掩陋矮墻圍柳翠添高日明牕户蠨蛸網風動蘭茗翡翠巢人境清幽塵事少詩成元不費

甄陶

自携斗酒赴佳招山市江村錦翠交身健得閒方是福才踈辭聘本非高謀身安用營三窟容膝惟堪占一巢犬足生氂田里靜長官共說、、劉陶（后漢劉陶爲順陽長有惠政既代民歌曰邑然不樂思我劉爲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天際閑雲坐可招墻頭山色淡相交權門非貴閑門貴醒者何高醉者高揺碎庭煙風動竹衝開林鸖鳥歸巢從閒精力加強健豈止塵襟解

欝陶

去留心定任相招叔夜何須著絕交徂嶺有詩懷六逸華峰無路訪三高（五代鄭遨隱居華山與二道士遊爲三高）終身白刃畢頗牧亘古清風仰許巢佳客相過適乏酒只談風月亦陶陶

莫訝愚溪不復招詩書政好結深交地寬飛鳥如争遠天濶行雲欲鬬高但可對山時拄笏何須上樹縱探巢（王濬事）戲人造物從今省夷跖從

來共一陶

可人密邇若難招俗士紛然毎易交流水樹圍三面濶遠山雲放一頭高坐呼赤脚澆新圃卧看烏衣葺舊巢衰白太平當自賀試聽工部詠

陳陶

才薄常慚尺一招性孤不耐雨雲交舉頭看鳥田頭錯開口驚人閉口高痛飲且須邀北海劇談無用及南巢逃名笑殺鴟夷子既氏朱公又

氏陶

鄰家來往不須招吾輩寧同市道交鷸蚌何心争勝負鵾鵬無意校低高人疑地僻如無世我愛民淳似有巢和氣春風仁壽域豈惟魚鳥被

薰陶

達士應難折簡招未能數面但神交胸吞雲夢八九小氣壓太行千仞高緑野有雲隨杖屨紅塵無路到枝巢山中宰相知誰是老子如今不

姓陶

翠陰亭落成自和十首

一退愁城萬里降從今按堵樂吾邦睡殘蕙月徐推枕吟斷松風鸛啄牕槁木不春從換歲虚

舟無物任飄江撫罇笑向兒童道安得佳肴鱠
鯉雙
此心外物不能降投紱歸休父母邦日展樹陰
濃壓地雲縈嵐氣濕穿牕詩書有感乆千古心
迹無塵月一江杖屨出門皆樂地白頭如我復
誰雙
豪氣消磨壯志降更無憂思到家邦地形蛇轉
林邊路舍影魚驚水底牕工部扶衰歸杜曲賈
生攄憤弔湘江懷賢政爾心無那何處飛來白
鳥雙
無柰詩魔未易降頓兵堅壁鵲華邦古今不捲
江山畫日月長開宇宙牕我愛園公幷角里誰
誇陸海與潘江寄聲農父須勤力已辦良田四
十雙
高岸深灘水自降爲田初不異爲邦鴉株影闇
斜陽屋蚕葉聲乾暮雨牕夢覺春迷天上路文
成神决筆頭江幽閑愛殺村居好盡日山行鶴
與雙
亂山龍虎若余降誰道青衫困一邦乏力病軀
資淨几讀書老眼借明牕樽中竹葉能忘世枕

上楊花不渡江自覺閑來文思進未應江夏獨
無雙
錦里歸來萬慮降戴逵何必適他邦（晉戴逵爲避徵君遠依王珣）
幼思弓劒驅千騎老愛琴書占一牕分芋
帶煙寒斷玉尋梅和月夜臨江漫郎雖是扁舟
客政恐漁樵不敢雙
蝸争蟻戰一麾降春滿東秦禮義邦皮裏陽秋
寧用鑑胸中樓閣底須牕吟節有興時行野博
具無心盡墜江爲謝百花潭上叟肯容分酌玉
舡雙
酒令詩籌衆所降虛名誰說可安邦一行鷺起
滄浪水半世蠅鑽故紙牕談麈坐招樵對榻茶
甌笑與客分江紅塵千丈人間世此樂人間信
少雙
百戰功名孰肯降須知險地是危邦一時蠻觸
憐南國千古羲皇羡北窻老柏倚風鳴地籟亂
雲翻浪溢天江詩因韻險還奇崛隻字真堪白
璧雙

遂閑堂獨坐自和十首

鄉社優游素所甘煙霞元不責余貪山因野闊

無藏碧水爲溪窮有斷藍佳景自當書一二機誰與論三三歌謡聖代文田里莫道衰翁不堪

露盤杞菊齒牙甘何必鹽梅鼎鼐貪五柳似人嚴户牖百花如綬亂緋藍世傳玄圃還册九誰見黃眉洗髓三我道雲莊即仙境杖藜遊治四時堪

自到家鄉水亦甘蓴鱸非是季鷹貪有生不喜窺權要（宋顏延之事）無禍何慙衣縷藍數具河圖中行五氣原太極内函三平生伎倆多曾慮只有調朱弄墨堪

擊鮮釃酒有餘甘種竹移花不是貪世事灰殘心上火年光絲盡鬢邊藍地環赤縣神州九（中國外又如赤縣神州者九見史記）人共山猿野鶴三六載丘園凡六召小臣何德

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舟遠適誰如范拍板高歌每羨藍追狗僅能功第二卧龍竟使國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舉似高人一笑堪

涉世誰云病叟甘祝田嘗笑野人貪稻塍隣沼多蓮葉柳岸圍村半蓼藍人馬郊行幷影四（宋沈慶之以公就第獨行田園人不知爲三公后賜三望車慶之曰我每游歷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時與馬成二安用此車遂不受）風雷庭震任呼三（後漢公沙穆隱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屋嘗暴風震雷有聲呼穆者三誦書自若）只應瀟洒雲莊景繪畫爲圖想亦堪

嚼蠟功名幾許甘從今斥競斷癡貪雲山使我心如水富貴令人面似藍（盧杞）幽處且同龜縮六讒言但恐虎成三綠蓑青蒻真無價處處斜風細雨堪

江山天許爲分甘莫訝雲莊老子貪對客不妨參玉板誨人政要勝冰藍管斑許我時窺一犛帶從渠日褫三甚欲搜詩滿千首還愁花月不能堪

至味何嘗有苦甘大觀初不校廉貪苔垣蝸篆斜行玉柳岸鶯梭巧織藍飲興平吞雲夢九吟魂高繞華峯三青編黃髮林泉下此樂惟應我輩堪

老來漱石枕流甘無意高牙大纛貪二子但教皆種德諸生何苦爲栽藍（後漢楊震少孤貧養母假地種植諸生嘗）

（有助種藍者震見輒被去）謀生鬼笑營十一得句鶴驚舞再三不是身閑銜詞翰挑人風景每難堪（宋劉伯顏歷仕九卿郡守貧屢在甚嘗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顏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野興二首

出門游目景無窮老子惟愁詩不供流水紆青圖地勢斜陽分綵繡山容代天理物頻澆圃爲世儲材自種松莫視一閑爲草草功名良苦且多凶

顏氏身窮道不窮一瓢何異八珍供天憐幽僻書門扁（梁沈璃與范雲善齊末璃就雲宿夢坐屋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雲宅見本傳）花爲衰癃照病容雲放月波搖岫幌風將仙樂入雲松此生已付林泉了莫向蓍龜問吉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絶句（五言）

詠荷花

水府群仙會紅雲擁翠霞黃昏不歸去認得老夫家

遂閑堂

蕩漾濼湖月氤氳華鵲雲是中有佳趣未易與人云

綽然亭即事二首

茅亭雖若小左右皆春色風霜一戒嚴唯見松與栢

水逝月仍在山深雲不知松陰鶴立久似待老夫詩

郊飲醉歸

昨朝醉田間欲借山爲枕青山不肯前却枕向雲寢

過抗州伯顏丞相廟

取宋市不易歸朝容若愚誰知六經外元有聖人徒

絶句（七言）

觀含元殿故址

當時宮觀上凌霄回首陵夷半野蒿愛煞堯堦
土三尺至今猶與北辰高

龍門

四野天門錦翠屏愛山直欲挾山行人生何必
麒麟閣大字龍門紀姓名

堂邑宣化堂退食

縣齋公退炷爐熏聊爲塵煩一解紛閉戶不教
香遠去篆紋浮動半牕雲

行水灾郊外

雲駮踈陰漏日華曨曨晨色散林鴉馬前恠底
猶明月路轉滿川蕎麥花

送客郊外二首

茅屋春融桑柘煙地偏鷄犬靜柴關野人不解
康衢頌短笛一聲牛背山

牛羊散亂滿郊坰日暮炊煙草際生野老不須
誇穡事馬頭已自見昇平

大明湖泛舟

浮空泯景泝流光箕踞船頭倒羽觴喚出湘靈
歌一曲水雲搖蕩暮山蒼

題張古齋書室

鼎彝卣鬲夏商前圖畫琴書晉宋間席促爐熏
談至暮落紅吹滿小重山

南口道中

巖巒秋高楓葉丹天風吹我畫圖間近來人說
鑾輿過數日香塵不見山

綽然亭十首

官途華髮厭飄零一旦歸來萬慮冥莫道閑人
無事業翠紅栽滿綽然亭

一亭新構僅如蝸但遠塵埃便自佳底事東風

不容物掀簾吹落膽瓶花

自築層臺草棘間興來時復一躋攀不知老眼
高多少脚底雲生無數山

詩書堆桉小牕明花竹交加影半橫燕子日長
人睡起一簾紅雨落無聲

山遶田園水遶菴遨遊隨處儘吾堪老來世事
都無味惟覺林泉蔗許甘

溪毛園甲儘芳馨野鶩河魚亦可羹侑食不須
絲與竹只聽兒子讀書聲

窻影曨曨破曉寒卧看紅日上簷端雄鷄說與

休多事老子而今不屬官
虛名常恐汨吾天一日能閑便是仙賓客有無
何足校署門未覺翟公賢
世途覆轍日相隨不待功成也合歸直到遂心
方說退却疑老子未知機
裴度歸休綠野堂鑑湖曾識賀知章老夫何敢
前賢比蔀屋荒村分退藏

村居

萬山青繞綽然亭莫恠龐公懶入城六月人間
日如火披襟松影聽泉聲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視群姦不足兵壯志未酬
還中彼披圖老淚雨如傾

夜坐綽然亭

夜深獨坐綽然亭林隙誰家燈火明鶴夢不驚
人語定空山一派亂泉聲

翠陰亭漫興十首

池荷香冷碧雲愁林樹陰踈翠幄収老子胡床
山影裏擬尋詩句厭高秋
往歲歸心日夜馳而今何幸遂歸期回頭却憶
從前事真似邯鄲夢覺時
野人野處四三年雲擁柴關晝寂然時向東南
一登眺亂山龍虎欲來前
終日書堂足誦聲斜陽猶放半窻明硯乾旋滴
花瓶水春逐新詩筆下生
三十年前種此林當時豈憶此投簪而今嘯傲
清陰底未覺從前錯用心
綠瓊州渚紫金山滿目風煙白鳥閑莫道好詩
無覓處隱然都在夕陽間
山妻中饋糝藜羹婢子兵厨取酒傾更喜小兒

能養志琅琅不斷讀書聲
兩峯華鵲莫西東老子幽居政在中可是天公
相愛甚預爲陳設待衰翁
向來山在夢魂邊今日山居掌握間我即是山
山是我君如不信問諸山
鉛槧圖書日與偕空庭過雨滿莓苔博山煙底
跏趺坐看得甁花一半開

題李漑之池亭並頭白蓮

月光月華幾何年一笑相逢寂寞邊應爲湖亭
風景好並肩來看水中天（月光月華晉衞准二女皆有國色劉聰納）

（爲左右殯見晉書）

山中

朝居日日憶山中擬欲題詩徧玉峯今日好山俱在眼却愁詩思不能供

題李廣犯夜圖

犯法寧論故與新無私方可見爲臣竟將尉死將軍手誰道當年國有人

題林泉閑居圖

向在紅塵羨彼閑而今我亦水雲邊只應此日紅塵客却羨吾家小洞天

題田婦紡績圖

稼穡艱難近頗知豈惟田婦獨如斯披圖不用多題品只寫豳風七月詩

題洛中諸公真率會圖

投老雲莊今八年我生常恨後諸賢一杯誰與同真率江上漁樵海上仙

諸公事業照乾坤請老還家笑語温自愧無成年又未也辭簪紱遯荒村

爲孔明解嘲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前輩之詩也切謂孔明之心與三代之佐同非可以出處論其高下故爲賦此以解其嘲云

孔明雖與漢爲臣尺寸無增只舊貧廊廟草廬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

綽然亭口號

十年堅卧玉溪東多謝山靈肯我容爲問賞伊誰是伴抱雲挂月兩奇峰

過李溉之天心亭二首

久別天心水面亭風生吟袖喜重登謫仙將見

游何處揖徧雲山問不應

放眼乾坤獨倚欄古今如夢水雲閑南山也解留連客直送嵐光到座間

詠史

至治元年余辭官歸鄉里日以文籍山水自娛因觀秦漢至魏晉事若有感於中者遂爲詠史詩四十餘首以見意云

齊威王

君道從來本不難令行唯在賞罰間烹阿封墨須臾頃便覺全齊重泰山

左師觸龍

水惟曲折海能通指事直言未必功嘗愛左師開趙后雍容宮殿藹春風

龐涓

縱橫才略一孫卿底事將軍氣未平只此便知優劣了何勞樹下看輸贏

茅焦

積尸闕下欲成丘殺氣纏雲尚未收齊客膝行唯數語誰知狼虎却廻頭

李斯趙高

秦室斯高兩巨奸崎嶇心計各求安闔門到底歸誅滅本欲謾君却自謾

呂后

婦人陰類狠謠俱故德元勳半坐誅鈎弋後亡非命死茂陵剛斷古今無（惜高祖不誅此婦也）

彭越

乘危襲亂起蓬蒿千古風雲有許遭天下已平猶戀寵誅夷休恨卯金刀

周勃

兵子何堪總百官陳平狡獪故多端明知宰輔爲難事不肯傳人袖手看

武帝

内興土木外禽荒壯伐東征事擾攘自巳欲多渾忘盡却評淖子不宜王

漢武公卿動滅夷殺心如此豈君宜他時巫蠱宮中禍子喪孫亡寔自貽

霍光

妻行弑逆子專權無乃將軍太默然女不納[illegible]兒罪死也應慚愧秺侯賢

汲黯

大臣懼罪日驚惶强虜聞風亦退藏底事茂[illegible]如此氣不冠不敢見淮陽

公孫賀

明知漢武慘無恩相印悲持笑汝惛政使一身攖耻辱鼎砧未必到全門

主父偃

鼎食渾能幾許甜先生不避朶頤嫌他時舉族皆夷滅此味方知極苦嚴

蘇武

爲臣惟命敢辭難脫遇艱難亦自安試看子卿

持節處雪花如席不知寒

韋賢

一自留侯去决然再無高士爲膠絃力辭台鼎
歸田里此日方知有此賢

丙吉

瑞氣天成五色文長安獄邸閉皇孫護持高廟
神靈在相國應宜不有恩

蕭望之

自省無愆任衆排便歸廷尉亦何哀當時恨殺
朱雲戇早是剛腸勸自裁

京房

盈虛消息理精微易學從來貴見幾箇裏憒然
無所見區區占候是耶非

揚惲

相臣得罪息交游私室兢兢若自囚歌酒放懷
非汝事本期行樂却成憂

王章

浮雲蔽日黯無輝此際翩然便合歸說似獄中
京兆尹牛衣未必下朝衣

谷永

倚中有救恣開陳縷數危亡在暮晨去拚不過
交道廐至今寃血漬京塵

息夫躬

正進猶難免罪尤况行不法望公侯區區按計
知何益贏得千年臭不休

彭宣

百詐千邪安漢公忠良那肯與相從勇投印綬
超然去不信孔光無愧容

梅福

忠言無路徹宸聰詭服深藏吳市中只道世間

無白雉豈知天外有冥鴻

龔勝

解印歸來老分甘素衣不受一塵沾忽驚有詔
從天下頓覺衰羸十倍添

劉歆

拍塞胸中書五車却能委曲事奸邪當時似此
知多少豈止先生可歎嗟

王莽

桃李元無松柏心鴟梟強作鳳鸞音當時一切
皆從古底事阿衡用意深

王皓王嘉（二隱士公孫述累徵不起遂賜死）

隱無真識保終難勢迫誰能不改顏愛殺蜀中两夫子甘心伏劍死空山

韓歆（以直言自殺）

直言爲國舉朝無幸有緣何却見誅文叔襟懷乃如此誰言高祖與同符

馬援

丈夫奇節在邊庭不願黃腸送此生底事二三煙瘴底鄉居却羨少游榮

劉昆

矯情干譽世紛然才有微功即自傳滅火反言偶爾此心安得不廻天

桓榮

諸生爲學務明倫印綬何須廣座陳以此便爲稽古力阿榮胸次太埃塵

黃憲

風旨言談了不聞諸君降伏每疑人乃知道義熏烝處形迹俱無物自春

楊震（事安帝）

喜君清白羨君忠既去宜平磈礧胸半路慨然

甘自酖先生舒卷欠雍容

李固杜喬

危邦何可一朝居二子雖忠識亦疎地下若逢楊太尉不須更問國何如

小人方寸足機坑君子從來直道行二者早知難並處不如田里樂餘生

魏桓（累徵不起或勸其行桓曰后宮可損乎左右權倖可去乎云云）

將進先思己所行所行不遂有何榮直教遇歎方知止却笑渠儂理未明

范滂

時危政要似愚癡出位譏評恐未宜可惜許多忠義士纍然俱與禍相隨

朱震（陳蕃友也蕃誅爲匿其子事覺考掠終不肯言）

交道衰微數百年死亡誰肯與周全如何當日陳蕃搨止爲南州孺子懸

陳容（在袁紹座見臧洪甘與同死紹亦殺之）

不期袁紹共生全甘與臧洪赴九泉每誦此言千載下令人毛髮尚森然

禰衡

才如利器要深藏揮霍於人何可當自古殺身

多坐此聖賢固不貴詞章

袁閎（爲黨人潛土室中十八年）

志士從來多苦心逃名不厭土房深弟兄妻子皆無見時有白頭老母臨

龐德公

鹿門佳處恣游遨誰識沉冥一世豪莫把功名論出處卧龍終讓德公高

司馬懿

魏移漢祚未須臾三馬槽中已夢符天道好還良可畏不如爲善百無虞

蔡邕

殿廷白晝墮青蜺乾道無剛政可知顧此何時陳正論有才無識亦堪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時政書（庚戌年上）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臣某謹齋沐信宿昧死奉書

皇帝陛下　伏聞御史言官也人君深居九重耳目有不及者設監察御史言之是知御史者寔朝廷耳目人主所倚以爲聰明者也伏自

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迨今五十餘年矣昔阿合馬飾奸亂政臺諫不言爲盜殺之桑哥罔上酷下迨其誅滅

世祖皇帝震怒臺臣不先事而言幾至危殆是知國家未嘗負言官而言官則有負國家者矣況

陛下方緫群策以致太平之功責言於人而以言責之萬不如是政使或爾死自其職又可避乎臣自承乏言官常欲披肝瀝膽具白當世之務以父年耄懼章成復毀者至于再三儻朝廷憐其居職不能不言之心少賜清閒使竟其說或誅或竄止於臣身則受辱之日皆感恩之年

也臣嘗觀自古國家之難多伏於治平無事之日爲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敗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則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柰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爲尤難也夫子之於父非不親且敬也惟親也故有過不敢不爭惟敬也故爭之不敢不盡其誠爲父者若曰吾尊也汝卑也柰何汝不我從而欲我之從汝言或及此則人子之職隳矣臣之於君與是奚異伏惟

皇元有天下垂百餘年始則

太祖皇帝以義兵起朔方次則

憲宗皇帝以勤勞紹國統次則

世祖皇帝以賞罰一天下又次則

成宗皇帝以簡重守成功

列聖相承咸有彝憲初

陛下撫軍漠北天人胥順靈旗所指輒以捷聞中外之心顒其即眞懸懸焉如農夫之望歲會奸謀內搆欲僭　宸極天下之人皇皇焉又如盜入其家靡所寧止賴

宗廟之靈社稷之佑

太母元弟之斷虛焰已灰期月之中民之翹首企足以遲六飛之至者不契而同遐邇一意後

聞

正位上京士賀于朝民慶于市于以見臣庶之

欣戴

陛下者可謂至矣以

陛下孝武英睿鴻福永年因民之心仍

祖宗之憲少抑浮費則隆熙之治可必底無疑固不必紛紜更張求勝前人爲也傳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又曰監于先王成

憲其永無愆前輩亦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伏願

陛下詳味斯言則致治之方有不難見大抵厥今天下譬則一室

祖宗基搆塗茨靡微不完但

陛下擇一二端重者臣謹而守之自可坐享億萬年無疆之庇況

陛下龍飛之始已詔中外凡百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當時識者僉謂

聖心及此幸孰大焉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

一不與
世祖皇帝時異者豈
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
祖宗爲不必法與將臣下巧爲佞辭陰變之而
陛下不知也
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
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
世祖皇帝時任人必循格今則破選法以罰之
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
之

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
世祖皇帝時省臺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
世祖皇帝時墨勑在所禁今則開倖門以納之
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
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煅煉以殺之
彼當國者始言齊政令以甦民瘼今則瘼愈劇而政令紛然始言實鈔法以阜邦財今鈔法愈虛而經費日詘始言下情弗達今壅蔽愈甚始言一新視聽今遐邇怨咨始欲去弊而弊益繁始欲變法而法愈壞其他奸謀詭計謬論詐忠以熒惑 朝廷欺天罔人惟已是利者殆難以舉臣欲默而不語則恐厥後事功不效爲臺臣者責無所逃欲覼縷言之伏見
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非造次一語所能述然竟不免冒 雷霆之威終爲國家言者誠不忍 祖宗百餘年富實完美之業一旦爲二三小人幅裂而絲棼之此臣所以不避一身之禍
上爲
列聖惜下爲天下百姓憂欲使彼聞而改之不致有撓棟覆餗之虞以成 朝廷圖治美意二

耳夫人固有聞其言則若有爲施諸事則無實効聖人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不可不察昔趙括學兵於父恃其辯自謂天下莫敵然其父則不爲許母問其故父曰兵者死地而括每易言之使其爲將必敗入軍後趙王將括母上父言不聽未幾果坑趙軍四十萬長平身亦不保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政以兩軍之交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爲戰勝之具安往而不敗哉此古人所以重質慮輕浮

華薄巧言敦實行務守成重改作者盖有見乎此也耳

祖宗之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積其立法也亦非一臣一士之謀比及尺地之獲一令之出族畫朋議曠時引月然後定焉今乃於頃刻之間因一人言紛紜變易豈不與

陛下初年詔旨大相戾乎盖嘗伏慮厥今天下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大盜切發者無有宦官作福者無有女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利目前而不虞其久遠之弊惟知泥古而不察時勢之難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繩武

祖宗足以爲治今姑舉其害政泰甚者一十事試爲

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盖聞自昔國家之制賞典將以來有功昭有德砥礪群情鳩集庶事者也故功有大小賞有重輕德有厚薄爵有高下輕其所重則勤勞之人解體高其所下則僥倖之徒生心是以善爲國者當其可賞雖仇而不吝其不可賞雖親屬不以假之況貨財非從

天降地出皆

世祖皇帝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奉之將外供上帝百神之祀成朝聘享覲之禮待邊陲征戍之需備年歲凶荒之變施當其度則國足民逸上下裕如少失其宜則國困民乏中外騷動

陛下所知者謂堂堂天下何珍不有何奇不臻隨取隨盈故不靳惜而不知四方萬里之外窮鄉陜邑疲氓嫠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躡不測之危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揀金求珠者冒莫能度量之深比至積微成巨剔僞存真變惡爲美改朴以文不知爲日幾時爲功幾許爲費幾何然後得入有司之選其上之也水焉則舸陸焉則輿虞其盜也則又抽兵以衛之調民以警之乾沒則責償於見官腐壞則倍徵於來者其成其貢其來其入其始其卒在下者有如此之難茍因一笑之歡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功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昔韓昭侯有弊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爲言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爲而嚬笑有爲而笑今襃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夫古人以弊袴之微爲重於嚬笑猶不輕以假人况累朝內帑所儲珍奇寶玩之物又豈特弊袴之比哉昔我世祖皇帝臨御三十年乘輿服御皆尚儉素左右之臣雖甚愛者未聞無故而得尺帛寸金之賜故能外芟寇亂內杜臣奸國用日饒威權兩盛玆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歟伏覩陛下即位以來每及民瘼常欲銳意愈之其子愛元元之心非不切矣然四三年間呻吟者尚

多豈非　朝廷於恩賞慶賚之際或未惜歟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曰節用而愛人臣嘗歧而二之今乃知節用斯愛人傷財斯厲民矣伏願自今凡有所賜上思世祖皇帝惜財富國之意中思聖人制度之言下思百姓殫力罷精之苦將不待傍取他求而公私無不給矣二曰刑禁太踈切聞法者天下公器將以威奸弼教圍民于一者也比見近年臣有贓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

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寃孰伸耶故古人以赦爲偏枯者政以謂此按書眚災有赦五刑之疑有赦周官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誤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肆赦之原盖出乎此叔世往往以赦爲可禳災祈福故嘗輕易頻數抑不知福者由人積德累行而生非縱惡惠奸之所能致爲田而護稂莠徒損苗稼不足以言仁爲國而宥奸貪徒撓善良不足以言福貴爲天子何靈不佑何祉不集尚奚假彼狴犴胥靡

之助使其宥而知改猶或庶幾如狃恃寬恩豈不益滋其惡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民有朝蒙恩而夕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曰赦令之頻故耳意者以爲先犯幸而不死今犯即前日應死之罪兩禦人貨而止坐一罪於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我因而遂引虛扳根連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惡防範不能制哉誠以在上者開其爲盜之途

故也又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藳未脫而奸
民已復群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
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優釁
深益熾又古者犯法受刑今也犯法受賞其曰
兂曽麻者尤爲奸盗之招深損威權甚非導民
以善之義者漢司馬吳漢病光武問所欲言他
無所及惟曰願謹無赦諸葛亮治蜀軍旅數興
赦不妄下而敵人畏之唐太子承乾爲長孫皇
后病請肆赦以來福后曰赦者國之大事惠奸
敗法何福之爲是知自古明君良臣賢淑之后
固未始以數赦爲美事也伏望　朝廷自今臣
有犯法止左右毋得祈請好事當原者先老幼
疾癈其餘犯者一麗於法如此則刑罰中而臣
下肅矣三曰名爵太輕伏覩
陛下正位宸極
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神器再寧
喜激於中故於左右之人往往爵之太高祿之
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參政
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伎藝而得官曰國公
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

之輕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使
天下之人駿奔事功而不容後者以其有此而
已故書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
其賢茍不論臧否勞逸因一時之懽輙加以杼
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是彼
優游如此而得是則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
國家之急也哉大抵人所以重夫勢者以衆不
能皆高而已獨歸然衆不能皆豊而已獨綽乎
有餘故也譬則狐白鳳錦惟服者少故人以爲
貴若人人服之則與毳布奚異焉使其受而知
足猶可萬一等而上之厭心溪壑其爲患也庸
有旣乎今夫鷹隼所以易制者不過恒使之飢
焉而已矣一或厭飫鮮不決雲叛主而去名爵
於人何以異此以其班資之降殺服色之等威
宜若虛名以言夫與奪輕重之間則朝綱張弛
人情離合國體強弱係焉古之人有見乎此故
寧賜人以金帛他物不以天下公器假人衛仲
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爲不如多與之邑湖陽
公主爲子求郎漢明帝以爲茍非其人民受其
弊我

世祖皇帝朝伯顔丞相負平宋大勳官止金紫
光禄大夫今朝廷諸臣臣不知有何勳何戚無
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使其有伯顔丞相之
功則不知復以何官與之伏望自今普加沙汰
其有夙嘗近侍立功漢北奉
特命而官者聽其仍舊以貢獻以請謁如墨勑
斜封之類下有司拘拔已授者滿日黜降未授
者一遵選格差除如此則僥倖者無隙可乘
朝廷尊而名爵有所勸矣四曰臺綱太弱夫國
家之有臺憲猶邊陲之有禦兵雖敵人遠遁而
反側之患不可不防雖奸黨斂蹤而專擅之謀
不可不察其或見敵人之來而攻之過慘聞小
人之憯而擊之失實在上者則當嘉其爲國優
而容之以伸其勇敢之氣而收他日緩急之用
夫畜犬將以吠盜不可以盜戢而畜不吠之犬
豢猫將以捕鼠不可以鼠伏而豢不捕之猫此
擧世所共知也然犬之吠也豈必人人皆盜見
其不熟於目者無不吠也猫之捕也豈必物物
皆鼠見其可適於口者無不捕也若犬以吠非
其盜而烹猫以捕非其鼠而逐將見盜鼠不勝

其繁而犬猫有不勝其屈者矣且責言於人而
以言見罪是猶飲人以酒而以醉見疎駁下之
術恐不如此昔我
世祖皇帝每戒飭臺臣及下求言之詔必曰其
言可采優加旌擢如不可采亦無罪責夫冕旒
之前言不中禮宜若可罪然國制不論者蓋恐
因一人而沮天下之善爲細故而失天下百姓
之計也苟以一言不中徑加誅戮則天下必將
箝口結舌無復告以善道者矣上不聞善則何
弊不生昔唐太宗嘗曰自古帝王有興有衰猶
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以至
滅亡朕既深居九重不能見天下事故布之卿
等以爲耳目勿以天下安寧便不存意觀太宗
之言與我
世祖皇帝求諫之意數百載下若出一轍於戲
聖哉伏惟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以來
紀綱法度廢無一存昔在
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閫臺
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
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況中外之司論其

關係重者無過省臺就二者言之臺爲尤重蓋省有宰執爲朝廷股肱臺有言官爲朝廷耳目夫人必先聰耳明目然後乃能運用股肱若耳目有所蒙蔽股肱雖能運動詎得如其意哉以是論之則人主苟欲保全宰相莫若精選言官言官得人則宰相必恒恐懼脩省不至顛危言官不得其人則宰相必肆行非度卒與禍會是知言官之嚴乃宰相之福言官之懦乃宰相速禍之階臣嘗觀史籍所載自古奸臣欲固結恩寵移奪威福者必先使臺諫黙然乃行其志爲

人上者苟不時引臺臣訪以得失則奸至前而不察弊盈外而不知釁伏中而不聞庶績隳而群心搖矣臣固知堂堂聖朝萬無許事然臣自弱冠從事久叨 國恩不勝拳拳報上之誠所以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比見累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荐臻沴疫暴作郊關之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纍纍焉鵠形菜色就餓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相典鬻爲食者在在皆是當此灾異之時朝廷所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舍禁蠲征損服御發倉庾止貢獻停一應不切之役下紓民力上荅天心今聞朔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脩之擾内則有養老宫展造之勞括匠調軍旁午州郡或渡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日無之粮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睊睊無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列似此疲氓使佛見之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趣成邀功覬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

國家之財詘生民之力殫哉夫自古帝王非無土木之役也惟相時而舉度力而行可則興否則輟其有必爲不容已者則基焉以待歲年在下者既知上之人愛憫如是故臨期操畚荷鍤樂然趍事靡遺餘力焉謹按禮允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聖人謂使民以時者盖指此而言也昔魯公城中丘城郎皆當長養之月故夫子筆之春秋以昭其失夫人君所恃以爲國者無急城郭焉使築之非時何損於政而聖人畧不少貸必大書特書

者盖天之於物也無不愛王者之於民也無不養養民之道無他不奪其時而已矣時不奪則民力足民力足則生理饒生理饒則禮義興禮義興則風俗美風俗美則教化成教化成則天下治故爲國以養民爲本養民以不奪其時爲本故春秋諸營建無巨細必書誠以民力爲重故也昔漢文帝欲爲露臺計用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産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唐太宗欲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以百姓瘡痍未復太宗遂罷其役夫以天下之富

視百金之費一宮之建眞不啻九牛之拔一毛而文帝太宗猶以勞民耗物而止況五臺新寺等役其費豈止百金其勞豈特一宮之役其直又豈止中人十家之産而已伏願

陛下於是數工而罷其一無俾漢文皇唐太宗專其美於前則天下幸甚六曰號令太浮夫上有所爲而天下無不響應者號令之信而已矣號令之於國猶血脉之於人血脉無凝則疾病不作而人必安號令推行則奸惡不生而國必治書曰慎乃出令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命重

則君尊文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言人君當慎重其命不可輕易出而造次發也臣伏見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棋其立法舉事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又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他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盖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人情有未諳時勢有未審事理有未達或急於迎合之

私或牽於好惡之過或狃於聞見之迂所以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昔

世祖皇帝每舉一事明見其可亦必下公卿大夫館閣諸老集議何則盖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獨任則小任衆則弘至其聽覽之時又必出而坐於路寢之外其或不出亦必畢入群臣使各罄所懷如此而情僞之間猶有未悉況今省臺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有一人得旨而出衆人懵然不知者有衆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聞者欲望下情上達上

澤下布其亦難矣臣愚乞自今凡有更革之事
仰遵
世祖皇帝館閣集議舊制使彼悉心叶意博詢
利病詳究可否然後面同入奏庶幾命令之出
有建瓴之易無反汗之難若官若民舉知遵守
而無翻覆不一之患矣七曰倖門太多伏聞衆
星麗天其所拱者北辰百辟在官其所奉者
天子次
天子而尊則
太后焉次

太后而尊者則
皇太子焉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專制義無
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已今國家爲制寬大
所以諸王宗室皆有生人殺人進退人之權夫
慶賞刑威當出於上久假不歸則飛揚跋扈之
勢成有不可制之一旦者矣惟謹於始則無後
患防於漸則無近憂夫水之微也抔土可塞及
其盛崩城不足障之火之微也滴水可救及其
盛決河不足滅之是故自古聖君賢相所以能
逆折亂萌潛消禍本使天下陰受其賜而弗之

知者灼此道也臣比見天下遥僧邪巫庸醫謬
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
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
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因
其衆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搆事端啗以甘
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爲其所惑如近濶
濶出太子賴發覺之早未嘗變生少有不及豈
不可爲寒心也哉其致此者非但下之人不知
涯分自底滅亡抑亦在上者恩之太重御之太
寛有以縱之使然也夫自古亂臣賊子初亦未

嘗敢有覬覦神器之心或以辨給遇或以詼諧
入或以伎藝親或以功利合合則愛愛則賞賞
則驕愛之極則肆始焉望闕而不敢進今則出
入如巳家始焉被問不敢言今則縱談無所忌
始焉蹜蹐而心悸今則騎其騎而服其服始焉
妻妾皆常人今則貴族宗蕃之所御者使其能
夕惕兢兢深自貶損尚或可免苟因是以思曰
吾所服如此所騎如此所御如此其去南面之
貴復有幾何於是求所不當求問所不當問日
滋月熾惡積罪盈乃從而按問誅之非在上者

有以縱之使然而何故君之於臣也尚嚴而不尚和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縱狎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非政則不與之言無故則不命之坐非大勳勞則不賜以車服珍異之玩何則蓋謹微防漸其理不得不然也臣之於君也尚敬而不尚諛過位則變入門則僂背闕而坐者斜蹝馬之芻者罰道焉則下車有命則不俟駕而赴何則蓋臣近於君恐其褻瀆慢易預遠不敬故也於戲使上下胥盡其道則自古敗亡之禍豈復踵於世哉昔漢宣帝時徐福言世臣霍氏太橫宜以時抑制保全書凡三上不報其後霍氏竟以不軌赤族當時議者謂不從徐生之言以致君臣兩失臣見厥今藩王宗室左右大臣侈肆尤甚伏望 朝廷自今待宗藩以恩而濟之以義遇群臣以禮而輔之以嚴凡一切鄙俚之談隱微之請並賜禁絕庶使尊卑之分明而政柄歸乎一矣八曰風俗太靡嘗聞治天下有至簡且易之道倡於上則應之於下作於邇則應之於遠端一身而千萬人化者風教之謂也夫一家之風欲正爲親者所宜先之一郡之風欲

正爲牧守者所宜先之一國之風欲正爲諸侯者所宜先之蓋自上而下者謂之風因上而成者謂之俗故風俗國家之元氣風俗厚則元氣盛而享國之日長風俗薄則元氣衰而享國之日不敢必故古之善觀人國者察乎此而已矣臣伏見方今之俗以華相上以僞相高在仕者愚玉碎而才瓦全貴雷同而鄙崖異以氷蘗爲沽譽以脂韋爲達時以吹毛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己者雖蹠蹻而必用逆己者雖夷惠而靡容自非確焉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末易善其後昔唐天寶之際其風俗可謂汰矣至代宗以楊綰爲相以清儉率下拜命之日朝野舊習爲之頓衰郭子儀方宴邠州聲樂減五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嘗騶從數百止存十餘御史中丞崔寬第舍甲一時即日撤而毀之其他聞風而化者不可勝紀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爲有徵矣第後世爲相者夙無致君澤民之誠一隨紛華頃踵俱變既乏時望又不能勉自克治苟假威權爲己尊重所以立之而人弗立道之而

人弗行綏之而人弗來動之而人弗和一切憂爲不勝其難者由行不素脩聲望不素孚於人故耳古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語謂其身正不令而行孟軻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以此歟夫以宰相之賢而猶使人感化之速如此況貴爲天子果有志於移風易俗信乎其不難矣九曰異端太橫伏聞三代有天下者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視民飢寒不翅在己故井天下之田使民均有其業其有逃居不事其業者謂之閑民倍其賦以責之古者十農夫而閑民或一今也十閑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飢寒之虞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蠹財害農之源而已昔漢文帝以錦繡纂組富商大賈爲侵牟農利傷害女紅猶議禁之況百此病民者顧可恬然莫之省耶臣見方今釋老二氏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墮之民爲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籃縷以實腹盖體焉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今年造某殿明年構某宫凡天下人迹所到精籃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宂居露處曾不得葺茅撮土以覆頂託足焉彼不知惠迪從逆之原妄談禍福不知原始反終之故謬論死生簧鼓流俗掫徒結黨使人施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以爲之衣納子弟以爲之童僕輸木石以爲其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而又爲世所欽爲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髡首從游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今夫田野之農終歲勤勞猶不免飢寒之苦彼一祝髮則情欲厭足莫敢誰何固無訶其舍彼之難爲此之易也使其精嚴所業眞能爲國祝釐延祚猶爲庶幾今也盜獲者有焉奸敗者有焉謀反大逆者有焉夫人必先齊心明德然後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苟穢惡周身彼神明方且惡而走避之不暇矧肯歆其祭而降之福哉昔世祖皇帝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之後奪於衆多之口尋復中止至今識者爲深惜焉古人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不能衣食一僧蓋言其蠹財害民之甚也臣嘗略會國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

餘粮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餘資彼燒壇設醮吹螺伐皷奚爲哉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明監伏望自今諭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並勒爲民以竟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豈不可爲曠代未聞之盛典也哉十曰取相之術太寬伏聞宰相之職代天理物表率百僚國之柱石民之冠冕於是乎在其賢與否天下治亂係焉嘗考詩書所述歷代史冊所載有政熙時泰四夷貢職吏良民義者必由天子命相得人而致之其有紀綱紛糾群小競進海内利弊災異荐臻者必由天子命相不得其人而致之故古者命相内則詢諸大臣外則酌之輿議上以稽諸國典下以應乎民心殆不可寵一人使千萬人受害徇一己好惡廢天下後世議論之公以堯舜之明將有所登庸亦必四岳是咨而不獨主己見豈非宰相任天下之責其勢不得不與天下共選之故歟或者以爲人君任相可斷之獨而不可奪於衆是不知夫所謂獨者集衆人之議折衷一

言之謂是豈弗謀於下惟己是任之謂哉嘗見前代人君拂衆命相以致禍敗者不可勝紀試舉其尤者一二以者監戒焉唐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天下之人皆以爲奸邪不可相而二君獨任之不疑庇惡排賢卒致播越之禍蓋嘗因是以思奸臣所以結知於上牢不可破多由語焉而隨聲行焉而承意探其將喜而先之以笑逆其將怒而激之以言好樂則開以鄭衛之音好貨則逢以聚斂之說好飲則導以宴游之樂好獵則牖以馳逐之娛凡百所好靡不委曲承迎在上秪知其益己而不知有大損在焉秪以爲愛己而不知有大不愛存焉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臣直士多責難於君故其言往往若不可聽然反而求之則所慮者遠所防者深佞臣邪士多貢諛於上故其言往往若所樂聞然徐而察之莫非淺近無益之事人君誠能拒其所樂聞而勉強廻心以從其所不可聽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漢唐可有國至今不絕也

欽惟

皇帝陛下肇登寶位推心御物納諫如轉圜人有片善不考其素輙超資躐等用如弗及是知
陛下於用人聽言之間可曰兩得之矣然言有是非貴於詳審人有賢佞貴於别白似是而非似賢而佞聖人謂惡鄭聲之亂雅惡紅紫之亂朱者不可不察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多結罪入狀自求進焉若無其事何幸如之萬一或然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今夫一縣一邑將任一主辦小吏猶必擇其廉慎素爲衆所信服者爲之豈有宰相國家安危所係而各從其自舉哉伏望　朝廷自今凡有大除拜宜下群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憎愛者以私去取焉將見廟堂無冒進之嫌人主無偏聽之失公道開而人君之能事畢矣臣聞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方內寧謐臣嚴其威民孚其德者不過於此十事見之明守之固行之必焉而已矣然功雖賞而不至於泛罪雖罰而不至於苛知名爵爲報德酬功之具而不輕授知號令爲戢奸弼教之物而不屢更基綱

其弱而激厲者多土木惡其勞而興造者少其他如躬儉素以敦風化别異教以崇士流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此皆三代以來聖君哲主之所謹而後世子孫所當拳拳服膺不可忘於須臾者也觀夫中統至元之間其效爲可見矣伏覩
陛下四三年之間事
祖宗以孝遇臣下以仁懷生民以惠其志非不欲追蹤
世祖躋世泰和然而再易省臣迄無成功者蓋有二焉一則左右之臣秖知逢迎而不知盡言竭力以效忠二則
陛下惟知責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夫匡時濟世爲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之成亦須　人君側躬脩行以應於上然後頌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
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冒瀆
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二

序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已盖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横開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勍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皷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絶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規彼選兵而陣擇地而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醼酣後岸然瞋坐辭致碑隱書者或不能供童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駃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爗一時名勝靡不鰓鰓爲自閟所有伏避其鋒而將相鼎族輩金籠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路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湖間贐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邕韓愈二人或所旣若市或酬金牣門最其凡論之公蓋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遠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奇傀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所懇

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禄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送田信卿上和林宣慰司都事序

余少聞和林漫不知爲何許及來京師得諸嘗往者和林爲朔漠窮處地沍寒不敷藝植禽鳥無樹棲而畜牧逐水草轉徙舉目莽蒼無居民盛夏亦雪風則沙礫脊飈咫尺無所辨行者日一再食惟馬湩禽炙而已夜則直斗取道以前茫乎若迷者累月乃至驛置五十爲里六千有奇 朝廷以瀕衛邊要往年 詔闢元帥府塡

之又選貴冑耆德衆蒞厥職而責任之專殆與一行省埒今年春帥府都事闕選數輩俱以遠辭於是堂掾田君信卿慨然請行或曰都事非正員和林非內地子今掾蒲循所宜得固不失一近縣烏用自棄荒遠如是哉君曰仕不心乎國而惟倖一身之安吾所恥也或曰執政遂優而遣之及行同事咸祖餞德門外友人張其執酒前曰今人於仕資格小不合意呶呶論列若無以爲生旣遂或所授差遠輒稱疾託故以避縱徃不事事事又不克竟者聞吾信卿其亦

有所愧矣大抵天下之事常患無非常人任之得其人則難可易危可安獷可制而携者可懷且今阻聲教者非他族別種皆國家所嘗股肱手足視者第以厭㓞詸於邪說艱於卒改故自伏於日月所不燿之地是豈異姓諸侯王怙強逆命者比哉苟懷之以寬仁要之以信義無釁其境而遲以歲月彼有不格者乎信卿嘗與共事知其臨事有遠慮故敢以是語之意必不以爲迂而糞土吾言也

送柳唐佐序

世皆曰官外者唯縣尹爲切民州次之府郡又次之譬則子於父母於大父母相距寖遠其情意寖隔以薄走獨以爲不然夫父母愛子固爲天性其或狠忍殘酷自戕所生彼爲大父母者將忿而謫之邪亦將縱其毒而莫之恤也苟縱而不恤則父母之罪小祖父母之罪大也苟怒而謫之使易其行則父母之恩即大父母恩也顧何隔遠之有哉嗚呼飢而啼寒而呼痾癢而爲不寧或肆於嬉而及於井或輕於出而途於迷此赤子之常也於斯數者而有一焉不於父

母大父母咎之而誰哉故余直不敢以路尹爲遠民者此也友人柳君唐佐由章慶使司同知出拜懷孟路總管以余嘗職民於外過而求言焉切謂吏之於民親之如子是或一道故以是說贈之若夫唐佐之才若行詳見清河元明善序茲故不及

送郭幹卿序

余平生交游甚鮮性且不喜苟合非其人雖貴且富不以屑坐是零丁於世行焉而無伍倡焉而莫之和者二十餘年于茲矣至大改元始與

今右司貟外郎郭君幹卿同拜監察御史先雖識君衆中其所抱則未之知也迨共事憲府每私相勗曰仕宦而至御史要莫甚焉平昔所懐庶乎可以言矣於是凡朝廷利病得諸聞見者靡不言之其章則余二人必共議合署聯其銜以上未來之禍所甘心焉事雖秘而不傳之人君與余每言及之亦未嘗不慨然自許至於知與不知則固有所不計也雖然君由余而瀕危隣殆余由君而垂虆虎口者亦云屢矣嗚呼使當時萬一蹈禍則余二人尚得聯武青瑣以有今日哉由是而論人之涖官臨事顧忌不前所謂無關得喪徒鈌雅道者信矣君謀畫深遠嘗欲的而後發而余也弟知職所當介成敗或不暇計以余之踈濟君之密所以不至顛覆者亦未必不由乎此也雖然古人舉事未始不忠義自將固不以幸存苟免爲智也忠則盡於所事而無不言義則安於所遇而無不定若乃依阿洩涊凡可保身固位者無有不至一旦事敗情露罪延其家乃自取耳尚何人之責哉故由道得禍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福枉道得福君子不以爲榮而以爲禍嗚呼之言也微吾幹卿其孰可與語此於其別遂序以贈之

送蔣府判爲道士序

異端横中國釋爲甚黄老次之然二氏爲害綿千數百年而卒莫之夷滅者其故何哉盖人所惡者莫甚於死而老氏餌之以長生人所好者莫甚於福利而釋氏餌之以因果上而王公下而閭閻丘民莫不篤信其説以爲敬而事之則能資福已禍今雖貧則其再生也必富今雖夭折則其再生也必年嗚呼是不知人之壽夭貴賤皆命於天殆非佛老二氏所能移易况人既死則其魂體俱離豈有能復假胎於人輪廻而生之理夫男女相偶則人生焉鳥獸相偶則鳥獸生焉雖三尺童子知之信如彼説則人亦可胎而爲獸則獸亦可胎而爲人矣天下有是理哉彼爲士大夫既不能以辭闢之顧往往爲彼所愚亦從而靡豈不深可惜哉前睢陽府判蔣君其性冲抑嘗欲超然世外以親老黽勉于仕者且十餘年近以親終遂弃妻子入深山爲道家者流將終其身諸公由賞其決咸詩餞之要

僕爲序切惟君平昔讀書達義理二氏之妄必所素知今焉若是者其意不過倦游厭仕姑徜徉泉石以休形息影夫豈樂彼無父無君之教長往而不返哉昔張子房當漢之興棄萬户封願從赤松子游唐嵩高張隱君有文武才寄迹老子法中以養其親槩以名教責之可乎吾意蔣君此舉殆與彼無異恐議者觀其外而不究其中故書此以冠篇首

送李漑之序

曩余謝太子文學數往來今翰長牧菴姚公門時李君漑之從牧菴學白皙眉目秀鬚髯且美類神仙中人後又得所述飄逸有新意問其里則濟南父字和甫仕江南久余以同鄉閭喜甚尋用公薦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士夫皆賀得人而余獨不見其以是喜者叩焉則曰洞親老學且未竟將藉此奉懽歸以求吾所未至敢以小有進畫其大耶余聞愯然曰子乃志是哉今人甫執卷已心軒冕獲寸級輙泥土所業弃不反顧者比比是子乃志是哉夫編脩官品雖居八國史之事寔預焉選部執資考法比校甚嚴

君素無所階一舉而班諸太史氏在他人得之其自榮幸爲何如而子顧以爲不足欲歸以安親而肆力於學則其志豈淺淺爲丈夫者比哉雖然夫聖人之道閎遠高妙愈求而愈無窮非心專志確未易致之嘗聞諸師爲學當若濟河而戰必戕舟發梁焚次夷竈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始可以有得外陳編簡而內思鴻鵠雖於焉白首奚益哉漑之歸其以是勉焉則於親於師於知己庶有以慰其心且不孤其所望矣余與君同里在京師比居又相好觀其言則他日所至殆未可量於其行故敢以此勉之

孝子王善甫詩序

子孝於親在古爲常事肇王化既邈或詠於詩或筆諸經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至近代爲尤異焉嗚呼世道隆殺可見已夫表一人之孝則舉族愧德矣表一家孝則闔邑愧德矣表一鄉孝則餘郡國愧德矣今人鼓之從臾之猶患不力於善若乃較然別其所稱明其不足道中材以下鮮不覷決其防以濟厥欲則是爲一夫而萬九族爲一家而厲鄉邑爲一鄉而厲諸郡欲

俗之厚得乎哉或曰所以表之者將勸善懲惡初無褒此貶彼之謂余曰夫權衡所以防欺也不知權衡出而欺益繁盟質所以要信也不知盟質頻而信愈寡自余貳禮部中外婦以節聞子以孝上夫以義薦者充溢桉牘目煩於披而脫脫於署然訪諸人有勢取者有賄得者有表甫植而陰渝其守者欲閣而不為行則懼夫為善者沮欲黜其舊而不革又懼夫稔惡者無所懲惟覈實詳別之庶得其人而不底於濫矣度支監經歷李愿甫頃過余言其溧陽里人王善甫事親孝親卒廬墓側終喪又築臺兆所而屋其上圖祖父母父母容其中以時奉嘗其用心亦厚矣朝廷表其門為孝子諸公多贈以詩予以我故幸冠之以序切傷古道之不能復而病偽善以欺人者之多也故述此以貽之庶使彼此聞而交有所警也

送王克誠序

士未嘗不志乎天下也亦非有志而無其才也志與才兩有其所以不獲施者時不與焉耳時苟不與雖聖賢惡乎施雖然夫水不必江漢然

後能潤物一溝之溉所及若不廣謂於物無益則不可也迹是而論士凡從仕中外者無曰崇庳大小苟有所效人有不蒙其澤者乎窮廬草茅可謂時不與矣行脩乎身善刑乎家化流一鄉一國則其所補亦豈細哉嘗觀自古名人志士遭時際運出而用世動焉則民從語焉則君聽其事業炳焉足為天下後世法者莫不皆由薄於己而厚於民約於家而豐於公室舉天下利欲不能動其心之所致耳夫衣焉必華食焉必珍居焉必閎麗位焉而必高崇其為心如是而曰我能為善吾不信也虎豹熊羆天下至威之獸然卒肉於食皮於寢者驕氣盈而欲心熾也大抵義與利不能兩大義重則利輕外穠則厥中枯落此理必然無足疑者友人王君克誠端介有學守涖官必求報稱耻齷齪以取容揚歷二十年厥閥籍籍薦紳間妻子告貧敖然不以綴意居陋食菲裕如也蚤從關中蕭徵君維斗學故其志尚不卑凡若此嘗與共事其論議起余甚多近由禮部郎官出為陝西行省左右司郎中位雖幕僚一省之務靡不預焉余喜此

行之足以有信也於是贈之以言

送元復初序

士所貴夫學者安於內不搖乎外而已用則經綸天下不以爲夸否則著述山林不以爲歉盖經綸所以行道著述所以傳道其於沉顯晦雖若不同揆諸事業則埒也故士之處世進不欣退不戚一意義命囂囂然無如而不自得者灼於此而已矣大抵彼於焉不務急利而徇名所以傴僂於未得施施於幸成隕穫乎失狼狽乎退者比比是欲望窮達胥有所立難矣清河元君復初登宦學江南富於觀覽文辭踔厲奇刻肖其爲人事有當言剖露無所藴人以是重亦以是忌焉要其心無他也比由樞密照磨辟掾中書綽有才幹聲未再歲以徹故去職略無所動即浩然挈家而南將讀書山林閒弃其舊而惟新之圖嗚呼如君可謂善處得失者矣雖然人不歷成敗貧分雖高其謀猷終不能底夫深遠且天將玉人於成其顣頷頓挫有所不能免孟子所謂空乏其身行弗亂其所爲者信矣吾恐復初此行非惟不能深藏久遯將因是反得

厚其所養而趨其所未至他時挾所有而復來則赫赫乎時者非乎其誰哉館閣諸名公咸詩餞之友生張某寔爲之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序

送堂邑忽哥赤宣差序

凡今爲令者率病監縣非其人刻心撓法盛氣立威陰嗾同僚使日以私聞甚則飛讒語以怒上官滋厚息以與民市令一搖手則沮遏百端才者弛於承宣庸者甘爲所壓而無所於訴此厥今州縣之常而天下爲令者之通患也走嘗聞而私陋爲令者不通無術乃尒大抵人非木偶疇無良心莫猛虎狼卒使弭耳下人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馴獸莫如仁格邪莫如正治僞莫如誠允若是雖秦越之人亦不吾梗是豈宜獨咎監縣也哉始余授堂邑除訪諸民僉曰監縣公忽哥赤德人也凡三爲邑長未聞有辭同列閒既共事見其祥容遜語恂恂樂易政不主已惟是之從余由是大異焉盖君胄出名閥戞戞習而敦尚詩禮又過許余爲才而敬信之凡樂吾疹磨吾玷相吾瞽者繄君之力爲多議者獨歸羡於余過情甚矣兹因北上故不敢掩其善而掇實書之庶俾凡爲監縣者聞之有所

矜式云

送諭仁本序

往年赴　太子詹事丞召舟次通州諸公來見者僉言清江儒士諭仁本殖學好古文嶷嶷焉其有立也循循焉其有恒也與人交愈久愈益恭遜切嘗求師家塾歷年弗得遂侶著作李君溉之奉書逆而館之于門者盖有年于兹矣初余待罪衆議省事僅逾歲即辭歸築別業歷城華鵲邨爲園池亭榭自娛如是者九二年而仁本來仁本雖未如走之倦游厭仕察其意亦若悟世幻而褰裳林壑者余既喜得閑又喜得仁本相追從每辰之良濯清流庇深林談經論道自爲天下之樂無此加者不特仁本忘其身旅數千里外雖僕亦不自知其齒髮之邁而山林之爲枯槁也今年秋仁本愀然謂余從先生游年久凡所以闢茅塞厲駑鈍者無虛日僕雖終身事先生庸敢辭第立之親老日有書趣其還願一言終惠敬佩服之則與恒侍几席也無異矣余聞外雖諾其去而心終不能釋然夫父母之念其子固人情同耳投老而得良朋既會而

難於爲別者獨非人情乎哉雖然仁本行矣夫古人之於學非必親炙其人求其道而已矣得其道斯得其心得其心則形迹遼邇有不必論者況聖人之言燎然方冊直患好之不篤思之不審而持之不堅志苟立焉雖千載之上若聖若賢皆可親炙若乃弊弊於俗學挈挈於科業忘其任道之重僥倖一第以華俗詡衆則余之望於子者邈矣大抵天爵之貴世俗所易君子則重焉人爵之貴世俗所騖而君子則有所不屑雖然抑聞仁本之親年亦云邁朝夕與寸禄以華其門者亦勢所不無嗚呼使其知道義之榮有非晉楚所能彷彿則今玆仁本之歸雖不佩六印懷千金而其胸中耿耿者詎不足以光里閈而增重所天也哉於其行故余序而及之既以慰其親又以爲仁本勸仁本其勉旃

葛推官平反詩序

獄無小毫釐或爽死生異焉三代民物淳直罪疑者鮮聖人猶曰欽曰恤後世返淳爲醨俗日以下所在狴犴充牣贖焉而莫辨抑焉而罔克伸者十且七八嗚呼任厥事者亦硧硧其難哉

聖元以仁覆天下州縣之獄皆長官領之慮其或未悉也於路又益官曰推不欲他事俾專職焉代則　朝廷等威其績而陟黜之然非智足灼微才猷周密能權時宜者不輕畀今户部主事葛君雲卿一日過余言其爲推官於汴也嘗錄所上囚有孫秀者由出徵客負不肯償褫其衣以歸客誣以強刼聞有司執孫掠服其人因登舟偶蹶水死或謂舟人以計殺之承告者遽爲然以刑實其獄切疑其僞皆平反之又有李氏牛蹊人田田主牽歸家牢之欲白縣其人恐先以田主爲盜牛聲之官遂當田主如律切察諸隣事遂白馬其姓者夜踰垣其家有所私爲其家殺之妻以仇告獄已具每使者臨覆重其刑莫敢異退即歔欷飲泣余即泣所詰之乃吐實竟從赦免若是昭雪者不一走聞而嘆曰使天下職獄者皆雲卿輩則垂斃而生已穽而出既灰復燃者寧無有耶夫古人治獄不迹之必而惟情之度初無疾頑幸禍之心也今夫赤子及井盲夫失途雖甚戇者無不憫焉彼蚩蚩之氓奚其異苟一聞有犯盛氣以胥之峻辟以繩

文巧詆以中之吾見其茹枉死於非命者接矣仁人君子其忍亦耶大易有之君子政無敢折獄書曰惟良折獄葛君有焉其言尚俾世之官獄者知所法

和陶詩序

春秋列國諸臣往來朝聘宴餞及會盟往賦詩以見志然所謂賦者乃引古詩或卒章斷文取義未嘗出已意爲之于人於詩初不必自作然後爲工也詩且矧肯和韻乎盖詩之酬和始於唐盛於

爲尤盛焉然唐之和者猶不拘之以韻之嚴者無過於宋語雖工則其去古也滋詩本以陶寫情性所謂在心爲志發言爲拘於韻則其冲閒自適之意絶無所及惡爲陶寫也哉余嘗觀自古和陶者凡數十東坡才盛氣豪若無所牽合其他則規規政使似之要皆不歡而強歌無疾而呻吟此君子不貴也余年五十二即退居農圃日所事因取陶詩讀之乃不継其韻惟擬其題發已意可擬者擬不可者則置之凡得詩如十篇旣以袪夫數百年滯泥好勝之弊而又使後之和詩者得以揮毫自恣不窘於步武春秋法大復古則余之倡此他日未必不見賞於者云

序菊

諸花中獨愛菊非矯情襲陶之高之潔而夫菊之種甚繁花若色亦不一葉雖荏苒然隨其花而爲狀亦不同味則似苦而甘以輕體延年者無分黃白紅紫朱則一黃爲菊之正色然黃之中又有所不一

焉有濃者焉有先黃後白者焉有黃白爲其他或紅或白或紫或朱者亦如之師傳有黑者由未之覩玆故不録夫色他花亦或有然者若乃花之不一吾惟焉且五行之氣播爲萬物其精英之餘奇卉陰陽一噓而滋榮陰陽一吸而揫也獨能於揫歛之時揚芳吐秀又能狀蕉之此其所以爲尤奇也歟夫牡丹花品也然其花止如其名蒻則有桃花若者黴若者有垂絲海棠若者有薔薇芙蓉若

者枇杷茘支牡丹若者木香荼蘼棣棠若者凡若彼者亦不一至其生也雖有踈密脩短小大肥瘠之不同大槩皆叢而不樹㝡余平昔所見率不越二三尺蕭潁士謂旣低其枝又弱其榦者其爲叢葢自古然也其強之以爲樹者纔近年見之甞聞園丁言菊一叢可折數十本一本則枏其橫枝掇其傍蕾惟餘數蕚若然則花之數也廣徑可三寸許其孤高可以丈餘由無庶孽以切其氣故也余聞哂且詰曰審如是則焦僥去其手亦可使如古防風氏乎園丁亦哂而不荅後余宦京師於宗人張儀之家見盆植六七尺強者其名勝金黃鶩詢之語如園丁旨其家又云此猶非高者苟巧於摘剔工於矯揉勤於膏沃專於護持有踰尋丈者余雖懲前詰之誤然質諸古人之辭叅以平日所見其心終不深信及致政家居於張智甫家見丈五有竒者花殘紅名醉楊妃余謂菊爲高人勝士重者以耿介特立不與凡卉伍也庸可以亡國嬖孽目之因易曰傲霜春主人甚偉余言繼而於姻親吳彥清家見彷彿二丈者名御愛黃二花皆植陶器中高則高矣然其花止五六且居其顛余又哂曰使淵明觀之則必矯首引領踵爲之虛而背爲之仰矣雖欲采落英以杯之恐不可得聞者皆爲粲然因思草木非有古今之別也然昔者殺而今焉隆昔者叢而今焉樹者何也葢群彙囿生大化之中氣升降而物亦隨之理勢然也況古人厚而今人薄古人約而今人汰古人朴而今人機且巧爲彼物者惡得不與之靡耶嗚呼嘗聞申包胥人能勝天之言爲太過今以是花觀之則申公之言爲有徵矣雖然夫菊鍾秋肅殺之氣以生葢其性本貞切嘗引之以況壽者惟貞也故密可使之疏焉短可使之脩焉小可使之大焉瘠可使之肥焉若乃霜之風之不爲變易摧落者此則人所不能爲也葢人所能者末也其所不能者本也本於天者貞而人從而脩之則其益茂益長也又奚訝余於是得養生焉故叙之以示與吾同好者

衛聖編序

自孔子没千數百年諸儒及異端冒爲辭以夸詡後世者不可選紀初學或不能別往往謂聖

人誠有是言或援以釋經或舉以誨人或施諸文字以證已見戴白之儒有輙訛軌謬亦不悟其非者切懼夫鬼目之亂芝也武夫之亂玉也稂莠之亂苗也桑間濮上亂雅樂也遂因講讀之暇稡諸子所嘗假託者以類辨名其編曰衛聖若夫老莊申韓佛氏之書與吾聖經白黑較然則其所稱有不待辨而知者惟左氏荀子及秦漢以來諸儒則不容嘿焉蓋彼去聖人未遠後世又以學術之正躋諸從祀顧其言乃尓詎不誤天下后世也哉今人有妄增損君長言者尚以罔上不道見斥於良有司況冠圓冠履句屨以儒自名者庸可坐視聖人之言爲諸子所濁亂而不爲申別也哉且聖人之言雖曰難知然其辭旨微婉若大羹玄酒清廟之瑟味淡泊而音要眇與彼賢者之言固自不同而或者見其出自大儒卽從而尊之信之略不敢致疑於其間嗚呼此衛聖編之所由作也夫不得聖人之心必不能知聖人之言不得聖人之言必不能知聖人之事今乃加聖人以未嘗語之言誣聖人以未嘗爲之事茍有所見其忍不爲聖人直其屈於千載之下耶昔楊子雲非聖作經議者謂猶吳楚之君僭號稱王以僕之愚輙疑人所不敢疑詰人所不敢詰任人所不敢任雖若隣於僭誕然俾讀是編者不惑於鬼目武夫稂莠鄭衛之邪目一擊而知此爲靈芝爲美玉此爲良苗此爲雅樂其於聖經賢傳未必無絲毫之補云

歸田類藁自序

文章天下難事自昔耗精殫神以蘄立言而迄泯泯無聞者何可枚數嗚呼奚作者毀而傳之於今者不多見耶余蚤嘗從事焉筮仕來益知非易欲中輟未能閒雖掾舡弄翰第因事寓懷及應酬徵索而已初非有心班古人甲當世以圖不朽之傳也歷年旣久所述寖多頃因退休家野出而錄之凡得詩若賦若文若樂府九百餘首岐爲四十　卷名曰歸田類藁櫝而藏之用示張氏子孫使知吾家亦有嗜學勤文墨如僕者庶因而有所觀感興起增光其前詎不愈於貽貨利以愚子孫者乎恐或者訾其不火而存之故自列其所以然於編首雲莊老人張養

浩序

送蔡天祥之般陽路儒學正序

士之貴賤顧其行之何若爵之有無不列也何謂行子焉則孝宗族焉則仁朋友焉則義以信或任之事則必殫忠罄力而後已嗚呼士而能是雖身韋布廬草茅吾未始不見其暐然簪組之輝奐乎褱題之崇且麗也故古之人有被褐窮處而天下以公輔斷者如八顧八龍八及之類蓋其德具於身而時論不迨輿望攸屬雖國家有不可敓者繇是而論則士之爲士果待夫

位然後爲顯耶彼中無所存要軒冕以詡俗假貨財以潤屋雖曰貴且富焉吾未始不爲墦間之乞市中之攫禦人於國門之外也然則二者榮辱優劣詎不灼然易辨也哉所以君子之學惟務砣砣乎內凡物於外者不使入其舍而爲吾之擾苟於焉未竟崇虛飾於雕虫篆刻之末一旦納之繁而責以事譬猶策枯以扞敵棹朽以濟海是自趣其敗與溺也尚何功之可冀哉鄉士蔡君天祥性炳烈有爲雖囂處市壥其氣恒振厲無所沮天分既高又濟以學余每見之未嘗不偉其所守惜其未展試於世比授般陽儒學正較且有日過余綽然亭言別余曰函牛之鼎烹小鮮剸犀象之刃剌鼷鼠在君固無所慍尚論人材者獨能無槩然矣乎雖然自昔用不滿能俯首於么麼之任者則亦不少以夫子之聖嘗爲委吏祿以代耕所繇來久然亦豈足害其良貴哉況君太夫人年且八旬不擇而仕斯政人子所當亟圖者欣然而往其孰曰不宜玆因徵言於余故書此爲贈而不敢固陋辭泰定青龍丙寅陽月五日齊東野人張養浩序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記

李平章還山亭記

辯章秦國公早以儒術事皇上潛邸從行中外且二十年格論嘉猷所以開廣　天聰封植國本陰毗治道以棐以迪者靡遺餘力皇慶改元上以耆望舊學旣相之省又公而國諸秦未幾又承旨翰林不再年授一品之職者三其膺眷隆治有國儒臣鮮有儷者公自以布衣致此懼弗克任數請致政休居上弗爲允遂於上黨先塋距數百舉武某山之陽構亭曰還山志其退也或曰士方窮㢡其志未嘗不欲用世今秦國公天子大臣兩定內難不可謂道不行軍國重務奏無不允不可謂言不聽夫人臣亟於退者不越遠讒避禍二焉耳矣蓋讒不必遠當正身率物使讒言無隙之入爲可法禍不必避當殫誠爲國使禍患不自我作爲可師允能是則廟堂之高與山林之邃也奚其異僕曰之言也固臣子律己之上策然聞之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善作者不必善成所以自古明哲之士審機隆盛而戒進於滿盈初非藉以自全蓋陰陽消長物理人事之自然者也嘗見史籍所載勲髙位重者國家一旦顚遇少不及悻悻其色辭彼不自訟夫已之昧於去就乃横生怨望卒之罹尤逢殆使君臣之間胥失不能善厥終者何可枚數況一治一亂固由人事究其本言之要亦有數存乎其間聖人不語及者蓋恐國家有所倚而不力於治理故也彼曰吾留則治吾去則亂又曰容有少俟皆燭理不明信道不篤自治不勇有所牽胥戀嫪而然復有一蹶仕途求田問舍絶口不及人或勸之非惟力拒又從而銜入骨髓嗚呼其樂然受之而踐之者幾何人哉嘗謂山林之樂造物甚靳而不輕以畀人苟非其人雖見留於暫終必假軒裳以去之以是知鍾山之英草堂之靈必福德俱盛者可以塡服於是或者造然失容曰有是哉吾亦從此反躬求吾稅駕之所矣會公命記還山亭故槩括其言而書之以獻

堂邑縣警宵樓記

堂漢陳午所侯邑午尚武帝姑竇氏封館陶公主與堂隣壤由漢而下皆縣焉或謂堂故隸毛州毛廢隸博今東昌是已

皇元有天下若州若縣差以上中下而以堂爲中然户羨事殷常爲他縣劇大德己巳春余由堂掾出尹是邑剔蠹鋤莠閱半載民乃怗然他日劭農會通鎮長老遮馬言茲鎮介二漕渠曰臨清曰會通實朔南轉輸喉咽處民盈四千有奇遠邑治百里遠豪猾宵聚不逞隨發隨逸弗

懲將戢於是檄所屬捕盜官議僉謂戒夜莫嚴更漏然非樓無以溥其聞向也亦嘗及之第卜未定今其材具在遂胥地會通渠北爲樓兩楹二阿廣丈崇倍今集賢大學士張孔孫扁其額曰警宵且走書請記走也承匱邑長誼難他辭切惟官無卑循其分足以忠國事無小袪其弊足以惠人夫夜士夜禁在周官已有之雖近代亦有以更漏分明覘政得人者是殆不可蔑爲末務也且恒人之情多梏於昭昭弛於冥冥覬隙則欲生值防則勢沮彼徒知白日攫金爲可禦殊不知奸宄之生暮夜者爲尤甚焉噫自道湮俗潰有司不知爲民遠罪惟容其網待之所以習尚日偷赭衣載路非民利災樂禍彼牧者蓋有以使然也嘗試徵諸父母之育其子惟其愛之誠故億無不中教之至故慮無不周若乃一切不恤而惟荆楚之臨將見子日以離而鞠育之恩隳矣今觀捕盜官史周二君此舉其有見於茲歟志有之天下之善不必已出故余訢然贊其成併述其事若此史君國人名脱脱木兒周君名汝賢字其濮之館陶人以其年八月

秩滿今藺君才卿實代之皆精敏克張厥職云

甘肅行省剏建來遠樓記

維昔聖人之有天下畫九州規五服惟内是理而外之庭與否弗校也肇嬴秦及古自帝欲籠有八荒於是耀武邊陲者殆無虛歲迨漢興武帝尤勤遠略臣下既弗克正又吹波揚瀾以侈厥欲若唐蒙張騫司馬相如輩楨功一時而蔓禍千載下魏晉隋唐爲尤甚於戲已之未盡惟人不禮不恭之讓邇之未悦惟遠不王不臣之攻以是持心宜夫怨構兵拏厲無有紀極也我

原缺

世祖皇帝前者無非堯舜禹湯治天下大經大法三代以降皆無所及其與横渠先生所對若出一轍厥後力辭執政出教國庠未幾竟以疾去而潛齋先生之於魯齋則又且師且友者也其道合氣同相與維持人紀左右斯文發明正學功於聖門均爲不細大抵世非無儒也而克繼道統者少人莫不學也力行其所得者難嗚呼使後之用世者皆如三先生之正學不雜吾知雍熙之俗有不難復雖然三先生之道雖不能盡行於時觀其著書立言窮探聖賢隱微言

外之旨以詔後世以繩前人其視富貴一時者豈直相距霄壤此平章趙公所以肖像立祠率一方士子歲時瞻仰奉奠者其意豈不曰他時諸生達而在上則當視三先生之事君窮而在下則當視三先生之處已若乃於焉不務惟事虛文以爲規取仕進之計是則三先生之罪人也故不敢不預爲諸生告之

勑賜成都紫巖書院記

綿竹廣漢屬邑北違邑二十里爲岷山之麓隆然復起者爲紫雲巖宋南軒先生張宣公栻故

居也餘皆蕪廢惟讀書堂遺址在焉今光禄大夫行四川省平章政事　公世延察判雲南憲司時秩滿過蜀偕同官却如囦　起其廢以爲書院其讀書堂則沿之爲祠　先生之像而未遑也後公爲憲　所屬遂捐俸以先且　里賢　以昭其遺烈公　以從合力以相　燕居堂及先　川儒學提舉　焉若貿

未庚　事而提舉彭叅　俱成于戊午之　者二百有奇　一　士　不具其先聖燕居　額　坐應圖合禮其制度甚詳規撫　所　有臺臣圖之以聞　詔勅額曰紫巖書院公喜其完過以語僕併命記之向以掾屬嘗佐公於臺於省誼若叵辭於戲夫事固有世所通忽識者不敢後人爲不切大賢君子謂與世教有所關是殆難

與圃於淺　之盖自聖人道。　忘巳
所守　子　正教
日宣　柱諸
公起　歸又
傳　是
邑　有以
繩　之教
人　於焉
灼　侯之
大　復天

下　知巳
夫　先生
所　大抵
物　生之
居　不能
復　致彼
如　然走齊
産　雜聞其
山川　顧今乃
獲　我者也公

字子敬累任臺閣有聲觀其孜孜於學則餘者可概見云

安西府咸寧縣剏建霸橋記

霸橋者堂邑民劉斌所脩而圖之者臣下歸美之義也初斌業輪輿嘗遊關中還偕二客道霸上水卒至一死於溺一幾殆而斌獨先濟因叩天自誓吾不橋霸者如此水至語其家無不仁其心難其事斌曰吾不死何難爲子辭親廬霸上以所業易材於人人誼其爲皆倍酬之不給又募工采諸秦隴諸山遂於故蹟少西七十舉

武釃渠以殺湍悍夷阻以端地下鋭木地中而席石其上然後累石甬起高仞餘若門而圜其額俗謂矼者一十有九先嘗爲九矼水來不能制至是始益其十矼廣一丈其隙則錮以銅鐵經軌三途中備輦路欄檻柱礎玉立捬分柱琢以猨猊於上合柱凡五百六十橋兩端虞其峻甚又覆石各八十尺礲甃琱飾殫極諸巧袤四十丈廣如干崇如廣而省三丈隆然卧波若脩蝃下飲過者莫不駭異嗟訝以爲永世無窮之利至元三年肇功潰成於二十五年石以車

計者五千　木以株計者二萬五千灰以石
計者　銅鐵以斤計者五千二百五十
始卒　輸輿之酬不刻也平
章政事　橋梁之脩
乃有司　不一
應民將謂　之
會行省　轂而斌不
懈益
朝廷驛
入對大

旨允有
詔近臣　五百緡
皇子安　楮幣五千緡合前後
賜九三　京師且爲近侍言
安西始
聖上疇昔九旒　地前代有天下者若周
若秦若漢唐皆嘗　秘地腴户羨非他郡比橋
必稱是爲宜令　成繫國家之力斌何有焉
乞文諸石以詔悠久近待以聞
上曰此斌功也乃勑尚書省下翰林國史院爲

辭臣某忝當執筆謹按霸水出藍田谷在京兆
三十里古爲滋水周太公望所嘗漁者秦穆始
改今稱其水西北流道銅公水經二谷合渥及
荆而北會滻水入于渭横絶秦雍要途逮天連
兩濟者多水死而斌實嘗躬其害者嗚呼向使
斌不歷霸水之險國家不知斌矢心之誠則斯
橋獲成者能幾不避其難而决於必創所以践
涉三千餘里不爲遠綿歷二十五年不爲遲利
貽後之人不爲功見褒　九重而無一毫覬覦
榮寵意人斌若者詎多得哉切嘗又攷夫自昔

帝王之靖天下文納猷謀武輸威略英雄豪異
所至景從徼而賈竪蒭蕘苟有所挾亦莫不奔
走而願爲之盡蓋天之所與人必從之理勢固
然有不待威脅利誘者我國家集天景命奮迹
朔方神應人叶明良胥會内焉若是田野可知
周詩所謂中林武夫莫不好德者以斌槪之誠
不多讓雖然一橋梁之功其成與否固不足輕
重昭代所可書者野人有澤世利民之志
朝廷無沮善娼功之嫌下歸美于上上推功於
下其忠厚雍遜之風藹然殿廷之間而汪濊乎

仁壽之域雖曠千百載猶足使人奮激興起其
爲勸善肅有既乎視夫季世之君不能示之以
廣至與臣下角功爭能者豈直雲泥霄壤哉矣
斌以草澤匹夫挈寸能自效
聖天子猶遇睞如此矧剖符疏爵爲國家樹大
勳建大事者乎盖嘗迹是以思吾
元所以有天下者仁以裕民誠以孚下善焉即
録用罪焉即誅夷其獲臣妾多方冠冕百代基
萬世治平之業者有以矣夫故臣直不敢以區
區木石之觀夸示西土而具述
聖人寛仁大度鴻休盛德尚穀來世云

長山縣廟學碑陰記

我元有國百餘年
聖聖相承咸右文治大德十一年
武宗皇帝嗣祚增封
先聖大成至聖文宣王頒詔天下御史言國朝
崇秩斯文近古未有宜勒石列郡廟學以永休
命丞相允其請長山縣爲盤陽屬邑其監縣某
尹某洎寮寀相與駿奔共事既集乃走使京師
謁余以識厥盛臣某伏惟吾夫子之德如天不
可繪畫故薦紳之士每難於言敢以國家興學
育才者粗及一二
世祖皇帝統元之初首以覃懷許文正公衡司
鈞政府
聖意若曰儒貴踐履違本[illegible]來匪朕攸庸當時
學者翕然尚德耻口耳習
仁宗皇帝以唐宋之[illegible]舊而新
之具見
明詔也
前王[illegible]謂[illegible]貫矣

抑不[illegible]歟且先
正[illegible]
世[illegible]曰[illegible]四書以
爲[illegible]人倫日用以爲雄
文[illegible]而詞章之習然而
所以獲從[illegible]耶諸生試以此求
之國家[illegible]民之盛意庶無負矣觀者
毋以區區之見[illegible]迂是所願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記

范德機寓田記

京師人才多天下苟其中無有雖日強人譽已欲官不能隱而德機銳於隱顧無田以爲歸天下事若此者多矣豈德機與余終於胥失耶雖然夫田土爲物寔傳世不可人力錮者其或有焉不能守守焉不能恒恒矣而旱溢以厄之螟螣以痒之劇族豪隣侵牟之則其爲擾反不若無有之愈然則爲德機計者將柰何哉德機其

以博厚爲田高明爲廬仁以爲山智以爲水種以義理而穫以道德將居之食之無不窮極厭足雖使子若孫永世守之亦無厄痒侵牟之患則其爲業不旣安且久乎於是德機憮然曰吾不貧矣遂爲書之以循其所欲云

費縣重脩孔子廟記

費在春秋時爲魯屬邑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即其地也歷秦漢魏晋氏而下皆縣焉廟學興復見諸刻志者金皇統中嘗一葺焉入
國朝肇至元迨元貞大德間又一再葺焉先師李冉軒師聖寔爲之記今且三紀周矣向之丹者漫滅堊者汚剥支者隳陁而覆者日就於壓前政數欲撤而一新揺於道傍之言率保殘守弊卒莫敢任厥後幸其無事以去泰定二年七月前某邑尹郝源來爲是縣敬謁廟已慼其若是慨然遂以茲役爲已任且曰涖官無定見雖小善不能爲使所舉私人孰我從如其公彼何敢吾沮於是偕監縣六十八溥亦剌馬丹等各捐俸有差其他聞風願助者相踵乃賛楮鏹萬五千緡輿力旣集工成不日爲殿三楹前後柱

皆易以石增崇其基而大其故制東西兩廡若門屏若齋室若文武堂靡不整飾規撫視昔什伯矣始泰定三年十一月訖工明年三月舍菜禮旣成縣尹郝君謂僚佐維是廟學因仍歲久賴諸君贊孚决有此輪奐夫古人有營必紀者蓋所以告成功昜启來也苟無文以志俾嗣至者於何稽哉遂命教諭姜簡縣史崔某走濟南以記文請切惟
聖元之於儒教其隆尚崇用古無與倫姑自唐宋以來言之彼取士之制大率不越貢舉一途

外此雖有絶學異行則亦無級而進吾元貢舉之外其科目尤多有隱晦焉有茂異焉有歳貢焉有郡邑校官焉有館閣薦用焉有州縣路吏之辟焉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於戯士生斯時何其幸之甚歟往年參議中書執政病士進大雜恐不足致實才適以開僥倖將令天下學者一歸科舉其餘所入咸墐塞焉僕謂古有之廣羅豪儁若然則不得謂之廣矣其議遂寢雖然抑嘗論之國家之於斯文優之如此其至取士之路假之如此其寛然真才實學毎不多見而浮華蠹政欝於世務者所在旁午于以見國家未嘗負儒彼業儒者則有負於國矣嗚呼自今以始其務天理而心人文而躬皇其積以需其庸毋離於中毋倿之從毋後義而首功如此庶不實悠悠之言於他日而人才輩出亦不患其不能移風易俗登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郝君益都人字淵甫源其名累官外有聲觀其銳意於學可灼其爲政知所本云

沂州三皇廟記

天地惡乎始余無從而質也然考載籍有始伏羲者有始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者天皇氏兄弟十二地皇氏兄弟十一各萬有餘歳人皇氏兄弟九凡歷世一百五十其後相繼而皇者又十數爲誕耶易大繫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言上古則前伏羲氏爲有傳矣爲非誕耶易曰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而伏羲因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則伏羲之前又若未嘗有傳矣雖然聞諸康節邵雍凡物有形者終入於敝雖天地亦不能出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數推是而論豈伏羲之前天地亦嘗有弊邪夫天雖氣之積地既有敝天亦安能獨神哉嗚呼如其言信抑不知自有天地新而復敝既敝復新者凡幾矣苟由敝而新謂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始焉可也苟由新而敝則以伏羲氏神農氏黄帝氏爲開天聖人者亦可也然吾夫子繫易定書則斷自伏羲氏而下爲始以前皆無所及嗚呼聖人徵意可見矣我

國家

列聖相繼以人文化天下維昔

世祖皇帝有詔若曰伏羲神農黄帝寔人文之

始其令郡國立廟用示報本於是三皇之祀徧天下矣沂州古瑯琊郡東趾淮海西犬牙鄒魯俗敦禮義有洙泗遺風泰定元年二月都護府都事孫君天正出尹是州翼日莫謁三皇顧瞻廟宇庳陋且阤惕然不安曰三聖人功若德萬世所咸賴其秩祀之隆粤有定制今若是責孰任歟先是臨沂縣違州治遠卒有事恒弗克集將徙其縣於州治之東而士民難之侯曰民可與樂成遂偕同官竟遷之即除其縣舊地改建三皇廟爲殿三楹侑以兩廡雅麗中度稱厥神棲殿後講堂又五楹民不知勞而工畢於其年八月落成之日士庶嘖嘖聚觀始利前日之遷矣闔州咸喜孫侯勇於善而恪於奉神遂不遠數百里走其從事張吉來濟南以記文請恭惟三聖人之德天也孰弗被其甄陶而近代則以醫家者流宗之余嘗以爲未盡焉或曰彼書有名本草者稱神農有名素問者稱黃帝以伏羲始卦故又以爲卜筮者之祖若然則是以一事一能待聖人也殊不知三聖人功於後世者詎止此而已乎然雖相沿已久亦令長民者之不

可不知也因記其成故余首及三聖人之所自而併以是說終焉孫君字夢符天正其名高唐人左右是役者州則同知坦實判官張淳縣則達魯花赤教化尹王汾始而終之輟職專事者主簿左倫云

濟南路改建三皇廟記

郡邑廟三皇而於醫家者流屬之非古也夫伏羲神農黃帝紹天而王聖德神功見諸易大傳明甚彼醫爲教庸敢跂其涯涘原其然若謂伏羲氏畫卦以兆卜神農氏始藥以辨毒軒轅氏始論疾以詔世故醫其名者緣而祖之於戲是制也雖權輿近代所見者膚其於反始報本之義顧有所脗合 國家所以仍焉而弗易者無乃職是歟雖然醫之良否吾民生死寔係焉則其術亦不可謂不重矣周禮天官冢宰之屬醫師居一歲終稽厥全失而等威其食歷秦漢魏晉以及唐宋氏因置太令丞等員品秩與郡守縣尹埒所隸或少府或奉常或宗正或門下省其屬大槪有四藥鍼師二按摩呪禁師亦二皆予博士其稽攷又加詳焉我

元以好生有天下世祖皇帝詔太醫院視三品尋登二品無所於統爲其學者不揉諸民而殊其籍又倒儒學官置提舉教授正録教諭俾理其户而訓迪其生徒歲上能者不於銓曹於太醫院聽差其上而官之於是任日専學益盛而三皇之祀遍天下矣維濟南故有廟陿露庳泐棟宇寑壓且邇市民艱往來至治二年廉訪司照磨尚瓛來爰謁廟已謂總管劉某開天聖人世所咸戴今乃岸水以居心惡乎忍他日劉率同官走憲司言如

尚瓛指翕然願改建且各捐俸有差爲士民勸未再月贅楮鏹五萬緡創前儉而侈之遂卜于宣聖廟西爽塏且吉廣袤可數畝爲殿重簷四阿深以二筵奉其故像居中而又益以兩廡命工肖岐伯雷公少師等像夾侍左右其他講堂齋室垣門庖庫凡爲屋三十有七楹金碧差差輝厥神宇規摸視舊相萬矣歲時祼薦舍莱駿奔將事儀憲有嚴觀者罔不聳然知有生之所自當泰定丙寅春仲訖工予時方退居鵲華山中一日監郡善善洎總管程某經歷范某過予

曰三皇殿宇歷四三年始克完美尚無文以志后來者將於何徵之謹胥齋沐稽首敢公焉請余實家此有叵讓者是役也職憲者倡焉司民者和焉惟兩府心協謀契肆迄無撓紊庸底于成吁俾天下事咸爾何功何治不可必哉凡業醫者其尚體此至公之擧遇諸疾疹不窮達分不彼我閭誕輸攸蘊無利之規一以活人陰隲是務上焉仰副國家仁壽元元之心下焉思答賢大夫作新學宮式穀后人之嘉意如此庶於三聖人之道一旦廓焉同歸矣相厥役者若吏

若卒凡如千人今併列碑陰云

棣州重脩夫子廟記

至治二年春二月户部郎中晁顒拜朝列大夫棣州尹始上奠謁先聖先師旣前諸生喟然曰聖人之道物無與大今廟制庳褊不度且歲久寖敝弗治將壓矣學宫政教攸本今若是何以聳民瞻仰起其敬心於是衆合詞曰曩亦病此由議多持異而止公今任是其孰敢二三他日語同官同官以叶下令屬邑屬邑胥應乃命州士王敬道相其役敬道葦首入鈔爲貫三萬六

千二百五十其他以物輸者相繼恐後輿情歡翕厥用裕如權輿其年冬十有二月訖工泰定[illegible]年三月神殿居中列峙兩廡前爲門三舉飾以册璽凡爲楹五十有奇校厥始卜氣槩相萬矣落成走書濟南以記文請某辭再四伏惟夫子之道莫隆於今其祀之盛亦莫尚於今世祖皇帝復儒士興國學成武二宗作廟新城加大成封號仁宗皇帝剏新貢制英宗克繩克守今天子肇闢講筵雖窮徼極裔罔不承休服化弦誦聲相聞凡茲盛典皆曠代所不一際者至我朝則大備然而聖聖相承前後百有餘年魁人碩士褎然輩出其傳聖人道者乃惟覃懷許衡氏寡焉一人何邪蓋嘗考夫許氏之學其所拳拳者小學四書未嘗以博洽稱焉未嘗以能文辭稱焉未嘗以多才藝稱焉其所守至簡其用力至省而其究乃傑然夐出一世之表而從祀於聖人何哉蓋彼所以劇且勞卒不克蛻凡近者從事於技也

此所以簡且省顧日躋高明者從事於心也心焉者言行慥慥不弛於冥不飾於顯窮達禍福一無所撓技焉者則忘己而役於物外觀若美中寔無所持故儒有君子有小人有爲己爲人之不同者此也大哉我世祖之訓士不務實學惟虛文是徇緩急其可倚嗚呼吾元所以享億萬世無疆之休者其本於斯歟或曰若然則貢舉奚爲設哉抑聞三代取人以行徵諸王制可知后世取人以文徵諸隋唐以來可知我朝則先德而后文明詔不曰浮華過實朕所不取乎以見規摹宏遠而世祖貽厥燕翼者踶矣於戲凡學於是者自今其一意踐履而本之以經術庶幾臣焉殫厥忠子焉殫厥孝毋俾覃懷許氏獨焯乎前是則區區者之所望

濟南安氏家傳朝服記

吾鄉貴族顯室甚衆然率不過一傳再傳遂衰替如編氓者比比有之大抵積德深者其享世也遠積德淺者其享世也近謂天不可必者然

乎哉或曰跖何積而延回何拂而促非天不可必歟嗚呼盖不知善焉而慶者理之常惡焉而禍不及者偶然耳故君子以跖之年爲幸回之不年爲不幸則天之昭昭者可見矣今夫農者之於稼人力至焉地利盡焉則所獲必多耕以鹵莽而耘以鹵莽則所獲必少雖然良農惟知盡力士君子惟知脩己至於豐歉禎咎則有所不屑屑焉人而知此則其爲善之心定矣余隣居有安氏者其曾祖曰圭三子曰伸曰僖曰佋伸子惟湛僖子惟洪佋子惟演湛子景良洪子

景賢或中或外皆有禄焉若緋若紫若青一門而三等之服皆備嗚呼非其先世陰隲有素克重光累徽駢榮聯秀爾耶一日景良過余曰我先大父嘗以緋傳先伯父伯父傳兄景范景范今傳於僕一朝服而父子兄弟三世四傳亦今所不多見也幸子一言紀之用勗我后人余識安氏祖子孫凡三世因謂昔唐魏鄭公笏傳子若孫史冊書之迄今赫赫若前日事今君所傳殆類是歟雖然夫能世其物者不若能世其德世其物則有時而究世其德則滋久滋著矣吾聞令先祖襟度坦夷博涉多通喜交天下名士甫出五十即致政家居以琴書自樂在鄉里祥容輭語惟恐傷人人百負之一無所校大抵愧心之行過分之榮非義之富平生舉未始有位不滿德美必酬焉宜夫流澤子孫冠裳奕葉繼繼繩繩不一再而止也景良誠因先世之服懋修乃德俾後之嗣者又能以景良之心爲心雖十世百世其前人之芳可必不墜詎止章服之華而已哉於是景良憮然曰公之此言僕當世守之遂書以爲安氏家傳朝服記

翠陰亭記

違歷城西北十數里有山曰標若二而一皆亂石叢矗危立道左其背有水西流民橋于上踰橋而東不里許余別墅在焉由城中來者面華鵲兩峯而與東南諸山相背由村而城者面東南諸山華鵲兩峯若相踵大抵左右前後或斷或續無適而不山伍余愛其勝遂臨墅起亭曰翠陰以余退閑無官守言責故又名綽然前引流爲池中植石一株曰玉雲峯環以荷芰岸樹倒影池水益緑當其雨之霽而日之夕也雲與

山若相娛嬉往來出没錦翠閒愈變而愈奇客至即盤菓于林筌魚于淵或飲或饌或游歷詠歌以窮厥勝人旣歡洽物亦隨適家有蒼白二鶴山椒水涯必與俱往其他鷗鷺鱗甲之屬亦莫不雍容閑雅飛泳自如吾墅之趣大較若此嗚呼人之處世其去就無越山林朝市二途出乎彼入乎此其出也非苟利己其處也非苟潔身要之各適於義爲無歉況余自筮仕來凡爲年三十有餘矣譬之久籠之禽困駕之馬一旦翔雲霄而縱郊牧則其快心適意爲何如而或者乃謂余年未而閑爲太早計嗚呼知止知足栖遲物外者古之人皆然尚何年齒衰壯之計哉因記是亭及之庶俾過吾墅者知余閑之所以云

重脩會波樓記

吾鄉山水之勝名天下代之談佳麗者多以江左爲稱首疇嘗游焉南方之山大槩肖其風土沉雄渾厚者少穠鮮清婉靚粧雅服之比道路相望惟吾鄉則兼而有之其曰歷山者迤嵐突翠虎逐龍從南犍岱宗東屬于海華鵲兩峯屹

然劒列峭拔無所附麗衆山皆若相率拱秀而君之大明湖則匯碧城郭閒涵光倒景物無遁形自遠而視則華鵲又若據上游而都其勝者至於四時之變與夫陰霽早暮水行陸走隨遇出奇凡可以排囂宣欝使人蛻凡近心高明可喜可愕可詩可觴可圖者靡一不具其基城北水門翹然而屋者爲會波樓蓋濟南形勝惟登茲樓可得其全焉繇吾鄉多名泉衆流至此而合故以名之往年官轉運者嘗一增葺今國子司業張先生臨爲記其成距茲殆三紀周矣泰定改元秋雨甚城少圮樓亦挈挈入於壞舟者仰視縮頸連舞擢過之怖其見壓於是司憲諸公以語監郡都侯侯曰是不難遂割己俸購工式新厥構不華侈尚惟固是圖未浹月瀆成民弗知勞倐還舊觀一日邀余落之酒半余指衆山謂客曰有天地則有是山其閱變故多矣蓋代有興替山則亘今古而自如惟人也有生有卒雖曰最靈且貴要之亦有不逮物之榮悴循環者況能山之久乎故凡登眺者無論先後彼此往往燕樂甫洽而感慨踵至此無他蓋有見

乎是也雖然人而苟欲與山並存抑亦有不難者前輩謂死而不朽是謂之壽臣焉以皋夔稷契爲心子焉以舜之事親爲法儒焉以顏孟伊洛諸公自期若然則其形雖不壽於山而令聞長世亦足與山無窮矣又何感慨之有哉於是都侯矍然興灑然喜引盃相屬曰公之此言非直詠景述事又足廉頑立懦振聾人之善心殆不可使無傳焉遂書以貽之都侯國人名某蒞官廉慎出世爲都達魯花赤濟南故以官氏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記

復龍祥觀施田記

走總卝數往來五龍潭聞故老言此唐胡國公秦瓊第遺址一夕雷雨潰而爲淵有漁者善游見階戺皆玉石尚隱隱可數又有中酒卧水濱者夢朱衣延至門宮殿閎邃未及入而寤世神之不敢宇或謂潰而爲淵者龍嘗居焉是宜爲道士觀祠五方之龍庶永鎮兹土罔有后艱於是其里好事家乃鳩工庀材以構是觀於今殆

八十餘年矣凡水旱癘疫必禱既禱恒見應居民益神之初民匠官張大使雅崇道教嘗一再葺師居徒館略具且入田爲畝七十俾衣食之既請葆光法師王某主祠事六傳而至今嗣教劉志義其張氏子若孫以田直倍前要而欲之交獄于官累數政不能决劉乃辭去延祐乙卯濟南路總管咎里馬上嗣教以聞侯曰父施之子欲之若繼志何違父之命非孝挾貴以甚良善非仁覩利而懷倖心非義有一于此皐所必及於是欲者讋縮不敢出未幾侯改福建閩海

道肅政廉訪使復騰口實今榮禄大夫中書左丞許公時爲憲使山東召路吏詰曰汝去官折此两家較然甚若何不署所折按而使齦齦不戢若是吏歸具顛末洎今許公旨署文若券者二一留公所一授嗣教者俾相傳爲質由是事遂息其道流若耆老數輩迓志義仍居之志義德二公不能忘將樹石記其事乃走余求文焉切謂天下事本易理私焉則厎於難公厥心雖物叢前談笑頃可節觧而根揭且張氏之先所以葺祠宇不難於割田奉之者非名是圖抑寔彰彼玄風不振恐久而寖淪於衰廢其嗣亦非見利而渝夙好或者恐其徒恃田所入弛於脩飾孤乃先尚賢好德之心於冥冥以是論之則彼此胥未足深訝也雖然權輿者非難令終克守爲難恵人非難受人恵而不負厥德尤難志義既復其田矣自今其益嚴操履潔身律衆上以爲國祝釐下以爲一方之民祈無凶札毋俾悠悠之言效於後則善矣余因紀其事如此且擬騷作迎送神詞以貽道衆俾有事歌于壇場之間以祀焉其詞曰

繄全齊之疆理兮莫吾土與比靈山峯雲以叢秀兮泉七十有餘名維乾隅存茲故宇兮云昔賢之攸營淼雷雨潰而陻兮邈罔究其年齡神連蜷以燕處兮羌雲霧之晝冥崇厥搆以俎豆兮尚利賴夫我氓旣瓊瑤其階陀兮又若木以爲楹凡有禱猶影響兮無寧謂其無形也代眞宰以施玄化兮雨暘時而歲用成也朝磅礴夫崑崙兮夕偃息於滄溟民於何而揭虔兮肆肖容于丹青蕙蒸椒糈感必格兮諒明德之惟馨麾風伯使啓路兮召屏翳偕降庭肅群衛之森嚴兮旌纛撓乎日星厲鬼錯武無所兮何有彼賊與妖螟靈具醉而樂懌兮衆紛舞以輔行或篚幣以殿後兮或爐香以前迎辭曰

聖皇孔仁兮深澤溢于八紘有事必走群望兮虞一物或失平爾神之助寔繫兮宜家敉而户寧歷千年毋或瀆兮永於焉爲藩屏

靜齋記

高唐商澤民氏余識之三十年矣嘗守庠濟南居相比游相從又相善也後余仕京師契闊不相聞者甚久至治改元余退居鵲華山中君自

新章來見命酒道故舊爲樂甚洽閒謂余家有書室扁曰静齋往嘗託公爲記未及筆而別今閑處敢請爲我卒記之余亦忘其嘗託與否以早年相友今髮各種種遂述所嘗躬歷者以告焉初余之退處于此也杜門距躍燕坐一室平昔一切之慮漠焉其風休廓焉其雲散寂寂焉木反其根也泯泯焉蟄墐其封也當是時不知天地爲吾室耶吾室爲天地耶萬物爲吾體耶吾體爲萬物耶其静其動雖吾亦不能自測其端倪往者又嘗爲三釜之養從仕京師四方豪傑川匯而林立相與釃酒賦詩抵掌談天下事又以王命北走燕南走吴越風於餐雨於宿波浪於舟崇岡峻阪於騎虎狼之虞盜賊之警傳舍郵亭之荒寂不知凡幾渉幾歷矣當是時也其動其静雖吾亦不能自測其朕兆雖然由今言之處而閑居其體若静而有動在焉出而從仕其體若動而有静寓焉是知動静之機初不可以二殊觀亦不可以一致得地若静也而氣實轉之山若静也而氣實通之户樞雖動而未嘗易車輪雖動而未嘗移是知静者動之本而

動者静之基也於是君舉酒謝曰易有之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豈是之謂乎余曰子既得之何以記爲必欲記無大此者遂書以貽之

雲莊記

余性雅嗜山水向欲於仕弗克如志謝政來日與之處凡七年無厭意盖吾鄉多名山泉靈異者尤夥違治城西北十數里爲先塋其西百舉武爲别業第宅一區始皆茅茨且陋近年後而易之以瓦水陸田爲畝且五百吾祖至養浩祖傳凡三世矣第前有林甚茂皆先祖手植迨今將百餘年樹多梨杏桃柿交枝合蔭盛夏亦奕然無暑意負林爲亭面亭激流爲池實以荷芰環以叢篁垂柳檜栢花卉之植所謂名山靈泉者或獻嵐貢翠於几席之下或岐流合派經緯乎畎畝之中王維輞川殆伯仲埒池取其芳名曰雲錦墅取其幽名曰雲莊林取其潔名曰雪香亭取其閑適名曰綽然中林植石一株兩峯隆起嵁竇虧敞遠視若無俯而臨之上下無不洞徹惟西一峯則顯其竅甚因名掛月厥形大較類巨人元夫岸焉危坐而主之者嘗得鶴二

豢之旣久習人不懾往來飲啄或翔或眠或立或曲頸理羽與林泉花石相映巧史有不能繪當其戞然而鳴聲動寥廓牛童輩擬而和之若相應荅聞之令人神形飄洒不待目崑丘踵蓬萊已彷彿其羽化矣於戲夫田園之勝毋非無有也第人往往慕之而不能遂遂而不能完完而不能享享而不能樂樂而不能久久而不能形諸文形諸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今夫農者漁者樵牧者非不日親山水也問厥趣則瞪目不能語惟得人焉而居之則澗喜林歡育有

輝而交相益矣彼僕僕塵埃閒廛鞭笞憂責往聞清談則朶頤覩高蹤則汗背此慕焉不能遂者也投紱而歸以宅則無廬以稼則無土以遊觀則無園池以出入則無子孫此遂而不能完者也家溢於貲握齱洪涊惟己之濡威脅勢軛則施與不辭一客過門縮首止避此完焉不能享者也蛟轟而集烏合而飲管絃聾其耳優伎狂其心與景斬然略無所預此享而不能樂者也日薄崦嵫衰與疾會始營菟裘放情丘壑笑焉而容不伸歌焉而聲不副此樂而不能久者

也康寧壽考欝於典墳畢於詞翰時有所述雲扞物格舉不受制此久而不能形諸文者也其或斐然而成言不中度音不中節得彼失此心手不相隨此文而不能曲盡其所以樂者也今余也爲未遂甫半百而休居爲未完子孫田園靡一之或缺爲不能享宴無虛設而客無虛歸爲不能樂樽酒琴書行與偕而坐與之偶爲不能久肇釋重負巖居川觀者殆十年于茲爲不能文風雲月露晨吟夕詠靡不括奇納秀於囊篋爲不能曲盡其所以樂意之所得物之所感

目之所及筆之所向亦足以發焉而無餘蘊嗚呼田園也第宅也子孫也名也年也言也他人求其一而不獲者皆於余具之是知造物之福於我者可謂完矣夫膺其福而不知君子謂之不祥信如其言而走也何敢不千萬荷故記之

處士菴記

余旣構綽然亭於鵲華之雲莊以其羨材爲菴于亭東偏茨苫而土垣之弦誦之隙偃息其中久而不得其名或請名藏拙或請名樂閑或請名休影皆未當余意乃自署曰處士或者哂曰

甚矣哉子之夸也弱冠出仕華要之津清顯之途靡不周踐宦成心怠挾策而歸喘猶未定輒以勗士自高所謂得隴望蜀腰錢騎鶴者信如人之言矣走曰以迹觀余曰仕或可以心觀余則余固未嘗仕也何以言之走也性迂才拙自幼知其不能諧俗加以内無城府樞機不密謂人之心一皆已若餌焉而輒欣鼓焉而輒奮善人與勗猶或見容一值奸黠敗不旋踵由是心嘗語曰他日學問充足當超居物外爲一代高士亦足奉懽吾親增輝閭里不虞所業未竟迫於嚴命規進京師遺子公之書上光範之牘廻顧所期萬分不克一遂包羞蒙辱隨衆而趍積以年勞始有今日是豈余之所願哉昔毛義爲區區功曹喜形于色及親之没累聘不赴嗚呼使義不幸早世則終身爲鄙猥人矣況余之仕也年甫踰冠以今觀彼二十歲人猶童子也昔魯昭公年數十九而童心未除今之既冠者非童而何幸而天相其盲奉命朝夕無所顚躓迹雖朝市而心未嘗不在乎山林所謂避世金馬門者不獨前人爲然矣人謂其進自則以爲退焉人謂其顯自則以爲晦焉人謂其信自則以爲詘焉其苦如是亦謂之仕可乎夫古人於仕大則匡時翊國小則效一官一職故有爲世仕者爲貧仕者爲親仕者爲世者蓋通才全德其勢不容不進韓子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其爲貧而仕者力有不及勢有未免孟子所謂辭尊居卑禄以代耕要非其獲已也不獲已則才必有所不展志必有所不白時必有所不知期夫職易塞而不浮於食斯得之矣雖然使余仰無所累誠用于時其所自效雖未能越一世而儕古人至於恢弘治本叅贊政機秉義蹈忠與時流並轃則亦不敢後於人矣惟其失之彼故得之此焉失之主故得之於親焉失之人故得之於己焉余故曰以心觀余則固未嘗仕者此也且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其有襃貶往往不迹之究而惟原其心之何如釋者謂春秋有誅心之法故其書可見今子不本余衷而拘拘焉歔歔焉求我於形迹之末固無訝其見譏且哂也於是或者俛首踧踖而退遂述其言爲勗士菴記

遊龍洞山記

歴下多名山水龍洞爲尤勝洞距城東南三十里舊名禹登山按九域志禹治水至其上故云中有潭時出雲氣旱禱輒雨勝國嘗封其神爲靈惠公其前層峯雲矗曰錦屏曰獨秀曰三秀釋家者流居之繇錦屏抵佛刹山巉巖環合飛鳥劣及其半稍西即山有龕屋如廣可容十數人周鐫佛像甚夥世兵逃亂者多此焉依然上下有二穴下者居傍可迤逶東出其曰龍洞即此穴也望之窅然竊欲偕同來數人入觀或曰是中暗甚非燭不能往即遣僕然束荾前導初焉若高濶可步未幾俯首焉未幾磬折焉又未幾膝行焉又未幾則扶服焉又未幾則全體覆地蛇進焉會所導火滅煙鬱勃蒲洞中欲退身不容引進則其前愈陿且重以煙燧搣吻抑鼻潛息心駭亂恐甚自謂命當盡死此不復能出矣予強呼使疾進衆以煙故無有出聲應者心尤恐然予適居前俄得微明意其穴竟於是極力奮身若魚縱爲者始獲脫然以出既出有泣者恚者詬者相譏笑者頓足悔者提肩喘者喜

幸生手其額者兒冠科首具陳其狼狽狀者惟導者一人年稚瘠小先出若無所苦見衆皆病亦佯懾爲殆諸宴外者即舉酒酌先者人二盃錐雅不酒必使之釂名曰定心飲予因憶昔韓文公登華山窮絶頂梗不能返號咷連日聞者爲白縣吏遂遣人下之嘗疑許事未必有以吾數人觀之則韓文公之號爲非妄矣於戲不登高不臨深前聖之訓較然而吾輩爲細娛使父母遺體幾同壓溺不弔其爲戒詎止辱身不可忘竊覆后來者或不知誤及此故紀其事以告焉游洞者七某官某官洞之外坐而宴飲者四某官某九十有一人時延祐龍集丁巳八月也

遊紫金山記

紫金山在雲莊西三里而近平地隆起不峻而孤石著翠可挹周環僅二畝許林樹蔚然主人劉氏嘗亭其上廢久不能復土人稱劉氏爲狀元益金末進士也余生後不及識之其子有字器之者疇嘗游焉魁梧有才氣未五旬卒用是劉氏遂無人聞以貧故欲貨之或謂是山距雲莊甚邇子盍市諸切惟器之余故人也且家世

儒又嘗有名士今而陵替政使得之時登眺焉未必樂也恒人慮不能遠覩人美田宅園囿窮百計欲規有之甫得而又爲他人有者比比是昔范文正公將致政老洛陽子弟勸市田爲菟裘文正不懌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第哉且洛中好事家孰無園池余時造焉必不我拒顧與已居奚異詎必有諸已然後爲適哉嗚呼余嘗三復文正之言則凡荒躭宴游屑屑居止者亦宜知所警矣大抵士之處世誠能一切無欲則天下之善何患不叢乎吾身所以

文正公忠貫日月功銘鼎彝百世而下使人聞其風爲斂衽者良由外物不能搖其心也因游此及之庶使劉氏之山永不爲他人所有而是也亦自今知所勉同來者清江諭仁本子引姪孫[illegible]也僮一與余凡五人云

遊標山記

綽然亭西四三里有雙山曰標各廣四十畝童無樹林東西並峙皆青石疊矗勢陂陀可步而上按圖與經無其名蓋土人以傍無他山惟此若標可望故以名之其居東者上有洞如屋可避風雨泰定甲子三月命童罌酒肴偕館客清江諭仁本登焉始小有勞既戾其上神超氣逸身欲羽飛環視衆山手若可即其聯巖屬巘盛於東南而微殺於西北諸支流之水縈絡郊碧練橫繩引析而復合蓋郊外可登眺者莫此勝焉嘗欲構亭其上時杖屨往來以豁心目因仍未暇既而坐洞屋中出觴更酌詠古人閑適之詩如陶謝韋柳者數篇其清歡雅思悠然而集若世若形兩忘其所恃加以煙嵐空濛相與冥合宜乎不知余之爲山而山之爲余也於是仁

本舉酒相屬曰樂矣哉公之遊乎殆不可以無記遂書而貽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六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碑銘

歸信縣尹史君去思碑

利人澤物士君子通願也然阨於窮而不獲施者十恒七八苟獲厥施無曰官之廣狹皆足以效其所有況令爲民率一邑之政靡不仰成雖所及有限他日擴而充之以相天下以福斯民有弗難者嗚呼孰謂州縣之職爲徒勞人哉歸信爲雄州屬邑其尹曰史君肇下車不鉤距不機穽牖民於約繩吏以律明聽慎罰以治其下殆有志利人澤物者與延祐改元夏四月邑耆老趙某數輩走京師謁余曰我史君去官今一年矣其爲治也雍容無遽色或以爲緩既而民孚吏革闔境懾然愛而敬之耋稚惟一逮其去茫然若失怙恃雖吾輩亦不自知其然將碑以發之敢屬筆于子訪其政皆相顧若不能名因叩之曰世之爲縣者聞有挾勢而商徧賦所部倍責贏入名爲義取實則豪敓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盛飾廚傳稱過使客以賈聲譽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舞才骫法浚氣擿威

内壓同僚而外惟民剝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乘荒緣疫噤不上聞奴厥人民妻厥子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聞有歲括匠師工金木厥直弗畀惟趣其成器服是脩昭榮宣富史君有此乎曰無有也余曰審若是則史君之視古良二千石無怍矣豈直倍蓰世之爲縣者哉彼於焉不能免乃曰敏於簿書勤於期會於督責噫是得爲善政乎哉然謂之無能則可必欲假此以託金石以範今詔後則非僕之所敢知也嗚呼後之觀吾文者必輪指以議曰此可爲此不可爲亦將有所聳然已故重之以詩併使邑人知賢令尹之政在此不在彼云史君名郁字文卿景州東光人今改河間寧津縣尹階承事郎詞曰

爲令而愎則民咸蠹毋曰克威其究惟忒爲令而罷則民罔齊毋曰克惠其究萎而不罷不愎惟吾尹然道我於平迷我指焉我田膴膴有饁惟旅或其蹊之令則尤汝令之始來若無所施旣而私省其獲不貲登幼于學俾老有養字者攸寧塗者相讓令今歸矣吾疇依矣追而縻

嘅其悲矣彼察爲明彼苛爲能雖鑠一時日遠則寘古云良吏利可歲計悃愊無華是歟非[illegible]其民欲碑言表永思口不能陳心獨德之允若此者詎力能致勒詩于堅式穀嗣至

朝散大夫同知山東東路都轉運塩使司事關關行司惠政碑有序

古者塩與民共周雖置官掌之初不倚以資國也迨管敬仲相齊以富悅君始籠其利而居之厥后相沿遂榷筦以扼民用防塞日嚴而奸軌隨熾其間或弛或禁歷代不同要皆以貨視之而重其入矣皇元有天下世祖皇帝肇建官制惟民是恤以山東並海素饒爲置都轉運司濟南司設使二同知副使判官各一使則監守餘則行司其境而督成焉[illegible]今上御極初年大都路南兵馬司都指揮使關關出爲山東轉運司同知公西域人英敏明決所歷有聲充練刀筆其所增削老吏有不逮[illegible]行司即棗脯自隨與所部無毫計干曰吾不侵彼彼敢侵吾竈民比歲縮厥煎麗由户之賦重户乏由官給工價隔闕吏手且易真以僞無所

於貿賦重由亡不補鈌併其工見民當舉火[illegible]父子兄弟妻女盡室以出鵠形菜色傴僂執[illegible]煙熘中仁人君子見爲酸鼻若復從而恩之[illegible]課耗工隨咎將孰執又曰夫塩斤二百爲席爲袋國有定制比聞賂則加多否則加少其司場官吏卒徒恒不下廿餘人一人弗嗛即勒不[illegible]發夫塩乃竈民膏血使若輩操賈肥家可乎[illegible]以歲鬻官帖爲轉運者差以上中下賄厚者[illegible]上帖謂之旾首錢往往致鉅萬許諸宿弊積[illegible]類此者偕其使湛穆直權宜創法爲屏絶盡[illegible]所分地寧海新鎮永利固隄等場十有二他官所分或有故亦攝領之其給工直載楮鏹躬詣地召竈民面覆手授纖毫必足吏無所施其奸由是恩威胥著遠近無不聳服煎有羨餘而課逾疇昔數倍至有事已以斗實香鳴樂焚之行司拜德酬惠者憲司聞其能諸訟不法輒檄使按問未嘗阿旨希薦使人有讟泰定二年夏[illegible]近諸縣水灾朝廷遣使賑之而漏竈民公曰[illegible]饑於灾此獨也其膏何也遂遣吏再三請乃[illegible]溥及舊所逃亡聞而來歸者繩繩無虛日嗚呼

世恒以職財爲圂人且謂不足展志而薄之胡不視公所就哉大抵徵難劇無以見人之徵清濁無以表人之節處散局冷地而曰我清且幹是誠清幹乎哉語有之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殆公之謂也夫今年寧海場盐司令李良佐率耆艾數輩走濟南文於僕將伐石勒公懿績樹于利津行司之曩余爲禮部時聞公出使泉南適有冠亂職者皆顧望不前公怒而徵其兵進討平之盖其爲國爲民之心非獨今日余惜其用不滿能且

嘉佐鞭箠而使人感戴不忘如是故不讓而爲辭以礪夫有土不德于民者其辭曰

凡仕祈治奚擇清流處濁能清維貞之允何莫非民事悉王事民靖事凝職斯無媿今官計者肖公幾人奸蠹求源有草靡因孰朘吾民我憲我理孰政之瘝我石以已歲行其部德媺孔宣族信群孚有命胥先竈民有歌曰奚來暮昔以離今完而裕屬丞亦曰公我父師匪厥教幾敗乎私彼云理財易易素志所歷許隆遐公視人事一職猶弗克揚矧兼其他而優益

往使于南適際冠虐春秋與專三振咸若彼民土茂寸善稱俾而聞茲悉其可勝闓境皇皇云報無所託言于石永徹終古

勑賜極真萬壽宫碑

極真萬壽宫者髮冠仙姑封悟玄慈化妙靖真人寓迹之所也然真人之迹所寓不一始焉寓肥城夫家既棄家寓東張郕澗槐上未幾寓西郊蕺祠中又未幾寓東原民孫韓家竈前又未幾寓滕之嶧山積功滿千遂寓於此焉以卒盖真人本濟寧肥城農家女俗姓田后歸同邨孫

氏自合巹其家數有妖弗寧以新婦爲不利逐之無所於適距村十數里有槐幄如横生澗脅澗深叵測真人泰然處其上者數月風雨皆不及虎狼蝮蛇望而不敢偪其寓于古祠也年少見而媟之俄而媟者若空縣去地尺呻吟如被楚櫝其竈隱於民家也始終凡八年其家禮之甚至真人有辟穀術日惟啖棗數顆不言不笑或代汲或洴澼或代執爨皆不辭自歸道二十餘年首未嘗櫛沐髮皆上生菆合高尺餘其端旋結如雲鄉里異之因自爲髮冠仙師云至元

己巳

世祖皇帝召至京師一日見便殿

上問而師爲誰而有何術而髮因何上指眞人

曰我乃農家婦由不獲已出家如

上所問皆不知其所以

上誠其言厚賜遣之厥後爲人言休咎若出無心往往奇中江浙省平章徹里素崇飲因朝會請見師曰物莫毒酒弗戒將及后竟坐飲不年監察御史鄭某病羸久未勿藥眞人食以所食棗遂差乃執弟子禮終身彭城展某田某俱休

官師事眞人惟謹其它公卿大夫過而候謁自遠餽贈走下風而願聆謦欬接武于門甚至圖其象歸而祀之維揚富民劉伯淵闔家敬信尤篤施財爲築室任城西南名曰極眞觀走往年使江左過之師年已七十餘形癯而顔色黃明脈絡皆現顱骨若嬰兒柔且脂雅不火食寢所時有光怪出沒祈寒則盆冰水而浴曰以爲常其高弟陳志海亦女冠也爲余言師之得道蓋由神授始爲婦時夢游大川值縞衣女仙乘舟招曰若能我從乎師欣然諾之女仙即抽簪畫水倏化爲梁師因登舟舟移而寤遂與親故相絶問之則曰我寶花城主人也或訪以養生則曰寡食訪脩身則曰謙退素不知書一旦捉筆書曰縛住心猿消甚言説功滿崑崙方顯孤月爲歌詩類此者不一志海嘗與女徒數輩游嶧山牛口嶺一人偶失帽物色之無所獲既歸師笑而出諸懷中里人御史中丞巽德方有遠行來別師以所服半臂贈之巽固辭師曰第持去一日必用此后宿古驛中甫瞑若有童男女服五色衣群行而前驚不能寢如是者連夕巽因

取師所贈披之而卧衆皆相拽愕遁去且曰師在斯師在斯巽乎昔頗不相信至是始神之暮年恒閉閣危坐或卧游物外浹一晝夜乃起自號洞春有司上其道行 朝廷爲易其觀曰極眞萬壽宫封悟玄絫化妙靖眞人命下而師猒世享年八十有五寔延祐[illegible]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也后七年當致和改元秋其徒宋志誠掌德元持翰林侍講學士曹元用所述事狀且致新州尹李絅書求記其所謂萬壽宫者余曰疇過所居甚隘其後而改建者起於何時何人志誠曰以師

之心豈欲爲此嘗曰心誠事神一茅菼足矣何必殿爲師旣没僕二人倡同門道衆賛金築之三清殿凡三楹神門居前左右齋廡庖庫畢具公所過者今殺爲方丈矣余因嘆人之所以動盪一世者必有其實如師刻苦精練數十年一旦超詣仙域冥與道合莫之爲而人從無所陳而人信所謂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者非耶嗚呼使爲吾道者亦如是尚奚儒風不振之患哉乃爲銘貽之以見師之所以化服其徒徒之所以報德其師者彼此胥無所負云辭曰

維至人兮澹無爲合鴻濛兮混希夷以宇宙兮爲閭奧雲若月兮爲藩籬霞珮兮風衣龍馭兮驂螭翠旍兮晻靄珵珥兮陸離命麻姑兮前道使雙成兮后隨約飛瓊兮殊庭會金母兮瑤池排虛兮乾開抉陰兮坤移頫萬山兮累塊閱千古兮曾不異夫曶時揚揚兮有得納納兮無涯陋土木兮擬居鄙錦繡兮爲儀繄仙師之此心彼濁世兮焉知柰其徒之失相中侘傺兮曷依爰周謁以贊泉舉樂助兮訢拖遂積徽以成鉅

詔靈氛而占之輿謀兮允叶群力兮是基棟宇兮鼕鼕冊碧兮差差如矢兮斯棘如翰兮斯飛琦瑋兮儵俛輪奐兮崴嵬詎一州兮香火乃九域兮蓍龜匪伊人兮降康寔爲國兮祝釐雖其師未及乎目擊必天游兮過斯領群仙兮弭節亦戀嫪兮棲遲憶形神兮渺不知其所蹠苐蕭蕭兮風悲將上下兮求索又不示余以所貽北指兮冱寒西阻脩兮崦嵫如東兮洪濤南徂兮炎曦志緯繣而莫達羌儃佪兮邀而倚閶闔兮延竚企閬風兮齎咨蕙肴兮孰羞桂醑兮孰釃邃絶兮鈞天芳歇兮瓊枝江永兮愁懷不可兮方思竭耳兮旣寂滅以絶聽窮目兮又沕穆惘怳而叵窺心純厖兮蹇無階以攀附憖遲此兮或彷彿其一來誠閔余昏墊以援手其睎賈充媒禍軒冕兮又奚翅土苴之棄而與夫瓦礫之遺也

大都河間等路都轉運鹽使咬咬惠政碑

三代以前鹽與民共榷筦之法無有也夫利鹽以資國萌於齊威滋於秦漢氏蔓於魏陳唐宋之間惟得人焉而尸之則財阜民康經用不匱

非其人往往挾權骩法殖私以厲民不至欲爵喪軀而不已於戲自古職財不爲財所禍者詎不确确其難哉泰定丁卯夏五太常禮儀院同簽致政李君惟肅爲余言大都河間都轉運鹽使咬咬肇下車首公絕私以身帥下物務之至惟正是從諸司轉運在江左者惟河間爲重且劇雖夙名智囊善賈而能官者往往弗克荷公以國人紀綱其間未數月久弊宿奸芟剔殆盡加以同使郝君脫懽協心輔治言合計諧其相信之深巧於用謀者有不能間先是爲轉運者餘鹽爲引一十萬五千二百五十滯而不能售累政坐視計無從出公於是走省部言狀遂聽就實次年之數中外無不趯趯稱快居嘗曰天下事自難則難自易則易不特理財爲然也持身玉雪竈民自裕商貨自均所課自集所部自肅力一二而功千百焉若乃外示礄鐈内懷溪壑一中其餌詘信操縱惟彼之隨小有所更即從而騰口其慝力雖千而厥功不能毫許嗚呼觀是言則公平昔臨政可知已居無何　朝廷聞其能賜金幣異帛有差於是長蘆民無少長

一辭僉謂國家猶示旌勸若是吾輩可蒙其惠不爲表諸顯乎遂偕滑州尹韓儼及鄉士李梓崔惟謙輩謀伐石頌其善政式範后來闢子雅與吾使君善又嘗同朝盍賜一言爲嗣至者勸走昔爲禮部時公爲侍郎工曹嘗竒其剖擿明敏胄世族而事儒學后走辭絫議還濟南而公亦由工部尚書出爲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客有自南來者口其政嘖嘖不置繼而聞有是遷爲愕然良久夫中外之官雖夥足以伸其志行其道者莫廉訪使若焉名爲三品其權之重宰相有不逮轉運使瞠乎后塵矣向清而要今班之常流向舉刺人今爲人舉刺在他人必缺焉不樂赧焉而有難色公略無纖毫不足聞命即欣然趣駕以行非勵心以義而不以利以國而不以身以遠大而不以淺近者能若是乎余由是知公他日爲公輔器也無疑矣故述其德於民者如此且係之以詩曰

昔醝利庯■民疇擢之始齊君逮兩京若唐宋法寖周國攸潤官者能用斯溥瘵厥官弊蠧年諒爲政在任賢何彼汙此皦然故所司貨山積

欲表裏莫斯的公曰嘻如我何誠堅白從湼磨由憲南荷茲任制許巋益清脅事沓至不亟徐棼者條陷者途蠹畢袪政優布令下孚公上裕昔商人惟賄先令秩秩罔敢愆昔竈民命朝暮今樂生若春毓其被賜訖止斯舉要言他可知謂易輕經費寄謂重難顧指治猗若績孰克凝宜我公天寵承監既前盤胥勉肆故人喻推輦凡有位能舉然何事功不萬全我攄實詩以紀俾爾民詠無已

贈中順大夫河中府知府上騎都尉潁川郡伯陳公神道碑銘有序

公陳氏諱安字良佐世居覃懷脩武之六莫鄉祖銑金河南宜陽尹考慶屬金訖籙闕德田里公幼爲穎異彊記有遠識器度廓如與人交情意周洽有不逮則誠格忠告善則嘖嘖人惟恐其不彰讀書主踐履不以口耳勝人橫逆之來愈益務自脩省雖重亦不復識者謂犯而不校撓之不濁之風子惟德蚤仕於外每歸省必以安義命毋躁進取譏時賢獲罪公論爲戒嘗爲汴梁酒稅副使初命下人多意其不屑公曰仕患不忠卑下非所患聖人猶爲委吏我何人哉未幾改進義副尉河間鹽司厚財場管勾絜已率下賦報無所隱民甚譽焉俄以年及歸鄉里時惟德爲尚書省檢校官階奉議大夫國制諸封贈父與子同子陞亦陞遂封奉議大夫驍騎尉河内縣子后惟德進中順大夫户部員外郎遂加今封享年八十有二卒在延祐四年夏四月某甲葬某所之先塋妻薛氏協德宜家先公如干年卒以明年四月祔公之兆追封潁川郡君曾祖妣趙氏晚嬰風疾數年不能差郡君侍

湯液惟謹每教諸子以濟人惠物爲心五子惟德其長次惟善次惟恭次惟剛次惟謙皆仕惟德爲最顯由丞相掾轉秘書著作郎中書架閣管勾尚書省檢校官出爲陝西省左右司員外郎入爲户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初拜御史多所建白未及行而潁川君訃至越明年夏五月走書友人張養浩曰孤惟德罪大家君捐館時縻身於官其襲斂祖奠皆弗之及重惟先君平日位不滿德而惟德又忝仕弗克盡養茍沒焉不爲表其素行金石則惟德殆不能人天地間

矣敢百拜以神道碑銘累子肇余交御史君垂三十年爲故人早歲俱聯掾禮部爲同仕交舊如是而走也尚敢以不文辭哉惟德字子新方器用於時銘曰

大阿龍泉不必巨戡始知其銛所以古賢草澤或淹爲國具瞻猗歟頴川詻詻其嚴肔肔其謙或有忩然我海斯涵終鮮悔嫌得厥善焉只不忍挕必播衆談教子義先已分亦甘毋人之貪云胡不權卑勵閭閻職彼米鹽才苟具全位雖弗厭奚害爲恬徵子朝聯鴻恩用覃疇發其潜

仕甫及年遽爾言南何守之廉清白世傳壽且多男天報至誠彼道義捐而致炎炎榮不盖慚樹石于阡有徵其凡眎兹巖巖

先塋碑銘

維我張氏之在濟南其宗屬有二一居陽丘一歷城居陽丘者爲伯祖父歷城則祖父也伯祖父諱萬享年九十三祖父諱某享年九十一其世其行具見翰林學士承旨姚先生燧所撰陽丘先塋碑祖父二子長諱興早失兵間后三十年至自泰安其狀貌動止言笑與祖父甚相肖享年七十二卒葬泰安梁氏郁次爲先君諱郁字威卿享年八十以至治元年十二月廿八日見棄初寢疾諄諄孤養浩乃祖考早從事戎性直喜施有所得靡計多寡輒周急人家務一不屑吾年十六即身任之家甚寠貸貸於人僅公私給后天兵克宋人心未洽出萬死不一生之計賈江淮閒以儉濟之致有今日吾茹其苦遺汝輩以甘吾任其勞遺汝輩以逸若不可不思乃翁成家之難驕汰以隕吾業夫驕者貴之賊汰者富之蠧富而不汰家必裕有位而不驕則

貴必恒今吾何祖宗餘慶旣富且貴吾恐汝輩不能守故此戒之昔栁玭謂成立之難如登天覆墜之易如燎毛吾每三復其言必爲盡焉心痛以是知作者固難保守爲尤難汝輩其以是言銘心則吾瞑目無憾矣命孤養浩以筆志之志訖而逝嗚呼慟哉孤養浩又嘗記先君言嘗殿驢走京師困極始一乘阪焉則下水焉則涉爲弃骨刺其趾血出欲乘則恐半途而之欲步則其創痛不可忍孤養浩聞之不覺頫首涙下先君亦爲哽噎嗚呼大抵先君以艱難勤儉起

家虞養浩輩不能愼持厥盈故覼縷鐫誨若此其燕翼保艾者可謂至矣先君三子長英次塞俱早世季爲養浩奉命仕者三十餘年幸無所忝歷塵清要有司考儀贈祖父某安遠大將軍益都路淄萊萬户府中萬户輕車都尉追封濟南郡侯祖母苗氏楊氏並追封濟南郡夫人先君封通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濟南郡侯先妣許氏追封濟南郡夫人今尚氏封濟南郡大夫人先兄二子長居簡雅才幹次安山東轉運司益昌庫副使三十八卒養浩二子長諱彊二十二卒集賢侍講學士元君明善爲撰埋銘今碣于隧次引嗚呼保家之道先君言之悉矣孤某不敢復有所列謹掇其緒餘[illegible]拜手泣血而爲銘曰

維作室完且鉅必累年欲其弛不一旦瓦礫然尊者遺恣奢棄名逆天嗟爾後亘斯世毋逆先兮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碑銘

析津陳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丙辰夏走以禮部侍郎征舶泉南廻遇資善大夫雲南諸路行中書左丞陳公于京師閒過所寓曰不佞起寒微叨仕中外職風紀者九内焉監察御史外焉僉按察司事河東副廉訪使山東陝西河北使則雲南山南浙西行臺侍御史則江南職民者六在沅爲判官在泉爲治中刺雄孟州二兩尹平陽潭州職簿領則入省爲都事右司大都路爲知事兵馬都指揮司爲都目奉使宣撫則江右閫中叅行省政則甘肅河南肇釋褐凡廿轉而至今職非其先世有冥行疇克顯歷若是向嘗託子銘先塋以追封旨未下故緩今吾大父某由仕金懷遠大將軍知河南路　陽縣追封正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謚忠敏吾父某追封集賢學士資德大夫謚孝節皆侯薊郡祖妣時氏妣石烈氏從其郡皆夫人維是二代百餘年幽潛今炳焉一旦而僕也又有　旨諭中書擬擢近地雖生死肉骨罔克爲

報子其具文諸石以見　國渥之殊先德之懿臣子千百年不一際之盛切謂厥令詞臣林立奚彼之捨顧於譾焉末學是徵豈公貳憲山東時走知爲深與且走初掾儀曹寔用公薦遂不敢辭謹按陳以國氏厥望不一惟河東爲冣著由兵燹逸其譜莫克遠系曾祖考矜字嘉善墓太原陽曲之李家山雖言行無所考觀其字可知爲慈祥人祖考即正奉公諱聚字鍾秀金之南播從家析津春秋九十有三卒改兆宛平漆園之樊村考即資善公諱公濟字濟民志尚恢逵義於施與視名宦澹然鄉里仰其高以勵士目之四子曰泰曰時中曰鵬曰英舉教之儒或曰胡不各殊其業而一於儒緩急恐無所倚毋夫人聞之曰吾非不知時方艱棘但吾奕世詩禮家若隷彼失此是先世清望自我而隕人其謂何竝仕勉以公忠清泰制國用使司掾早世時中少中大夫知真定中山府鵬鄧新萬户府經歷舉循飭如所訓女一適大原王氏英即公字彥卿沉毅有才略蚤受知御史大夫太師忠武王月兒魯那演嘗從見

世祖皇帝儀度若素宦上屬目久其判沅州思播洞冦相挻構亂長吏莫敢敵公設伏於險要悉出銳擊之遂潰其僉憲河東憲長麻合馬以怙冒蕪儲特所恣行不若卒西京征榷之利凡三路粮以石計五萬鈔以定計二萬有奇聲辠于

朝遂論如律其貳憲山東曲阜林廟洒掃户爲縣官奄有公謂彼户置自漢唐何堂堂聖元獨不足此迄上章復之宣慰使樂實侍中有援橫山東既劾罷未幾復任輙復劾會移節陝西乃巳陝西監憲其以事杖西王鷹師師馳訴于

上命以杖復公謂臬司職在視奸詎可因一畜夫之言自塗耳目后有奸其孰肯繩

上乃釋然其行臺雲南言獠民鳥獸利剽病逆宜頒經書州縣漸入其心其宣撫江右閩中官若吏以墨去者數千沒賄之麗稱是其便民事傍近揭而刻焉其參政甘肅豳王术伯總兵西陲將輟戍卒萬人耀武其地需責星火公言邊事貴不擾無釁而動適生戎心况時未水草必致人畜胥乏廷是其策止之大抵公行善果料事明待朋游誼以信涖官忠確不繇毫利害計

今春秋七旬神若志益強且壯嗚呼世之積善者鏡此則其孜孜自效爲何如夫人繼室郜氏何氏一子直方女一人適故游平章孫僎銘曰陳氏氏國代閭藝德前晦弗揚繄后之赫厥赫斯何風紀洊膺有市其奸趾滅角崩或云司憲弗克民字四握郡府頤指而治或云近易靖遠孔難罙入瘴氛衆妥以安孰材野遺公則連舉何物來春公則霖雨用世有具曰武曰文人一猶難公備乃身矧夫昆季畢途於仕青紫一門又世之異原其致此伊昔匪今 世錫榮君恩海深維木能林職由本固沔彼流泉源浚之故有山在西翼厥斧封爰碑其閭尚與始終

晉寧張氏先塋碑銘有序

延祐丁巳春走以禮部侍郎監雜興和時總府治中張君敬甫寔董其入見其遇事不難繁劇以身先衆風雨無所避余甚倚之一日過所寓曰德聚猥以涼讓由詹事院掾事皇上潛邸始焉承務郎都總管府知事次焉承直郎御帶庫使迨上正位宸極改隆興 路判官隆興世皇湯沐邑也其長吏以下皆上所親選有司弗制敕焉甫瓜代復陞今職階奉議大夫惟是四遷舉出特命比以恤典又追封先考福奉議大夫冀寧路汾州尹母劉從封永和郡君非荷 國鴻禧曁祖宗餘祉奚以及此日將植碑先塋用侈異數且俾我后人尚引無替敢百拜以銘文累子切惟張氏之族甚蕃衍于代而走也寔所同出按事狀張氏其先關中人高王父仕金鎭西副元帥曾大父逸其諱王父大亨皇冀寧石樓縣尹敦誼喜施沉毅有材斷利害敢以身任歲淫玄枵即蠲民租調且散己有濟人就饒他所者復則具畀其遺民迄今德之因家石樓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縣南五里某邨先塋祖妣晉氏劉氏祔焉三子福祿惠祿以精法律辟晉寧路吏蚤世惠善殖生雅不喜仕福即君之考字仁甫和厚而義綽有父風蚤以時艱失學而所行若素讀書者享年五十有二比卒遺言子若姪欲固本者當茂其枝欲大其宗當昆弟是睦夫祖與吾祖距雖遠要自一氣而分后人昧此遂

於昆仲閒恩義寖薄或鬩墻或異爨或路人殊或至相仇殺是不知傷其枝猶傷其本也汝曹其毋蹈此爲世僇笑子四人德聚即君德元世用德輿母氏永和郡君今春秋八袠神明不衰猶勤女功不置則其艾年治内可知祿三子德興志德給事皇太后宮中咸克佩服先訓合族而居極其和孺若是前后數世未嘗一有閒言君先娶郭氏前十年卒贈永和郡君一子某再娶倪氏中奉大夫淮西宣慰使鳳山公之女生子輒殤從封

如郭氏自余游奉議君數月因熟其人蓋精敏有幹局者也嘗言十六七時從汾州君如京師早行保定山中因憇於道爲數寇竊其行槖以去君援弓躍馬追射之連發連斃二盜餘皆走翳林薄閒呼使逓相縛執卒無一人逸者其時徼君侍行汾州君幾殆人以孝童目之今年垂七旬膽膂尚不殺舊可卜其來未艾也銘曰

維吾之張始由弓氏青陽遺苗代有令器厥族孔殷克述克繼泒之四方西者充熾於鱳石樓百里是治孰寒而咷我衣之賜孰飢而逋我粒其至其布優優其持惴惴其施祈祈其立暨暨凡今尹民鮮不民噬嚋金肯捐而民之利使大厥遺澤詎已是于棘止鸞以箱服驥云不能揚顧豈余罪位然弗充行則云備既壬既林胡彼言愧宜后之人世嫩無替或長百夫或中給事或佐大藩或家養志孝斯克忠忠則斯義塤篪一門爲瑞當世咄彼同居以忍爲異人而不天終必遬棄曷思本支始焉一氣其愛之生胡寧有既殊渥荐膺匪德焉致邇遠胥榮存歿咸被我銘于堅永載攸示

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議樞密院事陳公神道碑銘

九河可障欲難窒三軍可劫正人之氣不可撓嗚呼如緱山先生陳文靖公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其立朝大節巍然視古社稷臣無慚德此天下之公論非出於區區臆見之獨也公諱天祥字吉甫其先趙州寧晉人由兄祐爲總管河南遂徙家焉中統初李璮盜據濟南潛與宋通好河南河北宣慰司承制署公千夫長偕諸將東倫宋璮誅歸鄉里家故貧力田偃師

山中暇則講經授徒聲聞日著由密邇緱氏山故世稱緱山先生云至元十一年世祖皇帝命左丞相伯顏將兵伐宋瀕江立招討司且括民間兵械而興國軍遂掠郢復州招討司以公世隸兵籍辟爲經歷鄂州行省移公攝知興國至則灼厥亂故上書行省叅政賈居貞寧㬎戢奸辟猶伐病先實元氣邪自索焉初奸人乗間連結樵剽所過土崩公私無一人敢與角者内弱如此圖外誠難今痛猶未定若復動相疑貳拘兵益嚴將恐彼亦生心康輯無曰

惟宜徐驅緩導拊其所傷則民感吾誠兵適我用矣行省爲然併許從宜以治乃順民所欲利者興而逆者以除曾未朞年遂成樂土吏白市有謀請捕之公曰彼見吾政如是歸必語其黨與乃吾流亡之招也奚捕爲自是遐邇聞風踵歸恐後至元十三年改鄂州行省爲宣慰司叅政賈公鄭萬户皆宣慰使以省檄未下不知所長賈移疾不出賈素得江湖間百姓心公走謂相君不出衆必驚撓班次事小一方軍民事大公其長鄭以需省檄脱公爲長不愈自上殺之

下乎賈悟即出視事會壽昌黄州盜起宣慰使鄭公將兵擊之至樊口敗死士卒還言賊盛且銳將攻陽邏堡鄂城門晝閉民兇兇不能市時諸兵皆隸叅政忽都帖木兒麾下公見其猶豫無出師意謂叅政賈公陽邏堡阻山而壘賊所不能攻政使其來是授首於我況僄遨輕動南冦常態以我突騎當之其敗可旦暮冀勝此則江南諸郡自靡矣賈白忽都帖木兒且以義激之遂引兵出城賊波駭潰散死者十六七始將士聞賊至咸謂賊聲攻陽邏堡實擊鄂州城中

必有内應宜盡捕大姓防患未然賈公不可衆執愈堅公曰此州宿重兵不少使賊能翔亦無從而至其主是議者不過利彼財物耳由是衆議遂格宣慰司以公有文武才使攝壽昌府事且發兵衛送至境公謂治盜上平定安集否則相挺爲亂流毒善良乃下令使自相招誘悔者聽還其業無業者從所欲居惟擒首惡一二論上宣慰司其餘獄繫及他囚凡五十六人至日召語曰若亦思而父母丘隴乎皆釋梏縱歸期三日復獄及期果復無一人逆者宣慰司以公

是舉可勸未服遂皆原之后四十年民追思不已爲建生祠二十一年拜監察御史先是中書右丞盧世榮以掊克柄政中外病之御史中丞崔彧劾奏世祖怒下吏按問幾殆左司郎中周戭微若反脣坐以廢格奏杖一百舉朝凜凜相戒公拜章言其先爲江西運使入賄與自盜鈔以定計如干金銀以斤計如干茶以引計如干又謂國與民相爲一體民病斯國病民安斯國安今乃擬一歲之期營數十年儲積非白取下厰計無從

苟行其言必買怨天下況宰相重任非彼所堪臣非不知言出禍隨以事關國家有所不避章凡數千言大義若此上覽其奏遣邇臣諭旨汝盡乃職爲朕朕其忍以言罪汝言出禍隨詎必云爾也後盧世榮誅天下想望風采矣其年五月遷奉訓大夫吏部郎中二十三年四月拜治書侍御史出覈湖廣省出納道鄂聞行省臣要束木倚中有援橫無所忌乃發其奸利十數奏未下私繫公獄摧脅百至而公恬不爲動凡幽四百餘日惟取四書環披徧攷心究而身體之

有所疑即著論以辨略不以死生禍福纖介後會赦乃出二十八年改朝請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侍御史明年以疾去再授中順大夫燕南廉訪使甫上換使山東時　朝廷遣使郡國議弭盜公謂盜有可矜有不可矜由歲惡時屯爲者可矜治平數犯懷迷不知返者不可矜非嚴刑無以剗艾且頻赦不足化盜適以資盜俄濟南屬邑獲劇賊數人公命市曹令衆生杖殺之同僚不可公曰比歲盜興職所在二千石姑息吾今權宜以行若　朝廷當擅殺老夫自承

萬不汝遠既而治盜詔下具如公策所部有妖婦自言爲男子茹冤未雪徧控諸郡皆以爲神不敢詰公覈其惑衆階亂杖而遣之或曰眞鬼神陳公且欲治況假之者耶大德三年移使河北辭疾家居遠近以訟求直者雲蔟其門至徙避他所六年拜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　朝廷方事西南夷公上疏畧莫凶兵事莫危戰聖人不獲已乃用去歲行省右丞劉深不度易難請兵遠征多婦國行未及半變生八番傍雲勇乘之地喪師熸奉頭鼠竄後復發陝西

河南諸道民爲兵數萬命平章劉國傑將之期以必取轉輸益亟所在弗堪且聞所經委陋多崇山盲谿惡林毒草群獠安沱斥瘴沴出入獸如圖其地不可郡縣版其民不可衣冠故歷代外之不中國齒設使彼聞大軍且至或壁阨以老我師進退兩窮噬臍何及粤自　朝廷征倭國占城交阯諸蠻以來今三十餘年未聞得尺地一民而所費奚萬萬億啻此其爲鑒詎不至近且明今宜先棄劉深市傳首以諭遠人繼遣使奉璽書開以福禍懷以恩信如仍爲害命將

徂征亦未爲晚昔大舜班師有苗格漢趙充國緩戰羌虜降經史著之足爲世鑒明年四月赴召中書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商議中書省事八月地震河東尤甚民壓死數十萬救丞相御史議公援古喻今推本天人上數十事奏皆報可以其言祕故外不克知及還

上遣使追及通州賜楮幣五千緡以無功辭或曰昔二疏去漢未聞辭賞公曰辭受在人何得前輩相律九年五月授今職時年七十有六凡五返訖不起

仁宗皇帝在潛邸素熟公名追之國懷孟遣使賜酒若幣仍勑長吏歲時告存其爲

累朝器重如此始爲招討司經歷諸將以父駐此無家恐無以固衆志命各置侍妾獨難公一日飭逃良家子有絕色者來公曰諸君自安吾無庸此卒卻之其權壽昌得賊所盜戴姓金四定召以付之其人辭曰賊初獲我自謂必死公既擒彼此身即公所活願奉其半以爲公壽竟皆付之公平生喜淡泊世俗所嗜無一動其心居則閱經史出惟一僕自隨后蹤顯要家無毫

黍增朝服亦其足[illegible]者及臨大節毅焉不可奪故走謂公剛焉不詘於欲正焉不撓於邪者以此嘗著四書集註辨疑十五卷四書選注二十六卷雜文若詩號田居集八卷或謂四書辨疑公雖不作亦可切謂人非生知孰能無疑疑而辨焉乃講學之事昔司馬溫公疑孟子歐陽文忠公疑系辭固不害其爲大賢也天不憖遺延祐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得疾薨正寢享年八十有七塟其里嘉禾鄉之蔣氏邨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潁川郡公謚文靖曾祖

懷曾祖妣范氏祖忠贈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太夫護軍追封河南郡公謚昭懿祖妣張氏從封河南郡夫人考子安贈如公謚文康妣趙氏張氏並封河南郡夫人文康二子長即祙字慶甫號節齋學行與公相頡頏事

世祖朝仕至浙東宣慰使死南寇亂次爲公時人以二難目之夫人張氏以賢淑聞前卒壽八十后七年啓其藏祔公容貌若生三子長孟温朝列大夫泰安州尹次叔良將仕郎登封縣主簿次季恭年四十八卒女子二長適翟氏次適張氏孫男六孫女十有一曾孫男五公卒之五年當至治元年十一月朝列君孟温自泰安遣其子允中奉幣若事狀來濟南請銘於余切惟公一代偉人當求一代名筆發之走何人敢命之辱辭不允乃叐幣按事狀譔爲銘曰

若昔正人曠代一二維民具瞻爲國元氣漢有汲黯吳有張昭魏狄闓唐韓冦宋朝迨我

皇元光掩前古將相大臣中外接武國人尤異初不假書凡厥言論乃書與俱其在儒流許王斯寂厥後卓然公殆其對早賓戎幙適丁寇紛

緩頰出奇可百戰勳衆部讋慴一省喈愕言試于民所至神若相其良否與時亨屯憂焉斯寒喣焉斯春迨其揚廷洸洸叵犯連柱大奸斧鑕無憚其誠斯金彼物維火百千從陶色不易頗雖其學問是藉是資亦由厥德神啓相之盖古有云正人猶虎高步于原不若咸沮昔聞今見天胡忍欲豈伊群黎爲福亦薄使當鈞軸以弘以久措世泰和特一反手然是未酬所存者大立懦廉頑百世攸賴莫堅匪石莫易公論詩以揭之彌遠彌信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八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碑銘

濟南陽丘許氏先塋碑銘有序

走甫七歲而外家許氏盡室自歷下徙居于江之南尚記先妣携其祖西城門外俱哭失聲而別時某漠然不知爲何悲迨年十三先妣棄謝既而又聞外王父若母相繼卒時某頗有所知切自啗負何罪天壤間既早失母又失外王父雖有舅氏輩一二又邈焉數千里外死者生者皆不敢必其見矣至大改元走由太子文學拜

監察御史而表兄伯時自江南來使其不言則彼此俱不能識表兄自道其舊於是某哭表兄亦哭今年夏走復以尚書承匱禮闈而表兄又以聽調來京師且致我舅氏之命以先塋銘爲請切惟其自髫齓與我外家別今四十餘年恒欲往省而不得今乃辱以不腆之文託之塋域則其平昔懸懸者或可少慰矣故不讓而爲援翰爲按許以國氏爰出炎帝姜姓世居濟南章丘之延安里高曾以上其仕其世屬金源氏易代之[illegible]逸無從考祖全和厚敏生植嘗典獄有陰功享年七十三卒祖妣馬氏享年七十八卒俱權厝武昌某原二子長克脩次某一女爲先妣從大人封贈濟南郡夫人我舅氏字仲德克脩其名精律學試吏總府綽有幹稱后由雲南行省掾調廣州合浦縣尹再調象州路總管府經歷二所皆炎荒邈徼民鳥獸難靖官政廢久胥史所在橫甚我舅氏不以中外遐邇異心循職當爲直前無所顧未再歲學興于鄉農力于野盜不闖境而積年逋坻襝屬來復獠俗爲之丕變憲司宣闈爭上其能故再尹靜江古縣政

聞益著先是廣西兩江宣慰司幙官累以墨敗其絜者往往不職使者病焉聞公前績遂辟爲都事贊上勗下裁剌裕如所部賴以寧救憲府有訟輒移檄使決平心以理罪者自以爲不寃在幙職三年宦意寖弛即以陽朔縣尹致政或以未衰止之公曰吾早棄鄉壠踸踔無定居桑梓之心日深一日不及玆時還吾故都以畢吾親襄事則吾他日將不能瞑地下矣或若闓而賢之今七十有七神明尚不殺覩此則僕相見之期庶幾可必矣娶高氏賢而能家三子長可

道郎表兄令授承直郎湖州路推官次可權監
税湖廣次明道早世皆僕表弟云銘曰
世謂君子其槪二焉有位曰貴有德曰賢位苟
隆盛而德弗稱彼則爲華識者攸病德則優矣
位弗酬矣我乃自如彼其羞矣猗我外祖殖德
奕世報雖未弘行則云備矧夫百里爲古侯封
名亞公爵其獲已豐孰云荒服恒遠王化而公
一臨不異中夏公未來思其暴虎狼亦旣戾止
乃馴若羊風紀詒牒曰不暇給檄公代推纖忽
必析凡兩爲縣厥政孔良幙府載賓令聞益揚

他人有此必巧其宦詎肯方隆途止於半知足
不辱老氏有云以公槪之爰信所聞滔彼繡泉
有山環峙碣此銘詩永穀來嗣

章丘楊氏先塋碑銘

凡游宦于江之南者無曰歲久與否往往利其
庶饒輒戀戀忘歸於戲夫狐死正首丘者言不
忘其生存之地也人而忘其桑梓可乎至治癸
亥冬今鎭江路總管府同知致政楊君允過余
曰允旣冠從故參知政事綉江張公服政于南
者殆四十年時同往皆家於彼切獨不能安必
欲歸老鄉黨然後爲無歉且我楊氏其先冀州
棗強人由避金季亂徙泰安自高祖又徙齊之
陽丘遂占名數濟南曾祖逸其字素孝友彰其
伯仲不後爲大塚暨其父合葬東頓丘唐業邨
今其地有塚二弟弗知爲始祖伯邪叔邪兄邪
弟邪曾祖六子皆稽田不仕曰寶曰聚曰福曰
友曰善諱友者爲允大父善其義弟也爲族甚
蕃和孺共居者數世人稱爲義門楊氏大父三
子長琦次爲先君次甫先君諱良字君佐先妣
王氏享年俱及七旬卒自高祖至允凡五世矣

其子孫仕者無有而允也獨叨通貴殆祖宗殖
德而始萌芽於予茲將勒石先塋用迪我後人
敢再拜以銘辭請余聞而大其不忘本重以里
故遂諾焉不辭其高曾而下則見君所自列按
楊氏之先寔周武王第三子唐叔虞之胄至晉
出公遜于齊生伯僑歸周封爲楊侯因以國氏
周末有楊朱以辯聞列國降秦漢隋唐名世者
不乏入國朝爲公若卿者亦時有之君性藻潔
作事無巨細必底規矩早學吏視符劄檄牘如
夙習由掾江浙行省秩滿尹慈溪不忍繩民以

法治尚寬恕人以佛目之嘗值大浸莩死載路明越台皆然君白帥府駭聞行省獲發倉賑虞未周又鐫豪室施錢如千患乃少弭邑中失火延廟學君以身先衆將赴烈焰中會火自滅人謂至忱所感再調台州路總管府經歷時　朝廷遣使采訪諸道所至按黜無留貪台爲甚惟君無毫髮及旣代授平江路推官吴俗輕生多詭故聽獄爲獨難君一切以誠心求之故嘗得其情僞竟任未聞一有冤者一日自以年及慨然有返初服懷故都意即移文公府挈家而東

制授朝列大夫鎮江路同知致仕娶李氏前十年卒一子名庭顯紹興路諸暨州儒學正女子四皆適大家君今年七十有三神觀如五六十者況年及不衰國制亦許仍仕而君所以徑歸無所顧者其意若曰人於富貴利達知足者少不嬰鉅厄則其心不灰今也歷艱難險阻四十年幸而無虞復保桑梓則天之福我者已多又可貪榮冒耻媚人矍鑠邪走謂老不忘其鄉仁也退不佞於人義也久樂土而不流勇也表先德以詒其后昆孝也一舉而四物具法宜銘銘曰

狐死首丘尚不忘本輕違生存而人奚忍所獲幾何其失孔多人孰君賢矢心靡他始官于南勢有未免浮章湍如山立無轉一留許年心惟故阡白首鄉閭卒復我天自其上世舉農於隱既匯旣深乃發攸蘊其發伊何不專以位位崇人庳適速顛墜有官能幾得名循良以是挈之優劣甚明今焉桑榆力弗殺舊可灼彼蒼惟德純佑頓丘峩峩兮上有林先世攸曆兮林之陰勒銘樂石兮昭德音勿替有引兮子孫自今

山東都轉運塩使劉公神道碑銘有序

至治初元走由參議中書省事得告省親濟南時劉君潤甫爲塩運使山東以嘗同掾丞相府雅相好后聞寢疾過而省之卧與余語其容丰澤若無恙者醫云形壯而脉不副非吉徵也未幾竟以疾卒於其年十月二十有五日余往弔之其孤光祖蒲伏泣請曰先君故與公同僚又相好今也不幸又卒於公之鄉其遺善一二碑諸墓道恃不泯滅者非先生是託其誰哉於是走亦泣謹按君劉姓諱澍潤甫其字形纔中人鬚美而目威性開爽論事明白直枉令人易見

始由吏部掾轉宣徽若省翻翻號敏手大德九年丁毋艱尋復丁父艱哀毀廬墓側武宗城中都起主工部事訖工賜銀爲兩五十君曰職當爾辭遂陞奉訓大夫工部員外郎至大三年改奉議大夫同提舉萬億廣源庫是職以出納穀尾人多憚爲君曰世謂管庫之任易以汙人茍無所私適足以昭吾潔遂端身率下故自上至吏迄無毫髮浼時銓曹訟不平者衆吏行或不敢夜甚則有見讎轢者中書病之奏君主吏部事其所陟黜人服其公延祐二年遷朝列大夫遼陽省左右司郎中先是惠州民孫讓殺人賂長吏爲誤殺由赦而出君潛詢得情移官覆訊迄當以故方旱而兩人謂決獄所感五年入爲大都路同知階中順大夫俄拜監察御史未及有所論列改工部侍郎明年拜左司郎中屬　朝廷更化所入虞不給授山東轉運鹽使階中議大夫凡在職十有五月而卒得年五十有八世爲河南臨山人其世祖有曰劉千戶者仕宋英宗朝享年八十卒於治平二年十月廿一日高祖文曾祖逸其諱第記鄰人以族

次稱爲六郎祖考金五子某其瑄爲君考居家嚴享年六十卒贈朝列大夫秘書少監騎都尉追封彭城縣伯毋張從封彭城縣君公娶魏氏封彭城縣君後公某年卒得年五十六二子長諱榮祖仕至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爲光祖方掾樞密聞父病即棄所事併日馳歸濟南侍湯液人以賢孝稱銘曰

凡今吏學類深次骨孰是之遺而坦夷獨德哉
若人不俗於汩言無隱衷廓廓心腹閔彼選曹
貨所湊輻君掾其間毫髮靡黷歷院若省益思
自勗今聞孔彰多士攸伏尋宅親艱口不饘粥
於何自罰于墓言宿
天子孝之曰祿其復方城中都躬乃按牘落成
循墻云賞非欲
天子忠之遂紫其服閔人懷枉如己犴獄覩物
失所若已溝瀆於休是心雖古奚恧所以蒞官
荐膺景福入慎則風下車雨遂徽天棐忱奚致
斯速惜夫冠豸未及邪觸俾久臬司可必廷肅
貳工未幾復賛鈞軸庶事一公鼎不虞覆出而
轉運入時且足方期賜環遽尓含玉甲子垂周

其孰云促有子肯構疇曰罔續矧復寵光存沒咸沐稽厥始終奚憾之蓄瞻彼盐山有石雲矗瑑此銘詩永后之告

濟南歷城縣侯氏先塋碑銘

維侯爲氏晉縉裔子孫列國簪組繼有居大梁夷門市被褐獨以氣高世列侯封君蔑如視敖然坐伏魏無忌至漢惟霸號循吏爲郡兩轝威與惠自是以衰代有位譜牒茫茫莫之系高祖[illegible]金逸其諱官至明威閫外制世居考縣兵燹

值避亂而東亦其勢三子不後者孟季仲其曾祖聶其[illegible]子男亦三惟記二曰元曰興咸不仕元配聶馮生子四林傑全三鼎足似曰光祖者出馮氏其父爲林寖昌熾術效白圭居貨利妣李若鄒内助治五子長亮季安次次禮次仁次斌弟各世其業引勿替諸女婉娩聽從偕旣適名族稱中饋亮盐管勾當會計繼陞德州税司使非直儒通吏且邃所抱弘多未及試曰克敬者乃其嗣麵局提舉弘州莅階承務郎緋綬被位不滿能箱屈驥季安喜施性溫粹揮金傾接當世士不貨藩身藩以誼動爲交游輟車騎小孟嘗聞月旦謂循名覈實諒無戾彼雖鉅萬縮如蝟咄哉胡可同日議拜官同知和州事辭親喜懼職隨棄春秋五十有六歲天不憖遺衆爲喟軸折中途舟半濟水陸徒勞竟無遂謂老非耄稚非稚使假以年何可奠其弟即仁仲賢孚幼而恒有老成氣每悼先塋缺述記嘗謂萬物祖天地維人於先又奚異豺獺魚獸尚知祭昧兹寧不慚物類遂於屯域營不置爲屛爲垣松栢藝歲時粢盛必躬致手足皸瘃忘厥勩方謀伐石表諸隧遽先朝露命非是友子賴斌克繼

志亦由耳聞目見異過我語我哽且淚父兄韋託再世契敢以銘文爲子累走拜命辱中甚愧肇農圃歸耗文思堅辭者再情愈欵擇重而書略其細復借樹泉以爲譬欲泉之達必疏滯欲木之蕃固根蒂源如弗濬委將匱不本之培葉斯瘁積善不善見諸易慶殃無不以類至此理必然非有僞服善而行蓋天畀今君追遠如始瘞使賢者與愚者礪頷余何敢骫骳避因變其文泉壤賁況古人於碑若誌本以題名與牲麗后來履歷亦附綴往往鋪張坐辭費以煩爲端

侒爲智文過於華實則未蓋由作者利其賜因之馳騁所有藝奚暇深虞失初意維歷城西山矗翠有蔚其塋樹林庇齊東野人抉其秘字字有徵非死媚庶千萬齡永昭示

真定栢鄉董氏先塋碑銘

嵗旃蒙赤奮若日南至吏部尚書董君仁甫詣自京師走書歷下謂友人張某肇公邁迹丘園倏五禩許企風仰烈殆無虛朝巾車旣東忝榮叨渥凡四轉官始繇江西憲副召拜吏部侍郎未幾又拜左司郎中今爲待罪吏部顧何及人

貧且乘乃爾撰諸涯分爲恧益深比者吾祖父父有司考儀光啓郡封爵及三代天休寵錫存沒惟均徽祖宗潛行冥功有開于先奚其致茲將表石先塋用本福德所自謀諸多士僉曰屬厥筆者莫公爲宜敢緣舊奉事狀燕幣熏沐九頓首肅使者以請某故嘗與公同官乃反幣受狀爲撰次焉按董氏系出軒轅至虞舜有曰某者性好龍能多與習遂以豢龍事帝春秋時狐以良史見稱孔子厥後繼而仕者史代有人曾大父諱增篤學斤斤自脩子男三孟曰貞仲曰

成季元即尚書君之祖贈亞中大夫順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趙郡侯沉鷙有力以仁孝得鄉里心雁金末亂二兄辟外獨家居養親雖處兵間能力珍羞以適其志盜至即擒縛毆垂死至哀祈改過乃釋之遠邇讋慴聚落恃以無擾事定悉推田宅與昆弟族人其厚於倫理蓋天性然至元二十一年雲州置銀場官發民數百爲工命公衛送比至無一工軼者會銀場罷

朝廷以見民歸

皇后俾歲輸綿宮中仍以公領之歲餘即辭歸

課諸子致力問學暇則教以穡事且經且誦敦本實而耕厥華靡里或有訟卒不白縣決平其言以恚至者以懌歸以貧至者以償歸甚則有望其門而返中途者嘗語人吾蚤屬時多虞爲勤百至旣長始克休息然平生未嘗食言於人失行於己慚德於天吾子孫或有舊他日者享年七十有五以至元廿九年某月日終正寢鄰郡聞喪相弔及葬執紼泣送者至二千餘人路於祭者且數百幄近代公侯之喪未有若是得人斃者昔李廣卒太史公謂天下聞者皆悲嘗

以爲過以今徵之猶信嗚呼亦豈所謂桃李無言下自成蹊者耶塋某鄉先塋妣夏氏追封趙郡夫人內德惟稱享年九十有六一日前諸子婦輩曰婦德以順爲本內能順夫外能順族行之以不欺濟之以不妬壽將自延我所以年期顚者職此今命當終其無憾矣有頃而卒以某年某月日祔順德君之兆子男四進和福祐進以子貴封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趙郡侯中樞敏茂外斷斷若無能或犯且負雖百不一校由其子訥周踐其臺閣愈益務自貶損人不

知爲官門昆弟三人皆循愿相友甚妣趙氏淵淑柔惠克服家訓今春秋俱垂八袠神觀無少衰則董氏之先儲休蘊懿源深委長者兆于斯矣矧尚書君忠直有器幹比奉使山北課最諸道方器用於時其所至殆未艾子貴法宜銘銘曰維福若德而有孔艱德崇維人福天所閟德苟崇矣福斯蕤矣謂天人殊影響從矣於休董氏代有陰隲于前弗昭繄後之赫金季儆擾盜起蝟如民命毫芒遑恤室家惟公屹然底柱弗動有闖其疆隨意擒縱用是百里莫梳胥安徽公之英幾何不殘計茲所活奚千億啻厥報有歸亦勢必至譬彼農者穮蓘必年力如弗周穫亦靡堅宜爾嗣孫由儒而奮厥聲隆隆臺閣增峻左司爲職士恒罔肖非才精強則易以顚於焉恢恢他可坐治欲觀人能莫的於是矧厥攸進川至未涯台衮之膺伊邇匪遐洪惟國經酬庸以爵三代疏封可曰殊渥子焉克孝臣焉克忠宜先之靈覆露厥躬溥水之陽厥兆城許何以賁之錄此石語

濟南姚氏先德碑銘有序

姚虞舜之胤也舜生姚墟子孫因其地以氏也春秋鄭大夫勾耳漢諫大夫平唐梁國公崇宋太尉麟其族之尤著者也國初有諱成者拳勇閑騎射豯避金末亂自寧海來亳懿乖合於俗人未之奇也一日群行郊外一人持弓矢誇衆公縮縮若無能也俄而三兎欻起蘊薄閒弓者射不能一公取其弓連三發三中衆始許其能武也后至濟南二州民恃爲扞援聚而從者幾千人公弗能止也因曉衆曰我漢人也材徼勢孤將不能汝庇萬一爲人疑是公等反禍我也

聞今燕只國王中朝貴冑甚德而度可往歸也遂率其衆見之王喜甚承制署軍民元帥尋聞於上錫以金符旌其忠也未幾　朝廷黜減諸侯王官屬遂歸其符節合族退歸鄒平之厓鎮或惻其中廢公勉之怡然也后因占名數濟南以天年終娶趙氏三子諱貴者其長諱德諱义者其季也貴事東諸侯張宏爲郎君郎君者當時親近之稱也侯愛其沉默淳愨信任之人莫能間也居嘗遠貨利友二季極和穆周親屬貧及人急出所有不計也由是鄉鄙一辭曰姚郎君善人也義人也嘗遇一道士傳秘方療瘡瘍無衰壯可必其愈也遂居其藥四方求者不遠千里絡繹踵門雖徒手無不給也享年八十卒於里第正寢實至元某年某月日也娶張氏三子長允中仲德山東永阜鹽場管勾以親老便養也次用中孝德次行中　德用中與余游相善也由掾江淅省入爲群牧司照磨内宰司典簿徽政院都事經歷内宰丞此皆出入禁近或兼内帑人所憚爲之職也君恭慎詳密不大聲色所任克荷不知其爲艱且劇也其居徽幙權

臣帖木迭兒聲勢張甚附者立致華要數啓召君君策其必敗不屑也俄出爲龍興路富州尹階中議大夫富在江西劇郡也先是爲州者往往墨敗君自上絲餽縷謁則亦無自入也民訟隨决不鉗以威惟善導義諭期於安静非頑弗率泰甚者未嘗麗於辟也期年闔境皆化服盖其存心仁恕循良之政有以深洽于人故也初廟學歲久寖阤虞無以稱瞻仰也乃葺而新之且刻桐爲七十二賢及從祀諸儒像兩廡凡七十餘楹工夥役鉅未半載落成衆皆不以爲勞也瓜將及不幸遘疾民函香走望至有祈以身代者雖子爲親有不若是之懇也既稍間即移文而歸士民書帳頌德遮拜車前且泣且留以壺飱祖者從百餘里不釋也君亦悲不自勝及别慰之曰父老良苦徼吾病其忍舍女以去天若我憐他日或復臨此未可知也至其鄉月餘尚居内未勿藥也命表姪潘適偕其友蔡君珣致言於余曰用中百不逮人然致茲通顯者緊祖宗賴也由轉仕南北先世之兆久而未營非敢緩於報本盖將有所待也日命堪輿家相地得

於歷城西南十餘里洪山之陽從吉卜也儻公惠顧前好辱貺以文勒之金石非惟存者拜嘉昭昭而沒者亦將[illegible]骨冥冥也走與中議君皆濟南家也其仕京師也走爲吏部君叅議徽政且同時也況其志在顯親又重以蔡請皆所不敢辭也銘曰

夫士之取功名以自拔於寒微者匪獨恃其才之奇蓋亦由夫遭際之有時也際其時匹夫可以揚天逵不然雖有豪傑之姿者曾不能枳棘棲也夫以寧海公之雄武使其將虎貔以藩邉

陲詎不足以敵王所愾皷而不罷與英衛褒鄂之流並馳也惟其足甫展而半途以覊之所以弗克究其施盡其才也雖然位不稱德者後必逹前人之辭固有稽而無疑也宜乎子孫奕世襲芳承輝以神術惠政福黔黎於無涯也嗚呼后之覯於斯者其惟善之孜孜毋謂天與人違漠然不吾知也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碑銘

故翰林學士資善大夫知　制誥同脩國史贈具官謚文敏元公神道碑銘

嗚呼肇余友吾復初殆三十餘年矣相與同官者八臺則余掾於內君掾於江之南每計事至京師必劇談極懽乃去地雖不同均臺掾也省則同掾丞相府

仁宗在潛邸同爲太子文學入翰林余待制君直學士后轉侍講余又以直學士代君在禮闈

尚書則君侍郎則余未幾又同賔幙又同知延祐六年貢舉嗚呼世之同官者固有多或一二又多或四三如吾二人聯武臺閣且三十年抑亦古所無而今鮮有也其如是者爲偶然非耶茲亦交游中一大異事也其尤可異者又有二焉至治元年六月余辭參議還濟南明年二月七日君暴疾卒京師其去　朝廷爲又同也君二子余亦二子余長子前卒君長子後一年卒其爲失望於嗣又同也向所同者謂之偶然或可今所同者是豈可以偶然論哉嗚呼曩君不

恙時嘗同過前脩撰貢奎仲章家飲酒半君慨然謂余昔司馬公與范景仁善二人約后死者當銘先死者之竁余與希孟官同如是氣同如是而出處之同又如是其有先死者即當如二公約仲章其記余此言余聞之默自度蒲栁之質君他日必先銘我嗚呼詎意余今乃先銘君耶誠使君先我銘雖曰不幸託君文以傳不朽適以爲大幸今也余乃銘君是君不幸中重不幸也雖然初公之卒余方侍先君家庭雖嘗爲位而哭臨弔賻送皆未之及今若不爲銘則冥冥之中爲負滋甚然計君之没今已三閱寒暑而余始爲操筆者非敢緩且食言向也每一抒思輒悲哽不自禁玆以歲月稍遠又不忍負所約遂抑哀爲撰次之按元氏君嘗自言魏拓跋胄裔其上世弗克遠系高曾而下舉晦德無顯者迨其考某始爲江南某路經歷於是遂學江南歷數師若元廷芳王景初吳幼清輩皆嘗授業焉君爲人英爽視功名無所難自幼已穎異有俊聲讀書爲文恒務出人上尤用意春秋學且其性不蔵能隱知人有問即張髯岸幘亹亹

竭底藴以應初慎齋董公其僉行樞密院開其貫過與語合慎齋略齒爵友之甚至後掾行臺行院及入爲樞密院照磨皆董所推轂其爲直學士出賑山東諸縣饑餘楮鏹四萬緡同使欲持歸公見驛民匱甚將及之使謂此爲流民非爲驛也君曰驛與民有分乎且大夫出疆許專春秋之義也余雖無似幸忝大夫之列卒賑而歸及復命執政皆多其明決至大四年

仁宗皇帝正位宸極數被召見凡諸寺觀碑及近侍先世功行銘者甚夥會牧菴姚先生燧以承旨居翰林修

成武二宗實録命君總之君悉心毗賛迄成兩朝盛典君所述者姚公略爲竄易他人則所留無幾居嘗謂文有題者吾能爲之無題者復初亦能爲其見推激如此夫古文自唐韓栁後繼者無聞焉至宋歐陽公出始起其衰而振之曽蘇諸公相與左右然距韓栁猶有間金源氏以來則蕩然無復古意矣天開皇元由無科舉士多専心古文而牧菴姚公倡之駸駸乎與韓栁抗衡矣其踵牧菴而奮者惟君一人蓋其天分

旣髙又濟以經學凡有所著若不經人道然字字皆有根據陣列而戈矛森欒縣而金石具山拔而形勢峭斗揭而光芒寒惟有是故視他人所作斷斷不以許用是謗議蠭午蓋由才高不肯少自謙晦所致初無甚惡於人也君爲文必以示余或有所見未嘗敢不爲之盡君於余亦然余嘗許其詞工而君亦謂余氣盛嗚呼君今已矣其復相羽翼相藥石相策以域于善者在今爲誰歟昔子産聞罕虎卒哭曰無爲爲善矣余之悲復初者顧豈異此哉卒之明年　朝廷以君久勞侍從即贈具官謚文敏祖諱某贈某官祖妣某氏贈某夫人考贈某官毋某氏贈某夫人君娶李氏累封清河郡夫人二子長晦由典瑞院判出尹某州所謂后一年亦卒者次尚幼一女早嬰攣疾贅某人君由省叅議出叅湖廣行省政召爲集賢侍讀學士㝡其揚歷惟居翰苑爲㝡久然以散局常觖焉不足則其平昔銳於薦善可知享年五十有三以某年月日塟其鄉清河某村某原之先塋銘曰

位不必要視其所施壽不必遐視其所遺今君能以所長自襮於世如此又奚憾爲又奚憾爲

有莘王氏先德碑銘有序

承事郎山東憲司知事王君德新繇髙曽而下數丧未克舉戚不葷茹者十有七年泰定丁卯始謁告更塟其鄉莘縣西南四里所樂祖鄉之原禮也越明年用御史薦授承務郎改貳河南憲幙且行持翰林待制李泂所狀先世族次官治與其出處大凡過余拜且請曰先生世名端人文不溢美苟浮於實毫釐無所假借在今言可信後所望惟公吾祖考數十年未獲安厝者今幸妥焉一旦儻先生宥其緩而辱貺以銘不惟德新之辠少贖而我奕世之德之澤亦將日星于今江漢于後矣走嘗多君孝行欲爲述之而未暇茲因是請遂不復辭按王氏系出金源近族初爲完顏氏五世祖榮護衛親軍萬户上京留守其事功皆無所於考睎所授官則其才雄一代爲可知高祖相潤後當嗣讓其弟中都麻國主義之遂別授總帥戍關陝時金亂已芽凡狐鼠其境者皆望風竄匿民恃以安次傳曽祖寛鎮淮南未幾宣宗播汴我元徇地河北所

在訌潰遂避地于南因易姓王蓋完顏華言即王姓也兩世皆瘞東平之陽穀祖鐸樸重寡言氣泰神靜學閎綜博然務韜晦不以己長病人有來從學則諄諄竭其所有以告隱居于莘或勸之仕弟曰諾迄不出時以處士目之妣董氏內德惟稱考士美字彥徽篤古力行縛於文而厚於貧喜交天下知名士凡夫庸子雖焰焰不與游或慕德來則亦未嘗深拒必牖其心而納之以善教授鄉里人無耄稚淑謔識不識靡不敬仰至不敢口其姓字通尊曰居士居士云嘗南游僑于安豐娶張氏崇惠先生安民之女由漸濡典訓睦族宜家事舅姑有過人行舅病背癰久未勿藥吮之而愈祖姑九十餘齒盡脫每咀食哺之凡所嗜不待言輒先意以集里中勃磎誶語者聞其風率相戒改行其叔祖父子曰用尚義有志槩勸恤人隱歲嘗溢玄稃發廩以食民之途於流者無慮數千輩周宗族貧尤無所計一門之內仁孝之風藹然可挹德新之所以表表于時者蓋有所本矣德新字君實執親喪不勺飲累日過於哀毀幾隕其生廬墓凡三

年每祭有烏千餘下集人謂至孝所格由霍丘教諭辟淮西及山東憲史又辟刑部集賢院掾史滿出爲令職先是有司上其孝行　朝廷表其門曰孝子署所居里曰孝廉至今鄉人不名其官惟以王孝子稱之嗚呼人而得此亦至榮矣哉夫士固有能立功絕域不能取重於其鄉能威讋千萬人不能得一士君子首肯如君之行鄉人信焉　朝廷旌焉名公賢士夫稱頌焉雖三公之貴其能孚人乃爾若夫請行以追逃庇器以食餓論獄以存恕著書以紀聞彙　先朝之政以備實錄此蓋因事致用見於一時刀筆筐篋之徵者非孝子平日錫類兼善志也雖然觀其小則其大者可逆知故余得併述之以爲他日顯庸起本祖處士君享年九十有六祖妣呂氏享年九十有五考居士君享年五十有七終於延祐乙卯五月十有八日贈承事郎東昌路莘縣尹娶張氏贈宜人享年五十有五終於至大辛亥九月十有四日蓋君之所以享茲令名竟厥襄事者其族叔父湘寧王司馬曰公直者多所左右云銘曰

孰云世禄家鮮由禮孝義萃一門輪指幾恬無貴冑習斥華靡動必榘矱循蹈儀軌伯仲皆總戎華金紫有季恩未及責由己讓其襲弗居閱者泚爲民不蘊年吝爲耻再世寘丘園激貪鄙講學以自娛爵泥滓道德久益馨室蘭芷井渫人不食又誰毀頡頏漢彦方儒仲比身晦道則彰貞遯尾舉世髙其風莫之企非惟善刑家範閭里譬彼玉在山麗林水又若珠藏淵媚洲沚河潤九里強信如彼使其出用世未必爾旣翕則必張物之理有嗣孝且廉殆天啓小施其所施掾風紀始以儒易之迄紛救衆危輙請行氣何偉投鞭濟鯨濤若途覆唾手探虎穴不兵倚禁黠卒莫逸歸角掎諸公爲愕然譽金矢惜哉所用徵鳳棲枳俾大展厥猷寧彼止必能風四方雨遐邇人皆灼其膚昧所以名教之所隆曰能子能子斯能臣自親始維善萬有餘孝基址基本旣確如他足齒爰思其所然由世美我銘相新阡貢無已

濟南劉氏先塋碑銘

中奉大夫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劉君事義以泰定丙寅八月四日卒官旣殯歷下其從弟歸德府治中居仁過余感言先兄參政公揚歷卅年清苦猶一日年垂七袠竟以勞於王事而逝嚮不恙時嘗謁故翰林學士損齋楊先生文郁銘其父故御史中丞王公慱文銘其祖今二先生筆澤宛然由宦游南北舉未遑表諸隧此先兄所以目不獲瞑而居仁日夕痛心疾首不能自已者也今先兄以品以秩又當有碑神道惟是三世數十年闕焉未舉之典幸先生有以哀而完之則死者生者均無憾于幽顯矣

於是居仁泣余亦泣余與參政公同里閈且十年長又嘗同仕遂諾然不辭因首載楊王二公之文而以參政公行實終之西溪王公慱文敘其祖曰君諱震字晉臣上世有官青州者至曾祖洪徙濟南鄒平祖諱清四子季信爲君之考以遂吏學終益都總管府掾性孝友三兄遠遊久不歸母氏憂思致喪明乃日汲井洌浸舌舐之月餘遂瞭然人謂孝所感嘗戒君曰吾始一不能擇術以城旦書發身雖家温而身逸不願汝爲之君恪受教遂業儒旣冠有聲鄉校間貢春

官濰河朔山東饑亂所在皆盜區君挈二弟匿巖穴中朝出暮返以所獲食其弟曰以爲常居嘗曰屯難之世弱者不能有立必強焉依即杖策欵軍壘謁帥兵者撼以言帥悅留麾下事皆諮訪然後行一日齊河令秉良驥過帥帥愛其乘既去欲遣人追殺奪之君聞蹙然曰所須者馬以物易之彼必不靳何至殺人君即召令與其直遂以馬歸帥騎管定者數有小過帥怒欲殺之君曰今雖饑亂行臺密邇如責專殺其將何辭罪果白具獄上聞戮之庸何遲帥怒少解君即陰誨定毋率鄉隣善帥者百餘人往謝罪事遂釋君之存心救物類此壬辰授行臺令濟南公檄爲鄒平詳議兼提領尋改監軍需庫又監本府稅歲己酉其月日以疾終得年五十有七娶同邑張氏生四子鑑鐸鍔錫或仕或農或賈俱以謹愿稱一女適鄒平尉子張某素庵楊先生弘道山東名德也與君相得甚聞其卒贈以銘詩昔吾與子同居一鄉坎離屈信八載延長曰異曰同以德以禮不及就中凝滯斯啓會遷青社予往予留傳聞傾逝弗獲奠蓋有子賢

孝克家于鄒書之于碑行實陳露老病思澁

既情素聊述此銘識子之墓損齋椽先生文叙其父曰君諱璧字君用齊之鄒平人曾大父清大考信以孝行著仕金爲益都掾史長老其詞賦進士會汴梁下行臺濟南公延致賓幙終於詳議官山東諸儒閭稱偉人長者故素菴先生楊公弘道銘其墓御史中丞王公博文序而碣之其載世德詳矣君承父師之訓逾冠能以儒學飾吏術選爲京畿都漕運司知事尋陞經歷時柄臣擅作威福漕司法盡廢乾沒之屬與之同惡相濟贓汚狼籍至有以空鑰相授者自君莅事同官以故意相覷欲有分遺君竦然曰是言豈可及我哉其人慚服君乃盡革宿弊經畫周密冒濫無所施利其餽饟未幾倉廩告實京師仰給時議多君廉敏進利用監丞所以懋其功也秩滿調深州靜安縣尹適盧世榮以言利竊政立法剥下使郡縣官同於商販百色取贏筭至蔬菓蝦蟹官吏急於奉承人人惑惶爭訟譁然君顧其執不可以日親愈衆姑勉强趍應期會毋釀怨生事以濟縣吏貪孜孜爲區處

視民力強弱令相助藉民感其懇款聽命迄于盧敗一切休之以靜民安其政靜安深州之附郭邑也爲監州者蔑視同列每治事日僚屬朝暮將迎於第吾獨不然或勸從衆君曰縣尹吾職非役於監州者也吾之爲縣若五事不治或貪殘而獲戾坐是召辱固所甘心二者吾所無將若之何終不爲屈遷承務郎建德路推官專訊鞫兩造在庭君平心淑問未嘗疾聲遽色人爲吐實察其情有可宥多從末減不以上言喜怒爲輕重讞獄至屬縣囚聞之曰劉公來我輩

其無冤矣經其處決者使人思之不忘其明年朝廷更新大政改用人京都諸司且交辟君不幸建德已以訃聞矣得年五十有九時至元二十七年九月八日也孤事義奔赴扶護北還以其年某月日窆於鄉其原之先塋夫人馮氏一子即事義爲禹城縣尹君天姿中　內方外圓平居温克無忤於物然遇一事問曰如何不以徇[illegible]遷就方赴調日有餉致君以行賂者謂可得善地不爾將有遠移君曰子從薄官有年矣顧若無所愧今始行賂其何愧如之已而果除

建德去京蓋數千里事義請以疾辭君曰無疾吾將誰欺趣治裝行既到官益勤於吏治退寓書樓起居泰然殊無遠外之戚非以義理自勝者不能也歷官所至以平易近民以絜脩舉職以謙恭接士夫共嘆詳議公之有子古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蓋於是乎在況又以家學成其子入官已有善狀劉宗之昌未艾也銘曰維榮若利舉世所事有階可升孰安理義猗與劉君明敏寬舒秀出于長厚之餘蹲循乎平易之途誘之而不能前脅之而不可遷他人實難

己所易旃其臨民也清而通其治獄也愛以忠豈無神明福此靖共然壽不周於甲子材不展於朝士夫殆啓其后與子克肖以濟美有豊其丘有碑道周歌此銘詩利享春秋余按叅政公諱事義字伯宣鯁亮有風槩幼敏於學能詩其所題詠人多膾炙之由禮部掾辟詹事院掾文辟丞相掾時當國者遇下如束濕諸掾屬動罹刑辱君以慎敏無所及自謂久此非福遂求副大都酒課提舉或以貨憮止君君曰幸完身出誠能自絜職貨庸何傷未幾授承務郎禹城縣

尹既上與同官不相中欲有所爲彼輙撓沮君言上官使輟職專奔命外條其利病相時興除有訟庭決吏戢手無所弄民深德之惟恐同官復職以弛賢令尹心會民上嘉禾一莖九穗咸爲治理所感瓜代耆老爲碑其政縣治部使者上其實授遼陽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尋選爲吏兵二部主事所至治稱用是拜監察御史先是犯法臣樂實以宣慰使橫山東君爲禹城時耳熟其惡至是遂發其奸狀未及聞轉中書右司都事甫滿制授秘書少監執政以秘書散局

非君所宜復奏兵部郎中階中順大夫省臣以大都宣課提舉司所入多不實命君監搉果增倍蓰具以數聞賞白金五十兩異幣各二端臺臣廉之奏授浙西廉訪副使階太中大夫盖浙西民物殷甚有行省諸司素號難治君一切務盡公他無所顧既而改兩浙鹽運使入羨出均課無所詘期年以疾去會陝西有亂徵臺奏爲治書侍御史亂弭改嘉議大夫湖南廉訪使至治三年拜江南行臺治書侍御史中執法阿似蘭海牙素有聲臺閣明敏且威藐當世如無人

獨偉君爲加禮

今上踐祚拜中奉大夫陝西行臺侍御史明年拜是省叅知政事卒時年六十有七祖父震先封亞中大夫東平路總管輕車都尉彭城郡侯今贈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彭城郡侯祖妣張氏贈彭城郡夫人考璧先贈中順大夫户部侍郎今贈中奉大夫河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彭城郡公母馮氏彭城郡夫人君配成氏盖氏韓氏俱前卒今室齊氏皇慶元年封建德郡君延祐四年封彭城郡夫人最劉氏

至叅政公凡三世矣素菴楊先生若西溪王中丞皆一代偉人而與其祖如此損齋楊先生以年以德爲國老成而與其父又如此所以期君甚重今皆如其言余生也後不及識其祖若父獨與叅政公相好嗚呼觀三先生之文則知劉氏所以致伯宣者盖有以古人謂德遠而後興諒哉銘曰

河日瀉源崑崙岳雲夷基厚坤劉之先德世累前未施後迪啓猗若人才譎周衆所艱已則優始職民厥績著謷強鋤惰弱樹追裹行奸力攻

震以霆折以風方有爲賔省愼恥容容恒諤諤出憲浙閩葢宣言射如中乃愆使鹽司欲鋒挫彼則頽我奚過尋有命貳陝臺起巳顛忒后來自西河移南紀所去思所至理晋台衮庸勸忠天胡然遽賫躬壽七袠品登二恩荐承華奕世子則孝臣焉貞生有述沒有聲我作銘維實紀匪耀令贊無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表銘

處士袁君墓表銘

處士袁姓諱度字士常齊之歷下人蚤失怙事母孝性鯁介自信家故貧惟授徒資束脩養母其名且隸兵籍每及期當遣徵需蠭午大姓有弗堪君內安其親外質錢傭人以行苟弗給即自往夙嬰羸疾恐生憂母旨強爲矍鑠以示壯主兵者聞而孝之爲輟戍優處俾顓教授營中營密邇京師凡留五年或挽欲見時要陽應曰迄以病辭部使者上其賢授河中教授命下因自謀河中距濟南爲里二千且路於上我能徃母能徃乎彼學無度或可吾母無度則不可遂不赴後歸鄉里母夫人卒重以哀毀幾不救服闋三年早晏定省出入告面惟謹先是妻孫卒再室宋又卒其母以君年艾未後欲以嫠而嘗子者繼之君跽辭曰母命度何敢違然前輩謂娶失節者猶已失節柰何母遂止他日又謂茲有賢女弟眇恐汝難焉對曰度聞古人娶以德不以色葛亮氏聘阿承女當時譏之后世偉

之兒度雖無似其志亦恒欲踪跡古人跂之庸何傷女爲張氏既婦果以賢淑聞君嘗從先師舟軒李公學師卒扶其行實請謚又倡鄉士祠而像事于閔子廟側其建祠所餘錢則市田八畝命其孫山衣食之平昔嗜性理學自號約齋務踐履戞戞去世儒記問詞章習時貢舉昉興祭諸生有意業文者輒俾從他師曰豈以我故誤人子耶尤長於講解容端聲亮徽隱必析聽之使人肅穆若與聖賢接余嘗稱於當路者一日集學宮請講再三辭以目疾他日又請又辭余疑問之君曰世俗供僧猶且邀以上座况傳聖人之道乃欲使我北面於彼可乎其守正不橈於執以道自任如此居嘗曰士雖草野爲國家心不可一日忘初聞盜殺右丞相拜住爲泣下終日喑噫不食若恨不能得其人葅醢以快天下士或可用必走書居要者贊拔猶已責泰定四年春秋七旬矣始再授將仕佐郎大都儒學提舉未幾寢疾遂不起實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考諱惟忠字漢卿有學植嘗監酒濟陽後遂不仕妣張氏俱葬歷城西藥山先塋二子季諱其早世長即君 其弟之子名虎頭三女一適千夫長某一 氏孫出貞一名童童尚幼張所出初君卒 略無所亂盖其學道之力至此徽矣余時山居間一日訃始至遂走哭之門人李至爲具襄事垂泣言先生之志之行人多不及知知又詳無公若者其墓道之銘公不爲筆將孰託哉余雪泣曰君與余實同門銘何敢辭乃爲銘曰

富易爲善而人弗踐與貧奚殊貧爲善難力於踐言貴有不如廡以守己孝以奉母宜輿之孚力疾從戎櫛沐雨風何季乎儒帥彰其妻遂優以勵爲彼範撫人見其辟我見桓桓豹變萬夫辭辟不屑虞養或缺匪官有渝娶不以姜維行維緘先哲是符及親棄愛告面如在有格旦晡寧檗以水弗甘于烝詎止警諛心喪其師請謚卜祠又宅其孤於國若世拳拳靡置至形于書使夫有逢展厥事功必世晉濡雖未遂彼亦後奚餒在我者舒異時詞臣或傳隱淪其茲考諸

碣銘

陽丘張氏先塋碣銘

延祐戊午舞陽尹張君如砥繇聽調來京師嘗過其寓廣寅不筵許樵爨索然君[illegible]讀書自若余嘉其仕而能貧爲喜 愧乆之[illegible]諸人僉曰張君向爲舞陽氷蘗聲甚著[illegible]孤身旅食無所戚戚也未幾侶陽丘彭敬叔過余求銘先塋切謂以君之賢苟能文辭者疇不願爲何乃下徵凉薄如走者爲哉然以同宗同里閈遂即其事狀爲詮次之維張氏居陽丘之錦川里不知爲世凡幾曾大父軼其諱以族次人呼三官人娶王氏生子林爲君王父和易善殖生貨乏賑業無所靳里有訟即兩造求直往往面斥無隱退皆悅服事母孝少不怡即前稽顙謝不輟嘗負如太山母恐其罷爲減膳君蹙然曰我是爲者本欲其安今反病之柰何遂躬輦以行虞其頓撼復蒲其輪里中目爲孝子所居遡滿澮當夏秋淫雨水奪其途乃購石以梁其上行者迄今德之[illegible]氏享年八十有四卒葬其里八盤莊西北之先塋祖妣劉氏四子曰信曰毅曰寬曰德舉農隱相敬愛寬即君之考性淳篤與人交肫肫無勝心歲時爲食於途以待饑者人謂有父風享年六十以至大二年八月二日卒娶樊氏四子如砥如壁如松如衡女子二俱適令族如砥即君字周道邃於國言早掾湖廣省秩滿調固安州判官佐長吏克盡厥職移舞陽始獲專印剔蠹㖃枯翼厥良善於所當爲勇前無所避故所至廢政胥舉課最諸縣御史中丞緱山陳先生天祥德業卑一世至薦君則云自上任無秋毫私觀此則君之治理可見已既去民爲立石頌愛今授承務郎松江上海縣尹未上銘曰

世云澤物必官是資既官無聞又嗟其庳原彼之心由弗明理理苟灼然萬善[illegible]已於鑠賢宗其先世農靡資於官而衆偃風維人之德無大孝義於焉不怍足盖其細厥孝斯何惟恐有違愉愉敬養於未色辭厥義斯何駿奔人急凡百未安如已之責維天衛善宜後孔昌世不一傳益遠益光謂其徵耶民社兩有謂其隆耶百里是守嘗聞利器陸剸象犀雖未試彼奚愧割雞善觀人者初不以位其才誠良微豈吾累況其所到殆未可涯楩柟豫章始蘖始芽瞻彼錦川

其流瀰瀰碣此銘詩相與無已

孫府君墓碣銘

君諱得成字君美其先安次人有徙居新城巨水之陽東馬里者寔爲君高曾之世而譜逸莫考當金季父義自新城辟亂信安生君三歲而孤天朝一區戛革兵偃息人安其土君從母王氏復東馬里焉家素貧嘗資庸牧爲養稍壯出贅舅家然無時必一還省遇四時鮮果則往貽焉非是不先諸口繇母教迄于成人每痛曰吾不幸蚤失所怙微母不至今日始者未成人吾

親憂也成人不能朝夕膝下獨吾樂乎語輙泣數行下舅家聞之即遣歸養后終母喪哀慕動人性篤實忠厚其事親睦族接友待下外視之若鮮節文而潛合默中幾學至而從容焉者蓋天秉然也中年隱賈鬻而權衡度量每以信示鄉國用是生理寖給家當四達之道祁寒暑雨飯漿飢渴爲廿年靡有所替尤謙巳有容德外物至弗與校輙以靜勝故雖隙者久而亦服化焉娶張氏二子曰榮曰楫女三人長適李道蚤寡以貞節表其門次適王甫全次適于珪榮未

仕以孝謹聞楫字濟川廉直有古良吏[illegible]毋尤盡孝繇宣閫掾出爲襄陽縣宰民[illegible]憲使察之薦授宣德尹到縣踰月聞毋病即棄官還養方四十遂泊然仕進意毋卒哀毀[illegible]禮朝廷表其門曰孝子孫楫之門[illegible]士皆聞風願交觀諸子之賢益信[illegible]矣君享年七十有七大德[illegible]年二月十[illegible]疾卒葬新城縣歸義鄉東馬原銘曰

伊人之生詎必崇貴貴焉無聞斯夢斯[illegible]若人睦族孝親位雖弗逮天爵惟均子吏

女婦而潔世範一門孰憾其歟巨水之陽有[illegible]若堂太史銘之歷遠益明

壙銘

子鴈奴壙銘

余來京師十許年九四生子舉未免懷輙失之獨曰鴈奴者至六歲又秀慧可人賓至能邇姓字里閈遇長老不教而知揖且拜人[illegible]訢然以前小有慢容雖呼而有所賜[illegible]有弟甫三歲每食必推與之其友惠[illegible][illegible]強記隔年事歷歷如道其前[illegible]

余夭若我憐頋縮壽十年以存此兒無憾余雖聞而惡之然以頗異凡兒中亦不敢有所倚嗚呼詎意其果弗克年耶初兒病余方縻身於官歸少遲必哭泣道念入直則通夕爲之不寧聞其來嬉笑若病去體意者盖恐余見其呻吟之狀而悲故強顔忍疾以相慰是豈兒之得已哉大抵人窮則呼父母兒雖幼固自知其不久所以日夕惟欲親之在側萬一拯其危起其仆第爲病所持不能明言以誘其父嗚呼慟哉且吾少失母兄二人皆不幸早世令父年六袠所恃承其后者零丁惟余而又重以千里之别而余所倚以寛父心者亦零丁惟此子而天又不假之年以殄嗚呼抑不知何罪於天窮且酷我如是耶向兒不恙時嘗與其母議明年吾掾滿苟得一官歸當朝夕抱此兒親側俾吾父有以付千萬世無窮之託而吾與此子有以繩千萬世無窮之傳於子若孫之心斯足矣孰意其又弗果耶今年余三十有三衆所驚者日以踈俗所嗜者日以薄校諸徃時已若五六十者而嗣猶未立兒雖有一弟所謂少而強者不可保如此提孩又可兾乎此余所以於是兒之卒不覺哭之失聲者盖恐吾祖宗德澤不能沛其委而中絶於我不孝之罪將無所逃吾豈鍾情兒女不能以義自斷者哉兒卒於大德壬寅立秋前三日權厝文明門外呼度寺之南原銘其窆者父中書省掾張某銘曰

生汝者父夭汝者天嗚呼柰何安爾阡兮

堂銘

致樂堂銘

繄子若親厥本維一心親之心是爲子職親苟見惡則益敬恭纖怨不起斯表厥衷亘古能子奚稱舜獨非以慼變始終克淑嗟今之孝皆親所安故其致樂靡有孔艱試於燕間心自語口如弗子余則懟則否萬一未至其加勉旃朝治夕克必復我天猗與周君事此伊舊反而體之德將日茂凡百珍養乃其緒餘顧言鑒此聖域可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誌銘

故甄城縣尹張君墓誌銘有序

君張姓諱郁字景文覃懷人幼多學於易獨顯篤甫冠以秀異辟河南憲史國制凡吏憲者歲上二人掾部君以先進當上至則其次猶遠故又辟檢校書吏居無何中書有臣將旨如和林其從掾以遠難之君曰能超掾我所如唯命遂薄其名遣之還即掾省凡七年授甄城尹階承務郎明聽斷重變易闔境謐如

皇上嗣服之明年受代來京師將調以至大二年五月庚子得疾卒逆旅春秋四十有五省架閣陳惟德以里故率嘗所游君六七輩賻弔臨癸瘞順承門西違城五里曰某鄉某原友生張某哀其客死不家遂銘石以納諸墓銘曰

甚矣乎人不可量也晨焉訢訢莫云亡也樂或憂隣福骶藏也遲者非屯速非良也觀君盛年銳叵當也詩書戈鋋舌千將也賈勇陣前攖者僵也席騰雲騫九萬強也超資以遷耻循常也請行鄜邊猶步堂也飯雪服氊鞾險嘗也磨礪益堅抑益昂也季孟文淵定遠行也功凝凱旋還汝郎也頷脫朝聯厥問揚也尋職承宣萬夫望也琴不易絃錦不傷也人吹求瘉我領綱也彼薰灼天我氷霜也以是民先非不臧也胡趣弗延死他方也里不能千驤局箱也究厥本原孰主張也豈禀者偏太毅剛也無乃名權蚤熾昌也或舉非然命之殃也緬惟坤乾壽無疆也前邈后綿未渠央也伊人之身粒太倉也政使彭籛亦云殤也矧君韋編夙號明也其於是焉固所詳也易簀永眠短猶長也不家歸全又奚

妨也魂之所纒必親傍也有知九泉憾可禳也我志其所遠勿忘也

濮州儒學正王友開墓誌銘

走舊聞京師王友開弛跅不羈豪於詩酒吟必飲飲必醉醉即矢口道時事失得雖勢官要人居傍無所憚至元廿四年孽臣柄國威而好殺中外凜如君時醉入省攘袂吁呼或旋庭中或箕踞當路坐過者舉掩耳走避目爲狂子弗恤也后主文翰者恐其久必及遂薦爲濮州儒學正實欲因之以制其肆或謂必不肯君笑曰諸

公臺閣我何人敢擇官爲乃懷檄飲市中會醉且暮歸遺其檄他日交游來祖行始言其故衆咋唶迂久君弟曰命焉耳矣恬無毫髮動至元二十九年余偕計京師質所聞良然一日客有過者顏鬣哆吻奮髯見呼以爲武人而易之問焉乃君也於是握手交喜如平生未幾余辟禮曹掾君日顧簿書間或醉與醒必談文及商古今人物所見多與余合切甚偉之然酗於酒雖規勸百至如水傃石不見納恒於余索飲余時始掾非告不敢出暇則酌部中殺冗則與其直命自飲于市君亦欣然受之無所辭其爲人真坦不矯飾類此詩文超厲閎逸必醉乃能爲之然愈酒則其言愈奇無酒殆不能作一尋常語元貞初元夏四月七日暴疾卒京師寓舍旅殯文明門外某地得年四十有七諱興宗友開其字世爲恩州人妻張氏一子尚幼銘曰

便於刺戈不如錐捷其捕騱不如貍惟其落落百無一宜竟賫志以逝嗚呼尤誰

故中議大夫平江海道都運萬户趙公墓誌銘

公趙姓諱璧字國寶其先北京人高曾遠弗克詳祖考某國初大師國王軍朔方爲先騎遂於譯言考某服田有貲畜以東平爲王分地後徙陽穀故又爲東平陽穀人三子君爲仲性僕僕有才辯不能頫印人幼隸學惟師正慤其舍不敢眩以僞長署王府吏非所好從　國王孫相威行御史臺于江之南即辟爲掾時宋甬平尚仍俗爲治防範寖潰一旦鬪憲章下舉重足立君喜曰中外庶司惟風紀足有爲未幾知浙東提刑按察司事贊上勖下論議不詭從必底公乃已用是復掾剖擿盐習凡昧訟要因移使聽直端一引輙洞其末撟虔吏僂弭再經歷浙東威名隆隆所部咸容相語是夙嘗吾臨者宜自嚴毋尾毒首釁爲國制凡署憲司舉聽劾事以故一道帖然當尚書省廢入拜監察御史省臺方不相得論難

上前省臣言此未易口决莫驗桉牘君詰之曰桉牘乃文奸具耳是足徵耶

上深爲然事遂寢又劾東昌監郡非其人倚中有援骫法市奸得旨即訊罪具　詔欲其爵一

郡趯趯稱快以功轉御史臺都事守法爭棘叵務見憚同列遂出僉山東廉訪司事初山東嘗有驚詔闢宣慰司填之使者頗牽近緣以作威君曰朝廷設是司固使爾耶遂[illegible]其不法[illegible]事上之有詔俱入辨首揆故與使者面數其惡爲末減微左右其人幾[illegible]改僉燕南憲司者驚復夙有乳虎稱[illegible]屢[illegible]其[illegible]入爲户部員外郎刑部郎中省右司員外郎其風節矯矯未嘗以簡劇夷阻易[illegible]左右司以口語歸鄉里倡傍近秀民[illegible]徒延宿學生善田陌間弦誦聲相聞俄起爲禮部郎中階[illegible]

大夫

今上嗣祚執政以漕不時輸遂加中議大夫虎符平江等處都運萬户上月餘寢疾以至大元年四月十日卒官所春秋五十有九夫人王氏三子文彬文林文弼文林后公十四日卒于家文彬主虞城縣簿文弼未仕女三人皆適望族男孫一女孫二俱幼卜以其年六月望日奉柩瘞靈泉先塋西南七十里洪德鎮之別兆比瘞其友監察御史吳彥昇過余曰向 爲堂邑中議君適退處于家相距不數舍聞厥政口之不置迨起佐禮部又延譽于朝在予不可謂非知己今不幸厥代可無一語襮其幽耀圖萬分一報泉下耶公所歷舉磊落出人上又非冒榮終身死無有寸長可籍以書者比余義其言遂不敢固陋辭銘曰

有德有言剛毅仁近聞斯蓋久始於君信方年之微已山之峻長佐風紀吏革民巽障瀾於潰鼓熖於燼歷難弗回道遠彌迅位雖末僚隱其巨鎮逮夫冠豸舍生義徇孰虎孰狼孰爲國蟊孰蟊孰螟孰爲民疢角之掎之使不能陳坑之火之務絕其紃彼權聞風膽褫于震曰户曰刑肯綮迎刃若儀若曹甫飆而櫬謂祿蓋多曾不屋潤謂年蓋少世載厥問概其所獲造物非靳我銘章之昧者攸訓

大都路學錄劉生墓誌銘

丞相掾劉君仲憲有子諱時豫生而慧悟旣學而師不煩覆誦五經如奔湍駛流無一語滯詩若文清婉能道所欲言父甚異之嘗曰大吾宗者他日將在此兒年十六其父携游京師晝薪

氷夜詩書逵旦凡父所嗜所需先意靡不集仲憲素介特雖窮極不取一毫非義而時豫寄體其心有饋即迎門固謝若有所浼人以能子稱仲憲嘗因誨曰汝學毋事虛文女仕毋規近效學則必聖必賢治天下必農桑必學校舍此他圖誤身誤世職由乎此自是所聞所見月異而歲不同駸駸乎成德逵才之域矣其年有司以秀異授大都路儒學學録未上因幹蠱還家不幸以其年月日得疾卒衛輝之里第得年二十有七其父仲憲得訃走余哭曰吾平生戹窮百至晚而方有此息且敏學視行吾甚有所望焉吾不知何負於天遽使我罹玆孤苦若是子如不爲吾兒銘則生者死者胥茹恨無涯矣余嘗多仲憲廉又相好甚遂爲銘曰

幼焉非常人以爲祥天以爲殃長而才俊人以爲慶天以爲病雖然在我者必求其備在天者則不敢責其必全嗚呼所謂苗而不秀秀而不實者吾今有徵夫聖人之言

元故國子博士潘君墓誌銘

潘君諱宗佑字仲德濟南陽丘人其上世罹兵燹譜逸不能遠系父彬由承務郎衛輝路總管府經歷載尹嚴之純安甫上卒時君年十三居喪如成人既長痛蚤失所怙刻志問學斷以所業表見一世家故貧其氣恒振厲不以是苟一介之取至周急則揮所有若素饒者性且孤鯁惡聲無所容雖高明必反之在鄉里簡出寡交往吏有弗堪者鉤羅細故召辱衆中君庭立自明無少屈識者偉之未幾挈所著書曰見聞紀義一十卷來京師摵諸貴游遂超授翰林國史院檢閱秩滿進編脩官於私憂尤切嘗欲出位言天下事數爲所厚挽止於是又著遼金鑒略一十卷以渙所懷至大辛亥朝廷改紘詔選成均官屬授從仕郎國子博士與同官不相中竟以狷介致疾皇慶元年月正四日卒得年四十有二初寢疾偕翰林直學士元明善過而省問顧謂余二人寧正而塞毋不正而逵若相勗未訣者觀是言則其平昔自持可知已比終遺語其子桂乃祖父四十四卒今我又不逮吾父命也汝其謁銘吾希孟友必能道吾素志雖夭猶壽也養浩聞而泣曰辱託如是其敢以不文辭

哉銘曰

昔我冠豸權倖嘗忤追移禁林中彼蜚語闔院禀如齧舌傍覩君獨余白赤手暴虎烈者義之選愞汗兩友道以颺士氣攸鼓方遠其馳胡遽泉土吁今之人正鮮多嫵一有剛腸群噍族侮何天亦然質黷無所我銘有徵尚信終古

江浙等處儒學提舉柯君墓誌銘

君諱譿字自牧柯姓吳仲雍之苗裔有柯相柯盧因氏焉吳亡分仕南北連世有人宋熙寧間漳州通守曰仲常以救荒得民心嘗有鵲二棲

其廳及去襲送數里蘇長公著於詩爲惠政所致高祖其號行二居士隱台山水間累聘不起世仰其高居士生文文生馨馨生采爲君之考嗜學任義節爲宋國學進士君其長子也幼精敏書一目輙復誦無隻字遺既長英爽而辯著述修整蔚然有前輩風追游京師諸名勝争與推轂至元間江浙行省辟昌國州文學掾不就元貞初以翰林國史院檢閱官預修

世祖實録書上將進等以大夫人吳氏老辭遂轉江浙儒學副提舉國制凡業儒者不糅之民

而異其籍且復其更繇以示優尚時南紀多故防範未周征役蔓及學者寖致廢業君授

詔旨白行省遂復舊焉秩滿以大夫人寓錢唐年邁土思甚乃歸侍未幾授温台檢校所大使便養也先職是者惟務贏入朘商旅次骨君至悉除其苛德者甚衆至大改元陞從仕郎紹興路諸暨州判官明典眘罰以仁厚率下初至州謂屬吏厥今疲氓孔多毋濫刑以重其困吏云無有君即詣獄驗狀果平反如千人上下皆愧請罪服是歳蝗僚屬分地以捕君所分特甚度

非民力可制乃詣后土祠禱曰吾與爾神共食茲土今蝗賊厥稼穡民且阻飢爾神亦將不利由吾所召則當罪加余獨不可佚罰有衆苟不自我是神不能捍灾禦患尸此以苟血食神而若是謂之淫祠禮宜毀詰旦蝗出其境延祐初陞承事郎饒州路餘干州判官未上制授江浙儒學提舉初學田所入制於有司職教者莫敢觸豪髮或廟屋壞白饍不充皆坐視士甚病焉君聲于朝有司始不能與又處州路學田如干爲僧據有數十年歷數校官無有一敢明者亦

聞而復之君曰聖天子肇舉賓興嘉惠斯文甚至所司期毋上負斯稱職巳故所在教政胥著越二年江浙饑台越尤劇行省奉制分遣使者以賑而遣君賑台公帑不足勸富強毋藴年彼素熟君名聞之莫不竭歷施所有恐後傍郡介特無依流至台者咸爲非分地不可濟君曰均爲黎獻嗸嗸若此豈必吾治乃始救耶遂賑䘏無所間其時江浙貳帥其緣歲侵崇利以濟欲檄台州路強假富室錢巨萬計他郡多畏偪亡去吏秉以逞民

蕩業不能應君力發其奸奪還之民台賴以寧其人竟以罪敗君祖塋在台之臨海樵蘇者過而相戒曰毋牛羊是山其子嘗活吾台民者居嘗謂人士自一命以上皆足行志第患自保之心重耳故所歷厥聲籍籍其平居不爲無益事見后進則勉以學稍成則延譽以奬其進初進士公之違台也推其田廬族人兄弟而以清約自居然未嘗一日有不足色娶古汴張氏子男三九齡九域九思以延祐六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杭之僦居享年六十有九其孤九思由增故叅知政事姚天福家過余泣曰先君平昔辱公爲知巳不肖孤又辱愛焉是再世之契也先君遺善一二在人者非公爲紀尚誰託哉余諾其言廼爲銘曰

幼而多知長而多奇居家以孝讓著行莅官以忠義自期惜乎淹外而不大展其所見於世者止斯我述銘詩用發未施尚千百年過者式之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表

辭聘侍親表（移山東憲司進奏）

維天曆二年月正吉日陜西諸道行御史臺御
史中丞臣張某謹熏沐稽首敬奉表
皇帝陛下臣聞君猶天也其對越之嚴靡容毫
髮有僞詩曰惟皇上帝臨下有赫盖言天監昭
明無隱而不燭也欽惟
皇帝陛下聖聦天縱好古隆文入正宸極神人
胥贊克清國難曾不逾時所恨臣某誕際休明

寢及衰暮重以毋年喜懼兄弟獨無日者伏聞
有　旨特除臣翰林侍讀學士尋用臺薦又除
西臺御史中丞臣某有何勳閥行能两日之間
疊膺二品清要之職撫心自省感愧交集不及
此時具陳其愚將恐厥任弗荷自貽伊戚伏念
臣某甫出弱冠所學未竟恪遵父命黽勉仕途
降志趍榮以爲親喜幸無顛躓歷塵省臺閒有
所爲寔出狂瞽或者因指爲能每自反觀甚弗
安也夫士固有偶爾致名夷考其實則空空無
有者臣某往聞我
世祖皇帝興師伐宋兵駐襄樊衆方習武一校
獨燎鐺作食倏報寇至即倉皇覆實穿鐺耳以
懸馬後鐺尚焦熾烙馬馬奔徑突而前寇爲披
靡主將壯其驍勇拔之行伍超授以官臣之才
名誠不異彼今若羞於自白萬一再誅戰勳則
臣前日僥倖所獲者必將死裂不能有存矣所
以自臣先父違世泯迹於仕甘老雲莊垂歷十
年凡七承
召命然迄不敢貪榮冒昧一起者其故職此兹
者　朝政鼎新賢能彙進憲臺遣使馳報今除

橫被
龍光遂思自奮政使身名或隕不失爲忠擬於
當月二十四日就路臣毋聞行執臣之手且泣
且言我年迫八旬汝髮亦素此别之後再見無
期因感寢疾見臣輙泣臣陽言不往連曰汝已
屬官汝已屬官使臣進止两難委質無所欲不
告而去則懼得罪於親欲中輟其行則懼獲罪
於　上君親皆重既懼既悲二罪曷任若肩嵩
華因憶晉温嶠有行力爲其毋挽止太真不留
斷袖而去臣欲效之慮其先行（古語子行千里毋行萬里）又

所不忍洪惟
皇帝陛下以孝友爲治其極功至德輝光古今
黃屋無心於斯尤著自今以始臣知世道復隆
皇圖永固中外臣民必有安分以甘菽水之懽
悔訟以熟墳麓之好者翕然偃風雲從而雨化
矣且前代帝王曲全人子爲親之心稽諸方册
千古一轍伏惟
皇帝陛下憐臣母老憫臣身孤宥臣言繁矜臣
才拙姑如所懇以紓母憂或准六十致事以彰
禮經親年八十一子不從政之義則老母洎臣

其仰荷
殊恩其視古之寵錫魚軒一日九遷者殆無以
異矣臣某負知
九重罪當萬死故不敢循例臺請僭具表聞冒瀆
天威無任惶恐戰越待罪之至某官臣某頓首
昧死謹言

傳

驛卒佟鎖住傳

閒歲京師編民男女之未年者因事而出多爲
奸民所攘[illegible]或女胥爲婢子壓爲奴不然則載
之遐徼殊域若遼海若朔漠易羊馬牛駝以規
贏入幸而敗者常少不幸而轉市互鬻使其父
子昆弟妻女死生不相聞者比比有焉嗚呼輦
轂之下習俗若此豈不爲大異事哉延祐丁巳
春余以公雜舘興和者凡再月驛卒有佟鎖住
爲余言本江西泰和人七歲時與群兒戲里中
爲過騎掠之而北凡渡水三踰嶺不知其幾而
至興和騎者因飲於市遂命我給事其家酤者
一日眇劉姓時固知貨我於彼以幸見留即不
辨居數月眇者令我隨駝驅者數人徼所負行

二日無所得第云所居尚遠至則畀汝還意眇
者又陰貨我聞土俗奴亡而獲者必鉗而黥之
用是佯以去故事新爲喜所過皆賴山無城郭
居民少陰即風雪不可前人以孳畜多寡爲富
貧所衣皆皮毳所食唯酮及胾無菽粟幣帛以
氈爲屋狀而居主人以察罕名我且授皮衣一
襲羊二千餘頭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瘠者
傷者逸者無故物故者必汝撻距劉地二十里
每出必負餱約他牧偕行不然則迷不能返羊
合萬餘他畜稱是升高而望彌川亘野若雲霞

四敷群皆淆焉不能別甚憂且恐他牧曰汝勿怖歸則自相交矣及暮果然乃復喜問同牧者十數輩皆中國良家子爲奸民所販至此因自思違鄉井去父母親戚陸沉殊域奴庸於人非我獨也自是始少安焉一日吾羊寢山麓有牛百餘自絕頂奔飲于溪羊不及避而躪死十數意其不免遂委裘於山以疑追者決意亡去時年十有六矣頗健於行始日百里數日二百或三百惟南其嚮飢則嚼野葱水飲夜則視穹廬有燈火者往宿焉有問則以蕃言荅之故無所疑訝者會值使者具詰所從來遂跽語其故意若見憐乃輟一騎乘我始復至此因走白官即論眇者以法而隷我於驛中今年餘於此矣余聞惻然曰我將復若閭里與汝父母兄弟相見何如乃叩頭泣曰固所願也即令有司移文傍近給衣粮護送其鄉於戲天下似此者何限庸能盡使遇余若此子耶盖聞古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各設長胥師正等使之相疇相保盖所以幾奸民而防不虞也故力正矯誣者禁焉橫行徑踰者禁焉滛怠奇衺者禁焉行作不時不物者禁焉況保息之制六而慈幼居其一自生齒以上皆書于板司民氏掌之以恤孤終於斯時也使有奸民亦無所寘其手故下之所以事上者靡微不綦此無他保之不失其所而已矣又聞古者國有飢民則人主不飱有凍民則人主不裘受計報登則人主親拜其視民之重如此由秦毀先王之制官與民判焉不相預甚則聽其自生自強自弱自仁自鄙自壽自夭名置侯牧實與無均又藉以爲侵牟奉己之資者總總也嗚呼欲其父子相安昆弟親戚閭里相愛盡力以事其上得乎夫京師天下之本此焉若是逖遠可知伏自

聖天子肇臨四海仁萬物如天慈吾民不翅其子是惟弗知知則必詔有司以嚴其禁故余爲傳其事併及古者安民之法庶使當路者得以

上聞或於治理有裨萬一焉

節婦栁氏傳

節婦栁氏者户部主事趙君子開之繼室也世爲薊郡人父賓叔嘗尹博平寓京師有年時翰

林侍讀學士西皐趙公之子野爲户部主事亡儷久未有繼或謂梛氏女可其父以西皐耆儒子又朝廷知名士聞媒介及之即諾焉不辭納采已西皐寢疾其父命梛氏視湯液未幾西皐卒其孤野護喪歸殯長清既殯而子開亦寢疾亟遣人如京師逆梛氏歸半途而子開以訃聞至爲服哭盡哀將廬墓側親族不可遂喪於家頃之其兄從京師來欲召歸使再嫁其族恐將徼之梛曰是在我奚恐爲於是其兄見曰吾不汝忍寘將圖汝安汝如我違是汝自取凍餓也

梛曰業已歸趙氏雖未及合卺夫婦之禮已定且凍餓與否是盖有命豈再嫁再醮所能免耶兄灼其不可欲去閒數月偕其弟復來梛氏辭益峻至閉户與之語逾年其父卒繼而母亦卒其兄即以計召梛氏來會葬欲因留不遣梛氏泫然泣曰人莫親父母妾既不幸望門而夫沒萬一由此不克反是重妾不幸也況我婦人且寡禮無外事無乃爲位哭之遂不往日率僮婢緝生理雖隣婦里嫗亦不以接夙感氣疾每發即呻吟連日闔家不忍聞欲謁醫治之梛曰妾

聞婦人寡者爲未亡人我年二十六歸趙氏今且半百天若我憐得死此疾寔莫大幸奚醫爲此盖子開前妻兄陳公約爲余所言者嗚呼肇道湮俗潰倫理日斁臣弗知所以臣婦不知所以婦　面合心離生從死背者比比是一有毅然秉忠執義矯矯不可奪者其爲薄俗之勸不既多乎且臣之徇其君者以嘗服其事也妻之徇其夫者以嘗偶其體也今梛氏與其夫言未嘗相接也面未嘗相見也患難未嘗同而恩惠未嘗及也然則徇夫之志果何從生哉盖天

壤間所以洞金石格鬼神者無他信義而已矣知信義爲重則凡天下之物舉不能搖其心否雖一語之甘一惠之利亦必從而靡矣嗚呼是道也慧男子有所不逮曾謂婦人能爾耶大抵受其弊即不敢有其身不必恩惠及也入其門則不敢辭其難不必語言託也自古以忠誼褫世者其處心大率若此所以歷世愈久而人之仰之北斗其高而泰山其峻也河漢無極而日星之永輝也彼剖心析肝誓生死無他適一旦值不測挈夫所有冒辱蒙詬惟欲是濟者以梛

氏概之爲何如哉吾嘗承乏太史氏紀人之善是固其職故傳其事以爲天下婦人楷式云

書

上董中丞書（時年二十七臺掾蒲開居）

蓋聞中外之官莫要於風憲亦莫難於風憲民瘼有所未聞國政有所不知奸惡有所不白設風憲之官使言之茲非其要歟其言也及大臣則大臣待罪及天子則天子改容聽而信從則留違而不信不從則絜身納履而去茲非其難歟往者愽陵公以搏擊之才挾敢言之氣歷事兩朝其事功煒然至今表表在人耳目然爲小人中傷者凡四五頓

主上聖明克終厥職崔之後特輟先朝舊臣平章軍國公不忽木以領之蓋中丞三品官耳今乃屬之宰相則其要且難又非前日之比矣夫軍國爲人詳慎儒雅動持大體而不輕於糾彈譬之良醫治疾不專伐其邪惟以滋榮元氣爲本切嘗合二公論之其任斯職也均爲得體非崔之嚴人不知臺憲之爲重非軍國之雅人不知臺憲之爲尊昔郭子儀將河南之軍簡號令

擯斥候人未嘗以爲緩及李光弼代之不一日斬張用濟於轅門而人亦未嘗以爲殘何則勵之胥得其道故也明公忠勳累世蔚爲中朝故劒大臣之家而又重以力量才猷足以壓服衆望頃因中司缺員中外一辭皆曰非閤下莫宜繼二公者既而

詔下果然處樞府之有別奏又奉

特命以止之于以見

聖上知人之明圖治之切眷顧世臣之重而專風憲之寄也如此爲人臣者當何如哉走也才綿德凉不足以知當世之務自吏風憲迨今四閱寒暑其間失得頗嘗究之以意不衆同未嘗敢輕出諸口前年因友人元復初得以瞻拜眉宇而明公破城府略齒爵握手如平生歡每退輒自感激且慚無以報効茲因明公晋居風憲凡僕曩昔所懷者願由此以效一得焉伏自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迨今三十餘年矣其間一隆一替一伸一屈理所不無然其所以爲臺者則自若也蓋自昔立法其始也人莫不知懼及其久則亦莫不狎而玩焉善守法者逆知其

然則必有時而振作之使玩者變而爲懼懼者
化之而至不敢犯然又不可以常常然也今夫
人之所以怖雷霆者以其有時而震也設使轟
轟焉日夜以警衆則人將視以爲常而彼爲雷
霆者則亦無以取懼於人矣法之於人奚以異
此僕見今之涖官者類皆因仍歲月不力於政
雖任風憲者亦莫不然此其故盖以法之與人
日踈以遠而人久而自不知其流而至於忘法
也自非有以大警聳之未易善其後今莫若因
閤下執憲之初以

世祖皇帝肇立御史臺之意
上前申明敷奏期於必行仍分使諸道以戒飭
之俾中外百司曉然知
上所以任公之意顧不偉歟且公先任行省而
省務再新次任行臺而臺綱具舉後　召入樞
府而故奸宿弊爲之一空盖其英聲茂績上以
結主知下以孚於人也久但明公挈其要振之
不必曳裾斷鞅而海內之人固自粲然而耳目
新藹然而膽氣奪矣過玆以往其有饕財蠹政
循默不勝事與夫絶　私徇公者無問近遠強弱

選其尤者而賞罰之以示懲勸如此則號令肅
而教化行積習除而紀綱立矣且人臣獻言於
君也不可專恃口吻之辨自昔固有直其辭
而不從婉其言而欣然見納者其故何哉誠與
不誠而已矣傳有之未有至誠而不動者程夫
子每當奏見則必齊戒而後入盖不敢浮辭說
其君而蘇老泉論諫乃欲以蘇張譎詐險詖之
言必其君之從已是豈事上之道哉况臺官所
陳又非他司之比輕則奪人之爵重則戕人之
生又重則迴雷霆之威而挽江河之決苟不以

誠將之一有所窒則其所係豈淺淺哉且執法
之官人好之者少惡之者多無事尚且吹毛求
疵幸其有失而持以藉口安可不慮於意外以
中奸人之計乎以向日監察御史觀之可知已
（時有二人下獄）伏惟
聖上臨御以來宵衣旰食日圖善治無遠而不
燭其渴於求賢敏於從諫三代聖王殆無以過
而於臺察尤倚注焉彼當路者誠能孜孜爲國
隨所宜而匡救之則雍熙之俗有不難致其嘗
謂士之處世苟有心於澤民利物則當竭其職

分而不容毫髮之遺若僊僊焉無意爲之則當振衣山林亦不失爲高尚之士畏首畏尾豈士君子之所貴哉僕也位卑言高諒無逃乎僭越之責然天下之善一也已不能行而與能者行之固不必自己出也夫以明公之賢古今事體無不如見尚奚須此區區之論抑聞水之細者江海資其深材之微者棟梁假其峻芻蕘之言聖賢取之以成其治傳曰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惟閤下恕其狂斐而亮其固陋之誠以賜采覽焉幸甚干冒鈞嚴無任待罪之至

疏

諫燈山疏

至治元年正月初七日太中大夫叅議中書省事臣張養浩謹齋沐信宿頓首百拜昧死實封獻書于

皇帝陛下伏念臣養浩才行無奇竊食於官殆三十年矣每愧出仕明時無有寸報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明仁孝自登

大位近除凶慝遠鎮邊荒親祀

祖宗溥恩黎庶薄海內外爲臣爲民者無不懽忻踴躍以爲

世祖規模復見今日而

陛下又須詔旨凡百政務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爲臣民者愈益懽忻思覩治化臣養浩近聞一事不無所疑欲默不言受

國厚恩有所不忍欲言恐　天威一震勢無生全然人臣事君寧坐犯　顏不敢緘默外人皆曰今歲正月十五夜

聖上欲於宮中結綺爲山樹燈其上盛陳諸戲以爲娛樂臣養浩初聞其事意謂妄傳豈有

萬乘英明仁孝之君臨御之初而肯爲此浮華無益之事旣而質諸近侍頗以爲然臣養浩不敢遠引古昔欽惟我

世祖皇帝在位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雖市井之閭燈火亦禁蓋

聖人之心所慮者遠所防者深況宮掖之嚴尤當戒慎往歲

曲律皇帝由輔導非人翔構燈山喧鬨數夕迄今中外百官嗟惜不已雖取樂於一時而史冊書之適足爲大不樂於千載臣養浩於今月初

六日窃言此意於左丞相拜住丞相第曰已知
臣養浩不勝慺慺螻蟻之誠塵瀆
天顔僭陳所見伏願
皇帝陛下以
世祖皇帝崇儉慮遠爲法以
曲律皇帝喜奢樂近爲戒寢其燈宴止其所爲
之山臣養浩雖獲罪
聖明而於平昔報國之心庶少白今日矣其從
與否伏乞
聖鑒臣養浩俯伏玉階罪當萬死誠惶誠懼頓

首謹言

西臺上王者無私疏（咨內臺聞奏）

臣某伏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
者無私恩又聞聖人謂大哉堯之爲君維天爲
大唯堯則之蓋堯之所以能則天而爲君者其
道無他至公無私而已矣夫名爵賞罰天下之
公器所以奔走豪傑懲勸臣下初非爲人主喜
怒之資而設也如欲賞一人則當詢諸省臺若
省臺以爲可賞然後賞之是慶賞無所私也如
欲罰一人亦當詢諸省臺若省臺以爲可罰然
後罰之是刑威無所私也夫賞無所私雖至舊
至親者不敢妄有所祈罰無所私雖至愛至狎
者不容少有所貸三代有國家所以享祚綿遠
垂拱無爲而天下乂安者其道由此欽惟
皇帝陛下寬仁大度早歷艱難天視民懷迄復
于今龍飛伊始願
陛下恒思得之之難與天下從新更始萬幾之
來稽諸
祖宗成憲而
陛下應之以無心處之以無職毋因怒而輙刑

人於市朝毋因喜而輙加官於左右凡進諫者
皆爲
主盡忠之人願自
陛下爲始勿加誅戮以彰聖明傳之萬世子孫
永爲家法夫賞善罰惡國之大柄此而公當
帝王之能事畢矣卑職承乏臺官不避斧鉞謹
言如右

露布

擬唐河東節度使李克用破黃巢露布

臣聞王者之兵若時雨所向者俱荷來蘇人主

之威猶雷霆[illegible]乎者無不摧滅剗茲鼠輩敢犯龍廷果兵出而有名將賊亡之無日恭惟尊號陛下茂昭文武誕受天休屈群策於殿陛之間運四封於掌股之上其或不率在所必誅雖日月所弗臨亦梯航之相繼賊臣黃巢者麻瀘小竪唐室大[illegible]恃其吞噬之雄肆厥飛揚之志橫行郡國汙我衣冠毒焰延灼于下民醜德升聞於上帝初無挈瓶之智每懷問鼎之心非朝廷駕馭之乖方實鬼神使令其如此不盈其惡昌殞厥軀臣克用等指彼凶殘奮揚义烈挾長風而破鯨浪未足喻其發機鼓烈火以燎鴻毛不足擬其乘勢四岳以之而震蕩三光於是乎晦冥期欲一平誓不兩立轍亂旗靡競曳兵棄甲而奔弓撥矢鉤咸裂帛裹瘡而走伏尸蔽野流血殷渠破竹之勢已成拒轍之心猶熾彼謂乘間抵隙可狙擊手而成功孰知自午至晡反狼狽而敗績彼黃巢者零丁獨竄顛仆無歸拉淚向天甚項羽烏江之窘投身失地劇曹瞞赤壁之危計莫能施生遂自刎臣等叨司戎律阻守雄藩顧茲毫髮之勲要出聖明之力獻俘太室拓境明時三箭而定天山已復禹州之疆宇一鼓而空醜類載瞻唐德之輝光臣等無任慶快激切屏營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操

哀流民操

哀哉流民爲鬼非鬼爲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無縕袍婦女無完裙哀哉流民剝樹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晝行絶煙火夜宿依星辰哀哉流民父不子厥子子不親厥親哀哉流民言辭不忍聽號哭不忍聞哀哉流民朝不敢保夕暮不敢保晨哀哉流民欲回不能復欲前不能奔哀哉流民死者已蒲路生者鬼與鄰哀哉流民一女易斗米一兒錢數文哀哉流民甚至不得將割愛委路塵哀哉流民何時天雨粟使汝俱安存哀哉流民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文

堂邑祈雨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承務郎堂邑縣尹燕本縣諸軍奥魯勸農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某神之靈某祗受

天子命出尹于此未及其境夙夜以思幼而讀書長得百里之地而治之是惟無爲爲則何政不可行何德不可積何人不可澤上不負國中不負親下不負所學奉職以來即潔躬齋居屏遠聲色心欲與古之滅火反風蝗不入境政如神明者並驅爭先此某素心而天地鬼神所照臨者也未及數月値旱暵不雨民頗爲憂切自謂以某之心膏澤之降必在旦暮今旣旬浹而亢陽如故將以惠民而神不隨將以報國而神不與抑不知某何以得罪於神而斬焉無所感格如是耶且厥令之制昭昭者責之於吏冥冥者託之於神所以　詔書每下自古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名山大川凡血食於郡國者未嘗不懇懇及之非徒美觀聽爲虛文蓋以贊治道福民生成歲事寔有望於爾神也神不見答豈惟負國抑亦負民豈惟負民抑亦負其此來爲國爲民之心使縣尹貪庸鄙猥神之不見亮也固宜苟爲不爾神必有以厭之矣尚饗

謝雨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謝于某神之靈某性識愚暗溺於古而不通於今孚於民而不信於神向以旱故輙以狂直之文有禱于祠下將謂神必見怒荐降以灾不意奠拜之明日甫交三皷陰雲四合自昧爽至午後不風不雷旣沾旣渥闔縣耆老皆歸功其尹夫尹恃神以濟其不及者也其敢貪厥成功以自重其曠職之罪哉謹躬詣拜嘉伏惟尚饗

祭姚牧菴先生文

嗚呼維斯文之宗伯曠百祀而一人方元精之孕秀兆岳儵而不神旣培埴之伊厚又喣濡之孔仁及炳炳以瑞世衆嘖嘖爲鳳麟何造就之良艱而一旦失於逡巡也嗚呼維公文由天得不踵故蹊縱橫操舍舉自己爲筆未及落而氣已馳當其賓之筵而酒之洽也人第見顒卬居

中而嘯傲殊不知日光玉潔之思已隱隱乎睫眉由神變之叵測故愈出而愈奇小能使之磅礴巨或納於毫厘玄則伏於未眹明則耀乎無涯彼江漢之滔滔與嵩華之巍巍雖交梗于前路而足之所到莫不劃然自闢而失其深危爲難耶則無樊宗師之深澁爲易耶豪放抗衡於坡老正大並轡乎昌黎而跬行顧影僂步呈姿柔筋靡骨膩理纖肌者見之宜其笑發於坐井嘆興於向若面譽其削鑢背非其覆瓿而卒瞠后塵而莫之追也嗚呼其尤可偉者不權之阿

弗勢而移遇有論著屹無詭隨或竹帛之揭或金石之垂褒其賢則賤者尊而死者昭於後誅其佞則榮者辱而生者冥於時古所謂良董迁者復奚恧而觀夫靈明之境湛乎其不波含弘之度廓乎其無籬隆於風節粹於倫彝并功名而無意於屑塵富貴而惟道之怡其待問也如響其好施也若遺雖牛童與馬走無不道其姓字而識其容儀衣紫雲兮滃鬱佩明月兮陸離驂鸞鶴兮周章遨雲漢兮委蛇封君擁節以先導列侯庭俟以帚持席屢前於宣室宴每侍於

瑶池惟其名之太盛遂致巧言乘間奪朱亂雅構漂山之謗而磨平淮之碑嗚呼僕初聞此且訝且嗤欲爲廷辨計莫我施竟默默而坐視誠有負公平昔國士之知也雖然夫文章天下公器豈呫呫者得私今已不能逃乎月旦況千載之可欺夫何損於落落祗自昭其蚩蚩於戲蓋嘗考夫士君子之賢佞惟進退爲可窺苟於焉有慚德雖虛文其何裨初

今聖之淵龍也授公太子少傅而不拜在他人則惘然驕喜之不暇而公乃惻焉以增悲曰吾

世父所遜避羌何行而及玆　九重聞而稱異百辟見而齎咨使區區毀方售進者厥顏厚於十之甲豈特可爲將來之範而當世之師也哉如走者道昧於進辭拙於摛夫何有能獨蒙見推播華宣彩掞纇隱疵騰章再三必用是期顧公抱負之如許於吾輩乎奚取則其推轂后進之雅量又非今士之可夷始聞訃音忽忽以疑詎有顏如渥丹之懿偕蒲柳而先衰意必出於多口因復傷士風之日澆漓尋得真於門客於乎何天不斯文之祚而竟使哲人之萎耶或以

爲年及則世之齔齒台背猶矍鑠者何限而於大賢乃獨嗇其期顚覊帝閽兮幽遠徒反袂以漣洏於乎昔公無恙爲世珍兮今公云亡孰柄文兮自京之别三閱春兮玆夕何夕遽來分兮蹇孰余開懦孰振兮宵焉玄宫無復晨兮如其可贖人百身兮求而弗得號弗聞兮詞忘其蕪尚鑒情之眞兮於乎哀哉尚饗

綽然亭上梁文

常慕閑而未遂久搴清泉白石之思不待年而遽歸已寘皂蓋朱幡之慮必功成而始去恐時

失而莫追聞徙休官用期寡過伏念其夙非閥閱雅欝經綸玄裳豈願乎乘軒赬尾本期於縱壑偶操刀於外邑俄持斧於中臺抗言幾血於虎牙珥筆復塵於螭首在棘闈而兩叨貢舉入蘭省而三預賛襄簿書身倦於奔馳期會耳煩於呼叱五更待漏遥瞻兎魄於璇霄一蹴論燈誤得驪珠於滄海衆皆過譽其忠蓋已獨自悔其狂愚雖蒙鈇鉞之寛實出神明之祐幸今完辟理合廻軿王夷甫宦情之無哂清談之多覺錢若水急流而退嘆奇節之鮮儔非有心敢擬乎名賢固無技可呈於治世疇昔之捧檄非詘而今之稅駕何疑人謂歐陽公踐言之遲我喜陶弘景掛冠之早爰於别墅肇構斯亭適當華鵲之衝兼有泉石之勝芳叢錯綉繞風煙移搨而觀老瓦傾銀掬水月洗觴而飲於心足矣何福如焉昌晚景於桑榆傲歲寒於松栢一蓑煙雨絶無庾亮之塵四面雲山盡是王維之筆或天游於汗漫或雲卧於荒寒或散髮以弄扁舟或披襟而坐茂樹或投轄以留飲或臨池以學書或倚笻而聽猿啼或投芥以命鶴舞或弦誦

以教子或吐納以學仙或酣歌賓客之前或長嘯煙霞之表惟日不足其樂無涯一壑一丘聊以償半生之苦五年五詔將何報

九重之知仰架脩梁俯陳善禱

東繞屋煙嵐萬玉峯莫道歸來無用處也能
善頌效華封

南林影山光水倒涵一自角巾還第後懶將
心事向人談

西竹塢蓮塘接稻畦榮辱從今都識破不須
鵬鷃校高低

北郊原處處皆春色牧童也識太平懽落日一聲牛背笛

上朝暮雲煙千萬狀紅塵不到笑談邊何處人間有蓬閬

下世累而今都不挂閑來底處用吾心看水看山仍看稼

伏願上梁之後神人胥悅物我皆春書添架上之芸香酒溢床頭之松乳佳客常盈於座榻好山永對乎軒楹居畎畝而遺安竊比襄陽之隱士處巖穴而索價不爲少室之山人

西華嶽廟祈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廿有九日乙酉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

金天大利順聖帝之靈某幼讀古人書欽聞明神獨尊西土歷代祈禱靈應赫然則神之得名於世者舊矣不虞衰暮茲因游宦始獲仰止下風然不幸屬民多艱流亡強半餓而死者相枕于途今將首夏尚爾亢旱如故某雖叨榮行臺實悲實懼使某平昔素無爲國爲民之心重以貪殘邪僻神不見恤則固其宜萬一少有可取則神亦安能漠然坐視不爲動于中也伏望垂監愚悃少沛甘澍使民回生意歲秋有期則神之血食古今者爲不誣矣倘不見與則某惟有省愆待罪日拜神前必待示其不見荅之由然後退尚享（是日陰晦不雨五更再以文禱之）

西華嶽廟催雨文

維天曆二年三月戊午朔越三十日丁亥西臺御史中丞張某昨以歲旱民亡比屋病疫謹齋沐於二十九日早哀祈雨澤于

金天帝君之前黎明雲氣四集川岳之形皆爲冥晦私切甚喜以爲明神見憐甘霖之來可跂而待不圖爲風所梗旋致歛然伏念某爲西臺之官帝爲西土之神今歲屯如是民隱如是臣雖未上胡寧彼忘不神之禱尚誰禱哉況神令一出闔境之内何靈不隨非勢窮事迫臣亦何敢不知忌諱連日荐瀆惟神有以哀其愚而終惠之則某雖旅困于途敢不重報尚享

爲民病疫告斗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某日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

御史臺御史中丞張某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北極玄武之神惟神斟酌元氣標准衆星運行四時贊成天道凡沴疫不正之氣上干陰陽之和者屛而去之是固其職今三輔之民自春徂夏由病疫而死者殆數萬計巷哭里哀月無虛日使彼有罪已盈其罰伏望明神自今咸加寛宥杜其禍源開以生路滌之以甘雨蕩之以祥飈使人蒙休嘉物遂生息某等雖備員西臺亦或少紓厥責凡此者無非神之惠也尚饗

祭李宣使文

維天曆二年六月丁亥朔越七日癸巳資善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張希孟謹遣令史賈仲幹等以清酌之奠致祭故西臺宣使李生之靈嗚呼人之壽夭皆所素定但行不愧心順守其正年雖不遐其流聲於人則無窮也今年二月余自歷下之官西臺舟次安山而生乗傳來逆且拜且言馳至長清聞公由水而西所以追及於此乃獲瞻拜余見其端確卑愼勞慰父之時訪西事應對甚悉凡所經過傳送供帳輙先告集余第受鞭而馳舍策而憩宴然不知身之爲客而道路之爲脩阻也路出河南流民寖遇抵新安硤石則縱横山谷鵠形菜色殊不類人死者枕藉臭聞數里余即命生躬督主者坎而瘞之余年六十生長齊魯富庶之鄉餓莩流民雖未嘗見一旦遇之心酸鼻辛不覺淚之交頤生見余哀往往先路而行揮使避之民不循途多致顛沛自后余雖悲不使生見之而生亦不知余心之爲益哀也行次華陰宿於岳祠時旱暵甚久遂爲文禱之文詞甚悲禱之夕

余自讀其文讀至悲所不覺失聲生與一二道流亦皆哽噎余欲駐車祠下雨然後去生跽而泣言公爲民之心神已洞監必雨乃去無乃偪神太甚況公家有老母萬一因是致疾是公爲民而不爲母也余蹶然輟哀謝之即趣其行至華州雨連夜不止詰旦命生市羊一豕一反而謝之比回余已視臺印矣每出閤生必騎隨見流民與曩過無異於是余又悲欲命有司爲粥食之皆曰粥誠一設飢民必四遠而至后或不給奈彼衆何余曰若然則將聽其死歟余遂出

私鏹若干令有司詭爲鬻粥者凡三處食之命生往來覆視民稍寧息后又患庫錢細民艱於交易又命生監涖幾其爲奸不時給者庫各一啓病民雲簇生資禀素薄其毒惡之氣乘之而入遂感成疾凡更數醫迄不能起嗚呼慟哉生有父今爲河南省都事余都事右司時嘗與共事侃侃和易人也頃走書安西懇余指示提誨今而若是將何辭以復其父乎夫生之所以得是疾者實由余救民心鋭以生勤不憚勞故每事命之初不期生竟以是而不壽也然則生之死非其命然耶其因余責頻任數而然耶嗚呼聞生有弟年踰冠矣余哀生之沒於官事將令其弟復爲宣使以慰生之不幸以贖余之所失以足生未遂之心以終其父相倚託之意若然又未知生知乎否乎爲有憾乎爲無憾乎嗚呼哀哉尚享

詞

唐承旨哀詞

往游故辯章静德康公門聞翰林承旨學士唐公德若望籍甚蓋二公道合氣同蔚爲當代名

勝士被接納有不翅龍門登而萬户封者走時年二十有四一見略齒爵禮柬賓主其引重後學不獨於余爲然大德四年夏四月静德公卒明年秋八月公卒嗚呼何天不福斯文使二賢相繼去世亟耶維公姿宇魁秀襟量豁始仕人以宰輔期之歷官右司郎中工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政聲風節表表一時其家居琴書左右泊然與白屋士埒事毋孝與朋友義以誠雖稠人廣坐從容應酬靡不心沃充恬於權勢人有幼而相好長登台鼎者雖數相過亦不一造門少荅閑慰數年終不以進取槩懷然議者恒以不膺柄用爲恨走嘗傳聞公長右司時或告中書誤釋一囚

世祖怒趣宰屬詰之吏抱按不知所出遂告急公初公以疾在告未嘗署其按公即援筆補之行且曰不誤毋恐入見具本末敷奏

天威遂霽後吏白於廷中外嗟異迄今以爲盛談嗚呼人固有一言可見平生大節亦有坐一事軒輊終身不克伸者是殆難以幸不幸論也今人疾吏弊防欺如鬼魅察具求署筆蘄蘄不

肯下駁至再至三屢後連已故爲淡墨際紙細書奠日久漫滅不可復識認又有値敗取按瓜其畫者政使無悞且迎合附會曲爲之徵矧肯明其誣代其辨復補署其銜者哉蓋嘗跡是論公使其進登廊廟其不爲公孫弘之阿旨詭隨蘇味道之模稜两端也審矣古人謂細事如此大亦宜然惜乎天不俾余言之效於世也公諱仁祖字壽卿畏吾人其履歷之詳見叅議瓠山王公墓誌詞曰

穹壤間正大氣生才發於德苟非其人巧求襲取亦弗克於鑠我公量宏學愽德崇積益仕卓然人謂他年秉鈞必歷三顯官身同寒士見氷檗下交不瀆應酬雍容儀靡或彼貴而頗見且逃之矧肯卽或舍或庸略不介懷惟自得曩長西曹代吏辨誣義形色冐厥雷霆一語回天汗群辟有羡如斯遐不以年止半百使大厥施淳俗可還令可革謂天漠如倒稛畀人曾弗惜謂天曒如奚獨於賢乃爾嗇厥理孰凡非始今焉來自昔我挽以詞九京之憾庶少釋

吴道源哀詞

天之於人侈其才慳之於壽是理之不可曉也尚矣疇仕京師後學頴異者亦屢見之然未幾則皆相繼夭歿爲天媢疾耶必不生之矣生之而又才之是天有意於成也然而卒不年之豈彼所禀過清且靈勢固不能久歟抑其命已乎是雖造物亦不能續而延之歟於戲此余所以於吴生道源之卒重有所哀也夫生濟南人名濬字道源余所命也蚤失父隨母氏及二弟居性莊重寡言笑持身稜稜有風岸恒欲以道德文學自襮于世嘗游京者四年歸而其學大進

由讀書忘劬勩得瘵疾或勸其已面從退而益力然其病有時而差有時而劇余自謝仕居鵲華山間來從予游時與之論經談道及商歷代治亂人物臧否文章機杼工拙體裁高下靡不周徹間書所得語所見正是於余往往新奇夐出人遠甚心獨異之然以虧弱每令冥心靜坐或有編帙筆硯在前輒爲去之於是則專以守身事親相告語余嘗謂之人也使天假以年他日必能以所學名世蓋習見其立志髙用心篤一切皆不凡近故也於戲詎意其竟坐是得疾

遂孤余之所望耶生自號方齋始以親故欲寓目場屋由有司小忤其意即怒不試後袖紙過綽然亭請余記其所謂方齋者切欲因是思有以廓之未及而卒以疾未娶得年二十有七寔泰定丁卯二月二十四日也余惜其學不遂志才優而命趣故爲詞哀之使刻石表諸墓庶少慰其不幸云其詞曰

維天生毓兮爲類孔庶尤物獨尠兮孰灼其故甘露慶雲兮曾不朝暮祥麟威鳳兮曠代靡遇猗嗟若人兮清淑攸聚超彼凡近兮高朗是鶩

牢籠元氣兮劃劉雲霧追琢風月兮虹霓爲馭吳囬前茅兮祝融左拒望舒環侍兮靈氛訶護方兩馳翔兮胡柅中路無乃鬼神兮偕姱之妬厥躬雖土兮神必天附意其仍舊兮八表容與有母慟絕兮有弟號慕里不相杵兮朋泣而賻矧余忝師兮於義有素一聆厭化兮涕泗交注文孰余彙兮道孰余輔心孰余知兮言孰余助緬惟有生兮莫匪朝露一氣屈信兮隨彼來去達人大觀兮天地皆寓壽焉奚喜兮夭亦奚惡一時或鬱兮百世斯著述此表隧兮尚慰泉下

贊

潘仲德畫像贊

士不患無文而患乎無氣行不病過方而病乎過圓嗚呼如吾仲德其氣軒然其守確然吐而爲文浩乎若不可禦之川家徒四壁而官止乎七品人見夫昂藏之狀於外真不啻擅猗頓之富而操趙孟之權其清斯冰其直斯弦高峻夷乎嵩嶽金石等其剛堅方斯文之有望竟以狷介而致不年此吾所以因其像表其心使夫阿匼媚世悻悻焉唯利之見者瞠後塵而不敢萬

分一擬其賢也

寫真自贊

爲隱耶容貌不類乎山澤爲仕耶心志常存乎丘壑雖揚歷三十年而未嘗有一毫之利於家及其退而猶徉於深山之中亦猶前日之臺閣出五旬而求閑近乎勇凡七徵而不起類乎弱嗚呼如斯人者其殆知止知足以道自樂全已之天而無慕於世之名爵者耶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許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

經進牧民忠告

拜命第一（省己率性之偏　戒貪民職不宜泛授　觀己成事心誠愛民則知無不及）

命下之日則拊心自省有何勳閥行能膺茲異數苟要其廩祿假其威權惟濟己私靡思報國天監伊邇將不汝容夫受人直而怠其工僭人爵而曠其事己則逸矣如公道何如百姓何竊謂及物之心人孰無有第其才質強弱有所不同苟即其所短而痛自克治則官無難為事無不集者矣弛緩克之以敏浮薄克之以莊率縱克之以詳煩苛克之以大體苟不度所任一循己性之偏而處之鮮有其不敗者古人佩弦若韋亦皆此意今人往往讀書無益涖官不才者皆由狃於習而不知痛自克諸故也

幅員之人罔計其衆有民有土為數幾何惟首[illegible]蕪庶不為世所誚夠夫一身之微所享無幾[illegible]心溪壑適以自賊一或辠及上孤國恩中貽親辱下使鄉鄰朋友蒙詬包羞雖任累千金不足以償一夕縲紲之苦矣其戚於己敗曷若戒於未然嗟爾有官所宜共戒

今選官者大率重內輕外殊不知漢宣帝所以富民唐太宗致家給人足者由重牧民之長故也夫外官得人內雖失治不害其為安外官非其人內雖云治而郡邑無不亂之理嗚呼牧守之所係者若此況焉而選懵焉而授者奚為不是慮哉

赤子之生無有知識然母之者嘗先意得其所欲厥理無他誠焉而已矣蓋誠生愛愛生智惟其誠故愛無不周惟其愛故智無有不及吏之於民與是奚異誠有子民之心則不患其才智無有矣

前輩謂吏人以法律為師魏相所以望隆當時者漢家典故無不悉也凡學仕者經史之餘若國朝以來典章文物亦須備考詳觀一旦入官庶不為俗吏所迂也

上任第二（事不預知難以應卒　受謁　治官如家　禳說　禁家人侵漁　告廟）

比次其境則路訪途詢民瘼輕重吏弊深淺前官良否強宗有無朝夕控訴之人多寡至則遴

居數舍召掌之者語其詳疏其概先得其情追下車日參考以斷若素無所備卒然至部聽訟之際一語乖張則必貽笑闔境況民情易動尤在厥初初焉無以厭服其心后雖有爲亦將弗信故詩謂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然受其訟而翌日理之亦可殆不宜輕率應荅使士民失望也

受諸執事者參謁不可嘿無一言第曰某有何能誤蒙國恩託玆重寄肇臨乃境芒背汗顏期與諸公滌慮澄心以弘至治汝如余違則有常憲非所敢私其務各欽爾司毋隳其舊

治官如治家古人嘗有是訓矣竊謂一家之事無緩急巨細爲之者皆所當知少不心及則爲失治況牧民之長百責所叢若庠序傳置若廥廩若囹圄若溝洫若橋障凡所當及者甚衆既上相時度力弊者葺之汙者潔之堙者疏之缺者完之舊所無若增益之若曰彼之不脩何預我事瞬目瓜代自苦奚爲此念一萌則庶務從而隳矣前輩謂公家之務一毫不盡心即爲苟祿可不式哉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有仕亦有焉急催暴斂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也晨昏游宴公務廢弛此政事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也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聲色此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靡間遠近民怨神怒無恙者必疾有疾者必死雖扁鵲治之亦不能差昔劉元城先生㕎瘴海而神觀愈強是知地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瘴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故余具載其言以爲授官憚遠避難者之戒

夫居官所以不能清白者大率皆由家人喜奢好侈中既不給則其執必巧於求人縱其所親或營利以侵民或因訟而納賄或名假貸或託姻屬宴饋徵逐通室無禁以致動相掣肘威無所施己雖日昌民則日瘁比年以來坐是敗辱者駢首儷踵嗚呼使其爲妻妾而爲之則妻妾不能救焉使其爲子孫而爲之則子孫不能救焉使其爲朋友而爲之則朋友不能救焉等而

上之雖爲父母而父母亦不能救誠知其皆不能救孰若廉勤乃職而自爲乎蓋自爲雖閭閻恒若淡泊而其獲利則甚遠爲人雖喧議群樂於暫而爲患於他日則無涯二者之間非深知真悟者未易與之語有官君子其審擇焉

故事牧民官既上則必告於境内當祀之神宜因而以不賄自誓庶堅其向善之心爾後雖欲轉移亦必有所畏而不敢矣

聽訟第三

（察情　弭訟　勿聽讒　親睦之訟宜緩　勿移聽　別強弱　待問者勿使停留　會問妖言　民病如已病）

人不能獨處必資衆以遂其生衆以相資此訟之所從生也故聖人作易以訟繼師其示警深矣夫善聽者先察其情欲察其情先審其辭其情直則辭直其情曲則辭曲政使強直其辭而其情則必自相矛盾從而詰之誠僞見矣周禮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大率不外乎此然聖人謂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蓋聽訟者折衷於已然苟公其心人皆可能無訟者救過於未然非以德化民者未易臻此嗚呼凡牧民者其勿恃其能聽訟爲自足也

起訟有原書訟牒者是已蓋蚩蚩之氓闇於刑憲書訟者誠能開以直枉曉以利害鮮有不愧服兩釋而退者惟其利於所獲含糊是非陽解而陰嗾左縱而右擒舞智弄民不厭不已所以厥今吏按情僞混殽莫之敢信職乎此也大抵一方之訟宜擇一二老成練事者書之或月比而季考酌其功過而示以賞罰若夫歐詈假質鎖屑不切之訟聽其從宜諭遣如迷不復乃引而之官終無悛心律以三尺如此則訟原可清而民間澆薄之俗庶乎復歸於厚矣

夫健訟者理或不勝則往往誣其人嘗謗官長聽之者當平心易氣置謗言於事外惟覈其所告之實而遣之庶不墮奸民計中矣

親族相訟宜徐而不宜亟宜寬而不宜猛徐則或悟其非猛則益滋其惡第下鄉長諭之斯得體矣

世俗之情強多欺弱富多吞貧衆多暴寡在官者多陵無執之人聽訟之際不可不察

走嘗使外所過見州縣待問者雲集其門切每病焉命一能吏簿其所告而日省之而日遣之

不旬浹則訟庭闃然矣

民之有訟如己有訟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在縲紲如己在縲紲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一切疾苦皆如己身當之雖欲因仍不可得矣

訟有相約而問者不可乘一時之忿擅加榜掠若釋若道若兵卒諸不隸所部者是已

民有妖言惑衆者則當假以別罪罪之如有匿名騰謗諸詐僞書取而火之則厥迹滅矣勿使蔓爲大獄禍延無辜

近年司憲者其遇詞訟往往檄州縣官代聽不可承望風旨邀寵一時使人茹枉受刑而靡恤陰理

遇下第四（絶饋謁　詳吏按　約束侍徒隸　省事　威克）

夫曰佐官長治事親叅而不能闕者惟吏爲然惟其親故久而必至無所畏惟其不能闕故久而必至有所挾此厥今胥吏之通病也欲其畏則莫若自嚴欲其無所挾則莫若詳視其桉所謂自嚴者非厲聲色絶其饋遺而已矣所謂詳視其桉者非吹毛求疵理其綱領而已矣盖天下之事無有巨細皆資桉牘以行少不經心則奸利隨出大抵使人不忍欺爲上不能欺次之不敢欺又次之夫以善感人者非聖人不能故前輩謂不忍欺在德不能欺在明不敢欺在威於三者度己所能而處之庶不爲彼所弄矣

諸吏曹不可使縱游民間納交富室以泄官事以來訟端以啓倖門暇則召集講經或讀律多方羈縻則自不能橫矣

皁卒徒隷非公故勿與語非公遣勿使與民往來若輩小人威以涖之猶恐其倚一或解嚴必至百無忌憚矣

夫爲治之道其要莫如省心盖心省則事省事省則民安而吏無所資一或紛然上下胥罹其擾然事亦有必不能省者則又在夫措畫隄備之術何如耳古人謂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謂如一役之脩一宴之設一獄之興誠能思慮周詳略繁舉要民之受賜則亦不淺走嘗爲縣其胥史輩春則追農以報農桑夏則檄尉以練卒伍秋則會社以檢義糧冬則賦芻以飼尚馬其他若逃兵亡户逸盗及積年逋稅之民動集百餘不賄不釋走見其然每揮

牘不爲署暇則將一二謹厚吏親詣其地而梭之可擬者擬可行者行自時厥後一切惟以信版集事吏人失志而百姓得安至今旁郡例之而不廢小爲一邑大而爲天下賞罰明則不煩聲色而威令自行人徒知治民之難而不知治吏爲尤難蓋吏與官比詭詐易生民遠於官政事或不能悉誤然而犯宜若可矜吏則日處法律中小過不懲久必恣意而無憚大抵治民如治目撥觸之則益昏治吏如治齒牙剔漱之則益利傳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法此而行斷不至於難治矣

宣化第五（先勞　申舊制　明綱常　勉學　勸農　朋遠　恤鰥寡　示勸　毀淫祠）

古之爲政者身任其勞而貽百姓以安今之爲政者身享其安而貽百姓以勞蓋己逸則民勞己勞則民逸此必然之理也憚一己之勞而使闔境之民不靖仁人君子其忍爾乎昔子路問政而聖人告以先之勞之勿倦嗚呼此眞萬世爲治之格言也歟

朝廷德澤牧民多者屯而不能宣布我朝自世祖皇帝迨今百有餘年列聖相承何善不施何弊不治凡所以保國若民者討論靡遺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但有司寢而不爲申明遂爲墜典苟能揭而行之則不待他求而治道備矣

欲宣教化去其斁敎悖化者則善類興矣近年子叛其父妻離其夫婦姑勃磎昆弟鬩侮奴不受主命冠屨倒置者比比是然許事不必待告但風鄉長糾其尤者一二諭衆而嚴決之則自懍然改行矣

學校乃風化之本俗吏多忽焉不以爲務是不知天秩民彝一切治道胥此焉出暇則率僚寀以觀講習或生徒有未備廩餼有未充祭物有未完教養有未至激勸有未周則隨事省之久則絃誦之聲聞而禮義之俗可興矣

農之勤惰一歲之苦樂係焉其所當爲有不待勸者時因行治其過輟工廢業者切責一二傍近聞之必知自勵嘗見世之勸農者先期以告鳩酒食候郊外數日絡繹迎視遠近騷然至則胥史僮卒不下數輩賂遺徵取下及雞豚名爲

勸農其實擾之名爲擾之其實勞之大抵勸農之道無他勿奪其時而已矣其餘繁文末節略之可也

或問遠方獠民巢處溪洞猛不能讋寛不能懷喜則人怒則獸欲宣　朝廷德澤若之何而可余曰物之凶狠無若虎狼然使之左右前後惟吾之爲聽者得其制之之術也夫克剛莫如柔治繁莫如簡且彼之所以反側不恒者亦必有其由矣或貪其財或蹙其境或俘其子女或蔑其官屬以致蟻結蜂屯肆厥酷毒苟安之而不擾外之而無所事雖欲忿然無自而發政使或爾但嚴守已界恬不與校久而彼自馴伏矣況彼兵一動非有　上命守土者坐視不敢前比許追襲則已雉兔逃而禽鳥散矣由是而論安靜不競者爲上恬無所求者次之邀功生事妄開邊釁斯爲下矣官於遠方者尚監于兹

鰥寡孤獨王政所先聖人之所甚憫其聚居之所暇則親涖或遣人省視若衣若粻若藥餌有不時給者糾治之

或謂邑有豪強則不能致治是殆爲貪邪之吏

而發夫豪強之所以敢横者由牧民者有以縱之也其所以縱之者私於彼而已矣苟絶其私可不動聲色而使其膽落氣奪聖人謂其身正不令而行此其驗矣

諸民有旌表及學行異衆者時加存慰爲勸必多

毀淫祠非燭理明而信道篤者不能非行已端而處心正者不敢

慎獄第六（存恕　獄詰其初　詳讞　視冤　囚糧　巡警　按視　哀矜　非縱因　自責）

人之良孰願爲盜也由長民者失於教養凍餒之極遂至於此要非其得已也嘗潛体其然使父飢毋寒妻子慍見徵負旁午疹疫交攻萬死一生朝不逮暮於斯時也見利而不回者能幾何人其或因而攘竊不原其情輒置諸理嬰笞闗木彼固無辭然百需叢身孰明其不獲已哉古人謂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嗚呼人能以是論囚雖欲慘酷亦必有所不忍矣

獄問初情人之常言也蓋獄之初發犯者不暇藻飾問者不暇鍛鍊其情必真而易見威以臨

之虛心以詰之十得七八矣少萌姑息則其勞將有百倍厥初者故片言折獄聖人惟與乎子路其難可知矣

在獄之囚吏案雖成猶當詳讞也若酷吏鍛鍊而成者雖讞之囚不敢異辭焉須盡辟吏卒和顏易氣開誠心以感之或令忠厚獄卒款曲以其情問之如得其冤立爲辨白不可徒拘閡吏文也噫姦吏舞文何所不至哉

故事承檢尸之報則剗時而行重人命也其或行焉而后時時焉而不親涖親焉而不精詳罪

皆不細其檢尸之式又當偏考筮仕者不可不知

天地之德無過好生

聖元體之以有天下諸在縲紲而無家者皆給以糧惟縣獄無有意者以縣非待報之所故令略詰其然而上之州比見爲州若府者往往爲吏所欺吹求不受以致瘦死者衆夫罪不至死而以己私殺之其不仁甚矣爲州府者所當深戒也

詰盜非難而警盜爲難使民不爲盜爲尤難蓋天下之事先其幾爲之則有餘后其幾爲之則艱苦而無所益夫盜之發也恒出不虞知者防於未然其防之之術則在廣耳目嚴巡邏戒飲博幾游聚或旬或月即命尉行境以恐懼之大抵盜猶鼠也尉猶捕鼠之狸也狸勤於出鼠必伏而不動狸怠不出則鼠出矣彼爲尉者與其勞於已然孰若警於未發之爲愈哉若夫使民不爲盜則又在於勤本以致富蓋勤斯禮義生禮義既生雖驅之使竊亦必不肯爲矣故管子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諒哉

獄庭宜時一到不惟有以安衆囚之心抑亦使司獄吏卒輩知所警畏而喧鬨飲博逸而發獄者必無有矣是亦先事而防之微意也（鎗庫同）

亡友段伯英嘗尹鉅野民有犯法受刑者每爲泣下或以爲過余聞私自語曰人必有是心然後可與論王政且獨不聞古人亦有禁民於獄而不家寢者乎要皆良心所發非過也

古人縱囚省親如期還獄者甚多要不可以爲法也夫法者天子之所有而民或犯之是犯天子之法也而彼乃與期以縱之是不幾於弄天

子之法以掠美市恩於下者乎然是事也出之朝廷則可出於一己之私則不可也教民不至則犯禁者多養民無術則病飢者衆爲守與牧而使其至此獨歸咎於民難矣

救荒第七（捕蝗　多方　賑救　預備　均賦　祈禱　不可　數　安　流民　救焚　反風　止災異）

故事蝗生其境必馳聞於上少淹頃刻則所坐不輕然長民者亦須相其小大多寡爲害重輕若遽然以聞溢其上者群集族赴供張徵索一境騷然其害反有甚於蝗者其或勢徵種穉則當亟率衆力以圖之固不必因細虞以來大難於民也故凡居官必先敢於負荷而后可以有爲

天所以畀人富與貴者非欲其自裕蓋將使推所有以濟人之不及也飢者食之寒者衣之斯不負天畀之富矣直者舉之枉者錯之斯不負天畀之貴矣然富貴而能若是者其惠在人而善則在己名爲惠人寔自惠也故古之有民社者或不幸而值凶荒[illegible]瘥之變視其輕重必有術以處之或私[illegible]之[illegible]或公廩之發或託之工役或假以山澤或已負蠲征或募雜勸糶或聽民收其遺穉或命醫療其沴疾凡可以拯其生者靡微不至蓋古人視民如子天下未有子在難而父母坐視不救之理嗚呼凡牧民者其以古人爲法庶無彼我之間矣

夫災異之生常出於人所不意素有其備雖甚不足爲憂今州郡多無委積雖有而在上者封錮甚嚴不測有虞茫然無所措手此厥今牧民者之通患也然而今所謂祇應其無有及不足之處亦多而使客亦未聞有枵腹而過者意必有以營畫故也至於備荒之儲獨未有及者豈以治平之時何遽有此所以因仍歲月幸滿而去嘗聞近代爲縣教民家種蔓青成則擣而餅之大者四三斤乾則儲之后值凶儉年蒸而以食飢民味甘且美賴以全活者甚衆夫古人慮民之遠也如此其肯苟且幸代而不預其備哉

故事民之稅賦三年則第其貧富而均平之或好名未及而先爲或避謗渝期而不爲皆非也如期行之民受賜不淺矣

凡有祈禱不必勞衆齋居三日以思己愆民有

究歟已有贓歟政事有未善歟報國之心有未誠歟無則如儀行事有則必俟追改而后禱焉夫動天地感鬼神非至誠不可纖毫之慝未除則彼此邈然矣

嘗見一顯官値凶年於所部市流民子女殆數十輩其美且壯者則妾而奴之其餘將賂時要以希恩寵僕聞顰蹙曰使其困傯吾治已得罪矣又不能撫字而奴妾之罪將若何故度名紀之以式來者

民或失火則伐鼓集衆親涖以救之惻隱之心人所共有誠能鼓舞以作其氣雖仇人亦將焦頭爛額而不辭矣

滅火反風虎渡河蝗不入境金隄之水廻流此在長民者之德何如殆不可皆謂之偶然也

灾異之事則不可不聞祥瑞不上或可也

事長第八（各守涯分　寧人負我　處患難　以禮下人　不可以律己之心律人　分謗）

尊卑之分定則家無逆子國無叛臣夫國之所以亡家之所以敗太率皆由卑不有尊而尊不能制卑之所致也考諸歷代厥鑑甚明今夫上

而朝廷下而郡邑其設官也有長焉有貳焉有幕屬焉有胥史焉苟各安厥分而事其事則天下安有不治者哉惟其小智自私人倚其職事物既異而所見必有不同或長不知待佐貳之術或佐貳闇於事長之道少相辭色則彼此胥失矣若夫事例應爾而見或不同居下者則當誠其意婉其辭卑其容體以開其上若猶未允則俟其退而語之家人非木石無有不廻之理其或居下者有所不可爲長者亦當如是諭之稍有所挾彼雖面從退而必有不堪日引月深終於洩露人見其乖忤也讒譖之言乘之而入則訟必興而政事隳矣爲一時之忿使同僚之心離闔境之民不得治則其人之淺褊可知故前賢謂必有忍其乃有濟又曰欲成大事必須小忍又曰忍爲衆妙之門嗚呼旨哉

寧人負我無我負人此待己之道也天下之善不必己出此待人之道也能行斯二者於道其庶幾乎

凡在官者當知榮與辱互基得與失胥勝成與敗相爲循環古今未有有榮無辱有得無失有

成無敗之理雖天地之運陰陽之化物理人事莫不皆然處之得其道則數者皆不足撓吾之天處之不得其道則纖毫之寵必揺而一唾之辱必詘矣故君子於外物重輕者皆所不恤惟顧其在我者何如使其有可辱雖不加譴而君子恒以爲不足使其無可辱雖置之死地而君子恒以爲有餘歷觀自昔大聖大賢不幸横罹禍患恬焉不易其素者灼乎此而已矣苟惟能處榮而不能處辱惟能處順境而逆境則不能一朝居欲望其臨政有爲難矣嗚呼善觀人者其於焉審之

是非毀譽自古爲政者所不能無也是則歸人非則歸己聞譽則歸人聞毀則歸己無論長貳皆當如是處之前輩謂恩欲己出怨將誰歸嗚呼此眞博大君子之言也

夫能下人者其志必高其所至必遠昔人有爲郡掾而其守新上褊驁不禮其下者常令掾屬羅拜於庭有一郡掾初以疾在告及愈例當庭叅是日偶大雨守命張傘布茅庭下使其設拜郡掾恬不動容興伏惟謹識者知其他日必爲宰相其後果然

同官有過不至害政宜爲含容大抵律己當嚴待人當恕欲人人己同天下恐無是理也

受代第九（郊迎新上者不可自育告以舊政克終不竟完歸）

聞代者至則避所居而郊迎之不可以其代己也而疾之而薄之而不以舊政告之大抵天下之善在彼猶在此勸人爲善即己之爲善也詎可惟許已爲而不顧他人爲哉

爲政者不難於始而難於克終蓋初焉則鋭中焉則緩末焉則廢者人之情也愼終如始故君子與焉

嘗見世之受代者多有所爭要皆舊官不廣之所致也或據其居而不徙或專其田而不分或庋其公物而不盡以相授使新者懷不平而無所於訴甚非君子善後之道也

夫利之與義勢不並處義親則利疏義近則利遠況爲民師率而專務於利其聚斂納侮視市井小人爲尤甚焉故君子之從政也寧公而貧不私而富寧讓而損己不競而損人

代之未至也風民立石以頌德結綺門以祖行

鳩錢幣以佐路費建生祠以圖不朽之名皆非士君子之事盖爲善不求人知者爲上知而不自有其善者次之吸吸焉自媒自鬻惟崇虗譽者斯爲下矣

聞近代東原吳昜慶爲其所憲長旣代諄諄新上者曰某事有少許未完某獄已具而未决某桉有如是可疑某人有許能可用一部之政毫分縷析惟恐其不知知之惟恐其不盡嗚呼今之仕者方其在職尚不肯用心乃亦況已代去而敢責其如是哉

其在政也値歲豐穰民安盜息官無秕政而同僚悅服則其去之日雖弊車羸馬行橐儵然其樂有不翅萬金獲而千駟受者故前輩由外官而至執政者會其濟人之功皆自以爲不及爲縣遠甚嗚呼有志及物者其勿薄州縣而不屑爲也

居閑第十（輕去就如釋重負　進退皆有爲　以義處命　求進於己　風節）

士之仕也有其任斯有其責有其責斯有其憂任一縣之責者則憂一縣任一州之責者則憂一州任一路之責者則憂一路任天下之責者則以天下爲憂盖任重則責重責重則憂深欲盡其官有不得不然者古之人所以三揖而進一揖而退者盖以此也雖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皐夔稷契周召伊傅之爲臣固未嘗不憂其責而以位爲樂彼以爲樂者皆苟於其職者也嗚呼以大聖大賢宜不難於所任猶且不自暇逸如此況才不聖賢若者顧可樂其位而重其去哉

古人以休官致政爲釋重負而脫羈囚切嘗思

之誠有其理方其仕也出入嚴而起居惟謹微至一顰一笑亦不敢輕以假人況夫一身而爲衆庶之所師表少踰規矩謗議四聞譬之特行於高屋之上自頂至踵在下者無不見之逮夫一旦瓜及完身而去詎止如釋重負脫羈囚而已哉嘗見仕而休居者往往不憙其閑或命子姪或託朋友市奸搆訟靡政不及小有所違則曰去官同見任使新上者法格令弛拒納維谷甚而撓沮排觝爲狀百端細民無知亦從而靡設使已政之初人以是干擾則當若何凡居閑

者不可不戒

進則安居以行其志退則安居以脩其所未能是進亦有爲而退亦有爲也近世士大夫惟狃於進退則惛焉無所猷爲甚而茹愧懷慚蹙縮不敢一出户者夫軒冕古人以爲儻來之物其有也何加其無也又何所損不思良貴在我惟假外物以爲重輕則其人品之卑不待論而知矣

世俗以窮達進退皆本夫命謂命之窮者雖竭蹷求進而亦窮命之達者雖遠逝深藏而亦不能退此星翁術士之嘗談非君子之所尚也士君子則以義處命而不倚命以遠義焉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非言命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是非委之命也彼淪胥富貴利達之境而不能出者則往往託命以自解宜乎接武禍機而卒不悟也悲夫

士當求進於己不可求進於人所謂求進於己者道業學術之精是已所謂求進於人者富貴利達之榮是已蓋富貴利達在天而不必求道業學術在我而不敢不求況古人初不以富貴

利達爲心其所以欲仕者直假彼以行其道道不能行而富貴利達者古人不以爲榮而以爲恥嗚呼非誠有致君澤民之心者其孰與語此哉

名節之於人不金幣而富不軒冕而貴士無名節猶女不貞則何暴不從何炎不附雖有他美亦不足贖故前輩謂爵禄易得名節難保爵禄或失有時再來名節一虧終身不復嗚呼士而居閑者能以此言銘心庶不易所守而勢要趍矣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經進風憲忠告

自律第一

士而律身固不可以不嚴也然有官守者則當嚴於士焉有言責者又當嚴於有官守者焉蓋執法之臣將以糾奸繩惡以肅中外以正紀綱自律不嚴何以服衆夫所嚴如處子之居室一行一止一語一嘿必遵禮法厥德乃全跬步有違則人人得而訾之矣苟挾權怙勢惟殖己私或巧規子錢或盜行監帖或荒躭麴蘖或私用親屬或田獵不時或宴游無度或潛託有司之事或妄興不急之工或曠官第而弗居或縱家人而不撿於斯數者而有一焉皆足爲風憲之累（近年南北富民多起宅以居勢要因濟己私既有官舍則不必居於彼矣）夫朝廷以中臺爲肅政御史爲監察以憲司爲廉訪者政欲弭奸貪戢侵擾開誠布公俾所屬知所法也今而若是牧民之吏將焉法哉且他人有犯輕則吾得而言之又重吾得聞於　上而戮之已之所犯其孰得而發哉恃人不敢發日甚一日將如臺察何將如天理何故余備載其

然俾爲憲司者有則改之無則益知所以自重

示教第二

甚矣人之不可無教也生知如聖人猶胥教誨胥訓告況不能聖人萬一者可忽焉而不務哉大抵常人之情苟非其所憚雖提耳面命則亦不足發其良心何則非所素服素畏故也今夫庶司之職爲衆所畏且服者莫如風憲誠因監治於彼或始上之日會所屬而勗之曰彼之官重者廷授次則省授又次則吏部授大小雖殊無非國家臣子爲人臣子奸汚不法人孰汝容夫納賂營私所得甚少所喪甚多與其事敗治女曷若先事而教之爲愈哉吾之此言雖若薄女實厚女也雖若毒女實恩女也苟能如是諭之吾知退而必有率德改行易㐫惡爲善良者矣且刑罰不足致治教之而使不犯爲治之道莫尚焉聖人謂不教而殺謂之虐又聞治於未然者易治於已然者難近年劉伯宣爲浙西憲使疏真西山守令四箴播告所屬且曰近年執憲者惟知威人以刑而不知悔人以善嗚呼劉公此言可謂仁人君子深得風憲之體者矣

詢訪第三

今爲政者往往以先入之言爲主非彼狃狥一偏蓋由不通上下之情故也故通其情莫如悉心詢訪小而一縣一州大而一郡一國吏孰貪邪官孰廉正何事病衆何政利民豪横有無風俗厚薄既得其凡佗日詳加綜覈復驗以事其孰得而隱哉苟廉矣即優之禮貌之薦舉之則爲善者勸矣苟貪矣雖極品之貴即蔑之威拒之糾劾之則爲惡者懲矣推而至於待士遇吏亦莫不然大抵一道之任猶一家之務焉善爲家者其子弟族屬下逮奴隸其情性良否皆所當知一或不及則將甘爲所弄而不悟久必致是非顛倒以佞爲忠以貪爲廉以無能爲有能政令不行而紀綱替矣前輩有之爲宰相不難一心正兩眼明足矣嗚呼彼長風憲者其責任之重亦豈下夫宰相哉若之何不以前輩之言爲法

按行第四

将家云多筭勝少筭少筭勝無筭不特用兵爲然雖涖官臨政亦莫不爾夫廉司所涖之處一方官吏皆惕然不自安其所不安者由彼爲惡日久恐人有以發而訟之一旦故也彼既内隱其惡則必多方以求司官所親之人而解之夫司官所親者曰書吏焉曰奏差焉曰總領焉曰祗候焉夫爲人彌縫私罪則何求不得何請不隨爲司官者苟不深防預備嚴爲禁切萬一連已悔將何及若乃司官廉正猶或庶幾其或彼此胥貪弊將焉救於是乎有箕歛者有稛載者有篋笥充者有囊槖盈者徵至土地所宜靡不搜刮昔端州出佳硯包孝肅公出判於彼及其代也徒手而歸李及知杭州絲餽縷謁不逮門由市白樂天文集終身以爲慊古人持身之廉如此况在風憲其所行州郡敢假分毫之物以自溷哉大抵憲長得人則司官不敢恣司官得人則書吏不敢恣抑聞各道公讌司官書吏奏差同堂而坐喧譁笑謔上下不分所以致彼操縱自如百無忌憚諺謂廉訪司書吏之權跡此觀之信匪虛語誠能設法以禁之盛威以臨之小有所犯即隨以鞭扑如此庶使精鋭消沮威福不張於外矣凡初入風憲者不可不知

審録第五

書曰庶獄庶慎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易謂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嗚呼于以見聖人好生之心與天地等矣夫飢寒切身自非深知義理之人不敢保其心之無他況蚩蚩之氓爲守牧者教養之不至窮是爲盜是豈得已哉古人有以灼其然故爲制也恒寬而不亟促恒哀矜而不忿疾均之爲盜也而有長幼踈戚之分均之爲奸也而有夫亡夫在之殊有疾則醫藥之疾革則釋梏入人而侍之夫彼冥迷凶險之徒既罹於理矣何足綴意而古人爲制如此者則其仁恕忠厚之情可見矣昔歐陽公父治死囚之獄求其生而不得則掩卷而嘆其言曰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況世常求其死哉启之殘忍者一切不務而惟威刑之尚謂其無茹寃而死者吾不信也夫涖官之法無他口威心善而已矣口威則欲其事集心善則不欲輕易害物況从繫之囚尤當示以慈祥召之稍前易其舊所隷卒吏温以善色使自陳顛末情無所疑然後參之以按若據按以求其情鮮有不悮人者盖

州縣無良吏所以不敢信其已具之文毫釐或差生死攸係故聖人謂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論囚之道盡於此矣君子其慎諸

薦舉第六

夫士有公天下之心然後能舉天下之賢盖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周知亦非一人所能獨成必兼收愽采治理可望焉故前輩謂報國莫如薦賢真知要之言哉今夫富者之於家有田焉必求良農使之耕有貨焉必求能商使之貿有牛羊焉必求善豢者使之牧何則盖彼拳拳於治家故不得不求其人也況受天下之寄任天下之責者乃不知求天下之才共治之豈其智之不若彼富者哉由其爲國之心未嘗如其爲家之心之切故也於此有人焉廉而且幹雖有不共戴天之仇公論之下亦不得而掩焉茍非其人雖骨肉之親公論之下亦不得而私焉世常謂風憲非親不保非仇不彈又有身爲憲佐風御史薦已就陞者嗚呼委以黜陟百官之權授以儀表百司之職乃不思報効惟假之以行

己私人則受其欺矣天地鬼神其受欺乎大抵求而後擧不若不求而擧之爲公識而後薦不若采之輿議之爲博夫已不求賢必使人之求己者皆非也蓋求則不必擧擧則不必識矣故古人有聞而擧者有見而擧者有擧仇者有擧親者有集爲簿者有拜其剡者有書之夾袋者雖其擧不一要極於公當無私而已於戲誠如是則爲相爲風憲者安有臨事乏才之嘆

糾劾第七

夫臺憲之職無中外遠邇之分凡有所知皆得盡言以聞於上雖在外苟知居中非人糾而言之可也雖在內苟知外官者不法糾而言之亦可也大率惟務盡公無私斯得之矣夫人之仕也有貴近焉有疏遠焉貴近者不少貸則位卑而罪微者不待劾而艾矣故前輩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亦此義也切嘗謂薦擧之體則宜先小官糾彈之體則宜先貴官然又當審其素行爲君子爲小人如誠小人雖有所長亦不必擧何則其平日不善者多也況刑憲本以待小人君子之過苟不至甚殆不宜輕易加之使數十年作養之功掃地於一旦也蓋人才難得全才爲尤難得昔趙淸獻公在言路彈劾不避權貴京師號爲鐵面御史嘗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其言曰小人雖有小過當力排絶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則當爲國家保持愛護以全其德於戲趙公此言可謂深識遠慮眞知大體之論矣故余表而出之以爲當路者楷式

奏對第八

中外之官莫難於風憲莫危於風憲曷謂難人所趍者不敢趍人所樂者不敢樂人所私者不敢私所謂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汚非難而何曷謂危入焉與　天子爭是非出焉與大臣辯可否至於發人之奸貶人之爵奪人之官甚則罪人於死地一或不察反以爲辜則終身無所於訴非危而何然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職所謂危且難者固有所不避焉竭忠吐誠置死生禍福於度外庶上不負國下不負所學其或奏對於殿廷之上平心易氣惟事之陳理誠直雖從容宛轉而亦直理誠屈雖抗厲激切而亦屈夫倖倖其辭色非惟有失事上之體而於己於

事悉無所益古之攀闌断鞅曳裾軔輪者皆勢危事迫不得已而爲之苟事不至是殆不可執以爲法前輩謂慷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體此而行則蔑有不從者矣

臨難第九

夫人臣而當國家言責之任刑辱之事不敢必其無有要在順處靜俟以理勝之而已若乃求哀乞憐惴讋無所已先撓矣何以自明夫盡已之職爲國爲民而得罪君子不以爲辱而以爲榮雖縲紲之刑楚之斧鉞之庸何愧哉歷觀自

古處禍患而不亂者三代而下如子路之結纓宜僚之正色王景文之與客弈棋劉褘之自書謝表魏元忠之聞赦不動是皆有以真知義命所在非區區人力所得而移也然士君子平昔所養其情與僞於焉可以見之李斯臨刑父子相泣楊子雲被收投閣幾死王坦之與謝安齊名桓溫來朝倒執手板崔浩自比子房爲辨史事聲嘶股栗便溺不能隱此可見彼惟事口耳而於聖賢性命之學實未嘗得諸心也善乎韓文公之言曰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築河隄以障屋霤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冰之於夏日其玩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故君子之學以明理自信爲貴

全節第十

人之有死猶晝之必夜者之必寒古今常理不足深訝第爲子死於孝爲臣死於忠則其爲死也大身雖歿而名不沒焉太史公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非其義則不死所謂重於泰山也如其義則一切無所顧所謂輕於鴻毛也

嗚呼夫人以眇焉之身倏耳之年使之嵩華聳而星日揭者非節義能爾耶況人之貴賤壽夭天所素定而謂附此人則得官違此人則失官言事則身危不言身則無所患此世俗無知者所見士君子豈以是爲取捨哉然正直亦有時而被禍者君子以爲不幸奸邪亦有時而蒙福者君子以爲幸一以爲幸一以爲不幸則其是非榮辱不待別而可知矣故節義者天下之大閑臣子之盛德不蕩於富貴不遷於貧賤不搖於威武道之所在死生以之彼依阿淟涊枉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經　進廟堂忠告

脩身第一

前輩謂仕宦而至將相爲人情之所榮是不知榮也者辱之基也惟善自脩者則能保其榮不善自脩者適足速其辱所謂善自脩者何廉以律身忠以事上正以處事恭慎以率百僚如是則令名隨焉輿論歸焉鬼神福焉雖欲辭其榮不可得也所謂不善自脩者何徇私忘公貪無紀極不戒覆車弗思報國如是則惡名隨焉衆毀歸焉鬼神禍焉雖欲避其辱亦不可得也於戲身爲宰相何善不可行何功不可立顧乃爲區區之利蠱惑而妄行豈不深可惜哉且自古居相位者未聞死於凍飢而死於財於酒於色於逸樂者無代無之昔諸葛孔明爲丞相二十年無尺寸之增於家未嘗憂其貧竟以勞於王事而卒至今其名之榮常若世享萬鍾而不絕者唐元載爲相惟利是嗜及其敗也籍沒其家胡椒八百斛至今其名之穢常若蒙不潔而播臭無窮者嗚呼夫人以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

過八十九十姑以八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古人謂利令人智昏玆明驗矣嗚呼允爲相者能以諸葛孔明爲法唐之元載爲戒雖台鼎終身又何悔吝之有

用賢第二

天子之職莫重擇相宰相之職莫重用賢然則何以知其賢詢諸人則知之察其行則知之觀所擧則知之夫爲室而不衆工之資梓人雖巧室不能成矣爲國家而不衆賢之集相臣雖才

國不能治矣彼爲相者誠能開誠布公廓焉無我已有不能擧能者而用之已有不知擧知者而用之已有不敢言擧敢言者而用之如是則彼之所能皆我有矣必欲一身而兼衆人之事雖大聖大賢有所不能夫粹白之狐擧世所無有也然而有粹白之裘者善取於衆而已矣況大臣初不貴乎事無不知第公正其心無所媢疾則智者效謀勇者效力呫呫以爲才捷捷以爲辯自衒自伐則賢者必不樂爲之用大抵人君自伐則臣職有所不行相臣自伐則百執事之職有所不行爲人上者操約以馭繁居靜以制動以無心而應天下之心則所令者從所庸者勸苟知其賢而任之既任而疑之而務勝之顧與不知不用自任其才也奚異若然則體統失而諂佞之小人至矣與小人處則天下之事不論可知吁

重民第三

蓋聞古之王者授版則拜切意萬乘之尊爲其民貶抑若是嘗疑焉而不敢既而思之國之所以昌四夷之所以靖朝廷之所以隆宗廟社稷

所以血食悠久者微民不能爾也夫天以億兆之命託之君君以億兆之命託之相是知相也者爲君又民者也君也者爲天爲祖宗保民者也天以是託我祖宗以是託我敢不敬與敢不愼與苟受其託而不能使之遂生安業乃從而擾之虐之犬彘之草菅之則是逆天而違祖宗之命以自戕其國也而可乎彼爲民者固不敢與校然於天之心於祖宗之心其能無所戚與嘗謂愛民者無過於天無過於祖宗天生之難祖宗得之爲尤難王者知其如是廩廩焉未嘗

不以民生爲重聞其害則除之覩其利則舉之牧守非其人則易置之今夫鷹師圉人所掌者不過人主服御之一物而人尚以内侍重之刺史縣令乃爲祖宗爲國家牧養斯民者反視爲不切而漫畀之是愛民不如鷹犬重内侍不如受祖宗國家一方生靈之寄者豈不顛倒失體哉大抵下之所爲惟上是視在上者誠有重民之心而天下不治者古今無有也

遠慮第四

天下之事知其已然不知其將然者衆人也因其已然而將然未然逆而知之非深識遠慮者不能室已焚而徙薪舟已溺而市壺疾已成而求艾雖殫力爲之無及矣今夫隆然之堤有容蟻之穴宜若無所損然周於識者必塞而實之慮其久而必底於訌潰故也天下之事皆能如是慮之尚何后患之有哉大抵自古國家之所以不治臣子之所以不執固非一朝一夕之積良由今日以某事爲小過而不諫明日以某人爲小罪而不懲日引月深不自知其禍亂之成也故臣之於君獻可替否而不敢萌一毫姑息之心始以爲無傷卒至大可傷始以爲不足慮卒至深可慮惟君子爲能見微知著思患而預防之於飲宴則防流連於田獵則防荒縱於營繕則防踰制於貨財則防損民於爵賞則防僭及於刑法則防濫殺於君子則防踈遠於小人則防玩狎於聽覽則防容奸於征伐則防瀆武夫君之於臣亦有所當遠慮者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雖舊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雖親而不交以褻瀆之談蓋尊卑之分嚴則上下之體定上下之體定則禍亂無自而生天下之事可次

第而治矣

調燮第五

人皆曰燮理陰陽爲宰相事然舉世第能道其辭迄不知陰陽何術可以燮理按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蓋周之三公即今宰輔而漢丞相平亦曰宰相上位天子理陰陽順四時厥後又有災異免三公之制世俗所云蓋本諸此切嘗即是以思宰相所以調燮者非能旱焉而使之雨雨焉而使之暘要不越盡人事以來天地之和而已矣夫天之與人若判然而實相

表裏蓋政事順則民心順民心順則天地之氣順天地氣順則陰陽從而序矣若乃怙勢立威挾權縱欲惡人異己諂佞是親於所言者不言於所救者不救上下相蒙惟務從命如此欲望民心順陰陽之氣和難矣大抵天道之灾祥視民心之苦樂民心之苦樂視政事之失得政事之失得視宰相之賢不賢昔丙吉舍死人問牛喘自以爲得體殊不知天道逆順當於政事觀之固不在區區一牛之喘與否也晉庾冰爲相或謂天文錯度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制正當勤盡人事冰之此言可謂簡明切要深得宰相之體者矣苟政事脩整雖陰陽之和不應乃天道之變也又何慊焉苟政事龐焉棼焉而不理雖禎祥集而風雨時若顧敢以爲治乎嗚呼凡爲相者誠能以是求之則天人之理瞭然矣

任怨第六

夫爲人臣惟欲收名而不敢任怨此不忠之尤者也居廟堂之上凡有所爲惟當揆之以義義苟不失悠悠之言奚恤哉　今夫兩軍之交兵刃叢前而心誠報國者尚冒之而不顧夫臨政之與臨敵其安危利害相距霄壤此猶顧惜抑不知於萬死一生之際爲何如昔范文正公患諸路監司非人視選簿有不可者輒筆勾之或謂一筆退一人則是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其如一路何嗚呼如是處心斯不負宰相之職矣大抵天下之事有易有難有利有害難而有害者人多辭避利而易行者人多忻然以爲殊不知官有長佐之分體有勞逸之殊長者逸而佐者勞此天地之大義也以朝廷言之君上逸而臣下勞以一家言之父母逸而子弟勞以一身言之頭目逸而手足勞嗚呼人而知此者必不遺君父以憂措其長於衆怨之地矣近代爲執政者往往姑息好名一疾言厲色不敢加於人事或犯衆激使居己之右者發之嗚呼夫治家而使父母任其勞爲國而使君長任其怨尚得爲忠孝乎哉況有罪不責有善不旌雖三代不能爲治故刑罰不患於用直患乎用之而不公昔威公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諸葛孔明廢廖立而立聞亮死輒泣下爲宰相誠能公

其心如是則天下豈有不服者矣

分謗第七

夫共署聯事一人努力而前則餘者皆當輔相以成其志苟彼前我却彼行我止動焉而不相隨語焉而不相應則事功之成者能幾此古人所以有推車同舟之諭也其或共舟以濟而一人溺焉則凡在舟者無論䟽戚所宜并力以救之此賢不肖之所共知也況同爲臣子同受天下國家之寄者可坐視一人被禍而不恤哉使其爲一己之私自貽伊戚固無足恤其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公家之務一以大公至正處之彼非爲己爲　家而得罪則凡同官者安得不挺身而前與之共難也哉大抵一人不幸而得罪爲長者若曰此我之罪爲貳者亦曰此我之罪使闔堂之人皆爭引爲己罪則彼獲罪者雖不能釋亦必不至於重論矣古之敢於諫爭者其遇不見聽納至謂與其殺此人不若殺臣尚爲如此求觧其肯坐視同官寃抑而不省哉嗚呼使分謗引咎之事爲宰相者誠能力行於今將見士大夫之名節愈厲民閒之薄俗可敦而

國家他日亦不患其無伏義死節之士矣一事之行所係如此孰謂任怨分謗爲宰相細行哉

應變第八

事機之發有常有變常者中人處之而有餘變者雖上智亦有所不足樽俎之下卒然而報兵遽然而聞寇則當詳其虛實度其逆順治不可一聞其言輙倉皇上變　發百出未見敵而先自撓也且事固有聲虛以鈞實乘間以爲[illegible]傳徼爲巨以無形爲有形疑似之間不可不察若夫國有大奸[illegible]有大敵彼既非常而[illegible][illegible]以非常之計倫之[illegible]泥文守經將見[illegible]而事亦無所濟矣故古人遇此權以濟事隨宜制變如丸轉於盤而不出於盤如水委曲赴海而不悖於海王商聞大水之言君臣皆驚而商獨必其無事桓溫將移晉祚聲誅王謝而謝安雍容談笑以折其鋒回紇吐蕃合兵涇陽郭子儀單騎以往諭盖宰相者非常之任也居非常之任獨不能爲非常之事可乎故前輩謂鎮定大事非至公血誠不能或一死或生舉置度外嗚呼世常以大臣國家柱石者其謂茲與

獻納第九

人臣之納言於君也事未然而言之則十從八九無事則游畋般樂日相親比一旦有所不可乃左遮右挽極其力以救之殆未見其濟者政使或允亦必出於勉強而非其本心若夫善於納言者則不然或因進見或因講讀或因燕居先事陳說如是則國安如是則國危如是則爲聖君如是則爲暴主或引古昔或援祖宗必使之心悟神會表裏聳然乃可陳善而無扞格之患昔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

心大臣事君職當如此古人甚至有難於自言者往往傍召耆年宿德置諸左右使人君有所畏憚而不敢恣則其爲慮亦深遠矣雖然臣之於君也入則懇懇以盡忠出則謙謙以自悔凡所白於上者不可洩於外而伐諸人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其若是者非欲遠嫌避禍大臣之體所當然也坤之六二含章可貞蓋亦此意嘗見近代執政有所建白呶呶焉惟恐人之不知卒致讒譖乘之中途見棄易大係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諒哉

退休第十

博施兼善士君子通願也然有志而無才則不能有才而無位則不能有位而不見知於上則不能見知矣而小人間之則不能嗚呼此士夫所以出而用世之難也上焉耻其君不及堯舜下焉思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納諸溝中世俗所樂若聲色若宮室若珍異車服之奉一皆無有其所有者自頂至踵天下國家之憂而已爲君上者誠能亮其如是之懷凡有所言優容喜納猶或庶幾其或疑其奪權違己賣直售名

將見舉動皆愆而身死無所矣所以自古忠直爲國者少阿容佞詐惟己之爲者多此無他蓋由爲己則有福而無禍爲國則有禍而無福故也嗚呼人君能以是思之則凡盡忠於我者萬不至於譴責矣雖然聖人謂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爲人臣者亦當炳幾先見退身於未辱之前庶幾君臣之間兩無所憾嘗見前代爲臣不免者大率皆由知進而不知退戀嫪榮寵以致之殆不宜獨咎國家也或謂不可則去無乃於君臣之分太薄切謂君臣以義合者也其所以

合者非華其爵也非利其禄也不過欲行其道而已矣道行則從而留道不行則從而去不使久而至於厭鄙誅竄之地乃所以厚君臣之分也奚薄焉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七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經進　經筵餘旨

進表

臣養浩嘗讀孟軻氏書至言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其風裁凜然壁立萬仞千百世下猶可令人想見盖臣之於君惟敬之至故其爲慮也深慮之深故其期之也遠雖三代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用心率不越此所可惜者不能告之天子施諸當代乃爲戰國區區一邦之君而發明月夜光宜彼不知其珍也然由是而使后世爲人臣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臣之心爲人君者知必如此乃可盡爲君之道其有功世教議者謂不在禹下詎不信哉欽惟

皇帝陛下寛仁明哲以無心而承大業兢兢守成惟

祖是式而又創開經筵登進儒雅

御書求治至于再三臣某忝以宫僚召預侍講之末際茲隆盛欣感交集輙不自揆借陳平昔所聞於先哲者著書五篇一曰君道二曰君德三曰君體四曰君威五曰君治總而名曰經筵

餘旨謹繕寫成帙上塵睿覽萬一有取則臣某之遇前賢有不逮矣臣某無任惶懼待罪之至謹隨所著奉表以聞

君德篇第一

剛健篤實輝光日新人君之德也堯之德曰欽明舜之德曰文明禹湯曰祗承于帝曰聖敬日躋皆輝光日新之謂也今夫天所以轉四時括萬象者剛也惟剛故健惟健故萬古不息人君上法乎天則宜剛健厥德使輝光日新而聲色外物舉不能餂矣夫物之感於人也始則甚微

及其盛則逸不可制惟剛與明乃克勝之蓋明則能自知剛則能自斷割愛於所嬖止怒於憤發回心於篤好改行於己然非於人心道心瞭然者不能況人君與天体雖殊而其心則一隱顯之間影響斯應一念之善雖未形諸言天必應之以和一念不善雖未見諸事天必應之以異所以自古帝王遇災警省發政施仁卒能變而爲祥者往往由此舜何人哉顧立志何如耳

君道篇第二

天之道即君道也天道無私人君亦無私堯舜禹湯有天下而已不預焉公也桀紂幽厲有天下而民不預焉私也公者以天下爲心一己之奉不計也私者以一身之樂一時之適爲心天下皆失其所不恤也然而數千載下聞堯舜禹湯之風者莫不感戴如父母聞桀紂幽厲之風者莫不疾恨如仇讎回視當時所樂若傾宮瑶臺今皆蕩爲太空之塵而無豪髮蹤影之可見其昭然而存者貪暴之名萬古如一日嗚呼堯舜禹湯動相規戒不自暇逸其始也若自苦由今觀之乃大安也大榮也大樂也桀紂幽厲窮

奢極欲人莫敢言其始也若自得由今觀之大危也大辱也大戚也嗚呼故聖人立教每以堯舜禹湯爲天下後世法桀紂幽厲爲天下後世戒者其有以夫

君體篇第三

維簡維静爲人君之体簡非省事謂不侵臣務也静非無爲謂應物而物不能撓也鑑之空衡之平物有萬殊美惡輕重靡不畢見者得應物之体也故聖人之治天下泊乎其心與衡鑑等爵以待有德不敢私於所舊刑以待有罪不敢

貧於所親況人君以一心而應萬機之繁以一身而臨億兆之衆深居九重而欲使天下皆安百官皆舉其職非於賞罰之柄握之堅行之必其何以臻此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餘年而賞罰之柄未嘗一日或失端嚴簡重而天下歸心昔漢高既帝矣權戚姬騎周昌項慢罵臣下故四皓恥而不仕唐太宗由秦邸而踐天位好勝自矜猶藩王之轍是皆有失乎人君之体也然則得体之道柰何曰敬

君威篇第四

盛飾儀衛非君威也專於誅殺非君威也峻其宮闕城郭非君威也然而爲威者何不殺諫臣以作臺諫敢言之氣此

天子之威也古人喻諫者爲批龍鱗又爲犯雷霆幸而見從猶慮不測萬一致怒輕則杖之重則刃之又重則籍而族之自非忠懇出於極不得已孰肯舍身爲國甘受如許之禍哉故自古迄今人臣以諫聞者百無一二王若知其然故表示以來之和顏以聽之重賞以勸之人猶畏首畏尾而不至況壓以勢而中之以法孰敢伸其喙哉大抵人臣之納諫也必有拂乎人君之心使其言惟務於順則非所謂諫矣然順心之言多喜逆心之言多怒者亦人主之常情但於其將怒也反而思曰彼所以冒罪而諫者抑爲誰歟苟爲國爲民則是忠於我者而怒之則天下必將懲艾而爲不忠矣嗚呼爲人君而使天下以言爲戒則何弊不生何奸不起何亂不作人主誠能如是思之則凡進言者萬不至於加罪矣故前代以不殺諫臣爲天子家法告之宗廟傳之子孫頒詔天下真后世人主享國綿遠之計哉

君治篇第五

夫人君致治之要有三一曰宰相得人二曰臺諫得人三曰左右侍從得人蓋得人則朝廷尊而君德日盛於斯三者而左右所係爲尤重昔孟子謂左右前后皆薛居州王孰與爲不善左右前后皆非薛居州王孰與爲善夫宰相臺諫進見有時左右之臣則朝夕所親炙苟不嚴示以法使之恒有所警則雖宰相臺諫之職亦將

有所不能行矣夫君子多易疏小人多易親蓋君子惟知納君於善詭隨容悅雖死不爲小人惟知諂佞逢迎百無所顧一或不察則以忠者爲不忠不忠者爲大忠矣三代而下有國家者所以致治致亂大概不出此二途善乎楚共王之言曰常侍筦蘇與我處常忠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雖然吾有所益焉其功不細申侯伯與我處常悠縱我吾所樂者勸吾爲之吾所好者先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戚戚也雖然吾終無所益焉其罪不細於是重賞筦蘇而逐申侯嗚呼人君能以是爲心則天下何患乎不治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野趣有聲畫二卷

（元）楊公遠撰

清康熙三十二年楊表臣知白亭刻本

野趣有聲畫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楊公遠撰。公遠字叔明、歙縣人。是集前有咸淳中吳龍翰序、稱一卷。而此本二卷。然至元乙酉方回跋在上卷末、所載回溪道中一詩、乃在下卷中。使原爲二卷、則此跋不應介在其閒。使集中原載此詩、則回又必不更錄其全文。知原集止一卷、而下卷爲後人所續輯。故又有丙戌初度詩在作跋後一年也。其詩不出宋末江湖之格、蓋一時風尚使然。一邱一壑、亦有佳致。以久無刊本、故選宋元詩者多遺之。明嘉靖丙申、汪元錫始得本於其族子瀚、乃復傳鈔。集中有至元乙酉生朝詩、稱六十平頭慳兩歲、則是年五十八。以長歷推之、當生於理宗紹定元年。宋亡時年四十九。入元未仕。當從周密之例、稱南渡遺民。然集中春雪詩題下註己卯正月初三作。是時正張世傑陸秀夫等蹈海捐生之歲、而其詩有向曉披衣更擁衾、更無一事惱胸襟。則是以宋之存亡付諸度外、與前朝故老惓惓舊國者迥殊。且入元以後、干謁當路、頌揚德政之詩、不一而足。其未出仕、當由梯進無媒、固不能與密之終身隱遁者同日語矣。今繫之元人、從其志也。

野趣楊卿以善畫山水能詩者名於嶺爲賦絶句造物情渠著畫癖癡山甘買墨成池楊卿技

進之如許不博金錢都受討

至元丁亥三月廿六日疎齋盧摯處道甫書於饒都驛邸

楊君家松蘿白嶽下園池林木蔚然大類魏野之居多所得趣故其襟懷玉雪不涴點塵然天地間風月常新煙雲不斷　君

磨墨濡毫畫難畫之景以詩湊成吟難吟之詩以畫補足觀此一卷則知意匠經營亦良苦矣柳作詩如市肆覓旋無人間當

疇君顧虎頭畫維摩一日責施十萬二日五萬手筆坐詩窮未之能盡今則自惜　君當自勉

云咸淳六四一古梅吳龍翰拜手

野趣有聲畫上卷目錄

隱居雜興十首
中秋
西湖晚步
幽[illegible]
溪行
落花[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花
[illegible]二首
雪
白茅道中
次程斗山韻
次吳[illegible][illegible]山行
閑[illegible]
次程直學秋雨感
相次[illegible][illegible]二首
[illegible]生書懷
[illegible]山
宮詞

次敏齋陳先生月蝕
閱書
次朱察充倅落葉
偶成
次蘭皐自詠
次宋省齋避暑
寓乾明觀五首
大佛頭次斗山
清明日雨中閑賦二首
偕虛谷太博往[illegible]上詩[illegible]書懷併呈太博十首

一溪趙宰惠詩次韻謝
高齋韓東尉用前韻見寄次韻謝
聽磵泉琴次趙丞韻
生朝
清明後旬日不開霽
次程斗山村居韻四十首
見遊樓次敏齋陳先生韻
次汪制議梅巖韻
覽鏡
閏九日

喜晴
促織
除夜
再謁紫極宮
偶得李竹屋居士摘和靖先生梅詩四聯演成律[illegible]
韻句工而韻險假難繼和愧不自揣倣[illegible]
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五首
江草塘神詩言別次韻以餞
次蘭皐吳堂長曉起
生朝

贊雨村施[illegible]宇
偶題
懶
次黃山中山居韻二首
雪月梅
次趙蓬窓[illegible]
有感
旅寓
池塘生春草
偶成

次蘭皐雪霽
旅寓岑寂中園丁送花四品因賦五絕
次菊莊汪判丞
次蘭皐秋感
次宋省齋立秋
病腰
雪十首
春夜雪再用韻十首
苦雨
次羅梅谷詩書畫觀

雪消
次宋省齋木犀二首
見竹溪羅權府
見古梅吳府教
次宋省齋懷竹洲
探梅
次省齋桂花
池上芙蓉
次朋山鄭管轄韻
次趙都使心田壽域韻

借汪路教韻題趙東麓判承歸清堂
瀟湘八景八絕
上趙相公二首
次姚吏隱惠詩韻
龍金庵次壁間韻
學稼
學圃
學漁
學樵
次江草塘

次黃山中進[illegible]食
次吳篁墩[illegible]
次余靜庵寒夜詩思二首
臘梅
迎春海棠
除夜

野趣有聲畫下卷目錄

次黃山中首尾吟
初度寓郡
次余靜庵晩望欲雪二首
自述
次宋省齋問月
借張山長韻呈方虛谷三首
次韻別黃山中
九日
次宋省齋九月十日

次省齋韻見友梅雪[illegible]蒙見惠再借韻
次宋省齋七夕[illegible]首
次姚舍人二首
次友梅編校獨臥床
癸未元日
銅缾簪梅
遊南山次劉曉窗[illegible]二首
龍金庵次黃山中
龍金庵借張山長韻
題徐氏聚秀樓

綠梅
還劉曉窓詩卷就用參端韻
詩人十事十絶
蝶二首
自笑三首
癸未中秋
次程國舍
彝齋
呈康總管相公
九日

十日宋省齋有詩[illegible]不及同登南山[illegible]爲鄉山
孫芝田見示[illegible]一詩捲錫
重陽已過半月菊花方開二首
予豫
和靖
萬竹乃竹洲曾孫也萬竹子常[illegible]
入道伯父友梅以詩餞之因次韻
昨携[illegible]
次文長老
次乾明觀任新恩

次程直學對鏡
白水池次俞山長韻
次宋省齋菊花五絶
省齋寄詩用韻走筆以謝二首
黃山中用省齋韻見寄次韻謝二首
康使君惠詩借韻謝
次劉曉窓九日韻十首
月下看白蓮三首
酬黃伯宜見寄
立春旬日雨作不止

回嶺觀瀑
閱書二首
回嶺
寓婺源紫虛觀
回溪道中
到陳村
次韻酬孫長齋三首
次韻立秋
九日登高次宋省齋韻
見山真意

登行
菊梅交承
夜坐二首
再用韻二首
生朝二首
冬晴
觀梅
梅花二十絕
十二月二十九夜大雪三首
友梅吳編校壽宮之側築庵曰全歸有詩十詠敬次之
上巳同省齋直軒郊遊直軒有詩次韻是日又值寒食節
春夜聽雨
見王書吏係按察司所委平反勸課六首
寄陸同府
呈趙提領
送王書吏六邑勸課回四絕三酬韻
餞王書吏
初夏旅中五首

竹夫人
餞康侯二首
新安江上次程南仲韻
次韻凌義山二首
促織用前韻
水西行散次韻程南仲
次韻黃仲宣九日
九日同王月溪訪紫陽有詩次韻
用前韻酬鄭山長
用前韻酬項性初
次韻鄭山長九日
江天曉望次南仲韻
飲歸次南仲韻
次汪菊坡秋滨韻
寄候東麓趙贊府之官湖南
泊浙江東岸次斗山韻
謁和靖先生墓借斗山韻
黃鏡渡次友人韻
芳溪獨步
呈許使君二首

張道士山房次程南仲韻
謝許侯特顧
冬夜次南仲韻
壽許侯
次南仲韻
謁秋厓先生方吏部墓借斗山韻
次韻塞下曲
觀中桃花次友人韻
拙稿呈許侯
贄林路教
許侯贈詩借韻謝二首
初度
借吳直軒韻別黃仲宜
次吳友梅假山韻
花朝
上踈齋盧按察
自述
詩謝按察踈齋賜殿號二大字賦詩以謝
病起三首
清明

遊水西次吳秋礀韻
餞盧廉司
借盧翁推金門城望五詩韻以寫幽居之興
避暑次葉教授韻
感懷二首
次金東園農家雜詠八首
次金東園漁家雜詠八首
書懷
荷花
白蓮
餞趙可齋朝京
寄東麓趙贊府二首
壽許侯
連日雪次黃仲宜韻二首
始生書懷二首
次程南仲韻五首

野趣有聲畫卷之上

新安楊公遠叔明甫著

後學[illegible]觀光廷氏重輯

隱居雜興十首

碧雲深處着吾廬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似[illegible]文[illegible]沙[illegible]六[illegible]錬[illegible]

藥爐燒藥夜觀書人生窮達乘軒鶴世事盈虛賦芧狙

勘破已無朝市夢軟紅塵不上衣裾

身世悠悠付等閑園[illegible][illegible]屋[illegible]三間暫將結伴聽前[illegible]

時久論交戶外山竹[illegible]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詩卷改還[illegible]

是非榮辱俱烏有翻笑人間兩[illegible][illegible]

老屋荒寒亦自清柴門雖設只長扃[illegible]行古隸閑[illegible]賦

今壁行書陋室銘　研朱[illegible][illegible]勘黃庭

此生與世雖無補筆底青山到了青

生計新來喜有[illegible][illegible]松栽韭樹桑麻慣眠紙帳三竿日

飽聽萍池兩部[illegible][illegible]事真成看隱饞凡身安敢望乘鸞

一般受用還官[illegible]戶外黃蜂爲報衙

鬈鬆兩鬢欲成絲又是桃紅李白時百歲光陰須藉酒

一生志趣莫過詩世情因向貧中識書思方知老後安

却喜半犁新雨過旋分菊本蒔東籬

一味幽閑了此生那曾夢到謁公卿無官可得名[illegible]等

有句堪吟思自清棋要藏機何用著琴能識趣底須絃

何當辦取青鞋笠去從農夫學耦耕

蕭然天地一吟身著向荒村野水濱耳底松聲風奏樂

聽閒竹影月傳神無田種秫難謀醉有硯遺家未甚貧

除却推敲無別事[illegible][illegible]柏寒四時春

[illegible]綱紅樓障[illegible]芊半近城闉却近郊苔[illegible]自[illegible]千萬點

梅[illegible][illegible]招兩三梢閑將今古澆胸臆懶把[illegible]枯問卦爻

一自淵明分席後清泉白石與論交

槎牙詩骨帶梅癯試聲音鋼失故吾[illegible][illegible]孤應佳境[illegible]

解袍那想故人無推排景物歸吟卷安頓江山入畫圖

只此可堪供活計底須舍瑟學齊竿

詰曲通村小徑開依山結屋任低隈無從問字高人過

有不嫌貧長者來煮茗燒殘柴帶葉脫巾漉起酒和醅

絕憐筆硯香猶在集句曾聯百詠梅

中秋丁卯

秋氣平分雨作晴殘雲斂盡楚天清野人不趁　花課

贏得今宵看月明

雨過閑步

霏微雨過不成泥小步何妨曳杖藜半露好山雲斷續

輕籠淡日樹高低池塘有夢春生草桃李無言下自蹊

我亦新詩猶未定那堪又聽竹雞啼

鷺

飄然片雪下晴空終日盤旋淺瀨中行近晚烟爲風發鬢立依蒲夢詩圖數莖絲髮心何處一世儂冷體不歸猶近江湖風波裏前身應想是漁翁

溪行即事

繞竹一徑遶清溪緩步行來曳杖藜風弄柳絲垂鬢髮紅桃帶雨出枝低

梅花五首

艸木根芽賦本同

老幹槎牙一半枯水邊可待流影去雪露還不礙香來赤松孤竹真朋友萬紫千紅總[illegible]高枝獨立寒窗靜不受[illegible]樹百千年枯更奇花三兩點步爲春來[illegible]何郎月夜風水部詩照我對窗吟未穩且將[illegible]枝

屈幹斜入一枝低欲爲形容頗費思瀟灑花戴冰膚[illegible]橫斜對竹斗杓殘風浮香動更闌後窗印橫枝月轉時最是孤高難著語只容索笑共吟詩

橫隔片檐爭向暖深藏[illegible]破金黃性霞掩數縷日初沉月掛一梢天未曉[illegible]枝花詩踏遍蒼苔一有時小酌何曾醉只藉清香間得詩今朝踏雪不勝清可惜斜頭欠月明影不橫斜水木若香微清淡曉初晴[illegible]獨試[illegible]調披覽玉卷想前生忍凍保全清節在吾氣從此定交盟

螢

飛螢生腐艸熠燿路中遊貼水燈相照穿林火獨幽[illegible]前疑燈落雨裏訝是流星讀階中亂令人肯教不

白杜鵑花

認來只錯映山紅幻出紛紛[illegible]化工莫是杜鵑飛不盡枝無啼血染芳叢

雨後

春色相將老向前何樣論一犁新雨[illegible]花殘秀氣都[illegible]心

前題

沛然傾瀉[illegible]雲[illegible]敲殘枯葉隨銀床整整[illegible]用[illegible]投關被雨[illegible]自此吟[illegible]不得一秋景物要平章

雪

怪得雲頭東不開漫容忽攪豆粉及青霄二半窗前舞白勝三分屋外梅剡曲行遲[illegible]興灞橋驢想得詩成

古儀宮有前茶驛不羨銜金帳底杯

白茅道中

支節過嶺跡對景試推敲野水書之字山田畫卦爻雲歸峰露頂樂蔡留稍問此名何地人言是白茅

次程升山韻

口作泰路有[illegible]生閒愛同春艸池塘外詩在梅花[illegible]相從教兩鬢自斑斑

次吳[illegible]喚山[illegible]

此身窮達[illegible]逕話曲深林小逕斜杖藜今[illegible]訪山家老翁[illegible]無孤待

禁酒官罷又禁[illegible]

聞鵑（[illegible]時寓亂[illegible]）

帝魄聲聲切教偏聽不[illegible]彼豈是怨春[illegible]枕上幽人思遐前逆旅心花枝斜[illegible]到處映山林春闈闈杜宇歸去[illegible]天險郵城隱霧[illegible]滤當日事懊惱生[illegible]殷君休憶故君

次程直學秋[illegible]

一雨戰秋陽暑生衣袂興[illegible]不假蒲葵秋陽[illegible]許渾如赫赫人其杖只[illegible]有[illegible]涼生屏[illegible]著此宵然領會何勞向人留

[illegible]訥相次仲宜韻

兩字清忠帝袞褒都綠穩把濟川舊後來諸老多成敗何似先生勇退高官府[illegible]鮨貝儲醃雅淡襟期耐歲寒拂袖乘風天上去斑斑青史後人看

始生書懷

非賢非智半[illegible]中閒閒處[illegible]槐國夢細思爭失楚人[illegible]事無欺世心何愧詩爲傷時句不工却謝梅花周[illegible]詩年年此日伴山翁

黃山（[illegible]黃[illegible]題同[illegible]由[illegible]韻）

古今墨客[illegible]容推許黃山甲衆山三十六峰皆洪外百千萬岫亂雲間鍊丹帝往名長在摘藥仙歸日正閒葉落花開人[illegible]雄鷄[illegible]和鳥關關湯湯巖[illegible]帶環流砂現崖巔來帶[illegible]水聯[illegible]肯年取正[illegible]源頭白鹿大仍[illegible]清潭易見魚翻錦爭洞難窺豹露斑著籬[illegible]掃留蹤[illegible]流水桃花點溪[illegible]翔花影非無[illegible]猶天豈類[illegible]空谷後柯燃火[illegible]嶺依[illegible]石[illegible]似深泉那尚瑤草敷榮幽[illegible]吾仙逕透迴環遙[illegible]衲子問松皆應[illegible]閒絡斷續小橋[illegible]疑遊崎嶇絕磴雙蹄瘁枝頭異熟[illegible]爭取樹[illegible]椅[illegible]鵲[illegible]翻

虎踞風前變嘯吼龍潛潭底想盤蹤水簾珠貫何曾於
石室雲封底用梯到峙容浮高登峭合流曹院響潺潺
湯泉浴起能輕骨藥圃餐霞可駐顏勝槩不窮吟不盡
一時模寫在人寰

宮詞

燕語鶯啼日正長六宮桃李鬪春光妾身雖未承恩澤
却喜君恩澤萬方

次敎巖陵先生月蝕

小池清鏡照航轉分得江湖一段清最是好天良月夜
彈如今沒入窗明

鬪書

閑來明牕向古書終夜來身在綠看腳在知旋磨穩
進身雖但上竽簡[illegible]是千休彈鋏誰說侯門可曳裾
畢竟歸農爲上策買將蓑笠去耕鋤

次氷姿尤倖浩藥

陡登老秋如由羅出嶺坳蕭騷風脫葉清嘯樹頭梢漸
失牛羊徑難藏鶴鵲巢遊燒僕遠葉蓋時莫輕拋

偶成

世路崎嶇獨道難長年兀兀坐來閑詩才得句心先喜
事不縈懷夢亦閑已種[illegible]處營巢屋傍[illegible]

何來軒冕雖無分贏得優游天地間

次閒亭自詠

生來無分到靑雲却喜逢人便眼靑枵腹謾臨求米帖
守耕頻勸相牛經[illegible]磊磈榮懷賢本星
蒼枪柴扉[illegible]勝在人非人甚[illegible]多態

次[illegible]齋避暑

何[illegible]對是兩人坐拂[illegible]松間修竹坐
久[illegible]詩情不爲饑腸念彼[illegible]知
淡陰老抱藥灌園圃傾歌[illegible]作微然

寓乾明閣五首

蹤跡寄身空萬慮[illegible]佛劍謾雌雄
家消遣織[illegible]羽流同
無求由濟[illegible]消一掬客心醉盡
卷慵拈起書編覆幾看更課堪與話時對老貞
多謝老禪明金芽石開窓一啜浮雲白兩腋生風清韻
頗同眞味淸聯悟道情北窓高臥處魂夢到蓬瀛
丹室白雲淡紅塵不受侵隔琴[illegible]裏彈鋏恐譏吟貝
有淸虛事全無名利心謝吳爲下榻買酒共傾斟
月色上窓紗移來竹影斜夜深人已寂更轉鼓頻撾杜
宇驚幽夢銀缸墜細花一時渾不見分在羽人家

大佛頂次程斗山

丈六金身本自然如今丈六未齊肩當時若起亭亭立
只恐纔餘尺五天

淸明日雨中聞鵑二首

蜀魄排何歲年年不負盟才過百五日便作兩三聲凄
自懷歸計人因惱別情凄凉無處着那更雨如傾
家[illegible]授繁樂不擬再爭盟故業成荒址中心倍恨聲[illegible]
頭猶反學今古總傷情最是初聞處令人淚欲傾

借盧谷太博狂吟十首詩悵併呈太博十首

[illegible][illegible]簞瓢信宿緣且將閑適度餘年詩敲雪月風花夜

酒[illegible]江湖[illegible]雨天三尺焦桐方外友一泓老硯[illegible]邊田
百物[illegible]堂拘束敢和淸吟一十篇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及是翁年來自覺轉疏慵欲問竹下三三[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六六峯處世竟無非理事對人那有可慙[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從吾好却笑南陽說卧龍
世事知誰可共論煙浮淸曉月黃[illegible]吟樹細唯道[illegible][illegible]
極蕙閒招楚客魂暮富小池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附壁廊[illegible]門
吾生幸自無榮辱一任傍人笑作村
頭顱搭颯一山翁萬事隨宜致論窮不結[illegible]華塵土[illegible]
河下北海馬牛風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一片[illegible]期冷[illegible]

人生有時發世味古今與[illegible][illegible]公
笑矣如何了此生須教日日[illegible]爲春是非不較人情安
窮達休論世路平釣月耕雲何限樂枕流漱石有餘淸
近來猶覺身强健[illegible]高雙瞳烱烱明
書劍謀生總不成欲效東野以詩鳴未知唐宋源流異
詎識江湖何決擇行辭何同歷鶴立口登端似吟蛩
自命題詩爲人誦生怕人傳浪得名
一生[illegible][illegible]兩[illegible]懸瓢聽瓢聲笑許由願有瓢來翻[illegible]
四海[illegible][illegible]夫謂公從酒領明月淸風夜詩豕空山落木[illegible]
[illegible]止流行俱莫問自然霜雪木蒙頭

草廬近野郊依城州歷風光醋酒兵山邑可供圖畫[illegible]
吳浦聊當[illegible][illegible]眼前無事方安逸天下豐年即太平
律步從來辨筍使孤安孤立度浮生
身世悠悠歲月侵兒時歷練到如今[illegible][illegible]元[illegible]冰霜操
松老猶堅鐵石心世道任從縱合[illegible]人情豈爲我辰參
欲知十[illegible]
遊曲逆杜[illegible]已成魂
朝市紛華豈到[illegible]元亮不絃琴
[illegible]知[illegible]世甘緣有日從今只合吟

一溪遊寮惠詩次韻卿

百欲遺逆定宿緣作成和氣致豐年一溪浪醉一溪月
百里民安百里天帥茂閣蘇花滿縣雨餘村落水通田
正甑欠蘇[illegible]荊瀾怒拜雕水錢王篇

高[illegible]詩東樹用前韻見寄次韻謝

世間名利浪[illegible]紛[illegible]花又一年鬢有幾根從帶雪
心無一事可欺天藥[illegible]乃[illegible]微梅閣取醉難謀種秫田
欲問山家論此意那知先已寄新篇

[illegible]丈學次題丞韻

來問[illegible]泉客都忘利與名初開心地爽飽聽耳[illegible]清三
味流泉勢九皋鳴鶴聲更期明月夜共此暢幽情

生朝 己巳

初度今朝四二年[illegible]然故廬僅有三間月
負郭曾無二頃田[illegible]裏清新吟思竹梅邊
笑香只詠吾[illegible]通付老天

清明後付[illegible]聞鵑

過了清明又一[illegible]聞杜宇絶傷情[illegible]往驚人意
應向山林僻處鳴

次程[illegible]自村[illegible]韻十首

隱遊溪村與年今四十餘還攜三寸管欠讀幾行書室
竹和煙種梅帶月鋤雜蔬[illegible]自樂復換好奇[illegible]

滄瀛閑池上依然一[illegible]
將身還逐顏淵樂任綠鬢[illegible]萬事本非[illegible]
自勢至寶在溪[illegible]分[illegible]詩[illegible]酒[illegible]
留偏家無心[illegible]
栽柳天氣好[illegible]作[illegible]自清去[illegible]明人
家山際寺花映水邊梅欲爲歸[illegible]獻辭千不休
嶺頭無別恩得句但長吟誰到風波地堅存鐵石心人
氣從吟裏世[illegible]在浮[illegible]屋外清吹滿竹林
茅結兩間月白雲分半間利名猶掃捨雲月共清閑
[illegible]元無俗論交頼有山[illegible]燕社從又飛還

[illegible]中開[illegible]日日有[illegible]門前竹[illegible]閑內[illegible]
[illegible]喉宛轉蝶舞[illegible]斜[illegible]花
[illegible]暗多幽趣誰言[illegible]山[illegible]衣一
[illegible]驚春老千林覺綠肥[illegible]蝶又[illegible]花飛
[illegible]來爽抱甚怕與俗流同頗識一丁字寧[illegible]兩存丐夜
[illegible]篩梯月聽對落花風但得身無事何清[illegible]窮
詩骨清臞甚幾如沈隱侯[illegible]眼爲[illegible]頭
有丘園樂身無世俗愁[illegible]名利客汩汩[illegible]

再用韻十首

[illegible]山[illegible]綠[illegible]

同聽時聲由蛙雨後鋤近來生計好新味當作蔬
數椽敧欲壓髮鬅玉川廬不結市朝蹇惟便水竹林籬
中諳世味貧來見親疏忽怪幽池漲元通灌稻渠
村深林密處路向小橋分屋老誅茅葺腸枯借酒[illegible]
貧隨反掌富貴等浮雲近更澆漓甚傷懷不忍聞
林幽復僻俗士可曾遊景物因人勝茶瓜爲客留[illegible]
淸簫當竹疑眺倚層樓浮世榮枯事從今莫問休
同拂蒼苔坐新蟬伴我吟有山堪着眼無事可[illegible]
細荷香度池淸鳥影沉詩成慙句拙那得落[illegible]林
孤竹赤松子定交泉石間不關渠勢利落得自[illegible]閑[illegible]

寫景中景雲分山外山興來時散策興盡便知還
遠籟森竹未環列類排衙供客何消酒論文只藉茶禽
聲喧晝永日影印窗斜更有淸風事憑欄看瀉花
地僻人蹤少林深轍迹稀折蕉當巨扇栽葛作單衣閒
綠秧初遍梅紅雨後肥柴落空閒處紫燕引雛飛
平生丘壑趣閒雅道誰同養竹若三徑栽花[illegible]一弓世
邊消永日琴上鼓薰風靜裏謀生計[illegible]
情補寒如許邪封萬戶侯紅顏非藉酒白髮[illegible]
水濱無愛身閒豈有愁老天能覆我何暇四方休
三月望十首

卜築郊坰外寬閑一畝餘汲泉朝灌菊炙燭夜觀書酒
熟邀朋酌園荒課僕鋤喜嘗紅稻飯旋薦晩菘蔬
地不喧車馬蕭然一草廬曲通樵牧逕正合楚人居秋
老欣禾熟林寒覺葉疏高歌仍鼓腹世事豈關渠
屋頭明月上此夕又秋分千里人俱共三盃酒自醺河
淸疑有水夜永喜無雲桂樹婆娑影天香滿世間
人生期滿百有興且追遊白髮來非約靑春去莫留兎
烏雙轉轂今古一凭樓莫問窮通事從今付分休
夜凉淸似水凄切只蛩吟喚起離人思催殘懶婦心敲
梧風漸漸篩竹月沉沉顥氣微茫裏依稀見遠林

性野耽幽隱茅茨一二間身伴黃鶴瘦心與白雲閑囊
裏詩無俗毫端畫有山忽驚時節換寒鴈又南還
不作皴眉事何煩古押衙且嘗桑落酒更瀹雨前茶風
銳霜初結天寒日易斜莫言秋色老猶自有黃花
陡覺秋蕭索林端葉漸稀菊殘堪作枕荷老不成衣着
句愁詩俗持螯喜蠏肥晩來風乍緊吹起荻花飛
生計雖隨分年來適不同窮通魂國夢得失楚人弓世
事埋雲月人情過耳風但敎强健在況白無窮
無官堪受祿有橘當封侯俗事退三舍吟情出一頭策
筇枝縱步買竹葉澆愁又是秋歸去推移不暫休

四月韻十首

撥梅時節近春小巳秋餘飯足農家樂年豐吏肇書離
隄瓶罌粟泡淡立春餉對景閒吟句風騷設爭疏
朝市何曾夢山林自然[illegible]無俗事齋邏須倚居地
鎖苔痕潤泡寬竹[illegible]新雨過門外水成渠
朝風號鵲寒冷已分三分耕種爐偏暖茅柴酒易醺煙
梅擬受月釀雪在形雲个是豐年瑞吾儀政變門
小醉初醒後衙寒作興遊宿雲山頂散殘雪樹根留跡
滿懸冰柱風成凍玉樓欲昏臨未穩歸攏地爐休
要覺燈初盡搔頭設短坐人生隨宿分世慮莫數恣

結風聲息參橫月影流此時朝市客爭似臥家林
詰計人知否無聲詩句閒高士燈樹古來稀釣丹關練
掛千尋瀑屏圖幾廬山天涯無限景只使筆追還
捲起黃簾被何消遣放銜卮盃常貯酒雪水旋煎茶但
得詩聯穩從教竹屋斜助儂高興處索笑共梅花
六出新裁就漫容落又稀獨行無鶴氅冷臥有牛衣竹
頁子肉直梅添十倍肥品題輸謝女柳絮送風飛
愛梅能獨立不與衆芳同花貯香千斛樹籠月一弓倚
松還傍竹從高逗梳風和靖清吟後題評愈不窮
因循身漸老往懶到王侯書到新篇尾翻餘舊曆頭人

[illegible]却何愁桃板書聯句三年二滿秋

見過旅次[illegible]先生韻

日[illegible]窮[illegible]蒼者[illegible]野[illegible]覺天真對
[illegible]詩[illegible]空人[illegible]欄

次[illegible]竹[illegible]韻

[illegible]閒聲醉枝了[illegible]一
[illegible]分樹側奇和藥風味在那[illegible]詩

[illegible]

從鏡頭非昔相將老態催青春彈指去白雲上頭[illegible]
逸三杯酒詩[illegible]白髮梅襟期除此外甚事付悠哉

閒九日

九日重逢[illegible]腸世情底事便炎凉今朝有酒還堪[illegible]
不信黃花不復香

喜晴

厭聽簷聲風悶喜任晴潤添新柳瘦損落花[illegible]
翠雲初斂溪渾水漲清莫入無別事杖策又郊行

促織

促人機杼急蛛澁徹夜啾啾不絕聲莫入五侯[illegible]
青娥紅粉亦知心

除夜

老幹蒼枯千餘儀餐未到歲華今夜換天道此時還果
某家常儉身輕心自開莫愁生計薄筆底有青山

再調紫梅咏

一去重來已十年頭顱堪笑尚依然何當了却塵紛事
來結梅花紙帳緣

偶得李介[illegible]太史[illegible]讀先生梅詩四聯演成八
韻句工而韻險似難纖和愧不自揣僭敢續貂
珠玉在傍覺我形穢五首

疏影橫斜[illegible][illegible]淺水寄不比尋常見若非柔不謫仙魂
定是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白鶴膝枝低倚鏡奩鴨頭波靜澄江練

悉誰說與老孤山致續君詩莫厭
暗香浮動月黃昏斗轉參橫月闕門香一線透清曉夢
想數枝寫悄詩魂荒寒老屋疏籬處寂寞斷橋流水村
青女橫陳羅幌微[illegible]知孀[illegible]雲根

[illegible]從園林纔半樹支筇細認孤山路雲頭未入風更嚴
本來且儘天欲莫冷凝依稀無處尋清香縈[illegible]暗中與
細思立馬古溪月上黃昏方得句

水邊籬落忽橫枝不受狂蜂浪蝶知萬紫千紅[illegible]寂寞
一花五葉自新奇風號浪湧連天起雪作雲凝擁地垂
此景此時誰着腳瑜裘耐冷立江湄

[illegible]求倒置疏影動任[illegible][illegible]笛吹三弄碧波清淺浮無
老幹槎牙堅耐凍花放落同桃李場香來偏惱詩人夢
當年曾醉老師雄翠羽雙雙疑作鳳

江艸塘和詩言別次韻以復

數日君不來欲賦莫雲詩今朝忽過我欷然如先期讌
[illegible]已為倦鳥歸將忘機正爾踌躇間袖出言別詩且知
東[illegible]歸[illegible]途無多時使我心為感使我心為悲此意竟
[illegible]如[illegible][illegible]逸行計君不鄙我何嘗色形鬚眉明朝天一
方解會知有時

次蘭泉見寄長贖記

曉起披衣不奈寒搔頭自愧鬢疏氣吟情冷淡梅花外
書思微茫煙雨間有興何妨終日醉無求贏得此生閒
要知人事循還理弋月推移去復還

生朝

浮生四十自今朝一味清閑宿分招由在筆端堪不老
雪於鬢裏幸相饒有時得句難織日無事干人懶折腰
多謝梅花為我壽年年先放小溪橋

贊雨村施權宰

旌旆來時桂未華如今墟柳又藏鴉一塵不着千家月
兩袖無私滿縣花艸茂圖書參政靜吏閑庭院燕[illegible][illegible]

刴腐當路飛騰刻玉笋催班已有涯

偶題

幾黃又染柳絲絲自笑勞生作麽爲雨未雲耕三寸管
風檣月牖一聯詩酒錢知己何妨醉事不如人且待時
祇恁眼前隨分去展開懷抱豁雙眉

懶

疎懶春來分外添蒲團兀坐地爐邊閒心事少夜慳夢
前酒杯多晝亦眠琴有徽絃姑掛壁詩無眼目謾成篇
自憐不似門前柳才得東風翠拂天

次黃山中山居韻

山居無一事所得趣何深閱世秋聲賦有心夜氣箴步
徐携葛杖與逸鼓嵇琴疑眞疎籬下悠然見翠岑

又

結茅林麓久老大鬢絲多浮世幾棋局生涯一釣蓑位
子希少室飲醉達無何勘破紅塵事風恬水不波

雪月梅

寒梅開後雪初晴斂盡殘雲月又生月映雪時梅更好
梅横月處雪爭明溪渠結伴成三白添我相親即四淸
今冬細吟詩說與來年此際莫寒盟

次趙篷齋韻

人間曆日又天須造化推移豈暫閒春到卽添詩思好
年高何惜鬢毛斑非干己事幡閒日不受人情免厚顔
試問近來知我者梅花之外只靑山

有感

勘破浮生且任眞底須苦苦役精神靜觀歷代千張紙
細數英才幾掬塵朝市只會黃閣貴山林誰念素衣貧
何如領取閒風月贏得襟懷日日春

旅寓

憶昔離家日村村煮餅香因循淹五月次第過重陽耕
閙詩多感懷歸夢最長若言名利事都只付亡羊

池塘生春艸

無疑疑香夢更淸夢回得句快登筒可憐人化恣天禍
池上年年艸自生

偶成

抱膝長吟更短歌百年身世易蹉跎事逢知意從來少
詩不驚人客自多暖日烘時花著子東風吹後艸成窠
看渠天道無私覆寒谷陽春有脚麽

次蘭皐擘蟹

江湖郭索艸泥行不料逢人入鼎烹勇性[illegible]
[illegible]金玉味還請持螯細也[illegible]

鱸膾侯鯖應退舍算渠只合伴香橙

旅寓岑寂中園丁送花四品因賦五絕

倚遍闌干日欲斜春光撩動客思家園丁頗識人岑寂特地携來四品花

玉蘂花開觸處芳蕘餅安頓細平章怕渠不肯梅花穿能趁春風七里香（右山礬）

百葉夭桃簇絳綃向人含笑態妖嬈開元天子曾撞與簪向妃冠恨便消（右緋桃）

西蜀名花別樣芳玉環睡起試新粧化工還有無情處秖與胭脂不與香（右海棠）

粉綃細剪綴枝條無奈盈盈笑靨嬌最是短籬遙認處渾如臘雪未全消（右雪條）

次菊坡汪判丞

襟期坡上菊稟得一天秋德逃須銀管詩瑩聳玉樓不陶心富貴愛隱逃林丘只恐符商變桃源莫可留

次蘭皐秋感

向晚郊墟送嫩涼征鴻點點又南翔年光迅似離絃箭世事艱於上水航月不多夜來戶蟀詩多妻怨感蛬螿秋容莫道全蕭索籬菊笑裝競試粧

次宋竹窓立秋

纔見春花榮又見春花謝花謝綠成陰驕日逞炎夏誰知俯仰間祝融便回駕却喜西風來美矣難酬價且效柴桑人寄傲南窓下此意自領會那許傍人借所願無榮辱靜中觀物化

病腰

偶病腰疼失步傷艱行終日坐胡床非干騎鶴因錢重豈是懸魚爲帶長倒屣慚迎那敢效休官陶令却相當名方細檢無良劑秖好頻頻酌酒漿

雪十首

萬籟更深寂不鳴窓間恍覺月微明情知是雪疑非雪忽聽前村折竹聲

無奈風威冷逼衾起來搔首更披襟方知攪下漫空雪已積階前尺許深

秖應王母宴瑤池宴罷群仙盡醉歸鸞鳳鞭鸞仍馭動滿空風捲羽毛飛

天教塵世換規模萬象憂愁心未孚一夜蒼松鬚白盡青山頓覺老頭顱

堆壘積玉遍階除余是騷人富貴餘莫道御寒無用處寒窓能映夜觀書

造化須臾變物華園林觸處不梅花三間矮屋清溪上

絶似林逋處士家

咍呼童稚塑獅兒髣髴形模便有威枯炭點睛鈴用橘
酒杯疊疊印毛衣

臘前三白兆豐年此語農家萬古傳近値世更人事改
生民全藉老天憐

雪滿乾坤月滿天剡溪風景尙依然戴逵仙去徽之死
來興無人返棹船

微夜陰風送怒號誰家帳底飮羊羔何如榾柮爐邊坐
雪水煎茶興未高

春夜雪再用韻（己卯正月初三）

東風怒撼樹梢鳴凍任頑雲黯不明兀坐爐邊閑側耳
春虫驚亂撲窓聲

向晩披衣更擁衾累無一事惱胸襟起來點檢窓前雪
地上無多屋上深

詩魔關情興滿逸來皇已向歲前歸怪渠楊柳搖金未
底事漫空絮便飛

江梅帶雪狀模糊梅雪相逢意不孚雪遜無香梅遜白
雪消梅現舊顔驅

茆簷堆積未消除仔細觀來半尺餘臘後春前知幾白
豐年可卜史官書

瓊林玉樹競奢華老眼光搖眩有花[illegible]是幻成銀色界
樓臺勝處梵王家

飢禽灑羽半天飛疑是歸來老令威獨點江鄉堪入畫
漁翁披得滿蓑衣

數聲爆竹入新年萬紫千紅信息傳與二攙先施妙手
花開頃刻更堪憐

一色瓊瑤水墨天了無塵蹟門天然惜乎管[illegible]餠無污
勝賞客藥玉船

雪霽風猶萬籟號殺盤擁鼻袖[illegible]烹一寒如此還風味
和得詩成句法高

苦雨

滴碎空堦頗厭聽惱人況又近清明三分春忽二分過
十日天無一日晴寒沁柳腰綿寂寂濕凝花臉淚盈[illegible]
荼[illegible]好欄雲霓望爾[illegible]甘霖助有成

次題梅谷詩稿後

梅谷梅應占作名不[illegible]論華光老
詩到林逋誤[illegible]底生[illegible]
月香水影許多態竹外斜枝[illegible]閒讀新
亦兼有聲[illegible]可與其[illegible]

雪消

風饕剪水作花鈿鋪遍乾坤惜不堅消滑淤泥溶暖白霏霏落滿滴晴天山頭白了青還在梅臉肥添瘦復前倒指兼旬猶是臘敢期再作兆豐年

次宋省齋木犀二首

西風生桂子香色總關情離菊空交友山礬可弟兄慣承秋露重獨占楚天清對此須吟句呼童索竹觥

顯氣清如許全鋪在木犀碎金羞色淺片腦愧香低恨折蟾宮種詩登蠹紙題折來供鼻觀何用上天梯

見竹溪羅榭宿

琅玕萬箇碧雲深長護晴川數畝陰渭水侯封元有節

葛陂能化本無心波光靜處涵清影灘瀨鳴時和嫩音除却寒流相映外此君那許俗塵侵

見古梅吳府教

萬木風饕凍欲凝孤根還暖正斯時樹槎牙歷有千歲花摘索開三兩枝兄弟仙礬應未稱交朋松竹恐相疲玉堂標致和羹味可是香名滿世知

次宋省齋懷竹洲

蒼洲無恙在依舊匝溪灣欄護竹三逕梅環屋數間幽池生草夢危石繡苔斑遙想銜杯處何曾醉玉山

探梅

傍水尋梅拔水涯輕寒轉暖日斜北下關二里還日看南枝又北枝藥勝珠圓香勝腦花如玉潔蒂如[illegible]絕憐清影横清淺欲爲題詩未敢詩

次省齋桂花

羡君詩句正爾花開對西風賦桂花可惜分來蟾窟種却今開遍楚人家

池上芙蓉

小池擎雨已無荷池上芙蓉映碧波剩試晨粧鋼鏡淨未酣鄉醉玉顏醺一秋造化全鍾此半月風光獨擅花除却籬邊叢菊外誰能奈驕霜何

次劉尚谷韻

朋山心與白雲閑一點塵囂不可干披襟朝眞香篆裊登壇[illegible]劍[illegible]子滿鳴飛電石鼎茶煎乳怒湍待得功成丹九轉願隨雞犬事劉安

次蓮鄉[illegible]心田齋韻

非關鼎鼐勞[illegible]好力耕當[illegible]閑曠[illegible]但[illegible]自[illegible]月[illegible]天長[illegible]木[illegible]風[illegible]不[illegible]齋號[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竹風聲細移花日影遲樂山仍樂水何慮復何思菊有陶潛愛蘭無屈子悲娛情琴上操遣興局間棋對客頻傾酒臨流騰賦詩要將閒度日只恐道闗時觸目多幽致留題總色絲細吟增敬美貂續匪佳辭

遠浦歸帆（瀟湘八景）

江山勝處幾人家樓閣重重枕水涯試倚闌干凝望眼帆歸遠浦隔蘆花

煙寺晚鐘

山寺鐘敲晚照殘僧歸雲嶺費躋攀浮屠屹立巔崖頂恰在煙嵐紫翠間

平沙起鴈

極目青山帶夕陽平沙漠漠水茫茫幾聲漁笛蘆花外驚起斜飛鴈一行

江天暮雪

垂垂四幕凍雲頭萬木號風曉更寒繫纜漁人歸去後亂飛柳絮滿江干

瀟湘夜雨

薄暮維舟古岸邊濃雲潑墨暗江天道林嶽麓知何處雨打蓬窻夜不眠

洞庭秋月

月色湖光浸岳城蘆花渺渺白鏈汀玻璃萬頃清無滓只有君山一點青

山市晴嵐

橫嶽參差抹翠岡村市人家釀秫香溪上曉來爭渡客裝驢沽酒趁虛忙

漁村夕照

一簇漁家古渡頭生涯只在幾扁舟歸來曬網斜陽外欵乃數聲煙樹秋

上趙相公二首

天教古歙巧遭逢和氣薰蒸蠶麥豐重見龔黃宜德化再生韓柳振文風萬間廣廈人人共千里明蟾處處同端的相門還拜相督公行即繼周公

傲骨清齋閒自修生涯淡薄只隨緣搜羅景集滿多趣料撥燦遊詩幾篇毛穎謾供燒雨來不亂聯當稻粱田化爐倘賜點幽窓便是人生際遇年

次姚吏隱惠詩韻

相逢一笑悟前緣問道先吾豈較年灑落襟期良夜月衡融氣宇小春天喜評曲直人間事懶問肥磽郭外田松囊依然淸在躬將不吝惠新篇

龍企潭次塋關韻

纔得遠公瓜結廬千仞巔利名俱拆捨寒暑任推遷供
佛燃香篆餐松嚥石泉个中三昧處克廣自無邊

學稼

塵埃兩目半生勞去住渾如出岫雲腹儉遺犁求耒帖
囊空徒誦送窮文詩書滿架有堪煮稌黍盈疇敢樂聞
欲辦煙簑并雨笠瀕隨田叟學耕耘

學圃

蕭然身世儘寬舒剩有工夫趁五鋤每汲清泉勤抱甕
旋鋤荒圃設攜書綠葵紫芥香尤美春韭秋菘味有餘
時擷鮮苗烹石銚朱門肉食不如渠

學漁

年來懶問是和非謾向滄浪理釣磯折取綠荷充蒻笠
收將紅蓼緝簑衣秋風蓴菜鱸堪膾春水桃花鱖正肥
身逐煙波遊世慮浟鷗汀鷺渚忘機

學樵

因嫌蹤跡混塵囂屏務高蹤去採樵夢效買臣無貴骨
何如王質有仙標丁丁伐木空山外裊乳肩薪小逕遙
一任雪天霜月夜且將薪葉返爐燒

次江艸塘

內堂旉敞艸塘春得句渾無半點塵却喜寥寥千古後

只今分付與詩人

次黃山中進退韻以餞

會聚渾無定雲萍一樣觀今朝酬俚句明日隔重山鴻
便書須寄秋明照莫寒算來無遠別底用唱陽關

次貝筠軒留別

每嗟人世等浮漚會聚如雲散復收詩賦別情無白雪
酒澆離思有青州見梅須寄一枝信對月還關兩地愁
此去若逢風雨夜肯思細話對床不

次余靜庵寒夜詩思

地爐煨芋栗兀坐數寒更香篆消重爇銀缸剔復明月

穿窗隙過風拂樹梢鳴與醒坐邊興敲推睡不成

又

拂拭蒲團坐從渠歲事更年來心益壯老去愛明月
牖描梅影風簷鐵鐸鳴撩儂詩興動得句自天成

蠟梅

一種孤芳別樣奇化工鎔蠟雪霜時正憐粉蝶歸何處
却怪黃蜂集滿枝衣效道粧香惹袖面佯佛相臉無脂
淸名也受梅花號底事林逋不贈詩

逗春海棠

蜀地名花迥出奇玉環醉未醒時只開春暖二三月

偶因冬寒四五枝曉帶清霜濃豔粉暖迎紅日淡勻胭

插案未敢輕攀折子美如何少得詩

除夜（戊寅）

簷溜聲中送舊年闔變語笑不成眠忽驚雷吼三更後

始悟春回半月前桃板欲題詩未穩燈花頻結兆開先

明朝賀客無秖待汲水煎茶當酒傳

跋楊叔明有聲畫　同郡方回萬里

野趣楊叔明嘗與偶和陶前作後十二年矣叔明能書

能詩筆愈益老而鬚髮如漆獨道貌猶未老也豈胸中

有所養而然乎其無聲之詩當求米元章張彥遠輩評

之其有聲之畫如同溪道中山東溪流宛邐迂眼前景。

物入詩無田中科斗古文字都下春鉏新畫圖巨室偶

茶供客販小旗誇酒誘人沽行行不記幾多里回首林

端日又曛此可謂五十六字溪山村落圖也起何便能

摸寫山谷溪流偏側之勢科斗春鉏二句生過江西自

是兩幅奇畫偶茶誇酒一聯村落中買區飲肆在紙上

歷歷可數尾句收拾淡靜却必留不盡之意含餘韻遒

不腐新而不怪詩妙至此非胸中有所養不能也乎哉

矣不能悉爲提掇佳處集其一足以知其餘焉至元乙

酉月旦之朔謹　書於孚舟亭

野趣有聲畫卷之下

新安楊公遠叔明著

後裔大觀光廷氏重輯

次黃山中首尾吟

雙井源流綿有聲襟期一片玉壺冰吟成物外風騷句

付與人間月旦評隨柳問花知雅興論心握手見交情

英豪標致真難敵雙井源流綿有聲

初度寓郡

得失榮枯付分休康強之外復何求靈臺洞徹天無夜

銀海精明月正秋謾賦律章酬誕節旋沽官醞破羈愁

生來結得梅花伴長占春風第一籌

次余靜庵晚望欲雪

凝眸天欲莫鳥鵲爭歸萬竅號風怨千林脫葉稀雲

頑壓地蘇屋冷帶煙霏懸想滕郎意商量剪水飛

再賦

牧豎橫清笛騎牛引犢歸陰凝山影黯瞑合樹依稀風

過添寒冷天將雨雪霏倚闌遙望處接翅有鴉飛

自述

年踰半百頗酸心眼底朋儔試遐掄松竹梅花三益友

詩書畫卷一閑人北窗高卧那非樂南阮甘貧只任真

吾生無榮辱事底須姓字動朝紳

次宋省齋問月

開樽酹酒問嬋娟來照人間是幾年從古到今今復古
幾圓又缺缺還圓隔千里共何悶異擁萬象眞無醜姸
敍是婆娑仙桂樹新枝不長向高天

借張山長韻呈方虛谷三首

愴然何事賦歸來須尋黃山翳玉杯歌月幾編雖滿世
澤民一念未安灰笑呼騰鶴梅邊去旋買寒花竹外栽
襟度汪汪千萬頃眼青應爲野人開

歸來默坐事心齋南北曾穿幾緉鞋踏遍關河才思古

野思存稿　卷之下　二　卯白亭

名郡草木宜情佳桐江勝景歸唫卷練水寒雲入壯懷
試數時賢誰與並蘊黃鑰的是同儕

樓臺突兀自雲堆三逕縈迂鎖翠苔棲得菊松多喜色
楓絲寒鶴已歸來人聯北斗光尤聳門對南山掩復開
豈客再持漫刺謁不應稱于又容回

次韻别黃山中

梅邊祗在舊山阿每憶才情[illegible]談語昨日怱來明日去
會時常少别時多恭耳[illegible]話詩爲言懷細細哦
折得梅花須寄我不然携老早相過

九日

造化推移秋意深安排景物逐時新又逢九日寒花節
不覺三年逆旅身烏帽戀頭渾忤俗白衣送酒竟無人
翻思杜牧牛山句誰解清唫繼後塵

次宋省齋九月十日

恰說重陽又能休柰何烏兎去悠悠可憐節後人心别
未信花前蝶意愁病裏不禁三盞酒客中虛負一年秋
來年此日登高興强健還能痛飲不

次省齋韻覓友梅索笑集不蒙見惠再借韻

巨編藏古錦風雅續遺音雷電欲下取辟易不敢侵眞
趣誰領會一如陶潛琴所言正且大詎比鄭聲淫擬有

野思存稿　卷之下　三　卯白亭

造化爐煉鐵成黃金个是絕世寶何必問西琛有時唫
竹外竹影弄清陰有時歌梅邊梅香散水沉所以形之
句毋乃得之心俗子敢再請幸爾勿沉吟

次宋省齋七夕雨三首

自笑生來作麼爲百無一解太癡愚今宵欲覓天孫巧
未審天孫乞我無

織女河邊渡鵲橋風吹仙袂舉飄飄洗車一夜滂沱雨
圖得人間起早苗

人言此夕會雙星駛女擬兒競乞靈學織學耕非我事
何如牛角自橫經

次姚舍人二首

披起綿裘換葛裘不禁時序去悠悠吳江楓老蕭蕭下紫塞鴻歸點點秋殘幅蠻牋詩狀景一聲羌笛客凭樓羇懷正此無聊季細雨鬢花分外愁

斜岸烏紗落魄裘得寬閑處且悠悠任渠名利濃於酒顧我情懷淡似秋黃菊蒼松陶令宅清風明月庾公樓翻思二老今何在景物依然惱客愁

次友梅縕校揭臥床

梅花紙帳伴書窓氈褥平鋪小小床趺膝橫琴情自適曲肱當枕樂偏長詩魂直透氷霜國衾錦那沾粉膩香丈五日高眠正熟不知前古又三皇

癸未元日（除夕立春用耀翁韻）

桃板休題只任眞也無艱苦與悲辛屠蘇後飲身雖老毛穎頻揮道不貧昨夜燈花今歲兆今朝元日昨宵春避來時俗全非古爲惜長彩能幾人

銅餅簪梅

梅花點點自清眞雪虐風饕苦且辛白玉堂開雖是貴古銅餅淡亦非貧愛渠夜寫燈前影類我時揮筆底春雅趣有誰能領會華光已後更無人

遊南山次劉曉窓韻二首

神仙窟宅白雲扃山逕迂廻峻復平爐冷恐遺丹竈在艸淺不向斗壇生市廛塵隔二三里巖谷禽啼一兩聲莫訝此來仙不見遙岑寸碧眼增明

李白曾來問姓名宜乎疑是古初平負薪出處天將暝沽酒歸時月又生雞啄豈丹非有意瓢懸老樹寂無聲寒泉滿沼依然在靜夜長涵星斗明

龍金庵次黃山中

清風明月逐時新天付幽人直萬金和得詩成無个事來時可惜不攜琴

龍金庵借張山長韻

道人結屋萬山阿趺坐焚香意味多塵事不干心已寂年華易度髮難皤薇烹石銚供常饌茶煮山泉當太和我亦非貪名利者擬來入社許儂麼

題徐氏聚秀樓

輪奐危危百尺樓闌干徙倚瞪雙眸插天萬仞黃山聳遶郭千尋練水流風月不消錢可買主賓須要味相投四時景物俱收斂引得詩人競唱酬

殘梅

暗香消歇粉粧殘點點虛庭碧蘚間却怪貧家新富貴塠茵純用鹿胎斑

還劉曉窓唫卷就用卷端韻

細觀唫卷壓陽春字字新奇絶點塵既已學詩兼學禮
底須憂道更憂貧鳥啼花落蕭閑日月白風淸自在身

詩家　詩人十事

內捩通明誰會得窓寒嚼色正精神

松下雲根迂菊徑梅邊竹外着荊茨天敎管領閑風月
得句無非妙色絲

詩境

突兀騷壇依漢立英豪元帥[illegible]一威四時景物知多少
一一投降聽指揮

詩將

艸木森羅歸隊伍漫山遊遶作城湖運籌決勝應無敵
郊島從旁仆鼓旗

詩匠

吳剛運斧惟修月[illegible]好句何消勞斧鑿
無痕無跡自天眞

詩筆

銀管空虛藏兎穎水懷毬魄吐天葩有時揮掃渾無礙
盡道毫鋒白有花

詩筒

短篇唫了長篇續舊韻酬成新韻催一節此君緘錦繡
奚奴携去又携來

詩牌

閑亭虛閣多標揭舊句新篇各鬪工爲拂塵埃題數語
敢期他日碧紗籠

詩壁

一方素壁龍蛇走幾首新詩氷雪淸語好驚人看不足
敎儂技癢動吟情

詩癖

生來性癖耽佳句吟得詩成似有神險語豈惟驚鬼膽

直須字字要驚人

詩狂

掬取長江供硯水借將碧漢作蠻牋興來拈起如椽筆
大詠高吟欲上天

蝶

蠑索銀鬚細翩翩粉翅柔百花巡已遍入夢戲莊周

其二

款款穿芳徑雙雙度短墻不知身是幻秪死戀花香

自笑二首

自笑人生立世難甘辛滋味飽曾叅頭顱潦倒梅横雪

心地通明月印潭詩欠驚人徒着意事多忤俗更休談何如領畧三杯酒不必如泥只半酣

東郊結屋恰三間景物供鋻要細參紅日射芑穿密樹青山倒影浴寒潭樵漁分席暫時話客為同心盡日談最是北窓高臥處如雷鼻塞睡偏酣

癸未中秋

凉入郊墟暑漸微柰何節序暗推移景逢三五秋分夜光異尋常月滿時按舞霓裳仙綽約長春靈藥兎逃離廣寒宮桂花空發近世無人折一枝

次程國舍

欲坐春風欠宿緣識荊琳宇憶當年初逢脫累知心地再見從容値暑天萬卷詩書君有種一犁煙雨我無田曉來喜報簷前鵲忽得珠璣璨兩篇

彝齋

因請休兵諫不行首陽遁迹汙名既言不食周家粟薇蕨誰家土上生

呈康總管州公

古汴文章伯來為我郡侯一心天不夜千里月長秋政壓龔黃聲詩倚李杜倚雷門持布鼓肯矚電光不

九日　癸未

[illegible]蘋風雨蕭然臥[illegible]郡有白衣來且酒[illegible]賦[illegible]才折得黃花錦兩[illegible]

十日宋[illegible]

我黎登高嶮更逢[illegible]明年尚有餘[illegible]黃花香未[illegible]拂送[illegible]新詩句回首重陽越一朝

孫芝田見示驗編一詩捲錦

細誦芝田詩一編了無斧鑿自天然索雁紅抹斜陽外雅淡梅橫缺月邊點石化金非是幻脫胎換骨自成[illegible]

个般才調真難繼有合雞林聲價傳

重陽已過十日菊花方開一首

過了重陽十日餘菊花方見放東籬香時不[illegible]色好偏過泛酒時發落英真成浪[illegible]存荒[illegible]生來寧耐風霜挫晚節騰芳滿世知

西風轉在又何餘才見黃花發短籬底事不同[illegible]九日何心却惜小春時芳傳果[illegible]白[illegible]逕香入[illegible]辭不肯趁時真隱逸豈教蘇世俗人知

子陵

三聘玄纁豈可辭此行為者故人思一宵共榻論心事

郡掖司天太史郊

和靖

湖上瑩翁道味長孤墳今已草成荒姓名猶寄梅花上
一度開時一度香

萬竹乃竹洲曾孫也萬竹于常新恩弄儒於乾明
入道伯父文安以詩餞之因次韻（乾明有竹洲）

洲上檀欒竹萬竿此君得所一般般根雖易地終難異
操直參天也不難冠借皮爲疑斗粲杖憑枝作覺龍寒
歩虛詞罷幽閑處好勘黃庭悟寸丹

距攜拙稿呈康使君郢正以詩促之

距攜拙稿乞揮斤安敢[illegible]覬賞音明月清風聊寓意
孤峰絕岸頗留心鶴癸止樂方增重劍遇張華晃陸沈
青把靈丹攻鄙俗[illegible]錢何啻萬黃金

次文長老

久向人間脫俗緣了無罣礙度年年一塵不惹菩提樹
四大俱空兜率天開藏藥香供鼻觀靜翻貝葉養心田
推敲對景清吟處穩是禪無號筍篇

次乾明觀汪新恩（乾明已名萬源老理有竹所及山房道院）

家世桃源越幾年歸携書卷覓安全冰鎔竹所山房處
爲結梅花紙帳緣白鶴訶歌明月下黃庭經斷曉風前

能將九轉功成後穩駕真人遠乘船

次程直學對鎮

青銅虬磬看衰劣沈東陽鬢髮秋霜色身期晚節香開
情聽水石幽夢遶池塘何似伊川縣淵源道味長

白水滄次俞山長韻

石罅泉流乳盈池永不乾空明涵玉潤湛徹帶雲寒月
浸知無異隔來認却難何耶今在否好向此凭欄

次宋省齋菊花五絕

東籬采處正秋高氣骨清寒等孟郊試問群芳誰是侶
梅花差可作平交

凡卉徒妖豔不同輪渠籬下自叢叢趁時未肯隨君子
畢竟依然帶晉風

細嚼芳英清肺腑離騷一語傳千古靈均去後誰知心
幸有柴桑人作主

千花萬卉已俱亡獨占秋光點點黃露冷霜濃難着脚
甘心寧耐此荒凉

萬木歸根葉漸空淡煙斜照有無中客懷對此無情思
賴有知心老菊叢

省齋寄詩用韻走筆[illegible]二首

每思分袂歲寒天又見荷錢貼水圓月落梁間清夜後

雲生江上晚風前題詩箋紙無由達結夢花屏又復還
會晤未龜空悵恨何時握手共歡然
竟日昏昏醉夢中俄驚綠暗石榴紅兩三個月書全杳
四五篇詩信忽通身世愧無鴻鵠志交情嘆作馬牛風
如今暫效相如計較着無聲廻不同

黄山中用省齋韻見寄次韻謝二首

話別匆匆二月天囘聆兩見月虧圓數聲乾鵲幾聞後
一幅鸞牋忽墮前風雨對床何日遂鴈魚傳信幾時還
每逢騷客論心處說着山中意悄然
幽窗兀兀坐愁中忽拜山中小篆紅心事盡從詩裏見

交情全在帖間通從容語笑知何日老帥賡酬寄便風
多謝綈袍九戀戀箇般襟度有誰同

康使君惠詩借韻謝

幾幅生綃掃麝煤枯梢粘蘚石封苔布成野水雲山去
博得金章玉句來眉白自慚非我有眼青多幸爲儂開
一經題品多增價古錦光芒亦壯哉

次劉曉窗九日韻十首

門前何用白衣來旋買官醪亦可杯笑問黄花前日事
未生陶令爲誰開
自憐萍梗老羇孤暫寓僧寮不用租九日有錢還可醉
不然黄菊酒俱無
秋菊何嘗委片英都緣氣韻稟清寧欲將此意靈[illegible]
只恐靈均喚不醒
西風搖落鴈南飛黄葉瀟瀟擁竹扉佳節只消拚酩酊
牛山何事淚沾衣
籬下寒花色自妍折來泛酒更新鮮化工底事寧多巧
鑄出黄金滿地錢
佩萸簪菊陋惟嵬世俗相傳有自來顧我此身強健在
不消囊佩亦無灾
菊花偏作道家粧開遍重巖與斷岡醉後折來簪短鬢

老夫翻學少年狂
黄花堆積若錢流粧點詩家富貴秋元亮不將窶貰酒
空畱遺恨尚悠悠
人皆九日醉流霞君汲山泉自煮茶可是詩成無點俗
秖應坐筆燦生花

月下看白蓮

藕花呈素質兎魄散清光我試平章看嫦娥伴六郎

其二

別岸花孤裊冰姿帶月痕波沉花月影疑是謫仙魂

又

千里荷花帶月看花和月色一般般孤燃錦霓裳曲
宮女三千下廣寒

酬黃仲宜見寄

倦走南州與北州竹籬茅舍足淸幽但敎有酒名從事
何必爲官見督郵謝友寄詩通問闕拂箋泚筆細賡酬
雖然可寫胸中意難寫胸中半點愁

立春前日雨[illegible]

撿起床頭曆又新吁嗟老境漸侵尋十朝春恰九朝霰
一日晴還半日陰滿砌寒蛩聲已厭寒欺薄酒力難禁
絶憐窓外莓苔地積得殘梅寸許深

同嶺觀瀑

瘦筇支我上山頭拂石盤桓看瀑流莫諱喧豗何太急
要歸江海濟行舟

閒情二首

轉眼纔餘五日春東奔西走廢光陰一泓硯裏謀生業
幾句詩中寫客心貫斗衝牛雷煥劍高山流水伯牙琴
莫歎未遇添惆悵自有名公爲賞音
客裏因循斷送春况逢天氣半晴陰生來百事少如意
老去千般都上心長鋏空彈馮氏劍[illegible]難斷蔡翁琴
愁懷正此無分付多謝黃鸝[illegible]

同嶺

拾級層層步頗艱嶺頭淸吹逼人寒何邊紛佳詩樓壯
一片蒼空眼界寬何處山坳不濟照長年不解嘆鳴湍
支筇對景盤桓久領略西將作畵看

寓發源紫虛觀

書卷携來寓紫虛憑高凝眺更無餘五山結邑能[illegible]縣
一水依[illegible]帶卷舒旦暮鼓鍾喧梵宇高低樓閣壯神居
年晴吟[illegible]香者圖圖行人能在疎

同溪道中

山東溪流窄逶迤眼前景物入詩瓶田中科斗古文字

柳下春鋤新畵圖巨室儲茶供客販小旗誇酒誘人沽
行行不記幾多里回首林端日又晡

到陳村

半日修途適到陳因思尼父倍傷神行藏抒幸餘米
旅館蕭條苦乏薪與僕買杯蘇脚倦拂塵題句效[illegible]顰
孤村落日黃昏後一覺明朝又問津

次韻酬孫長齋三首

抱膝孤吟久籠模顚隨雞犬藉丹爐鐵能果得仙凡骨
差勝無聲水墨圖
小竹齋[illegible]窗掩門咨對支[illegible]適付野人自在家林[illegible]

那得榮華入夢魂

想倚危樓十二闌詩成可是過方千好風吹墮寒牕底
勝得仙翁九轉丹

次韻立秋

白帝交承下令時蒲葵絺綌竪降旗書親燈火兒曹喜
鴈過沙場士卒悲夜月一簾雖舊識西風半榻是新知
從今景物皆清致多辦吟箋剩賦詩

九日登高次宋省齋韻

久出嘗思賦式微半生心事少人知登高且泛寒花酒
扶老須憑勁竹枝樵逕緩躋山詰曲羈懷難琢句新奇

絕憐萬里澄秋霽辜負潘郎風雨詩

見山眞意

栗里幽深自結廬東籬採菊足清娛偶然觸目南山好
相對沉淦一語無

早行

黃粱已熟夢初醒束檐匆匆促去程手挈杖端和袖裹
氣呵髭上覺氷生山銜斗柄兩三點犬吠籬根四五聲
何處梅花開較早清香暗度動詩情

菊梅交承

寒花粲粲遶東籬露洗霜欺未肯萎迴却清香誰領畧

北風吹上小梅枝

夜坐二首

門外霜風獵獵聲擁爐坐對一燈明閑思浮世古今事
倦聽荒城長短更滿榻詩書終有味半生名利竟無成
從人笑我衣冠別雖不逢時却自清
相伴青燈坐矮牕老來計拙負年光謾灰有何羞才短
就枕無眠覺夜長世路難躋緣峻嶮人情易見爲炎涼
知心却藉風和月時度梅花一線香

再韻二首

聽徹茶烹蚓竅聲挑燈開卷眼能明

過了殘冬歲又更世事悶關人易老客懷蕭索寐難成
推牕且對梅花月便覺塵襟一餉清
楷拙爐紅密掩牕傷嗟勞役度時光朝三雖怒暮還四
鳧短難添鶴自長老憶少年成感慨吟殘永夜越淒涼
致兒檢點銅匜看報道猶存一縷香

生朝乙酉二首

生朝自頌豈非呆吟得詩成亦快哉六十平頭慳兩歲
百千往事付三杯在家淸苦僧間髮立世支離櫟不材
却是與梅緣分厚年年此日向儂開
七年客裏度初生詩骨依然只鶴形梅亦清臞鬚却白

吾將潦倒甃還青愧無德可書銀管幸有酒樽餘玉缾

一點靈臺塵不滓何消修鍊勘黃庭

冬晴

歲序從教門改更老天有意活蒼生一冬晴暖雨[illegible][illegible]

三日陰寒雪不成設擁地爐然榾柮每憂晴準驗欃槍

庭前問訊枯梅樹怕有南枝綻玉英

觀梅

老來寵辱兩無關纔見梅花喜十分氷雪相看難爲我

乾坤獨步却輸君受知和靖黃昏月入夢昌齡落奕雲

從此暗香來不斷何消更把水沉焚

探梅（梅花二十絶）

竹杖芒鞋作興來來時準擬有花開誰知老樹荒煙裏

地冷孤根暖未回

訪梅

荒寒茅屋是誰家獨木橋橫小逕斜却是無人行到處

春風先已到梅花

寄梅

方愧無由洗俗塵喜逢竹外一枝春看來未致輕攀折

特倩詩篇贈故人

賦梅

雪月雲煙件件宜騷人題名重[illegible]怡情景因何[illegible]個[illegible]

不要人言半字詩

觀梅

東閣觀梅效少陵遜齋索笑面生冰試[illegible][illegible]十[illegible][illegible]道

恰又無言領畧人

折梅

折時須揀帶苔枝兩蕊三花低下令辭向銀缾全倚了

古銅缾淺恰相安

寫梅

爲渠模寫未爲難只要稀疎不要繁雪月風煙俱屬我

一時收拾付毫端

紅梅

特立孤高耐歲寒澀丹顏貌帶儒酸荆公詩句休拈出

北地人今已熟看

千葉梅

千葉梅開一樣清向人含笑似多情化工只麽[illegible]多丙

碎剪瓊瑤細簇成

雪梅

凍合頑雲四幕垂須臾六出攪空飛梅花自棄清臞[illegible]

[illegible]事添渠十倍肥

月梅

梢如鹿角月如眉月到梢頭分外宜梅得月來無限好
月和梅看越清奇

烟梅

玉妃謫墮作梅花不與群芳定等差莫是清高嫌俗眼
故張翠幕淡籠遮

霜梅

梅到更闌自主張依然不任散清香橫陳青女無端甚
也要教渠學粉妝

氷梅

絕憐花帶雪璘瓏彷彿惟存蠟蔕紅一夜清寒風結凍
分明身在水晶宮

照水梅

梢橫鶴膝小池東幾點疎花冷淡中自是曉妝勻未了
故擡粉面對青銅

梅影

柴門相對月華新月上梅梢絕點塵却是嫦娥工性巧
不須泓穎畫全身

早梅

籬下叢叢菊老時清香飛上向南枝化工未必無私意

試問春風知不知

遲梅

盡道孤根逗暖回緣何春至未胚胎東皇想是憐孤獨
留與群芳作伴開

殘梅

可惜梢頭爛熳芳無心要趁壽陽妝寧教片片隨風去
點在苔痕骨也香

梅實

纍纍青子綴枝丫一味含酸軟齒牙不獨曹軍資止渴
也曾調鼎佐商家

十二月二十九夜大雪

六出霏霏餞歲華終宵撩亂撲窻沙未言造化工夫巧
且看乾坤景象奢　花
明朝正旦常年別瓊戶瑤堦一樣誇

又

歲已云除四日春正嗟無雪慰農心重衾夜覺十分冷
平地朝看一尺深剡曲舟雖無月載灞橋景更有誰吟
今宵拚飲椒花酒醉後烹茶自賞音

又

天教滕六下良宵恰值人間正[illegible]

四山遶遍絕塵囂蒼髯鐵面亦華髮直節虛心也折腰
可惜梅花無覓處秪應低亞小溪橋

友梅與編校壽宮之側築庵曰全歸有詩十詠敬
次之

達人謀事豈躊躇壽域天開不費鉏結得庵成無點俗
栽梅蒔竹當幽居
葢世功名水一杯君曾勘破个中來平生不問几紅紫
莫逆交情只是梅
壽宅雖然已預營手栽松栢待亭亭童顏鶴髮身强健
長對商山萬古青

休論馬鬣臥牛形後擁前堆要有情自是主人心地好
老天分付不應輕
屋職梅開倚竹林一爐香篆一張琴有時月上黃昏後
三弄寒梅夜正深
梅花本是一難兄山谷當時錯用情畢竟渠家知己在
仙礬贏得混馳聲
遊山瓢具竹邊安石鼎松邊瀹鳳團更向梅邊觀鶴舞
好將模作畫圖看
庵外山環翠作堆庵前山秀長蒿萊主人日日携琴去
直到松梢月上回

顏貌元非借酒紅那堪和氣更春風梅邊索笑閑吟處
句法清圓字字工
竹滿長洲蔬滿畦四時豐富足豚雞況君臘有羊腔祿
笑我猶餘幾甕虀

上巳同省齋直軒郊遊直軒有詩次韻是日又値
寒食節

韶光又是二分過日月如梭可柰何對景詩成新意收
持杯量減舊時多禁煙修禊偶同日落絮飛花逐逝波
秪恐陰晴天不定明朝有興亦蹉跎

春夜聽雨

小樓炙燭未成眠好雨知時聽不厭風急斜敲牕上紙
簷高徹灑楯邊簾花應憔悴啼丹臉麥定惺憽碟翠髯
添得明朝詩興好池塘艸長水漸漸

見王書史係按察司所委平反勸課

翩翩旌旆下吾邦六邑喧傳姓字香不着一塵秋夜月
謹施三尺曉天霜平反獄訟緣因喜勸課農桑惰變忙
非拜荆州天與幸敢趍行蒜獻詩章

再用韻奉酬

褰帷暫駐小山邦正值芳春百卉香洞徹胸襟挾雪月
英豪名譽冷風霜訟分曲直奸人畏詩費庚酬竟日忙

寒士無聲增重處珠璣璀粲賜平章

三用韻奉酬

山水新安斗大邦也頻臨按馬蹄香扶持秀士蛟逢雨
斜察貪夫蚌遇霜對景詩成驗思好劭農心切去裝忙
自慚楚叟何爲者白雪陽春拜兩章

四用韻奉酬

文獻中原仰大邦姓名由此帶天香襟懷月照江湖水
談笑風生齒頰霜天理每從閑處見詩篇常向靜中忙
明朝小隊郊坰去儻有新驗寄一章

五用韻奉酬見寄二首

揚鞭迤邐歷鄉邦晒得清名處處香六邑春風儂似酒
一輪秋月冷於霜蘇回民瘼官情好聽徹鵑聲歸興忙
滿路溪山無限好祗應裁剪入詞章

潦倒無成困一邦江湖姓字可曾香興來且泛三杯酒
老去從添兩鬢霜畫思詩情雖我有名韁利鎖任渠忙
寒牕兀坐渾無事閑閱離騷誦九章（右自述）

寄陸同府

憶昔輕舟衣錦還青紅旗幟滿江邊正逢時節梅將潦
又見池塘柳欲綿千古棠陰思召伯一封芝詔下堯天
行看大展經綸手霖雨蒼生四海傳

呈趙提領

從容依綠泛蓮紅吾郡生民有幸逢政事分明天外月
風標超楚雪中松携琴領鶴官情好橫笛倚樓詩興濃
臨民蓋英關帝里行看寵錫祿千鍾

送王晉史六邑勸課回四絕

驛鞍駿馬驟如飛正是春風柳絮時夾道居民爭看處
青紅小隊曳旌旗

一犁雨足快耕農可卜今年歲事豐喜見四郊生意好
秧針刺水麥梳風

杜鵑聲裏莫春天桑柘村村綠似煙分繭稱絲將有日

吳蠶今已起三眠

忽忽出郭又經旬和氣薰蒸處處春料得錦囊詩滿塞
寄來曾拜一篇新

再韻奉酬

穿簾燕子作雙飛恰是春光欲老時公退祗應無个事
山泉石鼎煮鎗旗

夫耕婦餉念斯農蠶麥將登慶小豐不是今年天意好
皆由致雨與仁風

楊花一任雪漫天淸坐鈎簾對篆煙應是日長詩酒罷
困來閑向北牕眠

自愧浮生又六旬苦無憾况度殘春謾唫俚句塵清聽多謝賡酬字字新

三用韻奉謝

龍蛇滿紙勢如飛淨几明窗得句時一陣好風吹過處唫餘束手竪降旗

不是騷人不是農筆耕墨[illegible]頗年豐有時吸罷盧同茗習習能生兩腋風

仁雨微寒養麥天村村處[illegible]起炊煙老夫但愧餅無酒芳艸如茵好醉眠

今日韶光滿九旬浮生又了一年春莫言虛度渾無補學得先生句法新

餞王書史

攬轡來時柳未煙榴花又見火初然一春人坐冰霜國四野農歌豔麥天敎雨仁風兩縣境屏山紳木入唫編明朝馬首東歸去佇看清名到日邊

初夏旅中五首

烏兎雙飛去若梭又逢天氣正清和綠谷桑柘蠶成繭青遍田疇犢臥莎好景常供詩料足浮生每嘆客愁多家山不是無風月斗粟區區可奈何

早起窗前攏鬖鬢毛蕭散冷颼颼葵榴花發已三[illegible]

竹塢風生却似秋驟雨乍晴雙漲澗宿雲初斂兩山青客懷頓覺添瀟灑且放唫情出一頭

往來蕭寺幾經年時向僧窗聽說禪一事不成空老去三椽鄰寓幸安眠詩篇冰雪無蔬氣粥飯齏鹽有道[illegible]欲卜歸期猶未定况聞綠樹有啼鵑

鬚髭細撚祇堪傷幾度徘徊立夕陽詩不療饑徒著意酒能作病莫持觴此心暫寄出雲月浮世間關逆水航多謝老天憐我在長教窮健又何妨

獨憐吾廬隱者居天然景物足清娛樹林陰翳鶯求友簾幕深沉燕引雛可釣可耕盤谷序堪詩堪畫輞川圖何當歸去北窗臥能勝羲皇以上無

竹夫人

羞領青奴號由來節操剛有生惟具眼不妬爲無腸戀戀言何寂娟娟體自涼弃捐知素分那敢望專房

餞康侯二首

報政三年滿還容借寇麼絲綸來帝渥譽務藹民歌[illegible]愛棠陰芮兩傳錦句多春生今有待霖雨早滂沱

古餘何多幸民叨撫育恩清聲冠今古清氣滿乾坤[illegible]月一船載秋風三逕有莫能攀去轍戀戀勸余稱

新安江上次程尚御韻

梧桐斜蘸崎嶇逕村酒頻澆孤魂州好是黃山供望
白雲分出兩三峯

次韻凌義山二首

白髮老境漸侵尋檢點頭顱雪旋深無酒澆愁還獨嘯
有時得句但長唫一天月色涵秋意四壁蛩聲惱客心
好是夜涼清似水蕭蕭風度古松林

眼前詩料底消尋移入籠牋別淺深無斧鑿痕方造妙
超塵俗表始堪吟物情體狀須留意何眼推敲好用心
試看詠梅千萬首影香獨數老逋林

促織用前韻

兒童捩穴戲摧尋隱跡苔堦淺復深見敵有時能勇鬪
無情終夜只清唫頭回枕上羇人夢惱碎閨中織婦心
莫向當今機局去拋梭終績已林林

水西行散次韻程南仲

散步招提去禪房幽更深開經醒俗眼論茗洗塵心石
鑄泉長湧林杪蟬獨吟詩成許雪嶽恐或有知音

次韻黃仲宣九日

又逢重九日七載滯他遠酒人何在迎風帽自如莫
肥合味遠菊瘦着花疎秖應酬佳節詩成滿紙書

九日同王月溪訪紫陽有詩次韻

西風吹緊未成霜拄杖橫拖訪紫陽遠郭溪山千古勝
一杯黃菊一時香鬢邊有雪身還健筆底無塵句不狂
佳節宜須拚酩酊渾如仙在白雲鄉

用前韻酬鄭山長

短鬢蕭蕭已半霜從教憔悴勝東陽磨穿老硯詩成趣
撚斷唫髭句不香月下行歌閒放逸酒邊起舞發清狂
欲過鄭老論心事可惜相逢各異鄉

用前韻贈頊性初

連年客裏度星霜過了重陽又一陽離下正憐叢菊老
風前將領早梅香寧同子美唫詩瘦豈效寬饒肆酒狂

欲卜歸期猶未定客勞魂夢遶江鄉

次韻鄭山長九日

詩逢佳節應酬忙三斗何妨效汝陽稍任欹斜雙鬢白
菊無今古數枝黃龍山景物自消長栗里琴書今在於
往事莫談添感慨醒時也作次公狂

江天曉望次南仲韻

江天向曉細輕寒霧捲雲收眼界寬鴈起沙頭兵出處
鷺翹槲上雪成團數聲柔櫓船初發一片寒蘆葉半乾
無奈滿前詩料富旋唫幾致廢朝餐

欲歸次南仲韻

霜後楓林渾似纈籬邊菊老香初歇昏昏醉夢了時光
一任頭顱堆白雪

次汪菊坡[illegible]韻

秋深天氣朔風緊驚人衣覺單蛬聲碎驚心雁陣飛事
空今日別身愧昔年非欲辦青鞋笠滄浪理釣磯

寄餞東麓趙覺府之官湖南

憶昔鷗鷺同艸廬歡然把酒話襟期自從六月熱分後
又是重陽節過時江左英賢皆佐邑湖南松竹勝哦詩
餞筵不及空惆悵[illegible]寄一枝

泊浙江東岸次斗山韻

瀟灑江空闕停帆首壓同漁家編蓄荻蘆氣幻樓臺遙
少亭應在聽弋棹不來一鈎新月上時把篷推

謁和靖先生墓借斗山韻

孤山仙塚艸菲菲姓字留將後世知遺稿文無封禪事
名家梅有影香詩秖慚老子携琴晚不見蒼頭放鶴時
一瓣心香聊致敬寒泉自掬酹蘋卮

黄岔渡次友人韻

到得黄岔九月天呼童艤棹駐征鞍迢遞江水天連楚
漠漠淮鄉稻滿田酒旆風翻疎柳外漁家網曬夕陽邊
買將郭索傾杯處對景詩成恰一篇

芳溪田舍

竹枝低壓斷岡崎嶇小逕遶寒塘野梅照水初含蕊
山菊支霜未委黄對景每將成感慨把杯幾度放疎狂
此生但只安吾分無辱無榮壽且康

呈許使君二首（道號棠泉）

河嶽中原地英賢間世生氣雄虹萬丈心郎月三更韓
[illegible]文同妙龔黄政共清新安人有分月旦願推評
棠泉清徹底更不着纖塵滕閣曾逢月花屏又遇春承
芹尊秀士拔薙抑強民黎恐芝泥召催歸侍紫宸

張道士山房次程南仲韻

丹房瀟灑絕纖埃石逕縈迂闕艸萊牕外菓從猿摘去
山中芝藉鶴銜回一甌白雪湯輕注三尺青蛇匣不開
如許清虛塵世隔明朝再約抱琴來

謝許侯特顧

傳呼門外駭還驚忙着荷衣倒屣迎皂蓋朱幡人從簡
雕鞍繡勒馬蹄輕群中驥頓增高價爨下桐方有烈聲
多謝使君青顧後死教汨沒度浮生

冬夜次南仲韻

風號緊緊閉柴門榾柮爐邊了不聞牕外月明誰是伴
輸渠梅竹自平分

寄許侯十月二十九日

冬孟猶餘一葉黃中原贊哲此時生星輝南極遲吳今月出東山照欲城耐歲寒花香晚節清如冷藥味和羹童顏鶴髮神仙骨便是崆峒老廣成

次南仲韻

回首明年六十春依然不改古衣巾書圖瀟灑詩千首心地通明月一輪變罷虛名雖是貴簞瓢陋巷且安貧客來問我平生事寵辱俱無老逸民

謁秋厓先生方吏部叢借斗山韻

厓翁底事姓名香照世文章日月光葭塢菡荷啼曉露

蘭窗埋玉贖斜陽碑刊地記生前揖甃蝕苔痕去後荒一庭燈藁膽散罷教人客結九回腸

次韻塞下曲

貂裘氈帽紫驊騮挾彈彎弧架鐵矛飛放歸來天欲暮數聲羌笛起高樓

觀中桃花次友人韻

琳宮淺處小桃紅當日玄都事已空今見花開渾似舊不知又隔幾春風

拙稿呈許侯

拙稿攜將謁使君區區那敢與知聞編成初卷如終卷

賦就三分誦七分數意併千修月斧刪無端耕運風斤一經題品便佳士庶別叢間猶與叢

贊林路教

千載孤山處士星只將閑逸了平生一聯好句香猶在幾世聞孫聲最清泮水工夫施教雨梅花標格待和羹不知埜叟何緣分邂逅城闉幸識荊

許侯贈詩借韻謝二首

揮灑雲煙筆有神袞褒字字燭吾真從今詩禱多增重寒谷頓回天地春

政徹宸旒久有聲何消入夢更圖形行看大展經綸手

整頓乾坤萬國寧

初度（丙戌）

行止由來不自知八年初度寓僧廬半生閑逸雲無定兩鬢蕭騷雪尚疎豈願身榮如衛鶴秪慙技拙類黔驢今朝六十從頭起數到稀年更有餘

借吳直軒韻別黃仲宜

世路間關逈不同生涯淡薄硯池中買裘去作玄真子着句來遊黃石公雖參聽發夜鶴歸巢社燕與秋鴻從今雪月交光夜來與常思泛短筵

次吳友梅假山韻

石骨嵌巇貌怪形主人對此快詩情若教老筆來模倣
盤礴終朝畫不成

花朝

花朝恰了一分春雨雪陰霾占兩旬物態未姸寒瑟縮
人生易老事因循洗瓷杯酌浮蛆酒擁地爐燒帶葉薪
翻憶昔年成感慨長官出郭劭耕民

上疎齋廬按察

徼境爭先覩使星玉川風致是前生壯懷學富五千卷
明月光分十一城吏立寒冰驚號令民沾和氣樂耘耕
政聲久徹宸旒聽行看金甌覆姓名

又自述

自憐雙鬢已星星書劍無成老此生願識荊州輕萬戶
要令和璧重連城敢推風月詩隨與模寫江山筆代耕
閒道珠璣囊拍塞願分顆粒振聲名

詩謁按察疎齋賜賤號二大字賦詩以謝

幸披雲霧覩青天盡道山人有宿緣得坐春風纔半日
勝居塵世已千年槎枯許到銀河畔衰老容依玉樹邊
兩字光玫關不任私心猶敢覓新篇

病起　三首

一病已兼旬朝來試整襟眼前驚霧散耳底怪蟬吟
點塵侵硯爬搔雪滿簪春歸渾未省綠樹又成陰
彈指嗟身慳慳滿六旬維摩寧久病孺子豈長貧雖
欠詩邊興還存筆底春莫言憔悴損悔瘦越精神
病起覺凝聾徐行脚躡空杖能供半力藥已奏全功整
頓身仍健優游道未窮呼兒添泓穎拂素覓漁翁

清明

清明又向客中過憶着家山事若何未及掃松徒悵悵
偶因得句謾吟哦六旬身世憂懷少九十春光陰雨多
對景豈容虛負却把杯須拚醉顏酡

遊水西次吳汝澗韻

松陰石逕絕纖埃緩步行春得得來風景一川詩料足
樓臺兩岸畫圖開山花亂插髼鬆髮村酒頻傾瀲灩杯
扶醉歸來天欲莫數聲鼓角又相催

餞廬按察

軺車至日歲將更又趁薰風理去程歷遍山城留好句
蘇回民瘼快輿情人言但有官如此世道應無事不平
秖恐江東難久駐看看詔趣秉鈞衡

借盧翁擁金門城望五詩韻以寫幽居之興

數竿修竹半池荷客掩柴門少客過筆底靡能希李郭
囊中詩欠似陰何一心役月知長在兩鬢秋霜積未多

花甲明年重數起幸逢廛世息兵戈

半生跡未歷江湖閒地東郊旋剪蕪結屋池邊塵自少
端倚窗外俗全無偶來啜茗邀良友不肯趨時慚腐儒
却笑一寒難措手欲裨短褐拆天吳

時光迅速走雙輪忽憶前朝事已陳門外難交騎馬客
竹邊惟結話詩人生來豈羨陶朱富老去寧甘原憲貧
處世自憐渾不解江山聊助筆頭春

細撚吟髭謾賦詩騷人那敢與爭馳傾杯對月風清夜
倚杖觀山雲斂時世事安危渾莫問人生得失底須悲
何當種就梅花句付與高樓畫角吹

堂標野趣豈虛傳坐看朝嵐與夕煙支逕縈迂斜傍竹
匯池清淺倒涵天少年心付沾泥絮晚景身猶順水船
笑許傳家惟老硯麝煤磨盡可曾穿

避暑次藥教授韻

炎天無處滌煩心拂拭莓苔坐茂林合撚吟髭搜好句
不知日轉已移陰

感懷二首

桂新米玉轉煎熬口體區區不勝勞今日難謀明日計
老年徒羨少年豪皮膚剝落詩方熟鬢髮淪泯齒愈搖
自顧一寒成感慨有誰能肯解綈袍

長吟抱膝更歔欷看前時過不如世事看來饒寂寞
人生勘破上竿魚投非所好緣工懇見匪相知嬾鬼揶
造物豈應私困我遨須水到自成渠

次金東園農家雜詠八首

買酒割雞祠社後踏歌撾鼓鬧清明柔桑葉長蠶苗出
從此關門禁客行

林下攲傾茅舍屋門前詰曲竹笆籬數聲清笛知何處
牛背斜陽牧豎吹

遲日麗時[illegible]今年風暄處麥攤擷一村桃杏紅如錦
旋數青[illegible]

趁雨足時[illegible]插秧過後便耕耘順天頗把甘霖雲
竹香豐年[illegible]
當稻翻花[illegible]服綠荷蕩刈黃雲逢人設說今辛苦
償債輸官費九分

四郊[illegible]高低[illegible]處連枷澎湃聲婦餉區區無寸暇
績麻猶趁月華明

戰後已闌初郎甲耘耔却喜近添丁明年小[illegible]總應堪望
雪後平疇宿麥青

婦作生涯勤杼柚夫營活計在桑田老翁榾柮爐邊坐
幼穉簷前負日暄

次金東圃漁家雜詠八首

繫纜旋編新笠喜晴仍曬舊簑衣岸飛柳絮河魨上
春漲幾添一尺肥

篙撐舴艋閑來往手把絲綸自卷舒妻子已諳風露慣
篷牕便可當茅廬

醉來要把鵬爲餌夜後長將月作鈎浮利浮名渾不問
數聲欸乃轉船頭

經行葦荻沙頭熟出沒風濤膽氣麤博得酒歸明月夜
呼兒作鱠旋批鱸

愛玄眞子筌佳句笑老姜公用直鈎一片水鄉供活計
四時風月在扁舟

兩岸蘆花飛雪絮一江秋水接銀河平生不結榮華夢
只把青簑當綺羅

那有清霜來鬢上畧無閑事上眉頭傍人借問家何處
一葉輕舟水面浮

風緊岸邊安釣艇雲形盈裏散楊花披簑頂笠攜魚去
遙指前村問酒家

書懷

檢點頭顱髮半絲老來刻地費支持技緣冷淡知音寡
事每差池賦命奇一暴十寒良可歎三平二滿且隨宜

社門懶出過從少自錄唐詩旋課兒

荷花

竹邊牕外小池塘青蓋亭亭競靚妝莫把仙娥相比[illegible]
合將君子爲平章凋時堪供眞人艇老去猶充楚客裳
幾夜月明風露[illegible]香

白蓮

橫塘[illegible]姿絕點淡雨過[illegible]疑湯餅試
風生[illegible]玉[illegible]來經太液承恩去[illegible]東林結社來
餘次群芳須第一妖紅艷紫謾輿臺

餞趙可齋朝京

秋高秣馬理征鞍琴鶴相隨上帝闕已有聲名聞帥林

又將詩句動參金鑾未賜金蓮炬玉陛[illegible]催玉笋班
管取來年三二月定看畫着錦衣還

寄[illegible]二首

佐邑濱陽綽有聲[illegible]攻事冠群英[illegible]瓊松想乘閑講
北海樽開已[illegible]鶴宦情輕
緒知當路交[illegible]王京

黃花開後驛[illegible]秋又幾隻字未能適間闊
長憶先[illegible]平安共看明月隔千里獨對西風愧一樂
祇有[illegible]知我者何時會面話[illegible]

壽[illegible]似

星輝南極彩雲邊律轉黃鍾一日前河嶽降生賢太守

椿松齊算老神仙心猶秋月燭千里人在春風慶兩年

秪恐練溪難久駐行看飛詔下堯天

連日雪次黃仲宣韻二首

天遣馮夷與水飛拏空萬木凍龍凝寒思坡老玉樓句

清想劉叉氷柱詩謾擁地爐然竹火更垂紙帳當羅幃

誰知預作豐年瑞不療貧家眼下饑

連朝飛雪滿山城恰負人言雪易晴梅頓添肥香不減

竹雖暫屈節還清閑門偃臥嗟袁士煮水烹茶任巨卿

但喜遺蝗深入地休誇李愬把吳平

始生書懷三首

連年客裏度生朝自艸新詩慰寂寥却喜窻前風景好

梅花初放雪初消

浮生六十度春秋無辱無榮儘自由但得此身强健在

明年花甲又從頭

一片閑雲出岫還詩情畫思老來安莫言木技渾無用

傳入雞林未可知

次程爾作韻五首

老來鶴髮更雞皮計解曾無六出奇耕釣雲樓三寸管

剪裁風月幾聯詩逢人多謝開青眼顧我惟慚拙自俞

世路近來難着脚不如退步學韓凝

生意窻前艸不除翛翛蒼玉自扶疎貧將入竹誰憐我

富欲掀天命屬渠學圃類觀種樹傳杜門幾似絕交書

有時間有過從者分席非樵即是漁

興來呼酒乏瓷巵自笑陶陶作底爲細誦坡仙前後賦

更歌元亮去來辭一心淡微長如水兩鬢鬅鬆半欲絲

畢竟不消惆悵得蒼松獨傲歲寒時

倒指頭顱六十餘尤堪抱甕灌園疏生來自得江山趣

身後何消竹帛書無事關懷心寂寂有時敲句意徐徐

柴門閑掩靜花去緩步安然當小車

勝喜壺中別是天誅茅結屋竹梅邊伴人有意一泓硯

笑我無緣二頃田半醉半醒知酒聖非空非色悟僧禪

門前青嶂渾如畫雲去雲來樹倚巔

予嘗聞冰翁云家鏤有聲壽在淳元時如長慶雞林以吳溪亂真多散失焉此稿予族子瀠浔之間持以示予予以歸之芳溪先生付託浔其所矣楊氏後人尚世世寶之

嘉靖丙申冬東峰汪玄錫識

東峰氏

玉斗山人文集三卷

（元）王奕撰　（明）陳中州輯

附錄一卷

清初鈔本（四庫進呈本）

玉斗山人集三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南宋王奕撰。考集中賀大成至聖文宣王文、稱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江南儒生王奕等。其玉窗如菴記則稱歲癸巳前、奉旨特補玉山教諭。癸巳爲至元三十年、然則奕食元祿久矣。蹟其出處、與仇遠白珽相類。題南宋者誤也。奕字敬伯、玉山人。所著有斗山文集十二卷、梅嵓雜詠七卷、今竝不傳。惟此集尚存、本名東行斐稾。明嘉靖壬寅、其鄉人陳中州爲刊版。佚其詩四首、而別附以遺文二篇、始改題今名。其詩稍失之粗。然磊落有氣、勝宋季江湖一派。素與謝枋得相善、枋得北行以後、尚有唱和詩十首。又有和元好問曲阜紀行詩十首。贈倪布山詩一首、稱爲金遺。其寄周月湖絕句、亦有起觀疆宇皆周土、只有西山尚屬商句。皆尚以宋之遺民自居。則其出爲學官、當在己丑之後。然其祭文宣王文、稱天混圖書、氣通南北、九域甫一、可輿可舟。祖庭觀丁歌、稱幸際天地還淸寧。於新朝無所怨尤。祭曾子文、稱某等律以忠孝、實爲罪人。願保髮膚、以遂終慕。亦未敢高自位置。視首鼠兩端、業已偷生隳節、而猶思倔強自異者、固尚有閒矣。集中詩文雜篇、頗乖體例。然無關於、宏旨、今亦姑仍原本錄之焉。

王十山人文集目

卷之一

東

奠大[illegible]宣王文
奠先師[illegible]顏子
[illegible]孟子
[illegible]曾子
奠先師沂國公子思

目録

祖庭觀丁歌
詠歸歌
和元遺山絕句十首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和李太白泰山一首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
和趙若倫舊題多景樓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和盧疎齋多景樓韻
題北固亭
題焦山吸江亭
題焦山客位
題金山金鰲閣
書趙忠靖公祠堂
到揚州
題維揚
登黃龍峯
題陶狄二賢祠
彭澤新縣靖節祠

卷之二

四絕呈淮安周月湖
鶴林寺絕句
題彭澤舊縣狄梁公祠
題小蒜嶺

歸途有感
題池州郵亭
九日申屠伯驥同飲壽張蚩尤塜上
題泰山仁安殿壁
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和遺山呈大山倪布山真人
呈申屠御史忍齋二首
次韻上雪樓程侍御
別宣慰王中齋
贄見五峯燕先生
再和韻上石塘吳
見陳月觀二首
五絕呈李惟學山長
呈招討李春埜
和中丞徐容齋貫广維揚
和申屠忍齋隸籍秦郵韻呈苟治書生
登秦郵文遊亭天壁亭長歌
庚寅五月十二日偕趙平甫拜采石神霄宮太白坟
祭青山太白墓文
青山二章章四句
彭澤祭陶靖節祠
謝疊山己丑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之倚歌以餞
淮安路教授謝西溪己丑二月餞疊山于敘義堂有詩後三月僕至西溪疊山已行矣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聞疊山己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和疊山隆興阻風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和疊山小姑廟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

和疊山舟過灊港
和疊山拜李白墓
再和前韻娥眉亭
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送泰山倪布山
和徐中丞客齋舊太山一百五韻贅見
石塘歌呈吳侍郎
謝吳侍郎
黄池大水歌
旧建德寄馮和峯隱士
和李提學存畊殷山酌康韻
過江絕句
梅
泰山
茂陵封禪壇
漢栢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水簾洞
回馬嶺
護駕泉（原缺）
大夫松（原缺）
和殷好古外郎二首（原缺）

卷之三

樂府

肯堂欲惠書不果借蕭彦和梅花韵見意
舟過桃源還逢初度和歐陽楚翁詞
和趙蓮澳提舉遣懷
和謝潛庵蔣山
和韓南澗采石娥眉亭
過魯自葛水買舟至維揚往復經行故蹟
舟下匡廬有感呈蕭五峯
過彭澤發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過采石招李太白
過滄港丁家洲乃德祐渡江之地有感
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和朱静翁青溪詞
秦淮覌閘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和趙蓮澳金陵懷古
和辛稼軒多景樓
和陸放翁多景樓
題維揚摘星樓
和元遺山題揚州平山堂
題新州醉白樓
懷疊山翁
題揚州瓊花觀
客山陽偕諸公遊杜康庄劉（伶臺醉吟）
登淮安侍天樓

見王肯堂
和周美成金陵懷古
遺文一首（附紀事）
玉窓如庵記
東行紀事
附録
遊懷玉覌斗山遺稿　李夢陽
追懷玉和崆峒韻　費宏
遊斗山書院故址　丁璣
遊懷玉歌　李夢陽
過梅嵓精舍　李夢陽
梅嵓初度有感　李夢陽
和崆峒二絶　無名氏
梅嵓吊古二律　陳中州
叟稿板成告墓文　陳中州

目録終

玉斗山人文集卷一

南宋王奕著

明陳中州編

東行斐稿

先生文章冠冕暉耀六經而氣節鋒芒獨銳於東行一稿歷年三百他作散亡僅存此稿揭之開卷續有搜集爰次而梨鳴呼讀先生之文誦先生之詩論先生之世庶先生之心果有不倚

卷一

於筆硯形骸之粗者述斐稿

東魯義約

僕慕闕（陶）歸隱結屋瑯峰十載耕雲吟討僅足起觀宇宙之間人道之大惟君師而已天門萬里力未能衰風雲依日月汶陽鄒魯之邦吾夫子之宮闕在焉今九域既一關河無阻學者不能致樽酒瓣香之敬是不知有如也欲壯遊行敢告吾黨伏以闕里宮牆久矣關河之隔朝廷疆里遠接文軌之同欲瞻尼山師道之尊合致曲阜心香之敬況洙泗即非弱水而鄒魯正是中原今既在邦域之中何自棄門牆之外愧聖師夫子殁時猶老於轍環而吾儕小人閑世甘忘於株守敢邀同志用決此行或負笈或携琴倘徉於長亭短驛可乘舟可策蹇吟咏乎名山大川覽天地之六經吊聖賢於千古慕溫良恭儉讓之德想仕止久速時之心出處不得罪於春秋生死亦無慚於名教觀黄河登泰岱定有至人過盤谷訪南山豈無隱侔聚振以俟消散爲期謹約

奠成至聖文宣王文

維至元二十六年歲在己丑八月丁未朔越三日己酉江南儒生王奕等幸際天混啚書氣通南北不遠數千里謹袖瓣香致奠於先聖至聖文宣王曰詩書世世以魯繼周匪敢私周寧爲魯謀厥有著龜告我告猶於以素王於魯之陬姬今爲庶諒孰袞孰旒此猶南面配以公侯載瞻闕洛每仆不敢或異微言或行

中州昔在建興興馬俱浮有集者焉覆貽魯蓋元化
推遷如被傳舒緬想神靈𢗼環歸休學盡（書）與夜積而
春秋鄭公夏五缺誤難諏欲往從之江漢阻脩九域
甫一可興可舟今我不勇歲月其道豈無他營戴籍
是憂奎光在天下燭大幽頑誘愚秉納以大瞰懷疑
若刹含思穫拙遂沿泗洙以記郕鄒望魯千年今真
魯游何以薦恭柜香藕卣尚饗

奠先師兗國公顏子

三千同學惟公獨好一晝之後惟公獨當後則無妄
其聖矣年一日而天地萬物皆歸吾仁四代禮樂特
仁中一事耳樂莫大焉何憂之有名垂萬古壽莫長
焉今夕何夕穫聽丹巷某某士也所希者賢請事勿
之一字服膺奉拳以終餘年

奠先師鄒國公孟子

曰戰國去春秋僅百年而人心之驟竝矣子利於父
臣利於君士利於權謀學利於偽妄天下岌岌乎殆
哉惟公馳仁義之車崎嶇乎齊梁宋楚之郊擴正塗
而窒利謗好辯豈其志哉盡心知性知言養氣天爵人
爵所以發夫子之未究者居多其有功於人心世教
為何如信乎其為命世之大才也此何時哉得遊
聖域而瞻廟貌耳目鼻口不交於物不奮而為褒婦
禽獸類蝴之歸皆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者得所
歸焉敬潔卮酒以薦千古

奠先師郕國（公）曾（子）子

聖門三千之徒而一字之孝獨與之公不敢毀傷之
學至易簣知免然後知生而學死亦學善學聖人莫
公（若）君也移孝於忠何後人之不多見耶與之於照造
物報又之天者固如是夫秋菊寒泉之思魯人之報
於公者則未至焉愚生尚有志焉幸混車書獲瞻儀
貌某等律以忠孝寔為罪人願保髮膚以遂終纂

奠先師沂國公子思

中庸一書性命道德之根本孟子親傳發為仁義七

篇自漢唐歷五季一千年間學者不得其傳至宋河南叔子表而出之建安朱子繹而明之大經大本垂世立法後之用下土者由之則興舍之則亡建天地質鬼神俟百聖而不惑者也其至矣乎此夕何夕得遊聖域真足以補平生之大欠某士也參贊之功不得以行所學惟有謹獨素位不爲無忌之小人乃所以報先師也洋洋如在尚其鑒之

祖庭觀丁歌

八月朔獲陪拜杏壇得覌周禮之所在

吾祖河汾文中氏受恩未報夫子靈末孫顧言無忝尔幸際天地還清寧奔波水陸數千里袖香今得拜祖庭天欲使覌周禮在時哉乃值開上丁北方學者曹博士新膺上命來交承聖門不敢負所學事事必欲行六經爾時已是八月朔大中門闢天微明左開毓粹右覌德燈毬爆爛文流星奎文閣下爇柴燎栢林鵓鴣爭飛鳴金絲堂前班引出笙鏞隱隱金石聲三氏諸孫列左右皎潔宿鷺排圓河各崇尊長例就位深衣徽及江南生禮官三請諸馨所朱扉咿軋開中扁大常金樂交秩奏秩秩邊豆環簪纓首從先聖告視後鄒兗次第彝罇傾都諸齊國父母廟泗沂分配隨重輕五賢推尊孔道者俎豆亦得陳其誠春秋天下祀文廟太常四丁惟曾行青衿白髮老學校覌丁未有如斯榮儀然清都聽雅樂耳目變換心神驚南門禮畢飲福胙公堂交錯飛兕觴飲餘獨立杏壇下予懷縹緲欣慨并恭惟素王師萬世道如日月行天晴幾年讀易生竇膺景仰闕里真蓬瀛誰令頑劣化清淺溫涼覌得瞻儀形吁嗟麟踣鳳不至青霄栩栩飛梁棲想當初詠伐木日諾仕委曲隨人情不知無可無不可與時潛躍無淵迎君臣大義要不廢豈應紘轍俱紛更巨闡宋害走列國哀誅漢祠垂千齡誰云木壞文複喪墓林楷理猶縱橫文謨武烈忝斯爐春秋無復陳嘗蒸皇王帝伯禪林休尼山泗水常

朝廷孔林黃屋已八至功與泰山爭嶸惜哉祥符
天子幸生晚不得隨公卿封疆萬至撤私町冠珮此
夕仰大成八表雲昏塵眛目仲孫宣子視獨瞠覌周
反魯學盈進矇與瞍語聞驚霆兩生此日既見聖中
道未有傾蓋程簞瓢道不在房杜深懸禮樂泝沿亭
歸與玉斗授論語願與諸子歌菁菁庶乎可以報罔極
蠢生未必終稹寞斐然成歌記祀事刊作學者座右
銘

八月八日偕廟學教授曹彥禮及孔顏孟三氏諸孫童
齊進（集）遊達泉到沂水緬想風雩之樂余乃浴沂
作詠歸歌
浴乎沂濯乎達（達泉一溝百步遠合沂水清泠可愛）晞予髮兮二水之湄
風飄飄兮吹衣高門出衣雩門歸千八百年之下兮
何時得躡遐蹤兮追遊欲慨交集兮恥黃唐之莫追
已而已而遊者如斯兮予將何之
八月望日深衣抱高廟御琴奠酒首歌南風繼作

憶顏三氏諸孫環立以聽為杏壇一時之盛千古
之下今人憮然作歌云
秋日暉暉兮槐市成林白鳩翩翩兮漢柏陰陰杏壇
高兮幾尋奠桂酒兮孤斟蒼梧不可呼兮猶得抱南
風之琴哀顏夭之不永兮傷哉兮遺音契千古兮追
心歸兮歸兮乃今不負吾衣之深
孔廟既拜之後又不遠三百里過泰山過汶河壯
哉斯遊上日覌作賓日歌以發葵藿之私

日月東行天左旋丸中久矣知乾圜捻開泰山有日
覌竊疑板墨多傳甚言抱鷄候其上鷄鳴海水如
吠蕭火輪磨蕩上復下崖撞石裂聲填填天門鐘鼓
報清曉塵世正爾沉沉殘回捲春信月藏安得臂
羽如飛仙誰知白髮際同軌得乘鄭曾拜聖賢竟遊
曲阜至岱嶽捫參歷井登其巔濯足就宿會真殿如
乘析木棲微垣是時八月二十夜明月正值奎婁躔
窓明斗落懼失曉一宵卜起無寧眠偕行諸子大軒

睡笑我歷轆狂且顛深衣端坐愈不寐滌腸滌胃玉
女泉少需道人謂予曰若欲覌日今當前忙迷扶策
扶草莽翩蹮拖（拕）奪諸公前諸公拍手笑於後被公吞
了丹砂元蹤跣一氣涉覌頂隱隱紅罅開東邊元雲
荏苒幻紫色金棱寶闕蒸瓔田秋深露重挹我訛扶
桑望訣眼欲穿須臾眉黛林天妙脫然寒鏡開微奩
上上下下復上下千辛萬苦方圓圍小臣不敢瞠目
視九拜搗顙肝膽懸起來恍惚抱影泣無何容易沈
虞淵義和涵溢失賓餞掩覆白日為音元天蚊虵螳臂
負不起恩渴未死甘飯塵猿號嘯泣虎豹舞單衣尚
絅得瓦全夢醒怨爾登泰岱稽首再拜請光還顧侏
和陽守黃道重離赫々行純乾泣餘收涙盼下界西
北邇遠生霞烟山如鱗甲水如帶八荒草木皆新鮮
回視泰碑與漢篆神光燦爛生蛟涎古今聖賢幾登
此作覩莫不心虔虔歸來現倡復弄影入夾出晉誰
與儕倉梧不遑放勲死傾戀惟有葵心堅分陰寸晷

正可借人閒覓女醯雞然登封覌日世不少作如是
覌能幾焉作歌歷歷紀其實後來請驗予長篇
金餘元遺山來拜祖庭有紀行十首遂倚歌之先
後殊時感概一也

和元遺山一首（自南而北故先鄒而后魯孟廟在嶧山之下去曲阜七十餘里）
魯橋郵淮艓（從安登升魯橋出遊）漳塗歷春燕翠嶂倚天木磬
髴東南陽薄暮曲紀城（即春秋紀王城在嶧山之下）三清敞仙居
平原積礫砢靈河鳴泉珠小徑斗折上行與孤兔俱
循崖索斯篆（李斯碑在嶧山）恍惚東封書叢巔朵蓮（嶧峯頂名蓮花瓣）
巖々矗青徐正逵盡茅塞正爾宜羊車（秦二世登豈乘羊車而上）
蚌珍不蒇美岩嶢到枌榆（孟廟孟里皆嶧山之所凝結）南門肅
孟廟（廟在鄒縣南門）冠袂光樞趨氣大風有配祁少不必都
盥既覩慈靖（孟母廟在孟廟之東）擇師誰復如（鄒縣閔王廟即子思教孟子之慕基）
元遺山詩曰荒城卧魯甸寒雨（日）譜平蕪千年素王宮
突兀比城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
百不曉但有聲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
俱操存念升堂壞壁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

見鄒傑慨然望闕里日思章吾東五原東北晉因
循迴桑榆今日復何日南冠預定搵隱之金鈎[illegible]
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
神明覗欣幸當何如

和元遺山二首

高垣門十一（魯國有十一門）云是魯城基淳〻化荊榛孔廟存威儀奎門出浩蕩（金時創奎文閣其高入雲）杏壇歷逶迤（杏壇栽杏花在夫子廟前）古今帝王所什影郎隨人間此天闕可望不可躋詩書壽老壁孫子綿遺規杲〻不可尚百世當前知

遺山詩曰殿屋如大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儀懷當講授初佩服何逶迤登降幾何人鸞鳳相追隨千年仰階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此栽世世猶清規植根得此祉在木將何知

和元遺山三首

聖人與天遊擇地豈必巧褰延千里林老翠鎮盤繞斧斤不可尋兵㪅不能燎翁仲儼冠帶（孔墓前不翁仲其高丈二）麟虎峙強矯（亦墓前物）書生拜風木起立九賜攬築室今不多馳驛古應少春秋泉壤幽日月天地曉洙橋一綠流（洙水在夫子墓前小橋小澗僅三尺而已）瀦注入萬鋁入陵見金椀公相計不早父乾兮母坤白骨無壽夭帝究絕歸鶴誰復訴華表九原信可作兩觀事未了

遺山詩曰堂堂魯三檜培植出天巧規模幾十抱奇香供百繞難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青烟干雲上犀鶴宜自驕哀哀嶧陽人瞻肺痛如攪曾郊木何限名取惟一少神明信扶持危遲豈易曉雪吞滿荒榛遠宮餘曲沼紛〻闕成壞何異晏樂早道存有汚隆物齊無壽夭霜皮眼中見翳〻自塵表畧看泰山石萬古青未了

和元遺山四首

西偏顏樂園屋角接聖境（顏園陋巷在大子廟之西偏）想當坐忘時聰（聦）明盡黜屏上植松數株下種麻千頃（今皆荒蕪）蛛網結秋然綿宴藏廢井東連勝果寺元此誕莊顏象教刷淋膚刪事不求與亡有定在雖帝不可請細想書雲時（莊公台在孔子廟西即冬至書雲之地）五色塹燦炳三家後深井（栢子井在廟西）錄記水迹冷卓之正寢祠（周公大廟正寢之祠）蒸嘗猶定者金縢宗老心復辟有要頓黜影帝伯禽（伯禽井在魯城之中）抱渴空望綆

遺山詩曰陋巷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蓋多開户自出屏近郊無百畝負郭纔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惟一井此井越千載清節傳箕穎尚想瓢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隣與周旋聖域期追蹟貧中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泓然窺古甃一勺試甘苦土地果能神轉盼得深省塵埃竟何有素髮慙垂領共學譁我寒從之抱脩綆

和元遺山五首

高門連曲沼上有泮宮臺芹藻不復茁蒲柔風埃靈光突其右荒穢良可哀兩阜亦距地驅車儼臨〻滙鶡（[illegible]）爭得失擾〻胡為哉何如袖春服行歌與時偕我來歸白髮歸永同此懷紫桑志童冠癠瘵頂偕來酌達洗逸盼（達泉在沂水之東清令去於石罅）雅趣孰此諧步雩習風腋自覺聰明開

遺山詩曰泮宮何所有無雩但荒壘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顧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嶽亦成事規模到平淮作計萬之祜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話緣聖師猶睠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陟蕩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

和元遺山六首

壯哉景陵宮邃嚴極神猛洪惟大庭庫制度合雄騁聖世尚封崇功擬天地並中天帷事發靈長轉儀頃我登望嶽（陵後）在黃帝一慨心自領涿鹿策奇勳自謂出天幸大運旋九春捧首歸舊鼎富貴積金臺礎礫掄營屏倚無六籍在誰胥之狒獦下土佐人上奈何不深儆

遺山詩曰大姦何死如猰貐雄且鷙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騁卵也不厭惡名與聖賢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頃曹瞞盜漢鼎僅得保首領與卵均小人賊綱乃羞辛少倫學不至竟足惡污（鈩）鼎不從市曹肆心就遠方屏西觀餘坡施萬古亦頑獷神兵凜可怖過此宜少儆

和元遺山七首

鷄豚隣栅翁盼〻延允譜仲尼〻萬世豈必志百畝誰知弗父何讓德報以魯蟻戴王侯林廟此其所東周禮樂心豈不在文武大體信有神予奪孰敢侮郕鄅鼎鉞雄弱臂竟莫舉大廈庇生民雲仍合應詩禮世其傳嘉種無莽鹵庭趨攝麤眉逅比末代古

遺山詩曰不見講堂處指似有世譜遺基洙泗間荒惡十畝聖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魯正樂脩六經卒業此其所當時季路室先整遠建武大僕忠且壯持用方禦侮如何盛唐日一麼不

再擧中和天地位寧從伏戾廣所嘆世道衰師接日幽空餘千歲林縣黑縣終古

和元遺山八首（魯國惟曾點父子無廟[illegible]父事也故及之）

荒々望魯甸婖孔廟鄰々光祚五十代顏孟東西鄰
旁求侍坐翁草莽述城闕豈應髮膚體竟比成湮淪
鏗爾續道韻垂比天倫親犁鋤供子職猶裕耕鑿民
可能百世祀不廟三省身亦必有壇墠尚稽廓荆榛
五賢配西序餘澤波楊荀肥馬視輕服此景良清新
微言苟不及狂迹亦易陳安得沂水上菊泉薦斯人

遺山詩曰白塔表佛塋萬瓦青鄰々何幸（年）勝果寺西與姬公鄰塔廟恣汝爲豈（忍）人魯城闕魯人或異教吾道宜湮淪詩行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真以爲匪民況彼來門家黃壤待其身一朝新生化萬國隨荆榛孟氏匪所期安得揚與荀丹青贊神化舊樂爲一新生金鞭奠地再覩籩豆陳吾樣未及道勿謂秦無人

和元遺山九首

科民昧帝力焉用典與謨奈何降衷後氣稟分賢愚
天錫孔孟氏一燈續有餘廓哉鄒魯地良足容軒車
皇々七十國轍迹何區々誰知百世下流作章句儒
掌腹弄神器剪滅直棄如遂令桐梓地盡化荊棘塗
昏林畏饞啖東燭未趨隅巫咸倘可問尚我還其初

遺山詩曰天地有至人六籍賢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祇自愚文章何物救不直啖唾餘探弋魏虛名望塵拜高車所得不毫髮咎責滿八區公論肆日星豈蝨小儒喻彼失相者悵不知所和指南一投響聖門有修塗陽光照蒔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灑掃令其初

人惟君與師得在天地間蜂蟻失所主生息決不蕃
逐日渴未死顏影悲余年々生東魯心稽首瞻聖賢
上下二千載歷之觀遺躅惜哉教墨子想像成虛傳
十章紀大略書和遺山篇忠臆攬蔡涿喉棘不忍言
持歸刻琊石何用勒燕然

遺山詩曰林藿連曹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荊榛死不蓄楷槐作横理青々閱千年懷々人咸一慨何止公費情陵石翁嫗名字無留鐫兩戰墓前物歲久乃說傳非我道曾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人聖道雖爲言所見不一說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愧小子良斐然

和杜少陵望嶽一首

封禪七十二萬古事未了兩儀一開闔三觀幾昏曉

自昔祖龍來訖今歌鳳鳥吾嘗登東山魯亦未可小

李太白泰山一首

泰山天地極鄒魯聖賢關周匝（石）二千里卓然位其間
五文合泗水八荒無競山扶輿清淑運日夜何曾閑
尼山連峰阜豈徒翠浮鬟軒轅與羲皞孔孟垂魯顏
正氣盡此出高哉其可攀

和元遺山太山古句

我來拜鄒魯舟過歌鳳臺登嶽仰東蒙自謂高矣哉
又登東山頂天級真難階河瀆走蹄嵩陵揭埃垓
已大物自小風學得所謂聖賢分地步高下隨其材
於道既有覺沿崖剔碑苔七十二君者（太山已經七十二君來封）
碑謬迷良可哀王侯闢蟻穴休王滅無涯三千六百
暮治忽知幾回悠哉身後史聊爾生前杯大塊同軀
殼客氣行風雷神功一收斂非去亦非來誠出亭毒
表岱峯赤縣埃安得鐵柄帚掃盡兀突堆上下一無
極辟然暢虛懷平明下山去天門掛芒鞋金童玉女
交道迎鸞鈴鳳翟紅雲開道逢明復興中道（二公居泰山之）中舞
前拊肩携手歌崔嵬謂予如欲看白日請騎黃鵠同
上無色。界外蒼梧帝子正與僊翹混沌高卧真……
蓬萊

和趙若倫舊題多景樓

大地山河合九州秋風吹起故鄉愁洛山冉冉機雲
出漢水滿々送遠蓋東望海連甘露寺張來詩滿顛
江樓金臺萬里天門杳且問東津渡上舟

和羅隱詩再題多景樓

老了英雄貴了吟鹿兒化馬不消尋死生壽夭蒼生
命治亂存亡上帝心睹塚西來山疊々焦金東望海
渺々眼前參透吹中書始識恆河只寸涔

和盧疎齋多景樓韻

一合乾坤氣脈連塞甜本不揀中邊幾十萬故本同
此百八十年何間然北圍英雄前去古中原文獻後
來賢老懷登此成欣感日落蒼梧生紫烟

題北固亭

杜老當年識恨遺興天多、漢死奚疑似躡猶憶分三目老驥空悲混一時往事竟隨東逝水新題全是北來詩如今多景樓頭酒覓得諸公賦黍離

題焦山吸江亭

甲子三千六百春此山峯律起何時雄吞海瀆金獅子霸斷吳門鈗犍兒水鏡照空三國恨浪鼉撞破六朝悲後來儘有無窮事留與他年再賦詩

題焦山客位

鑽斷長江鈌戶門風帆雲海幾朝昏能依佛教歸遺址大勝焦家裕後昆鶴骨已仙義帖在（焦山有王右軍瘞鶴銘記）璈鰲身不動未碑存（又有宋元章所書銘）住山傳得文殊印遮莫前身是了元

題金山金鰲閣

誰橐紅爐鑄寶刀闢門太極奠金鰲尾搖光岳星辰轉背負乾坤日月勞潮落潮生通氣息帆來帆去動毫毛不知南北車書混此是翻身第幾遭

書趙忠靖公祠堂

老臣將略服先零搘拄淮江五十年不把壑舟移半夜未應杞國陸中天父看既不慭諸葛子括胡爲愧仲連節義功名父兄在摩滓豊碣重潸然

到揚州

仙去瓊花不見根津橋明月共誰論百餘載作江藩翻十五年來薊戶門淮海樓頭諸老句平山堂外六軍魂翻愁吳楚空遺彥作文無人歲月昏

題維揚

半生書劍走閩甌三十年前久此遊赤腳有心尊魯國白頭無力賦揚州花明靴巷新朝市草暗城隅舊歌樓橋上更無何遜庭梅花明月爲誰留

登黃龍峯

黃龍峯頂接天高下視塵寰走蝟毛坤野未饑休血戰鼎湖誰復戀烏號一杯彭蠡空浮泳萬里長江漫

激涛安得駕虬鞭霹靂漲翻溟渤逞雄豪

題陶狄二賢祠

豐碑大字極磬揚並祀淵明與狄梁宇宙事皆吾己分
君臣義亦本天常休官彭澤當存晉取日虞淵合為
唐自是後人無遠識不知遺臭與流芳

彭澤新縣靖節祠

已曾来石酹詩仙又拜書巖（即靖節祠名）薦菊泉京口火頭緣
負乘柴桑處士便歸田馳驅名並諸公駕尸祝雖碑百
世賢近代從容人死義後先二尹合俱傳（池陽別駕趙昂發曾尹彭澤德祐間死於池之從容亭）

王斗山人文集卷一終

王斗山人文集卷二

南宋王奕著
明陳中州編

四絕星周（淮漆）月湖

尭中日月妙推移幾過三千六百朞霽月光風無盡藏
不應便黑小圈兒
不盡脩眉不易擬篋中猶是主衣裳起觀疆宇皆周
土只有西山尚屬商
其二
君住山陽岸口磯風帆雨驛去如飛十年多少金臺客
曾有沿津問泗沂
草帯粘天只辨星燧樓畫化作郵亭柳橋梅驛多来
使只寄山中養鶴經

鶴林寺絕句

應是鵑花笑口開火頭天子果何哉遠公蒲眼沽春
酒引教陶潛不肯来

題彭澤舊縣狄梁公祠

周紀唐綱一線間旋乾容易轉坤難不將廟祔來雄辨
馬得宗祧可再安國事固當元老定德碑留與具臣看
寄言彭澤親民者須學好人為好官

題小蒜嶺

西風策策麥花涼重把新詩自品量翁不為人音自
好路因無驛里偏長百年白髮空前輩兩載黃花笑異鄉
歸去玉鄉牢閉戶莫教舊隱姓名香

歸途有感

少小從師讀魯書幾回掩卷想風雩得遊鄒魯聖賢地
誰創華夷道德塗地勢雖有離合腳跟卻莫放糢糊不
知江右明經士曾識春秋兩字無

題池州郵亭

驛堠珠連轅北燕西風落日幾枝蟬唐儀漢令碑上下楚館
秦郵世後先新柳不知迎送事短藂聊信去來緣如今亭
長皆民尹那復把橋更授編

九月申屠伯驥（岑手達）同飲壽張蚩尤塚上

蚩尤一夢四千年涿鹿如今又不然冊上懸絲重放下
草門朽骨尚高眠昇烏沉兔人今古默鶻癡蟬事後
先醉插黃花供一笑誰知吟客是喬仙

題泰山仁安殿壁

大極何年誕帝孫中居岱嶽鎮乾坤三千餘載朌明代
七十二君來至尊魯甸齊邱雄地勢秦松漢柏護天
門兵塵不動綿香火萬里車書壽一元

新州枕上有感二首

尼山拜了又何求馳鶩中原作杜遊泰岱峯頭觀日
出汶陽城外看河流朝吟闞鄉蚩尤塚暮醉新州太白樓從
此不消卿白髮留歸江上對眠鷗

岱岳名山天下無老來遊玩易嗟吁帝孫池畔秦松老聖
母祠前漢柏孤古篆蝕苔悲建武漫碑宿草憶祥符
途人不解從頭數牢記山名畫作圖

和遺山呈太山倪布山真人（其百二十二歲）

江右書生枉白頭杖藜始得北山遊手摩紅日登三

觀袖拂黄埃看九州及下識明（嚴名也）、氣貌方知歲
月老春秋更須梓就諸公什焰聲名萬古留

呈申屠御史思齋二首

世家嬀嬀漢申屠博古通今命世儒豪傑雅知真北學
扶搖久已作南圖楊州臺近催騎鶴關水秋深尚憶鱸
許載白雲同一出鶯頭新港即棠塗

壯遊久負子長才斥鷃幾成困草萊千載幸逢皇極運兩
生端爲聖門來誰知白髮餘年徒得共黄花笑口開
明日西風歸棹遠懷人空憶古罇罍

次韻上雪樓程侍御

當年雪片大如席獨立樓頭有此翁集歐已知漫大
地行窓轉覺舞回風洛陽公子衾誰共姑射仙人夢
不同且倚玉欄看世界郢歌一曲月明中

別宣慰玉中齋

自笑靈龜久不靈巧逢天地換清寧典型頓覺空諸老
肝鬲未能忘六經胡雪漸深頭轉白洛山雖遠眼
遥青杏壇寂寂遺音在菲得汾亭有父兄

贄見五峯燕先生

康廬崒嵂撐青空五峯下有神仙翁黄金爲佩白玉
瓚跨虹飛上燕臺穹紫垣蒼瓚白日靜薇花韻的明丹
秉帝謂公同久不并爲提明月江西東某丘某壑然隱
耳貯見漢庭推陳紅周官六典冢宰事有功猷猷方爲
忠蹇予落魄不耕予半生煮字悲吟窮蓋頭不思
戀茅屋負笈遠拜夫子宫黄河泰華幸一見於人
須識歐陽公枯根纖芥盡收拾藥籠未必遺芳窮品
題願借燕許筆可以報德歌幽風

再和韻上石塘吳

髮爍聞君響泮宮玉溪盱水限西東惜哉宴罷瑤池
晚乃在崇臺拜下風
不能隨調轉商宮獨抱瑤琴過魯東霜滿烏庭無過
雀非君誰與借東風
人心六籍未嘗焚千古師存道亦存見說汶陽官路

口幾年鞍馬上君門

破笈兵輜久已焚床頭僅有易書存一觀周禮歸來後依舊白雲深閉門

見陳月觀

鰲轉山空海失深仙人抱月自高吟春秋两字尊王義皇極一編經世心千載文聲扶學校萬年史筆寄山林太卯古矣元龍老天壽先生續正音

又

仲尼日月幾曾昏自古君師豈火存水陸三千遊聖域風雲萬里望天閽燕臺接武何多愧吳國張騫未見雲觀上又分明月影漫漫長夜與誰論

吾（五）絶呈李惟學上長

嘗笑藍仙踏踏歌極知感慨欲如何簷頭白日蒼生共到了聖賢分得多

鑄字為蟲聲猶泯磨石為碑字亦漫離離萬形歸五化爐餘方策更長存

朝飧暮飲過塵寰清鏡無情不駐顏千古菊泉香火地（[illegible]）賢多是兼名山．

星氣西流一擲援起看斗柄夜如何篝燈急了床頭易明發開門事又多

隻影隨陽逆稻梁故山元自富蒼莨孤雄不作山梁夢晚歲收聲在鳳岡

呈招討李春埜（太乙翁）

元田種玉不傳方春去來（森）野自香鴈入燕雲丹未返笑援明月醉山陽

袖拂徂徠涉太峯曾同太白舞西風歸程鶴瘦揚州遠著訪吾宗太乙翁

和中丞原徐容齋貫戶維揚

嶽到東原掌祿平南州師友樹高名聖人門戶三千教老子胸懷百萬兵學要絶時須著繼道逢夷處不消爭鳳池烏府皆餘事急拯蒼生作九京

和申屠忠齋隸籍泰鄆韻呈荀治書生

笑認鴛江舊祐環大槐夢覺已無關看花要在雪霜裡品士莫於文字間烏府清風如有約鶴接明月不教閑直須存活蒼生了却把丹囊貯九還

登泰郵文遊亭天壁亭長歌

湖天滄滄湖水碧雲風冉冉湖雲收湖白幾頃蕪米地湖波幾摺蘆花洲幾十萬叔走盡夜三十六鏡磨春秋江南狂客歸自魯騎驢載酒遊文遊文遊已落鐘鼓界斯文喪矣遊入蓋蚌胎明月吸華老（湖有大蚌名蚌）湖鴉背落日悲少游東坡雙井化異物神光奕奕穿斗牛文章不逐歲月老精爽常與天地流賞心倘得際美景薄才自許追前修安得老木雞距筆生綃百匹（橫戈予寫）年前邊御臺舊卒年九十頗隐於膺肩過頭六十年前邊鄙事且言且泣氣咽喉甚言泰欽帝萬世擄此要地置急郵海田陵谷無定在如今非項亦非劉王生感慨重抵掌驚起一片湖中鷗鷗飛没入翠烟裏乾坤納納歸雙眸何當飛出天壁外春風吹散眉峰愁

庚寅五月十二日偕趙平甫拜采石神霄宮太白墳（舊有墓雲亭）

孤風吹黄鶴遠客歸自魯瓣香拜公墳梁月重凄楚比魯登太山依嶺陣遊武生平景仰心茲夕遂親覩何地無青山何人無黄土艷艷謫仙翁酡月照今古惜哉生死世於道竟無補世之蹈海人此事與誰語徘（徘）徊暮雲亭元蟬許輕著

祭青山太白墓文

青山八尺之土不足以揜公萬丈之光采石長江之（之）水不足以洗一死之疑誦公大雅諸詩知公所志真有関於世教何止於風雲月露之為憶儀鳳不可以乘呼祥麟不可以繫羈唐朝齷齪組綬何足為公筋骸之維必朝蒼梧名元圃飛出宇宙之外然後足以快公之襟期凡睛俗皆何能窺公仙人之姿予浴沂而歸策蹇過此酹荒祠兮危其與公華陰倒騎之

日越千載而一時安得起公髑髏還公智慧與公携手
跨赤虬兮遊乎天地於是為之歌曰蘆筆言空兮
風淒淒（祠前有手種芭四時常青）竹墨沁地兮雨垂垂（墓前葉上有墨點）
青楓黑塞兮夢公者誰

青山二章章四句

青山美郭李也（二公並祠於青山）郭仆而李扶李顛
而郭策伐木久矣其廢今乃續之
青青者山並祠其間郭李退矣高義莫攀
山之青青策蹇來經千古一日二公之靈

彭澤祭陶靖節祠

嗚呼典午去矣柴桑歸矣黃花老矣徵士卒矣尚饗

謝疊山先生己丑九月被執北行閩士以詩送
之倚歌以餞

皇天久矣眼垂青盼盼先生此一行表不隨諸葛死雖
騷長伴屈原清兩生無補秦興廢一出誠關魯重輕
白骨青山如得所何須兒女哭清明

襄漢無人替一肩遂令杞國墜青天是誰鑄此一大錯
此事公知三十年盡愛中都為宰相豈知上界有神
仙（纔）饒不返南飛異也合津橋化血鵑

淮安路教諭西溪己丑二月飲疊山于敘義堂
有詩後三月僕至西溪見示時疊山已行矣

收斂眉山草木英心潘羲孔與將行浣花桂老驚人
句采石虞公貫日誠（並川人）合上燕臺為上宰暫勞楚
泮領諸生沉吟敬義堂中句莫讀豪狂補正平

・和疊山到山陽郡學四詩

一水西來衣帶然界開北極與南天軌文齟齬二百載
豪傑踈遑幾十年幸際干戈屯禍極挽回禮樂泰
和先酒廉未賤山陽郡多少吟仙與醉仙
齧時蠹簡剔殘灰皓看誰知嚼帶埃負笈有機尊魯
國扣閽無力上燕臺茹芝四皓還須出綿蕞四生終
不來中道喜逢蓋友相携一笑亦奇哉
神仙無藥可醫狂未死男兒永易量東海水應隨血

碧西山薇亦逐名香君臣分義如能盡天地鬼神終
不忘自有人心香火在不消畏壘天（輿）桐鄉
一代英雄不數人百年聚散重神（傷）歌關牛〻天還
曉鐸振鐘堂道 又春泗水尼山聖賢地江雲楚月去
來賓淮安蕩朝天路附驥新吟莫厭頻

聞疊山已丑四月七日死于燕

聲名如此付莫（杯）滿腹痕玕不得呈諸士倘能如孔子殺身
未必死盒成骨埋北壤名山重寬入南天上帝驚當
日刀圭成謾爾金華仙籍再書名

和疊山隆興沮風

朱將鑄錯悔當年事契天心或不然殺士莫嗟留楚
棹孟婆久送過河桃惜哉燕谷空埋骨自是圯橋少
授編畢竟火龍科目貴二山忠義貫蒼天（丙辰科文山狀元疊山二甲人皆死于燕）

和疊山送淮安士友韻

金臺去棹倚雲開和餞諸時已罄懷行計竟為尊魯
出檣聲相逐過江來定逢歸旆榮桑里豈料危機伏
茗杯頤梓新吟留宇宙也勝薇武得生回

和疊山小姑廟

丹如飛葉浪如雷寄與江神不用猜貞士偶因諸老
出兩生端為聖門來但沿沂水求雩瑟即返嚴灘訪
釣臺可惜漢江風浪定磯頭不見子卿回

和疊山小姑海門第一關詩

此是長江第一關孤峯矯首聳遐觀人今人古與亡
事帆去帆來上下瀾廟有神明司地險舟藏鬼蜮過
門難吾儕出處憑天道浪自舂撞意自寬

和疊山舟過潘港

長江幾載界殘棋未著何如此地危萬艘軍中馬用
汝一聲羅罷竟何之六民墮叔誰階厲百爵艱只悔
莫追欲識開頭搖手處推蓬一一問篙師

和疊山拜李白基

唐朝組綬不能羈驪背人者醉似泥自欲篤虬憑化

往不因飛燕誤宮題江涵耒石吟天闊月落青山塚
木齋雅廢倫亡知己少青楓黑塞夢淒淒

再和前韻娥眉亭

天廷地緯脫籠羈團拓乾坤作碑泥釆石青山知己
少川明月為誰題令公望重恩重杜老名齊命亦
齊擬和低吟才氣短半眉娥影暮雲淒

和疊山拜虞雍公廟

滴血書箋籲帝言此功端已與之天是非成敗人間
事生死來（去）方外仙龜背豐碑昏落日鴉巢老木倚
孤烟廟前萬舸隨風下應笑當年瀋港舡

送泰山倪布山真人

赤松宗世遠嶽地作神仙粲龜瞳碧昂昂鶴骨堅五
全皇極福三受聖朝宣道德交前輩聲名在集賢
作詩聊紀實歸與世人傳

和徐中丞容齋禱太山一百五韻贊見

蹇予鉛槧生角角鵷鷺食青衿學校身白髮書傳癖
萬卷老邊笥一區守雄宅娟俗懶低眉慕古展長揖
少年捨抹技志頗靡終畢幾載拂高駝蒼梧與西極
閒雲上衡山景仰昌黎伯史記在山川遊蹤書馳轢
望嶽企少陵吟低擬太白惜哉阻關河遊齒朽塵屐
悠悠鄒魯心坐見歲月歷雩壇想風沂恨不沃焦腸文
理思楷林手植槐檜柏雖難陋巷回豈不束帶赤舄
年誦魯論捧卷望天級神哉六鰲轉一夜混藩國驅
車上金臺卿相去如織逐日未化鄧心血自撞激
既慚西山夫尚堪東魯客心旌久搖搖夢寐在屋壁
忽逢猴山仙扶我王川脈百拜揖溫良叙此宇宙臆秋
丁杏壇下展膝陪丈席三聖長幼間罇俎見徐疾
翌朝謁林墓稽首龍門驛（祥符驛亭在龍門之上）大庭與尼山
歷歷撫遺跡書臆鄹鄒各若有鬼物慨思今何時
文軌混南北春秋一太極鴻濛再開闢草木復甦鮮
川原盡疏滌燕趙與秦隴可以劲氣吸豈無中原學
共此浩蕩臆扶輿久鬱翁一發定無斁倘不登岱宗

賸貞稿

何由俯鴝㒵逆借二三子崎嶇歷阡陌褰裳涉五汶
犖奐薄吟錫捫參上天門四海同一碧儼然帝孫尊
不放寸山出南衛走奴隸西華失名額中宵展紅輪
萬有破元闕玉女瓴淵泉流作聖賢澤正氣吐長林
不與蘇俱訖洛陽帝王所興廢每不測尼嶧香火期
未可限千百傴指登封君今人重駑慄金丸互巧惛
何異雉塵擲醜哉驪坑人終然化祀膹刻心假碑篆僥
倬脫經兀豈知覲岳心正在述方職登望雖殊時聖
狂不可域吟人類夸嚳誰復論順逆北方豪傑地罕
見吾具惑遊覽下山來低眉恣搜索或采之道途
或求之方册或咨新少年或質古碑刻挑包到東平
得求（士佳）之六七在昔遺山翁盛美信難匹一笑洗簪臟
臨風倚孤飾泬寥大雅餘古調寄篇什東南十年間
株往家有集想今在十年安得挹芳苾西方有許平
金陵不可襲翼翼望考亭直欲躡步陟四書門戶正
蹊徑掃曲筆閣候上界仙塵遠聊暫謫中興聖人居

光燄晦室亦有河汾翁杜門守貞德深林見孤熊
狐鬼盡驅辟淮陽遺一皓留以鎮東邑復齋上玉樓
往恨抱萬億蜂蝶不作豐未暇采纖悉卓有容齋翁
夜光難自匿弦鳴風雁落孰禦前鋒急所謂曾君子
於斯信可必今石太山吟誰不媚封續投崖匹夫勇亦
有夸介石雄文痛麾掃與岳競磅礴一指回萬軍衆
賈出孤戟古詩三百篇無邪是真識餘子月在雲
作明乍蝕我來見長篇棲下卧百尺夫乃面餘人
又復產今日文采起具瞻巖巖師尹赫北風盡化杌
獨此見佳橋橋中有仙翁可望不可摘試把珊瑚鉤
輕拂蛟龍脊馮夷生幽宮海若不敢斥方壺靈山高
借我寸階立從今身仙氣倘可絕塵粒藐行類南鴝
九萬始一息越人初適齊語笑遺大國道無傾蓋程
握手論疇昔畏則不三獻荊璞徒自戢舉莞置堂上
更僕數一一保社多吟鷗望歸心未釋春風吹客衣
臂雨不可絜願勿距互鄉引手肅之入招賢自隗始

敢謂崇臺岌人皆笑塵墻吾獨喜入室他時報國士豈
必在岌添定有漫白壁照我羈窮色山東出相地驛
邑在目即乾坤愈浩蕩人才寧促迫願言眼垂青及
此頭尚黑

石塘歌呈吳侍郎

誰劖太素一拳石石殼皴（皮）涵芳塘塘中清淑族查滓
積成土塊如浮航三千界分有南瞻休王帝伯更皇
皇王堯衢漲作九年潦秦更（大煎）薰成百沸湯入昏出曉烏
兔浴鰡風蓄電蛟龍藏巫以鑿開通浩浩女媧煉熟
補蒼蒼三山縹緲出塘外人云此是蓬萊鄉誰令海
乾白石瀾黑風吹散天風裳竜腥蜃織日眼巖巔立蝦螺
鰍鱔生毫光西江老手一口吸噴作萬頃瀅汪汪何當
長嘯挈斗柄與君塘上酬酢傾天漿

謝吳侍郎

屋角梅花枕魯宮柏臺借（臺）過江東月明烏定文書
靜九郡樵樓起烈風

誰道靈光獨不焚孔堂金石至今存皇王帝伯從開
闢不毀乾坤一合門

黃池大水歌

王斗山人歸自魯迂途攜酒醉謫仙舟陽滯留十日
雨生見平陸成長川不衝不激不澎湃漫高漫長漫
萬壓黃池地勢低且壙築堤種柳名圩田一圩動是數
百頃明民縛舍沿郊邦良苗懷新交翠浪一刹漭作
蛟龍淵倉皇老釋競祈禱搬移兒女爭牽連村庄
草屋浮斷梗黃流黑氣蒸腥羶市民運（土）積擔春危
如燕壘懸棄標中宵突爾缺一決盡與河伯搘相牽
或云嶽瀆豬魍魎呴沫吹浪如吹箕昌黎諭鱷許戮
蜃古今此理容或然粤從天一中入坎水德流動隨
乾圜彝倫攸斁五行汨君舟民水幾覆顛神以鑿窟
渝九載到今三千七百年命時粟麥天不雨蒼生何
賴無脊捐天變不能違者水民命自以君為天當今
君相即堯禹蓄積期會誰當先靈均李杜在水部吁

為我箋長編

同建德寄馮和峯隱士

王子歸鄒魯知公隱德鄉道為千載惜身抱六經藏
青壁丹崖遠黄花白骨香百年交一臂悔不拜龐床

和李提學存明鉛山酌廉韻

先生在荷峯此日賦泉石及今又重午頒客酌蓮碧
教雨落九垓隨地成麻澤師友係天倫豈必同過客孔
孟與曾顏日月照不息神香拜鄒魯歷歷撫遺跡
沂水并尼山雩壇儼如昔晞髮濯我纓埃壒盡湔滌
歸来見佳吟轉覺肝膽易此事不得再此日良可惜
自憐飲食身猶受氣形役何當坐百原一嘯脫塵屐

過江絶句

玉勒金臺逐去塵十年多少渡江民中流試扣金山
老曾有深衣過魯人

梅

愛梅坐至夜三更坐至三更意未平潜以晋来為已
任亮將漢去與天争是心或可道前哲此理如何語
後生莫笑書生窮到老雖窮到老也留名

泰山

床喬機魯鎮天関左右微垣列兩班大康明堂俱俞
受黄酒東畔少遊山

茂陵封禪壇

祥符天子舊明堂二丈豐碑宿草荒人世已非壇更
是摩挲老淚灑斜陽

漢柏

膚剝心枯歲月深枝（孫）已解作龍吟烈風吹起孤高韻
猶作峰頭（浮）甫音

孫明復石守道祠堂

師生高掠二山名千載誰云道義輕嶽府栢林風雨
夜（振衣亭乃孫明復讀書之所）琅然猶帶讀書聲

水簾洞

審織多因雨線添泉紳高掛月鈎洞仙差見秦丞

相故遣東風放下簾

回馬嶺

嶺入青天不可梯六飛到此盡遭遲異哉猶有秦皇

馬回向庭前化鹿兒

玉斗山人文集卷三

南宋王奕著

明陳中州編

摸魚兒

肯堂欲惠書不果借蕭彥和梅花韻見意

問梅花幾人邀詠平生見外騷楚相思一夜羅浮遠

姑射仙姿何處心情未吐雄蜂雌蝶空相遇歲年孰

與歎皓首相看氷霜獨抱謾作廣平賦　黃昏暮半

點酸辛誰訴壽陽眉恨妖嬈南來北使雙明眼細認

杏花真譜私自語道消息孤根還有春風主啟明未

舉聽盡角吹殘馬頭搖夢人已山陽路

水調歌頭

舟過桃源遼逢初度和歐陽楚翁詞

吾元終不白拗出老楊雄近日青衿綠髮轉盼忽成

翁縮首杞天墜地極力虞淵取日直欲入馮宮迂濶

有如此誰不笑王公十年後數椽屋隱卿峯人嘆、

乾坤訓許大醞甕老山中於是泛淮泝泗於是沿鄒過魯千古慕雩風造物既生我斯道豈終窮

沁園春

和趙蓮漁提舉遣懷

耳目肺腸不由乎我更由乎誰也不必君平不消詹尹不疑何卜不卜何疑三往歸來一時有見豈為蚩黃初與義熙天下事但行其可自合乎宜 大哉用易乘時縱烏喙那能食子皮歎失若塞翁失為得本贏如劉毅贏乃輸基大點小癡有餘不足誰必彭殤早與遲眼前物縱銅山金屋一瞬全非

南鄉子

和謝潛庵蔣山

搔首倚薰風一幅畫圖塵土中鶴怨猿驚人去也潛龍誰綾香車起蟄松 歲月去然豈世味人情自淡濃春去春來墩不競匆匆蜀羽吳山血又紅

霜天曉角

和南澗釆石娥眉亭

天然四壁底用量江尺（五代樊若水為太祖量江於此） 徒把乾坤分裂誰與帝扶民殲 幾年樊圃缺耳風腔轉笛（三十年前江南笛聲有哭襄陽調） 此日雙娥空黛依然也暮山碧

賀新郎二闋

僕過魯自葛水買舟至維揚又自揚州買舟至孔林登太山復遂淮楚往復六千里共賦此詞括山川所歷之妙真所謂茲行冠平生者也

有客過東魯自葛水泛舟西下帆開三楚萬里湖光磨水鏡際五老落星烟渚又飛過二姑門戶彭澤柳青新舊色望九華依約池陽路風雨廟烏江羽 蛾眉牛渚皆如故問緣何澛港汀洲（德祐敗師之地） 江聲無語釆石書生勳業在吊錦袍公子魂何處流恨下秦淮商女多景樓頭吟北固笑平山堂裏誰為主且爛飲

瓊花露

醉醒還飛露買扁舟郎伯津頭向秦郵去流水孤村鴉萬點憶少游回首斜陽樹又著訪山陽酒侶細剔留城碑蘚看上歌臺一嘯江東主望兆澤過鄒魯孔林百拜瞻塋墓歷曲阜少皞之墟大庭之庫更涉汶河登泰岱候清光夜半開元闕逈遲問東平歸路岳塚黄花吟笑罷下新州醉白樓頭賦後淮楚桑故步

賀新郎

舟下匡廬因感己未歲侍謝虞舟遊山江空歲晚物換星移如之何而不感遂賦此呈為五峯

帆卸雨灣側望康廬老峯面目舊曾相識歲月滔滔江浪遠回首暮雲空碧今想見鬢痕全白瓶鹿磯頭茅屋爛問草堂誰曾與泉石還更有青牛迹 老峰點首如招客道十年玉斗窓問兩戍跡靚巖得老夫諳閱世不作少年太息看雨餘依舊青山色汶上歸來重過我最峯頭頂新長芝堪摘分半席共橫笛

沁園春

過彭澤發明靖節歸來之本心

八十日官浩然歸去知心者希謂詩有招隱（山谷詩云歎招）千載冠斯文孰宜如此姑言其累註其述酒（陽樂問註述酒一篇）亦特其微不事小兒惟書甲子皆是先生杜德機看時運與夫榮木（二篇陶詩）始識真歸黄唐藐不可追慨四十無聞昨已非故懷彼先師策夫名驥志乎壺冠窘寒交揮人來何時諸生過魯願企高風暮浴沂益壯行也尚庶幾短葛不負公衣（僕有化陶短葛）

八聲甘州

李太白大雅一賦發少陵之所未發惜豪狂詩酒一死疑之過采石賦此千載醉魂招之不醒吾不信也

誦公詩大雅久不聞吾衰竟維陳自晉宋以來隋唐而下寥若無人光燄文章（萬）丈肯媚永王璘卓有汾〻

陽老抱文人貞　不是沈香亭上謾題飛燕蹴起鄴
塵安得錦袍西下明月墮江濱青山採知幾番風雨
雷霆走精神因過魯攜一樽弔（弔古）疑是前身

水調歌頭

過潛港丁家洲乃（秪）祐渡江之地有感

長江衣帶永歷代鼎奠功脈定衣冠禮（缶）卿爾就江東
追憶金戈鐵馬保以油幢壘烽燧錢秋風更有當
頭著全局係亢戎　攢萬（斛）開一棹散無蹤到了
書生死節烽蟻愧諸公上有黃天白日下有人心青史
未必竟朦朧停棹撫遺迹往恨逐冥鴻

賀新郎金陵懷古

金陵流峙依約落陽　惜中與柄國者莫皆入
床下遂使金甌甑墮惜哉

決背斜暉裏品江山洛陽第一金陵第二休論六朝
興廢夢且說南浮之始合就此衣冠故趾底事輕拋
形勝地把笙歌戀定西湖水百年内苟而已　縱然
成敗由天理歎石城潮落潮生朝昏知幾可笑諸公
俱鑄錯回首金甌暫徙謾流了紫雲青史老豬幽花
栖斷礎睇故宮空拊英雄髀身世蝶候王蟻

酹江月

和辛稼軒金陵賞心亭

英雄老矣對江山莫遺淚珠成斛一箋西風休掩面
白浪黃塵迷目鳳去臺空鷺飛洲冷幾度斜陽大欲
書往事南山應恨無竹　寧是商女當年後来腔調
拍手銅鞮曲偃蹇老松雖拗而猶一拄殘局烏巷垂
楊雀橋野草今為誰家綠賞心何處浩歌歸臥梅屋

法曲獻仙音

和朱靜翁青溪詞

九曲青溪千年陳迹往史不堪依擬老我重来海乾
石瀾那復斷碑殘礎應謝野王當日王美罷作無語
高牙大纛船如屋又少甚笙歌翠雲簫鼓流恨入
寒箏離合君臣良苦花落幾春無此一番風雨是何

人尚秦淮門館柳橋荷浦

賀新郎

秦淮觀龍舟有感追和思遠樓

惆悵秦淮路慨當年商女誰家幾多年數死去方知亡國恨尚激起浪花如語應不為黍峰蒲綠花隔清溪燕井濕又誰省此時情緒雲蓋擁翠陰午汨羅無復靈均楚到如今荃蕙椒蘭盡成禾黍疑是蛟龍穿王氣遺恨六朝作古留與浮歌載酹天外長江渾不管也無春無夏晴雨流歲月滔滔去

木蘭花慢

和趙蓮溪金陵懷古

翠微亭上醉擡（搔）短髮舞繽紛問六朝五姓王姬帝胄今有誰存何似烏依故壘尚年年生長兒孫今古興亡無據好將往史俱焚　招魂何處覓東山箏淚落清罇帳石城暗浪秦淮舊月東去西奔休說清談誤國有清談還有斯文遙睇新亭一笑漫漫天際江痕

南鄉子

和辛稼軒多景樓

豪傑說中州及此見題多景樓曹石當年徒浪耳悠悠歲月滔滔江自流　風雪老兜鍪不混關河事不休浪舞飛花顛又蹶嬴劉莫與武陵仙客謀

水調歌

和陸放翁多景樓

迢迢嶠家水直瀉到東州不揀秦淮吳楚明月一家樓何（代）氏非鄉非相底事柴桑老子偏愁不吹劉半體鹿皮（瓶）千古晉雞鉢　過東魯登先國感春秋祇掌嫣然一笑莫枉少陵愁說甚蕭鍋曹石古矣蘋吟米盡黑白蒲盤波對水注杯酒為我向東流

八聲甘州

題維揚摘星樓

問蒼天蒼天闃無言浩歌摘星樓遠茫茫禹跡南來第一是古揚州當日淮叉龍來渡風月一家秋中公胡

越後橫斷江流　百年間春夢笑槐柯蟻穴多少王侯謾平山堂東棋局幾邊籌是誰教海乾仙去天地付浮漚書生老對瓊花一笑白髮蒼洲

臨江仙

和元遺山題揚州平山堂

二十四橋明月好暮年方到揚州鶴飛仙去揔成。衰陽風笛急何事付悠悠　幾闌平山堂上酒夕陽還照邊樓不堪風景事回頭淮南新來熱應不說防

秋

沁園春　題新州醉白樓

唐李太白訪賀知章浩歌此樓想斗酒百篇眼花落井一時豪俊千古風流白骨青山美人黃土酥醲吟魂安在否江南客因來遊勝幾楷（道）前脩　悠悠往事俱休更莫遣與七狂白頭也莫論高臺莫論項羽誰為黃帝誰為蚩尤撈破愁城吸乾酒海神（社）拂安梁（二山）

（名）舞暮秋題未了又笑（笑）騎白鶴飛下揚州

婆羅門引

憶疊山翁

佳人鬢髮（家）回塗抹共嬋娟又何止三千擬侍盈盈寶鑑多少綺羅筵恨妖蟇怕事長夜中天　中河影圍清淚落罇前舞羅霓裳初服肯為人妍算惟有藥宮天上仙維山鶴赤欲蹁躚

賀新郎

題揚州瓊花觀

試問司花女是何年培植瓊葩分來何譜禁苑豈無新雨露底事剛移不去偏戀定鶴城杯土都怕花生眼覷先念年和影無尋處遺草木悴風雨　看花老我成遲暮遠欄杆憶沉吟欲言難賦根本已非枝葉異誰把賡苗裡補但認得唐人舊句明月樓前無水部和之梅梅又全無語詢古柏過東曾

沁園春

客山陽偕諸公遊杜康庄劉伶臺醉吟

醉面挾風携杜康酒酹劉伶臺問漂母幾頭韓侯安在鉢山池不喬雀曾回孝說仲車（姓徐）忠傳祖述忠孝如今亦可哀清河口但潮生潮落帆去帆來　休呆且飲三盃莫枉被東烏西兔催吏誰可百年脫身不化誰能五日笑口長開痛飲高歌塗亂抹快聒斗山王秀才天下日利而已何以乎哉

唐多令

登淮安倚天樓

直上倚天樓懷哉古楚州黃河水依舊東流千古興亡多少事分付與白頭鷗　祖逖與留侯二公今在不眉尖上莫帶星愁笑拍危欄（松）歌短闋翁醉矣且歸休

沁園春

見王肯肯（堂）

吾祖文中曾（曾）於夫子受罔極恩有宇宙以來春秋而後三綱所係萬古常存列國何時東吳何地十哲之中尚有言況今也與聖賢邦域同一乾坤　畢飛難傍天閣但勑宰（宰）銜香拜聖門要水看黃河山登岱嶽魯求君子學究中原雖有他人不如同姓仰止文（文）星坐禁垣又安得借蒙莊大匏酌泗水之原

蘭陵王

和周美成西河金陵懷古

江左地興亡舊恨誰記腥風不攪洛山雲怒濤怎（作）起淚腥歷落泫新亭碑缺猶卧江際　古今事天莫倚廢興元有時係女墻月色自荒荒盡平寸墨舞臺歌榭草痕深青溪彌望烟水　馬蹄雜還錦綉市認烏衣六朝東巷西望景物已非人世但長干鉄鎖巋然相對落（落）鈴嘈嘈薰風裏

遺文一首

玉窓如庵記

遺言斗山文集計十二卷又梅崗雜詠計七卷歷
年三百湮沒散亡無從蒐拾僅幸存而未泯者
斐稿披襲於文儒之手如庵一記碑石如新因言
諭世文獻不足徵矣述如庵記

墓有廬尚矣後迨曰庵寺則釋之所居也今名庵而
實寺非因叛齊之學而弃因果之說蓋欲托堅固力
為悠長計耳此玉窓如庵所由創也王為著姓居懷
玉之陽世以儒顯伯父德甫桂坡翁先君仁甫復齋
翁塤篪迭韻鏜鎝有聲玉窓桂坡翁之長子也名邁
字伯鎮讀書之樓面對懷玉扁曰玉窓因號焉束髮
競名學校挽志場屋游賢閱者屢矣自運窮甲戌高
旻不惠彼目侵漸弟兄渴迹幾化鄧林風枝既寧龍
髗顛沛之餘幸完聚玉窓種花揮芭歸鎮里閭三代
一鄉卓卓有彥方丰度緑是謀身課子生理日裕
抱　積而雙青天下墻壁事迹不壓一盻逦營蒐
裘於佳山秀水間築庵居釋割田百畝隷籍懷玉福
勝院之與寮立良駐以錦終之使後人不得以掌股其
與半山老子丞花為寺者不可同舌諸僕以己丑過
曾拜謁
宣聖廟基二年東歸驚見規創一新如九天移下兜
率佛有殿鍾有樓僧有寺奉祀又有堂位置整〻舉
梁自為歌文砧基審為條畫環百里曠百年之所罕
見又磨豐碣以鐫手記高矣哉吾兄之處此為身計
也士亦多矣士而不痴於書不癖於轉精區神運潛
手審庸無不徐就其條理者莫兄若也奠于輿亡死
生之交如洪鍾員鏡了了虛明白人曰吾兄我曰我師
信矣嗟乎落葉辭柯人生幾何誰能閱桑田視摩銅
狄世之抱懷長息雪鬚鬢鬙皇皇為隣椈鷄豚計
朝遊露臨花涓竇塚土未乾不肖孤捧而援之仇者
揔之尚欲望其空山香火鍾鼓木魚與黃面老子坐

歷浩叔也耶而況五勝循環六籍無準名人魁士騈
首陸沉者何限而伯氏乃得于小沫南山之南而築
僊窩僕得於玉鄉北山之北而創吟隱一邱一壑皆
能捲耳目東筋骸以全蜂蟻之餘生非當世之幸民
歟異時正枕牖下從二公于九京亦不負義方之教
矣若夫痛蘭亭之生死泣峴石之遊觀於道固未爲
達虎溪慧遠天竺圓澤香山宗滿匡中元來之緣正
不滿至人一嘆後之來倚牖友遊斯庵詠斯記斯人
亦必抵掌忱
歲癸巳二月朔前奉
旨特補玉山儒學教諭裵伯敬謹撰并書

東行紀事

此首得於斐稿詩餘分注皆出先生一時手筆
盖先生遺文伯如庵記外他無所稽因併述之

僕訪提學趙蓮溴到鎭江府學問之門役巳知先一
日竟陞馬於金壇竟成一夢遊留甘露寺在石巓之
上僧房下瞰太江倚空絕壁手（千）尺俯視焦金誠爲絕
景將及一月五月二十四日翕然渡江是後至揚州
回首甘露一火而寸木不餘老僧墜崖者六七輩與
歐陽野翁相顧失色使江神噎氣少留半日骨亦灰
矣庚寅亦月回次黃池丹陽書院亦留　月初五日
圩決八十四圩一夜成淵是晚與趙平甫出關一宿
次日歸來水皆沒揀失刻不移吾其魚矣過魯一行
只此水火二厄得全璧而歸非聖賢在天之靈有以
相之安得逅屠羊二年之間人傳其死赤（亦）不爲過

玉斗山人文集卷三終

附錄

遊懷玉覩玉斗山人遺稿　李夢陽

・三百年來見此編留藏真識子孫賢溪堂此日彔山
到玉斗峯高想像前

遊懷玉過玉斗王先生故居覽東行斐稿和崆
峒李公韻　費宏

附杕

兵燹之餘見此編我從文字識鄉賢傳芳尚有詩書
種重整山房玉斗前

遊懷玉王斗山書院故址　丁璣

一拂塵衣到上方水迴山繞是何鄉老龍吐霧深潭
底孤鶴橫雲北斗傍天下佳奇幾人識古先蹤跡百
年荒我來無限懷賢意獨對薰炉坐草堂

歌　一

懷玉之山玉為峯四面盡削金美芙蓉東風破碎瀑布　李夢陽
落有潭十八龍為澤山頭草堂開者誰斬木通道予
心悲白猿嘯雨巖竹裂石路上天風林吹我聞龍乃
變化物犀然處此龍何為胡不滂沱惠下土一洗四
海無旌旗

過梅崖精舍　李夢陽

南州歲暮濛濛雨絕頂人居沁沁寒千古草堂成棟
宇百年巖穴又衣冠登高自覺諸山小遠到無歌行
路難俯視塵寰雲露裏大江東海正風瀾

余嘗從空同李公游懷玉見尊魯集和李公韻
今重過再覩愴然興感念惟鄉先生得如斗山
者有幾不能無言并書舊作於末云　無名氏

此道寥寥寄簡編辨香尊魯史維賢秋風愧乏溪芹

厲獨對寒山駐不前

人

言欲朱儒髮欲編之迷藉聖繼須賢先生當句扶風

教心事當玉斗前

梅嵓初度有感

李彥陽

年今四十身千里生日登臨寓此中憂國未收南望

淚憶家猶（佰）北来鴻寒冬白霧崙巒隱車馬深山道

路通學海久傷青鬓改振衣真愧玉嵓風

梅嵓弔古二律

陳中州

萬古雄魂尤航羅當時此意故踐蹤山義惠辭何

激（先生疊山故人也元人執疊山北去先生累詩爲行辭甚激烈具如麥橋）填海寃深事

已說九殿北来新燕雀六經東拜舊山河洗天風雨

和陽日積憤曾君洗却無

又

柔僕延哇口庵吟偶依玉斗满孤音山亢墳缺樹存青

骨絶磨丹書走赤心（死生作梅嵓獨舍摩山崖大書一曰青天白日一日古今一人一曰至元遺民具如嵓碑）自我先生堪作古共雖不死到如今山

花海月梅嵓舊想見當時抱膝吟

斐稿扳成告墓文

維嘉靖寅（和）日南至利（行）平山東得稿成太鶴山人陳中洲潰（墨）為叅太羹元酒紅脯綠菜携其弟子董良材毛朝佐舒沛李廷奭等發玉山北走（八）十里告于

玉斗山人之墓曰先生至元逸民光於紫桑東行斐稿風乎黍離讀先生之文論先生之世因先生之言底先先之心無所賴於一時不無所待於萬世惟其異之是以庚之嗚呼遺墨在人矣我如蘭枯梨閼（綱）汗竹流丹不作矣古不述矣今曰韓子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予亦不知其何心尚饗

玉斗山人文集附錄終